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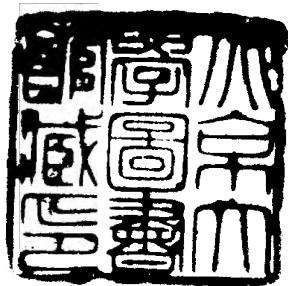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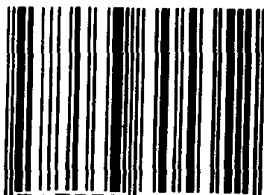
史部  
第六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002/08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2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 史部第六四冊目次

## 史部·詔令奏議類

掖垣題稿三卷

〔明〕顧九思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九年自刻本

一

周中丞疏稿十六卷

〔明〕周孔教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九六

青瑣蓋言二卷

〔明〕楊東明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楊東眼刻本

三六七

掖垣諫草五卷

〔明〕張貞觀撰  
北京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四〇四

蘭臺奏疏三卷

〔明〕馬從聘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六三九

楊全甫諫草四卷

〔明〕楊天民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六八五



# 掖垣題稿三卷

〔明〕顧九思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九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掖垣題稿

三卷》提要

## 掖垣題稿序

今右通政顧公與睿筮仕豐城當萬曆甲戌所課最方面郡縣廉能官舉天下僅二十五人而公爲縣令第一人應格

天子御會極門 召見 面獎 賜宴賚裘蹠織文甚盛典也公之名一日燁赫甚 徵上夕拜戶垣長禮垣是時江陵公外艱不去 國而公犯其所甚諱以父疾給假江陵恚甚而外迫于陳情懇至聽之比辭謝江陵默然鍔色無一言公自度不免不惜也蓋歸養朝夕熙怡者三載而太公塲君子謂公脫屣功名成純孝云服除起家長兵垣久之擢貳問卿引疾改南太常尋 召補今職公以重望旋當開府而勇退在告且十年矣太史氏讀公掖垣題稿歎曰公古大臣哉言官以言爲責而大臣以行之爲責彼矯訐以爲名勦說以塞責寧獨非大臣抑亦非言官言之繁也其究使言官不以能盡言爲直節而 朝廷不

以開言路爲盛事則天下何賴焉是故古之  
大臣正直忠厚能竝行而時偏出之則言之  
必可行矣乃言之必行也卽正直不言也何  
也以其亡當于天下之實也言之不必行也  
卽忠厚獨亟言之也何也以天下之名有急  
于天下之實者也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歲  
丙戌 皇嗣生傳陞過多公奏曰萬曆十年  
元嗣誕育大慶覃恩當時猶以爲傳陞一節于  
制無當今日之慶較之

序

二一

元嗣則有間矣恩賚之施裁之

聖心亦有節矣非分之賞臣知非

皇上意也諸臣叩首乞恩猷不可以大義正之邪

夫傳陞非制也然公之意又不在傳陞而在

嚴慶賞之等以別 皇嗣于

元嗣也其明年外戚鄭承憲陞都督同知公奏

曰以

皇貴妃生 皇子而其父得爲都督同知則生

有

元子者其父之官何以別乎承憲一白丁耳席  
寵怙勢何所不至此豈 國家福亦豈承憲  
福哉夫承憲不應官極品固也然公之意又  
不在一承憲而在嚴外戚之殺以別 皇嗣  
于

元嗣也後疏入都下盛傳

宸語洞察公之精忠意不在一承憲也顧留中不  
報言之不必行也而公獨亟言之何也曰

元嗣天下本也

序

王

聖主務其實而天下急于正其名天下讀公二疏

謂有曲突徙薪之幾有正名定分之實以贊

聖主獨知之契今公之言固已悉行之矣當公在

兵垣條畫兵事尤悉中機宜若河西若貴竹

若滇南若薊永諸邊鎮若川師若回賊若曠

盜公每一建明其所折衝遠矣其所撫輯弘

矣謂本兵重寄宜選持正之臣而不以通達

爲貴公立朝大節尤可概見正直忠厚公寔

兼之不果銳自喜而論人論事不少假借論



人必使之心折論事要歸諸石畫公不以言  
爲責而以行之爲責故曰公古大臣也 本  
朝科中人物推葉文莊與中爲第一尹恭簡  
公曰季聰何敢望與中夫季聰者少保林莊  
敏公其表表者也則與中可知矣陸太常子  
餘爲給事中楊少師遂翁謂之曰子居諫垣  
當繼葉文莊公之績太常慷慨甚偉公非方  
軌太常而追踪文莊者與讀公兵事諸疏則  
文莊獨石嶺南之績公固饒爲之哉公先後

序

四

上疏凡若干章釐爲三卷其子孝廉有積校  
付剞劂并以

天語藏諸家廟余與公同社同 朝稔知公忠孝  
清嚴大節論次無飾云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禮二部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 國史副總裁記注

起居

經筵 日講官前詹事府詹事掌院事國子祭  
酒徐顯卿撰

天語  
介寮是好官  
回春用心供  
職替朕憂  
百姓在外的  
傳與他知道



序

恭惟

萬曆甲戌爲

皇上御極之二年春王正月在外藩臬運司暨府

州縣長吏循例入

覲吏部都察院等衙門課殿最定黜陟益令典也

時

皇上以冲年總萬幾振吏治特

命選其治行之卓異者將以示勸部院諸司會同

科道官博採精擇得布按運司官五員府官

序

九員縣令十一員各具考語以

進名曰廉能官

聖心嘉悅倣

高皇帝午朝之制召見

會極門先是

命欽天監擇日禮部具儀註鴻臚寺習儀屆期

駕自

文華殿出登

御座文武各官吉服侍班廉能官至

御前跪聽

天語

玉音清朗

天顏有喜

命禮部頒賞

命光祿寺宴于

闕下一時內外諸臣創見佇聞歡欣踴躍有喜

起之風焉於時九思爲江西南昌府豐城縣

知縣考居縣令第一領白金十兩綵段二端

序

寶鈔一千貫竊考我

朝故事間有因

觀典而舉卓異者不過銓部上其名取重一時耳

賜宴賜金賜幣賜鈔

御門面獎鄭重隆異惟我

皇上甲戌歲有之思愧何脩叨此殊遇揣分渝涯

盟心矢報謂惟有捐軀命畢智力爲

聖天子盡忠竭節肩巨豎偉庶幾稱塞萬一顧駕

鉞之質驅策不前蒲柳之姿災病相繼通籍



二十載強半家食甫陟納言尋罹家難陳情  
予告往再數秋迄於今衰老龍鍾皓首丘壑自分  
此生已無圖報之日負

天高地厚之恩死有餘譴茲以兒輩檢予舊笥得  
掖垣題稿固請梓刻藏于家廟予不能止因

叩首恭錄

天語一通與昔時盛典并梓之弁諸首秩以識生  
死不敢忘

君之義亦令我後人世世感頌未盡之報或有望

庫

四  
百五十五

於他日云

萬曆辛丑吉旦原任通政使司右通政顧九

思百拜謹述

掖垣題稿上卷

吳郡顧九思著

戶科給事中臣顧九思謹

題爲條議光祿未盡事宜以裕經用以惠商民  
事臣巡視光祿已歷三月有餘懼負

任使夙夜兢惕錢糧之出納臣躬閱之文冊之

關會臣綜覈之諸凡釐奸剔弊制節謹度之  
法累經前官論列規畫備至無復容議矣但

中有一二節目釐正未盡事若瑣細而或上

至于虧

卷上

國家下足以病商民者臣不敢自安其愚用摠

一得條爲四事以獻伏惟

皇上採擇俯賜施行幸甚緣係條議光祿未盡事  
宜以裕經用以惠商民事理未敢擅便開坐

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申催解之令照得該寺錢糧額有定數一

歲之入僅供一歲之出蓋總之二十二萬五千有奇而

膳饘禮祀宴賚餼廩皆取足于斯而不缺者也  
自臣巡視每月到寺收放銀兩則出之數恒  
多而入之數恒少因而查考萬曆五年見在  
徵解難以定數外其萬曆四年尚欠銀八萬  
四千九百餘兩所納未及三分之二舉一歲  
而歲歲可知已今幸支放不至匱乏者實賴  
皇上軫念時艱加意節省舉昔時濫觴之弊而一

卷上

洗之故稍有贏積以資目前卽今

大婚伊邇典禮式隆諸所需用胥從此出可任其  
逋負而不爲之所乎查得隆慶二等年該戶  
科給事中劉繼文馮時雨等因見逋負數多  
先後具題隨該戶部覆奉

欽依咨行各地方撫按官督責催解法非不嚴然  
卒視爲虛文玩愒如故者大率州縣長吏率  
謂起運錢糧惟京庫等爲重而光祿次之故  
徵每後期而解不甚急奸頑之拖欠吏書之

侵匿別項之那移恬然若不介意者今不設  
法申究臣懼沿習益深而舊額愈匱也臣請  
敕下戶部備查各該地方自萬曆元年始至四年  
止拖欠數目分別道里遠近立爲期限簡行  
各撫按官嚴督所屬上緊催完解納至期仍  
造各完欠畧節送部查考有不完者該部查  
出分數遵照降級停俸事例施行不以虛文  
從事庶法令一申而怠玩知做宿逋之入端  
有資於

卷上

殷禮之稱矣伏乞

聖裁

一酌支放之宜照得該寺錢糧銀米爲重銀  
之積惟患其不多而米之積不免於陳腐查  
得萬曆四年先該戶科給事中劉魯因見該  
寺積米數多題

請改折隨該戶部覆奉

欽依自萬曆五年爲始一年坐派本色一年坐派  
折色候米將盡該寺預呈本部通派本色此



通融酌處之法民得少蘇而米不至腐公私兩便莫有善於此矣但臣再三思維大官等署給放頗多行之數年米可漸盡若珍羞署實在白粳米見有一萬八千之數而每月支應

奉先殿供養等用僅十餘石每歲開除不滿二百石則必俟於百年而盡也况後解者又陳陳相繼乎夫米三年則陳九年則腐過此則為灰土矣又况歲月既久奸弊易滋即鼠竊

卷上

四

輩日侵月匿而駕言朽腐何從查考此臣之所為深惜也臣請

敕下戶部劄付光祿寺自萬曆六年為始查將珍羞署見在白粳米量留二千石以備該署之用其餘關行大官署與上白米通融給放期於數年之內一併放完此亦易陳為新之一法也又查得該署白粳米每年額該一千三百三十石一斗二升盡由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徵解今用既不多數宜從減合無自萬曆

六年為始除全徵折色年分外其餘年分亦每年徵本色五折折色五分每石俱照上白米折納庶積散適均而出納俱便本縣之民亦可沾一分之賜矣伏乞

聖裁

一嚴保歇之懲照得該寺錢糧輸自

內府故領解員役多苦於內官之欺凌而實由於保歇之糾合其最甚者則所謂白糧歇家也蓋糧米本散漫可肆侵漁糧運皆鄉民尤

卷上

五

易籠絡彼積猾者謀充保歇視為奇貨動稱過門過橋種種費用多方恐嚇愚民莫敢誰何聽從包泊而傾囊以與之至於用度之乾沒糧米之挿和一有禍敗輒及正身故有棄批而逃倍息以貸吞聲無告飲恨還鄉者此臣居鄉時聞之父老莫不疾首蹙額以相告者也方今

聖明在上法紀修明羣小輩少知畏懼而其積習有未盡除者臣於巡視不敢避怨會同御史

錢儘每悉力以防閑之矣但恐成法不立難以倣後臣請

敕下戶部每歲舉保白糧歇家務擇誠實有行之人方許承充責令互相保結毋得包攬作弊虐害糧運仍於白糧至日大書告示張貼該部該寺門首許令被害人等從實赴告及聽本部并巡視科道官不時體訪拏送法司依律究治庶積弊用懲而

天庖清肅奸狡之徒不至爲良善之害矣伏乞

卷上

大

聖裁

一定商額悉數照得該寺錢糧召商買辦物隨時估而較之民間每多其值價以月給而例有預借且至千餘所以體恤之者已至宜皆懽然樂而爲之矣而紛紛以繁苦告叩之則曰進納多刁難也門禁多需索也然惟其繁且苦則必其家頗殷實力足幹濟者能辦之而貧懦者不能與焉今查各行之中有積年強猾者心實戀役而陽稱繁苦因有幫

戶之例乘見街市老實可欺者或加添名數或幫立朋戶因之鼓弄欺侮而弱肉強食其身家且立破矣又有雜色行戶供用甚稀卽一二人可辦者而巧僞之徒影射名色規避別差亦盤據數十之輩而潛致名數之多紛紜告擾益有不勝其弊矣所以然者皆商無定額得以漸增之故也查得

世廟時供用頗稱浩繁然行戶不過數人而已今有一行而至五六十人者奈之何不至於擾

卷上

七

亂也臣請

敕下戶部劄付光祿寺及巡視科道官每於歲終僉審之時公同酌量立爲定額除果行備辦不時供應稍難仍照舊數外其各行多不過十五人少不過十人亦自足用但須擇有家力而不可累及貧民寧用積慣而不可間以懦弱所有幫戶盡行汰革一槩影射悉與開除庶名數一清而扳擾可杜根本之地相安於寧謐之治矣伏乞

聖裁

萬曆五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左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臚臣不諳典禮贊引差錯乞

賜罰治以正

朝儀事竊惟

朝廷之禮以嚴爲主鴻臚之職惟禮是司我

國家令典凡官員奉

奏上

八

旨陞授例應

面恩者該寺官先期開名進

覽至期呼名贊禮卽先後疾徐之間一毫不容紊

越而况失禮之大者乎本月十三日恭遇

皇上御皇極門聽政臣等侍班忽聞鴻臚寺卿賈

名儒贊呼太常寺寺丞過而所謂寺丞者竟

未見其人臣等以爲怠慢之罪在寺丞張應

登無所逃矣及退而質之典故叅之輿論乃

知今日之罪不在應登而在賈也蓋官員

面恩之禮例在既經銓授之後查得本月十一日

禮部尚書潘晟等一本爲缺官事內開會同

太常寺卿溫純等從公覆考得贊禮郎張應

登馬青雲各聲音宏亮禮度熟閑乞

欽點一員恭候

命下照例移咨吏部銓授寺丞職銜供事等因奉

聖旨是有點的依擬用欽此內張應登有黥然禮

部未經移咨吏部未經題補則是應登雖蒙

欽點而猶未實選也緣蒙 欽點故禮當謝

奏上

九

恩緣未實選故禮不敢 面恩其理甚明無難知

者賈 列員鴻臚非一日矣且素以閑禮稱

而於此大端慢不經心乃以應登混作

面恩起數遂至臨期傳呼不到大失體統及我

皇上傳

旨詰問猶不自省獨委罪於寺丞此其失豈小哉

臣等待罪禮垣法當叅治叅照得鴻臚寺卿

賈 叨掌禮儀全無謹恪當贊禮而差錯既

蹈失職之愆及傳



諭而支吾復昧省躬之義誤且至再責將奚辭此

一臣者所當叅論以懲不恪者也伏乞

皇上量加罰治用戒將來庶臣工知畏而

朝儀益肅矣緣係臚臣不諳典禮贊引差錯乞

賜罰治以正

朝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七年五月十五日奉

聖旨賈名儒着罰俸一箇月劉儒等併張應登都

卷上

十一  
二百廿三

免究

禮科署科事左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宗藩冒封得計陳乞無已懇

賜詳議條例昭令典以一法守事臣等竊惟爲治

之道在議法尤在持法蓋法者

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而與之共守者也議

之貴審非審無以盡倫制之宜持之貴堅非

堅無以示畫一之義以此施之他事且不可

而况

宗藩爲王室懿親至貴也親郡而下至夥也拱

手兀坐仰食縣官懷尊位重祿之心以要求

於上至無厭也齊以一切之法猶恐其玩尚

可議之弗審而持之弗堅乎臣等待罪禮垣

每見諸藩陳乞紛紛竇擾

宸聽竊嘆其欲之難徇至本月初 日接到藩王

恬熒一本爲懇乞

聖恩昭垂乾斷辨明例前親支承襲子孫以需祖

制以全封爵事奉

卷上

十一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等隨查得本年三月 日

該本王先爲其第五子埕堦乞

恩請封已經本部題覆奉有

欽依不旬日而復有此奏甚爲駭之既又詳閱章

奏悉其始末則本王今日冒請皆前日冒封

啓之而欲杜後日之流誠不可不清今日之

源也蓋自

藩恭王絕嗣今王之父靈川王以恭王再從姪

孫進封是所謂郡王進封親王者臣等查得

宗藩條例一款郡王進封親王者本王郡爵不許補襲以後世子世襲親王次嫡庶子每世止照原封世次本等官職又查得萬曆二年禮部題准事例今後各王府雖條例以前但係從叔從姪及再從弟姪進封親王者其次嫡庶子除已經封襲者本王身終之日其子俱授以本等官職不得妄援例前濫請郡爵俱奉

欽依見在舉行夫此二例昭昭也今

卷上

十一

原注

藩王則旁支進封矣乃其弟恬焯於嘉靖二十四年封鎮康王恬燿於三十一年封安慶王其子埕坦於三十八年封保定王埕幾於隆慶六年封德化王故今復

請封不已自謂應得之寵矣不知以條例律之其封於隆慶六年者是爲例後當以冒封而議革者也以近題事例律之其封以嘉靖等年者雖在例前當俟其身後而停革者也况可又有今日之請耶不應請而請則以當時持

法不堅而條例之不足取信也人孰不欲其子之富貴所爲禁其欲而不得肆者有明例在耳例不足信則何爲而不請請而得之又何爲而不再夫人亦何厭之有一人得計百人效尤臣固知今日之冒有王爵者不特藩王之子弟已也夫郡王特親王之亞其祿糧員役宮室儀仗所費不貲今一府之中而冒王者四又從而請益之其謂之何

國朝天潢繁衍供億無措即使按籍而予盡合

卷上

十三

三

條例議者猶謂有限之財不能供無窮之費其究有不可勝言者若又濫觴如此國賦幾何而不竭也臣又詳條例之意所謂郡王繼絕親王本王郡爵不許補襲者實槩而言之無分於親支旁支之辨而以親弟與以再從分等第者則萬曆二年續題例也此例出而較之初議已不侔矣使繼此而再興一例不又來乞者之紛紛乎臣所謂議之不可不審而持之不可不堅者職此故也近該輔臣題

請裁定

宗藩事例正典禮一新之始今不釐正後將何極是以臣等敢冒昧言之伏乞

敕下禮部詳議確定例前例後作何區處親支從支應否分別於凡一應事宜務求纖悉具備情法兩當毋少遺漏毋少混淆致令異日復有他議議定之日重刊條例一書布之各藩以便遵守再照

國家事例或先朝特恩或一時權宜予奪無

卷上

十四

定彼此相左往往有之以故各藩援例陳乞該部隨事題覆欲予之也則援可予之例欲奪之也則援可奪之例而後之請乞者又將以今之題覆者為例即如 藩王先有埤堦之封故今即有埤堦之請此其明鑑也臣竊以為政貴有恒法在畫一今條例既經覆議更乞

敕下該部行文各藩知會以後宗藩題

請一以新例為據不得再引舊例以圖紊亂違者

聽該部執奏該部題覆一以新例為準不得再及舊例以滋煩擾違者聽臣等衙門叅奏而又願我

皇上裁以聖斷期在必行將使條例之出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人莫得以玩之臣見法紀定心志一覬覦觀望之私無自而發尚復有紛紛竇奏如藩王者哉而於

國計民生所利賴者非淺鮮矣緣係宗藩冒封得計陳乞無已懇

卷上

十五

賜詳議條例昭令典以一法守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左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為查叅遲慢慶賀官員以正禮儀事臣等

於本月二十一日接到禮部七本俱為慶

賀事題稱廣西鬱林州等衙門恭賀

皇上大婚禮成尊上

兩宮徽號各 表文類 進司禮監交收等因俱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看詳本內止開 表文總數未  
有各處細名隨於該部查係廣西廣東浙江  
宣大四川等處所屬各文武官員 表文臣  
等不勝驚駭恭惟

皇上冊立 中宮以正母儀尊崇 兩宮以昭  
大孝正 國家極重之典尤臣子莫大之慶宇內  
諸司靡不爭先稱 賀而乃有怠緩不恭進

卷上

十六

表文於一年之後如諸臣者哉臣等詳其地之  
遠近廣東崖萬二所界在海外外猶可說也廣  
西向武等州土流雜職猶可原也若廣西之  
鬱林四川之雅黎路止萬里不應遲至經年  
而浙江臨觀昌國定海松海等處則近矣大  
同鎮口鎮寧鎮門瓦窯口等堡陽和城宣府  
鎮寧堡等處則又近矣輦華城則又近在百  
里內矣乃敢蔑視

典禮任意耽延事

上之小心安在守官之無狀可知似此怠慢法  
當重究伏乞

敕下禮部如果臣言不謬備查各官姓名分別究  
處遠者量從罰治近者行彼處巡按御史提  
問庶體統重而  
朝廷益尊分義明而遠邇胥戴矣緣係查叅遲  
慢慶

賀官員以正禮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卷上

十七

萬曆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左給事中臣顧九思謹

題爲東南災盜可虞敬陳救荒末議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緝民生以固邦本事竊惟東南

一方爲

國家財賦重地雖夙有富庶之稱而頻年以來  
生理鮮少戶口蕭條至萬曆六年田禾甫熟  
螟蟲侵傷計所收穫不及十分之四公私督

促民已嗷嗷不聊生矣乃今年自春徂夏傾  
盆之水連旬瀰月湖海漲漫蕩然一壑麥穗  
無顆粒之收稻秧無插時之所哭泣悲號振  
於四野不逞之徒乘機嘯聚所在劫掠白晝  
殺人而無忌臣始聞之未敢盡信乃今人情  
洶洶衆口一談該巡撫都御史胡執禮水利  
御史林應訓亦上疏言其狀矣夫水旱爲災  
聖世所不免東南不幸有此災盜以上厯我  
皇上之憂大司農仰體

卷上

十八

聖衷必當有深謀遠計爲 國家救此一方民者  
况所在大小官員勞心焦思匍匐往救亦既  
無遺慮矣臣又何言哉顧臣吳人也諸有得  
於聞見之真而關乎利病之實者臣既備位  
言官不以所知爲

皇上言之是以鄉土之故存嫌忌之私非忠于  
皇上也用是忘其愚昧條例 上陳伏乞

聖明採納 敕下戶部酌議施行其於救荒不無  
小補臣不勝籲命之至緣係東南災盜可虞

敬陳救荒末議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緝民生以固邦本事理未敢擅  
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宣德意夫小民至愚未有不安其心而可  
以順治者也東南地方民窮盜起徬徨無措  
幾於不可收拾矣幸我

皇上仁愛元元乃者都御史胡執禮恤蠲之 請

卷上

十九

奉

聖旨霽雨驟漲係一時之災地方官既與奏請蠲  
賑必當有處各奸惡如何輒敢聚衆公行搶  
奪此等亂民漸不可長朝廷惟恤窮民不宥  
亂民着巡撫官查被災重大地方一面多方  
措處賑濟一面嚴行禁約有違犯的拿了依  
強盜劫財論即時斬首梟示戶部知道欽此  
德意諄諄藹然見乎辭也使東南之民聞此知  
皇上所以憫念區處不忍棄此一方生靈之意將



必感激流涕願少湏臾毋死被我

國家浩蕩之仁者但海瀕遼遠鄉村僻野非家

喻戶曉何由人人知之臣請速行各被災地

方官員恭錄

明旨刊刻大字凡村落團聚處所遍行張掛弱者

知

皇上救荒之政有所恃而不恐強者知

皇上遇惡之嚴有所畏而不肆自足以消其思亂

之心而固其向化之勢未必非平定安集之

卷上

二十

一機也伏候

聖裁

一蠲額賦夫惟正之供民有常分也何敢云

蠲但東南之災十分重大非我

皇上破格之恩不足以救之查得嘉靖三十四年

及四十年東南水災荷蒙

世宗皇帝特恩與民蠲賦民迄今歌頌焉然當是

時其災尚有分數若今之災則父老僉謂百

年所未有也值百年未有之災而望

皇上以百年未有之恩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伏惟

皇上寬仁浩蕩念此災熒枵腹待盡之民男無以

爲耕女無以爲織大破常格累年逋負悉與

蠲除免其敲朴臣見東南元元不幸而有天

災猶幸而有

聖澤歡呼歌誦之聲上格

蒼穹感召和氣可以轉災爲祥而社稷靈長終賴

之矣伏候

聖裁

卷上

二十一

一議賑法夫大司徒十二荒政首曰散利是

賑濟善矣然處之不得其法將不免上有實

費而下鮮實惠者何者鄉村遠鎮有司無由

遍歷而委託一非其人賑者未必貧貧者未

必賑給散不以時則有守候之苦督察不以

法則有追呼之繁其弊無窮臣蓋身歷親見

者也臣請行令被災所在官員仰體

皇上損上益下之意設法處置務在得宜如賑某

里則卽於一里之中訪其有身家而知禮義

者加之美名接之禮貌舉一里之饑者而委之給以公帑就彼給散或計人而低昂其數或量日而踈數其期期於人各得所事不擾民而又於佐貳首領襍職之中擇其精明任事者分頭里鎮不時查開或有饑民不得霑恩容令赴告坐贓罰治仍許事畢之後管賑人員有能盡心所事全活衆多者以其名請於上司或給與冠帶或優以牌扁或免以他役庶使人知好義事有責成所賑皆實惠矣是

卷上

壬子

在良有司一加之意者所謂有治人而後有治法也伏候

聖裁

一平米直夫哀多益寡君子所以平其政也東南之民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大家巨賈挾有厚貲者所積之粟動以千百計一遇荒歉乘時射利坐索高價有罄其囊而不得一飽者臣聞之鄉人二三月間每米一石其值猶五錢至五月則九錢矣今又不知其幾矣若

不稍爲裁抑臣懼貧之肉富之食且非所以惇厚俗也臣請行今被災所在官司酌中議處或於原數五錢之上量加二錢立爲定價通行榜諭令其照此貿易敢有恃強勒捐者以官司之法糶糴之亦不許小民因而逼取待事平之後仍許照常各從所便如此則富者不失所有貧者實受其惠是亦因民所利而利之矣伏候

聖裁

卷上

壬子

一止織造夫揚州之貢厥篚織貝禹貢已識之矣我

皇上憫念東南民力困敝蘇杭織造病民特遣

司禮監太監孫提督且累頒

敕旨以加意節愛爲言近於孫陳請機匠料價

工食之奏

聖諭着孫上緊督造完日回京免致地方久困

大哉

王言真天地好生之仁也臣查得料價工食銀兩

該一萬一千有奇雖經奉有欽依於工部抵還戶部數內動支給發然此係見在追徵之數未經入官卒難取足臣謂地方災傷重大民力無措此等錢糧均應議處伏乞

皇上軫念或免其抵補或寬其限期徐候有年再行催理仍乞 申令太監孫 遵

旨速還蓋孫於地方極能仰承 德意民稱不擾固非昔時之比而省一事減一官則亦地方一分之賜也伏候

聖裁

卷上

千四

一嚴禦盜夫根莠不除嘉禾不生故治惡者若農夫之去草惟恐其不盡也近來官員不知大體以苟悅小民爲德縱奸宄賊善良有任其劫奪而不問者卒至此輩公行無忌一見災荒羣聚四起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臣聞近日攘奪之故先自浙江嘉興始本年三月間有嘉興縣官出城奸民數十環而訴之告貸一富者比縣官有任汝去借之言從此傳

禮科署科事左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舉正異常奸弊乞

賜嚴究以飭法紀事臣等待罪該科檢查得萬曆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該 趙王常清一本爲喪禮乞

恩事內開 湯陰王府一輔國將軍厚煌夫人李氏

請給祭祀緣由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及查萬曆陸年九月拾二日

卷上

千七

趙王常清一本同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以爲此一事也 趙王之請至再而禮部不與題覆心竊疑之既訪其故乃知李氏之封事屬未明禮部查據玉牒開造嘉靖十四年受封及該部儀制司題行堂藁並未有案止從尚寶司查於萬曆四年據有中書科手本因而用寶又據中書科查出三十一年手本內開平鄉王府輔國將軍厚煌李氏名目且各容隱轉展推避以故該部遲

疑不與題覆臣等聞之不勝驚駭竊惟我

國家令甲凡

王府封誥例得請給者題覆必由禮部遵行必  
由吏部而撰文則屬之翰林院登軸則屬之  
中書科用寶則屬之尚寶司體統相維首尾  
相制其於防奸剔弊之法可謂至精而至密  
者今吏禮二部既未有行則李氏之未嘗題  
封審矣中書科據何而行手本尚寶司據何  
而用寶璽據開受封在嘉靖十四年而手本

卷上

三十八

何在三十一年

頒軸又何在萬曆四年且厚煌係湯陰王府也而  
三十一年手本又何以開在平鄉王府名數  
其中奸弊不問可知止因見在諸臣懼累前  
官憚於覺察故相視而莫敢發耳臣等風聞  
係中書科承行吏今充工部都吏顧思明爲  
之試一鞠審情僞立見夫 封號重典也  
誥文重命也

寶璽重器也此而可僞則何者不可僞假令當

事者不加詳察漫爾題給

朝廷法紀不幾蕩然矣乎臣又查得本宗嫡第  
二子載均嫡第三子載堉嫡第四子載堉嫡  
第六子載堉嫡第一女陽夏縣君皆於嘉靖  
三十等年相繼受封設李氏已封耶不應領  
軸在子女之後設未封耶所生子女不宜先  
自冒封是一弊而百弊隨之其計通神其惡  
滔天卽大辟有餘辜矣當時在事諸臣於此  
不察將焉用之玩法容奸將有不得辭其責

卷上

三十九

者臣等事干職掌偶有所聞義得舉正伏乞  
皇上敕下所司嚴加鞠究要見李氏緣何得封儀  
制驗封委否無案中書科見在手本及所行  
尚寶司手本有何著實比時王府差來人役  
憑何人營求何計賄賂其一槩經由人役從  
重究治仍查當時在事諸臣一併議處以正  
國法脫李氏委未受封并其子女冒得封爵盡  
應褫奪明正其罪再照宗藩陳乞歲無虛月  
而人情變詐其狀萬千今發露者一李氏耳

恐爲李之類者尚多也乞

敕該部愈加防檢乘此重議條例之時著爲定式  
凡各藩請乞喪禮奏報等項章奏一如請封  
之例俱備開某宗某氏於何月日受封奉何  
勘合而該部於奏報之時務查究緣由明確  
的實以爲他日名封之地以此防奸則奸自  
莫容以此施恩則恩非倖得其子

聖朝清明之治有補矣緣係舉正異常奸弊乞賜  
嚴究以飭法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卷上

三十一

旨

萬曆七年七月十六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左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科官代吏強辯公肆欺罔乞

賜究黜以明臣道以存 國法事臣等備員禮科  
風聞中書科先承行吏顧思明受賄作僞奸  
弊異常於本月十四日具疏舉正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等不過言見在科臣懼累

前官不行檢舉之罪而非有他也卽在前官  
亦不過失於覺察之罪而非有他也中書科  
臣少知人臣之禮必將具疏認罪乞 恩寬  
宥而其中事情一遵

明旨聽候禮部查確罪自有歸彼 誥命寶軸豈  
尋常細事可以解釋而此一吏亦何足庇哉  
乃本月十九日忽接到掌中書舍人事中書  
舍人蔣 等一本爲

誥命事奉

卷上

三十一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等詳其奏辯撫拾回護率  
多遁辭而究其所以強辯者不過曲庇舊吏  
之故耳天下事非一家私事何敢動氣求勝  
效蔣 者之所爲哉顧吏弊官邪皆臣等  
職掌義有不容默者敢一一爲

皇上陳之據稱吏部原有印信手本當時不爲無  
據似矣不思手本係三十一年而用寶乃萬  
曆四年猶可謂之有據乎如據手本則李氏  
原開



平鄉王府而誥軸顧寫湯陰王府又誰據乎當時諸臣于此不察抑可謂之無罪乎臣不知蔣何以爲解也臣等連日查訪中書科三十一年手本與吏部題彙名數之多寡不侔字跡之洗改更異且不特李氏一人而已吏胥之弊類非一手足所爲吏部先事吏役有無干與臣不能知而事經思明則百口不能辯者據稱

誥敕頒給止據驗封司手本開具花名關軸書寫

卷上

三十一

年月久近各有司存又稱王誥數多歷年接管諸臣一時書寫未完相沿已久以故遲延似矣不思一時書寫未完陸續補給固勢所必至然必相去未甚久者耳今自嘉靖三十一年以至萬曆四年年近三紀事歷三朝抑可諉之相沿而不加察乎假令手本中果有添改字樣亦將諉之各有司存乎即使手本果實則題封于嘉靖年間而頒軸於萬曆年間臣不知軸文所載應用嘉靖年號乎

萬曆年號乎且手本三十餘位何獨李氏一位經數十年不給而當時官吏又何獨惓惓一李氏乎臣不知蔣何以爲解也據稱查明回覆不敢容隱推避似矣不思禮部手本之查與中書科回覆六月十七日事也經今一月竟未有聞之

皇上者而中書科又不嚴究根因以副

皇上剔奸振法之意故臣等疏內謂其展轉支吾

彼此推避爲蔣者不思自反而且爲前

卷上

三十一

官強辯其意又非爲前官也而實爲思明強辯尚謂之不容隱不推避乎至謂當時官吏有無奸弊其心跡庶得少白等語尤屬可駭夫人情變詐兄不能必之於弟父不能必之於子而况吏胥作奸尤其常態蔣安得保之思明係一舊吏又其罪惡昭昭若此而曲爲庇護設見役之吏又不知如何矣設吏弊未發覺者其多方藏護又不知如何矣假令禮部查覆奸弊果在思明此時即欲爲思

明解不可得已臣不知蔣 將何以自解  
也臣等風聞思明近因禮部行查慮其敗露  
先央緊要人情叮囑祠祭司官求其立案司  
官持正拒之又將銀二十兩許驗封司該吏  
求其添入該年

誥命底簿該吏懼累拒之情狀暴著耳目昭彰人  
皆知之蔣 豈獨不知耶夫思明所爲何  
事所犯何法僞造 制書律當何罪此而可  
容則藩府之名封文武之官誥求諸一吏足

矣而紛紛

卷上

三十四

請命何爲哉事之重大莫此爲甚而蔣 何漫  
視之也臣等前次具疏止謂其懼累前官罪  
猶未甚故未指名叅論自今言之則欺  
君誣上強辯飾非忍於負 國恩而不忍于傷下  
吏忍於欺

君父而不忍於累僚屬臣不知蔣 果何所持  
而敢若此也况其所奏之本不曰認罪而曰  
誥命不惟不請究思明之罪而且不一及思明之

名驕恣不恭昏庸無狀少知有人臣之禮者  
肯爲之乎且蔣 之官憑藉先寵父子兄  
弟受

國厚恩尤非他臣之比今其欺

君負 國若是卽先臣有靈亦且殛之于

皇上爲不忠于先臣爲不孝不忠不孝將焉用此

臣聞之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若蔣 者無禮甚矣尚可使

容于

卷上

三十五

堯舜之世乎臣等事關職掌法當叅論叅照得中

書舍人蔣 叨承廕職罔戀

主恩知吏弊之滔天猶飾情以代辯任

王法之掃地輒黨惡而容奸甘蹈欺

上之大罪無復事 君之小心此一臣者所當叅

究用儆有位者也如蒙不謬伏乞

敕下吏部將蔣 亟行罷黜以爲人臣欺罔不

忠之戒其奸弊事情候禮部查覆至日乞行

法司衙門逐一根究依律議擬無容漏網庶

三尺之法不壞于一吏五服之命嘗握於九重官邪吏弊一舉而更滌之矣臣等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萬曆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左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鑒已往慎將來議給 王府

誥命事宜以永杜弊源事竊惟法所以防奸議法

卷上

三十七

者不厭其密令所以布信制令者貴定于一

法密而令一則上有成規下有定志雖大姦

巨慝無所容其私此古今制法者所必由也

臣等糾舉中書科承行吏顧思明受賂作弊

僞給 誥命荷蒙

皇上付之法司明正其罪一時舞文弄法之徒環

視而竊聽者惕然斂手無敢肆矣顧臣等猶

有慮焉變詐而不窮者人之情也微曖而莫

測者吏之弊也思明已矣法久弊生安知不

復有如思明者又安得盡人而知之乎即使人人而燭其奸人人而寘之法而於

國家之體統亦甚褻矣故臣等竊謂今日釐弊

之道宜自上之法令始伏惟我

國家令甲給賜各 王府及各文武官員應得

誥敕載在 會典事體本同但在文武官員以例

而請以例而予一歲兩舉

頒給以時弊曷從生惟 王府繁多陳乞冗濫而

又一歲所請輒以數百計中書衙門登寫不

卷上

三十七

前蓋有經年累歲而不得者卒至展轉私請

夤緣作弊并其不應得者輒以計得之如思

明所爲恐不可勝誅矣夫已請而已題者

皇上明予之也率經年不得未請而未題者

皇上猶未予之也乃一吏得以給之皆舛也亦法

之不密令之不一有以釀之也臣等查得各

王府請封之例每歲四仲月類奏禮部每月一

題吏部據禮部咨每歲三題夫人之類題以

四月將軍之類題以七月儀賓之類題以十

一月首尾相應事有次第本無議也卽三次所題不過六七百軸耳計員而授之計日而書之宜無登寫不完之理假令題請之後一如各文武官事例卽以時而登軸以時而用寶以時而

頒給吏胥何所藉以上下其手乎故臣等

請自萬曆八年始立爲定制禮部於各王府所

奏除於例不合者或寢或勘外其每月題

請務盡其應給之數題於禮部而行有咨矣吏部

卷上

三十八

據以題行務盡其咨內之數題于吏部而行有手本矣中書據以登軸務盡其手本之數至於尚寶司照每歲用

寶之期盡數用付中書科類送吏部收貯吏部

每歲候有王府省分入賀

萬壽二司官員來京將所貯一應

誥敕錦軸開具手本交付齎回該布政司掌印官令各長史教授關領不落於差遣諸人之手吏部於交付後隨將所給軸數行文各該布

政司知會令其隨時給散中有侵匿遲誤者以棄毀

制書印信之罪罪之夫始也隨請而隨給既不使吏胥之輩執此爲需索之端繼也官領而官散又不使差遣之徒借此爲指稱之計且一歲之中完一歲之請則名數旣難于異同衙門復便於稽察尚復有以三十一年之題封而至於萬曆四年用寶者乎至於向經題請

卷上

三十九

頒給未盡者除年月已久人多物故不必頒給外其萬曆元年以後定爲期限萬曆八年則帶給元二三年分萬曆九年則帶給四五六年分次第捱頒不得攙越期於

皇上御宇之年恩無弗究而後已如是則法密如是則令一惠行於上而無停閣之虞法守於下而無二三之惑卽有巧僞如思明者環左右而立無能爲也已夫天下事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何爲而不求也求者不必得者

不必求又何爲而必求也諸藩知

朝廷之上法令森然將守義安分不復懷一切  
僥倖之私罄竭其貲以飽奸猾之腹是可以  
祛弊亦可以停族一舉而兩得之矣臣等職  
掌所關不敢避嫌怨復以是畢其說伏乞

皇上電察如果不謬乞

敕下吏禮二部酌議施行 藩封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七年九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卷上

禮科署科事左給事中臣顧九思謹

奏爲患病有妨印務乞恩改委以便調理事臣  
待罪本科先因新陞本科都給事中顏容舒  
冊封未任荷蒙

聖恩着臣署掌印務受 命以來夙夜冰兢勉圖

報塞緣臣宿患痔疾自秋迄今下血不止時  
至昏眩雖強出供職而血氣漸耗本月初三  
日恭遇

皇上御門臣時侍班偶以衣薄冒寒渾身拘急抵

夜寒熱交作呻吟困苦經今半月勢轉增劇  
延醫姚允升陳大節等診視俱謂內虛外感  
非計日可愈臣切惟本科職掌內外章奏繁  
多叅詳抄發無日無之又

皇上御門之日臣當隨班恭進

旨意題本事體重大今臣病勢若此誠恐日復一  
日職業廢棄臣雖萬死何能贖罪伏念本科  
尚有給事中蕭彥張養蒙俱各在任伏乞

皇上憐察暫委一員署掌印務容臣給假調理痊

卷上

可之日卽出供職臣不勝懇 恩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七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印着蕭彥署掌吏部知道

禮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故臣久玷清議廕子妄乞 恩典懇祈  
聖斷停寢以昭公論以杜倖覲事臣等竊惟

國家制卹典以待先臣有祭葬以妥其靈有贈

謚以表其行皆實諸公論以予奪之非可以倖而得也 條例森嚴臣子所當恪守不二矣乃今猶有妄意陳乞如原任雲南尋甸府知府今丁憂吳 者哉臣等待罪該科於本月十五日接到吳 一本爲比例陳情懇乞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等叅詳繼疏大畧自陳其父已故吏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吳 生前屢歷欲乞贈謚祭塋以徼死後之榮也

恩典予奪斷自

卷上

四十二

三

朝廷臣等未敢輕議但職掌所關義不容默謹稽吳 素行公論所共棄者爲我

皇上陳之竊惟吳 本以委瑣庸流荷蒙

先朝錄用由郎署以至冢宰服官歷俸四十餘年其受隆遇甚渥且久乃自始迄終無一善狀如濡足權門締姻逆黨寡廉鮮耻怙勢作姦賑濟山東既侵銀而蒙賞拊循淮上復捏報以要功居銓曹則賣官鬻爵靡所不爲御

史耿定向之論列有據附政府則奴顏婢膝無所不至科臣梁夢龍之指摘非誣迨其回籍居鄉不思閉門謝過或霸占寺觀大起花園或強奪田房廣開第宅往年讐家四起幾致激變一方若 者久玷清議今日蓋棺論定正條例所謂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也律以

國法猶當與趙文華等同在追賊問罪之列今得死牖下已爲厚幸况可妄覲

卷上

四十三

三

聖朝非分之榮乎此而與之何以昭激勸而服人心也查得萬曆二年禮科都給事中朱南雍等題爲故臣冒蒙 卹典公論不容懇乞收回

成命等事奉

聖旨你每既知傳 公論不容如何不早行叅駁已有旨與了他罷今後有陳乞 卹典的務要查覈生平履歷果協公論方與題請不許一槩濫與市恩禮部知道欽此臣等莊誦



明旨夙夜祗畏有如 者冀其生平久爲公論所

不容矣用是冒昧上陳伏乞

宸斷敕下該部卽從停寢庶漏網遺奸幸免罪於  
先朝而不能自掩於今日清明之世矣再照條  
例原議大臣致仕等項病故者該撫按具奏  
不許子孫自行陳乞禮部議覆于三月之外  
有司不爲代奏仍許本家陳乞蓋爲子孫微  
弱官府留難者慮也然此端一開奏牘紛紛  
反滋竇擾合無今後地方大臣病故應得

卷上

四四

卹典者悉候有司呈報撫按具奏以聽

朝廷處分不許本家潛入京師鑽求營幹如有  
應奏不奏委係抑勒罪自有歸其子孫不候  
代奏輒自來京竇擾者定提問究治如是

恩威出自 天朝勸懲彰而僥倖息矣伏乞

敕下該部申飭施行不勝幸甚

萬曆八年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 宗藩條例新 頒乞

敕憲臣嚴加查覈以信法守事竊惟

宗藩條例一書創自 先朝所以彰道揆而齊  
人心敦睦九族之大經也邇因時移法玩我  
皇上特嘉輔臣之議

敕下禮部刪定損益上請 允行盡制盡倫至精  
至備垂之萬世不可復易矣近見擅婚一節  
遵奉微有異同不及今申明恐朦朧者倖得  
而狡猾者效尤其何以示畫一之規也查得

卷上

四四

條例一款宗室選有正配不候題給封號擅  
自成婚者所選之人不准授封輔導及主婚  
媒証人等行巡按御史提問治罪此先年所  
議擅婚之例也男女請封選婚過期十年以  
下查題十五年以下行勘十六年以上立案  
此近時酌議年限之例也及既選有之日長  
史教授申呈巡按御史批行布政司覆勘無  
碍按季類奏方得題授封號行令成婚此向  
來恪遵之成法也夫定例如彼其嚴而成法

如此其密然必專責於憲臣豈不憚煩哉蓋  
憲臣職司風紀事權既重號令易達其查覈  
也必可信其奏報也必可行故

國家以耳目寄之耳乃臣等待罪該科每接到  
巡按御史所奏請封選婚諸疏如期者固多  
而違例者亦不少有奉勘合於嘉靖三四十  
等年者有奉勘合于嘉靖二十七八等年者  
計其時遠者三十餘年近者不下二十年計  
其人或四十而上或五十而上以爲尚未成

卷上

四十七

三

婚今方會選果人情乎若就吉成婚今方類  
奏謂非擅婚可乎即使委果未婚豈非過期  
太久宜在立案者乎今日之請婚他日子女  
之名封係焉所爲詳審而預杜之者憲臣責  
也乃今不加甄別一切混奏使該部繁與之  
題覆耶是以法令爲不足守也非所以重條  
例也將不與之題覆耶是以憲臣爲不足信  
也非所以重憲臣也

國家專責初意似不如此然憲臣非慮不及此

也良由統轄一方百務紛集查覈之柄勢不  
能不假之藩司而藩司又視爲緩圖不過轉  
行輔導官取空文以塞責上下相沿竟成虛  
套如是欲條例之克遵也得乎又其甚者各  
藩奏報事在親王而親王具奏權在輔導故  
有本無情弊而輔導官員多方抑勒不以時  
題奏者亦有輔導官員結而布政司書吏故  
意沉匿致令愆期者及其到部稽遲據例停  
寢豈皆各宗之罪哉卽有違錯提問恬不知  
怪此法守之所以弛也臣等查得萬曆四年  
二月間禮部一本爲查叅

卷上

四十七

三

宗藩奏結違錯等事奉

聖旨這宗室名封旣以議定畫一規則各王府如  
何不行遵奉尚爾稽遲違錯着各巡按御史  
將該府輔導官嚴提究問其未到文結如係  
各布政司遲延亦要從實查叅具奏欽此又  
本年十二月間一本爲看詳章奏事奉

聖旨龔有成等都着巡按御史提了問這類奏愆

斯多係各王府及奏事人指勒各宗不與依期赴奏若槩行立案則諸宗或以無罪見格而各奸反得益肆詎勒這一件還斟酌行其餘俱依擬欽此大哉

王言真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矣臣等請自今條例新頒之始再 敕禮部咨行都察院移文各省有王府去處巡按御史今後凡遇宗室申呈選婚事件悉照先今詳定條例著實舉行如布政司奉勘必須覆查無礙而不徒取信

卷上

四十八

於王官巡按轉聞必須覆查無礙而不徒取信于藩司其有年月久遠違犯條例者駁行該司備查履歷要見各宗於何年月日啓知親王該府長史等官於何年月日申報布政司官於何年月日奉文如罪在各宗則分別具題如罪在各官則叅提不縱仍聽巡按御史將每歲勘問過各官應得罪名盡行歸結歲終類奏一次以憑稽查毋得姑息庶條例無廢格之患各宗免怨曠之嗟而

皇仁不致下壅矣緣係 宗藩條例新頒乞 敕憲臣嚴加查覈以信法守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八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看詳章奏酌議繳

救事宜以定禮制事臣等待罪該科于本月初七

卷上

四十九

日接到原任浙江等處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喬因阜一本爲 進繳

敕諭事內開因阜於三月二十五日到京二十六

日赴鴻臚寺報名見 朝繳

敕據鴻臚寺說稱外官 敕諭例由通政司 進

繳照例具本令義男喬從齋赴通政司 進

繳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反覆看詳 敕諭係

王言之重而繳 敕乃典禮之大因阜陞任太僕

寺少卿身既進京而以家童代繳揆之事理殊非所宜但京官繳外官之敕向未有例而 敕由通政司

進繳京堂官又難親赴因阜之代繳非得已也臣等不敢苛責至于繳 敕一節事干禮制有不容於無言者竊惟京官 敕諭由鴻臚寺引繳外官 敕諭由通政司 進繳此固向行之例然所謂外官

敕諭蓋為在外遷轉差人齎繳者設耳非以

卷上

五十一  
三百二十五

敕之內外為分別也苟其身在京即與京官奚擇焉往見遷轉官員應有

敕諭者身苟在京無論內外例皆親領未有可假於人者至於繳

敕何獨不然而彼此推辭至假手蒼頭輕褻

制命也則亦法制未備之一端而在今日所當併

議者伏乞

敕下該部酌為定規凡自外轉內官員 進繳原任

敕諭悉照京官事例由鴻臚寺引進赴

會極門親繳庶禮制定而法守一於

王章為益重矣緣係手看詳章奏酌議繳

敕事宜以定禮制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八年四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禮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為督學憲臣疎庸不堪重任乞

卷上

五十一  
三百二十五

賜議處以飭學政事竊惟理道之要在人才育才之地在學校故督學者人才淑慝所關政治汗隆攸寄任最重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銳意作人

特嘉輔臣之請更定督學 敕諭頒布奉行又於

三年大比後別其品第黜陟之一時在任諸

臣罔不洗心滌慮仰副我

皇上至意顧其中尚有可議如四川按察司提學

副使郭 者臣等得於風聞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夫督學之臣固取于學行之優而尤以才識精力爲重蓋才識不足則踈縱而欠於關防精力不足則廢弛而歉於強幹以若人而望其登明選公弊釐紀肅臣知其弗能也若者生平以詩文見稱居官頗有清直之譽其他皆議亦所未聞獨其年齒漸就衰暮精力亦已頽靡其爲督學也慮事甚踈待下過厚視吏胥左右若家人父子然不設關防以故此輩乘機舞弊恣無忌憚奸猾之徒窺

卷上

五十二

見其微賁緣鑽刺弊孔百出或割換卷面而視貨賄爲上下或那移字號而至名數之混淆生儒入學此士子進身之始也輒有以三十金得一名者故成都一府有強半白丁之誑類考科舉此

國家賓興之選也輒有以二三兩得一名者故已卯一榜居一半遺才之數其在重慶也生員甘尚玄以文劣黜退矣賄吏三十兩混入遺才進考而以科舉發案何於一人之身而

優劣頓異乎其在夔州也宦遊舊好誠有香火之情矣乃每縣增入學數名而舊相知厚尤多加意何以二天之故而示人不公平乎考貢生有面許而竟屬他人者及本生稱稟輒罵言細看不好以飾其非考遺才有登案而卒遺十數者嫌同僚覺舉遂任吏藏匿手本以滅其跡其他人言縷縷大都防閑不密權落吏胥整飭罔持士多顛倒臣不能盡述也若而人者尚可一日居督學之任乎

卷上

五十三

皇上以振起士風責督學而若所爲適以開士子倖進之門

皇上以釐革奸弊責督學而若所爲適以滋書吏舞文之實臣等度之心豈故不欲自振哉彼其委靡成性卽欲振而不能也以之平生似難盡棄而督學重任臣等斷斷以爲不堪者臣等職掌所關不敢緘默伏乞

敕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將亟賜議處惟復授以別官另選有才望風力者以充

其任庶人能其官而於學政風紀益非細矣  
緣係督學憲臣疎庸不堪重任乞

賜議處以飭學政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禮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謹

奏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容給假遷葬事臣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

卷上

五十四 三百三十七

由隆慶五年進士除授江西南昌府豐城縣

知縣萬曆五年行取陞戶科給事中歷陞今

職竊念一介草茅遭逢

聖世謬膺民社之寄叨擢諫議之班荷

國厚恩靡申寸報曷敢遽言其私但臣有迫切

至情不得不哀鳴于

君父之前者臣父顧佐見年七十有八向患痿痺  
久在牀褥近得家報云于本年四月二十八  
日痰氣陡發遂致眩暈幾不能生雙淚潸然

望臣一見臣聞斯言方寸已亂又臣母吳氏

淺葬平田臣妻黃氏露厝墓側臣原籍去歲

橫罹洪水今春靈雨爲災俱被浸漫臣憂思

百結莫知所措用是披瀝下誠仰祈

恩假查得先年翰林院修撰范 編修劉 吏科

右給事中張 俱以遷葬給假荷蒙

俞允臣之事體實與相同而臣苦尤甚伏乞

敕下吏部查照前例具題 准臣回籍遷葬則不

惟臣母得安其魂而臣父喜臣之歸亦或少

卷上

五十五 三百三十八

延殘喘我

皇上生成之德臣卽捐糜不足圖報矣

萬曆八年五月十二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掖垣題稿上卷終



掖垣題稿中卷

吳郡顧九思著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看詳章奏更置州縣事體重大懇乞

聖明再行勘議以慎舉動事臣等於本月二十一

日接得貴州撫按官舒 毛 各一本爲覆

議州縣建置事宜輿情允協請乞

聖明裁定以重綏懷以全經制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看詳疏內大率謂貴州

卷中

三百六十六

會城有藩臬而無府縣隆慶年間設有貴陽府而縣猶未備今議改程番舊治爲州就彼彈壓諸司及以貴竹平伐二土司并歸化新哨二里改入會城爲縣率以流官治之而土司宋顯印等改土縣丞主簿名色分理其地以備郡邑之制而壯省會之觀中間酌議詳明區畫周悉若無遺慮鑿鑿乎其可行矣但臣等懸斷臆說考之

祖制揆之事體有不宜易者不得不爲

皇上言之我

太祖肇造區夏弼服建官倣古唐虞十有二牧之

制至我

成祖增置貴州布政司制與諸藩同而獨無郡邑似爲缺典今一旦改土爲流補其缺畧廓前代之未備垂萬世之宏規豈不偉然稱盛舉哉然臣等聞之事在謀始道貴萬全自昔聖王疆理天下順風氣之宜緣民俗之便而不強其所不欲勢則然也我

卷中

三百七十九

祖宗以來相傳二百餘年聖制神謨巨細畢舉豈獨畧於該省哉無亦緣人情察土俗不可一律而施耳以該省之事勢言之其在程番改府爲州改通判爲知州等官雖名色稍變而事體無更又城池學校公廨等項依然具在無煩改作彼中人情似亦相安是計之得者若貴竹平伐二司昔以土司世世相承而今流官矣昔以土司雄長一方而今永簿矣規制一更其情或有所不便體統少殺其心或

有所不堪無論曩時宋顯印等與張良珠等紛紛執奏相持未決已經廿載即使今日果回心易慮拱手而聽命顧犬羊之性乍喜乍嗔異日者能不爲梗乎土司無梗矣而番苗雜處狼子野心能人人貼服遵我文告乎又使二司之苗人人貼服矣而環處其側者能不懷疑貳乎此可爲土人慮者一也縣之設於會城也尊官大吏環而臨之不下十數輩而地當滇南孔道輪蹄絡繹土司各分理其

卷中

三

疆而縣官擁一虛位供億繁冗何以應之將亦有掣肘而不能安其職者乎此可爲縣官慮者二也自昔興大舉動大衆未有不勞民傷財者庫貯之錢糧有限營建之費用不貲能不那借官帑取辦民財乎那官帑則上匱取民財則下病而况該省已請修烏撒城修新添衛遷普安州矣大工畢興物力將訕是舉也得無有後累耶此可爲全省慮者三也且今滇南不靖蜀復多故而貴陽與二徵接

境其可慮不又有大哉而此宜在所緩矣竊謂二司可更先朝當已爲之不然隆慶年間改建府治之時亦爲之而何俟今日耶臣聞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患無能爲之人今之建議豈非爲

國計長遠至忠謀哉顧人情意有所重則患常生於所忽氣有所銳則事或扭于近圖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况事干夷情若是其重且大者耶臣等職掌所關不敢不陳其過慮如

卷中

四

蒙

皇上不以臣言爲愚 敕下該部議覆奏請行文該省撫按官員重委練達布按諸司多官會議虛心體勘博采輿論微察夷情務得土司各官番苗各種歡呼響應罔有異同在程番各司果願仍長官之舊而聽調度於知州在貴竹平伐果願改丞簿之職而受約束於令長非面從而背非非口應而心違下不苦土司上不苦縣官而又上不累全省然後變而

通之與民宜之倘其不然不厭更議州可建也則建之必處置得宜而勿過於更張縣可緩也則緩之姑徐徐以俟而無執乎前說熟議再三從實具奏恭候

聖明裁定蓋可以成省會之規模亦可以端

朝廷之舉動庶士流一心而事乃有濟因革盡制而動罔不吉在諸臣所以矢心經國舉醜類而冠裳之者不爲徒矣緣係看詳章奏更置州縣事體重大懇乞

卷中

五

二百三十八

聖明再行勘議以慎舉動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京營重臣簡畀宜慎懇乞

聖明特加遴選以裨戎政以壯國威事臣等竊

惟

京師天下之根本必神京鞏固而後可以執居

重馭輕之權京營尤戎政之要樞必營務振飭而後可以泰安內懷外之績我

祖宗定鼎燕京以神武馭天下尤深惟根本之慮特設五軍團營籍五府數十萬之師而什伍之總之爲三大營析之爲三十三營有兵部大臣以司協理有副將叅遊等員以司分隸幕布星列臂運指使稱隆備矣乃總督則必用勲臣統之豈無深意夫亦以勲臣家襲箕裘素閑韜畧仗鉞執鈐勢易彈壓蓋其任良甚重而職實未易副也臣等查得隆慶五年京營總督員缺

卷中

木

二百九十四

先帝博選勲舊之中特命彰武伯楊炳簡膺是任十數年來雖未有奇勲偉績昭著耳目乃其廉靖自持謀猷克壯訓練而營伍改觀優恤而六師挾纊能使士樂爲用將皆歸心要亦勲臣之不易得者矣顧今一旦物故議者咸謂難乎其繼夫世胄之家驕奢脆懦身不經險阻性不耐苦寒韜鈴戰陣漫不經心自

非威望足以服人廉靖足以率物忠勇足以鼓衆精明足以任事恩信足以結下未有不縻績而損威者臣愚誠不暇爲炳惜而深爲戎政慮也今替纓世胄濟濟盈朝公侯干城彬彬在列豈謂炳之後遽無其所患委任弗慎萬一使憤耗驚怯之輩得以夤緣濫跡於其間卽三軍之士從此解體而廢弛之弊漸以叢生雖猛將如雲貔貅百萬將誰用之非所以捍衛腹心而爲根本計也昔晉侯蒐被廬以謀元帥卻縠說禮樂而敦詩書晉用之而將中軍卒以啓霸况今

卷中

七

聖明御宇威稜遠讐輦轂之下尤四方之所觀瞻其所倚重於京營視晉之三軍又宜何如者且營兵之弊積蠹已久在籍者率以一人而占數名授餉者類釋戈盾而供私役振而飭之實在新任誠不可不慎擇而漫授之匪人也竊照萬曆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該兵部接出

聖旨前見寧陽侯陳應詔年幼軟弱兵部如何便推他管事着另推來今後但凡推用公侯駙馬伯還將年甲原籍通寫來欽此又該本月二十六日直隸巡按荊州土一本爲急缺漕運重臣乞

賜推補以裨運務事奉

聖旨着便推堪任的去該部知道欽此夫漕運雖國家大計然未若京營之尤要也而陳應詔特府軍前衛管事又非若總戎之大柄也然

卷中

八

皇上神謨淵識猶且其難其慎權不輕假矧京營重任內之而擁衛京師外之而控制邊陲實與本兵相表裏臣仰窺

皇上拊髀思賢爲

國家強幹固本慮其精擇之見與慎用二臣之心當無異也况邇者黃曾旣故邊事叵測兼以薊門屬虜陰竊跳梁遼左土蠻時肆侵擾有識之士方虞隱憂而防微桑土以資應援之勢亦惟京兵是賴倘或視爲細故漫不加

擇將奚以作三軍之氣而收緩急之用哉臣等職掌所關竊見兵勢之強弱邊圉之重輕誠係於此不勝欸欸之愚懇乞

敕下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從公推擬務擇才

望夙著智勇兼資者列名上

請毋開夤緣之徑毋啓僥倖之門一如

皇上所謂堪任者任之則營務悉舉夙弊悉祛以

壯神京以安邊徼而鞏

皇圖于千萬斯年矣緣係京營重臣簡畀宜慎懇

卷中

九  
三四七

乞

聖明特加遴選以裨戎政以壯

國威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營務重大着便會推勲臣有才望的二三員

來看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傳陞過多 典制未協懇乞

聖明亟從寢格以慎名器以重武功事臣等待罪

該科於本月初六日見有文書房遞出揭帖

二道傳陞禮儀房供事錦衣衛指揮僉事張

可貴等及應役寫字催事錦衣衛衣左等所

冠帶總旗李壽等員夫一官一爵皆

朝廷之名器臣子之寵榮自昔明君皆知愛惜

而今者一朝畀之幾至百員臣等相顧而駭

旣而知爲

皇嗣陞賞事屬有因又查得萬曆十年

元嗣誕育大慶

卷中

十  
三四八

覃恩一時封拜更有重者夫復何言顧臣等思之

事有極重則例不可以濫引法貴至公則恩

不可以獨偏曩者

元嗣之生繼離主鬯神器攸屬

宗廟

社稷之胥慶 朝野臣民之傾心事莫有重焉者

慶莫有大焉者故一時 恩典隆號

兩宮普澤九有殊寵異數家被人蒙然當時循以

爲傳陞一節于制無當科臣屢屢瀆奏乃今

日之慶較之

元嗣則有間矣 恩賚之施裁之

聖心亦有節矣 輦轂之下萬口一詞誦我

皇上議禮制度大公至正之舉而今獨于禮儀房

員役有此非分之賞臣等知非

皇上意也或者諸臣自稱勤勞叩首乞 恩

皇上不欲重拂其情耳然傳陞非

祖制偏賞非公典獨不可以大義止之耶糾封墨

敕先代所譏小惠私恩王政不貴于諸臣無

卷中

十一

足取重在 國家則爲濫觴况我

皇上瓜瓞呈祥螽斯衍慶

皇嗣綿綿方盛未艾援例陳乞何所底極而

祖宗之官爵有限人心之希冀無已無論該衛指

揮等官護侍

法從位號尊崇不宜輕授卽所謂總旗校尉者乘

機伺侍今日乞一恩明日進一級不盡爲尊

顯不已矣其如名器何哉臣等謂此輩卽有

微勞但宜賞以金帛古人惜繁縵謂不如多

與之邑殆此意也抑臣等又有說焉我

國家建官圖理文武並重無所軒輊而人咸貴

之者以上不輕授而下不易得也承平日久

武職漸輕

朝廷不用以酬功而視武爵爲賞賚之具臣下

不必以功致而視武爵爲請乞之需以故人

咸卑卑遇之而彼自處亦蔑如焉此非獨人

情也先儒有言曰君以爲貴則人皆貴之矣

君以爲賤則人皆賤之矣方今邊備漸弛武

卷中

十三

功不競議者爲亟求所以激勸鼓舞之道而

况可自上賤之乎又疆場之臣聞而竊議曰

吾等冒鋒鏑躬矢石窮年累月而不得陞尺

寸之級今此輩偃然坐而有之其不至于喪

志沮氣者幾希此臣等所爲深慮而有是說

也伏乞

皇上念

祖制之當遵恩施之難繼收回

成命悉從寢格而自今以往痛革傳陞之例有以

私恩乞者一切擯絕之庶

典制昭明而人無異志

皇猷公溥而恩不偏施在武臣亦知自重感激圖

報矣緣係傳陞過多 典制未協懇乞

聖明亟從寢格以慎名器以重武功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傳陞的已有旨了後不爲例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奏

卷中

題爲貪穢被拾勲臣不宜兼畀重任懇乞

聖斷杜夤緣以昭公論事臣等待罪該科於本月

二十五日接得兵部一本爲守衛事內開管

領大漢將軍員缺推舉右軍都督府掌印太

子少保恭順侯吳 等堪用奉

聖旨吳 着不妨府事兼管領大漢將軍欽此

臣等不勝驚駭夫坐府掌印所以督率軍務

管理大漢將軍所以嚴肅守衛二者事權胥

重體統亦均才可相兼不妨並任臣等何駭

也獨駭畀之吳 耳夫吳 何如人哉

貪穢久彰物議騰沸無論前後章奏連篇累

牘卽近者拾遺之疏臺省交章首論其貪賄

賊私不法之狀今纔一兩月耳疏墨尚新人

言未息

皇上旣不去之獨奈何又從而進之乎不禡其舊

職又奈何加之以新任乎我

國家五年一大計軍吏黜幽去貪悉屬兵部而

糾拾之權則專責科道諸臣非以天下公論

奏

卷中

付之耶故拾遺一疏非一人私議非一時勦

說也廣集衆論博採輿言自非罪惡昭昭在

人耳目爲公議所不容人人所不齒者必不

議及若吳 貪婪無厭寡廉鮮耻帷薄不

修府政日壞儕輩羞與爲列軍士苦不聊生

又不可一日居其位者首被論劾道路稱快

今一旦反益其權兼其任是以示優而非以

示劣不幾以計典爲虛文而視公論若弁髦

耶則何以使若輩做省惕勵而知



朝廷有黜陟之法也勲臣自彰武靈壁而後表

表自見者實難其人卽隨材器使豈無一二

堪任而以畀之甚不肖之吳也吳

穿窬小智鑽刺通神屢逐屢進蹊徑慣熟臣

不知其何由得此顧我

皇上以神聖之資綜覈吏治明見萬里豈吳

近在備衛大奸巨猾有出睿照之外者耶無

亦謂管理大漢將軍不過整齊侍衛嚴肅

禁廷有不必責以他長者不知吳之在右

卷中

十五

府也需索盡乎錙銖股削入於骨髓如前疏

所云鑿鑿有據官軍人等甚有賣妻鬻女以

厭其慾者怨聲載道人言嘖嘖今此

命一下臣等知其又以奇貨視之而爲大漢將

軍者將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此輩奚罪焉

且之惡未著則其心惴惴焉猶慮

陛下雷霆之威不可測而厭然不敢以大肆今貪

穢罪狀輿論棄之廷臣言之

陛下亦既知之矣知之而復用之且從而寵畀之

則吳自恃其優容於

聖明而玩雷霆之不吾擊臣不知其貪肆又

何如矣將使勲衛諸臣效尤成風走私門趨

實徑相率而入於僥倖苟且之途此豈

社稷之福軍國之利也臣等事關職掌有激於

中不能無言先是南京守備員缺該部以魏

國公徐邦瑞推用臣等查得邦瑞先年原以

守備論黜不宜復用旣而詢之輿論考之舊

疏邦瑞僅庸懦無爲非有貪婪大過且其廢

卷中

十六

棄五年或能策勵自新故臣等欲言復止徐

觀後效吳始而掌印中府以論劾去矣

旣而守備南京又以論劾去矣今論者又紛

紛矣旋黜旋復恬不知戒在邦瑞或悔悟於

一創之初在吳能改圖於屢斥之後乎

今年已垂老貪得愈滋而復以是任畀之其

勢必至于敗轅債事

陛下雖欲以全使過之仁而不可得者懇乞

聖明念將士之宜恤思負緣之當杜收回

成命將吳 亟行罷黜無已容令照舊督府

事其管理大漢將軍員缺另擇才廉者畀之仍

敕下兵部今後推用勲衛官員務從公選擬無啓倖階濫及匪人庶公論昭而人心服

國紀正而武衛肅矣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萬曆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吳 已有旨留用這大漢將軍止是帶管

着遵新命供職兵部知道

卷中

十七

二百五十一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遼師出塞大捷奇功足嘉乞 賜亟差按

臣早行勘報并 敕該鎮嚴加防禦用保萬

全事臣等在科於本年三月初七日接得薊

遼總督王一鶚遼東巡撫顧養謙總兵官李

成梁各塘報俱爲飛報捷音事內開該鎮於

本年二月初間探哨東虜達子相約土蠻共

要聚兵十數萬到遼東廣寧邊外爲挾賞進

搶之計維時總督撫鎮諸臣先期戒嚴遣將

調兵分布防守至本月二十四日遇有降夷

哈亥等審說達虜精兵七八萬已到地名阿

亥塌專候土蠻卽圖大舉當該撫鎮相議土

蠻若到合營勢大難制不若先伐其謀遂傳

調各路兵馬分爲一二字陣自二十五日從

鎮邊堡出境行二百餘里遇達賊於可可毋

林地地方迎擊合戰我將士奮勇直前各用鎗

矢火箭火砲射打擊砍自辰至未直抵營帳

賊披靡四散奔走至二十九日全師還境計

卷中

十八

三百零九

斬獲首級九百二顆內賊首二十四顆收回

被虜漢人二十二名孥獲幼夷男女七十八

名口得獲達馬一千三百餘匹而駱駝牛隻

盛甲夷器亦動以數百計臣等見之不勝踴

躍稱快夫遼左自構難以來交兵會戰歲無

虛月而凱歌奏捷亦無歲無之然未有如今

日之奇者前此皆賊虜深入內地堵截轉戰

收功于一勝而今則先其不備制勝二百里

之外前此或待賊虜之退要其歸路截其零

星雖多所俘獲而我兵喪失大畧相當今斬首幾及千級而官軍陣亡者僅三十餘員名耳前此賊每入犯必擄我男婦驅我牛羊收我輜重所至爲之一空今賊未至而先伐其謀全鎮之民安堵如故故臣等竊謂此報果真是奇功也是不特喪醜虜之膽奪土蠻之氣而九邊諸虜聞之必相顧悚息堅守款盟所係非渺小也此非我

皇上英明獨運

卷中

十九

聖武布昭而該鎮文武大小諸臣精忠義勇矢心戮力何以能然夫有非常之功者有非常之賞伏計該鎮疏至

聖心嘉悅必且

命所司循故事議功賞一時盛典次第舉行俾邊臣皆知勸矣顧臣等思之報功者邊臣也賞功者

朝廷也而勘功者按臣也遼東按臣自李琯陞任迄今未遣查得差遣巡按例由都察院題

請

皇上御門點用而所領精微又須每月二十二日用

寶迨至辭朝動經旬月彼嗷嗷血戰將士朝夕冀得一賞以償其勞者能無缺望之嘆乎况事久而弊滋脫有冒功冒功等故態一奸其間非所以示激勸作忠勇也查得萬曆十二年二月十四日該科臣都給事中張鼎思等題爲

卷中

二十

聖武遠昭捷音叠奏乞定敘賞之例特

賜申明以一法守以昭激勸事該部覆奉

聖旨是賞不踰時乃能激勵將士近來各該御史覈功奏冊有日久不到的以致奸弊繁滋功罪失實何以示勸今後凡遇報捷巡按御史隨卽辨驗首級十日內具奏看覈功次一月內具奏陞賞着併行如延緩過期該科叅治欽此夫辨驗定於十日看覈定於一月

皇上之急於賞功也如此該鎮按臣自今日往猶

恐後時况可徐徐而議乎伏乞特煥

明旨着都察院堂上官亟選有才幹精力御史

二員具名上 請點差無俟親

御用 寶毋泥常期

命下之日責於三日內辭

朝星夜馳赴該鎮遵奉日期辨驗看覈斬級者

有何憑據陣亡者有何下落從實勘報無少

稽遲斯賞不至于踰時而功不至於失實此

不特三軍之士延頸而望亦臣等所汲汲願

卷中

三十一

望者也再照常勝之家難與論敵而用兵之

要貴在萬全今者功足嘉矣顧犬羊之性受

禍既慘則懷怨必深懷怨既深則報復必毒

萬一要結土蠻再圖一逞或失利於此復求

得志于彼而我將士狃於常勝防禦稍疎鮮

有不爲其所乘者斯則前功棄而彼氣張非

萬全之道也伏乞

敕下兵部行文該鎮總督撫鎮等官嚴督將士倍

加防守毋謂敵之不來毋謂勝常在我務使

戰守有備疆場無虞庶醜虜終不南牧

國家永免東顧而一時文武有功諸臣亦保有

令聞矣臣等又不任祈懇緣係遼師出塞大

捷奇功足嘉乞 賜亟差按臣早行勘報併

敕該鎮嚴加防禦用保萬全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十四年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遼東巡按官員着便差去查勘功次上緊奏

來兵部都察院知道

卷中

三十二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將臣相繼稱疾情屬可疑請乞嚴行勘議

併重規避之例以肅臣紀以飭邊計事竊惟

命不俟駕急君之大義也事不辭難奉公之

大節也蓋臣子委質于君自頂至踵皆非吾

有君命所在難易以之夷險以之刀鋸鼎鑊

以之夫孰敢違者而况命以官乎况職在邊

疆事關軍

國而相繼稱疾遷延退託隱然有規避之跡者

乎臣等待罪該科於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接得遼東總兵李成梁一本爲瀝血披誠懇乞天恩軫憐衰病危篤俯賜罷免調理以安重鎮事奉

聖旨李成梁奮身百戰盡瘁衝邊朕非不軫念但該鎮戰守事宜倚賴方殷着在任調理三箇月如有重大虜情會同巡撫督率副將以下相機行事兵部知道欽此夫李成梁起家武弁獨當遼左一面之寄數十年來奮不顧身

卷中

三十五

竭其智勇百戰百勝勞苦功高可謂盡忠所事而我

國家待之亦不薄矣授以世爵賜以邸第祿廩金帛賞賚無算子弟親族榮顯罕儔一息尚存志在累尸馬革者豈曰無疾而稱疾哉況皇上賜假以恤其私而又申命以重其責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臣等固不虞其有他腸也獨於本月初二日接得薊遼總督王一鶚遼東撫鎮等官顧養謙李成梁各揭帖俱爲議處患

病將官事內開新陞領兵遊擊曹簠車營遊擊裴永勲寧遠叅將劉登泰等俱稱患病據有勘結要得准各回衛調理而以李維藩等議補臣等不勝駭嘆夫疾病亦人之常也可逆其詐顧令一日之內一疏之中稱疾者三則臣等不能無疑焉請以曹簠往事論之簠先任遼陽副總兵雖驍勇敢戰而輕敵寡謀萬曆九年一戰而敗喪師辱國荷

卷中

三十四

皇上厚恩不治以軍法僅降一級不二年改陞義州叅將而簠也以與主將有隙及地頗衝劇稱疾抗違不肯赴任遼東撫臣李松具奏極言其奸險規避之狀而

明旨森嚴以託病避難責之是其薄叅將之職而不爲也畏錦義之衝而不居也

聖心洞照無容遁矣今者一旦起之廢棄之中加之遊擊之任使簠也而少知人臣禮謂宜感激思奮踴躍就道於以收桑榆之效于以報使過之恩庶幾展其分義而乃仍以疾辭遷

延不赴豈非踵前日之故智而中懷怏怏猶然如昨耶不然何其累用而累稱疾也卽據巡撫顧養謙先前批詞益云本官原無大病豈可託詞有孤推用是簠之病非真而簠之心可識謂非規避臣不信矣夫

皇上任簠者再簠規避者亦再偃蹇不恭驕恣無狀其于不俟駕不辭難之義謂何而

國家亦奚賴於斯人也聞之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有臣若簠無

卷中

二十五

三百五十四

禮孰甚焉斯人而謂其果疾寧不墮奸頑自恣之計啓人臣無上之漸乎此臣等所深爲曹簠恨也而誅簠之心以律裴永勲劉登泰之迹非真病也殆十之二三矣何也謂其地亦衝劇也查得本年正月二十五日該鎮守甘肅總兵官劉承嗣一本爲再懇

天恩俯賜罷歸葬母全生事該部覆議奉

聖旨劉承嗣着不妨總兵事務在任調理欽此夫今之九邊最稱孤懸可慮者非遼左河西二

鎮乎而稱疾求去者亦惟二鎮有之豈諸鎮無疾而二鎮獨多疾哉此臣等之所以益疑也世道式微人心偷薄各邊將士忠勤任事者固有而偷閒避事者實多某爲善地某爲美缺譁然爭而有之視若奇貨也某爲衝邊某爲劇任羣然趨而避之畏若陷穽也如近者宣大督臣鄭洛邊計虜情一疏謂邊將內外鑽刺相染成風此言殆不虛發臣等竊謂不一痛懲將使奸猾之徒效尤接踵繼三臣而稱疾者紛紛不可禁而要害之區扼塞之處誰復爲

卷中

二十六

三百五十五

皇上當其衝者甚非所以作士氣而重邊計也臣等又查得萬曆十二年三月初三日該兵部題覆爲患病不能供職等事奉

聖旨趙光遠着在任調理痊可卽出供職勲臣與國同休朝廷特加意器使况南京根本重地委任非輕近來往往託疾求便殊非體國之義今後告病的着南京兵部勘實具奏如有詐託該

科叅來處治欽此夫

皇上軫念重地卽勲舊貴臣且不容其託疾自便而付科臣以叅究之責則於邊徼宜何如也于將士宜何如也不意

明旨昭如日星凜如雷霆而二三將臣若罔聞知敢于圖便若此也臣等職掌所關義難緘默如蒙乞 敕該部議覆奏除所請調理各官果係要害緊急地方勢難延緩者先行題補外其稱疾各官嚴行彼處撫按官一面密加

卷中

二十七 三百九十三

體訪務得真偽一面備行司道等官以公事爲急地方爲重實心查勘無得專委知州經歷小官通同隱瞞偏執前說以開邊將推奸避事之端如勘官回護敢於欺上者司道指名申究司道官黨護敢干欺上者撫按從實具奏以憑處分若曹簠情狀昭彰怙惡難容有不必要再勘者宜卽以先今規避事情從重議擬或檻車械送法司問理或行彼處巡按提問卽以墮誤軍機之罪罪之毋少寬貸該

部仍着爲例申飭各塞用倣其餘自後將官有託疾避難聞 命不赴者督撫按官查勘的確如例具奏其或迹涉猜嫌事不免于牽制勢成掣肘才有難於展舒者不妨從實具奏付部更議無曲徇以恣其自便之圖亦無隱匿使有不得自展之嘆期於人各效命戰守有備而後已若李成梁劉承嗣二臣身爲大帥受

國厚恩尤宜獎率將士捐軀報

卷中

二十八 三百九十四

主以功名終仍乞 敕部行文曉諭調理稍可卽便視師境上加意防守不負我

皇上委任責成之意庶分義明而法紀正其於安邊制虜之策有補矣緣係將臣相繼稱疾情屬可疑請乞嚴行勘議併重規避之例以肅臣紀以飭邊計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番賊構難方殷將官懷奸避事乞

賜重加議治以肅該省兵威事臣等待罪該科竊見邊鎮將官以奸猾之習沿偷惰之風地方有事往往規避於一時而希用於他日故昨者因遼東諸將紛紛稱病感時激衷具疏上請欲嚴其避事之罪荷蒙 俞允 敕部議行此非好爲苛論也所以先

國家之急明臣子之義爲邊疆深遠慮也乃今

卷中

二十九

不數日接有巡撫四川都御史徐元太一本爲叅究曠職將官以彰法紀事內稱四川都司軍政僉書程世文託疾行都司軍政僉書吳從周還籍要得處治等情臣等不勝駭嘆不勝痛恨夫該省僻處西南孤懸絕徼自去歲番夷稱亂四十八寨糾聚聯絡盤據我土地殺掠我人民邀截我糧道松潘威茂之間千里元元如在湯火中我

皇上惻然憫念特頒

諭旨命兵部馬上差人着該省撫按官相機處置

此正臣子衽韋枕戈誓不與此賊俱生時也

而二將臣者一以陞任往一以入 賀還乃

不思兼程以赴滅此朝食而狡焉爲規避之

計或稱疾自便或私還原籍雖以撫臣行文

督促而藐不知畏視其職守若弁髦焉爲人

臣子義固若是哉夫馭敵之要不過曰將勇

兵強而已該省素無兵一切藉于召募而爲

之將者若李應祥以挫折之後郭成以罪廢

卷中

三十

之餘即使任事諸將同心夾剿奮勇爭先勝敗大勢尤未可卜况可遷延觀望逗遛退托如二人者所爲乎風聞該省召募各土司兵馬所過州縣騷擾一空全蜀之民爲之震動今爲將者又相率規避莫肯用命其孰與禦方張之虜解倒懸之民而慰我

皇上宵旰之憂哉是不可不爲之寒心也臣等職

掌所關朝夕皇皇望捷音之奏而所聞若此

誠不意此輩受 國厚恩世享爵祿而一旦

有急輒自便身圖若此也背

明旨誤

國事可勝誅哉所據徐元太具疏欲將程世文回衛吳從周提問竊恐此正墮二人偷安之計而不足以盡二人誤

國之辜也臣等又查得該省前按臣赫瀛有疏大都謂番賊構難皆因平昔將臣剋餉啗夷釀成積弱之勢召有今日之禍夫自此輩召之又自此輩避之於

卷中

三十一

三十一

國家紀法何如哉竊謂原情定罪此二人者皆當提問治以軍法可也不然調衛可也又不然降級可也不如是不足以昭債事之戒而作將士之氣也如蒙乞

敕兵部詳議覆奏行文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程世文吳從周通行提問審果規避情由一體從重擬罪毋得輕徇曲宥致此輩玩法輕犯效尤踵習以致兵威不振番勢蔓延斯亦諸臣邊疆之責也再照臣子事君

文武異途忠義一致文職任外吏者例不得稱疾必不得已以致仕請亦例不得復用此曷故哉杜規避也而武臣獨不然稱疾之後實緣攀附不一二載得善地矣彼復何忌不為規避計耶臣等竊謂自今以後武官告病者一如文臣例終其身不得敘用夫天下不患無才患不能用此一二奸猾之徒國奚賴焉顧可任其屢進屢退自私自便而不為之所哉仍乞

卷中

三十一

三十一

敕部議覆永絕倖階庶武弁杜懷奸之志而邊疆有任事之臣蠢茲番賊不足平矣臣等不勝願望之至緣係番賊構難方殷將官懷奸避事乞

賜重加議治以肅該省兵威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 欽賞屢借寺銀未可延爲定例懇乞  
聖明遵舊典收

成命以均節內外財用事本月二十五日該禮部  
手本於

內府司禮監關領 欽賞遼東大捷銀四萬一  
千八十兩奉

聖旨這賞功銀兩着兵部於馬價銀內照數給發  
今後但遇大捷銀兩數多的着兵部給發再不

卷中

手本

必奏請於內庫以爲定例欽此夫捷伐戎狄大  
功也論功行賞大典也帑銀不足取之寺銀  
蓋有之矣臣等何言而例由創始事關軍  
國有不容不言者何敢以觸忌爲嫌緘默自便

平竊惟

祖宗經國理財制甚嚴密或藏之

內府或藏之外府用各有經不相假借故太僕  
寺馬價專備京邊買馬之用而

欽賞各邊銀兩例由

內庫關給二百餘年來未有以寺銀充賞犒者

自萬曆九年遼左告捷權宜那用間一踵而  
行之於時部科諸臣先後具疏謂非

祖制而

皇上煥發

明旨如不曰着兵部暫於馬價銀內照數給發則  
曰

內庫委的缺乏故暫取該寺銀兩應用夫謂之  
暫是

卷中

至四

皇上明知寺銀非犒功之用那借特一時之權其  
不可爲例章章明矣昔也暫今也例則不論  
內庫之缺乏與否而一頒重賞取盈寺金臣不  
知該寺所積幾何而開此漏卮也

內帑深秘臣等無由窺見盈縮但查太倉每歲  
所進金花銀一百萬計邇又歲增二十萬奸  
用匪頒已非缺乏謂宜併其暫者已之舍此  
不用而例取寺金豈

內帑銀可惜而該寺銀獨不可惜耶

陛下何忍

祖宗內外均節之制廢於一旦耶夫天子以四海  
爲家天下之財皆吾財也藏富於國不若藏  
富於民藏富於內不若藏富於外何者銀在  
外府則爲積貯而銀在內府祇滋耗蠹此  
其理較然

皇上聰明神聖豈不念及此耶頃者災異疊見變  
不虛生人心皇皇常恐不測萬一邊鎮有警  
或內地多故招兵買馬取用不貲該寺區區  
所積易盈易匱卽搏節愛養猶恐不足以備  
不虞之用顧可以代內府之費乎臣等職  
掌所關隱憂甚切冒昧言之伏乞

皇上仰思

祖制之當遵俯念馬政之爲重恪循舊典收回  
成命前項賞功銀兩悉命內庫給發儻果一  
時稱乏姑從權宜那借自今以後決意停止  
永不爲例開此厲階庶內外之經制惟均而  
庫藏之積貯常裕其于軍

國大計重有賴矣臣等不任願望之至緣係

欽賞屢借寺銀未可延爲定例懇乞

聖明遵舊典收成命以均節內外財用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回賊流劫爲害奔散未有實跡乞

敕該省亟行勦處以杜禍患以靖地方事本月十

五日臣等在科接得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李汶揭帖爲回賊流害地方事內稱

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據各守巡等官李日強

苗勃然等呈據平涼等府靈臺等縣申報本

年四月十四日不知姓名回賊隨帶家小約

五百餘名騎坐馬騾執持兇器由涇州地方

而來搶掠各庄居民衣糧頭畜十六日奔往

鳳翔府麟遊縣搶劫殺傷居民王尚禮等二

十日奔往西安府永壽縣搶掠殺死鄉民槐  
守坤等二十三日自三水縣奔往淳化縣搶  
掠打傷人口二十五日奔往耀州搶掠二十  
七日奔往同官縣據文王山搶掠殺傷該縣  
典史賈寧等搶去耀州順義驛丞鄭邦畿  
等比撫臣行道責令把總雲鶴通判杜存等  
統兵追捕隨據叅將高節塘報五月初一日  
於萊道坡地方與賊對敵射死一十名重傷  
五名斬獲男婦首級一十六顆奪獲馬騾三

卷中

三十七

十七匹各賊俱奔深山四散及查散去地方  
多係北水縣山中見今牌行道將等官相機  
勦處等因到科臣等不勝驚異竊惟天災流  
行所在荒旱二麥無收萬口嗷嗷卽號爲良  
民猶有思亂之志而蠢茲回賊非我族類乘  
機竊發乃其故態宜若不足怪者而獨於該  
地方官不能無憾焉何者蓋回雖狼子野心  
然其在各州縣也雜處編氓之間入我版圖  
之內有室家可繫有井疆可限有保家可制

非若北虜西番蟻屯境外變幻飄忽其來不  
可測其去不可追者也據靈臺縣初報聚衆  
至五百餘名此豈居於一鄉者乎抑豈聚於  
一朝者乎必其以一呼十以十呼百糾合連  
引爲謀已久於斯時而鈴制之消弭之一縣  
官力耳查得萬曆十年該前任陝西督撫官  
高文薦蕭廩等具題爲回賊流害申明善後  
事宜覆奉

欽依原議道將等官將各回夷編立保甲法內省

卷中

三十八

令各安生理如遇趨食不得糾聚多人持帶  
兵器違者聽州縣關津盤詰解散如遇偷盜  
搶奪等事所在官司查照律例究治又每歲  
回夷流行之時凡其經行之處巡捕官帶兵  
快不時巡邏併行該道委老成練達官一員  
巡行點閱驗其勤惰時爲懲勸此其防禦之  
法亦頗詳悉奉而行之庶幾可消變於未然  
也奈何漫不經心任其嘯集使實繁有徒橫  
行三府八州縣之間如入無人之境虔劉擄

奪所過一空釀禍養亂伊誰之咎耶語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言始事之可恨也若今者所稱賊人奔散多係白水縣山中夫曰多係則其未必真也明矣卽果真也豈其奉頭鼠竄潛踪屏息不復出而稱亂乎抑其豕突狼奔神出鬼沒雖散而復聚乎以五六百之衆其聚其散豈無踪跡若曰驅之出境吾事畢矣而莫知其所之似嫁禍之說非任事之忠且其禍亂將何底止也

卷中

三十九

所據該地方諸臣債事殃民法應祭治竊恐揭報未確始末未詳臣等未敢過爲苛刻以瀆

天聽顧以爲此賊之來也必有所由始不行追論則疎縱之罪何以懲於前此賊之敗也必有所從去不得實跡則蔓延之禍何以杜其後伏乞

敕下該部覆議除咨都察院行文陝西巡按御史備查回賊所過府州縣有無失事重大等情

從實奏報外仍責該撫按查勘前賊五百餘名起自靈臺縣或涇州或別處地方將始禍各官據例叅治及今奔散白水縣山中果係亡匿本山及散聚別處嚴督官兵或勦或撫相機處置務有下落無縱逋寇復爲民害及有一切朦朧隱蔽等情違者定以欺罔之罪罪之庶亂畧可遏而地方稱靖矣再照民窮盜起自昔爲然數月以來災荒之報日無虛牘讀之酸鼻言之痛心近聞郊關之外有白日顛越人於貨者圻甸之間有一樹懸死飢民五命者臣等恐今日所憂不獨在邊疆而且在內地不獨在回賊而且在良民不可不預爲計也懇乞

卷中

四十

敕部備行各腹裏撫按官恪遵

明旨嚴率所屬多方安輯以時賑貸務求所以固結維繫之術無致赤子弄兵潢池而先事預防則保甲之法不可一日不嚴也臨機備禦則民壯之選不可一日不練也萬一囂聚已

成行劫有據則須以實而具報勿少容隱以滋護疽之憂寧以威而克愛勿少姑恤以成養虎之勢查得萬曆七年該戶部題爲東南災盜事

聖旨有云朝廷惟恤窮民不宥亂民而於題覆該省督撫疏亦以玩寇廢法切責之大哉

王言凜若雷霆有地方之責者不可不三覆也臣等職掌所關久抱杞人之憂因事感衷不敢不陳其槩以爲釀亂養寇之戒緣係回賊流

卷中

四十一

劫爲害奔散未有實跡乞 敕該省亟行勦處以杜禍患以靖地方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兵部選將不公按臣論劾可據懇乞

聖明亟賜查究併議詳註官員履歷以杜欺蔽以

振武功事竊惟 國家所與共圖安攘之治

者非文武吏乎而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事權

並重責任亦均居是職者必其難其慎惟公

惟明然後可以收得人之效而成贊治之功

乃兵部則大要不然者蓋文臣起家科甲名

實彰著其生平大致居官實跡昭昭在人耳

目掌銓者評騭公論考據薦剡敘遷超陟頗

當人意一或倒置人且得以議其後宜其兢

兢焉奉法惟謹也若武弁之流其塗廣其品

卷中

四十二

微其資雜緝紳輩豈惟莫稽其素履亦且罕

識其姓名該部遂得以欺人不知而上下其

手債帥賄賂百端勢家營謀萬狀要津之囑

託熱面難辭督撫之咨用濫觴莫詰自非挺

然特立之見鮮有不漸染者其爲弊之藪而

牢不可破也久矣或累薦而不用或罔功而

躡推巧猾者昂昂擁鎮忠實者鬱鬱窮途公

道廢弛恬不爲怪卽臣等欲一一從而稽覈

之其道末由也今據本月二十日該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孫愈賢一本爲將領鑽刺成風乞

賜亟處以清倖位以重邊防事內開萬全都司軍政管屯署指揮僉事趙德乾年逼桑榆力已衰憊之狀及查履歷脚色匪直未經保薦卽獎且無之疾廢多年忽起爲黑石嶺防守僅八日輒陞靖虜堡守備到任未及七月卽陞今官臣等不勝駭嘆德乾老而廢矣獎薦無據功次罔聞該部何爲而起之又何爲而

卷中

聖主

驟陞之數月三遷是何速化也賄耶囑耶該部其何辭以辯耶然按臣所指特一人耳推而廣之其爲德乾輩者凡幾也按臣所轄特一鎮耳推而廣之其爲德乾輩者又凡幾也該部用人若此亦何怪乎將氣之不振而邊事之日非也負

朝廷之委任玷臣子之官箴可勝言耶此而不懲何以儆後此而不處何以示法伏乞

敕下該部備查趙德乾係何年月起用何年月

日陞守備及都司等官憑何舉薦或係該部或該司私用或因某人囑託逐一登答據法處治以爲人臣徇私不職者之戒再照天下之事公則明私則暗公則不畏人知私則惟恐人知臣等每見吏部題本推陞起用一官必舉其官之始終履歷而詳具焉自何出身歷任某某等官經某某等論劾某某等舉薦捱年順月纖悉不遺累千百言而不厭其煩何也備

卷中

四十四

御覽以示公也兵部事同一體倣而行之奚不可者而苟簡相仍自前任官銜之外摘其薦語一聯而已是可盡其平生之梗槩耶抑舉其一班而掩其所不知者以欺人耶此臣之惑滋甚而弊之有由然也合無

敕部自今伊始洗心滌慮改絃易轍一應開擬推陞起用官員悉照吏部題式備載本官脚色履歷及薦舉論劾年月光數不許止開近銜偏述薦語有遺漏者容臣等查出參論庶幾

文武相資人法兼任之一道也再乞

天語叮嚀內外大小官員各以名節爲重毋得曲徇私情干該部有所囑託以傷至公犯者許該部指名執奏仍行各督撫諸臣亦毋得以鑽刺營求之故濫收貪穢廢棄之徒咨部錄用朋比行私庶宿弊一清而倖階永杜干城屹屹之輩接跡邊關而武功日競矣臣等不勝願望之至緣係兵部選將不公按臣論劾可據懇乞

卷中

四十五

聖明亟賜查究併議詳註官員履歷以杜欺蔽以振武功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礦賊結聚數多爲患叵測懇乞

聖明嚴責兩省諸臣同心協捕刻期解散以消地方禍亂事臣等待罪該科於本月初二日接

得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守謙揭帖爲隔省礦賊聚衆渡河聲勢頗大乞賜准行兩省會兵禁戢以弭禍亂以靖地方事內稱據該省河東守巡等官楊時寧等據所屬夏縣平陸垣曲等縣知縣等官申稱自去年十二月至今有河南礦賊二千餘累次渡河越界到於該縣溫峪山刁家溝桃花溝等處有礦地方結聚盜砂隨該本道先後督令府衛縣官統領驅逐累經解散訖至本年六月

卷中

四十六

十六等日前項礦賊衆至六七千人結爲一營官兵不敵反被衝散搶去原任守備李材殺壞奔還聲勢頗大又稱累咨河南撫按官及該道發兵禁戢未准回覆而彼處有司又因不爲已害怠於防範來去無拘糾聚益衆要得嚴行彼省各發官兵約日夾攻併力驅逐仍設法防守善後等情臣等見之不勝駭嘆竊惟鳥窮則喙獸窮則攫民窮則盜理勢必然也今歲風霾示異天災流行南而直隸

江西閩廣溢爲巨浸北而山陝河南

畿輔頻遭亢旱蓋無不災傷之處亦無不饑饉之民矣嗷嗷無措展轉流離弱者填於溝壑強者弄干潢池豈待今日而後知哉故臣等於前者陝西回賊之變憂時慮後具疏

上陳謂今日所憂不在邊疆而在內地不在回賊而在良民要得申飭腹裏撫按諸臣嚴率所屬多方備禦修明保甲練習民壯弭變未形保安境內已經部覆奉有

卷中

四十七

明旨皎如日星爲諸臣者宜兢兢然奉行惟謹也乃今回賊之殄未聞而礦賊之報踵至何哉夫該省刁家等溝產有礦砂本爲弭盜之所飢民垂涎聞風而起如蚋集羶豈惟河南卽其本境奸徒必相聚而勾結矣倘地方諸臣以時防範把守要害遏其必由之路嚴其堵截之計何至來而復去去而復來如入無入境哉所據自去冬十二月已有二千餘人踏水過河旋逐旋散至再至三夫其逐而散也

此二千人者豈三五零星而歸復鄉井乎抑潛伏境內而徘徊觀望乎於此時而追踪覓跡驅逐剪除宜在所易者而淹留月日坐待滋蔓致有六七千之多不驅於方發之初而驅于既熾之後雖歸咎隣省何益哉此其玩愒疎虞之罪雖百口無辯矣若河南沿河一帶壤地相接聲息相聞無論礦賊是否彼地之民而律以唇齒之義責以共事之誠卽協謀剿捕如同舟之遇風可也何乃袖手旁觀秦越相視至於文移往來亦無一言回復其視救災恤隣之義謂何而亦何怪乎彼之有後言耶夫礦銀大利也數千人大衆也聚大衆以趨大利臣等不知其所終也且賊以千計猶可言也萬一遠近射利之民蟻附蜂屯日滋月益有不可以數計者不知何以驅之所盜在礦猶可言也萬一此輩恃強稔惡甚而劫村落又甚而嘯山林不知何以處之此風一張恐非直山西之患亦河南之患天下

卷中

四十八

之患也臣等事關職掌義切隱憂除彼中事體未定所有失事諸臣未敢指名叅奏外伏乞

敕下該部亟行議覆馬上差人責令山西撫按官嚴行該道一面大張告示開諭禍福令其解散免罪一面調集各路兵壯騎士材官厚集其陣以惧之大張其勢以驅之設彼衆我寡勢不能敵卽如撫臣所請聽其暫離邊務統領標兵大加剿滅以示懲創彼雖有徒實繁

卷中

四十九

不過烏合之衆而以我有制之兵壓之臣知其不能當也仍行河南撫按諸臣嚴督沿河各官一乃心力毋分爾我據昔年之成議爲今日之和衷如議夾攻則命將出師犄角以爲勢如議分守則畫地設兵聯絡以相維在山西毋曰盜礦者河南之民也執嫁禍之說而忘任事之忠在河南毋曰盜礦者山西之患也懷規避之私而疎于隣之戒同心獎率共其患難務使刻期立散地方底平乃可以

蓋前愆杜後患不然而逗遛養禍推諉誤事容臣等查實一一叅究不貸仍望

天語叮嚀各省撫按重臣思以身任封疆之寄不辭難苦悉心計議諸凡可以救荒之策與除盜之條小則便宜行事大則據事直陳更望皇上不拘以文法不束以吏議令其相機展布畢力挽回或者民安盜息而轉災爲祥之一機耳緣保礦賊結聚數多爲患巨測懇乞

卷中

五十一

聖明嚴責兩省諸臣同心協捕刻期解散以消地

方禍亂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七月初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謹

題爲體宸衷陳膚見懇

賜查復進士依親舊例以養臣廉事臣竊見皇上綜覈吏治獎廉黜貪內外臣工無論崇卑凡稍有簠簋不飭穢跡彰聞者罷黜問遣不少

寬貸所以教之約已裕民砥礪名節者意甚盛也然而新科進士方在筮仕之初將有一命之寄禁于未發閑其非心俾之廉靖自守遠大是期又在今日之豫養者臣自五月以來接到兵部送本科掛號勘合該進士領解銀兩者不下三十餘道及閩邸報各衙門題請進士患病回籍者亦不下數人一差而分數差無疾而爲有疾濫且欺矣臣竊病之旣而徐察其故則又若可原者蓋其離家赴試懷資幾何一第纔登百用叢集有僕賃之費有服乘之費有交接之費取足于已者十無一二而稱貸於人者比比皆然相對攢眉輒圖歸計臣至是亮其情之不得已而卒嘆其事之不可訓也邇者伏蒙

皇上兩煥

明旨領解不許輕徇託疾不准放回

禁令森嚴羣情懾服明並日月矣然以臣庸見皇上禁之誠是也禁之而不有以處之非所以養

卷中

五十二

卷中

五十二

其廉勵其後也何也蓋前所謂僕賃服乘交接皆費所不能無者也以費所不能無者而禁不得歸將必至於百計營謀多方假貸卽得不以道而比非其人亦不顧而爲之啓其苟且之念決其操守之防一旦服官取此以償彼瘠民以肥已固其勢所必至者於此而罷黜之問遣之晚矣是不可不爲之處也昔人有言與其巧持於後孰若拙戒於初臣亦有言與其懲貪於後孰若養廉於初蓋嘗考祖制而得養之道矣查得弘治六年正德十二年嘉靖十七年二十年節經戶部等衙門題進士馬津等奏及欽奉 詔書一款議將各科取中進士舊例量留甲第在前者各衙門辦事挨次選用其餘俱各放回依親俱奉聖旨俞允是 祖制固昭昭也邇年以來始沿辦事之例然名曰辦事曷嘗與一議親一事哉羣數十人聚之一室候堂官公座環向一揖而去矣且日糜俸金月支朝米以虛名而相

實費上下無所利之故臣以爲不若放回侯親便誠聽依親則不禁差遣而人自不敢濫不禁託疾而人自不敢欺彼且忻忻然喜而相告曰

皇上之恤我以私者固養我以庶也如是而不洗心滌慮以體潔已愛民之

德意者臣不信也如蒙乞

敕吏部上考

祖制下察輿情查果臣言不謬卽照

奏中

五

三

累朝舊例議擬上請將見在各衙門辦事進士

除選期將近及不願回籍者聽其照舊辦事

外其餘悉聽回籍依親仍查選期遠近酌量

數目多寡立爲期限陸續赴部或近而半年

之內又近而幾月或遠而一年之內又遠而

年外不復以淹留歲月虛糜用度固之自今

以後永爲定例庶祖制一復而人情稱便

在今日旣人省數百之金在他日亦民受一

分之賜未必非激勵臣工之一道也掛號勘

合係臣職掌因事感衷故不敢避越俎之嫌而有狂瞽之說惟

皇上垂聽焉

萬曆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奉

聖旨新科進士屬之各衙門辦事次序陞用此乃舊例顧九思意欲使彼回家干謁公門託私壞事好生不知事體徇私妄言姑且不究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奏中

五

三

題爲武場屆期事宜慎重懇乞

聖明嚴遴選廣額用以新一時

典制事竊惟國家網羅天下文武士率三載一

舉科制諸凡賓興

獻錄

賜宴之典大畧相同誠兩重之也文武並用安攘

兼舉我國家長治久安有自來矣屬者

聖明御宇乾綱獨奮舉文場積弊一洗而釐正之

人心凜然知畏矣而武科之弊猶有未釐者

又今年春試特 允科臣之請

欽定進士額數及庶吉士之選舉

祖制而一新之人心欣然向風矣而武科之制猶

有未備者卽今部臣題

請場試有期正事機維新之會羣情屬望之秋臣

等職掌所關揆之事體委宜慎重謬以一得

列爲四款用塵

睿覽如蒙乞

敕該部議覆施行始也嚴其選繼也廣其用俾

一時武科

典制與文事俱新而萬世稱允文允武之治必歸

之臣等不勝願望之至緣係武場屆期事宜

慎重懇乞

聖明嚴遴選廣額用以新一時

典制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吉

計開

一議報箭夫武事以弓馬爲先故初場試騎

射次場試步射而傳報者則惟金鼓之聲是

據也聞之往昔間有中者未必報報者未必

中肆其鼓弄莫可誰何蓋緣報箭員役多係

積年慣熟先期認識其人臨時上下其手雖

以監試監箭等官臨之而分爲數圍人馬喧

雜耳目眩惑防檢少疎弊孔踵至故有箭未

至而先已報其中矣有中在甲而報乃移之

乙矣僥倖者得志孤寒者落魄弊所由來非

一日也合無今次報箭毋得仍用積年聽臨

期掣籤另委出其不意而監箭宜查出前項

情弊卽時究治毋少寬貸庶宿弊一除而絕

倫之技亦得以自見矣伏候

聖裁

一議代考夫武事以韜畧爲重故三場試策

二道論一道蓋欲得其生平之自負者以觀

之也聞之先年懷挾夾帶者固多而倩人代

考者亦或有一二蓋黑夜唱名勢在倉卒其

真假難辯其奸弊易乘視之文場殆有甚焉



故有號稱白丁儼然高第至爲人所嗤笑者此其爲弊尤非

清時所宜有也合無今次三場嚴督官軍細加搜檢片紙隻字母容帶入仍先期一日監試等官照入場次第輪流唱名聽令彼此認識至於進場之時責其互相覺察互相檢舉容隱者連坐之迨掛榜後該部責令當堂親筆謄出策冒或論冒一篇與原卷查對一番庶真僞自別而行險之徒不敢復進矣伏候

聖裁

一議制額夫武科之制昉於累朝廣於

世宗其名額固有限也然考之國初卽文場進士亦僅僅百名嗣後人文漸隆額數漸加至我

皇上定以三百五十名而彬彬盛焉獨武場之數儉於百名惟

穆宗皇帝朝有一百一十名耳於文若重於武若輕恐非國家安不忘危之義况今援弓挾

策待試

輦轂下者林林總總視昔倍焉是在

皇上一嘉惠之而已合無今次比照文場事例或皇上先期定數或臨時奉

旨取裁請於舊額量增幾十名以昭我

皇上文武一體無所軒輊之意將見鷹揚鵬搏之士踴躍思進而國無乏才之憂矣伏候

聖裁

一議除用夫武弁之途在納級無論已世襲

者率統袴之流崛起者多趨競之輩而要之科目者其正也奈何推用則獨後焉雖累經建言拘攣未破豈此輩所豎立表見獨卑卑不足道耶選取貴精既取貴用

祖訓昭然在也近見兵部具題將納級一途已停推用是矣則以用納級者用科目不可乎又見督撫等衙門動以市井無賴之徒署統名色把總等官管兵管事濫矣則以用名色者用科目不可乎合無自今以後備將先今中

式會舉量地度才悉與擢用迨其用之不售而後棄之勿拘舊套一槩停閣夫上之作興也如此而謂其間不復有郭子儀高志寧輩以勲名自見於世殆不然矣伏候

聖裁

萬曆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遼鎮重罹大災事勢巨測懇

卷中

五十九 三百五十五

恩曲加優恤嚴 敕備禦以存孤懸以杜禍患事臣等待罪該科接到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顧養謙揭帖爲地方災傷異常軍民十分饑困懇乞

天恩早賜勘議蠲恤以保孤危重鎮事大畧爲全遼地方六七月間大雨連綿一望成浸軍民田禾在在淪沒城堡墩臺處處崩圯間有地形稍高禾苗可望者或折於狂風或盡於蟲食道路不通人煙幾盡極其悽楚憂危之狀

要得乞

恩查照歷年恤災事例早賜勘議備加優處而因以海禁發賑蠲租三議上

請臣等見之不勝驚慮夫今歲水旱遍天下報無虛日可慮者寧獨遼左哉顧其孤懸之勢則異也數十年來邊鎮議款獨遼左能持戰差強人意顧其土地漸已荒蕪行伍漸已消耗生意漸已蕭條兵連禍結餉薄人疲談者謂有不支之憂矣所賴

卷中

六十 三百五十六

聖明東顧獨動諸臣感 恩戮力保此一隅爲我左臂今者不意天災流行如此之極此其勢何異病羸者精氣耗竭僅僅一息而室且懸磬併其饘粥之資不繼焉此雖倉公在前扁鵲在後未有不望而走者也夫遼之人比屋而羸也久矣卽豐稔屢登猶難以救積瘵之勢而一旦絕之粒其不相枕籍而轉溝壑者幾希此臣等所以慮也環遼而牧者盡虜也虜有深怨積怒於遼日夜窺伺思得一逞今

遼之不利固彼之利也以秋高馬肥之時挾  
幸災樂禍之志有不甘心於我者耶即遼人  
素稱忠勇而以枵腹之師抗方張之虜戰未  
必克守未必固狃之病餒者與人持挺相搏  
擊必無幸矣此臣等所以慮也竊聞治病者  
先固其本治戎者先足其餉本固而後可施  
去病之方餉足而後可求制勝之策今日遼  
左之事顧我

皇上曲加優恤以恩結之嚴敕脩禦以法維之而

卷中

五十一

五十六

已臣等看詳撫臣三議懸料彼中事宜則所  
謂優恤之道無出此者第恐蠲賑並舉

皇上無難色而海禁一弛人言有異同不知該鎮  
之安危實係海道之通塞此禁不弛即日蠲  
日賑所濟幾何何者遼左四塞之地商賈不  
行財貨不通一遇荒歉米價騰湧況今千里  
巨浸顆粒無收餓口嗷嗷命在呼吸而登萊  
二府素稱粒米狼戾之鄉天津一路又有道  
里聯絡之便或自官轉輸而本折通融則公

私稱便或聽民商販而有無貿易則彼此兼  
利蓋救災恤隣古人所義遏糴之禁霸者羞  
之况今四海一家而禁不相濟可乎不可乎  
然爲禁之說者無他曰爲生盜耳爲逃軍耳  
不知弭盜域民固自有法而以禁航海爲之  
此因噎廢食之見非濟時達變之宜也伏祈  
皇上明照萬里大破拘攣俯從撫臣所請俾弛  
禁與蠲賑並行則該鎮軍民無食而有食無  
生而有生將更相鼓舞願少湏臾無死爲

卷中

五十二

五十七

皇上固守此土而永疆圉於無虞矣如蒙乞  
敕戶兵二部悉心會議亟爲題覆除蠲租例應彼  
處巡按勘報外見今應該發賑若干及年例  
軍餉若干先用本色從天津海道轉運接濟  
以救燃眉之急其登萊二府相應設法通運  
悉與從長議處星夜咨行直隸山東撫按責  
成道府與遼東各官約束遵行毋分爾我毋  
持異同務使彼此兩利彙孽不滋而後已兵  
部仍於馬上行文申飭該鎮文武大小諸臣

務思

國家累年深仁厚澤之貽仰體

皇上今日破格優處之意殫臣節以濟時艱盡人事以挽天變德澤必欲下究毋使壅滯計慮必欲周詳無使滲漏饑民展轉而流離何以收拾之虜賊環列而窺伺何以防禦之城堡圯矣何以及時補輯墩臺傾矣何以亟行修築零星剽竊何以策應大舉入寇何以堵截河冰將合何以夾守屬夷爲難何以控制長

卷中

六十五

慮却顧事制曲防使虜人聞之知

中國有凜然不可犯之勢卽或我犯可守可戰無不得志而不少挫其常勝之威此則諸臣效忠竭節之義而亦其樹勲揚名之會也不然而坐待其敝其於臣子職守謂何而僨事之罰臣等得以議其後矣恩以結於先法以維其後有不感恩畏威者否也譬之良醫參苓烏附相兼並用遼之疾庶其有瘳乎臣等事關職掌冒昧具陳惟

皇上垂聽焉緣係遼鎮重罹大災事勢叵測懇恩曲加優恤嚴

敕備禦以存孤懸以杜禍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該部一併看了來說

卷中

六十四

掖垣題稿中卷終

掖垣題稿下卷

吳郡顧九思著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河西失事不報情屬隱匿懇

賜議處併究始事之臣以振法紀事臣等待罪該  
科本月十八日接有陝西巡按御史楊有仁  
一本爲查叅邊方失事官員併議善後事宜  
懇乞

聖明均賜議處以警將來以保邊鎮事奉

卷下

聖旨這虜賊輒入內地肆行擄掠該將領司道官  
防禦失策致有疎虞王鐵塊吳顯都着降一  
級戴罪管事立功萬世德既新任姑罰俸三  
箇月劉津等革了任巡按御史提問具奏馭  
虜事宜着督撫官用心處置兵部知道欽此  
臣等不勝駭異夫河西孤懸一線之路火抄  
等酋久成竊據延寧諸部糾衆西行一時人  
心洶洶已經督臣部具題奉有  
明旨着總督鎮巡等用心處置臣意該鎮大小

諸臣矢心力共保疆圉以求無負于

成命也何乃賊衆萬餘恣行剽掠自西大通至  
平戎驛地方擄去土漢男婦一百一十七名  
口牛羊三千一百餘隻殺傷熟番五百餘人  
擄去牛羊一千餘隻田禾房屋蹂踐燒燬如  
履無人之境若按臣所言者所據查叅文武  
將吏

聖明處分已定臣等無容贅矣尤有不容默者若

督臣部撫臣曹專制一方任大責

卷下

重視諸將吏又何如耶無論防禦失策致有  
此挫而邇其失事已經三月不爲不久矣搶  
擄人畜動以千百不爲不多矣迄於今若罔  
聞知者此曷故耶疎玩之罪猶可言也隱匿  
之罪不可言也臣等叅詳始而僉事萬  
報稱達虜數千要往西寧旣而叅將王鐵塊  
報稱達虜撫逐出境竝無搶擄情由是其扶  
同欺隱惟利按臣之可欺耳幸按臣懷疑廉  
得其實有此一疏不知督撫諸臣亦爲將吏

所欺報稱撫逐出境耶抑知其事而謂零竊小寇不足聞于上耶按臣報於查訪之後二臣不能報於挫劫之初臣等不知所謂矣夫威望素著勞勛足稱臣等方幸其相與有成邊疆可賴何敢過爲苛責使難展布第恐疆場多事之秋而踵于掩護之習九邊各塞倣效成風有繼西寧而失事者督撫不以告按臣不加察

朝廷之上奚以核功罪別懲勸耶人心一懈邊

卷下

事日非此臣等之所大懼也臣等爲二臣計

從實

奏報乞恩寬釋可也不宜默然而已也若總

兵劉承嗣原以時望專閫衝邊任虜騎之充

斥乏師中之調度皆不容於無言者懇乞

聖斷或

敕部一併議處惟復念其勞苦酌以情法量加罰

治以責後效庶邊防知儆虜患可杜矣再照

自昔帝王設險守國未有不謹於華夷之辨

內外之防者河西外控番虜內鞏關陝屹然一全鎮也自昔年俺荅迎佛假道內地一時在事督撫諸臣不爲防微杜漸之計甘心燕雀處堂之安委然聽之經由境內卒至遺種戀牧漸次盤據今且呼朋引類舉套虜數十萬衆悉歸之夷漢雜處莫可誰何該鎮之勢隱然有不可言之禍延冠入室養虎貽患是誰之咎哉天下事制之未形也易救之既壞也難此昔日始事之臣視今日失事之臣罪

卷下

四

百倍也此而不論何以昭法合無

敕部備查先年俺荅西行係督撫某某聽從假

道釀禍養亂通行追論據法處治以爲人臣

謀國不忠者之戒邊疆幸甚公論幸甚緣

係河西失事不報情屬隱匿懇

賜議處併究始事之臣以振法紀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萬曆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西寧地方失事該督撫官如何隱欺奏報稽

遲姑着罰俸三箇月用心處置虜情以圖後効  
先年虜會西迎假道地方督撫等官苟且遷就  
以致部夷戀收貽患兵部還查職名叅看了來  
說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本兵重寄會推在邇懇乞

聖明慎選持正之臣以清冒濫以保治安事竊惟

大臣之道在持正而本兵大臣又有不容不

正者何也本兵所司軍旅也所進退將臣也

卷下

五

三

軍旅之事係國安危而將臣之習最工鑽刺  
邇年以來夤緣依附啖國削軍之徒冒濫邊  
疆而號稱武勇者十無一焉卒然有事何以  
應之識者懷隱憂久矣是故今之任本兵者  
必其持正不阿挺然有不可撓之節使人望  
之若泰山若喬嶽若中流砥柱莫敢干以私  
夫然後倖竇可塞邊事可振若今致仕兵部  
尚書張其才猷其勲望其器度非不表  
表可稱足當本兵之任第其持之稍不定故

人得行其鑽刺之私而其流至於不可挽如  
羅秀一廝養也先該臣等具題

請止陞級矣何未幾有衛堂之推盧一納級

也近該本部具題槩停推用矣何未幾有溫

處之轉諸如此類動招物議縱使無他誰則

信之臣等深爲惜也今去矣吏部

奉

旨會推必將疏名

上請矣臣等按故事會推本兵類取曉暢邊事者

卷下

六

三

而持正若所後焉不知通達有餘持正不足

則奔競之成習猶今日也公論之沸騰猶今

日也於時

皇上聞之寧復用之乎夫本兵居中制外邊塞之

瞻望屬焉夷虜之觀聽屬焉非可數用而數

易者往歲去一王矣今歲去一張矣

繼之者不可又將去之矣更置無常用舍不

一豈惟

朝廷之上輕之將邊塞輕之夷虜輕之矣此之關

係殆非眇小臣等又爲國事情也故爲

國家計通達者宜去持正者不宜去爲本兵大

臣計寧以持正去毋以通達去

國家以持正任本兵本兵以持正自任上下一

心

官府一體繁言不興頌聲交作豈不稱盛美哉

今之爲本兵言者則曰非不欲持正也勢不

能也臣等不以爲然方今

聖天子勵精明於上賢宰輔秉虛懷於下卽內監

卷下

七

中官斤斤好修未聞有專權擅政如昔者患

吾不持正耳所持果正其誰干之卽勢不能

所謂寧以持正去耳臣子事君論

國是不論一身論職業不論利害而況大臣乎

故有爲不可持正之說者舛也臣等事關職

掌義切憂時不避忌諱有是狂瞽之說伏惟

聖斷俯察愚言思邦政之甚重念邊事之日非

校下吏部務令此番會推博稽精選無論內外無

拘年資先之以操持之堅定次之以邊務之

練達爲輿論所共愜者列其名請自

上裁旣得其人仍望

皇上推誠委用久任勿疑無間浮言無從中制位

膺是任者幡然而思曰

皇上之選擇而使我者以持正責我也公卿在事

諸臣推轂而薦我者以持正屬我也洗心滌

慮正已率屬所進所退一歸於正而中外大

小臣工莫敢奸乎其間趨競之風一洗邊疆

之事一新卽虜人聞之亦知有大司馬之重

卷下

八

而隱然虎豹之勢所以奠

國家於泰山之安者在是矣臣等不勝願望之

至緣係本兵重寄會推在邇懇乞

聖明慎選持正之臣以清冒濫以保治安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本兵員缺從公會推已有旨了盧着革

去職任回籍員缺另推堂官去任姑免追究該



司官罰俸三箇月今後武職應該領救行事的  
照文職將履歷開寫明白不許朦朧將納級人  
員推用該部還將納級見任的查寫來看兵部  
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敬循職掌條議河西禦虜事宜以贊

廟謨萬一事竊惟天下事至於大壞極敝未有

不奮然一更張之而可救其後者則今之河

西鎮是也該鎮孤懸天末而實番虜之要衝

卷下

九

關陝之屏翰自

世宗朝先臣楊一清楊博等先後經畧頗有端緒

乃欵貢以來人情懈弛事機坐失住虜數十

種竊據其中流虜數十萬環擾其外餉薄兵

疲勢窮力弱如按臣之奏此地已與虜共之

所謂大壞極敝者非耶臣等職掌所關日夕

皇皇莫知所措數月以來廣諮博訪似有以

得其梗槩者除該鎮督撫按諸臣先後條奏

俱經部覆無庸贅陳及所議督行宣大諸鎮

革絕市賞一節臣等欲候扯酋嗣封另行題  
請申飭外謹以所聞列爲五款用備

廟謨萬一之助如蒙乞

救該部逐一議覆果於積弛可振敝壞可救懇乞

斷自

聖心奮然更張安此一方之地是卽所以存關陝

存

中國也臣等不任願望之至緣係敬循職掌條

議河西禦虜事宜以贊

卷下

十

廟謨萬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決戰今之邊事遼左以戰各鎮以撫戰

者鋤其侵犯撫者嘉其欵誠一張一弛非

國家操縱之術乎河西向以撫矣然撫其常川

住牧堅守盟約之夷可也今舉宣大山西延

寧數枝以讐瓦剌之名而搶番以搶番之故

而擾內地細縛官通大言恐嚇要挾賞市此

何景象而可言撫耶亦何以用其撫耶該鎮諸臣屢屢具疏市不可開賞不可許是其勢在戰不在撫明矣第

廟謨未示決戰之意諸臣不免首鼠之疑撫既不能戰復不力忠勇之氣鑠事機之會失虜日驕我日挫是以和自愚也臣等竊謂各鎮自撫河西自戰昔日之河西宜撫今日之河西宜戰非可膠柱而鼓瑟者合無備行該鎮示以

卷下

十一

三六五

朝廷至意自今以往無論住虜流虜但入內地狂逞侵掠即便一意勦殺追逐出境無以開釁為嫌自懷疑二有逗遛不進違誤大計者軍法昭昭不少寬貸夫虜雖犬羊其畏死猶人耳以威臨之未有不知畏者而撫亦可固也伏候

聖裁

一議將吏夫將吏之係於封疆重矣河西僻處荒徼時復多事巧猾輩往往規避而關茸

無能庸懦廢事者得以冒濫其間如肅州叅將孟孝臣等烽火已及郊關猶云未聞消息以若輩而望其衝鋒陷陣抗方張之虜何異使童子執鎗當猛虎耶故欲議戰必先議將關陝古稱多才之地今何獨不然患不用耳合無備行該鎮諸臣將大小將吏嚴加揀選果其智勇兼資才畧有據照舊留任餘悉咨部別用仍悉心咨訪無論本鎮別鎮見任廢棄或宜某官或宜某地聞見果真不妨明白

卷下

十二

三六六

咨部陸續除用該部仍加意品騭量地度才務得干城熊羆之士任之不得少徇其情有所趨避至於守巡兵備等官亦務極一時之良萬一地不相宜一體咨部另用夫事以人集功以斷成未有文武將吏兩得其人而兵威不可振醜虜不可禦者也伏候

聖裁

一議兵餉夫有將無兵與無將同有兵無餉與無兵同查得河西一鎮額設馬步兵九萬

有奇而今不及三之一矣強壯脫伍老弱僅存孫吳爲將何以用之年來該鎮建議該部題覆招兵募勇無慮數十上或議於莊浪或議於西寧或議於肅州非不鑒鑒可聽迄於今未聞有某處復增某兵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豈該鎮果遂無人耶抑非兵之難餉之難耶查得該鎮年例原自鮮薄近雖蒙

恩量增而無處不守無守不寡之時非破格一處其何以濟今天下用兵遼左河西而已往

卷下

十三 三百五

遼左以加餉請

皇上憫其勞苦增至十餘萬兩非不惜財也所重有甚於財也以故彼中將士感激思奮願爲國家死守然遼左虜在境外河西虜在腹中遼左患惟土蠻河西四面受敵遼左密邇

神京控告易達河西零丁萬里聲訊難通此其勢之難十倍遼矣救之今日數萬可爲救之他日百萬不足權輕重較利害可無深長慮乎合無會同戶部從長計議查照遼東事例

曲爲優處如大司農告匱難於取盈卽兵部馬價銀可給也在

國家不難于捐餉在該鎮自不難於捐軀如是而憂兵之不足募之不至者否也伏候

聖裁

一議卹番自漢武帝開酒泉張掖諸郡以斷匈奴右臂而虜以不逞今河西其地也北則虜南則番吾以一線之路橫亘其中使番人無交通北虜之虞中國坐受茶馬之利非謂

卷下

十四 三百六

長策與欸貢之後吾與北虜爲一容入內地縱其掠番虜之愚我則曰吾搶番耳不搶漢也吾之自愚亦曰彼搶番耳不搶漢也不幾年番且不支盡折而入於虜矣番與虜合是吾又增一虜矣凡有識者皆憂之而該鎮徃於欸議莫可誰何尤失策之甚者合無備行該鎮示以番人卽吾人無論生熟皆我藩籬自今旣與虜戰卽便禁其掠番無容假道設或力不能禦亦須先期傳報令彼有備仍與

夾擊邀其歸路訪得番衆受虜患深怨恨入骨往往有猛圖一逞者脫我因而用之則皆勁卒也一番耳底之則爲我用而有唇齒之安棄之則爲虜用而有腹背之害利害相去迥若天淵奈之何不早爲計也伏候

聖裁

一議賞罰夫馭兵之要賞必信罰必果何可寬也然亦有與時而推移因地而變通者該鎮積弛久矣一旦有事戰伐苟遂以文法束

卷下

十五

之責效旦夕臣知其不能也而欺蔽之弊且乘之矣謂宜自今議戰之後與之更始寬之歲月賞宜從重罰宜從輕上之而擣巢穴驅虜出境完我形勝可嘉也金章鐵券不靳焉次之而迎敵決戰追奔逐北壯我兵威可取也高爵異秩不靳焉又次之而堵截信地控扼險隘示我有備亦可錄也白金紫幣不靳焉而一切扒牆零竊之罪深文苛責之條悉與寬假使得展布聞先年閱邊之賞詳于

內地畧於荒徼目不見虜塵者人人霑恩澤而該鎮日與虜角卒寥寥焉彼中人情不無觖望似非激勸之術也合無備行該鎮使知朝廷今日破格優處革故鼎新至意微勞必錄小挫勿論期在成功不責近效自後閱邊之年責以大公之義酌量勞逸分別衝僻內地寧畧無偏近水樓臺荒徼寧詳毋令向隅悲泣至于

卷下

十六

兵事例務加優厚以寓鼓舞如是而文武諸臣猶有隱匿誤事退避失策苟且目前蹙地辱國如前人者則國有三尺臣等參論不貸先該臣等追論當時失事之臣荷蒙聖斷有追奪之令一時蓋有議臣苛刻者繼臣訪之該鎮邊牆原坐山上自撫臣侯 移入內地數十里以至天險之勢在虜不在我談者恨之則追奪奚過焉夫

國家之事莫重於邊防臣子之罪莫大於誤

國脫借長厚相戒不言則率爲誕漫而後可耳如

國事何臣等寧受刻薄之名無寧國家有誤事之禍也伏候

聖裁

萬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戚系違例匿情妄肆陳乞懇祈

卷下

十七

聖斷遵 前旨杜濫與以慎重名器事正月二十

八日臣等在科接有原任錦衣衛帶俸指揮

僉事已故姜泰男姜湖一本爲比例陳情懇

乞

天恩俯容承襲父職以廣

聖德事奉

聖旨兵部查例來看欽此所據姜湖稱姊姜氏蒙

穆宗皇帝 敕封賢妃隆慶年間伊父姜泰歷授

錦衣衛指揮僉事至萬曆七年病故要得比

例乞

恩承襲父職臣等看詳我

國家篤厚戚畹父以女貴蓋一時 寵錫之恩

非世繼承襲之官也姜泰以 賢妃之父受

官

先朝姜湖又以伊父之官乞 恩今日固已疑

其非制矣旣而備查舊牘該湖先於萬曆十

年八月間希圖父職已經具奏隨該兵部奉

查姜泰陞授職級原無世襲字樣所比馬福

卷下

十八

沈承憲准襲父職俱係一時 特恩難以比

例覆奉

聖旨旣與例不合罷欽此

明旨昭昭日光月皎湖曷爲又有是請也然

皇上不言無例 命兵部查例是明示其不與之

意矣兵部前稱無例今安得有例將堅執其

不與之說矣臣等無庸言也至本月初七日

忽於本科又接有 皇親錦衣衛指揮僉事

已故姜泰嫡長男姜湖妻趙氏稟帖爲豪惡

朋謀蠱陷懇恩准襲以正法紀俯霑

聖澤事內稱伊翁姜泰原生有長男伊夫姜潮潮  
生長男伊子姜寧姜宸若姜潮係姜泰次子  
心生奸計於萬曆九年誘潮襲職携銀百兩  
前去會理不知朋陷何處迄今六年存亡無  
跡將氏母子四人禁防深宅不容出門坑陷  
百端苦極無門控訴惡恃豪強交結潘賓賄  
鑽請託妄行奏襲等情據此則姜泰之子不  
獨姜潮尚有嫡長姜潮父子在焉雖詳其情

卷下

十九

節多屬含糊似難盡信而姜湖以次欺嫡以  
富凌貧居然可見矣以

國家之典制論卽潮爲嫡子恩不得以再濫也  
况湖又其次乎以姜氏之宗派論卽家有世  
官湖不得以獵受也况官以澤竭乎前有  
明旨而隱之是爲罔 上家有倫次而匿之是爲  
滅親此小人之無忌憚者而儼然欲濫衣冠  
于

清明之世可乎不可乎夫人情何厭之有父而沾

恩子將藉口子而席寵孫復乞憐自非斬然  
拒之仍正其欺罔之罪將僥倖貪肆之徒紛  
紛倣效而名器濫觴冠裳狼籍有莫知底止  
者是不可不防其漸也錦衣護從 法駕傳  
宣號令爲

朝廷禁近之官縉紳所榮歲久法弛倖竇日啓  
廕襲者談笑而覓傳陞者沐猴而冠影名竄  
籍紆青拖紫虎皮羊質車載斗量風斯濫焉  
先儒有云君以爲貴而加于君子則人貴之

卷下

二十

矣君以爲賤而加于小人則人賤之矣言名  
器之不可不重也姜湖市井銅臭妄意非分  
得非謂

上賤之與名器爲 國家礪世磨鈍之具一貴一  
賤關係世道良非淺眇此臣等所以有感而  
發也如蒙伏乞

聖斷堅執 前旨無待查例永杜濫施如念  
皇親後裔不忍以欺罔治罪亦望嚴加切責以  
戒將來仍

敕兵部自今有越例妄求希冀 恩澤者必恪遵

典制據例執奏無容少徇用示公法庶

國無冒濫之恩人絕覬覦之念而名器日重治

道端有賴矣緣係戚系違例匿情妄肆陳乞

懇祈

聖斷遵 前旨杜濫與以慎重名器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奉

卷六

二十二

聖旨姜潮有無踪跡着該衛查訪明實來說姜潮

所奏候查到之日定奪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謹

題爲 京輔重城久患傾圯請乞早議修築以

固要害以壯拱護事竊惟

國家北都燕京據天險之勢控馭胡虜而環以

涿昌通霸諸州屹然稱肆輔焉若通州者南

接會通河萬方玉帛九州貢賦輻輳而至譬

人身之有咽喉爲飲食所由進氣脈所由通

最要害地也該州有新舊二城舊者傾圯已

久人言籍籍咸以爲憂臣九思往歲起復赴

京道經本州城下目擊其狀如虫嚙斧鑿勢

欲頽者比見知州張士奇顧而問之城何至

是曰日久歲深也問議修否曰累經估勘內

帑難於請發庫貯未敢輕動輒議而輒寢耳

問費幾何曰約三四萬金足矣臣慨然有感

於中旣謂朝

皇上不以臣鴛劣置之兵垣則職掌所得言時與

卷下

二十二

諸臣謀之詒詆審慮未敢輕發數月來搜閱

舊牘追尋往事則

世宗朝庚戌之變虜自古北口一晝夜直抵該州

幾薄城下幸時城猶未壞而按臣王忬逆虜

必至疾馳固守倖爾瓦全論者謂當時城中

人心洶洶已有不可守之勢臣等至是愀然

相對而言曰殷監不遠僥倖難再尚可默默

不以上

請乎夫設險守國謀治者之所必先也築城鑿池

議守者之所最重也庶民之家有擔石之儲則必固其廩庾謹其蓋藏厚其墻垣恐恐然惟懼盜賊之來而後可保其有該州煙火稠密財貨積聚三倉所貯幾四百萬商民私蓄亦且無筭固冠盜所垂涎而禍患之首及者方今

聖明在御威震遐荒胡越一家邊塵不聳誠不必有意外之慮萬一驟孽潛滋疆場失戒卒然有警金湯奚特將百萬生靈公私蓄積付之

卷下

三

無可守而已乎天下事言于未然若爲過計迨其不可救而言之則噬臍無及矣古昔帝王有脩無患寧先事而懼毋後事而悔良以是也若所謂計處之難則又不足慮者何也事在權輕重較利害而已惜四萬之資何如保四百萬之積憚一時之費何如享千百年之安况固要害障一方護

京國孰重孰輕孰利孰害所宜深長思者故臣等謂是役也易舉者有二宜亟舉者亦有二

易舉者何查得每年漕運餘剩輕齋及草廠子粒各不下幾萬兩自通州輸太倉爲濟邊之用然該州內擁

京畿外薄夷虜非邊城之尤要者乎請於十四年分量留幾萬於該州而三倉米多沴爛買料召工可佐銀之所不足是費不煩於內請其易一也又查得該州衛所額有官軍三千每年二月遊擊一員領該衛及天津滄州軍各一千赴邊修堡六月乃還請自興工之日

卷下

三

暫停遠赴與同在州餘軍卽於該州供役行糧悉照薊鎮頒給以寓鼓舞是工不勞於別募其易二也宜亟舉者何古者救荒之政興作居一及今歲凶計工而食嗷嗷待哺之徒胥轉而爲欣欣趨事之輩繕城濟飢兩利俱存是舉事之良邁宜亟一也與大衆董大役要在得人節據薦剡及所親聞知州張士奇者才守識幹可肩鉅任今不早圖後難其繼及是時委任責成是集事之要機宜亟二也



夫以該州之城關係甚重卽勢未易舉時可緩圖猶不宜忽焉不加之意況量時度勢又甚便易者乎臣等反覆思維懼燕雀處堂之患忘時詘舉羸之嫌輒敢陳其冒昧如蒙乞敕該部從長計議該州城垣果係重輔不宜任其坍塌相應作速修築具覆備行該管督撫按諸臣會官詳勘要見所需料價若干應否支用輕齎子粒在倉糧米或有別項錢糧可動所用工役若干應否取辦本州官軍附近班軍及有別處人夫可募毋曰漕銀以濟邊也計小費而忘重儲毋曰班軍以助勦也重肩背而畧咽喉從實具報候

卷十

二十五

旨興工竣事之日効勞官員悉照邊城事例覈功敘錄用示激勵庶一舉而崇墉鼎峙保障謹嚴內鞏  
神京盤石之固外杜遠人窺伺之萌萬邦之環向而方來者亦改觀易視知有肆輔之重矣  
緣係

京輔重城久患傾圯請乞早議修築以固要害以壯拱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邊方司道未盡得人懇乞

聖明議處併定薦舉邊才事例以廣搜羅以固疆

圉事竊惟

卷十

二十六

國家威捷四夷沿邊省鎮統以督撫重臣環以司道諸臣大小相維體統兼制爲萬世安攘計至宏遠也顧以其任言之督撫重矣而司道者或以兵備或以守巡畫地而居稱曰方面無事欲其勵威飭武以消禍萌有事欲其運籌決策以收全勝此其重豈在督撫下哉故居是任者必文武兼資忠勇具備無愧於邊才而後可苟非其人一方奚賴焉是不可不亟爲議處者也臣等查得萬曆十一年該

吏科都給事中周邦傑等題爲懇乞

聖明慎簡邊吏以固南北邊圉事內稱大同等處

副使王學謨王一卿等皆非邊才請亟更置

隨該部覆奉

聖旨王一卿并王學謨都着革了職冠帶閑住李承選致仕梁承學改調簡僻薦舉邊才依擬行各該邊鎮有事地方見任司道官有不相應的還着作速酌量更調欽此一時

聖明舉動遂使臣工易慮邊境改觀造福非淺淺

卷下

三十八

三十八

矣數年以來九邊四徵監司大吏非不濟濟得人顧臣等訪之才堪司牧而邊事或非所長外有虛名而實功絕無可紀聞茸不免廢事怯懦或致玩寇者十之中不無一二焉除聞見未真不敢苛論外其近而最確者得一臣焉若薊州道兵備副使朱其心術其意向非不欲奮然有爲也第學愧通方而軍旅未閑才非應變而擔當尤歎履任二載問戰守絕口不談專制一方論脩禦束手無策威

信不行於將士當局惟有周章幾權殊暗於運籌臨事輒多畏縮兵威久矣不振後效終無可期况該境密邇

神京關係頗重再令苟容恐滋他患此一臣者所宜亟調腹裏地方以全器使者也其遠而可據者得二臣焉去歲十月間該雲南撫鎮官奏報蠻莫罕送孟養思氏諸夷殺緬乞降獻象納款

朝廷嘉其義賜以冠帶畀以故土一時稱遠人

卷下

三十八

三十八

向化之盛矣乃不三月復奏有猛密宣撫思化者擒罕送而有之逐其黨焚其廬絕無投鼠忌器之嫌何辱國之甚也豈叢爾小醜不可制以威命乎查得收復三宣原任按察使李已有成效比副使陳繼任統馭乖方難復作矣又去歲三月該雲南撫鎮官奏稱羅雄逆賊者繼榮聚兵稱亂已經王師一鼓而滅

朝廷嘉其功陞俸給賞改土設流一時稱開拓

土疆之盛矣乃不數月復報有遺賊七人董仲文者殺土舍而有之拘州官劫寨民致有玉石俱焚之慘何釀禍之甚也豈蠢茲遺孽不可杜於未亂乎查得羅雄初定其黨尚洵洵不靖時叅政文帶管防禦失策禍復煽矣緣該省向缺按臣久虛論列今不議處何以儆後此二臣者宜據事調處以示懲創者也伏乞

皇上垂念疆場整飭邊吏且秋防伊邇積弛宜振

特

命吏部查照萬曆十一年

明旨將朱 卽時改調陳 文 一體處治併

咨行各邊徼督撫按諸臣備查所屬司道官

員有原非邊才坐誤軍機者通行明白開部

酌量調用無得徂于同事過爲優容自失奉

公之義且非爲本官曲全計也再照既事而

別擇者末也先事而搜求者本也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英豪輩出豈少文經武緯

鷹揚虎臣之儔可奔走禦侮者哉蓋有之而不知抑知之而不薦耳往者

皇上有薦舉邊才之令兩京九卿科道官爭相推轂各舉所知薦無遺才用有實效彬彬盛矣然此一時曠典也臣等以爲聞見真切者莫若撫按諸臣而經久可行者莫若撫按具薦今者督撫按諸臣復 命監司有司具有薦疏第皆泛列其治行尤未表見其所長以故吏部推用頗費推敲間多詢訪終難的確竊謂自今以後前項薦疏照常開列而就中廉其有曾藏韜畧才堪駕馭或可爲萬里長城或可肩一面鎖鑰雖或性氣未純總之邊疆有賴者無論尊卑無拘名數請於疏尾再行揭出名曰邊才第不得假借名色濫及庸流以滋奔競吏部遇有邊方員缺查照參用仍倣督學事例不妨與兵部堂上官虛心商確務使地各稱其才入各究其用由是任之而效則今日之有司卽他日方面也今日之方

面卽他日督撫也今日之督撫卽他日本兵也又何至臨用乏材致屢我

皇上拊髀之思哉而干城在列緩急有脩邊疆不足憂胡虜不足滅矣臣等仰思

明旨俯竭愚衷事屬長便委可久行故敢陳其縷縷如蒙乞

敕部覆併咨各邊腹督撫按官一體遵行永爲定例用廣搜羅臣等不勝願望之至謹題請

旨

卷下

三十一

萬曆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川師辱

國損威醜夷稔惡犯順懇乞

聖明通行處治亟議誅勦以除兇殘以昭法紀事

臣等待罪該科于本月十八日接有巡撫四

川都御史徐元泰一本爲建捷報成在邇別

營違制損威叅治監軍該道委官併議殄除

稔惡以靖邊陲事又接得巡按四川監察御

史陳瑄一本爲將官輕率寡謀故違成議深

入賊巢致損威重謹查叅失事官員併乞再

敕撫鎮等官亟圖剿處以彰

國法以安邊圉事俱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叅詳二疏稍有異

同大都則該省征剿建越諸夷功已垂就有

夷賊乃者聲勢相連恐其助逆會議遣都司

李獻忠守備劉繼祖指揮尹從壽領兵三千

卷下

三十二

屯劄雷洞坪以防奔突而以兵備僉事鄭

監軍推官吳贊畫期於按兵堅守相

機進攻乃李獻忠等誤聽總旗胡祿之言違

背節制移兵深入胡祿先被射死全軍俱在

圍陷臣等不勝驚駭不勝痛恨夫該省興兵

動衆所汲汲焉願得而甘心者在建夷非賊

夷也以全師臨建越以一旅屯洞坪不過樹

犄角之勢以代唇齒之謀耳卽賊當誅亦

待建越竣事然後徐議夾攻此當時成謀也

而急于貪功敢于違制深入虎穴坐受其敗  
罪可勝誅耶三千之衆無論土漢皆

朝廷赤子駕言漫散多死鋒鏑殃民辱

國莫此爲甚據稱總旗胡祿受欺夷獮其他將  
吏果安在耶獨未聞軍門令耶曰監軍曰贊  
畫果何爲者胡祿一人何得自專抑亦利其  
死而諉之罪耳所據李獻忠劉繼祖尹從壽  
等生死難料卽幸未死難辭重辟而鄭

吳庸劣寡謀制禦失策罪難從輕若吳

卷下

始事倡議臨期失律是又罪之魁也雖

經撫按叅論恐猶未盡厥辜又查得疏內原  
有成都府同知俞協同贊畫馬湖府同知

彭分頭料理指揮呂崇舟領兵木瓜叅論

獨遺不無掛漏相應一體查覈若撫臣徐

專制一方總兵李身爲主帥俱有重

大之任而委用失當節制欠嚴皆有不得辭

其責者但受任以來不避艱險累夷大

難松茂叛裔悉平建越諸夷旋定過不勝功

瑜可掩瑕臣等不宜苛責以隳任事之志而

應祥統兵建越勢難遙制亦自有辭似應量

罰以示懲創再照賊在昔日有不治之理

在今日則不赦之罪在昔日有自新之路在

今日則自作之孽有殺無縱有進無退固事

勢所必然者第恐在事諸臣過自沮喪輒就

縻額或鑒前轍而觀望不前或事虛文而苟

且塞責致使兵氣不壯

國威再損豈惟無以懲兇惡昭法紀而全蜀諸

卷下

夷鮮不相率而效尤者所係非渺小也惟斷

乃成因敗爲功非鎮撫責乎如蒙乞

敕該部議覆分別處治查覈脩行該省撫臣會同

鎮臣痛自懲艾一意征勦精選謀勇將吏調

集夷漢精兵熟慮周詳相機致討務期殄滅

以功補過若鄭吳諸臣果可責效

桑榆姑令戴罪殺賊如其不然豈容再誤仍

咨行巡按御史備查原領土漢兵三千損失

奔回各若干人數從實具報酌量議處其將

官李獻忠等如未被殺據律議罪僉事鄭

等相應作何處治同知俞 等應否失事

數內逐一具

奏候

旨定奪如有別情不妨覆 請庶

國法昭而將吏知儆

天威震而安攘可圖矣緣係川師辱 國損威醜

夷稔惡犯順懇乞

聖明通行處治亟議誅剿以除兇殘以昭法紀事

卷下

三十五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虜款雖堅邊事宜飭懇乞

聖明議處大帥保愛疲卒以壯威勢以固疆場事

竊惟 國家所恃爲千萬年之安者不在戎

狄之不侵而在自治之能固自治固則國勢

尊狄我順也我得以恩懷之狄我叛也我得

以威制之其權在我不在彼也若曰虜已款

塞矣邊境可無患矣偷安肆志將惰兵弛卒

然有故何以應之是不可不爲之慮也頃者

檄會嗣封稽首疆外感恩慕義恭順有加說

者便謂邊疆寧靜可保數十年無事然臣等

迂腐之見則有一喜一懼者焉何懼也懼其

知有燕雀之安而不知有桑土之徹也連日

思惟竊以爲圖自治莫若擇將吏擇將吏莫

卷下

三十六

若先大帥今

聖明在御拊髀頗牧九邊主將誠多忠勇干城之

輩而中亦有快意晏安甘心玩愒坐擁全鎮

空糜厚餉以交結趨競爲上策以練習戰守

爲彌文壓飽于富貴盈滿于功名而邊事之

陵遲則日就於敝而不自知者疆場奚賴焉

請舉一二言之如鎮守薊永總兵張 者據

其壯齡若有敢戰虛名也而實以家丁冒功

在古北口則以失事敗在寧夏則以贖貨去

今者年向衰頹事多首鼠遇警倉皇幾成變亂以該鎮爲

國家肩背屬夷環繞伺隙乘釁可使晏然卧治乎是宜改調以全器使者也鎮守保定總兵陶者跡其生平罕有勲名自見也而悉以黃緣得志調曹家寨未任隨轉馬蘭任馬蘭峪未幾隨陞保鎮今者安處善地一籌莫展冰山旣頽畜負如故以該鎮爲

國家門戶三關四輔控險扼要可使儼然非據

卷下

三十八

乎是宜酌處以抑倖位者也他若建牙父母之邦者雖稱世將而輒縱其宗族親黨暴橫鄉里似非所以保其終也議者謂宜有更調之舉仗鉞瀕海之區者雖無顯過而時走其兼金文綺結納權要似非所以責其廉也議者謂宜有杜塞之端若此者轉移甚微關係甚重在我

皇上主持而議處之耳誠一處之則大將得人而偏裨以下有不洗心滌慮改絃易轍者否也

此提綱挈領之義爲今日所最急也然又有說焉國以擇將爲先將以恤軍爲要蓋將者三軍之命而軍者又將之所恃以爲用也古昔名將與士卒同甘苦至吮其疽何爲者結其心而後可用其命耳今之將吏往往謂虜且議款無所事兵悍者養之日至于驕而有尾大之勢弱者剝之日至于疲而有骨立之苦月糧幾何或剋充撫賞之用草料有限悉扣補椿棚之資修築繁興亦旣勞矣而責以採皮張探果物千里赴班亦云苦矣而加以剋行糧剋鹽糧養廉有地可聽人之佃而收其入也乃計軍而責之耕日以胼手胝足之事苦之何窮人之力以肥已乎柴薪有銀可取之官中而自足也乃驅軍而出邊外日以樵柴燒炭之役督之何盡地之利以困人乎諸如此類習爲通弊牢不可破士卒安得不逃亡行伍安得不空虛也臣等每閱各邊鎮歲報軍伍數目輒掩卷三嘆息焉夫

國家承平日久尺籍宜倍而同視原額多不及半此何以故且東虜三衛地方與東西板升之類千萬爲徒聚而耕牧皆我黔首甘爲虜用彼何樂于去其鄉土哉實將吏爲之毆耳借寇兵資盜糧及今不處靡有孑遺一旦邊疆有事縱多良將誰與披堅執銳從事邊鄙乎故選將愛兵相須爲用實今日自治良策也臣等職掌所關不避忌諱陳其縷縷如蒙  
乞

卷下

三十九

敕該部逐一議覆乘邊事一更之初且秋防緊要之日先將各邊大將斟酌分別應改調者調用應量處者處置務使人與地宜才與誠合隱然可當萬里長城之寄者焉仍通行各督撫鎮官約束將領嚴立法制共遵

德意培養士卒一切繁苛剝削之事痛行蠲革其有踵習舊套肥已病軍者聽諸臣與按臣據實叅奏從重處治該部仍據歲報尺籍視其增耗而殿最之用示激勸之義庶幾教令一

新積弛可振且內夏外夷知

國家納款受降之後亦爲選將厲兵之圖威勢旣壯款貢亦久而疆場之固真有千萬年之安矣臣等不勝願望之至緣係虜款雖堅邊事宜飭懇乞

聖明議處大帥保愛疲卒以壯威勢以固疆場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奉

卷下

四十一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勲鎮違

制玩

旨再肆陳瀆懇乞

聖斷重加罰治以昭法紀以明分義事臣等待罪該科於本月十三日接有鎮守雲南總兵官太子太保黔國公沐昌祚揭帖一本爲再乞天恩俯賜設立中軍官員以固邦本以彌邊患以



消隱憂事臣等不勝駭嘆竊惟治安之道法

祖爲要臣子之義奉命爲公詩曰率由舊章不愆

不忘言

祖制之不可違也書曰惟聖時憲惟臣欽若言

君命之不可玩也我

國家法

祖爲治

聖聖相承守而勿失無敢以辯言亂舊政者而

君令臣共兢兢恐後誰敢越志自干

卷下

四十一

憲典查得萬曆十三年沐昌祚一本爲比例請設

坐營中軍官員以重軍威以安邊徼事隨該

部覆奉有

聖旨是該鎮原未設有中軍官沐昌祚着遵

祖制奉敕行事不必紛更欽此夫該鎮原無坐營

之官而昌祚有此非分之請然

皇上不卽聲其罪而但示以遵

祖制杜紛更

聖德寬洪天覆地載爲昌祚者宜其曉然悟凜然

懼大悔其前日之非而感

恩認罪之不遑矣奈何又有此奏耶

成命方新瀆奏再上若將謂

祖制可違

明旨可抗而坐營中軍不可不設者何其果於自

用而敢于慢

令也臣等請以

祖制言之我

太祖平定天下大封功臣而獨於先臣沐英封之

卷下

四十二

滇南隆以總兵之任授以世繼之權殊恩異

數無所不至豈獨靳此一中軍哉亦豈其制

有所遺哉蓋必有不可予者存焉而沐氏祖

先相繼二百餘年中間地方亦多變故未聞

其以中軍請亦未聞以少中軍之官而誤軍

機損威重者我

祖宗之神謨遠慮可鑑也以二百餘年未有之事

請自今日且至於再上不知有

國家之成憲下不知有祖先之家法昌祚果何

心哉細詳其疏不過曰新附諸夷歸志未堅招募勇兵常懷跋扈欲借中軍一員壯勇一千以資禦備而已夫該省變故以來置將募兵不爲不多轉餉饋粟不爲不苦昌祚不求所以節縮之方安靜之術無故而添將一員增兵千人廩糧賞資所費不貲是先以自擾而何變之能圖且據稱地方有事傳宣號令調集土司暫於六衛之中取用中軍一員事畢還衛業有往例而必欲紛紛建置此何爲者附夷悍兵變態叵測在操縱駕馭之間而不在中軍之設與不設也若其比照各鎮總兵事例尤屬矛盾夫各鎮朝更夕代而該鎮則有世及之尊各鎮摧鋒陷陣而該鎮則惟彈壓之責藉令比例其能以統袴之子尊貴之軀而與千人者獨當一隊冒矢石犯鋒鏑而不顧乎臣知其不能也而何必以中軍自私也此官一設事端漸開卽昌祚小心畏義鎮靜無譁而門名機置之徒卽此爲生事之

卷下

四十一

漸內欺軍衛外擾土司未能有造於地方而實爲禍之階矣且非昌祚福也是請之萬萬不可許無疑也

前旨昭昭煥如日星嚴如霜雪臣何庸贅第其違旨竄奏事屬抗拒無人臣禮此而不加重治恐無以尊

王命勵臣節所關於治體非小小也臣等職掌所

關義當參論參照得鎮守雲南總兵官太子太保黔國公沐昌祚養庸才斗筭小器享

卷下

四十四

四十五

世恩而報稱未能專爲妄自尊大之計握重權而運籌無策惟事虛張聲勢之圖中軍原非

祖制輒爾謬意更張非分何可妄干敢於抗

旨求勝恣肆要求一再陳竄實同方命圯族之流

畢露長傲遂非之態臣子分義安存

國家紀法難逭伏乞

聖明特賜

宸斷重加罰治不少寬貸併發

天語懲創責以安分守義自今而後一應事體軍

情必須會同撫按從長計議會本具

奏無得輒以私情聒擾

天聽自取罪責仍

敕下該部咨行該省撫按官查訪該鎮衙門一種

撥置用奸之徒悉繩以法用戒後來庶紛更

杜而畫一之治自隆分守定而臣子之義大

明矣臣等不任願望之至緣係勲鎮違

制抗

卷下

四十五

旨再肆陳賔懇乞

聖斷重加罰治以昭法紀以明分義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九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為奉

旨看詳事臣等本月十四日待罪本科接有河南

道監察御史傅

一本為邊境寧謐虜情

巨測謹陳御將之畧以備採用事奉

聖旨戚繼光曾經科道官交章論劾這本內如何

又荐他該科看了來說欽此臣等奉

旨看詳御史傅

所奏大都謂邊事可慮用人

宜寬故有將途當廣將體當存將權當重將

過當量之說而又薦及戚繼光張臣郭堅三

臣以備採用內原任總理練兵總兵官戚繼

光先年曾經科道諸臣交章論劾荷蒙

卷下

四十六

宸斷與衆共棄者以故

聖心不能無疑着臣等看了來說此

皇上天地日月至公至明不欲輕用一人亦不輕

棄一人而以公論責之科臣也臣等敢不祇

承

德意虛心詳議看得原任總兵官今回衛戚繼光

者起家世升負有才名昔年提兵閩省殺戮

倭奴委有功勞為時譽所推繼轉薊鎮操練

兵馬修築牆臺亦不可謂之無功第其恃才

任氣挾數用術至託足故相之門恣爲鷹犬之勢驕淫矜誇放僻邪侈濫請糧餉用若沙泥凌鑠縉紳視如奴隸使士類喪氣不敢言而敢怒者殆數年而至于擅離信地奔走權要尤彰彰在人耳目者故一時科道諸臣若張希臯楊四知等交章論劾歷數其事荷蒙聖鑒從諫如流遷之粵東尋令回衛亦數載于茲矣御史傳 奏內欲起之廢棄之中不必責其廉介之節意者曾奉

卷下

四十七

卷八

命巡關習見南兵日驕將有跋扈之勢而繼光久在薊門可資彈壓之力蓋使過之權宜而亦衆惡之必察也臣等反覆看詳再三品隲戚繼光者年力近衰富貴已極久不容于公議似難用於

清朝 憐才之念使貪之說誠非書生尋行數墨之見而

聖明在上勵精圖治垂意疆場選擇將帥精鑑朗識有超出臣工萬萬者臣等亦不敢雷同附

和而謂繼光之果可用也臣等職掌所關仰承

清問不敢不罄其愚伏祈

聖明裁奪臣等不任悚慄之至緣係奉

旨看詳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奉

聖旨傳 薦舉不當姑罰俸二箇月今後除督撫巡按等官復命舉薦外科道官非係奉

旨會薦不許紛紛薦舉徇私市恩該部知道

卷下

四十八

三百五十二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撫臣舉事失宜營軍鼓亂非法懇

敕部議酌量處治以昭

國紀以懲積玩事臣等待罪該科接有撫治鄖

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揭帖

一本爲營軍偶激譟呼旋即撫定查叅誤事

官屬以振法紀事內開萬曆十五年十月初

四日鄖陽衛軍衆因見鄖陽府知府沈 准

有府縣兩學生員胡東昭等呈要將參將衙門改造府縣儒學及以學改居參將申詳副使丁 轉詳巡撫批允比該府不量新參將屈任急行改拆一時軍情忿激譟呼將首議數生住屋併爲毀拆法紀蕩然隨將丁

沈 及管操指揮杜應鳴守備王鳴鶴

及生員胡東昭等參論要得分別處治等情

臣等再三看詳且駭且忿駭者何駭夫輕舉

妄動而上無道揆也忿者何忿夫越志亂紀

卷下

四九

而下無法守也撫臣罪各官罪諸生而不自

聲其罪與軍人之罪此臣之惑滋甚而不能

無議也請備言之

國家於文武並重也修建學宮誠有司事而堪

輿之說果足盡信者耶參將衙門相仍日久

一旦奪而有之果愜輿情者耶白面書生罕

識事體輕舉寡謀乃其故態顧聽信者誰與

申詳者誰與而批允者又誰與一興一廢事

干重大即使宜舉請

命於朝可也以此易彼必在彼無失其所人情歡

然而後動可也不爲堂堂正大之舉而爲煦

煦掩襲之謀乖人情激衆怒鼓譟四起生舍

丘墟此其咎獨在各官哉撫臣身居鎮城事

由專制輕信啓釁謀始失策不得辭其責矣

如之何可無議也而至於軍人之罪又不容

不議者何也夫

國家所以統馭宇內軌衆齊物使其萃而不渙

順而無逆者恃此三尺法而已承平日久法

卷下

五十一

紀漸弛驕兵悍卒小不如意奮臂而呼操戈

而起習以成風視若兒戲自浙兵變亂以來

則然矣今歲薊鎮粵西兩見 奏報荷蒙

聖斷據法處分猶然無忌乃有白晝大都之中敢

行稱亂毀垣墉壞居室如今日者尚謂

國有法哉該鎮營兵多本衛尺籍之衆有井里

室家之安非遐方應募非邊戍窮愁歲饗餉

哺世受養無能戕石超臣報

國厚恩而一旦爲衙門細故鼓衆煽亂滅法噴

紀上不知

朝廷下不畏官府此其罪可與薊粵同科者哉

且今幸事由各官耳脫請而後改 命自

上裁亦將負固不服自速斧鉞乎否也又幸而地

方無事耳脫有變故遣將調兵或強之以所

不樂拂之以所不堪亦將倒戈相向敢於違

命而不顧乎否也此而不問臣恐其流之弊

必至弁髦

國法疾視長上大壞極敝而不可收拾者矣夫

卷下

五十二

治河者必峻其防今狂瀾既倒防幾潰矣御

馬者必嚴其勒馬脫其銜四牡橫奔非操勒

何以治之法者河之防馬之勒也何可一日

廢也臣等職掌所關不敢爲撫臣掩護亦不

敢爲軍人姑息如蒙乞

敕該部逐一議擬分別上

請除所論道府守備指揮等官及生員等相應處

治外撫臣李 舉事欠慎啓釁有由合行量

罰俾知策勵至於營軍一千人衆仍責本官

細加體訪酌量情罪安靜無譁偶因脅從者

情可原也姑從寬貸咸與維新中有首事倡

亂之徒處以軍法無容漏網用儆將來叅將

米萬春果係未經到任原不知情亦須責其

統率兵衆相安無事以報

國恩及疏外尚有未盡別情通應覆 奏候

旨定奪庶 主威振國紀昭所以懲積玩保治安

者端在是矣臣等不勝願望之至緣係撫臣

舉事失宜營軍鼓亂非法懇

卷下

五十二

敕該部酌量處治以昭

國紀以懲積玩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十月三十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顧九思等謹

題爲貴戚 恩寵過濫輿情未協懇乞

聖明酌禮制杜盈溢以光昭 令德事竊惟

國家之厚貴戚也以恩而其用恩也有制惟以

恩故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惟有制故貴不至於驕富不至於侈使得以常有其恩而人莫議其後此其爲保全戚畹之道也臣等待罪該科于本月初六日見兵部捧接

聖旨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承憲陞都督同知左所帶俸百戶許成宛平縣民常江俱陞正千戶兵部知道欽此臣等一時先自驚疑既而聞道路籍籍人言訾訾雖販夫走卒輒相嘆曰鄭

卷下

五十四

皇親恩寵過矣富貴極矣尚可復加乎臣等事關職掌旁察輿情脫避忌諱不爲我

皇上一言之是不忠也我

祖宗成憲加恩外戚雖隆于

皇太后

皇后之家而中間品節亦自有制若

皇貴妃則有間矣

皇貴妃所生 皇子又有間矣無暇遠引試舉

近代言之當

世宗朝我

皇祖之篤生于

孝恪皇太后也

皇親杜繼宗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迨

穆宗朝我

皇上之篤生于

慈聖皇太后也

皇親李偉官至都督同知

皇祖與我

卷下

五十四

皇上皆以元子之尊繼世而有天下者也以天下之故而隆于所生故又推生我之恩而隆其所自禮制人情允愜無議今

皇貴妃雖尊所生者

皇子也以生 皇子而其父得爲都督同知則

生有元子者其父之官何以別乎將亦與以

都督同知乎則上下無章親親無別非所以

示天下本也將進而上之乎則

先朝之加恩二姓者其官如是不可得而過也不

特此也我

皇上春秋鼎盛椒寢正繁設繼此而有誕生

皇子者將盡官其父以都督同知乎抑

皇貴妃而又誕生 皇子也又何以與承憲乎

夫情有獨隆恩有獨至而所以制之者禮禮

者別嫌明微辨上下定民志非可以意而輕

重者也以意輕重則紊名實亂等威其患有

不可勝言者承憲一白丁耳一旦官居極品

爵至崇階非有詩書禮義之訓以養其心非

有端人正士之交以閑其習彼卽肆然以爲

尊寵無二而無藉生事之徒叢聚而羽翼之

狎恩恃愛席寵怙勢何所不至此豈

國家福亦豈承憲福哉一二年來 輦轂之下

街巷之間望風而避蹙額而憂至勲臣之貴

任其凌虐含冤飲恨莫敢誰何此其漸不可

長

皇上不稍爲裁抑又從而附益之亦何怪乎道路

之誼騰而輿情之未協也大都人心至公不

可欺而

王者奉天無私一官一爵必合人心而後可記云

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夫爵賞人主之操柄惟

意所適奚爲不可而必曰與衆共者何哉蓋

爵之而當是公好也是天下之所共予也故

爵一人而千萬人喜一或不當入則心非出

則巷議雖刀鋸鼎鑊不能奪矣今日承憲之

官果與衆共之者乎去年承憲妄求恤典

皇上特恩給以墳價五千兩人情扼腕迄今不平

然不過爲

皇上惜財也一品之官視銀兩之賜又何如書曰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傳曰惟名與器

不可假人臣恐天下謂

皇上以官私承憲而名器日濫也

皇上明聖一舉一動爲天下觀瞻後人法守必以

義制命必以理御情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而後家法正皇極準不然而

萬世之下 聖子神孫恐有尤而效之者開



濫觴之端啓凌逼之漸釀無窮之患

皇上何樂于此乎况過取必造物所忌而非分則衆所不與滿而招損盈而必溢

皇上寵異承憲宜持其盈戒其滿不宜重其多取之咎而貽以非分之懼也臣等犬馬耿耿之衷昧死抗疏不特爲 國家計而亦爲鄭氏

計伏願

聖明深思遠慮知加恩一人若不足惜而關於

國家之典制則甚大都督一官若不足靳而係

卷下

五十七

于後嗣之儀刑則甚重勿以

成命爲難變勿以任情爲無傷審然改圖免賜加

級如或以 皇子大慶情不容已則優之金

帛可矣官爵不必加也無已則加之一級足

矣同知不必授也仍望再

賜天語曉諭承憲一家 朝廷爵祿非可躡致

祖宗法紀非可妄干閭門養福識幾守分以安知

止知足之義而副 國家愛惜保全之恩庶

皇上一舉動之間公平正大不以私恩掩大義不

以曲愛傷

國體倫禮正典制明上悅天心下孚民志

令德光昭歡聲載道卽萬世稱

聖主矣臣等不任悚慄之至緣係貴戚恩寵過濫

輿情未協懇乞

聖明酌禮制杜盈溢以光昭 令德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五年十月

日奉

卷下

五十八

聖旨奉下

太僕寺少卿臣顧九思謹

奏爲水土不調病勢轉劇比例陳情乞

恩改南以便調理以全器使事臣直隸蘇州府長

洲縣人由隆慶五年進士除授江西南昌府

豐城縣知縣行取授戶科給事中歷禮兵都

給事中陞今職一介草茅濫叨卿貳趨踰

禁近之地瞻依

日月之光寵榮逾分竊過非凡况重北而薄南者

人之情也臣雖至愚何敢舍人所重取人所薄一旦欲離

君父而遠

黼辰哉奈病在膏肓情實苦楚不得不哀鳴

恩者切惟天地之風氣南北異宜人身之稟氣強弱異質北方風氣剛勁惟強壯者無恐而臣南人也臣之稟氣又至弱也少而失怙長而多病繼叨科第矢志捐軀疲命于衝途之繁劇憂思于兵事之徬徨齒過五旬體隨衰弱

卷下

五

侵淫風氣遂成火症火燥則腎水日消水消則精神日耗數月以來一變而為痰喘再變而為怔忡飲食罕進朝夕呻吟累迎太醫院醫士陳王診脉用藥罔效且云水土不服痊可難期臣之職業在出納本寺銀兩關係頗重每一疾發則註籍者連旬每一註籍則聽候者環聚既廢職業痼難離脫有疎虞咎將誰諉是臣之一身不足惜而失職債事之罪則不可不深長慮也因思南都為

國家根本之地風氣稍和臣籍相去不過數百

里而近冰土相通調理亦便倘臣不卽就斃

自可隨地效忠查得先年太常寺少卿陳

亦以水土不調請乞改南衙蒙

許允臣之事體實與相同伏乞

皇上念臣苦情亮臣無他

敕下吏部查照前例准臣改南是臣之一身自

頂至踵皆

皇上再生而感

卷下

本

恩圖報之思在南猶在北耳臣不任哀懇籲望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十六年八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南京太常寺少卿今陞通政使司右通政臣

顧九思謹

奏為家報傷心病危計窮懇乞

聖明俯察回籍調理以全一家性命事臣於萬曆

十六年以太僕寺少卿爲小土不調病勢轉

劇乞

恩改南衙蒙

俞允至萬曆十八年補南京太常寺少卿臣自原

籍抵任南都和暖寺職清閒調理二年病體

平復方幸再生今於本年二月接邸報該吏

部一本爲缺官事奉

聖旨顧九思行取通政使司右通政臣本庸劣遭

逢

卷下

本

明聖昔也憐其有病而改之南今也察其可用而

轉之北

洪恩大造卽父母之于愛子不是過矣臣感激

踴躍擬卽星馳就道安心供職以圖補報豈

福過災生神降之殃數日之中家報疊至臣

子兆禎病死子婦孫氏又死不勝驚嘆然生

死屬大數子婦係私情孰與

君命之爲重爵祿之爲榮而輒欲便其私圖但臣

今日所處則尤有甚焉者臣妻 敕封孺人

黃氏久死臣念糟糠不忍再娶貽有二子長

生員兆禎次舉人有頑臣又有繼母 敕封

太孺人馬氏年七十有五衰老多病難迎任

所託臣二子代養今長子已死次子應試燕

京止存孤孫年僅十齡一老一幼徬徨無倚

晝夜啼哭其望臣之歸以日爲歲臣聞斯言

五內如裂嘔血數升舊病頓發形神盡脫誠

不知稅駕之所縱使臣幸不死而焚煢老母

携之赴任不能棄之在家不能進退維谷方

卷下

本

寸俱亂卽智者不能爲臣謀是

皇上雖不忍棄臣而臣之不能效忠於

皇上則天固已靳之矣李密陳情時主感動溫嶠

絕裾史冊貽譏

皇上仁聖好生必不忍臣之一家老幼顛沛流離

而不能全性命於

明盛之世也情實迫切昧死乞 伏惟

皇上念臣萬不得已之情

敕下吏部議覆容臣回籍調理保全一家共戴

掖垣題稿三卷

刑部員外郎  
顧葵家藏本

明顧九思撰九思字與睿長洲人隆慶辛未進士  
官至通政司右通政是編皆其爲給事中時所上  
奏疏在戶科者一在禮科者十三在兵科者二十  
其間如持宗藩之冒封効邊將之驕詐皆具有風  
節江南通志亦謂其條奏多關切軍國大計時咸  
推其讜直云

周中丞疏稿十六卷

〔明〕周孔教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中丞疏

稿十六卷》提要

周中丞疏稿序

懷魯周公以循吏高等入為侍

御既而開府吳中侍御雄職也

而開府要職也公之為侍御

國家大事繫

社稷安危者無不以身爭引其

斧行郡國糾發貪殘吏無所假

貸直聲震天下號名御史其為

開府則以職在撫民而自紹興

紛出籠天下財貨江南日以凋

瘵公屢請停無名之稅緩惟正

之供以稍恤民力殖物產以申

澤水則請蠲田租請發

內帑以賑又條奏計策必吏不能  
為姦弊小民沾實惠而亂民不  
敢逞

上皆許公便宜從事公竭才盡力  
拯民之飢溺而三吳之民乃始

陸脫庖箠之吻水免絕粒之苦  
攝然皆樂其生於是天下知名  
開府公好賢服善得諸天稟其  
宦遊所取道有名士必駐車訪  
之居長安正人君子無問位出  
已上下皆折節析心敬愛之稱

達其德願其緩急為開府時吳  
多林下賢者公至即徧臨存之  
訪問閭疾苦政事興除所宜行  
不越宿故署其堂曰待旦云夫  
飲露餐霜何則其弗馥也荷衣  
蕙纈何則其弗芳也公所至有

名實非偶而已公為開府四年  
而有絕河之

命吳之長老子弟雷歎而泣群往  
叩

關留之而媒孽蠲起至云願留者  
皆公使之已而林下諸賢趣直

指

奏留言者又曰公使之無論賢者  
不可使吳俗故剽輕其所不便  
即直指保留之且噪而為變賢  
治病入效其家不忍舍而曰豎  
賄之異矣於是公竟以言去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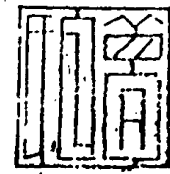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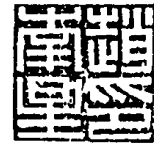
余序其跡余甚有感於公之營  
職首公而不免於言也他人為  
侍御默容雄職而難行之  
不有積日月至開府者乎為開  
府坐享尊富忘民有

書委諸所司要職而沓行之不

有積日月至三事者乎今天下  
必無此如有之則不必言周公  
矣故曰溫堂不洒塵卑屋不散  
風獨為吾輩今天下善類欲盡  
民生極苦有能真實救民者余  
之所欲勸負稽首者也愛惜而

保持之不亦可乎詩曰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余因序周公之跡  
以請於在位之仁人長者  
萬曆庚戌閏三月望日

高邑趙南星頓首拜撰



大中丞懷魯周公疏稿序

中丞懷魯周公刻其前後疏稿  
成貽書景逸高伯子屬予序  
之予受而卒業焉作而嘆曰美  
哉是足以觀公矣事關

國本則有深乎其言之者如請建

儲之疏是也事關

國體則有侃乎其言之者如請東

封之疏是也事關

國脉則有昌乎其言之者如崇道  
德重節義優錄賢能之疏是  
也事關



國憲則有炯乎其言之者如舉  
各屬賢否之疏是也事關

國計則有懇乎其言之者如請停  
織造止加派之疏是也至於丁未  
救荒一事尤不昧苦心為之躊躇  
四顧為之拮据萬方為之寢食俱

廢為之披肝瀝膽腎腸痛迫  
切一字一淚真有令人見之而不忍  
讀讀之而不忍竟者則請編請  
賑諸疏是也非夫正直忠厚公而  
為一其孰能幾焉是足以觀公  
矣然則遂足以盡公乎哉曰未也

公雖慷慨任事乎而老成持重  
相機而發有發必中度所不可  
務在從容委婉潛移默挽拯之  
冥冥之中不好明諍顯諫以為  
名高而不必功自己出詳具待旦  
堂漫談其為政惟是虛衷下物  
教之求善常若不及朝有告焉朝  
而行之不俟晝矣晝有告焉晝而  
行之不俟夕矣凡此皆公一片真精  
神所注有不在僅指陳是非條畫  
利害間而已也者故疏稿一編有  
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予得而言

之夫人得而知之者也乃茲兩者  
則有目不必盡見有耳不必盡聞  
即見且聞亦多習而不察予得而  
言之夫人不得而盡知之者也豈  
惟不盡知甚且往往從而求多矣  
此予之所以有概於中特為表而  
出之也公聞之謝曰有是哉語至  
此即予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也  
則又曰語至此向來委有格於時  
勢之難齊不能一而慊諸已者  
奚其何以辭於人則又曰語至此  
於今尚有限於耳目之易局不

能一而慊諸人者矣其又何以  
酬子之言也予復作而嘆曰美哉  
若是乎公之心之無窮也以此觀  
公始足以盡公也已今三吳諸父老  
方日夜竭蹶北走相與叫  
閭闔而乞借公

直指鄧公且為特疏以請  
聖天子眷顧東南行有  
惠命所以究公之無窮者當於是乎  
在予尚得而論次之請執管以  
俟

萬曆己酉九月朔日治下年弟顧

憲成頓首拜撰

治民陳對裸敬書



大中丞懷魯周公奏議後跋  
中丞懷魯周公奏議顧子高  
伯子序之已詳辨子言公虛衷  
下物孜孜求善常若不及一片  
真精神所注有不在僅僅指陳  
是非條畫利害間疏稿外夫人  
不得而盡知伯子言公善政得  
民善教得士民如孩孺之應慈  
母士如禍福之情明神奏疏不  
足以盡公余謂不知不愠不見  
是而无悶乃所謂君子人不知  
公疏不盡公此公之所以為公

也昔年餘姚心穀陳公巡撫江西殫精民瘼調護善脈一如公今之在江南適歲凶民困陳公不憚擢肺肝焦毛髮予以極之溝壑而登之衽席亦如我公之在江南未幾竟以過轡誣之而逐之去今江南淫潦滔天視昔年江西為甚而公之拮据勞瘁視昔年陳公更苦乃昔奪陳公于江西今奪我公于江南此其故在陳公人已洞然而在公亦政不難知繼山沈公東山僵卧

若干年久矣今且與公並闌入一網中公今日之去江南不猶陳公之去江西也耶陳公再起為吏部亦復不合以去終不共其為陳公公今去國無異陳公他日起而出必得其所以為陳公是乃為公起而不出必得其所以為整養羅公是乃為公故奏議不足盡公公之所公自有在人不知公乃益見公于公云云于繼山沈公亦云、萬曆庚戌夏季

晉陵洛紙錢一本具單



大中丞周懷魯先生疏草序

臨川周公以御史在臺及按河南  
其後以中丞節撫江南皆有疏  
草當公遷洛河使者過景梓之  
以序命時可讀而歎曰公之聲  
實相符於斯驗哉人臣自獻於

疏草序

二

君者非心乎不王則才親與盡  
才不盡則事執與督事不督則  
辭訖與暢故章多北軍疏滿  
公車而懇切周悉矣

人而讀之如鑑其腸如觀其面是  
犯赤誠通智上矣子能乎哉公

初相御史適趙考功以執法忤當  
路為李給諫所糾吳比部特疏  
彈李臺省閤然曰官論人豈  
論于人將合跡排焉公曰官耳  
目

天子不以天子耳目其何以易力為

諍止東封事敗庭議以桑維  
鮮不援公曰撤藩國而鄰校素  
一旦遊魂巨測帛繯一衣帶水  
而天輕視耶難難百端眾議遂  
格  
上聞公言為高色識其名姓于屏其

後卒用公言却倭而朝鮮安堵  
如故督學北畿時約史奉常許  
京兆清

行東宮三禮執政議欲先大婚而  
後冊立公言位號未定而嫡

庶齊婚非所以別尊卑杜窺伺

與安東主吏部力阻之

儲體始正三殿灾諸公相率

捐俸佐大工有所知謂公且儆之

公曰人臣精白事

主為用貨薄待君而辱辱國辱

佞導諛冒可以風是時公名震天

下

上遂回廷推特授公中丞節按江南  
公至江南上請停織造止加派輕  
權銳緩雜絲已而飭鮮鼎治朦  
腫實營伍東南千里外無駕鯨  
肉無吠鹿稱爲大治會有天災

誅革序

五

四

流行十郡咸戒巨浸遠邇  
力陳百姓痛苦狀

天子爲惻然下詔和令發少府金鈔  
爲賑而公又條畫便宜五平糶  
通商寬贖緩傳拘攝嚴保甲  
謹儲畜諸事疏略不悉、之於

牘大要在恤窮民不使陷危饑  
亂民不使滋蔓威託於恩父副  
其實公之爲吳元、計者五矣  
嗟乎孔子稱事君曰勿欺、者盡  
心之謂鴈鵠之詩不稱如結也必  
一之五也心不一則馳、則邪、則  
自車皇外爲回護身不能如其  
口、不能如其心安能心御方軌  
鞠躬滌腸自矢靡他哉公秉一心  
持一節精契神感其通于  
上如陽燧之取日其通於下如  
設灰之爲地泊乎無疆而攻焉

誅革序

五

五

瑕璫手無質而正萬質以此自信  
即以信民此信民即以信

主肝披膽見天地為昭寧萬里隔  
而九閭阻乎故曰疏者通也惟勿欺  
何以通故公跡一上使

人主揭旒去璜璜之昭後斯勿欺之

疏草序

六

效矣當世此無敢言之士與此  
之士天下或指其瑞為鳳麟信其  
貞為金石而窺表探裏察顛究  
末必公之真為鳳麟金石者豈多  
哉委東王先生之狀公曰為善不  
猷而余謂公能勤事不喜事能

正言不偏激說言能持名節不  
矜節散名淵塞博大庶幾知  
公

治下吳市人馮時可頓首  
治下吳郡國子生韓道亨頓首書

疏草序

七



旌德李光遠頓



、文中丞周公疏草後序

中丞公歷任疏草共一十四卷

大要請建

儲以定

國本糾封夷以遏亂略肅憲紀

以飭官常宣

疏草後序

德意以恤民瘼速指辰告卓識謹

論具見疏中馮憲長王山人贊

述詳矣華復何言竊謂自古

名臣論思獻納之章更僕未易

數然惟陸敬輿最著第以其

通達國體深切事情而已耶

肅、忠愛款、悃誠千載如見

故立術也閩中丞公諸疏或明

諍顯諫而不傷于激或婉詞微

諷而不嫌于隱無一篇非忠愛

之發無一字非悃誠之孚方今

君門隔于萬里而公獨能微

疏草後序

楓宸之聽天雷變于九域而公獨壯

微

浩蕩之恩微精神感格何以得此

即謂公為今之陸敬輿其誰曰

不可然則公之疏當與忠宣奏

議並垂不朽無疑矣抑又聞

之人可重而文彩不足文可  
珍而人品不足均之乎無以志  
君子之盛美揚大人之庥烈  
不佞於人文兩無當焉祇以辱  
公知遇敬附一言于末簡縈卷  
石于泰山之麓注勺水于滄海之

疏草後序

濱其亦不自量也夫時

萬曆己酉季夏望日

治年弟伍秉彝撰



周中丞兩臺奏議序

大中丞懷魯周先生以臨  
海令治行第一

天子徵拜侍御史嘗一按中州  
再督畿甸學政遂建中丞  
節撫江南先生所至以善

草序

政得民以善教得士一切  
章奏率闡幽顯微振拔才  
品擢垢剔蠹痛陳民瘼故  
民得衣食之原如孩孺之  
戀慈母士洽秉彝之好如  
禍福之恃明神前凌凡得

疏十有四卷既成帙以示  
攀龍曰為一語弁之攀龍  
受而竟讀作而嘆曰美哉  
東事之疏  
國之大幾也  
皇儲之疏

疏草序

六

國之大本也中州諸疏則直  
指使者之楷模具為江南  
諸疏則中丞使者之楷模  
具為是皆先生之可見者  
也而非先生之不可見者  
也今夫良醫之治疾也寒

者溫之熱者涼之虛者補  
之實者洩之其為溫涼補  
洩之法片以治病也可見  
者也至其輕重疾徐兢兢  
然惟恐伐其元本必謹護  
其微陽者良工獨運之苦

疏草序

三

心不可見者也夫天下之  
大治亂之機在民之心而  
已民之心好生而惡死好  
善而惡惡而已此國脉也  
脉生則生脉死則死間不  
容髮吾見先生所至獨惟

是二者兢兢爲所謂護其  
微陽而培其元本良工獨  
運之苦心而不可見者也  
今讀其崇重道德節義疏  
破格優錄賢能疏未有不  
令義士壯夫慷慨感發而  
思奮者也讀其請蠲請賑  
停織停稅諸疏未有不令  
窮簷蔭屋咨嗟嘆息而欲  
泣者也何者民之心也民  
之心不培剋其財則生不  
倒置其善惡則喜如是而

已矣夫疏何足以盡先生  
凡先生之政於闢民之勸  
懲者未嘗不朝報而夕行  
闢民之衣食者未嘗不朝  
報而夕行故一舉事而方  
千里誦爲所以綰結人心  
者豈其微哉使天下直指  
中丞而盡然  
國脉其有培乎在易大有曰  
遏惡揚善以保大也盛而  
曰振民育德以去蠱也今  
天下大有之餘而盛之寢

與非是不足以持民心之  
樞而維其運矣故知先生  
之不可見者始有味乎其  
言也謹以誌之觀先生奏  
議者

萬曆己酉仲秋治平梁溪高攀

疏草序

六

龍頰首譔

治平吳邑諸生張士驥謹書



大中丞周公疏草序

周公在臺中有西臺疏草按河南  
有中州疏草撫江南則有江南疏  
草刻成而授梓登布梓登謝不獲  
乃受命而序之曰草疏非人臣之得  
已也天也衣職闕君心非國有隱憂  
民有疾苦然後疏之而聽則臣之幸  
也宗社之福也蒼生之膏澤也不  
聽即至再至三觸忌諱犯天顏碎  
首糜軀而不避嗚呼疏豈易言哉  
故有直諫有諛諫之不同之歸於持  
順臣救繩信跡違悟人主福亦昆

疏草序

八百六

贊化理而已非徒過激以逞臆膽危  
言以博名高為也公在臺中有請建  
儲論東寧申公議遏亂萌定妖書  
固根本諸疏在中州有崇道德重  
節義用賢能飭吏治諸疏接江  
南則有推

疏草序

百谷

二

聖慈廣德意停纖造緩加派德民  
便昭帝愛諸疏其最懇惻者尤  
憐於蘇莖請賑請蠲前後反覆  
踰千萬言謂江南巨浸稽天千里  
相望雞犬委於洪派魚龍游於平  
陸民間漂廬沉甕墮子棄妻弱

者填溝壑強者為綠林羣情惶  
危機叵測乞早下賜租之令發內  
帑金錢拯其剝肉之災解其燃眉  
之急恐德新不逮雖焦頭爛額緩  
無及矣

天子覽疏惻然報可尋時大農告

疏草序

百谷

三

匱多方阻之不能奪微公回天之力  
菜色之民靡有孑遺矣猶懼民  
隱未悉條畫救荒事宜上之若未  
糴若通商多期實際若覈實  
若若寬贖緩邱寒士懲奢靡禁  
暴掠停拘攝慎獄情嚴保甲之法

以察奸宄暴投石超距之士以備不虞  
所為羣黎計者周諮精詳焦勞勤  
苦奚翅慈母之於赤子辛甘燥濕而  
調劑焉疾痛痾養而按摩焉創痍  
陳隱呻吟號呼而起搔煦嚶雅釋  
乳哺焉公視細民既猶一體上之感通

疏草序

一百六

四

不隔形骸雷我民之愛戴公亦無異  
子弟之於父兄也凡公所為踴辭時  
而雍之時而譟之時而受僕時而主  
臣或引裾解衣或談言微中或捋頭  
然或拊掌若或長歌嬉笑或痛  
哭流涕復盛也而喻日中月盈防

微也而托堅冰履霜無事也而陳桑  
土衣衾之言多事也而切薪膽鵠  
毒之戒大都定國是振主略慰民  
困肅官常言強煩而受者不怨詞  
雖直而聞者無忤期於是諸施行  
不托空言而已豈其逞愛憎肆毀譽

疏草序

一百六

五

撫拾條刺變亂是非詭立大節妄  
竊名高者比耶先是倭夷叛盟  
東封事敗廷議欲棄朝鮮不守  
公力排其非是朝鮮為我東藩世  
奉正朔聲名文物有箕子遺風一旦  
委之醜夷使玄菟樂浪之境淪沒

曜彊萬一日本游寬竊我畿輔時為  
中國屏捍者鴨綠衣帶之深可恃  
為天塹乎眾不能奪公言倭而不越  
釜山而去是時公與百僚會議松  
棚下攬筆草奏勢若風雨千言立  
就中常侍樞郎射聲校尉之屬旁  
睨咋指噴之稱真御史真御史聲  
徹宮掖公竟以此受

上知至大用矣 皇太子大婚公言當  
先冊立正儲位然後成禮如位號未  
定而潛邸乘龍是與諸王等耳曷  
以安國本社竊伺乎議者如公言也

由是名震臺中古稱社稷臣非公其  
誰哉夫君臣契合千古所難不難致身  
而難致君不難建言而難受言也公言之  
陛下聽之猶轉圜合券無所拒格都  
俞吁咻之風庶幾復見與釋登堅儒  
老謬枯木朽株不能若魯宗子淵頌

聖主得賢臣序公既但與吳之髦倪  
洋、揀荒一事何異蛙居井底乎

治民王穉登敬撰并書





西臺疏稿目錄

卷之一

東封誤 國亟 賜議處疏

亟 賜議處欺誤之臣以弭禍亂疏

邪謀誤 國乞 賜昭察以保長治疏

請建 國儲疏

妖書惑眾懇乞 蚤遏亂萌固根本疏

開仕路疏

條科場切要五事疏

西臺疏稿

目錄

卷之二

申公議遏亂萌疏 查參元寇保邊諸臣疏

薦舉方面官負疏

舉劾有司官負疏

薦舉教職官負疏

附太僕寺疏稿一

明職掌以重軍國大計疏

西臺疏稿卷之一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祁承燾全校

東封誤 國亟 賜議處疏

為東封爭壞庸臣誤

國伏望

皇上亟定

廟謨并賜議處以安

社稷事臣驚怯不能觸邪

西臺疏稿

卷一

陛下不量臣能否

特恩起補西臺嘗思得一當以報

主上即碎首剖心死無所恨臣竊念布衣之士尚

有刎頸之交今以

聖明在上曾無憂公念

國如饑渴者率苟合偷安阿黨相為為容悅而

己人臣不忠之罪莫大於是臣誠恥之即如

東封之後敗壞至此無一人不知之亦無一

人不恨之無一人不恨之卒無一人明目張

膽奮不顧身出焉

陛下蓋此者是尚為謀國有人乎臣聞古之良將  
觀鳥而知霧帥之已遁聚米而料魏置之可  
圖決機兩壘之間在覓事萬里之外今正使  
已竊逃矣隨行已被殺矣沈惟敬已被縛矣  
倭變情形明如指掌此固不待借箸而籌使  
當屈指能算乃右星執迷不悟奉勅方寸片  
紙為著龜望倭奴之不變使持封事之為  
一意恐亦甚矣況臣細觀楊方寸之巧詞猶

兩臺疏稿

八卷一

二

然騎牆亦無一定之論是豈擬按之章奏全  
不足憑必待倭寇臨城而後為之變哉試觀  
今日事勢倭變乎倭不變乎封可言乎封不  
可言乎計不旋踵義難再辱况倭奴千變萬  
態日引月延宮室久已落成禮儀豈難習熟  
煌煌金印賈用不售了了干旌節散旋落關  
白之機關盡露沈惟敬欲彌縫不能奈何尚  
夢想封事苟且目前乎噫愚亦甚矣

陛下不聞近日長安中詩乎詩曰貼肉暗藏蘇武

節抱頭忙者祖生報又曰還國好縫皮眼單  
羞得面孔向人前蓋為李宗城而作也李宗  
城宵遁辱

命為外國謝笑昨

陛下赫然震怒扭解究問

天威一震中外增氣芽出使重任也昔班超西指  
漢以重輕奈何當時兒戲視之而以一豎子  
辱

命取輕外國如是是尚為中國有人乎方小西飛

兩臺疏稿

八卷一

三

之來也儼然上賓一國鄭重公則宴賓私則  
贈遺使狼子野心睥睨窺伺高步濶視旁若  
無人竟不

陞謝又為陳三日之市飽其欲而去乃我堂堂  
天使耶

命而往屈辱縲繫淹歲月楚囚南冠蕭然無聊  
生者鼠竄狼奔死者膏鈐橫州么麼小醜能  
於無狀如此臣每念及不覺怒髮上指冠帽  
不滅此醜而朝食者春秋小國之君尚能投

扶而起為死者一洗陳湯忿郅支殺漢使者  
義勇奮發卒斬郅支首雪邊吏之宿恥威鎮  
百蠻今以

天朝全盛之力何其畏倭如市強之以必不受之  
封而貽

國家必難報之恥乎臣竊料今日倭情不封固  
然即封亦變故皇皇議封者拙也急急議戰  
者危也惟有議守為今日第一緊要策何  
也臣聞議封之始業已許之市矣夫封室名

西臺疏稿

卷一

四

也市厚實也倭奴之所欲不在空名明甚吾  
斬其所欲而與之所欲是啖嬰兒以石棄  
啼必不止也拙也氣奮倭奴者謂宜急徵兵  
調餉疾帆東指與倭奴爭一旦之命又非計  
也兵凶戰危事難預必脫少不如意烽火猶  
聚假息旬時屯兵日費何啻萬金千里飛輓  
所濟幾何平壤之役遼民之死於轉輸者十  
家而九至今哭聲未絕即有粟如山必不能  
神輸鬼運到饑士之口一夫脫有菜色三軍

無復聞志事出萬一悔何可追臣竊謂危  
也故今日惟有守朝鮮為上策朝鮮番之藩  
籬也朝鮮失則遼陽危遼陽危則

神京震或謂朝鮮當棄者謬也臣竊謂封可無成  
朝鮮必不可棄况朝鮮雖破尚餘精兵五  
萬及今就近亟選精戰康勇號將精簡銳士  
屯紮朝鮮合朝鮮之卒因朝鮮之糧胡越同  
舟頭手相救同心共濟并力死守此謂藩籬  
之守庶幾門庭之安是役也急在呼吸選將

西臺疏稿

卷一

五

簡兵當以半月為期過此則晚矣是以朝鮮  
與倭也敗著也惟是朝鮮弱不能扶我兵急  
不能救鞭長不及馬腹風末不來鴻毛便當  
譬猶石田棄若雞肋扼喉鴨綠之江負隅席  
踞深溝高壘添兵增戍固守不動使倭奴不  
敢窺左足而先登此之謂門庭之守庶幾堂  
隕之安中策也必不得已之計也最可憂者  
倘或長驅易扇巨浪難防門無結州之堅成  
彼破竹之勢席狼入室兩傷必多况兵連禍

結後續民愁奸雄乘之登高呼延四合聖  
根本動無關係不細故守邊陽為下策謂之  
無策可也故今勢在嫩眉應如覆手數變  
足猶恐不及若右星終疑不悟則復不反何  
鼻息於馬上之口祿筆舌於鼠首之間因循  
誤

國壁將何及雖然臣竊有說焉惟泥之却秦卿  
由廢府處亦已定河北之東唐令在廟算  
置得宜故對事數壞星圖雖不容赦而罪之

古臺疏稿

卷一

七

首者輔臣趙志昂也昔宋臣呂蒙正以四方  
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業之畫鄭瓊之叛張  
浚見上引咎曰是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憂臣  
聞東事之始志昂不惟

宗社大計曲昵私交引用同鄉宋應昌幾敗廼公  
事先是臺臣郭實上孤力爭不可語侵志昂  
乃志昂初齒恨之至今駭逐而去側聞彼時  
刑部侍郎桑維翰自南都移書責之詞嚴義  
正志昂時雖不悅人人共聞今郭實之言驗

耶不驗耶志昂又將誰諉耶夫宋應昌通國  
皆曰不可用志昂獨曰可用宋倭通國皆曰  
不可封志昂獨曰可封力排公議從史右星  
為此禍階實為戎首是志昂誤

國之罪不在右星下况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鍾  
鳴漏盡夜行宜息若志昂者揣身量分久當  
知足乃外託關廟之總內深子孫之憂盡力  
衰朽覲顏執列辭尊寡恥其如禮何禮七十  
致仕古今通規近代以來貪競不息臣職司

西臺疏稿

卷一

七

糾正釋此不開安問孤狸激貪風競宜從隄  
始臣聞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明君不能愛  
無用之臣若志昂右星者所謂無用之臣也  
陛下又何愛此等無用之臣以誤

國事譬之庸醫誤服其藥幸而不死豈可再誤  
即

皇上不忍加罪合無勒令二臣致仕別選道德弘  
備遠情諳練者以代之臣與二臣非有嫌隙  
惟是時事多艱特相得人為急故不避嫌疑

冒昧上陳伏祈

皇上留神省察

社稷幸甚臣不勝激切懇禱待

命之至

西臺疏稿

卷一

八

臣 賜議處欺誤之臣以弭禍亂疏

為倭情十分緊急懇乞

聖明大奮乾剛臣

賜議處欺誤之臣以弭禍亂事臣於二月初五日

接得南甸總兵馬棟塘報內稱倭酋清正於

正月十四日統駕騎船二百餘隻已泊朝鮮

駐劄機張地方昨夜漏下二鼓又聞得孟良

相塘報倭賊已奪梁山一道逐其太守臣為

之通夕不寐不勝私憂夫騎船者騎兵也騎

西臺疏稿

卷一

九

船二百步船可知清正一將所統如此則四

將所統可知且取朝鮮安用騎哉誠恐倭奴

意不在吾之藩籬而在吾之堂奧臣念及此

為之寒心幸遇

皇上天授神武明見萬里下廷臣會議此轉危為

安之機改弦易轍之會第誤國之臣不更即

忠言無用臣往歲六月廷議竊料倭奴必變

曾建徙薪之策言之至於流涕使星早採臣

言庶幾有備今見兎顧大已為後時星誤國

之罪即推髮難數臣姑舉其二三星原奏一倭不留方許冊使渡海今冊使渡海而還矣而倭有增無減此其欺一星原報清正被殺今清正嚴禁領兵矣此其欺二原奏一封之後不許侵犯朝鮮今冊使未還而倭船二百已泊朝鮮梁山一道已奪矣此其欺三自古大臣未有使家人入外夷者情歲六月星使家人張竹潛入倭營直至十二月方回傳聞金帛珍寶往來綢繆就中機關真不可曉此

其欺四十二月內又造偽表一紙送科臣徐成楚成楚曰表無年月此偽表也今據遼東巡按李思孝奏報原無謝表矣此其欺五明知倭無謝使懼

陛下之誼責也預先報奏曰不必來謝以滋驕慢則昔日小西飛之來獨不發報乎使非

皇上洞燭其奸責令奏報則咫尺之偽表取之楊方亨之袖中而具矣此其欺六倭首方稱兵與我為仇動輒誣奏為屬國未有屬國而不

遵約束者是誰欺乎此其欺七明知關白所欲者朝鮮土地也詐奏曰責禮文關白何愛於朝鮮一禮文而重費十年之訓練五年釜山之坐守乎此其欺八不惟有八欺且有五誤平壤之後倭已退而守王京矣當時講固退不講亦退乃信沈惟敬之邪說許七事而講墮倭術中貽禍今日此其誤一先是川浙之戍兵不撤朝鮮底可恃無恐奈何撤之以媚倭也今朝鮮顛蹶之請遠水能救近火乎

此其誤二方李宗城棄印而逃倭情已露矣皇上赫然震怒下廷臣會議議莫非可行者星竟閣之不行急則申飭塞責而已故背府請餉不與請兵不與名為申飭而實中制之此其誤三倭之所少者馬耳星又以名馬五百匹棄之以資倭此何為者此其誤四言倭變者目之為樂禍言不變者喜之為護己言修備者目之為張皇偷目前者稱之為安靜蓋自講封以來倭日繕兵日修甲蓄銳以伺舉我

日撤兵日馳備拱手以待敵此其誤五有此  
八欺積此五誤從此東南半壁天下脊脊多  
事矣

陛下何負星而星負

陛下如此真可痛恨昔年言事不詳恐動輒言  
誤誤不可數也譬猶奕者前者雖差後者猶  
可救也若著著皆誤何以取勝自石星當局  
誤著甚多敗局已見

國家大計豈堪幾誤今

西臺疏稿

卷一

十二

社稷安危在此一著拯溺救焚如恐不及

陛下又何惜此欺罔之人以重誤大事伏望

皇上英斷將石星速

賜議處亟選文武忠赤大臣一負代管樞事急修

戰守更置將吏沿海去處某為緊要當防沿

海官負某為廉勇可倚一一留意振刷庶內

治既固外侮自消臣不勝泣血祈禱之至

邪謀誤 國乞 賜昭察以保長治疏

為邪謀誤

國懇乞

聖明昭察以定

國是以保長治事臣以愚懇荷蒙

聖知起補言路竊見

皇上有大有為之資而每每推心置腹待臣下臣

下每每懷欺面謾

皇上

西臺疏稿

卷一

十三

皇上血臣下之私如恐不及臣下視

皇上之休戚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不相關即今

倭奴猖獗勢將內犯如熊咆虎闐近在藩垣

之外而往往泛泛悠悠苟安目前甚至造為

邪說沮誤大計黨護迎合偷取寵祿而不顧

異日

宗社生靈之憂如侍郎周思敬者真可痛恨也臣

讀思敬之疏大槩謂朝鮮之役為勞敵中國

謬執此說無益無識亦且不忠思敬以為今

日之興兵動衆為救朝鮮乎非救朝鮮也所以自救也今日之水輪陸運為煩費乎非煩費也所以省費也臣請詳言之蓋使朝鮮如琉球暹羅等國遠在海外則可不救使倭奴得朝鮮禍不在於中國則可不救又使倭奴得朝鮮或無大志亦可不救又或朝鮮如往時全盛力能抗倭亦可不救又使即不救朝鮮能不屈入於倭亦可不救乃今皆不然也蓋朝鮮與遼東接壤乃我卧榻之側也

西臺疏稿

卷一

十四

非若琉球等國遠在海外倭得朝鮮以為巢穴退可以守進可以寇中國從此無息肩之期昔者許儀後曾見告矣儀後預報於萬曆十九年今其揭具存言一驗也揭言倭奴欲犯中國借路朝鮮使朝鮮蚤降倭則朝鮮不受兵而中國久被禍是朝鮮代我受兵當救乎不當救乎果救朝鮮乎亦自救乎即今往救已為後時倭飽我饑我勞倭逸勝負之數尚未可知况孤軍深入後援不繼撫臣楊

鎬大將麻貴寄命虎口總督邢玠如坐漏舟朝鮮君臣危若朝露倘愚敬之邪說得行無論朝鮮君臣勢不能支必折而降倭使楊鎬麻貴於危地而棄之即三四萬東征之軍士陷沒可知也愚敬獨不思及此乎何其忍於誤

西臺疏稿

卷一

十五

國也如此臣故曰今日之興兵動衆非救朝鮮所以自救也事有省而實費有費而實省者思敬棄朝鮮之說彼所謂省也不知棄朝鮮則與倭為鄰東當守遼東矣稍折而東南則當守登萊矣稍折而北則當守天津矣又折而南則當守淮海矣又當守浙江矣又當守閩廣矣處處添兵處處增餉省乎費乎齊而使倭警事也豈可言也費而不能保無事也禍不止於費也臣不忍言也故與其守之於沿海孰若守之於海外與其處處設守孰若守之於朝鮮一處與其待朝鮮既失取而守之孰若棄其表裏併力而守之與其以我守



倭孰若借力朝鮮以守倭此其費之勢遠多寡可知也且

陛下不備寧夏乎不備甘肅乎年不惜數百萬守之者所以防虜也將令倭無朝鮮以間之

陛下能宴然無東顧之憂乎朝鮮為

國家不得不叛之臣為我捍禦東倭二百餘年於茲是二百年皆省也是我二百年不費之寧夏甘肅也不計大省而徒計暫費何思敬之聞於計也大凡事止於與省損益之小故

西臺疏稿

人卷一

則當計費若關係

國之存亡安危不得言費雖竭天下之全力且為之所全者大也臣故曰今日之水輸陸運非煩費也所以省費也夫辦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思敬獨無人心乎

陛下試召思敬詰之不救朝鮮能保朝鮮不折入於倭否朝鮮折入於倭能保倭不入犯否倭入犯能保中國無事否救而中棄之能保楊鎬麻貴全軍生還否

陛下赫然以此數語詰問思敬萬一思敬能保烏非臣所及若不能保則天下之事去矣大都人臣為

國家計利害當平心易氣勿黨同勿求勝人咸言思敬以此疏為掩飾前非而設果爾非大臣忠於

國謀之道晚宋人唯是議論求勝禍人國家及黨碑樹而鐵騎已渡河矣此最國家大患也伏望

西臺疏稿

卷一

十七

皇上思導諛之言不可聽刺床之計不可忽伏乞勅諭大小臣工同心共濟一意以防倭為務至於沿海地方撫按仍當移駐要害練兵積餉毋如尋常虛文塞責

請建國儲疏

為發建元良以固國本事臣聞善樹木者先固其根善樹國者先固其本

皇太子者天下

宗廟

社稷之大本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豈不達此而顧遲疑不決者不過

曰長幼之序已定直少需之耳而不知需者

事之賊也決者智之君也夫一兔走於街萬

西臺疏稿

卷一

十一

人逐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亦定故也亦

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較如日

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況

皇長子麟姿日茂

龍德漸光克岐克嶷天心所屬今天下之人企踵

而主傾耳而聽以需

明詔之下閭閻為不啻農之望歲夫田舍翁有百

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於素况有天下

者乎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謂

天下之本柰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云前定

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領願

陛下決計而速行之若再少需則抗亂猶兔走也

臣誠恐有一日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

世事出倉猝變生慮表皆由於此此臣所以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感嘆涕泗不能自己者

也伏乞

皇上察臣愚衷特

賜採納速

西臺疏稿

卷一

十一

賜施行以安天下元元之心以慰四海顛顛之望

則

宗社幸甚臣幸甚

妖書惑衆懇乞 蚤遏亂萌固根本疏

為妖書惑衆時事可憂懇乞

聖明蚤遏亂萌固根本以保治安事臣近聞元旦  
日有妖書懸於兵部門首據傳書內語多怪  
誕不經最可恨者妄譚識記恃天逆理無君  
無父臣有不忍讀者諸臣諱不以

聞臣思人子聞人辱父母之名尚且裂眦忿怒况  
皇上君父也何物么麼敢於無狀如是臣恨不食  
其肉何忍不為

西臺疏稿

卷一

二十一

皇上言乎臣固思此書非關白細作造作惑人便  
是有等奸徒窺見東方多事包藏禍心假此  
扇惑欲為亂階今天下全盛金甌無闕此等  
么麼自取滅亡周萬無足慮但防禍在微去  
患宜蚤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始邊方多  
事盜賊繼起遂至橫流不可收拾故諸葛亮  
與魏相持而孟獲叛瀘南劉裕起兵北伐而  
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昔  
世宗朝倭寇江南徵兵集餉海內騷然其後未流

溢傷甚至督括官庫譬斂富民遠調土漢狼  
連兵公私蕭然煩敕而中國盜大起此不過  
零星小倭群入為盜耳尚且兵連禍結如此  
况今關酋親提兵連四十萬之衆西向與我  
爭雄是敵也哉

朝二百餘年以來無敵國有敵國自今日始此豈  
可以歲月結局乎故關白一日不死則中國  
不得一日高枕中國不得一日高枕則兵餉  
不能一日無備夫當此不得不慮之敵而對

西臺疏稿

卷一

二十二

此無了期之局倘無長策苟支目前萬一事  
出意外禍從中起可為寒心臣日夜思此至  
熟惟有固根本為第一義固根本尤以得人  
為第一義曩昔倭亂謀臣如雲猛將如雨在  
樞臣則為先臣楊博在撫臣則為先臣李總  
譚綸胡宗憲在哉臣則為先臣戚繼光俞大  
猷劉顯此六七臣者皆名世豪傑震代宿將  
集此六七豪傑之知勇竭天下之財力與此  
小兒角尚且十餘年而後定况今日之倭十

倍於昔時之饑今日之人材未必十倍於昔時之人材今日之財力又十減於昔日之財力

陛下何所恃而無恐乎人材凋謝兵食俱困此奸雄生心妖書之所為作也可不深思可不早計國家常患平時任事無人因循廢弛有急倉皇紛然百出敵至皇皇議兵兵集皇皇議食皇皇議兵又常苦無兵皇皇議食又常苦無食臣每見募兵之令一下星相醫卜之說

西臺取稿

卷一

三

皆矢口而談兵操數行乞之人皆徒手而應募以此當兵兵安得可用以此兵養食安得不訕最患苦者客兵徵發所在騷動民固苦兵兵亦自苦臣近聞得川兵日不過食銀五分安家衣甲等項俱在其內僅僅與之兩月之糧不過共得銀三兩是萬里從軍不得一飽使非

皇上明見萬里仁恤三軍發銀犒賞則此一萬客兵幾不得達遼陽其不鼓譟幸耳安望其殺

西臺取稿

卷一

三

賊乎此何等軍興大事奈何草草如是幾何不以人國僥倖也是尚為任事有人乎故今日求人當為急務臣姑言其最急者第一兵部尚書要得人夫當此用兵之時而無兵部尚書是駕漏舟於洪濤巨浪之中而無舵工陛下以為危乎不危乎此兵部尚書當補為最急第二戎政要得人此爪牙腹心之臣即古掌南北軍以備非常者即今營政廢弛根本空虛無論外寇即一夫大呼都市莫敢誰何萬

一禍生七首舉起蕭牆何以應卒即日前救火倉皇大都可見陛下以為危乎不危乎此戎政當補為最急第三各省撫臣要得人撫臣即古之方鎮錢穀甲兵皆其職掌惟撫臣得人則緩急可倚先臣王守仁提督南贛等處命兵備官於兩屬州縣機快中選膽智驍勇者大縣十人小縣八九人為精兵每省率各得千人備廩餼署將領而汰老弱不堪者取其工食以為給募費

因用以平盜此則因兵藉兵因食足食兵食  
兩便中外不擾今守仁故事尚在當急急應  
行者誠得實心任事之人著實舉行計省郡  
各甯重兵有急調遣朝發夕至不虞騷動無  
事散屯郡國隱然虎豹在山之勢可折奸宄  
之心誠為長策便計舍此不務直待有急而  
後皇皇調募是執燈求火非計也倘倭奴一  
鼓蕩平則已矣萬一事不可知勢必增兵增  
兵勢必增餉竊恐勞敵之民似難再擾唯有

西臺疏稿

卷一

廿五

棟練民壯修復屯兵為當今第一急著特惠  
實心任事者少耳臣姑言緊要去處即如遼  
東之遼陽蘭入內地殺擄焚掠幾空遼東竟  
不能發一矢加道西蜀之楊首塋舊犬獐殺  
我平民焚我木廩倔強橫行可謂無狀近聞  
亦起於有司不善調停招惹生事倘不早為  
收拾臣竊慮將來遠以東蜀以西非

國家之有撫臣之不任事蓋如此

陛下能無疆場之憂乎此撫臣當廉擇者為最急

著第四沿邊司道有司要得人自古未嘗無  
外患惟是根本既固即枝葉之傷尚可支持  
司道有司最為近民今賦役煩興元元愁苦  
加之貪官剝削如坐水火屈指倭信企踵思  
亂者十不而七況沿海地方尤為要緊所以  
浙省數民遺絕亂萌全在司道有司今司道  
大都優游望遷有司或以久任壅滯人各心  
散誰肯任事萬一倭滅無期兵久變起在在  
可憂

西臺疏稿

卷一

廿五

陛下以為危乎不危乎此司道有司當擇人為最  
急蓋當此時事艱難之秋需此幾項人如病  
之需醫得醫則生不得醫則死付之庸醫亦  
死

陛下毋謂倭屢進而屢退今若一進必不復退矣  
毋謂遠方難急而內地無事稍聞州澤奸雄  
皆攘臂而思亂矣毋謂奸雄雖睥睨而民心  
尚固今窮愁之民半欲釋耒耜而弄戈矛矣  
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此何等宇宙何等時勢

急急為之尚且不支奈何在

廷之臣尚視為常事不為

陛下深計哉伏乞

陛下獨斷

勅下該部凡緊要去處官缺者作速

賜點補官不稱職者

勅下速換凡一切兵食大計須擇人委任而責成

之母得仍前倉皇失誤萬一失誤罪有所歸

其造作妖書奸徒雖難窮究亦須申飭各地

西臺疏稿

卷一

方官以後用心譏察肅清

輩輟無養亂萌蟻穴壞堤誠非細事臣不勝待

命之至

開仕路疏

為懇乞

聖明深惟理亂之原開仕路以保長治事臣等仰

惟

皇上臨御以來擢拔英才思圖共理白駒空谷振

鸞在庭即古帝王物色夢卜無以加此乃遇

者寥寥罕久缺奉

旨再推不蒙

俞允臣等竊竊

西臺疏稿

卷一

七

皇上慎重進賢如不得已之心非有別意惟是家

宰關係要賢與別官不同豈容久缺蓋別官

智效一官一事耳即廢亦一官一事耳若家

宰職在進退百官昔人謂一吏不詢千家疏

弊此理亂之原胡可廢也製錦者之不易

工可矣未有盡謂工之不可用遂棄錦而不

製者何也蓋王者因事以建官有民斯有事

有事斯有官若家宰廢則官廢官廢則事廢

事廢則民病是亂階也今應補者不得補應

取者不得取甚至大避其廢矣其漸漸得廢官矣夫爵祿者聖王之所以厲世磨鈍收天下之豪傑而作其自善之心務見謂厭棄使人人自沮則士有累足而去耳

皇上誰與共姓天下乎

皇上勿謂今缺官矣亦不見廢事不知事待廢而後見則事已不可為矣自古國家治亂治者非以一日而治亂者非以一日而亂昏以漸積故今日用一人明日行一政不見其益不

而臺疏稿

知日益一日自思益成治今日缺一官明日廢一事不見其損不知日損一日自然積損成亂

皇上試觀今日日為郡日損耶治象耶亂象耶古之治世公道昭明衆賢並進事事振起物物精神濟濟機無非善事之象及至升世倭偽馳騁賢知抑鬱中外尚統精神萎靡人村壅閼而不暢量象迫促而不舒日等近過吏部見其門徑生苔宮庭鳥雀無聲感嘆者人

之即朝臣相見莫不短氣泛泛悠悠如河中木此等景象豈盛世所宜有耶昔鮑宣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者文魁壘之士憂國如饑渴者謂之曠官今則無論曠官亦且曠人使宣生斯時當何如嘆平時無事未覺其害也脫有緩急誰為堪使今外有窺伺之倭內有嘯聚之盜厝火欲然寢殿將噬儲材應卒當為至急伏乞

皇上念安危重寄盡人材人特選選在冢宰急急而臺疏稿

將前後推擬冢宰八人之中擇其清望素著與望攸歸者

欽點一人并符夫選之

命委下勅令留心人材加意收拾見在者亟為選補廢棄者及時錄用沿海一帶守令尤須作急整理庶吏治振起精神折衝外侮自消內

治亦固

社稷幸甚元元幸甚

條科場切要五事疏

為科場聚訟非體積習舊弊當釐謹條切要五事懇乞

聖明採納以重盛典事臣竊惟開科取士

國家鉅典二百餘年以來

列聖相承既我

皇上重光繼耀張雲羅以掩俊設天網以頓奇故

鄧林有必至之才崑山無藏價之寶鹿鳴歌

盛鳴漸揚休濟濟穆穆於斯為盛近來一二

西臺疏稿

八卷一

四

事體多平議端端起科科有說年年多事致

使賢才彙征之地翻成是非鋒起之場殊傷

國體大玷盛事譬之於水其流已濁當清其源

臣不揣櫟其切要五事上

請伏候

聖明裁定施行

一曰議考官夫外省京考之不便先是諸臣

條議甚悉近日議論愈煩其不便明甚斷斷

當罷其詳已具先該諸臣請罷疏中臣無容

贅矣惟是京闈房考故事或論資次或採聲

望以故人得預擬拜門陰結投刺錯趾遂成

桃李之蹊入幕披心罔恤爪李之謂關節潛

通職此之故今後合無五經考官一經而副

以二三人通列姓名

上請以待欽點人之不妨重差資淺何嫌破格如

是庶官不預擬私自不容

二曰議閱卷三場試畢故事分卷定房如額

而止有本房好卷多者竟以浮額而見遺亦

西臺疏稿

八卷一

四

有本房好卷少者又以取盈而濫收故往往

當取者棄當棄者取上士無附驥之期下才

有續貂之望殊為不便今後合無初次分卷

各房校閱止黏浮簽開具批語不必直書卷

面好卷多者多取好卷少者少取各房閱畢

類送主考官當面裁酌畢通將所取試卷均分

各房復閱如額定房即中有所取不妥不妨

互相檢正如是庶兩拔皆允既無遺珠之嘆

互閱至公可杜錄金之口



三曰議程式夫程文所以樹標而作式所從  
未尚矣第先時預擬有漏洩之嫌臨時撰文  
妨校閱之務先是該科部議覆取士子中式  
文字依制刊刻甚善第風磨寸碧之作終難  
行逮主司勢不得不自改作夫敏非據案才  
謝倚馬誰能卒就終費月日有妨品題又或  
場前預撰甚至假手他人以致機緘外洩徑  
實易開殊為不便今後合無程文不許預撰  
揭曉之日止將題名具本

西臺疏稿

卷一

三

進呈揭曉之後再寬限半月令得專力改撰成  
錄即如殿試登科錄尚且隔月

進呈事求無弊不在拙速如是庶專精校閱品  
題必精機不外洩關防亦密

四曰議出題故事關節之通間或考官賣題  
風聞往昔有等奸徒朋謀買科以一人為主  
名而連得二三名者故往往有士未入場而  
七篇之文字宿成題未

進呈而九陌之喧傳已徧殊為大弊今後合無

封門已畢主考將三場題目寫入簽筒牢固  
封定臨期設几中庭焚香叩頭對衆抽掣如  
是庶題不先定可以示公機無漏洩自是嚴  
密

五曰議文體文章關係士習功令申飭不啻  
三令五申近該科部糾檢誠為急務第今之  
談文者爭擅奇右正矣豈以奇正可分為兩  
哉不知奇正原相生譬之用兵即奇為正即  
正為奇豈程衡尉必賢於李將軍乃使奇正

西臺疏稿

卷一

三

不相為用乎大都文以理為主氣以輔之理  
到即奇氣醇即正奇何嘗外于正哉文又何  
惡於奇哉惟是有等宴腹之子其中未必有  
有所託焉以亂真理不必合而務怪誕氣不  
必醇而務狂逞詞不必達而務艱險題不必  
合而務詭異羊蒙席鞞齟牙無味即使本人  
掩卷覆讀亦且咯咯喉齒間不復自省為已  
作此真文之妖世亦遂從而擯之曰此奇之  
罪也不知此非奇也乃怪也惟世誤認險怪

以為奇矯枉之過其勢必以庸腐為平臣竊  
慮將來試官懲美吹釐因噎廢食使奇杰豪  
邁之士將與險怪同類而共棄之即庸腐下  
才亦不顧而取之以充數矣夫文章昔人比  
之為琴瑟已不足以盡士惟是取其一段精  
光奇邁之氣藉是占異日作用一班耳若  
庸腐下將奄奄無氣即千百為輩將焉用之  
合無申飭今後文以說理為主理到詞達氣  
溫調平乃為上乘方許入彀其或悖理叛道

西堂疏稿

卷一

四

穿鑿怪誕令人不可向者必禁其引用諸書  
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大學衍義補及文獻  
通考諸書為主其他佛經道藏一切玄虛浮  
蔓之書必禁至於坊間新刊一種異說講義  
險怪時文尤宜行天下提學官悉焚之勿令  
傳布亂士子耳目如是庶學宗經典而趨向  
以端詞根理要而文體以正惟是中間或於  
理道不悖而詞意稍滯通篇可觀而字句有  
疵似宜棄短取長以養士氣以示憐才之意

均乞

聖裁雖然臣猶有說焉唐臣賈至曰蝸蚓之餌不  
望吞舟之魚科目之途不盡非常之士昔漢  
武帝作詔令州郡察吏民舉可為將相及使  
絕域者唐高祖亦勅關內河東諸州郡召募  
奇材以討吐蕃又添制舉五十餘科許藩鎮  
辟台所以牢籠收覽最為廣備我

西堂疏稿

卷一

三五

朝取士惟有文武二科而已今天下豈無深謀  
知計奇才劍客質魯不能為文詞中程武老  
死巖穴者惟是當時太平則此等人或在場  
屋或在農畝或為商賈或為僧道意常快快  
要有睥睨自昔黃巢王仙芝輩惟其收之不  
妥以至貽患今關酋跳梁於東楊酋崛強於  
西徵兵徵餉海內騷動臣竊料此等人誰不  
攘臂有飛揚跋扈之意收之皆為  
國用棄之便為敵資臣欲乞條列名目如臨難  
不顧勇敢絕人材任將相可使絕域之類列  
十餘條

特降手詔下天下撫按衙門轉行司郡州縣察訪

舉奏填入考成著實舉行不得如往時虛應

故事如此必然得人夫天下事言之未然常

以為迂及其已然又將無及臣今言之於將

然未然之間似為救時之急務臣自東方有

事以來物色延訪已非一日蓋亦有見非敢

為迂說也伏乞

皇上採納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西臺疏稿

卷一

三六

社稷幸甚

西臺疏稿卷之二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祁永燦陳以聞全校

中公議遏亂萌疏

為中公議遏亂萌以

社稷長治事臣竊聞國家全憑公議明主發遏亂

萌誠意伯劉世延罪惡顯著前後諸臣論列

甚詳

皇上俱留中不發

西臺疏稿

卷二

一

聖意淵微誠難測度豈或以諸臣之言為私耶大

凡言出一人間或有私令臺臣言之省臣言

之近南兵部尚書周世選又言之天下公議

即此可見臺省猶曰風聞言事耳若世選樞

臣也

陛下以留都安危寄之若非禍害地方萬分急切

世選必不輕言此而不可信誰可信者又豈

以攻之者衆得非仇世延而求勝乎然而諸

臣與世延非仇也喋喋兒女子爭言勝一勲

臣不武諸臣不過為

皇上惜紀法惜人命惜地方耳即如殺人一事情  
真証確使人可殺人殺人可以不死如世延  
也者則孰不殺人是使民仇殺無已時大亂  
將起今留都人民轉相驚訛勢在岌岌是諸  
臣之所言皆關

國家大利害而身之利害不與焉言而不聽諸  
臣惟有仰屋竊嘆且柰之何唯是壅蔽之患  
日深跋扈之勢已成萬一過有睥睨變出非

西臺疏稿

卷二

二

常臣恐十步之外不聞不見異時雖罪諸臣  
不言何救于事故臣竊謂諸臣之言斷在可  
信世延之罪斷在不赦臣有以仰窺

陛下天威不測有待而發乃世延狎恃誕梁恬不  
畏死輒據臂語人曰我於

朝廷有功我之才可令

皇上喜即百言者無如我何噫何物老悖狂肆至  
此世延之所謂功者得無以放言無忌曾發  
奸伏乎世延藉口發覺非以快宿憤則以開

騙局今日封人房屋明日得錢乃免今日封  
人田地明日得錢乃免利歸世延謗歸

主上罪莫大於是世延負才自喜最得意者在竹  
煩即今

國家不得煩之利而

留都百姓已受煩之害或殞命於垂楚之下或破  
家于買免之錢如吳郁等也者皆煩為之祟  
故世延之所謂功臣謂之罪世延之所謂才  
臣謂之凶昔唐李直臣坐法當死穆宗憐其

西臺疏稿

卷二

三

才而欲貸之牛僧孺曰天子制法所以束縛  
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此言可  
為萬世龜鑑即使世延有才臣且以為不可  
貸况非才者乎臣又有以知

陛下必非以其才而貸之或者以為眾之所攻遽  
真之辟以為眾所擠姑且緩死用彰堅斷臣  
竊以為過矣夫去邪不疑罰罪貴速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

陛下若意其負謗誠宜亟為辨明

陛下若知其罪重又安可曲加容貸唯其從前姑  
息擅殺某等真之不問故今日復敢擅殺吳  
郁倘真此不問恐將來罪不止殺人者尾大  
於身踵繼於股倔強不掉當防其漸況

陛下之勲臣豈少耶萬一窺見  
上意效世延而尤之何以行法

陛下之事危矣自古主柄失馭強臣得志皆始於  
姑息卒至不振是故倒鑄投盜脫舟自絕及  
奸雄竊弄包藏結黨然後駭而圖之盛衰何

西臺疏稿

卷二

四

及易著履霜堅冰詩戒桃蟲維鳥辨之於蚤

正在今日伏望

聖明俯採公議明正其罪以謝天下以為  
社稷無窮之計

查叅玩寇悞邊諸臣罪狀疏

為邊臣玩寇悞邊懇乞

聖明分別處治以昭國法以肅疆圉事臣近見黠  
虜悖叛邊備廢弛竊懷杞憂欲陳芻議久矣  
已而念道鄙之當局甚難道路之掉舌未審  
以故躊躇者久之及於六月二十八日該兵  
部接出節奉

聖諭虜酋款貢多年各邊修守防撫自應安靜無

虞近來陝西甘肅延河等處如何數報虜寇

西臺疏稿

卷二

五

屢有損失是否虜衆狂逞諭盟犯順及邊備  
久弛制馭乖方你部裡便行與該鎮督撫官  
查問虜酋作及是何部落近日失事是何信  
地務要分別順逆詳覈功罪明白具奏欽此  
臣伏讀之仰頌

皇上聖謨廟笑明見萬里之外此將將制虜之長  
策也臣竊謂欲令順逆當察虜情欲覈功罪  
當量事勢益聞海上佳牧之虜酋長甚衆叛  
服相半不早為分別使窮寇而合是益敵也

臣泣請

聖諭有分別順逆之說者真萬全之謀也此在當鎮諸臣自有處存臣無容喙矣至於諸臣功罪臣竊聽道路得其一二敢不揣為

皇上陳之矣今日作歹犯順者是虜火酋等也此青海住牧之虜也其實瓦酋始之今日失事信地者洮州也此撫臣趙可懷之境也其實甘肅遺之蓋火酋辟之虎甘肅其巢穴者也撫臣李廷儀守席穴者也防虜如防川今日

西臺稿

卷二

六

川壅而潰矣初瓦酋之始禍蟻穴也部光先弗能塞蟻穴者也蟻穴不塞末流必大席而出穴勢必噬人執此可以為諸臣罪案矣臣請得而備言之蓋先是西寧南川之役瓦酋首禍殺副將覆官軍此兵端也端而不治末將難救先是撫按有議剿之疏者是也臣料即未必能大創虜是時虜尚牽盤也先聲震喝其勢必款關悔服亦使虜見謂難不敢再逞此臣塞蟻穴之說也乃督臣卞先接耳

不聞顧一味媚虜如彌猴之避死竟不敢發一聲相問無何而善後之疏上矣此疏一出壯士解體雖首得志邊事遂至於壞爛焉而不可收拾是故己丑之後三月掠肅州六月掠西寧九月掠西寧之三川十一月掠甘州之南山自此西河無日不被虜變為戎馬之場矣善後安在哉故今日之敗西寧悞之也誰為厲階至今為梗臣故曰先臣卞先罪之首也是時撫臣李廷儀亦既在事今又逾

西臺稿

卷二

七

歲矣使能鑒覆車之轍為改弦之圖恢復將士之氣戮力守禦即不必探席穴得席子但能禁席無出穴可矣乃一切首鼠無論不能出一奇畫一策伸敵懷之氣即軍勢危急至此一不上

聞職守之謂何以故虜酋合勢橫行長驅固節德犯洮河蹂躪我邊垣戾劉我內地老弱子女盡為鯨鯢又殺一總兵矣雖曰梟獍難逃狡焉起雲而席兒出柙是誰之愆此撫臣趙可

據得以有辭即建儀無以自解矣未看符符

臣部光先身受

職恩首職遺禍生也

明憲死有餘辜似當追奪其

誥封以徵未者甘肅巡撫李廷儀居常無積薪之

憂事發貽震鄰之禍原情定罪昨否為請位

聞操履醇謹不事粉飾置之邊疆雖非齊民

禦侮之器處之腹裏庶幾坐哺重誥之長此

一臣者似當調用以全器使陝西巡撫趙可

西臺疏稿

卷二

懷強屢歷究失於預防為得無罪但變起倉

卒勢難遙制情尚可原且聞關中撫綏之功

甚勤則塞外不虞之愆可贖此一臣者似當

中飭切責以責後効督臣梅友松二三大事

地方皆其統轄之地陰雨之思謂何千萬餘

言條議亦占經略之才桑榆之权方屬况志

在變弱為強當令立功贖罪其餘司道官除

且不知外據臣所知如錢楷李丁二官材品

俱下勳議正騰用兵之地非其所宜及總兵

奏選以下一切大事實令無責令總人機

檢官實一盡奏上

諸應以者更應應懲究者懲究庶

法律而士氣奮功罪明而狀玩懲矣其餘撫

撫寓兵替臣梅友松疏中甚詳願行之實與

不實何如耳此在

願宜自有神算臣勿論謝其罪狀如此抑臣聞之

榮厚者賞罰之精華實罰者紀綱之大柄故

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則人以生為辱以死為

西臺疏稿

卷二

榮此鼓舞素饒之大機括也況今秋及

虜患日深安危大計在此一舉今也氣未

解矣望

皇上提大綱以激發天下之心而振其惕死之

氣使之踴躍於功名之會不則當罰一益耳

年不振

朝廷方欲使以昭白以壯湯火臣有以謂其不能

矣伏乞

皇上留意邊計大奮軋剛

勅下該部覆議分別處治其應該降調更換文武  
各官員缺急選久歷邊方老成練達之材疾  
驅代之蓋邊事孔棘急在得人方今邊民之  
困在水火望此舉不啻望歲故選將擇人尤  
為今日第一著也如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  
昔李信敗而王翦代鄧禹挫而馮異更皆臨  
敵而易轉敗為功譬之醫不能治病而憚於  
更是以病嘗醫而非擇醫治病也疏於計矣  
至於諸臣不識面非有恩怨但竊念

西華縣稿

卷二

十一

宗社大計不勝犬馬私愛胃味

上請伏乞

皇上俯賜憐察下情無任戰兢惶恐之至

薦舉方面官員疏

為循例薦舉方面官員事臣奉

命督學已逾四年間於搦管之暇妄希攬轡之風  
所轄吏治官評粗知梗槩頃蒙

恩叨轉所有方面官員例應舉薦除霸州道兵備  
叅政汪可受薊州道兵備副使杜潛天津道  
兵備副使張佐治俱賢能卓異緣以任淺不  
敢舉薦外謹將應薦者擬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永平道兵備右布政顧雲程岳嶧

西華縣稿

卷二

五

淵澄偉度文經武緯全材久高藩屏之功宜  
陞節鉞之選易州道兵備按察使韓學信清  
瑩湛玉寒冰惠愛和風甘雨壯猷何難分關  
雅望終當建牙宸雲道兵備右叅政邊有猷  
真誠則金石可貫鎮定則山岳不移綢繆夷  
夏奠安問盟鎖鑰推重昌平道兵備副使曹  
代蕭聳壑凌霄之度行雲流水之才飭憲則  
大法小廉肩鉅則文經武緯以上諸臣皆一  
時方面高等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曹代蕭



歷俸雖淺轉自職屬例得併薦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顧雲程等  
備資優擢庶監司之激勸既明而  
畿輔之屏翰益固矣緣係循例薦舉方面官自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  
謹題請  
旨

西臺疏稿

卷二

六

舉劾有司官實疏  
為循例舉劾有司官實以飭吏治事臣惟有  
司之政先教化臣之職在激揚四載之巡歷  
再周三輔之吏治頗悉今既叨陞例應舉劾  
訪得順德府知府陳載春孝友宿著鄉評循  
良獨高

畿輔清操樹群寮之表帥福星滿一路之歌  
廣平府知府劉芳譽偉抱淵澄岳峙雄才  
掣雲流數青潤而露覆蒼生端表率而風

西臺疏稿

八

七

卓蓋大名府同知劉屯文軒舉偉度練達長  
材攝符清案上之塵佐郡提境內之福永平  
府同知曾通州知州事高位吏事精明器安  
綢繆片言消脫中之變四境有覆孟之安永  
平府同知王緯如體貌魁梧才猷典練佐郡  
而賢聲四達司戎而赤籍一清真定府同知  
胡熙載心事光明才猷諳練弭盜綠林無警  
攝符黔首見思順德府同知張邦敬器宇恢  
弘心思鎮密砥節有如懷璧救民不啻沃焦

河間府同知李呈瑞鎮靜不浮端嚴有執清  
勾有裨軍伍聽斷每得民情廣平府同知徐  
仕登器識精瑩才情俊爽條議有裨編戶清  
勾足實軍營河間府通判管南皮縣事李正  
華惻隱真心循良實政勤撫摩春溫節屋嚴  
搜剔秋肅公庭永平府通判李如實心無蹊  
徑守屬廉隅署篆民情相安督儲軍興不乏  
保定府推官熊廷弼精敏如發矧之乃莖微  
則在壺之水斷獄揚萬口之青天題寸懸一

西臺疏稿

卷二

八

方之朗鑑大名府推官崔養蒙慈祥實意個  
儻宏村投艱鉅確有擔當遇矜疑無不昭雪  
永平府推官王之屏拘連鉅寸端方必審慎  
謙恤而寬照覆盆精品題而洞若觀火真定  
府推官賈之鳳浚明村識端偉手標戴獄而  
肺石無冤攝符而口碑載道順德府推官侯  
加采孝友自其天性廉平載在口碑雅有君  
子學道之心絕無世俗浮沉之態河間府推  
官文禮政務練達器識端明查盤所至稱平

微猷得情勿喜祁州知州黃道亨才捷  
威風政平隨車是雨訟稀鞠州澤蒂甘棠深  
州知州金應鳳雕龍奇抱遊刃長村救荒備  
極苦心感民應知入骨易州知州孫大祚愛  
民惻隱一腔應事精明百練四郊帖席百廢  
具張晉州知州屈受善才與誠合聲並實宏  
吏民存懷惠之風利弊見興除之績霸州知  
州許從坤政無粉飾事有擔當城社鮮漫陵  
之奸閭閻養和平之福薊州知州鍾起鳳實

西臺疏稿

卷二

九

心實政而恩每到於閭閻任怨任勞而法必  
行於城社冀州知州管高邑縣事金四科心  
地真實政體和平七載拮据獨勞四封怙恃  
多賴滄州知州李夢熊燭隱不煩鉤鉅軫災  
具若痼瘕兩地見思四封得所定興縣知縣  
李璵儒爽神駒歷塊超邁威鳳摩空五載良  
工苦心三輔循良獨步盧龍縣知縣葉世英  
村長八面望冠一時聚米能悉遠塞之情形  
登壇可當

國家之緩急遵化縣知縣王國禎起群遺俗英  
標遠大投艱重器卓異三輔居最廉平兩地  
同聲唐縣知縣楊一桂亭亭玉樹奇姿皎皎  
冰壺潔守愛民常如有病任事寧欲無官濡  
縣知縣張其忠素節千仞立壁長林八面解  
紛解可懸魚邑堪馴雉真定縣知縣鄭三俊  
現饒丰神超絕才品到手應無盤錯濡沫主  
起瘡痍文安縣知縣岳儲精清真如玉樹臨  
風揮霍如青萍出匣聲采夙推獨步品格尤

西臺流稿

卷二

十

見孤高曲周縣知縣高出學術茹古通今器  
宇相金潤玉廉明擅畿南之最循良空冀北  
之群賢抵縣知縣李如檉利器盤根錯節貞  
操茹蘗食冰處艱難而調停有方捐涸疲而  
節愛獨至密雲縣知縣王之都氣舉振衣濯  
足才鋒導窾批縣流移襁負而歸糾紛迎刃  
以解滑縣知縣王廷諫心清俗遠訟簡訟稀  
谷暖萬戶陽春畫靜一簾秋水南宮縣知縣  
程希道壁立高標汪洋雅度治道去奢去甚

愛民如保如傷寧津縣知縣侯執蒲芳姿玉  
樹凌風雅操冰壺映月興味起溝中之瘠程  
衡清案上之塵固安縣知縣官箴平標秀朗  
才諳精明修河渠而永利垂於百年清徭役  
而膏澤洽于四境清苑縣知縣劉濟襟期高  
潔器識晶瑩一腔惻隱真心萬口循良治行  
河間縣知縣許舜民實事實心真才真品興  
咻而士愛民懷振刷而風清弊絕永年縣知  
縣耿鳴雷丰儀嶽立雅識淵澄賑荒全活萬

西臺流稿

卷二

十一

人挺身必舉一介邯鄲縣知縣孟三連信格  
勝魚才優盤錯拊災疲而心苦當孔道而神  
閑元城縣知縣徐順明粹質練才誠心實政  
調停動中肯綮興廢悉合機宜清豐縣知縣  
路周道秀穎夙成精神獨運錫奸威伸破柱  
當機鈔契斷輪魏縣知縣王道一一味真誠  
端腔惻隱拊疲黔首樂業校藝青衿向風寧  
晉縣知縣馬性淳品格高華風猷超軼以間  
庭可隨鶴澤晉野有歸鴻東安縣知縣李希

召良玉瑯唐益潤純金煅煉彌堅成攝憑城  
恩洽比屋饒陽縣知縣翟耀繕城垣而保障  
百年救饑荒而恩覃萬姓循吏錯趾良工苦  
心良鄉縣知縣左之龍惻隱淵腔創裁應手  
從容當輪蹄之輻輳痼癩念眠庶之凋疲長  
垣縣知縣張文炫資性真實事體和平不赫  
赫以傳名惟孜孜以圖治新城縣知縣張聯  
芳氣度馴雅寸鐵通融當衝而意定神閒拊  
疲而心殫力竭順義縣知縣劉伯綬意氣慷慨

西臺疏稿

卷二

十三

慨才猷疏通以多節愛之聲民受和平之福  
贊皇縣知縣李橋敵為要練以體精明恤災  
拯救多方革弊搜剔殆盡平谷縣知縣趙永  
志醇朴之性平妥之寸折獄平反居多催科  
調停不獲安肅縣知縣張耕丰神爽朗幹局  
精明排紛調劑有方取憚寬嚴得體臨城縣  
知縣盛治徵資性溫和心思縝密瘠土加意  
轉卸疲民極力噢咻獲鹿縣知縣陳繼祖丰  
稔典獎才諳精明兩地流愷悌之聲四封享

寧一之福東光縣知縣余良弼德器和平才  
情振刷拊摩民忻膏澤批導吏悻威稜大城  
縣知縣汪桐應務周詳褻身謙謹心目惕而  
無怠政歲計而有餘清河縣知縣汪一棟才  
思明練心地和平處艱難而有方撫流離而  
得所靜海縣知縣吳應陽丰姿清雅村幹爽  
明撫凋疲軫恤有方處糾紛應酬若暇還安  
縣知縣張允三操持才華並茂文章政事兼  
優振積弛而搜剔惟嚴處痼癩而拊循得體

西臺疏稿

卷二

十三

藁城縣知縣張道傳資性醇厚才識明通振  
刷而百廢俱興拊摩而四氓戴德以上諸臣  
皆一時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  
之選內李夢熊王廷諫劉濟歷俸雖淺皆調  
自職屬例得併薦者也又訪得鹽山縣知縣  
謝存果酒腸寬似海欲心深於谿每日必飲  
每飲必醉終日滔滔入醉鄉每醉必聽理每  
聽理必問左右凡事憐憫愚胥役受狀不論  
日期乃濫行准理無不取供者計每年贖金

不下三四百金庫吏孫九淵及催贖皂隸吳朴等可証鋪行濫行取討乃不給全價止半價與之計每年鋪行虧損物價不下一二百金鋪戶劉子芬田樂川等可証名為賑濟勸借富民任從周等五十餘家或二十石或三十石俱令心腹快手劉東安等變價入己原催阜隸魏九高等可証名為上納向富民索可大等三十餘家求索或五七兩或十餘兩俱取入己被害表可大等可証富民張禎思

西臺輿稿

卷二

五

以打死客家事犯竟以百金居間而釋過付者門子王仕皂隸周五典也宋寡婦以縊死人命犯竟以五十金居間而釋過付者積書周美中門子王仕也他如審編流寓錢根正數止二百兩乃分外加派六十餘兩通縣莫不切齒韓氏告爭家財本以求伸乃反求索銀一百兩匹婦為之含冤無極縣知縣倪天秩躁不耐煩貪多偏聽名為避拆封之嫌而用庫吏監櫃實奴加一之利何其巧也假懲

拖欠之弊而問九名有力即兵道之告竟不量免何其拙也杜邦佃之盜主原無指證聽監生徐選之關說而拷死於三日耿大先之人命本有約據信醫官朱孔思之賄通而止問以不應浮報不行登報計三年罰入千有餘金難掩佃戶之口派稅不遵原額計每年多收二百餘兩固恤商賈之誚濫受狀詞則原被俱罪即罰銀者多至十刀王世仁等揭納何辜剗剗行戶則無物不取即給錄者皆

西臺輿稿

卷二

五

係半價劉良才等包賄何罪賑濟總辦張名取米反贗厚利此二臣者志怠於官成守贖於末路所當嚴刑降處以示懲創者也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陳戴春等備實擢用謝存果等分別議處庶幾懲辦而勸懲昭吏治士風大有攸賴矣

薦舉教職官貢疏

為薦舉教職官貢以飭學政事臣奉

命督學三輔其於地方教職相關既切聞見更真

今當陞任例應舉薦謹按其尤者一一為

皇上陳之訪得河間府教授王福徵清標獨鶴在

羣大器烹雞可惜高邑縣教諭李賦秀純孝

不愧古人雄才可當邊寄內黃縣教諭黃希

與文章士林翹楚德器宗廟圭璋南皮縣教

諭董大化操觚蜚鱗序之英聲射策裕龍圖

西臺取稿

卷二

其

之妙選魏縣教諭陶繼迪擲管真滄海遺珠

橫經乃儒林翹楚祁州學正董管操觚詞擅

百家植操守嚴一介遵化縣教諭王懷德提

躬嚴一介之微擲管擅三長之妙相鄒縣教

諭諸龍機經多立雪之英射策是凌霄之器

盧龍縣教諭朱師舜振鐸已為絳帳之良射

策終是青雲之秀南宮縣教諭吳從道學酣

六籍之真文擅百家之長三河縣教諭徐天

麟爾雅有因文章峻潔不渴操履冀州學正

彭天魁擲管百家機長展采六館虛席大名

縣教諭張才安讓絳絳林壁輝射策青雲在

渠武強縣教諭黃承高行馬千言立就搏鵬

萬里可期高州學正趙魯遠放荒三策占才

展采百里堪寄元城縣教諭陳憲橫空自是

超群脫穎行揚用世固安縣教諭程慶起校

文室冀北之群展采重南金之價武清縣教

諭廣時茂文廷衡馬之駿才堪搏鵬之選實

城縣教諭王夢麟端範可寄操觚厚養終香

西臺取稿

卷二

其

青雲博野縣教諭丁時用擲管諸生之儔學

漱百家之機真定縣教諭戚德明文擅素漢

之長教諭蘇頌之範元氏縣教諭紀天德博

雅足稱席上之珍飛騰宣走池中之物衡水

縣教諭朱綬擲管登等作之堂展采振扶經

之羽翼山縣教諭謝君賜藻思蔚爾鳳苞扶

搖竹有鵬翮廣平縣教諭韓甲孝行烏慈可

臥文章鵬化有待南樂縣教諭楊惠握管擅

長百寶射策選題三捷新河縣教諭張懷守

勵青理才堪赤社靈壽縣訓導賈之珠傳經  
絳帳風高談藝青衿雲集昌黎縣訓導蘇愈  
藩博雅厚抱明爽通才大寧都司教授李應  
聘教能得士才足宜民威縣訓導孫如衮身  
作士模學通世務以上諸臣雖才品學行不  
同皆一時教職之賢可備六館有司之擢用  
內黃希與董太化雖經陞任未離職業相應  
併薦者也然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核如果臣言不謬將王福徵等

等事

卷二

六

酌量推用庶師儒經書大義益興矣

明職掌以重軍國大計疏

為遵

明旨循職掌以重軍國大計事臣等於本年四月  
初六日接到兵部劄付准戶部咨借本寺老  
庫馬價壹百萬兩臣等仰奉

明旨自當將順何敢喋喋惟是臣等待罪馬政職  
在典守軍國大計關係不小臣等今日不言  
異日誤國之罪萬死奚贖以故不避煩瀆敢  
據實為

本條寺疏稿

卷二

九

皇上陳之蓋本寺老庫馬價自嘉隆以來計歲惟  
謹不許擅動誠謂老庫之銀即外廩之馬也  
無事折而為銀有事出以市馬以備非常所  
以拱衛

神京固安根本慮至深遠節奉

明旨不許借討厯厯可數先是少卿羅應鶴等請  
禁借討奉

聖旨是近年種馬變賣已盡解寺銀兩不多以後  
各邊無得輕率奏討欽此又少卿王汝訓疏請

禁止借支已經兵部議覆除倭警外不許各衙門數數借支移咨戶工二部凡公費不得再請奉

聖旨是欽此又本寺卿劉四科疏請傳寢戶禁兵參之議已經兵部議覆奉

聖旨該寺帑銀日匱允宜謹制出入共圖節裕之計俱依擬著實行欽此又鳳陽巡撫李三才請討馬價該部議覆奉

聖旨該寺馬價係軍國緊急備用不許濫討欽此

太僕寺疏稿

卷二

三

是

明旨昭昭炳若日星故自嘉隆至今老庫馬價所積幾至千萬及後各部率意借討遂至濫觴始曰不得援以為例後卒以為例始猶兵部奏請為例自後各部亦借請為例始借猶曰勒限補還及後竟不補還日減一日歲削一歲以故屢年千萬之積殆盡今僅存二百萬有奇耳所謂儲蓄不備卒有水旱盜賊無能以應而國非其國者也夫富家巨室欲保其

家旦夜所以慮不常防盜賊者備至周密況以堂堂

神京所恃以戒不虞者空疎至此可為寒心臣等蒿目焦心計無所出方思遵

旨取償該部原借銀兩不虞今又借討百萬矣查戶部所借本寺銀柒百餘萬不為不多舊借未還新借踵至況本寺僅存貳百萬今一借百萬能堪幾借竊恐不數月寺帑盡空矣寺帑空則

太僕寺疏稿

卷二

三

神京幾無馬矣

神京何地今日何時帑竭馬乏何以為國或曰事有緩急今邊圉告急當急邊圉耳不知事有緩急亦有輕重等重從急等急從重京師之重視邊圉何如譬之邊圉手足也京師腹心也未有剗心血以補手足者近見天象告變河源已竭民心騷動亂萌已形陰雨綢繆不可不慮是京師備禦當急乎當緩乎倘一旦有警欲徵馬則無馬欲市馬則無銀倉惶



失措誰職其咎往者庚戌之事至今念之令  
人心悸夫天下利害事惟身親之而後心知  
其苦今太倉空遺九邊告急計臣知也若寺  
帑匱乏後禍難任計臣豈知故計臣今日之  
請臣等今日之執所謂各痛各腸無非為國  
非敢動意氣爭區區衙門體面已也體面之  
爭小軍國之計大臣等竊見宋之季世臣子  
不求為國濟事動輒求勝卒誤人國臣等竊  
恨之臣等所以不敢默然者非敢求勝為

陛下守此官耳挈瓶之守手不失器況軍國大計  
乎伏望

皇上俯念根本之重加意桑土之計

勅下兵部酌議彼此各有老庫錢糧應否堪動所  
借錢糧百萬之多應否當從從長計議奏請  
定奪庶馬政有賴而大計不誤矣

法生堂祁氏松刻周中世跋  
稿本一十餘年初得此以  
書雖有缺心然不易改  
靜宜其鑒之

李女梓

中州疏稿目錄

卷之一

崇重道德節義疏

議賜職罰銀兩疏

優錄賢能官貧疏

薦舉人材疏

薦舉方面官貧疏

舉刺有司官貧疏

卷之二

中州疏稿 目錄

舉劾武職官貧疏

薦舉教職官貧疏

薦舉首領佐貳疏

薦舉王官疏

糾劾不職方面官貧疏

糾劾不職有司疏

卷之三

糾劾不職有司將領疏

更調縣令疏

代題請乞推恩疏

代題請乞卹典疏

代題懇乞卹典疏

撫臣服闋疏

卷之四

旌表節烈疏

表揚貞節疏

言兵事疏

蠲恤中土災傷疏

中州疏稿 目錄

參究宗人怙惡故殺疏

卷之五

勘問怠玩指揮疏

衛官怠玩擾衆疏

參究軍違限官貧疏

中州疏稿卷之一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陳以開全校

崇重道德節義疏

為重名教以敦薄俗以崇

聖化事臣聞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名教莫重於道德節義此二者國與天地所恃以立猶元氣之流行不容一日或息者也是故下車而封比干之墓過魯而崇宣尼

中州疏稿

卷一

之祀豈不急是務所以砥礪人心而轉移世道也今

國家多事之秋人心澆薄之會崇德表忠尤為亟務嗟夫宋人擯道德儒術詘於功利而宇宙為腥五代擯節義賢人詘於武功而天地為閉此世道治亂之大機也臣以菲才承乏中州中州固道德節義之鄉也臣於攬轡之暇不勝執鞭之思謹按故牒秦漢以來儒術大壞道脉幾絕天生宋儒程顥程頤兄弟自

相師友明正學於伊洛之上其徒尹焞謝良佐張澤李籲輩欽挾而往從之使六經之道懸日月而炳日星此二程氏之為烈也其後二百餘年有元儒許衡者雖生於濁亂之世毅然以斯文為己任講明二程之學教訓生徒人稱之曰魯齋先生云以上諸儒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臣近過其故里子孫式微祠墓荒翳或祀或否即祀俎豆不備有司且以簿書期會為大故矣甚可嘆也中州以節

中州疏稿

卷一

義稱者自關龍逢比干以來代不乏人而其著者在唐宋之季其在唐如張巡許遠之殲城抗賊而死顏真卿杲卿之兄弟就義而死宗在宋如岳飛之志復神州孤忠不白而死宗澤之百戰殲虜壯志不酬而死此其彰彰較著者他如馬遂之死貝州安濟之死鄭州魏貺之死汝州張克戰之死汾州程迥之死宋興向子韶之死淮寧潘炎之死扶溝韓浩之死睢州杜炎之死輝傳察之死金史抗之死

代州康保裔之死高陽种朴之死河州忠存  
之死永興宋炎之死陝州此其忠憤義聚貫  
日月而動天地乃大半無祠不免為若敖氏  
之餒鬼即張許諸臣祠多傾圮空梁壞  
壁巢燕雀而卑狐狸臣近拜其祠下愀然者  
久之為之低徊不能去也我

國家操此兩端為礪世磨俗之具中州人士之  
以道德節義奮者斌斌稱盛臣於道德之臣  
得二人焉節義之臣得八人焉蓋自元儒許

中州政稿

卷一

三

衡沒六百餘年有曹學正者學正名端澠池  
人弱冠博通五經雅慕伊洛之學儒者翕然  
宗之永樂初鄉舉授霍州正在霍十年其造  
士務踐履士服習其教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已而改蒲州其得士如霍州會端考績蒲霍  
諸士乃詣

關爭留之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太極圖西  
銘通書解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儒宗統  
譜性理文集等編行於世論者以為

國朝理學之倡其後八十餘年有尤主事者主

事諱時熙洛陽人束髮即以聖賢自期居官  
廉介有水漿聲已而掛冠闔門誦讀究心理  
學開示來學四方之士負笈受業者如雲居  
常與物無競言動有則鄉人化之稱為西川  
先生所著有擬小學記有要語學者宗其教  
題其所著書曰二明一脈蓋謂其學術直接  
明道正脉云此二臣者皆中州之名儒臣採  
之輿論咸謂宜從祀孔廟乃今鄉祠亦復闕

中州政稿

卷一

四

然此有司失於討論之故也節義之臣如鐵  
鉉之殉節於革除許遠之捐軀於宸庶此其  
大節凜然著人耳目臣不論論其軼者薛鼎  
閔鄉人慷慨負志操洪武中累遷大理寺卿  
永樂初以使

命護安南國王陳天平老嫗歸國行次芹站為賊  
黎季犁所劫不屈死之季情靈實人弘治中  
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逆瑾忌  
之謫驛丞瑾誅復原官已而陞江西副使正

德八年會姚源洞賊叛情義憤激烈率兵討之力戰而死時嘉善簿李錫饒州幕馬驄同死于難義士猶多之此二臣者亦中州也王冕洛陽人正德中舉進士授萬安令己卯宸濠之變冕擗臂大呼舉義兵追剿至安慶逆兵敗斃已而遷兵部主事守山海關甫五旬而遽卒告變群醜嘯呼露刃階下侍吏拽冕欲去冕正色拒之已而被執賊以刃脇之冕不屈死之時植通許人以太學生為梁山縣

簿正德六年流賊藍四等率眾攻城植堅守凡七晝夜會天雨雪城陷被執賊刃其面使之跪已而又刃解其雙腕植憤罵不絕口賊怒殺之其妻賈氏女三才亦不辱而死時遠近聞之泣嘆曰非獨植能其妻女亦烈丈夫也以上數臣正氣義魄遠不慙張顏近可匹鐵許乃不得沾半豆之祭使忠魂埃滅義骨冰漸臣甚痛之方今干戈倥傯議兵議食臣乃矢口談道德節義亦知迂濶不切事情孔

子曰兵食可去信不可去宋儒朱熹亦曰方今憂不在兵食而在士習紀綱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況今內之士習偷薄外之逆節萌生姦雄睥睨義聲弗振宜弘獎道義之風以救流遜之敝臣竊謂凡此道德節義諸臣其已祀已旌者宜歸其祠宇或錄其子孫其未祀未旌者宜闡其幽微補其闕畧或亟詔有司擬採中州古今以來道德節義分為兩祠合祀于大梁庶四海九州咸仰

皇上重道勵節之意雖微必錄雖久必伸豈惟消叛逆之心亦且為風俗之勸況中原者國家腹心地四方之候以為治者也居常養成道德忠義之俗異時緩急有所恃賴孟軻曰教之孝悌忠信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使孟軻而愚人則可若孟軻而通達治體可不亟採而行之哉若曰方今時詘未暇及此臣前題餘贖千餘兩又近清查出該司未登循環無礙銀七伯餘兩此固不煩經度

而費已足用緣係表揚大典臣未敢擅便伏乞

勅下該部查勘施行臣無任瞻仰之至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齎謹題請

旨

議留贓罰銀兩疏

為中州民窮可念議處贓罰餘銀以蘇積困事臣竊見中州連年災傷之後元氣未復蠲免振補帑藏空虛日朔方軍興又協濟銀八萬兩今部議開銷止准二萬八千兩有奇其餘方費處補漕運督臣陳于陞又有調兵防倭之檄矣據該道呈稱一切安家行旅俱無措處夫舊者未補新者復來實將安出勢必歛民夫中州之民即今僅存毛骨豈堪加派批臣承乏兩河無所短長唯一念省約與民休息以故緩金稍有贏餘故事歲該解進緩金四千兩今臣遵奉

明例除起解外臣仍積有自理贓罰銀七千兩又委各官清查各庫藏餘稅零星官銀三千八百六十兩通共一萬八百六十兩臣聞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達先是任山東巡撫時曾解餘緩金六千兩及餘稅二萬兩抵本省民糧臣請得此例合無就將臣前項贓罰

等銀一萬八百六拾兩內除捌佰陸拾兩收  
候臣題優禮道德節義諸費外其餘壹萬兩  
或准抵補解過陝西不准開銷餉銀或准留  
作防倭士卒行糧良便為此冒昧上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將臣前項贓罰等銀壹萬兩  
或抵補解過陝西銀數或留作防倭民兵行  
糧庶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緣係中州民  
窮可念議處贓罰餘銀以蘇積困事理臣等

中州疏稿

卷一

九

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  
親齎謹題請

旨

優錄賢能官負疏

為乞

賜破格優錄賢能官負以風吏治事臣竊惟直指  
使者攬轡一方以知人理枉為急臣承乏兩  
河無所短長唯是辨官材理冤抑為兢兢其  
地方賢不肖官負已詳臣舉刺疏中但此外  
有中主獨行之吏多忌於獨醒置誤枯朽之  
吏勢難於再肉或去任而湮沒不稱或流落  
而坎珂不遇臣心知其賢而不為表白是為  
蔽賢心知其冤而不為昭雪不啻下石此文  
仲所以致譏訐和所以掩注也以故臣馬蕪  
之所至留心詢訪得獨行之吏七人馬蕪誤  
之吏二人馬臣請為

中州疏稿

卷一

十

皇上言之蓋自世道波折士習卑卑通者多而執  
者少乃若原任河南管河副使李三才屯驛  
並法僉事許守恩此所謂執者也濁者多而  
清者少乃若原任汝寧府知府今丁憂丘度  
此所謂清者也依違者多而慷慨者少乃若

浙川縣知縣王麟趾此所謂慷慨者也緣飾者多而悃悃者少乃若原任懷慶府同知今陞陝西臨洮府知府劉應聘見任確山縣知縣陳幼學此所謂悃悃者也正官自愛者多而卑官少乃若原任固始縣縣丞賈舜田今陞潁州州同此所謂自愛者也論罷當罪者多而置誤者少乃若原任上蔡縣知縣曹世卿汲縣知縣李賦秀此所謂置誤者也臣請詳言而無諱可乎臣竊見原任副使李三才

中州疏稿

卷一

十一

東心昭義鐵心石腸先是分守河南公廉不受私謁初故人有懷刺欲謁者既見趨趨囁嚅刺終不敢出袖伊陽令張承恩與本官生同里又鄉同舉也令以墨聞本官竟發覺之毫不少徇已而陞河道副使條上防河事宜甚悉一切負薪費檢發姦弊異時羨餘贖錢視之若膩恐浼也人合已者與之言所請少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山鹿駭去也不若也原任屯驛監法僉事許守恩澹然一心

獨立千仞請謁無所行貨賄無所用初

价藩有以私販觸禁者臣行本官按治據法不少貸豪強屏息至於稽查傳符剔蠹清濫即司道健兒行他縣多僦驪而行無敢犯者其他平生孤介類如是臣不論論二臣中州事較著者蓋如此所謂亢直不撓者二臣有焉此二臣者正直不回之氣真足以激頹波而濯流俗乃今一則戢翼故枝一則垂翅不振臣甚惜之汝寧府丁憂知府丘度志懷霜雪

中州疏稿

卷一

十二

清貞寡欲汝寧故稱膏潤乃本官一切所出視俸錢所入不求贏餘有水漿聲至於居官行政則又主寬和甚得吏民心稱之不容口行之日老稚抱馬蹄涕泣有鄉官孫价者年八十有餘居常不下堂是日亦攜杖出送嘆曰幸得須臾無死出餞清吏其得人如此古稱清不近名貞不絕俗本官近之今且以憂去矣似宜紀錄俟其服滿赴部優擢以勸廉者浙川縣知縣王麟趾氣體高亮壘塊有正



骨先是居南臺時張騰言事大誼凜然至今人猶高之乃竟以忤時左遷雖一邑如斗大乎乃本官一意營職拊循其民若忘其為遷謫者昔人謂大丈夫有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住若立身矮屋中本官無乃似之似宜優擢以風正氣可也原任懷慶府同知今陞陝西臨洮府知府劉應聘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事見事便宜當行者或夜不寢至旦尤不避勞怨先是沁水暴溢齧隄老弱奔走乃本官

中州疏稿

卷一

十三

晝夜宿隄上竭力捍禦隄得不壞民賴以全活甚衆臣頃巡歷獲嘉所過野無青州村無雞犬怪問之知民多遜者臣亟檄本官署縣事本官出入阡陌開荒撫流殫盡心力已而桑麻徧野民多復業闔縣百姓向臣保留其實心任事蓋如此確山縣知縣陳幼學力行古道絕無緣飾性廉直門不受私謁專一拊循其民割斷不避豪右民亦以此多附焉臣近行其境即鄰邑之民仰之若父母願質成

者如赴口口青天臣詰問之皆曰陳青天不受請託云不謂風會波靡之中有強毅執法之士如此此二臣者真可以風矣似宜破格錄用之固始縣陞任縣丞賈舜田官雖卑雅負併儻之奇節性廉潔口不言利居常布衣糲食四壁蕭然僅携家僮一人自隨而已聽斷不避豪強即邑中豪俠大姓不畏長吏而畏邑丞民甚德之常繫一驢於庭人詰問之答曰我以卑官而執法何異娘怒當車倘上

中州疏稿

卷一

十四

官不見信朝檄下吾暮策驢而東矣其大節如是即尊官大吏所不如也今僅以州同陞去人甚惜之原任上蔡縣知縣今為民曹世為人負氣不能下人以故鄰邑害之竟以冒官行已實無玷闕臣近訪賴毛兼詢憩樹家有去後之思人多不平之嘆即日者百姓輕數千里躡蹻擔簦赴闕上書為之鳴冤則民情大可觀矣原任汲縣知縣今為民李賦秀其得民雖不如曹世卿之

深然操持潔白民至今猶憐之惟是與周知府相訐迹近於薄然臣近加詢訪周知府實有以激之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耳非其意也視他政發人陰私報怨賈名者殆有徑庭况本官膂力過人騎射絕倫用之邊方必得一矢之用大抵此二臣者性氣褊急觸時忤衆誠亦有之降用亦足示懲矣削籍得無太甚乎一經累誤終身不白亦足悲也夫世尚通錄一執者則通者執矣世多濁錄一清者則濁者清矣世多依違錄一慷慨者則依違者慷慨矣世多緣飾錄一悃悃者則緣飾者悃悃矣卑官多自弁錄一卑官則窮途有騁足之望矣累誤多不白濯一累誤者則戴盆有見天之日矣此固轉移吏治之一機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宜權用者擢用宜紀錄者紀錄宜昭雪者昭雪其於吏治民生不無小補矣

薦舉人材疏  
為薦舉境內人材以備掄擢以資治理事臣竊惟聖人在上敷澤豈有隱淪明世憐才旁求勞于夢卜是以翔鳳弭翼行利見之期潛蛟聳鱗應來儀之感臣訪得原任禮部尚書沈鯉履道彌高清操絕俗薦歷宗秩益篤忠貞有退食自公之風無私黨將說之助方時責瞑目恣睢而心折其非屹屹抗三門之柱及中涓委心結納而力辭其謁錦錚持百鍊之鋼懸車以來閭門自守念存遜遁演志箕山誠社稷之元龜士林之冠冕原任南京太常寺卿張鹵忠謨夙著亮節堅持掖垣抗疏千言振慷慨之氣開府建牙兩地崇敦大之風棲遲畎畝黃髮足備楷模表率鄉閭丹心久為磨礪原任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王旋鵠立不群鷹揚獨運當甘肅瘡痍之後而厲兵秣馬

風清塞上之塵值全陝流徙之餘而撫衆發倉雨潤溝中之瘠壯志堪策功於節鉞開情暫晦跡於菟裘原任貴州巡撫右僉都御史郭庭梧初仕康平飛雙鳧之鳥再遷骨鯁高獨茅之風聲震邊陲表伏波之銅柱義孚里閭推文正之麥舟故州里歸其清流薦紳宗其風景原任山西巡撫右副都御史侯于趙溫文可掬持重不浮省垣數歷十年河患民瘼擘畫昭然掌上戰府綏懷三晉邊情虜勢

中州疏稿

卷一

十一

揣摩如在目中經綸國器攸歸仁孝鄉評允協原任浙江左布政使加太僕寺卿張一霖行惟崇雅性不趨時推最衡陽而荆楚思霑口碑昭如白日不阿新鄭而華亭卻寢心地皎若青天解綬歸來高難進易退之節闔門養晦退廉頑起懦之風原任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孫坤性行兼醇才誠兩合勞襄晉楚屯田築障兩地著有風猷聲動華夷斬寇平苗甘載慈宣石畫雄心尚堪世用雅操不愧

鄉評原任山東布政司參政劉易從魁梧偉貌侗儻長才自郡縣起家而扶弱鉏強兩在權豪歛手歷藩臬秉憲而揚清激濁一時貪墨寒心方壯乞閑共羨急流之勇及時向用必收未雨之功原任山西布政司參政喬巖忠耿性成深沉識定邑宰惠流境內三年上最而閭巷傾心臺章直震

朝端五月左遷而縉紳扼腕膏膺階而歸卧篋中僅數卷圖書及居里而譽滿戶外惟一廉

中州疏稿

卷一

十六

風月今正當乎撫任豈可棄乎

清朝原任四川成都府知府梁策卓然高品藉甚清名先為繕計兩曹而政釐風弊及守蜀都五月而民有去思孝兼愛日之誠惶惜懸車獨早才裕匡時之具豈容推轂猶遲以上諸臣皆中州之名流幹國之利器所當及時起用內如沈鯉尤物望具瞻人倫領袖堪居玉鉉可副金甌乃草澤沉淪蒲輪不及臣誠恐桑榆行盡龜玉終藏

王國之損永謝

聖世臣竊太息私用傷心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沈鯉亟賜起用諸臣

隨材簡擢庶

國家獲休采之益而臣亦少寬蔽賢之咎矣緣

係薦舉境內人材以備掄擢以資治理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

親齎謹題請

旨

十月九日

卷一

十九

薦舉方面官貢疏

為循例薦舉方面官貢事臣奉

命巡按河南先於萬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與

前按臣林文英交代行事間於萬曆二十年

九月內接見邸報欽蒙

聖恩改補直隸提督學校所有方面官貢例應薦

舉臣訪得布政司分守汝南道右叅政李杜

通達老成精詳鎮密清徭剔蠹三川之凋劫

為蘇察治辦官一路之綱維自整按察司按

中州疏稿

卷一

字

察使鄒學柱神姿瑩徹才識高華辦官材則

見垣一方識廉獄則持衡三尺公望推重憲

紀肅清管河道副使王恩民天質不雕風襟

可掬防河儼若防敵持身不啻持盈能淡世

情雅多古意大梁兵巡道副使陳樹才無施

不可治所至有聲千里寧惟政趾龔黃之美

一方建節風清梁宋之間叱驛益法道僉事

王孟煦心本光明節多特達激揚有體共高

廉問之風文學起家兼擅政事之美分巡汝

南道僉事任應徵任事勵精受材膚敏脩武  
備慮周包桑辦官邪明若指掌近清屯政裨  
益尤多以上諸臣皆藩臬之良所當薦揚以  
備擢用內陳禔今任維浹轉自本省例得併  
薦該臣又查得故事司道官例有劾但大計  
之後故者以有議而去新者多候代未來即  
來者席未煖又去即河北一年之內缺道者  
四即今尚缺二頃叅政取定力陞任藩司幾  
空持印四顧攝代乏人見在司道官僅僅八  
人而已內二人又新任欲於六人之中吹毛  
求疵竊恐播糠及米臣誠非庇過意在憐才  
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李杜等循  
資擢用廢賢哲彙升治理攸賴矣緣係循例  
薦舉方面官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  
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齎謹題請

旨

舉劾有司官負疏

為循例舉劾有司官負事臣奉

命巡按河南先於萬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與

前巡按林文英交代行事間於萬曆二十年

九月內接見即報欽蒙

聖恩改補直隸提督學校所有按屬有司官負例

應舉劾臣訪得開封府知府陳廉實政實心

有襟有度莊衡郡而聲色不動御

价藩而調停得宜才本至誠器可遠到南陽府

知府李芳內精理而出之以寬平性溫恭而  
持之以正大列城仰鏡象指千里飲和華心  
彰德府知府何鯉受材膚敏任事勵精耘強  
植弱而寬猛得宜校士治兵而文武備具衛  
輝府知府王時濟躬先儉約有拔葵之風政  
主寬和多斷雕之意力行古道亦擅文名彰  
德府同知帥機遠心遺俗雅志著書宏博而  
三篋盡知孤高而一塵不染衛輝府同知曹  
繼孝與氣茂材達於從政治戎而檢梃姦弊

攝篆而膏沐瘡痍開封府同知胡喬岱資性  
閎爽吏事精詳承委事事留心攝符處處歌  
德開封府推官田立家潔已抱公一意營職  
趨事疾若赴壑執法嚴然斷山汝寧府推官  
程紹捷若運斤而本之以誠明如懸鏡而行  
之以恕藉甚萬口卓冠兩河南陽府推官李  
光輝英雅之性無待章絳誠恕之孚不煩鉤  
鉅洗煩苛之習流愷悌之聲河南府推官董  
漢儒材請雋明性資耿直投艱鉅確有擔當

中州疏稿

卷一

三

遇矜疑無不昭雪彰德府推官吳鍾英知不  
執方寸無滯用理煩難有如振落摘毒伏不  
啻發蒙婦德府推官宋師程風襟可親可掬  
天質未琢未雕雅有君子學道之心絕無世  
俗浮沉之態衛輝府推官童正蒙恂恂雅度  
翼翼小心查盤所至稱平謙獄得情勿喜汝  
州知州方應選英氣絕倫雋才邁往學古從  
政已著循聲擢管登壇堪司文鑰磁州知州  
劉安仁念念為民事事從省休養之懷懷于

供億拊字之意勞于催科南陽縣知縣陳大  
道治邑五年歌誦一口人既服其明允又稱  
其廉平驗之行事俱有實政安陽縣知縣李  
應策承凋疲之後竭拊摩之心念念愛民事  
事釐弊不遺餘力真是循良新蔡縣知縣甕  
幼金草鞠訟稀百里瘡痍立洗棠陰政茂四  
封歌誦翕然函牛烹雞不盡其用祥符縣知  
縣張崇禮共推高明可理繁劇當衝應卒不  
啻錯節盤根自簡調繁有若駕輕就熟鄆陵

中州疏稿

卷一

二四

縣知縣何爾健吏事精明器姿倜儻推強抑  
梗不遺餘力積穀開荒真是苦心臨潁縣知  
縣高第綺年英氣素履清襟邑小不盡其才  
令簡人安其政唐縣知縣尹從教志不挫於  
一蹶譽已滿於四封盤錯之才循良之政陳  
留縣知縣江中信廉謹自將精勤不懈撫字  
常多孳孳意催科不奉急急符蒿縣知縣汪  
以時天資耿介吏事詳明興水利而舉錡為  
雲驅曠徒而解刀佩擯儀封縣知縣孫文龍

節愛備至徭役尤清民多簡便而樂輸吏無  
貪緣以巧法光山縣知縣汪先岍勤恪自將  
公正不撓良善為之吐氣豪強莫不潛踪河  
內縣知縣侯加采惜民命一蕪不以妄施省  
民財一毫不敢妄用廉平之譽遠近翕然洛  
陽縣知縣錢夢臯氣度和平幹才嚴整吏弊  
加意滌濯民徯設法調停汲縣知縣王有道  
心本誠篤政多拊循念民情莫不欲安故治  
道去其太甚商丘縣知縣姚鉉器度開爽政

中州疏稿

卷一

五

術疏通能于整辦之中不失拊循之實羅山  
縣知縣張敬講鄉約行保甲絕無虛文豐積  
貯撫流移皆有實政鎮平縣知縣孫鶴年吏  
事精明風力強敏鉏強而拾黨斂手拊瘠而  
四境歸心靈寶縣知縣楊堪清欺隱法行豪  
強撫流移恩到羸弱實心任事政譽翕然修  
武縣知縣邵炯開荒竭盡心力剔蠹不避姦  
豪疲邑正宜勞民得息以上諸臣皆有司之  
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者也內張

崇禮李應萊王有道令任維浹係本省調索  
方應選江中信維經陞任尚在地方與張崇  
禮等俱例應併薦其不職者除榮澤縣知縣  
程學庸見今勘問候問明另行招叅外又訪  
得封丘縣知縣遲可化酒腸寬似海貪心深  
似谿每飲輒醉每醉輒淫刑或五十板或六  
十板犯人李雷等怨聲每詞必供每供必問  
罪或稍有刀或有刀犯人張材等刺骨衙役  
查點是矣每一名不到或罰香油五斤或十

中州疏稿

卷一

六

斤皂隸汪尚賢等彈指揶揄斗斛印烙是矣  
每斗一隻或罰穀五石或罰穀十石行戶張  
安田等腐心怨恨錢糧自有正額而每兩加  
二徵收不啻公一私十馬戶奔走良苦乃每  
石加三扣除或謂馬瘦官肥應  
朝而擅動庫銀三百兩作何支銷臨行而監受  
監生王父五十金是何法體官箴已壞物議  
沸騰汴池縣知縣今陞直隸永平府通判曹  
相性耽翹慕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親事多

糊塗一切聽斷全憑左右指使王守陽猾吏也知其所欲在酒報以酒中之解順相接安俊秀美臣也知其醉日常多輒乘其醉而還之委心不疑治獄五年詞內未沾點墨悉衙內馬主文高下其手絕無關防沉酣終日民不得聞半語悉腹心安門子抑揚其詞大開鬴局准狀全無定期每日數詞每事數罪原告與被告同科犯人張清等切齒微解絕無定則每加二而入扣一而出納戶與解戶均應

朝大肆需索蠹城驛借館夫銀義昌驛亦借館夫銀即富戶李穩等一切波及故方其在任有明打劫之謠及其去後有暗脫網之涕葉縣知縣今陸山東膠州知州高文登實有豕心徇于貨賄濫准狀詞而悉批鄉約都郵騷然肆行科罰而不遺老人貧聲藉甚錢糧奉

派而後徵舊例也乃十九年而預徵二十年之條銀得無太蚤乎度已不免蚤一日蚤得一日之羨餘饑民志在得穀實惠也乃一切以錢代之是何心乎知穀粟重滯唯折錢以其半予民可以其半入已槩縣錢糧徵收每兩加二納戶劉以謙等之告發得實十七年蠲免糧銀侵扣入已庫吏徐孔元之經手可查李舟等無辜良民也乃誣拷為盜非該道之平反幾為獄中之怨鬼趙希顏等已遣軍徒也乃竟不收監縱其窩訪不啻出柙之虎狼魏龍岡擅押紅票至犯法矣罰穀百石竟從輕釋王愛民淵藪強盜至害民矣通賄五十金乃曲為包容其他毆行熊秀亭等之被累也保安強水二驛之科折也汝洛河船價之侵扣也瑣屑穢鄙類如是可謂官箴大壞民怨已業以上三臣通應照例罷斥以警官邪者也湯陰縣知縣余應召性若鷺鳥貪甚饑鷹事不求其便利乃任意紆更又不求其



近民輒深刑以還內倚臆吏劉自洪為之腹  
心肘足交而勝負立判外倚巨猾劉繪為之  
牙爪耳目徧而閭巷騷然本縣條鞭銀每兩  
加二徵收大戶李大猷面執有據宜溝驛館  
夫銀大半扣除入已收頭劉棟等虛領可憑  
會銀透支過多每百兩止算三十兩管支韓  
永科含淚補賠審編責放富戶五十家每家  
餽銀十兩門子王化行黃夜過送土官李生  
陽侵欺不問或謂錢幣通神富民李公廕援

中州疏稿

卷一

元

贊陽面却以逢迎失意至於催徵逮繫老幼  
囹圄喧填迎春押聚倡優耳目駭異此一臣  
者法當罷斥但念居官未久才堪鞭策或姑  
從降用以示懲創者也夏邑縣知縣黃磁平  
易近民民頗德之但氣體羸弱不耐煩勞近  
以積勞成疾不視事者三月有餘臣頃巡歷  
其地據本官呈乞休致臣已批布政司查議  
聞已而又據該縣百姓李習書劉務本等連  
名保留情詞懇切臣欲從百姓之請則縣事

至煩似難卧理欲從本官之請則居官謹慎  
又難終棄所當照不及例改教以示曲全者  
也河南府知府徐學禮性雖亢直事多乖張  
初臣入境見其事有執持絕不浮沉心頗器  
之無何大計有物色之者臣力為洗濯不虞  
日久情異物議漸騰或謂其窺知府大門為  
前朝寶藏因而拆毀改造得金寶無算者或  
謂史鄉宦被逮進千金為壽求免重罪者或  
謂陝州尹知州河池曹知縣知大計不免亦

中州疏稿

卷一

三十

各進二百餘金求援者或謂犯人金廷試史  
偏山各以事犯亦各進百餘金求免罪者其  
他開礦辟類如是臣聞之不勝駭異已而徐  
察之事屬影響多非情實似難毛求唯是太  
守寧惟千里唯寬和能得吏民之心乃本官  
求之以急唯節愛能甦凋疲之氣乃本官持  
之以苛即如大門之更也鍾鼓樓之改修也  
是亦不可已矣乎乃役鄉市夫千餘名力作  
之農工奪于土木疾苦之怨聲雜於斧斤其

勞已甚民不堪也古有拔葵者尚不忍與  
爭利乃開清軍廳隙地為圃亦役火夫三百  
餘名治之甚有婦女應役者一夫灌園一家  
菜色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旬一准狀狀不下  
百十餘張下州縣半之無不取供者科罪入  
于毫芒追比急于星火其婪已甚民不堪也  
各州縣解到銀兩秤頭偏重羨餘盈溢雖是  
故套不能禁革解戶疲于路矣賈有貨賄我  
不與知無敢勾奪乃粗而米鹽細而段絹之

中州疏稿

卷一

三

數多以半價商賈誇于市矣我以不賄令列  
城列城象之猶恐不既況生于有賀應  
朝有贐即歲時伏臘進饌不絕州縣腹誅于下  
矣以上數者雖中人所時有實吏議所大禁  
況太守為百吏之長有一于此又何則焉唯  
是本官性無嫌阿才多揮霍量從議處尚堪  
補過鄧州知州徐詔神昏形渥性暴刑煩急  
于民而寬于群小權落董門子之手明於用  
刑而闇于聽斷動依時僭吏之言里就濤太

和而履常滿于其境乘馬之餽遺無虛日與  
皂查馬稅而肩常側于其市行戶之嗟怨不  
絕聲程子遜一州豪惡也強姦薛明妻告發  
乃罰銀四十兩竟從輕發落李士儒有名素  
封也歐死張世祿被逮乃罰銀八十兩竟立  
案不行徐五兒賭博亦輕犯耳乃責發監三  
月不取致令本犯服毒而死湯朴索驟價亦  
細故耳乃怒其犯已重責四十板而死其他  
陂堰七十二處地課之侵也八關廟油稅之

中州疏稿

卷一

三

臣也應

朝富戶張英等暮夜之入也似屬影響有難深  
求大抵本官才甚昏庸煩劇不宜況鄧州扼  
梁楚之衝姦宄窟穴彈壓甚難臣今歲巡歷  
其地即本境地方豪俠結黨橫行州里甚至  
富者不能保其財弱者不能有其妻臣雖痛  
加莫夷勢不能盡也乃以本官聞聿無為者  
當之何異朽索之馭奔馬哉臣切為此等地  
方須得一廉幹甲科提衡其間庶豪強有所

禁禦而閭里之凋疲可起矣。郾城縣知縣丁日近心腸近實吏才甚庸聽斷滿口燕語全憑左右譯傳致積書萬卷心等乘間作弊行事一味狐疑悉聽吏書願指致腹吏權佑等抵隙招權懸鐸以儆重收者法至良也。積棍郭光等惡其害己而已而化為烏有竟置之不問立限以介緩急寬民力也。猾吏馬學書等一槩混勾任意恣其狼貪竟冥然不知既設監矣復主空房三間間常滿既鞭朴矣復

中州疏稿

卷一

三

酷刑拶指指欲斷汪相公市之於內暮夜入而不得關防權佑等市之于外賄賂行而不能鈴束最病民者才一籌不展獄經旬不決朝帶進而暮發出重收監而輕收舖逮繫之民如蟻囹圄之內如市公門出入如無人之境男子苦羈拘囚婦人辱於輿隸刑政放紛元元愁歎此一臣者授閑處僻或可支吾當衝理煩無惑委頓以上三臣所當量調簡僻以全罷使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陳廉普循資擢用行取遲可化等分別議處庶有司咸知勸懲而于吏治民生不無小補矣緣係循例舉劾有司官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差曹汝為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一

三四

中州疏稿卷之二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陳以開全校

舉劾武職官貢疏

為循例舉劾武職官貢事臣奉

命巡按河南先於萬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與

前按臣林文英交代行事間於萬曆二十年

九月內接見邸報欽蒙

聖恩改補直隸提督學校所有武職官員例應舉

中州疏稿

卷二

勅臣訪得河南都司軍政會書提督局捕兼

管城操署都指揮僉事柯鷹揚性行潯均曉

暢軍事督捕無輩荷之警訓練屬桑土之謀

河南巡撫標下練兵遊擊將軍李逢時員幽

燕之氣擅騎射之長談論鴻腹皆兵奮激一

身是膽守備唐縣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

行事署指揮使王公翠器與幹合營成將材

穎末已露於處囊衣初更嚴於防殲守備汝

寧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

事丁從啟猛氣咆嘯騎射精長用之邊方必

有樹主河南衛指揮同知王納諫極極氣槩

赴赴雄姿中軍而紀律惟明當敵而智勇必

奮陳州衛指揮同知青若水發身學劍餘力

知書廉平盡得士心慷慨老閑將略宣武衛

指揮同知吳國輔夙負氣槩發習兵符署兼

而軍政修明領班而士心悅服宣武衛後所

百戶翟子勳留心劍術奮發武科綽有能將

之風可備材官之選以上諸臣皆一時武弁

中州疏稿

卷二

之良所當薦揚以備副參遊守之選者也內

如丁從啟者騎射之長尤稱絕技臣一日閱

操令其手握三十矢射于百步之外不待審

固隨手而發應手而中無遺矢者真射鵬之

手兩河武弁無出其右但其性非曲謹守有

小疵當此邊方多事之時正使貪使詐之會

倘略二卵之嫌必得一臂之用臣故併薦其

能以備一時緩急之用也原任河南都司掌

印署都指揮僉事溫趾嶠峻有志軒豁多才

譚兵悉改守之機取卒得操縱之體原任  
神機十營佐擊將軍王延世儀容魁岸才略疏  
通聲望久著嵩山功名可期邊徼以上二臣  
所當及時推補以盡其才者也又訪得守備  
嵩縣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會  
事李鶴既微且憊又貧而殘張侯樹鵠無一  
矢之能視席貪狼有百方之巧軍機本以備  
役使也乃占役百餘輩半多折銀以充囊民  
壯本以防疆也乃乾沒十餘名急則顧募以

中州疏稿

卷二

三

充數侯世忠等二十餘人竊贖被獲法當中  
詳胡為人為罰罪罪為折銀五兩有餘竟爾  
釋放保甲劉良臣等四十餘人點卯不到固  
當清查胡為人為罰大紙二刀刀為折錢三  
百文嚴刑比追小道來齊民耳柴炭薄業耳  
乃虧其價值致令自刎於階庭已而畏其父  
告竟以重賄而和息此猶其小者也最可恨  
者營席窩馬槽羊等洞乃姦狹窟穴之數于  
進京章邦王科等乃豪猾嘯聚之徒本官與

之往來餽遺閉門高卧任其縱橫莫之禁禦  
竊恐由微至著積少成多萌芽斧柯將來為  
地方患害不細宜亟將李鶴革任回衛另擇  
一廉將代之雖然臣猶有說焉夫

國家之用將如大匠之用木防虜當取勇防虜  
當取廉邊徼日見虜勇則其氣奮防虜日見  
金廉則其守定乃若所謂廉將臣疏內所薦  
青若水是矣今中原方患無兵而以強弩敢  
死之士弃之為曠盜方患無財乃以天地自

中州疏稿

卷二

四

然之利弃之於盜亦可惜也誠得廉如青若  
水者整理其事內練毛兵外防曠盜俟紀律  
粗定兵民心調然後擇一廉幹有心計司道  
督理曠事如鹽法事例似或可行不則徒滋  
害耳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柯鷹揚等  
量材擢用溫沚等及時推用李鶴革任回衛  
或將青若水就近推補則勸懲分明而軍政  
有賴矣緣係循例舉劾武職官員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齎  
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二

五

薦舉教職官負疏

為循例薦舉教職官負事臣奉

命巡按河南先於萬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與  
前按臣林文英交代行事間於萬曆二十年  
九月內接見邸報欽蒙

聖恩改補直隸提督學校所有教職官負例應薦  
舉臣訪得汝寧府儒學教授徐維源學得吳  
中之精華行持汝南之管鑰改教為母大祖  
尤高遠平縣儒學教授林國光學窮閭奧行

中州疏稿

卷二

六

著表儀擢詞風水成文展足雲霄在望太康  
縣儒學教授張必振學有師承動運銀鐃允  
矣鳴鐸之選綽有製錦之能濟源縣儒學教  
諭甘學書學有淵源文無繩削樹儒林之赤  
幟堪花縣之白眉孟津縣儒學教授祝來慶  
妙齡粹質博學宏詞費宮有振鐸之聲公門  
無曳履之迹泌陽縣儒學教授李如寶整飭  
功令興起斯文志不懈於三餘才實堪乎百  
里扶溝縣儒學教授鄭國才一簾畫靜鄭廣

文之著書滿座春風馬季長之設帳沈丘縣  
儒學教諭葉文憲虞庠俊造漢殿芳聞雅負  
六藝之長宜展千里之足信陽州儒學學正  
張邦基學咀英華行敦本實橫經雅能造士  
試政定是宜民光州儒學學正劉大綸倚席  
橫經樂育二三洙泗篝燈副墨扶搖九萬滄  
溟汝陽縣儒學教諭符崇春風絳帳諸生飲  
袂如歸夜雨青絢萬卷埋頭欲遍汲縣儒學  
教諭錢崑識度閑雅學問疏通壯志尚思凌

中州疏稿

卷二

七

雲長材尤堪製錦獲嘉縣儒學教諭劉芳久  
識度高華學業醇茂榻管可以射覆持身不  
啻履繩葉縣儒學教諭王邦靜平安儒雅經  
學修明教已孚於青衿才堪寄乎赤社光州  
儒學訓導吳瑞登抑首窮經雅志續史文早  
騰於紙價夢想生於筆花偃師縣儒學訓導  
俱宰廬墓讓產鄉評最高課士校文學規甚  
肅光山縣儒學訓導王懋官學有本源詞無  
枝葉不愧儒行雅稱師模上蔡縣儒學訓導

余璘舉動儒雅經術疏通教行青衿譽滿  
序以上諸臣所當薦揚以備六館有司之選  
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徐維濂等  
酌量循資擢用庶師儒知勸而風教有裨矣  
緣係循例薦舉教職官負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二

八

薦舉首領佐貳疏

為循例薦舉首領佐貳官貢事臣奉

命巡按河南先於萬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前按臣林文英交代行事間於萬曆二十年

九月內接見邸報欽蒙

聖恩改補直隸提督學校所有首領佐貳官貢例

應薦舉臣訪得按察司知事王元弼資性閎

爽政體疏通志能屬於困衡才愈熟於閱歷

按察司照磨劉良佐志不懈於左遷才益請

中州疏稿

卷二

九

於歷試署邑廉謹佐奉勸勞彰德府經歷陳

鉅性本誠薦才亦通明不忝儒流儘曉吏事

南陽府經歷李時化資性醇謹事體通明清

屯有方部解不染睢州判官盛尚志事以久

而益練志以挫而益堅幕佐久淹煩劇堪任

光州判官藍光憲識度英朗政務詳明催徵

調停署邑安靜祥符縣管河縣丞姚學孔才

堪理劇守若捧盈勤勞獨多卑官難得獲嘉

縣縣丞孫承光委署疲邑而寬猛得宜開墾

荒田而流移漸復以上諸臣皆卑官中賢能

堪任府佐縣正之選內如縣丞姚學孔河上

勤勞四年上下稱許一口至於操持謹慎尤

小官所難似當亟陞以風小吏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元弼等

量材擢用則諸臣必感激思奮廢於吏治有

裨矣緣係循例薦舉首領佐貳官貢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

齎謹題請

中州疏稿

卷二

十

音



薦舉王官疏

為循例薦舉

王府官員事臣奉

命巡按河南先於萬曆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前按臣林文英交代行事間於萬曆二十年

九月內接見邸報欽蒙

聖恩改補直隸提督學校在境內

王府聞見頗真遵奉

明例應照有司一體舉劾臣備查

中州疏稿

卷二

十二

王官政務原簡與有司目親民事者稍異間有

一二年近哀庸已經勒令致仕外臣訪得

潞府長史司左長史楊同善淵沉潛風襟篤

實畫一聲高齊國文雅價重江東右長史劉

以平鎮定有執真實不浮託後乘而講讀惟

勤曳長裾而夙夜匪懈

周府長史司左長史梁欽練達國體克紹家風

啟沃之功居多輔導之職允稱

趙府長史司右長史蘇潢襟度樞明事體諳練

文雅克堪輔國操履不媿承家

潞府審理所審理正李維美問學優長氣資雲

雅授書有功效沃懃獄咸服公明

趙府審理所審理正陳養才罷資闇棄學問疏

通志不挫於投閑才尤長於懃獄以上諸臣

皆輔導之良所當薦揚內如楊同善劉以平

輔導已久資俸稍深倘或照題

准事例破格拔用庶曳裾之勞有改步之望矣伏

乞

中州疏稿

卷二

十二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楊同善等

紀錄拔用庶

王官知所勸勉而於

親藩為有補矣緣係循例薦舉

王府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

承差曹汝為親齎謹題請

旨

糾劾不職方面官員疏

為糾劾不職方面官員以備考察事照得萬曆二十年復當大察之期所有按屬不職方面官員例應糾劾臣竊惟監司坐鎮一方儼然為封疆之臣百城之所仰鏡也必其人端方正直始可以樹標作則千里之所歸赴也必其人仁厚平恕始可以集眾和民乃若脂韋如布政司右布政使姚學閔者不可則矣刺急如原任按察司分巡汝南道僉事金丁

中州疏稿

卷二

十三

愛顏洪範者眾不親矣臣請得而詳言之臣謹按姚學閔才識敏捷精於吏事臣不敢掩其所長然此簿書期會之能耳要之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大節近言官建白重撫臣之選先品格乃若布政去巡撫一間也學閔之品格何如也其他揭害故上蔡令濫取各屬醵金無論矣論其大節先是輔臣張居正嗾王篆附炎學閔以吏部侍郎陳思賢為介結王篆因王篆結張居正引絕批根深相結

納內憑寵靈外作威福鼠牙穿室蛇毒吹人

無論李天植李冰張岳等相繼被傷而去聞劉臺之死鄒元標之戍亦與幕中之謀士論以此少之已而閱視宣大山西驅駕氣勢監司而下皆望塵而拜冒於貨賄不可嚴盈至今三鎮之流言未息也夫自張居正既敗一時依附之徒身寒於冰山之顏變連於長木之標輕則成破甑之吁重則受覆巢之禍乃學閔猶然無恙坦途至今不為狡兔之爰

中州疏稿

卷二

十四

爰乎人皆議其漏網矣顏洪範擅幹精悍銳於振刷臣不敢掩其所長然此一切趨辦之治耳要之居上治民自有大體屢屢

明旨念災傷之地先節愛中州固災地也洪範之節愛何如也其他聞書辦王文彩之通賄家人顏書之外市無論矣論其信事蓋中州風俗悃悃人情謹愿本不可以江南之治治之乃洪範居食必求至精變悃悃而為紛華服從必求伶俐化謹愿而為機智水陸之珍如

取諸藩牆之下乃已不則便大怒即食咄嗟  
便辦乃已不則推案不食嗔甚郡縣多苦之  
門役夜拊背偶睡詬躍呼杖未至即手界方  
捶其面血流至股膏夜走平上關去州可九  
十里天雨雪寒甚輿隸不能行以鞭蕪使之  
是夜凍死夫汪中璧等四人民兵張望一人  
其他以凍折指者固可掬也其天性慘急多  
類此鄉官胡秉性以睚眦之怨下令嗾民告  
之胡鄉官忿不可解乃屬經歷汪綬進百金

中州疏稿

卷二

十五

為乃父壽乃已汪綬故黠吏以便嬖得意稍  
稍與馮門子為姦利行之日計扛五十一轎  
二十乘夫多亡拘田夫代之靳縣丞宓典史  
櫛雨行田間追呼達旦驚悸欲死至今汝南  
吏民言之凜凜餘威尚在也夫性急如怒蠅  
操下如東濕謾罵而郡縣俛首飲氣馮怒而  
丞史破膽一迹是何希視之耽耽乎人且謂  
其負嵎矣參照得姦學閭庸立無骨如附松  
之女蘿託根甚巧顏洪範慘斃少恩如當路

之荆棘傷人必多此二臣者材幹有餘德器  
不足均當議處以示懲創者也

中州疏稿

卷二

十六

糾劾不職有司疏

為糾劾不職有司官員以備考察事竊得  
曆二十年復當大察之期所有按屬不職有  
司官員例應糾劾臣訪得原任彰德府知府  
今丁憂林鳴盛蒲柳之姿易謝棄榆之計甚  
工府堂經年不上百事俱廢獨收銀受狀不  
廢常坐後堂衙門徹夜不關胥役無禁即閭  
巷小民亦無禁有如夜市旬為一准狀不下  
百餘張張為批縣無不取供者快手張進孝

中州疏稿

卷二

七

等催贖急於星火計府各舖行不下百餘家  
家為取貨物價不以時給者舖戶平天相等  
怨恨入於肺肝額解錢糧十餘萬每兩加二  
秤收止如額起解餘入已大戶揚其等證領  
給賑銀三千餘兩計放過二千五百餘兩餘  
入已寫字馮冲等證最可恨者交盤之日與  
李推官當堂爭贖至樣臂謾罵此不可使鄰  
國聞也起行之期縞素與送客置酒高會甚  
且行歌而歸呼此不可令衆庶見也原任汝

寧府知府今丁憂林雲程耳既無聞心復多

慾聞卷騷動左右縱橫任吏張方振等以為  
耳目或聽審而傳言或成供而諸稟光州生  
儒嘖有煩言信閭門子以為心腹或入而與  
管家老三過莊或出而指官誑騙被害吳米  
貢等不勝愁嘆葛布濫取於屬官羅山張知  
縣信陽何吏目拱手而效實紬段強賈於舖  
戶山西客人魏強等折價而吞聲修公廨而  
罰及七路地方高恩等二百餘名每名不下

中州疏稿

卷二

六

十兩已而木石之費又取之行戶則前銀將  
焉用之各州縣解到錢糧計每歲不下萬餘  
兩兩為加二秤收起解如額而止則羨餘將  
安歸乎至於庫吏賈應詔以侵欺坐已而以  
賄釋豪吏戴召之父以訪問坐已而以賄釋  
杜大友以人命坐已而以賄釋既已染指可  
恥難曰重聽何妨原任河南府同知今陞南  
京工部都水司郎中張夢蟾斗筭之才囊橐  
是計取物無論文穀細輒之重者即漿兒酒

日取一壺誠為哺啜可羞罰贖無論金銀穀粟之大者即皂快以不時點人為罰雞卵十箇無乃雞豚必察方韓知府以憂聞即封府庫查扣羨餘銀二百餘兩半以與韓知府而未受繼葉知府甫任向磨庫冊少庫銀一百餘兩幾欲發覺而曲全賬銀計一千四百兩每兩計錢八百文乃拘富戶易錢每兩增錢十文則餘錢將焉用之飢民共五千七百七十五名見謂給錢為費乃名為給饅頭一枚

中州疏稿

卷二

十九

計錢可值一文則前銀何所歸也辟之扼吭奪食真是當晝攫金原任衛輝府通判今陞周府審理徐二奇年迫桑榆知府菽麥中懷機知外示若愚李客索京債而謾罵衙門已駭物聽周知府反以庇護而見疑入

覲而索各屬餽遺已起官謗郡知縣竟以減數而獲戾先運則索各縣固頭常例五兩打點銀倍之大戶周海鷗等家為之怨比較則索各里寬限銀二十兩火耗倍之杜老孟大印等

人為之憐撮取不遺酒米行戶恨不唾其面饋遺下及與隸僚屬羞與之肩陳州知州夏相虞識小醯雞慈同碩鼠微收則雜派過於常額聽讞則紙價重於罪錢行杖而打人脚壯此何刑也得無慘礫少恩杖銀而印賣封袋此何體也無乃錙銖必析生負秦繼妻死於賊手至無幸矣故疑其獄以危之五十金入而疑獄解為之過付者鄒武田魁也楊雙泉楊章以賄博犯亦細故矣乃并其房屋而

中州疏稿

卷二

廿

拆毀之房價入而群逮釋為之過付者馮守愚也錢債小事也乃以鄉里之故令張才斃於杖下而匹夫含冤人命重情也乃以賄賂之故將王性讀從輕釋放而九原灰骨至於春宴雜妓婦女學士高歌劇飲目挑心招履舄錯亂尤屬不檢信陽州知州沈夢斗利令知府事以酒廢三日不飲形神便覺不親一飲輒醉卧起都失常度性在必逞則行杖不顧重輕蕪楚之下多怨聲念在自封則科罪

不分原被囊橐之中皆長物酒家黃加言等計五十餘家家為欠酒債五百餘瓶瓶之罄矣是誰之耻機戶胡自秋等計二十餘戶戶為勾奪葛布五匹民不堪命杆柚其空修衙而科民至百金是果何名違限而罰穀至五十石豈盡備賑敢謂盡由酒過無乃實有愆心商水縣知縣任博性類席冠賄成象齒放告不令限期無不取供者而追贖急於星火錢糧自有正額乃加二秤收而取羨析於錙

中州疏稿

卷二

三

銖通縣十二里富戶王應林等里為出羊毛百斤藏車二輛小車五之已而又以救護不到各為罰穀五斗斗為折價五分即三十六寺無不被害者已而又指查寄莊張吉等百十餘家家為罰穀十石石為折價六錢即老人鄧南堂十二名亦無不被罰者此博科罰之賊也吹手趙樓等十八名名為月食六錢與隸倍之俱令其自為衣食計計實給財十之三耳則前銀何所歸也奉文買麻萬七千

斤計價三百餘兩下令各行五百餘名名為出麻三斤里長倍之計給值財十之二耳則前銀何所歸也此博侵剋之賊也豐商楊旺以私鹽坐得銀錢十兩而釋張大興證王加叙以人命坐得銀三十兩而釋劉光振證李群以盜情坐得銀三十兩而釋郭應林證此博枉法之賊也官箴大壞民怨已盡原任新蔡縣知縣今丁憂黃用賢聞草無能誅求殆盡居民餽錢原為募夫而設乃額外多派民

中州疏稿

卷二

三

有怨聲四路義糧原為賑饑而設乃每石加利野多餓殍火耗有扣夫馬有扣工食有扣庫吏楊加年等為之頭會箕歛而言利析於秋毫宋監生以戶婚而罰穀四百石李邦武以訪察而罰穀百石田任以姦情而罰穀百石銀二十兩李湛如等以截劫故祖扛箱罰穀二百石銀三十兩楊守仁等為之姦閑出入而科罰嚴於密網至於寵愛門子小宋兒等各賞馬快一名聽其詐騙百端縱容積臭

栢良臣等一十六名誦為橫行八黨陽武縣知縣王時泰老與病相尋貪與酷並濟遇事惛惛不辦於利則心開遇吏煦煦有恩於民則若讎聽獄不介曲直一味狠打即與隸民快皆得向前諸稟民誦為知縣滿堂遇事謾無是非惟夫是聽以故段得榮等乘間弄權邑呼為琴堂副二旬一受狀狀不下二百紙無不取供者良民孫義等刺骨日取舖戶戶不下百餘家鮮有得價者行戶豆小橋等吞

中州疏稿

卷二

三

聲宣化保等之盡更寧止百也而保為罰銀二十兩少亦不下十兩王國賓為之打點齊義等十三鎮店行之盡更又奚止百也行為罰銀十兩少亦不下五兩段得榮為之打點大戶王民等蓋一百三十有五名更也而人為責銀十刀少亦不下五刀刀為價銀四錢任大道為之打點最可恨者以徭役小故而白曾等斃於杖下以戶婚細事而毛博等殞命於堦前原任泌陽縣知縣今被論調簡蘇

萬方席視耽耽狼貪逐逐徵收錢糧每兩折錢千文止以八百文起解餘入己里長胡學詩等證審編馬戶百名止以七十五名差餘入己富戶王繼昌等證聽理不論曲直惟賄是視耿文翠以人命坐以五十金之賄而釋曹繼孟證科罰不論貧富即寺觀僧道一槩不遺王進成證此萬方之貪狀如此書手呂應忠與趙雙渠有卻已而以姦義男馬應期妻証之上奏怒卻將馬應期榜掠數百當

中州疏稿

卷二

四

日死民壯趙深因逐捕趙惟安不獲已而重榜三十加三木當日死王自春鼓刀而屠乃以犯禁重榜五十已而又將猪肉空其中令自春以頸實之熱甚生虫二日而死此萬方之酷狀如此民怨已深官箴大壞維經論勅未盡其事原任新野縣知縣今陞雲南馬龍州知州陸科受才閭劣賦性貪婪內則趙門子等為心腹惟其撥置外則以積壯張應節等為爪牙聽其縱橫火耗每兩加二為輕耳

其他倉廩與練商賈雜稅之侵扣稱是至於  
德徽公然驚獄如劉欽儒以人命告發罰修  
布政司銀百兩而釋劉繼祖亦以人命告發  
罰脩察院銀三十兩而釋及王加棟之以姦  
情發覺罰銀二十兩而釋及秦自然亦以姦  
情發覺罰銀十五兩而釋微跡已著清議不  
容原任湯陰縣知縣今陞湖廣均州知州魏  
汝松榜標庸才桑榆短景黷貨無厭如市賈  
焉姑言其著者十六年賑銀千有餘兩縣

中州疏稿

卷二

三五

饑民九千餘丁丁為給銀八分大約共給銀  
七百餘兩餘入已通縣力差雜銀一萬五千  
餘兩糧銀倍之每兩加二秤收及解常額而  
止餘入已迎接

潞府一切棚廠木植皆鄉民趙勉等出辦已而  
又將前木改修察院申允抵價毫不給民俱  
入已已而又借王尚書孫知府家古銅壽星  
一古銅猴一古銅觀音一玉杯盤一俱不給  
主俱入已乃若許一敬強姦鄧友村妻張氏

不從已而手刃張氏傷且放火以滅跡告發  
受銀四十兩而釋李臣良妻傅氏以韓朝稱  
威逼自經告發受銀三十兩而釋藏謀發偶  
陳氏逼死正妻妻弟元綿雲告發受銀二十  
兩而釋至於交通儀賓趙存智娶部女張氏  
公然為妾結納監生鄭大道私造船隻滿載  
而歸尤騰物議大壞官箴項城縣知縣徐東  
漸剛愎自用貪婪有聲聽理詞訟而追贖急  
於捕亡徵收錢糧而加二猶為不足飢民四

中州疏稿

卷二

二六

千五百名下戶殺五斗中戶殺之上戶又殺  
之乃給以上戶報以下戶計兩給十固不二  
也修葺樓罰富戶李可知銀三十兩已而罰  
麻承志修大堂銀二十兩已而又申允修葺  
經閣銀百五十兩計專經閣費三十金耳鼓  
樓半之大堂又半之十又不二也至於齊樓  
以人命逮繫以五十金之賄而輕釋鄭仲光  
以姦殺發覺以四十金之賄而免刑尤屬枉  
法有碍官箴襄城縣知縣因於夏才誣庸暗



操履卑汙追贖牌票四出皂隸孔林等肢體  
無毛徵收火耗十二里老韓本約等怨已刺  
骨點賊李際運手刃陳守連傷證俱明矣三  
十金入而陳海反坐監生李正春欺隱地糧  
雷汝銀告實矣四十金入而雷汝銀招虛修  
城而派夫三千名令其裹糧而應役夫價祇  
以潤囊行戶百十餘家令其鱗次而供應物  
價毫不及民皂隸劉會業等縱橫於鄉落而  
雞犬不寧猾吏戴聘等喧呶於案前而貓鼠

中州疏稿

卷二

三

共食原任襄城縣知縣今陞南京大理寺評  
事陳震厚自封殖工於彌縫折肝膽於吏書  
而何應科等倒持太阿之柄寄耳目於門子  
而小趙兒等大開請托之門袁弼原有官銀  
四百餘兩乃令鄉民師北溪等家為科米一  
斗而枵腹無辜條銀額派二萬餘兩乃令收  
頭李雲梯等兩為秤收加二而染指可恥孤  
老月糧扣矣乃以賊贓破衣抵折真乞人所  
不屑有犯私盜獲矣乃斤為與民市錢何米

盜之不遺監生李正春以人命坐以二百金  
之賄竟從輕發落止罰穀百石富戶馬傑橋  
亦以人命坐以五十金之賄竟以楊守已擬  
抵即殞命片時原任考城縣知縣今憂楊  
名罷本斗筭利競刀錐一請帖之失至瑣尾  
乃鑰門大索致責人役共計二百餘板一遠  
點之罪至微細乃逐名問罪致罰板頭共計  
一百餘金人犯喧呶於前而不能出片語急  
則請典史李賜同堂分治權已旁落牌票稠

中州疏稿

卷二

六

濁而出而不暇問所由以致吏崔可大等投  
間作弊政多下移董來舉姦妻姪女柳氏已  
而被柳氏咬其舌此明驗也竟以賄放將來  
舉輕釋唐節姦婦母丁氏已而被唐時雍告  
發此的證也亦以賄放反將時雍招虛至於  
獄之放紛而胡進孝等死於非命賦之無藝  
而楊宗光等困於誅求原任唐縣知縣今陞  
山西遼州知州單用賓貌已龍鍾人呼雀目  
徵收則吸汁於羨餘而錙銖必析獄獄則垂

旋於鏹贖而原被盡供吳東槐以人命堅乃接受百金從輕擬徒趙士講以窩訪聞乃託以腹心惟其指使關市之征甚嚴即付頭木屑亦所不遺致令行戶鄒守智熊漢等受累飲氣衙門之防又疎即富民游商亦在不禁以致積杜雪維新等乘間弄權息縣知縣楊同春知小挈瓶思多喻畔志在於除盜因而株連無辜正頗怨聲念在於立威因而偏聽濫刑民不堪命積書揚紹芳等折封盜銀不能覺察反累收頭劉崇讓等虛賠富民劉少田窩家人化童為盜不能正法反打死化童以滅口徐時和與王舉人有卻已而聽其屬誣之為盜別間平反稱快李伯萬等劫掠王詔家財已而王鄉官為之關說遂從輕釋放不行耳輒而漫無主持氣類而全不振刷涉縣知縣王肇基悒悒不辨忽忽若愁委聽于猾吏楊桂芳等每驕足而附耳百事惟其從史倚信於積書張九章等輒推心而置腹一

切聽其焚燬案牘塵積几席一撤而沉閣者半年積壯王志等牌票四出人犯肩摩門屏一事而淹留者數月門子小任兒等詐謁百端催課無法急則借富戶以起解王臣等千金之欠負未償囊橐是計甚則扣各役以自潤溫用等百金之工食入已一籌莫展百竄萌生以上諸臣均之不職在任博黃用賢俱應照貪例王時泰蘇萬方俱應照酷例各革職為民徐二奇陸科魏汝松俱應照不謹例

各冠帶閑住林鳴盛林雲程張夢蟾夏相虞徐東漸因於夏陳震楊名單用賓俱應照不及例降用沈夢斗楊國春俱應照不及例量調簡僻王肇基應照不及例改教者也

中州疏稿卷之三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陳以聞全校

糾劾不職有司將領疏

為糾劾不職有司將領以肅吏治以飭軍政  
事臣竊惟庶民得安其田里者在有司軍卒  
不譁於營伍者在將領有司不得其人則民  
病將領不得其人則軍病軍民不得其所而  
病病而不能一日忘記也若不蚤為之所直

中州疏稿

卷三

待報

命而受白簡焉則將吏之流毒滋甚軍民之受病  
日深矣故臣馬蕃所至據司道之揭報叅之  
士民之口碑有司不職者五人焉將領不職  
者一人焉敢據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衛輝府通判王夢鯉百事糊塗一  
味嗜酒醉則馮怒而刑不止醒則刑止而已  
不知如遊靈山寺醉杖陶得智六十板檢驗  
醉杖刑吏段純五十三板算帳醉杖書手李

安國四十五板幾死聽斷醉杖楊守才六十

板身死至於張監生宣滌兒婦或謂鐵神漏  
網李知縣存餘會銀咸稱署篆入囊花炮為  
戲耳快手崔伯川含淚而質馬違卯亦細故  
耳大戶朱邦義等被罰而輸錢此又其暴虐  
之餘焰也但其事無機心行多質直投足屢  
蹶末路堪悲此一臣者似宜降調開散以示  
懲創者也真陽縣知縣董三秦儒不任事闇  
以生姦兩造紛拏以手刮席而已吏書附耳

中州疏稿

卷三

而立決百事委頓俛首據案而已左右片語  
而主行熊氏釐婦也尹維因積書趙古城為  
之關說竟行票而逮繫矣王仲舉杖犯也久  
奉批詳亦因趙古城為之延捱得及恤部而  
改贖矣陳鳴鸞大肆也已經論斬亦因腹心  
彭上簡為之打點竟從輕而改杖矣是以廝  
臺之勢威於令輿隸之門謹於市貧者吞聲  
富者得志刑政放紛遠近騷然臣嘗謂貪酷  
之吏害止受害者若庸庸之吏一邑不治則

一邑害矣唯是年力精壯舉動儒雅尚堪為弟子師此一臣者當改教以金器使者也邠縣知縣危魁性本庸田行復淳穢徵收每一兩加二錢以上大戶王恕等傷心起解每百兩加一兩有奇庫吏劉濟可經手王守庫李調元王柰富氓也嗾巨盜翟汝松誣逮已而各賂二十金得不問過付者劉濟可也監生姜元妻高氏私惡少曾思元葉復恭已而姜元暴屍事發賂白金八十兩得不問過付者

中州疏稿

卷三

三

趙文禎也豪民王乃化其嫂孀居可千金之產乃化欲得之逮之官百金入而妾婦之產去矣過付者王謙也王養民嬖妾歐妻至死事在曖昧也乃榜掠數百即伊妾亦露體受掠已而進百金為壽得不問訟甫畢而養民亦死矣人皆冤之其他如修學之科罰稅銀之侵扣一切瑣辟雜穢臣不論論其大者如此長葛縣知縣近遷雲南南安州知州吳國俊治行無狀貪淫有聲泰山關王等廟百餘

年來栢樹此神所依也一縣伐賣可謂竹頭木屑之不遺張清黃中呂侯等各居積千餘金此民之命也戶為稱貸是何窮蒼下里之必到縣縣地銀已有定派每頃額外徵銀三錢有奇畢京之首告已成故紙通縣條銀自有正額每兩加耗一錢以上撫按之禁約等為贅疣迎接

潞府夫馬銀千餘兩計費銀十之七耳其餘金何所歸也贊造黃冊銀二百餘兩計費十之

中州疏稿

卷三

四

六耳其餘金又何所歸也言利析秋毫即青夫馬頭如孫倫胡以德等莫不被剝通賄多暮夜即姦夫姦婦如吳氏楊少川等皆得逃刑最可恨者與黃門子母董氏私宣淫於桑中娶西華縣女張氏為妾取笑於鄰國吏民唾罵僚屬擲榆內御縣知縣羅雲趨利若赴多封殖以自營疾民若讎每恣睢而賈怨關防過地家人羅友羅受等得與部民私通銜豈不施吏書張思忠申中立等因而瞞官作

弊均平原有正額乃額外多徵每兩加耗二錢為少耳收頭吳文煥等證人犯原有正罪乃罪外加罰三日不完為遲耳庫吏高良等證三十四保老人孫守坤等之盡更寧止百也人為罰大紅絨一刀刀為折價一兩西峽口等處集行王廷舟等之盡更又何止百也人為罰京文紙一刀刀為折價五錢關以內開以外一時紙價為之損貴上北古等保富民楊大慶等不下四十餘家家令出穀皮二

張少者一張又不則張為折價一兩山以南山以北一時紙價為之不寧造冊攤派地銀計二百餘兩而所費紙張工食十固不一也修學修城罰馬克信銀八十兩已而又罰雷國卿銀六十兩計修學費二十金耳修城半之十又不一也最可笑者藉口出或飲呂鄉約之家或飲李省祭之家廉隅喪而冠履裂或留連而飲數日或沉湎而醉二參履馬錯而杯盤空民怨已罷官歲大壞以上三臣

當照例罷斥為民者也臣又訪得河南都司領班署都指揮僉事徐時雍洞精驍勇縮頸脅肩安忍無親士卒不附倚據房蔣汝坤為腹心惟其撥置縱班頭趙京等為牙爪大肆侵漁染指常例索四衛班官銀各十兩絹布靴鞋副之姚宗舜陳一澄等切齒藉口操練索弘農指揮銀各二十兩千百戶半之戚玉成王家棟等怨聲士卒失伍者案法從事可也乃以點名不到索管操指揮李茂春等各

銀十兩過付者管隊鈕宗如王仲舉也老弱代役者查覈更換法也乃藉以為名罰軍人韓洪等各紙價五錢其飲者軍牢陳科楊時先也收養家丁四十名為名耳人為食工銀十兩半實化為烏有趙秀才占軍一名馬一匹為館穀耳乃縱子亦復占軍孫大濟等十二名人皆鄙其狼貪違軍米景之等班滿未候點名人為細打四十足矣已而各罰銀二三兩無乃以酷濟貪班軍張孚兒等應支月

糧內為扣減百餘兩足矣已而又扣米二百  
餘石可謂得體望蜀蓋見豺則戰見虎則走  
無乃澤鹿蒙帝真是以狼牧羊此一臣者所  
當革任回衛者也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查果臣言不謬將王夢鯉等分別  
處治徐時雍革任回衛貪缺別選良牧良將  
充之庶閭閻興鴻雁之歌士卒有鳧藻之樂  
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中州疏稿

卷三

七

更調縣令疏

為更調縣令以飭吏治以安民生事臣竊服  
中州各縣祥符設居省會最稱煩劇而安陽  
京省孔道兼以

藩府同城蓋素難治者二縣正官俱當擇人  
今祥符縣知縣蕭重望安陽縣知縣劉道亨  
已經行取地方企想新令不啻望歲近閱六  
月選報二縣尚未銓補查得往來衝要縣令  
缺官每於附近簡僻縣令選擇更調地方稱

中州疏稿

卷三

便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看  
得新蔡縣知縣竇幼金操持最稱嚴謹才猷  
更兼敏練堪以調補祥符鄆陵縣知縣何爾  
從刺割雅宜盤錯執持不避豪強堪以調補  
安陽其新蔡鄆陵二缺見有南召縣知縣葉  
懋唯州判官盛尚志相應就近陞調蓋葉懋  
政行勤慎而巖邑之水土未宜盛尚志材幹  
優長而衝途之困衡已久請以葉懋調補新  
蔡盛尚志陞補鄆陵則于綜覈吏治之中兼

寓成就人材之意似為長便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知縣  
甕幼金等查照臣等前議分別陞調庶吏治  
因以交修而民生亦將永賴矣緣係更調縣  
令以飭吏治以安民生事理臣等未敢擅便  
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王樂善親齎謹題  
請

旨

中州疏稿

卷三

九

代題請乞推恩疏

為比例陳情懇乞

聖慈推恩母氏以風藩服以隆治化事擬河南布  
政使司經歷司呈奉使司劄付蒙臣批據本  
司會同按察司呈查過

周王母妃表氏守節孝睦緣由蒙批擬呈

周王母妃表氏守節可風題

請表揚候會議行繳蒙此又蒙巡撫河南右副都

御史吳自新批據本司呈同前事蒙批仰布

中州疏稿

卷三

十

政司覆議通詳蒙此俱經履行擬開封府申  
稱行准

周府長史司牒據紀善黃家呈稱查得

周王母妃表氏夫

周敬王於萬曆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薨逝時  
年四十三歲守節九年見年五十二歲又勘  
得

周王母妃承母訓恪守宮儀前同

敬王事姑徐母妃寢食主侍無間於寒暑間安

視膳不懈於朝夕克盡婦道必悅親心當

敬王薨逝之時正王少國疑之際禮以持身惠

以御下以故內外咸安宮壺胥慶念

敬王之遺孤憫

世子之尚幼教之詩書訓之禮法今

周王忠孝兩全仁明克著皆母妃訓導之功也

不惟教子成忠孝之名又且訓孫有養正之

善朝夕書堂風雨不避親近儒臣講讀不輟

及本生父母辭世三年素服罔間如施棺槨

中州疏稿

卷三

十一

濟貧難贖罪捨銀獄囚捨飯夏則施茶冬則

施粥朱僊鎮中年縣修橋二座安遠門南薰

門墊路數次此皆積粉貲之所為也雖古之

關雎后妃何得專美也哉近見邸報

晉敬王內助周氏賢行疏

請旌表

周王母亦以孝睦克全委與事例相合似應奏

請或立坊旌表或加贈封誥庶貞節不泯風化有

助等因據此復行據

宗學教授黃自中呈稱會同宗長勤美睦禾勤

殷勤繼朝進及闔學宗生朝嫡等五百三十

位結勘得本府

周王母妃表氏賦性齊莊提躬泚慎青閨毓秀

蚤諧燕婉之求朱邱定祥晚著象恭之德侍

徐太妃則夔夔終日定省無間終始共多婦

內會薰相先敬園則侃侃中宵唱隨每寓歲

規咸謂夫前臯契勤孝思於

七廟詩總采蘋洽慈惠於諸姬歌騰行葦克柔陰

中州疏稿

卷三

十二

教孝序閭儀甫鷄鳴罷警之辰正熊丸彈謀

之日毀容滅性形影自顧者一時飯糲衣麤

母子相依者三載免

嗣王時修侯度茂多屏翰之忠賢教世孫日近

儒紳克奏岐嶷之懿美至於恩篤所出本源

無替有懷澤普多端賑恤必先無告尤其大

節不病細仁美等仰裨錫類之弘庥快親旌

賢之曠典惟是事皆錄實非浮溢於口碑故

爾舉不避親敢披瀝於肺石伏乞中宸早



賜表揚等因具由各結呈長史司看得

周王母妃表氏節行一一皆真相應表揚等因

備牒到府該本府知府陳廉看得

周王母妃表氏質賦端方心存節孝賑恤逮於

黎元壹範垂諸奕葉誠可風乎

藩服真有光於

聖朝既經長史司查有實跡相應奏

請表揚等因具申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徐用檢

會同按察司按察使郝學柱看得

中州疏稿

卷三

十三

周王母妃表氏徽華早茂共肅風教事姑而婦

道克修仁尤逮下教子而劬勞備至謀且貽

孫聽內職有卷耳樛木之風處孤闈飾孺食

麤袍之節至於憫窮嘉惠尤見積善芳規既

經開封府并長史司督同

宗學宗生覆覈的確比例具呈前來又該本司

會議相同相應具

奏旌表合候會

奏施行等因又據該司呈蒙撫臣批擬

永寧汝陽臨汝曲江等王府教授及鎮輔奉國

將軍中尉安沅朝壤睦鄰朝誼等呈稱切照

周王天性純朴賦資聰敏勤學好問樂善親賢

祛聲色之浮華晰綱常之大道每遇

聖節令旦齋戒三日祝延

萬壽

御書詔勅趨瞻叩迎如對

當宁前事父

敬王有疾湯藥親嘗晝夜侍主籲天身代及薨

中州疏稿

卷三

十四

哭辨慟哀幾至滅性居廬蔬食三年不入宮

闈四時潔陳祭享今奉

妃母慈侍愉色承顏問安視膳定省無間於晨

昏祈祝齋素於週歲友于昆弟惇睦宗族寬

恤群下綏服庶民忠孝兼全仁義並盡主藩

端規於上列宗觀感於下中外相安咸熙樂

土藩疆賴以肅謐地方由以協輯也似此孝

行惇懿卓異式合明例沅等公舉實無間於

宗族之言古訓攸徵今尤益信伏望代

奏等因各具呈俱蒙批仰布政司查覈詳奪蒙  
此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前按臣林文英批  
擬各

王府教授并

宗室安泯等各呈同前事俱蒙批布政司查報  
蒙此已經劄行開封府查覈續據該府申行  
准

周府長史司牒據紀善黃宋呈稱查得

周王忠貞天植孝友性成凡遇

中州疏稿

卷三

十五

聖節令旦齋戒嵩祝如接

天顏御書勅詔趨走叩拜如對

當守前事父

敬王當其邁疾尚在冲年侍寢嘗藥朝夕弗離

禱神延醫籲天請代逮乎薨逝晝夜悲泣甚

塊歔粥屏去珍饌及其歸葬扶輦百里外不

憚步勞哀麻三年中一循古禮今事

妃母先意順志愉色承顏之省無間於晨昏稟

令不違於終始且好學不倦延禮師儒講讀

惟勤博覽經史敦睦宗族約束豪橫恪守三  
章克遵

祖訓喪葬有賻婚嫁有資散銀以賑饑民發粟以  
給寒士懿德誠孚乎輿論實行允合乎人情  
雖古之河間東平不過是也等因具呈長史  
司看得

周王孝行纖悉皆真委與要例昭合相應旌表  
等因備牒到府轉申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  
徐用檢看得

中州疏稿

卷三

十六

周王溫純出於天植孝友因於自然節旦拜祝  
而儼咫尺於不違敬

君之心可想晨昏寧慶而務婉愉以承志養母之

愛何懇虔祝慎終恪遵禮制聯宗御下不替

慈祥至於辭本身之薦揚顯

母妃之賢濟尊親尤見其孝大雅庶幾不群信

藩服之儀刑

親王之楷範也既經開封府并長史司覈勘明  
實又與要例相合似應具

奏旌表合候會議施行等因各備呈到臣據此

簿查先據

永寧等王府教授及

宗室安汎等各呈舉

周王孝行等情俱經批行布政司查勘間萬曆

十九年十二月內奉都察院巡按河南五千

九百九十八號勘劄准禮部咨該

周王肅濬奏前事本部看得

周王奏稱母妃袁氏守節情由辭免本身薦舉

中州疏稿

卷三

十七

乞要勘實旌表一節中間未委虛的相應行

勘為此合咨前去煩為轉行河南巡按御史

備查

周王母妃袁氏夫亡時年若干歲守節若干年

見年若干歲委有孝睦事蹟備查明白具奏

前來以憑題覆施行等因移咨備劄前來已

經案行該司會同按察司從實查勘及將

周王孝行并勘去後今據前因查得

宗藩要例內開

宗室中有孝友兼至及婦女守節貞烈足以激

厲風化者各具實跡奏

聞以憑覈勘明白或立坊旌表或請

勅獎諭或加贈封誥長史教授官并宗儀人等

許需索抑勒亦不許扶同欺罔有徂

恩典除欽遵外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

吳自新議照

周王母妃袁氏性資淑慎志行端貞相夫而閨

範克修不愧鸞鳴之儆教子而母儀慎肅式

中州疏稿

卷三

十八

貽燕翼之謀恩每篤於宗親惠常周於閭里

再照

周王肅濬孝友性成忠貞世篤瞻

天顏於咫尺夙夜請恭守親訓於冲年始終齋慄

強宗之鈴束甚謹筑民之賑恤尤勤蓋母妃

賢能訓子其節益彰而

周王善必歸親其孝彌著寔為

天潢之盛事允稱藩服之表儀既經該司府查勘

明確相應題

請但

親王

恩典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擅議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上

請定奪

中州雜稿

卷三

十九

代題請乞 卹典疏

為循例請乞

卹典以彰

聖治以勵後人事據河南布政使司經歷司呈

使司劄付蒙 批據已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一桂男生貢張充咨呈稱

父張一桂登隆慶戊辰科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授編脩父居史館纂修實錄會典

國史進

國史進

中州雜稿

卷三

平

經筵日講官歷陞今職南北奔馳勞悴成疾於

本年八月二十九日以赴任卒於中途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一款凡三品文官其以侍郎兼學

士贈尚書者祭二壇不拘已未考滿給與全

葬及查侍郎兼侍讀學士周子義未經考滿

病故蒙

恩照例給與祭葬謚廕今父居官履歷與周子義

相同其

經筵日講父劬勞績尤多呈乞念父居官微勞

所有謚廕卹典事宜代為奏請則父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等情蒙批布政司查報蒙此又蒙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批據生員張亮咨呈同前事蒙批仰布政司查議具報蒙此行據開封府申據祥符縣申稱查得本縣今故鄉官禮部左侍郎張一桂由戊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陞本院編修陞修撰陞侍講陞右春坊陞右諭德調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陞國子監司業陞祭酒陞太僕寺

中州疏稿

卷三

廿三

卿掌國子監祭酒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今歷陞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八月十二日南京啟行赴任於本月二十九日申時卒於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公館及查本官係三品京職今在仕途病故似當

請給卹典但贈謚重典例該禮部議擬奏

請處難定議等因申府該本府知府陳廉看得該

縣鄉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一

桂京職三品侍講惟喔今方被

新命遽爾病故相應照例

請給卹典第祭葬謚廕例候禮部議擬定奪取自上裁等因具申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一款凡三品官曾經考滿者祭一壇全葬未經考滿者祭一壇減半造葬其以侍郎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二壇不拘已未考滿給與全葬除遵行外看得已故鄉官張一桂河嶽抽英圭璋其跽少登中秘吹簫學徹天人身際

中州疏稿

卷三

廿三

熙朝載筆班駘履高入則嘉謨嘉猷之畢告厥心沃心退而令儀令色之是持不茹不吐勁氣亭亭而直上匪躬寒寒以在公三度壁門南北樹人益茂廿年雲路泰華繁壘彌崇其純見古人之風忠勤多大臣之節茲者方承簡命入贊春曹一時望其經綸四體由之展布豈期遽蒙霜露條焉溘委泉壚士紳重其咨嗟鄉井為之流涕蓋稽行論素誠無玷于公評而崇德酬功實尤關于

聖化今據生員張光裕所呈

卹典似與

會典相合但典出

特恩事由

廟議合候會

奏定章等因備呈到臣據此薄查先擬生員張

光裕呈前事已經批行該司查報去後今據

前因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

新看得已故鄉宦南京吏部右侍郎今歷陞

中州疏稿

卷三

廿三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一桂文

學宏深性行端慎執經

講席素行致

主之忠敷教成均久懋興賢之績銓部之聲猷甚

著清曾之

簡命方新已抵中途倏驚長逝堂上八旬老母隻

影堪憐庭前五尺孤兒餘恩未逮縉紳共為

嗟悼鄉邦咸切悲哀所有應得

卹典既經司府查報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禮部再查本官生平履歷果符臣等所言照

例議覆施行緣係循例請乞

卹典以彰

聖治以勵後人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

本專差承差李茂實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三

廿四

代題懇乞 卹典疏  
為懇乞

請給卹典事據河南布政使司經歷司呈奉使司  
劉付據河南府申據洛陽縣申稱據生員黃  
對策呈稱策父已故戶部左侍郎董堯封由  
癸丑科進士除授直隸廬州府推官行取選  
授山東道監察御史陞太僕寺少卿調山西  
按察司副使歷陞本省布政司右叅政太僕  
寺少卿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中州疏稿

卷三

廿五

實歷俸二年二個月調浙江布政司右叅議  
陞應天府府丞於萬曆十一年五月內到任  
陞巡撫甘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兩任實歷  
四品俸一年十個月十三年四月內陞南京  
工部右侍郎未任告

請侍養十六年十二月內丁母憂十九年三月內  
服闋起復南京總督糧儲戶部右侍郎本年  
六月內到任本年十月內改北京戶部右侍  
郎陞本部左侍郎赴任便道抵家於萬曆二

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病故止實歷三品俸五  
個月四品三品俱未經考滿先於萬曆十三  
年八月內該閱視巡按屠御史題薦甘肅邊  
功荷蒙

聖恩欽賞銀二十兩紵絲三表裏照依陞職給與  
應得

誥命已於十四年十月內開領訖竊照策父歷任  
京官四品三品雖未考滿然効有邊功已實  
給得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品

中州疏稿

卷三

廿六

誥命似與已經考滿者相等所有應得祭葬贈官  
卹典呈乞轉達撫按代為具

奏施行等因具申到府轉申到司據此查得陞  
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准禮部照會為  
申飭

恩例以杜冒濫事該本部題內開今後兩京大臣  
致仕養病給假在家病故於例應得

卹典本處有司限三箇月以報即與具  
奏奏內止許直陳厥歷聽候處分不得別加品

題眩亂名實本部查果與例相合別無違礙者一體議覆等因題奉

欽依照會前來通行遵依外今照洛陽縣已故鄉官戶部左侍郎董堯封係見任三品京官在籍病故查例應

請卹典等因備呈到臣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看得洛陽縣已故鄉官戶部左侍郎董堯封居鄉素稱孝友立

朝茂著聲猷攬轡東吳惠澤久濡于江海建牙

中州疏稿

卷三

七

西鄙威名丕震于華夷雲霄之

新命方隆月旦之公評允協既經該司府縣查明

應給

卹典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禮部再查本官生平履歷果符臣等所言照

例議覆施行緣係懇乞

請給卹典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

差承差蔡華魯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

卷三

六



撫臣服闋疏

為撫臣服闋事據河南布政使司經歷司呈奉使司劉付蒙臣批據開封府許州襄城縣申照得本縣鄉官原任巡撫寧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姚繼可先因母白氏於萬曆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在任病故本官丁憂回籍守制和至萬曆二十年正月十六日止不計闋二十七個月服制期滿理合申報等因具申照詳蒙批布政司查報蒙此又蒙巡撫河南

中州疏稿

卷三

元

右副都御史吳自新批據襄城縣申同前事蒙批撫臣服闋例應具

題仰布政司查明速報蒙此依蒙行據開封府申據許州備襄城縣申稱行據本縣純孝坊里老隣佑孫承蘭等各結稱查得服闋鄉官原任巡撫寧夏都御史姚繼可自丁憂守制至服闋以來並無違碍結由到縣覆查相同等因申州轉府備申到司具呈到臣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議照原任

巡撫寧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姚繼可願昂宿望經濟宏才砥節薇垣聲久隆於關陝宣威栢府功愈懋于賀蘭卓為河洛之英允堪鎖鑰之寄既經丁憂服闋查無違碍相應具題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照例起復推用

中州疏稿

卷三

平

中州疏稿卷之四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陳以開全校

旌表節烈疏

為遵例表揚貞烈以勵風化事臣竊惟苦節貞操貴之士大夫易貴之婦人女子難出於華胄名聞易出於閭簷下戶難蓋華胄名聞之婦既生死存亡矣義非不高辟之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唯是窮巷故聞顛賴

中州疏稿

卷四

一

下賤之女勢難自振名難遽彰往往有司不以聞即聞未必遽達臣甚恨之臣今採之閭里衆多之口質之司道結勘之同得貞烈之婦十人焉臣謹按司氏者商丘縣劉朴妻嘉靖三十二年師尚詔叛氏被虜師賊欲辱之氏仆地不從罵不絕口賊怒磔之至今言之無不泣下者李氏者鹿邑縣羅文燦妻萬曆十六年文燦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事後人可矣氏泣矢之曰君死妾死

中州疏稿

卷四

二

不願更也已而文燦物故氏竟自經而死朱氏者開封府生員張經邦妻萬曆十八年經邦哭父成疾氏侍醫藥唯謹已而經邦死氏棄家人間經夫柩傍既死容色如生夫死孝妻死義時稱為二難云任氏者歸德衛應泉舍人鄭三略妻也萬曆十七年三畧病故遺女三歲呱呱泣氏不顧涕泣絕粒越十日死魏氏者陳州民朱試妻也萬曆十八年試病氏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已而試故氏夜半潛經夫柩傍人至今憐之郭氏者年十七歸太康縣民張方正已而方正病故氏泣辭翁姑欲從之家人守之嚴氏棄間竟死之時萬曆二十年也歸德衛軍餘侯天胤妻趙氏當嘉靖三十五年天胤故翁姑在堂子甫歲餘氏截髮毀容朝執爨備子婦禮夜篝燈教子悽酸萬狀竟死之日三十六年如一日也泥水縣張氏者積守禮妻也嘉靖十四年守禮故氏誓死不嫁撫其子已而子死又撫其子之

予竟日闔戶五十餘年人罕觀其面者鄆陵  
縣生貢刺古妻周氏及并歸古古業儒屢  
塲屋怏怏不得志竟憂死氏哀毀不食欲以  
死殉已而念吾不難於一死吾死冀與老姑  
推與生者乃忍死紡織養姑如夫生時也  
三十九年苦藥如初洛陽縣民姬仁妻焦氏  
方仁病故氏年方二十一歲也氏誓死不嫁  
撫孤兒事孀姑舜水曲盡迄今已四十九年  
矣人甚義之以上諸婦或捐生以明志或忍  
死以全倫此其烈烈之概豈必遜于鬚眉男  
子然非以寒寒寡援則以代久滅名遂使死  
者同腐紳而不先生者空飛蓬而不著又何  
以風天下後世之無二心者臣故表而出之  
伏乞

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得司氏等亟

賜旌表其於風化實非小補矣緣係遵例表揚貞  
烈以勵風化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理合  
具本專差承差曹汝為親齎謹題請

表揚貞節疏

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表揚貞節以廣大孝以光

聖治事萬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都察院

巡按河南六千十二號勘劄准禮部咨該

部職方司主事黃杰奏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主事黃杰

奏稱母楊氏守節情由乞要勘實旌表一節

兩據本官見任京職於例不應自行陳乞但

中州疏稿

卷四

五

稱伊母守節多年艱辛萬狀照例五十以上

已隔十年其子情殊迫切自具奏奉有

欽依抄送到部中間未委虛的遽難題覆相應行

勘合咨前去煩為轉達河南巡按御史即行

所屬府縣掌印官拘集本婦里隣人等到官

從公審勘楊氏是否室女的於何年月日憑

何媒氏聘嫁黃家樓為妻夫亡時委年若干

歲守節若干年如果是實具奏前來以憑題

覆如無實跡及別有隱情亦從實回覆等因

移咨備劄前來萬曆二十年五月初九日又

奉都察院巡按河南六千八十三號勘劄准

禮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本固奏為

家門不幸三世孤孀特懇

天恩照例旌表以昭苦節以維風化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御史李本

固奏稱高祖母蔡氏曾祖母詹氏祖母朱氏

各早年守節情由乞要勘實旌表一節所據

本官見任京職於例不應自行陳乞今稱伊

中州疏稿

卷四

六

家三世孀居情詞懇切但不由巡按衙門具

奏中間未委虛的遽難題覆相應行勘合咨

前去煩為轉行河南巡按御史即於所屬府

縣掌印官拘集本婦里隣人等到官從公查

勘蔡氏詹氏朱氏是否室女各的於何年月

日憑何媒氏聘嫁李選李尚德李麒各為妻

夫亡時委年若干歲守節若干年中間有無

節行緣由如果是實具奏前來以憑題覆如

無實跡及三氏夫亡年遠無憑查核難以旌

表者徑自停止仍回覆本部查考等因移咨  
亦備劄前來俱經案行提學道嚴加查勘去  
後今據帶管提學僉事王孟煦呈稱據汝寧  
府呈據息縣申准本縣儒學牒據廩增附生  
貢謝天錫等結稱查得黃杰母楊氏係大姊  
監生楊木室女杰祖黃鄩於嘉靖三十二年  
憑媒劉鎮等聘嫁杰父黃家樓為妻彼年二  
十歲至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黃家樓  
病故氏年二十四歲不愛盛年脫去簪珥閑

中州疏稿

卷四

七

戶飲泣痛小定輒摩厥頂曰吾豈難一死哉  
徒以兒在于是且繼且課與其孤焚膏相伴  
寒暑不輟迄于孤學成登進士垂三十六年  
如一日即今見年六十歲委應表揚以勵風  
化等因到縣申府備呈到道轉報到臣又據  
帶管提學按察使鄒學柱呈稱據汝寧府呈  
據汝寧千戶所申據百戶姚夔總小旗鄭佑  
關益才等并據本府儒學申據廩增附生貢  
張期進等各結查得李本固高祖母蔡氏係

上蔡縣人蔡明室女成化十九年三月初六  
日憑媒曹讓嫁李本固高祖李暹為妻彼年  
二十一歲止舉一子即本固曾祖李尚德至  
弘治三十年正月初八日李暹病故氏年二  
十八歲即指心矢天以明靡他有諷之再  
者氏悲不自禁曰一女二夫古今所羞也日  
膝尚德課之受書長令就外傳夜歸輒篝燈  
伴誦軋軋續聲與啾啾相屬俾其子成立茹  
荼者六十餘年曾祖母詹氏係守禦千戶所

中州疏稿

卷四

八

人詹璽室女弘治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憑  
媒張能嫁李尚德為妻彼年十八歲亦止生  
一子即本固祖李麒正德三年八月二十六  
日尚德病故氏年二十七歲時值薦饑事孀  
姑蔡氏寧自甘艸具晨昏上食必飭孤兒嗷  
嗷不敢以鳥哺而後并啜艱辛萬狀歷五十  
五年不哀祖母朱氏係汝陽縣人朱璘室女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憑媒范忠嫁李麒  
為妻亦止生一子府學生貢李呈芳今

勅封文林郎陝西蒲城縣知縣即本國之父也嘉  
靖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李麒病故氏年二十  
六歲願死者再而不忍弃其孤有族李鑑欲  
利其產數迫使嫁氏仰天大慟至截髮自誓  
行路悲之族慙而退氏日夜抱孤曰天平必  
幾有知乎所不沒李一綫者賴此乃痛自刻  
勵撫其孤克樹以廷及於本國始成進士為  
名御史蓋四十年於茲矣乃三氏之節有關  
風化應宜表揚等因申府呈道亦備呈到臣

據此看得黃杰母楊氏朱顏蓬首白髮失心  
苦藥秋霜百歲報夫地下和熊夜雨一朝榮  
子人間存歿不慚綱常生色李本國高祖母  
蔡氏曾祖母詹氏祖母朱氏天扶峻節世抱  
幽貞三代共守廢心豈人生之不幸一門無  
慙夫面于風教為有光烈烈冰霜既失其前  
而復失其後茫茫造化不報其人而乃報其  
天先是前巡按霍冀龐尚鵬顏鯨許子良節  
次行獎候奏至今未行題

請此黃杰李本國所為嗚咽自陳也以上四婦均  
之秉心貞潔視亡如存就義從容雖生猶死  
倘以富貴而引嫌彼當二臣未發跡之時而  
此心已盟於天日倘以  
贈胞而闕表是使二臣既發跡之後而此典反沒  
於替纓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照例覆  
請表揚庶使二臣可報於無窮四婦可風於不朽  
于世道人心大有裨矣

言兵事疏

為聞見既真恭陳兵事始末以備

聖明未擇事據河南布政使司經歷司呈奉使司

劉付為照寧兵之變恨激數天六月勤王征

夫何苦半家給徙古誼灼然而况公帑公則

貯此移彼也隨查本司巨盈庫先年貯銀約

有六十餘萬彼因嘉靖隆慶年間

寧派日繁補祿不貲及地方災沴通年尤甚獨

免抵補業已費過前銀二十六萬四千九百

中州疏稿

卷四

十一

餘兩矣至萬曆十四十五等年營建

臨府及迎候搭蓋棚殿并供餽從官護後等需

復費去二十九萬五千一百餘兩此庫藏貯

以彈竭而經費所以艱難也而今時歷春夏

二季例應支放

宗祿約該九萬有奇據已完報尚缺三分之一

應急那移庫內別無堪動餘剩銀兩今蒙行

司動銀八萬解往陝西事在燃眉情難安枕

查得庫貯云云等十項共銀五萬六千二百

八十兩三錢一分九釐五毫二絲五微

應解戶部之數連前按括銀共湊八萬兩合

行本司巨盈庫一面照數動支差官解送陝

西布政司收貯應用取實收回繳一面仍候

咨行戶部即於本司應解部錢糧數內照

扣除五萬六千二百八十兩三錢一分九釐

五毫二絲五微准作已解之數等因到臣據

此查萬曆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都察

院巡按河南六千一百二十兩勘劄准戶部

中州疏稿

卷四

十二

咨該巡撫寧夏右僉都御史朱正色題本部

議覆恭候

命下備行河南撫按官於布政司動支庫銀八萬

兩差官解送陝西布政司收貯專備召買正

項支用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備劄前來已經案行該司查動庫銀赴

解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

都御史吳自新竊照寧夏叛丁勾結黨屬蹂

踐邊疆

天討亟加人情共憤況中州地稱接壤義切同舟  
則扶危濟乏尤所不敢辭者第查該司庫銀  
先年頗有贏餘近以災青頻仍多方賑貸兼  
之

藩府鼎建竭力經營且邇來

宗派日繁祿銀歲給經費甚廣舊積盡空較之  
四川寔難並論今據該司校括並無堪動官  
銀止有存留候解銀二萬三千七百餘兩未  
足三十分之一緣前銀已奉

中州疏稿

卷四

三

明旨且彼中方在燠眉若候覆

題不免遲悞故該司議將見在應解戶部銀五  
萬六千二百餘兩湊解陝西聽用事屬權宜  
情非得已除批行該司一面差官起解取該  
省實收報部外相應題

請伏乞

皇上俯念中州腹心重地庫藏空虛民力凋瘵  
勅下戶部將前湊解銀五萬六千二百餘兩准作  
解部之數於各項前件下註已完款司以便

旨

查銷庫部銀得免重催而疲省不至備累矣  
緣係聞見既真恭陳兵事始末以備  
聖明采擇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  
差承差蔡華魯親齎謹題請

中州疏稿

卷四

十四



蠲恤中土災傷疏

為中土民困未蘇復罹水旱災傷乞

恩查勘俯賜蠲恤以極遺黎以安地方事據河南

布政使司經歷司呈稱云云等因造冊呈送

到臣據此查萬曆十年正月內奉都察院

勘劄為撫臣報災有違

明例遵

旨查叅并申末議以一法守事准戶部咨該本部

議覆恭候

中州疏稿

卷四

十五

命下移咨各省直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

按御史以後地方凡遇重大災傷州縣官即

親詣勘明申呈撫按巡撫不待勘報速行奏

聞巡按不必等候部覆即將勘實分數作速具

奏以憑覆

請賑恤至於報災之期在腹裏地方仍照舊例夏

災限五月內秋災限七月內俱要依期從實

奏報或報時有災報後無災及報時災重報後

災輕報時災輕報後災重巡按疏內明白從

實具

奏不得執泥巡撫原題致災民不沾實惠等因

題奉

欽依萬曆十一年十二月內又奉都察院勘劄為

乞

請申明勘災分例及隨宜賑恤零災以便遵守事

准戶部咨該本部議覆如遇地方水旱之災

不得以輕者開入重災希圖冒免以重者開

入輕災數有不均等因題奉

中州疏稿

卷四

十六

欽依萬曆十三年五月內又奉都察院勘劄為

欽奉

聖諭并陳末議以廣

德意以消災沴事准戶部咨該本部議覆今後但

有災傷掌印官逐一親自踏勘一面申巡撫

具

奏一面造冊送巡按覈實定擬的確分數

奏報前後不嫌異同待本部題覆至日即按冊

各照例蠲免等因題奉

欽依萬曆十五年四月內又奉都察院勘劄為

國計民生公私交絀隱憂可虞敬申末議以仰  
裨萬一事准戶部咨該本部議覆以後遇有  
災傷巡按覈實果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  
改每石折銀五錢被災七分以下者仍照議  
單事例正兌每石折銀七錢改兌折銀六錢  
等因題奉

欽依萬曆十八年六月初五日又奉都察院勘劄  
准戶部咨該司禮監太監張誠等傳奉

中州疏稿

卷四

七

聖諭朕念小民貧苦今歲又罹旱災各該被災地  
方着撫臣上緊具奏巡按御史勘實前來查照  
分數蠲免其積有穀石去處便從宜放賑重災  
地方還多方設處賑恤戶部知道欽此本日又  
奉都察院勘劄前事准戶部咨該本部題恭  
候

命下咨行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  
各巡按御史將被旱災地方一面上緊奏報  
一面即為查勘分數以憑題

蠲免其積有穀石去處或貸或賑便益給散仍

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如遇災傷重大難拘常格  
聽撫按官多方設處應具奏者上緊奏

聞以憑叅酌覆

請施行各地方有司及撫按官務要據實上

聞無得以無報有以輕報重如違聽該科指名叅

治等因題奉

欽依萬曆二十年九月十六日又奉都察院巡按

中州疏稿

卷四

六

河南六千一百七十二鄉勘劄為中土民困  
未甦復罹水旱災傷乞

恩查勘俯賜蠲恤以救遺黎以安地方事准戶部

咨該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咨前事

等因到部合咨前去轉行河南巡按御史查

照巡撫各報被災州縣衛所速委廉正官實

逐畝踏勘照依本部原題則例要見某州縣

實被災傷幾分其應免錢糧查有某項積餘

堪以抵補如無抵補作何措處聞有被災州

縣申報未到者並聽一體查勘明實具奏以憑奏

請定奪再照一邑有災無災不同一里災輕災重有異有先有災而後無災者有先災重而後災輕者務秉至公毋得輕信有司捏虛冒報假無為有藉輕稱重負

九重濤濤之恩啟列郡雖虞之計况巡撫意為地方不得不報矧巡撫職司督察難以相徇等因移咨備劄前來即經案行該司通行遵依

中州疏稿

卷四

十九

訖簿查戶處汝寧漳德等府屬確山等州縣信陽等衛所多又災緣由到臣俱經批行布按二司會勘去後今據勘報的確分數冊報前來除原武縣嵩縣壓死人命并被災重大州縣會同撫臣行令有司各業印官加意撫恤毋致失所聽候題

請外看得中州頻年災傷民不堪命即今歲春雨霑足稍望有秋不虞入秋水旱禾稼損傷其在延津湯陰獲嘉嵩縣汝寧等州縣先傷於

早已而又傷於雨加之冰雹蛟雨陸地行舟無論禾苗即人口多溺死者其在確山汝信等州縣衛所則傷於旱彌旬不雨苗多枯槁夫中州災傷之後如病初起元氣未復今復又災其何以堪况徵徭煩重催科迫急倘不加拊恤臣恐逃者必不敢還還者必復思去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勢所必至臣竊憂之今據乞蠲乞賑情由該臣往復駁勘委非虛謬其所議蠲存留錢糧誠非得已伏乞

中州疏稿

卷四

廿一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請聖裁將各該被災州縣應免錢糧照例蠲免即各另查無礙官銀如數抵補及將二衛所屯糧亦照例折徵仍俟來春青黃不接之時將各被災之民量行賑濟以示優恤如是廢浩蕩之恩廣布疲憊之極少慰而中州之无元幸甚臣等幸甚

參究宗人怙惡故殺疏

為惡姪故殺人命事據河南按察司呈開得  
犯入小郝來年十七歲失迷鄉貫人狀招郝  
來自幼投入

趙府平鄉王府已故輔國將軍厚燎已名夫五  
見在庶子載塵為家人使喚有載塵故祖鎮  
國將軍祐裁存日奉勘合選夫人王氏又娶  
先未故大劉氏及濫收不在官小劉氏俱為  
妾夫人王氏嫡生第一子厚燎第二子未名

中州疏稿

卷四

世

與夫人王氏俱故祐裁又奉勘合選內助王  
氏庶生第三子厚耿并見在第五子厚煥大  
劉氏庶生第四子厚斌俱封輔國將軍小劉  
氏庶生第六子厚燦并見在第七子厚繁俱  
已名未封第八子朱煥第九子朱炫俱未名  
封後朱炫考進彰德府儒學生貢厚斌厚耿  
相繼病故厚燎奉勘合選夫人張氏無出病  
故嘉靖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奉勘合繼選  
娶不在官妾高氏厚煥奉勘合選夫人衛氏

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高氏庶生  
塵於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奏報隆慶  
三年四月十八日奏

賜前名

玉牒妾媵冊存照後厚燎亦故萬曆二年十一月  
十五日厚煥夫人衛氏嫡生今被載塵故殺  
身死大功弟載園後授封奉國將軍萬曆十  
四年三月初二日載塵彼年二十三歲照例  
請封蒙禮部查得厚燎庶一子載塵

中州疏稿

卷四

世

請封過期并生母高氏奏選勘合互異有疑題覆  
相應行勘類行河南布政司劄行長史司轉  
行本府署教授印張典樂結勘前來備呈本  
司咨呈本部查無選娶高氏勘合於萬曆十  
八年十月以覆行本司吊取原行勘合底案  
一驗再勘報奪隨行長史司帖行本府教授  
查行間載塵央令厚煥代畫保結厚煥稱說  
今禮部行查選娶徐母高氏勘合近奉例嚴  
如無勘合決不畫結等語載塵又屢央厚煥

堅執仍前不盡以致載慶結備懷恨欲要殺害恩係親叔未敢下手至萬曆十九年八月初二日載慶在家思起厚煥與男載園俱各授封惟慶日久不得封爵用言恨說載園是我堂弟我去將他毆死沒念料也不該堂命等語郝來不合不行跟隨諫阻載慶又因與叔厚燾等素有讐隙意要殺後混賴輒自預捏厚燾等隨伊姪姓劉英劉玄劉春群圍將堂弟小二僧即載園群衆打傷等項虛情本

中州疏稿

卷四

廿三

詞一紙潛帶于本日本時承載慶前到本城西關厚煥家內厚煥與載園俱各出外載慶在本宅前院房內潛藏等候載園回家不慮載慶在于房內比載園就地坐着歷帳載慶發惡故將載園咽喉扼住按倒在地使載園不得高聲叫用已貯庫磚塊擊載園偏左顙門額角等處狠打數下傷重尚有微氣慮恐不死又掣擊載園家已追貯庫木楔釘入右耳孔內當時氣絕身死彼時厚煥妻妾俱

在後院原未聽聞出救不係街市亦無外人見證載慶慌忙走進城內就將前捏本詞具啟

趙王令旨長史司查了來說厚煥亦將載慶挾讐殺死伊男等情具本啟奉

本王令旨長史司究明來說厚燾朱炫等聞知亦將載慶打死載園挾讐妄攀等情亦具本啟奉

本王令旨長史司并問來說本司即委陳審理

中州疏稿

卷四

廿四

相視間厚煥又將人命情由與本關鄉約楊玉林等各呈告彰德府批仰安陽縣劉知縣檢審得

宗室厚煥執稱載慶係煥長兄厚燾監妾高氏所生朦

請名封致禮部駁查載慶令煥保結煥因新例連坐不肯畫押以此結讐及審載慶將原意故毆載園實情未曾說明却妄招委因前讐欲殺厚煥不在伊子載園係慶堂弟適自外歸

故用磚塊打倒在地報毆頭額傷重骨碎尚有微氣屢慮恐不死復用木槓釘右耳的當時氣絕身死其叔朱炫等並無主毆情由委係屢挾警自行故殺等情供報在官備由具申本府查得載屢係有名無祿宗人犯該人命重情本府未敢定議擅問具呈守河北道張參政處詳審看詳載屢因

請封行勘恨叔厚燬不與出結故將燬男載園先用磚毆頭破復用木槓釘耳即時身死檢審

中州疏稿

卷四

廿五

已明例應奏

請轉呈撫按兩院隨蒙巡撫吳都御史詳批據呈載屢毆死載園情已近真仰按察司委官會同長史司覆勘明確招參報奪又蒙巡按林御史詳批按察司檢勘明確具招解奪蒙司案行本府將載屢等一千人犯行提到府公同理刑吳推官王長史蘇長史會審得載屢挾親叔厚燬不行結勘之恨故殺其子載園磚塊狠擊頭顱盡碎斃于俄頃本宗已甘心

抵償情已真確矣但木槓釘耳一節審理所屍單開明安陽縣審語雖同屍單未見開載本宗於此一節尚未輸服雖人命已真而本宗獨不招承此項者意於死者為大功兄欲避故殺為毆殺作將來展脫之地耳相應行檢勘以杜辯口牌行湯陰縣余知縣覆檢審解本府署印吳推官審得載屢因

請封過期及生母高氏奏懇勘合互異奉部文行勘怪叔厚燬不肯畫結移怒其子載園故用

中州疏稿

卷四

廿六

甄塊狠擊頭顱骨碎慮其不死復用木槓釘耳當時殞生三檢傷痕甚確本宗俛首無辭小叔來偷安在家不行跟隨諫阻致起禍端相應擬杖其載屢生母高氏既經長史司查明不係濫妄無容再究取供仍擬却來不應杖罪載屢聽參招解按察司詳審蒙批載屢恨叔厚燬不與出結輒敢逞兇故殺載園以雪忿檢審既確擬抵何辭但干重辟奏請不厭詳慎仰府掌印官再會同懷慶王推官衛

輝童推官覆究招詳隨蒙本府署印帥同知  
移文懷慶府王推官銜輝府童推官行提郝  
來等一千人犯於本年四月初一日押帶輝  
縣適中慶所會審得載慶係無賴貧宗年已  
三十恐過期停封見得堂弟載園年方二十  
已得受封并厚煥不念親枝刀難保結以此  
深恨遂到厚煥家尋并不在遇載園坐看帳  
簿慶逞兇就力按倒故用執塊狠擊頭顱骨  
碎木板釘入耳內傷重當時身死又因并厚  
煥等素有隙隙預擬屋詞希圖臨期混賴抵  
搪即於是日打死載園後就具啟遮飾慶今  
甘心認抵情願早賜叅

題對命以免老母憂焦等情會審明白將郝來  
仍擬杖罪載慶聽叅招解本司覆審載慶仍  
前不行招明蒙看得載慶憤親并厚煥不與  
出結嫉其子先得受封預擬本詞蓄心尋殺  
適厚煥他出俸而免禍載園外未竟被執擊  
腦碎木板釘耳以擊死不旋踵節經檢勘明

確本宗亦倪首無詞既犯刑章法應叅處小  
郝來不隨諫阻杖決亦宜具招連人呈解巡  
按周御史嚴詳審蒙批擬招載慶積怨親并  
厚煥尋殺不遇故殺其子以洩其不逞之怒  
情真無疑但招稱未發難之先載慶預寫不  
詞讎擬厚煥等將載園打傷希擬已罪果爾  
則殺園乃載慶初心非父不在而子適逢其  
怒也况毆於國家輓石未已繼以木釘為時  
不為不久何親者不出救疎者不見證豈載  
園盡室無人耶人命極真招情欠妥係干題  
請不嚴詳慎該司再一訊確另招報奪隨蒙本司  
案行本府將載慶等人卷復提到官審得載  
慶執稱原因怪親并厚煥不與保結嫉堂弟  
載園先得受封懷恨已久即有謀害伊父子  
毒心常與厚煥同坐講話思係親并未敢下  
手至十九年八月初二日思起前恨欲毆載  
園洩忿即打死係同堂卑幼料無大罪前到  
伊家父子俱出外廬在前院空房內潛候載

園外婦不慮塵在房內比伊坐看歷簿塵故將伊咽喉扼住不得高聲叫用執照伊偏左顙門額角等處狠打傷重慮恐不死復掣本家木楔釘入耳內當時身死彼時妻妾俱在後院未曾聽聞出救不係街市亦無外人見證實情招出看得載塵之恨雖在厚燬而故殺之情則在載園蓋舍尊長而殺卑幼意圖將來得不死耳其前招欲殺燬因殺園者誠詞之混也乃載園一遇行兇卒不能出聲

中州疏稿

卷四

廿九

求抹以死者緣載塵力能扼其喉即碎其首安能出語且兄弟共坐同處是伊常事外者不覺內者不防故至死卒無一人抹證耳鞠究再三情已真確相應仍照原擬招呈到司覆詳無異看得載塵蓄怨親舛欲得而甘心之日久矣發難於載園故扼咽喉持執疾擊恐不速斃復釘以木楔致死登時怨毒之於人不應慘酷若此當時無一見抹蓋為內者不防外者不入該府覆審已甚明悉本宗先

願抵償無可疑者處以法典實不虧枉等因具招呈報到臣據此薄查先為前事已經審駁該司覆勘去後今據前因覆詳無異除批行該司將小郝來先行發落載塵羈候外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奏照趙府平鄉王府有召未封宗室載塵包藏禍心弁髦法紀積怨親舛厚燬非一日故殺其子載園於片時惡甚饑狼怒移水蟹屢勘既確於法難容緣係有名未封宗室故殺堂弟例

中州疏稿

卷四

卅一

應奏

請定奪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李遇春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稿卷之五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陳以開全校

勘問急玩指揮疏

為衛官徵糧遲緩軍兵鼓衆要求查叅乞  
官負并

請懲究首惡以肅法紀事據河南按察司呈問得

犯人李承教年三十八歲係河南都司陳州

衛指揮使狀招云本衛原額屯地一萬二

中州疏稿

卷五

千三百六十九頃三十三畝五釐二毫四絲  
至萬曆十九年議行條鞭除陸續除豁地五  
十二頃九十三畝四分及各優免雜差外每  
頃派銀有優免者八錢四分六釐無優免者  
三兩二錢共銀三萬八千五百七十五兩五  
錢二分二釐零後又有陸續首出遺落地三  
百三頃四十五畝五分四釐亦照前數徵派  
通共該派徵銀三萬九千三百七十七兩一  
錢九分零奉文坐委承教管屯徵收比因蘭

鎮邊軍赴班緊急無銀起解開行本衛具呈

大梁兵巡道詳允各行各所官催徵間本衛

有大同邊軍二千一百八十一名先年上班

每名工食銀二兩四錢後奉文停班委令在

官指揮陳王道管領在衛操練每名扣銀一

兩二錢解供邊用近行條鞭每軍議給工食

銀四兩除解邊外實該銀二兩八錢本年十

一月內監放軍人谷友等與各軍思得工食

不敷具狀赴巡撫吳都御史處告要每名加

中州疏稿

卷五

二

增銀一兩二錢批行本道今調用楊僉事轉  
行開封府查議間承放陸續自行收完并五  
兩解到銀通共三萬一百八十五兩六錢一  
分九釐九絲內除支解過二萬八千三百五  
十四兩三錢五分八釐三絲三忽三微尚剩  
銀一千八百三十一兩二錢六分一釐五絲  
六忽七微承教明知沿邊錢糧有侵盜銀二  
百兩以上俱照本律仍作真犯死罪係監守  
盜者斬奏

請定奪事例不合故違侵欺人已置買房屋任意費用以致大同軍秋冬二季工食銀兩除扣解支給外尚欠不在官劉宗義等八百八十一名每名銀八錢共該工食銀七百零四兩八錢及城操軍李舉等七百一十一名該領工食銀一千五百四兩四錢通未給散各軍懷怨陳王道素與承教有隙兼以垂涎代管乘機主令逼討起釁就不合唆令各軍說稱你們若領工食必向李承教全要加增銀兩

中州疏稿

卷五

三

不然休領八錢等語當有已臬示首惡于景樓米糯王宦谷友等并劉宗義等各依聽尋將承教辱打逃避掌印指揮徐時中宅內不敢出戶陳王道又不合縱令各軍愈肆兇惡不行鈴束在官百戶楊寵竟奮威張四維鎮撫李在旗丁王九功萬登楊大淵證後本府將谷友等告詞查議每名每年加增銀一兩二錢共該銀二千六百一十七兩二錢應在蔡衛地畝內加派呈詳本道轉呈間于景樓

等挾恨承教侵銀肥己工食屢討不得要行呼譟陳王道聞知又不合不行嚴加撫馭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蒙本道閱操各軍擁票承教不給工食誼譁不散本道再三面諭各軍始散入隊操畢尚有民兵及該衛執手未曾閱完本日承教聞知各軍洶洶自料侵銀數多且蒙本道批行各所不催要得藉口撫飾又不合捏稱左前後三所在官千百戶李惟忠陳孝友等共欠銀一千八百八十

中州疏稿

卷五

四

一兩一錢五分并捏無下落銀三百一十五兩二錢四分開投手本票道候查間本月二十九日本道覆委陳州同知趙貞明管操指揮汪延齡赴場看試民兵及該衛各銃手趙同知因各役武藝生疎量責一二人于景樓等觸起積忿各要乘機逼討糧銀鼓譟為亂尋捉承教不獲于景樓等遂逞兇惡為首搖旗倡衆挺刃入城徑至本道衙門首放銃訥喊口稱承教侵欺糧銀等語本道再四出牌

撫諭仍前揭撥及行牌捉拏承放究治各軍  
方散一半比時徐時中乘馬奔至道前于景  
樓等又率衆將徐時中架擁救場暨旗劄營  
說稱有糧方散如無即反等語本道屢令指  
揮青若水招撫未服至晚仍留質徐時中在  
營圍至次日午後承放方將前侵銀內送出  
八十兩本道又借動陳州庫并勸借官民銀  
共四千二百五十六兩八錢委青若水分給  
五所百戶張四維等十八員領去場內給散

中州疏稿

卷五

五

內大同軍劉宗義等八百八十一名領銀七  
百零四兩八錢作前未領銀又與大同軍劉  
樂等共領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六錢作後  
加增銀數其大同軍張伯祿等四百零八名  
每名亦該領加增銀一兩二錢共銀四百八  
十九兩六錢因各有此地未納條銀情急扣  
兌並未支領比有城操軍李舉等亦領道借  
銀一千五百四兩四錢作前未領工食各軍  
方解散去本道取有該衛印冊查證本年三

月初八日蒙本道將本府查議加增大同軍  
工食銀二千六百一十七兩二錢呈蒙撫院  
詳允轉行本衛帖行五所各照地畝派徵不  
係承放經營卷證後承放并五所又續追完  
銀七千一百三十六兩九釐內支給操丁仕  
應祥等六千三十六兩零九釐又補還本道  
借動銀一千一百兩仍有未完銀一千五百  
六十五兩九錢六分二釐四毫九絲四忽在  
于今未到花戶薛應在鄭楠等各名下拖欠

中州疏稿

卷五

六

查明不係承放侵欺本年三月二十日蒙本  
道楊僉事訪得于景樓米糴王宦谷友的為  
首惡揭報撫院拏發按察司監候審勘間谷  
友在監病故相明訖隨該巡撫吳都御史會  
同巡按周御史將承放管屯候糧并陳王道  
垂涎族衆致軍鼓譟等情

題行兵部看得指揮李承教職在管屯侵漁任  
意擅稱置買房屋及那移轉借不下二千餘  
兩以致激變衆軍幾至揭撥首應重擬管班

指揮陳王道族衆乞糧險心幸禍併應重究  
行巡按御史提問僉事楊有仁調用掌印指  
揮徐時中管操指揮江延齡各加罰治鼓譟  
首惡仍行巡撫衙門密訪的確數人便宜正  
法具奏等因覆奉

欽依咨行巡撫吳都御史將于景樓米糯王官覆  
審倡首情真照例處決并與谷友臬示外又  
移咨都察院劄行巡按周御史案行按察司  
將承教并陳王道拿發開封懷慶二府掌印

中州疏稿

卷五

七

官會勘招解間本年五月初六日承教因侵  
銀數多恐坐重罪令家屬設處銀二百八十  
六兩一錢稱係續收稟赴本府收發寄庫隨  
蒙開封府陳知府會同懷慶府唐知府提取  
承教與陳王道等及冊卷到官會審承教又  
不合將前侵銀數及首出地畝不盡招出止  
將軍變後送出銀八十兩并送庫銀二百  
八十六兩一錢認作侵數致憑供擬承教監  
守盜錢四十貫律斬係雜犯引照停止舊例

侵盜腹裏錢糧四百兩者仍作真犯斬罪陳  
王道守禦官隄備不嚴撫馭無方致所部軍  
人反叛者親管指揮遇例減杖八十追奪原  
授

誥命發邊遠充軍承教監候奏

請具招連人呈解本司查審得中間情節互異錢  
糧支散卷領未明抄招移關本道新任陳副  
使轉行陳州署印歸德府郭同知將承教等  
人卷提解到官審取口詞備由連人申解本

中州疏稿

卷五

八

道覆審比蒙本道巡歷禹州因人卷不齊止  
將承教原遞欠銀手本責令陳孝友等查對  
多係捏開共銀一千六百五十五兩九錢三  
分四釐漫無下落明係承教侵剋等情備由  
關司研審承教又不合仍前混招隨蒙看得  
管屯指揮李承教承委管徵屯糧輒敢恣意  
侵費坐視貧軍枵腹散給曾不以特遂致悍  
卒脫中呼噪幾於為變細覈錢糧捏欠之數  
明犯監守自盜之條雖云腹裏供需半屬餉

邊軍實侵欺非止千計情犯難照常科合無  
坐擬沿邊侵盜之罪庶為盡法管兵指揮陳  
王道因同寮之徵糧席利久已伎妬於中乘  
卒伍之索糧聲望輒爾從吏其後惟部軍止  
於脅求鼓譟尚與稱叛殊科而本官實為  
馭軍方應此追奪論罪改擬承教監守盜錢  
四十貫律斬引照沿邊侵銀二百兩以上事  
例仍作真犯斬罪奏

請定奪陳王道守禦官隄備不嚴無取無方致所

中州疏稿

卷五

九

部軍人反叛者親管指揮遇例減杖八十追  
奪發邊遠充軍具招叅呈巡按周御史處看  
得李承教侵銀已的擬罪似當但查本犯所  
侵銀兩數目未經與各所官旗對質恐日後  
藉口事關題

請合再駁勘牌行本司即將李承教所侵屯糧專  
委廉明官二員前去該衛督同州衛掌印等  
官逐一查算要見已收若干有無小票赤歷  
對驗起解支放若干有無批迴領卷可查餘

無下落者即係侵欺不得以人戶拖欠之數  
槩坐本犯以滋展辯從公勘明具招連人解  
院以憑覆審具

題隨蒙本司將承教并卷冊一併牌發開封府  
清軍胡同知會同汝寧府理刑程推官親詣  
本衛行拘承教并五所官旗到官面對冊卷  
查審得陳州衛十九年原議條鞭原額地一  
萬二千三百六十九頃三十餘畝後又有陸  
續首出地三百餘頃亦照前地攤派總計該

中州疏稿

卷五

十

銀三萬九千三百七十餘兩今據李承教造  
報之冊及批迴領狀通算先後支解過銀三  
萬六千三百二十餘兩止有未完銀一千五  
百六十餘兩餘銀一千四百八十餘兩俱無  
下落非本犯其誰侵之况所開之冊東支西  
吾即以軍伴一節而論當軍變之後尚苦無  
銀還庫却有預領工食至二十及二十一年  
者計數二百餘金及拘各官面對始知原未  
領銀乃貧官先時私賣與人承教設法收集

以抵侵數質之本犯倪首無詞況其中領狀如洗補白頭等類種種弊端不可盡詰至於後來送出之銀明係先時乾沒之數屯官侵漁如此人情已自洶洶加以陳王道之從吏安得不致脫巾之呼哉看得李承教以骨屯為奇貨巧計營求視官銀若私錢恣意侵費遂使軍士枵腹輒敢鼓譟公門若非設處得宜幾成地方大變查的侵數幾及二千惟中州之屯原係腹裏然大同之卒實成邊方合

中州疏稿

卷五

十一

擬沿邊侵盜之條庶為貪黷釀亂之戒骨兵指揮陳王道身膺統轄之寄心懷嫉忌之私先時主唆有言臨變消弭無術惟曰不與誰其信之亂首業已伏誅本官難辭遣戍將承教與陳王道仍擬前罪具招連人卷呈解到司覆加查審無異看得李承教奉委管屯乃敢肆意侵費數至一千八百兩有奇激成軍變幾釀亂階情犯深重既經發勘與各所官面質明實擬斬不枉陳王道嫉代屯務幸禍

唆軍起釁有由遠遣難貸將承教等具招到臣據此查萬曆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都察院巡按河南六千七十八號勘劄准兵部咨該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周孔教各題前事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議覆合候

命下將李承教陳王道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提問李承教仍從重究擬楊有仁罰治惟復量為調用徐時中汪延齡各加罰治趙貞

中州疏稿

卷五

十二

明免究鼓譟首惡仍行巡撫衙門密訪的確數人便宜正法具奏其餘脅從悉行宥免等因覆奉

旨衛軍缺糧鼓譟激變有因法紀何在著巡撫官即便訪拿首惡正罪具奏李承教侵匿屯糧不行給散釀成變亂罪固無逃陳王道嗾眾求糧險心幸禍情亦難恕俱著巡按御史提問李承教仍從重究擬以為武臣貪恣者之戒楊有仁威令不行制馭無法姑從輕調用徐時中汪

延齡各罰俸三箇月趙貞明免究欽此欽遵咨  
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訪將鼓譟  
首惡于景樓等照例處決梟示揚有仁聽調  
徐時中等罰俸趙貞明免究外將李承教陳  
王道移咨都察院備劄到臣案行按察司  
問去後今據前因覆審明白除批行該司將  
二犯監候外該臣看得陳州衛屯指揮李  
承教性本狙詐心甚狠貪恣侵漁而數浮干  
金不恤三軍之撈腹即彌縫而難掩衆口無  
惑一時之譟呼幾為兵端釀成大禍惟云腹  
裏軍實半係餉邊錢糧合引沿途自盜之條  
庶為貪黷首禍之戒領班指揮陳王道為鬼  
為蜮如豺如狼修故怨而包藏禍心貪骨屯  
無鼓惑衆志激成軍變敢為亂階情尤可恨  
臣無可加罪止戍遣實為天幸倘或謂當此  
軍變踵見之秋須嚴懲一戒百之法或將陳  
王道與李承教同論以警將來此其生殺出  
自

皇上臣未敢擅便既經該司勘解前來又該臣覆  
審無異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上

請定奪施行緣係軍職奉

旨從重究擬事理為此理合具本專差承差蔡華

魯親齋謹題請

旨

衛官怠玩激衆疏

為衛官徵糧遲緩軍兵鼓衆要求查叅怠玩官貪并

請懲究首惡以肅法紀事據河南按察司經歷司呈承准本司照會萬曆二十年三月十四日蒙臣與撫臣會牌據大梁兵巡道僉事楊有仁呈稱照得陳州衛各軍工食往時印給由帖今撥自行取討如本軍戶丁或無勢力之家取討足數一遇衛官占種或豪猾軍舍便

中州疏稿

卷五

十五

討不敷以故各軍領行條鞭萬曆十九年五月內蒙前巡按林御史巡歷地方行該衛舉行管屯官自宜潔已奉公依期徵散為當不意管屯指揮李承教任意延捱不為此催致有拖欠間有徵收在官者又多侵費不給以時自去年九月本道到陳州各軍遞道稟訴節行嚴督李承教催徵而本官玩愒如故此時尚多未完先是去年十二月內奉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于陞案行本道

選兵備倭聽調本年二月二十八日職自館陶部兌回親詣操場揀閱各軍復擁進稟稱去年工食尚欠一半未給本道當行慰諭及將令催百戶賁一人鎖拿該催軍家二人肅令嚴催各軍始散入隊操演訖本日比試止完官舍應襲武舉武生尚有城操軍民兵及銃砲手未閱次日復委陳州同知趙貞明同管操指揮汪廷齡看視因一二鳥銃手生疎

中州疏稿

卷五

十六

遽行責打各軍因懷工食不足之憤乘機糾率二千餘人入城擁至本道門首吶喊放銃誼譁本道出牌撫諭不散又牌拿李承教究治各軍止解去一半餘尚未散本道復牌令指揮青若水劉國相百戶萬民英示諭各軍工食本道即設處分給各軍方得掌印指揮徐時中擁住教場劄營職見人情洶洶恐有他變權宜借動本州貯庫銀三千二十三兩二錢九分四釐五毫四絲八忽因尚不敷有



衛官黎民安及富民王丙乾等俱赴道報名各領出銀相助共出銀一千二百三十八兩一錢二分本道給與印信紅票執照俟退完屯糧補還隨將前銀責差指揮青若水胡宗珠百戶萬民英等前赴教場分給各軍即時解散訖為照管屯指揮李承教以無賴之徒肆狼貪之計徵收銀兩拖欠者固有而侵欺亦不無查得十九年鞭銀或用買置房屋又將那移轉借不下二千餘兩各軍止得工食

中州疏稿

卷五

七

七八錢或三五錢去歲本道委署布政司印時聞各軍將本官辱打逃避于徐指揮之家不敢出戶屢行文督催全不經心致各軍枵腹含憤此李承教不能無罪也指揮陳王道垂涎管屯又與李承教有隙乘機鼓舞各軍告討誼譁釀成軍變此陳王道不能無罪也軍既缺食懷憤又當操場聚集之際即操演賞罰所不能廢亦要與時通變善為調停趙貞明遽行嚴責以致各軍洶洶焚燒

譁于本道之前此趙貞明不能無罪也念職才庸庸下物望素輕以軍民雜處之方當節年荒歉之後既不能撫恤于平日又不能鎮靜于臨場致使各軍蔑視法紀敢爾猖獗又擅動官帑擾費齊民以給軍食此則本道不職之罪有不能自諉者除席慕聽參及將首惡各軍容職查訪的確另報嚴治外乞將李承教等分別參究以懲玩肆藉因據此為照本衛各軍工食向係該衛印給由票分撥自

中州疏稿

卷五

七

行討取近因改行條鞭以致各軍紛紛具告適緣閱操較責遂致鼓衆要求該道從權給銀已經寧息除鼓譟各軍行該道查的分別另懲外其該道所參管屯指揮李承教管大同班軍指揮陳王道并陳州署印同知趙貞明均當參究及照該衛掌印指揮徐時中綜理無法管城操指揮汪延齡鈐束不嚴亦當併究牌行本司會同布都二司覆議明悉通詳以憑具

題其該衛各軍工食以後作何議處另行確議  
詳奪等因到司本月十五日又蒙巡按河南  
監察周御史詳批窮軍全恃月糧為命乃指  
揮李承教侵欺拖欠致令饑卒攘臂而起誠  
為罪首至於指揮陳王道萌管屯之心乖戾  
嗾軍州同趙貞明當眾怒之時責打劫累均  
不能無罪按察司查明究報蒙此除工食改  
行條鞭是否長便一面行開封府熟計便宜  
另呈定奪及各軍倡亂首惡姓名候該道查

中州疏稿

卷五

九

訪的確另報處治外該本司掌印按察使鄒  
學柱會同布政司署印守大梁道左叅議  
梅國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賈陳策議照得  
貧軍倚糧為命徵散勢難後期該衛各軍工  
食向係分給印信由帖自行取討後因官豪  
占種屯地數多收取多無實惠以故紛紛具  
訴改行條鞭徵銀按季給軍立法未為不善  
使管屯官能加意催徵以時散給則師可宿  
飽寧有脫巾之呼乃如指揮李承教者叨委

管屯公然泄泄既不能先期督催收灌輸之  
實效又不能奉公守法絕侵漁之隱姦致令  
各軍去年秋冬二季工食散數至今尚未給  
領即該道再三面諭付之罔聞屢次檄催視  
為故紙三軍之士疾首厲心非一朝夕二人  
二十八日適該道閱操因軍壯比試未完次  
日復委陳州同知趙貞明同城操指揮汪延  
齡查閱稍責一二營疎統手遂觸各軍缺糧  
積憤群闖入城誼呼要脅向非該道相機應

中州疏稿

卷五

十

變從權借銀撫處幾致不可收拾貽患地方  
莫知所終矣所據管屯指揮李承教侵欺一  
節尚俟嚴查而激變眾軍實為戎首法當叅  
提重究管大同班軍指揮陳王道指嗾告糧  
陳州署印同知趙貞明刑責觸念均應分別  
叅究至于掌印指揮徐時中等策罔效管城  
操指揮汪延齡鈐制全疎亦應併行叅罰及  
照兵巡僉事楊有仁體恤軍情屢督徵于先  
事計安反側能輯變于方張是譽原非其辜

六亂尚有足錄似應姑容免究其動給過官庫錢糧及借助過官民銀兩一面移行該道嚴查該年條鞭銀李承教先已徵完若干實給散過軍人若干有無薄領可查李承教侵欺那僧若干務要的確數目如果侵盜是即便設法勒限變追完納其有拖欠另行議委嚴明謹實指揮一負管理屯務逐查花戶的名分限上緊比併通限一月內完報以抵補借支之數不得容令藉口推調致虐官帑

中州疏稿

卷五

三

無償且累無辜空賾通候事完該道造冊呈報查考其倡亂首惡軍人作速訪查的實究罪正法均候題

請施行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自新看得地方所恃以捍禦者在軍而軍兵所資以養贍者在食陳州衛操軍工食近議條鞭徵給當法制初更之日正人情欲逞之時而屯操等官或大肆侵延或陰行唆告加以訓練無法刑責失宜致失衆心

幾成大變所據各官均應參究參照陳州衛管屯指揮李承教叨署屯務固守官箴錢糧任意侵漁而不行完報軍士屢行訐告而不為處分放縱自恣貪饕無忌人心之所共忌軍變之所由生法應從重究治官大同班軍指揮陳王道居常既積慮非良臨變則袖手無策雖懷臂干紀事或非其主謀而順指乞粮心頗疑於幸禍所當併行究治陳州署印同知趙貞明叨承要用靡識機宜比茲難屬

中州疏稿

卷五

三

奉公嚴刑逮獲禍陳州衛掌印指揮徐時中叨館衛符全無安輯之畧管城操指揮汪延齡見委部署罔知制馭之方均應量行究懲兵巡道僉事楊有仁駐劄地方遭遇軍變禍幾叵測責亦難辭第各軍倉卒告粮原無起釁之咎而本官委曲濟變頗多定亂之勞似應免究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上  
請行臣等將李承教從重究處陳王道趙貞明徐

時中汪延齡各量情罪分別究治僉事楊有仁免究其該衛鼓譟軍兵不守法律敢肆要求事惟有因漸不可長容臣等行該道查明首惡究嚴數人以彰法紀其餘脅從姑從宥免該道動借過該州庫銀并官民黎民安插各家協助銀兩速追該衛屯糧銀兩照數補還不許分毫拖欠其該衛條鞭事宜另候酌議施行庶人心知所戒懲而地方永保寧謐矣

叅兌軍違限官負疏

為備運糧儲事臣接管卷查前按臣林文英於萬曆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欽奉

勅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漕運京儲係是重務水次監兌俱有定規近年各該軍衛有司往往互相推託交兌不時以致糧運遲誤今特命爾不妨巡按事務會同戶部差去官負照依該部節次題准事理嚴督軍衛有司官負將原會派該年分兌運糧米并輕齎銀兩照數催徵完足務於

當年十二月交兌起運不許遲悞下年糧米銀兩亦一體預為整理若軍衛有司船糧過限不到水次民運糧米過限不完司府州縣掌印官及領運把總并指揮千百戶例該提問住俸戴罪降級者俱候兌完之日逐一從公會查叅奏定奪其司府州縣佐貳官如有自圖安便不行部解交兌轉委屬官及委官納戶人等如有通同侵欺揷和沙土粗糙濕碎不堪交兌運糧官軍生事刁蹬留難勒要財物地方市戶人等不

遵禁約用強邀截包攬等項情弊輕則量情懲治重則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奏請者奏聞處治爾受茲委任宜持廉秉公用心催督祛除積弊俾糧運早完國用充足斯稱任使如或偏私怠玩督理無方及查叅各官隱漏差錯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勅欽此欽遵又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內開查得議單一欸一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終完兌開幫如十二月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及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罰俸半年過正月者各罰俸一年過二月者各降二級布政司掌印官降一級等因移咨備劄前來已經遵奉

勅諭并勘劄內事理催行河南布政司并督糧道嚴行各府州縣將原派萬曆十九年分秋糧例該萬曆二十年分運納兌改本折糧米銀兩催督各該掌印管糧部兌官負照數徵完運赴水次交兌并上納去後於萬曆二十年

中州疏稿

卷五

五

正月十五等日河水始解即於本日次第先與山東等總運糧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至本年二月二十二日領兌通完外所據有司軍衛船糧除依限運到水次及違限二三日之間情可原有者不敢苛責以瀆天聽然其間一二怠玩之臣違限日久例應查叅者臣謹會同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楊應中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查得衛輝府獲嘉縣掌印知縣趙密管

中州疏稿

卷五

五

糧縣丞孫承光汝州寶豐縣署印孟津縣儒學教諭祝來慶帶部魯山縣縣丞周穩其應兌漕糧俱於正月二十四日始到水次此四臣者性本迂緩才更疎庸催科之政既拙稽遲之罪難逭然違限在一月之內除趙密據該縣報稱赴京應

朝患病于本年正月十一日病故外其孫承光等三員所當罰俸半年者也又查得中都留守總鳳陽右衛運糧千戶安逢吉江北

總邳州衛運糧百戶夏光啟其應運船隻供  
於二月十五日始到水次此二臣者才本庸  
茸志樂因循小民之屬候何辜漕渠之緩急  
奚賴然違限在一月之外所當罰俸一年者  
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縣丞  
等官孫承光等行都察院轉行臣衙門千百  
戶等官安達吉等行漕運衙門各查照分別  
罰治庶人心警惕漕政嚴肅而

中州疏稿

卷五

三

國計大有裨益矣緣係奉

勅債運糧儲違誤官貪例應參

奏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本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目錄

卷之一

到任謝恩疏

妖逆就擒疏

推廣聖慈疏

推廣德意疏

地方水旱並賜勘疏

地方災異疏

類報地方災異疏

江南疏稿

目錄

卷之二

江南水患異常隱憂巨測懇乞大賜蠲賑  
疏

災黎蒙軫遵旨勘報疏

畿輔墊溺懇賜蠲賑疏

卷之三

災民困極不堪加派疏

地方困極織造難支疏

停緩增派疏

推廣 節愛脩陳罔罷疏

宜從民便以昭節愛疏

運期迫促地方疲竭懇祈寬恤疏

卷之四

重地按臣久缺懇乞亟 賜簡用疏

急缺督學憲臣疏

重地監司久缺亟 賜銓補疏

郡守久缺乞 賜速補疏

議留賢能方面官負疏

江南疏稿

目錄

二

代題終養疏

乞留入 覲官負疏

酌議免 覲正官疏

乞留縣正官負疏

議留邊海極要將官疏

卷之五

盜犯越獄查叅疎虞有司疏

考選軍政官負疏

調補坐營將領疏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卷之六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遵例 請給大臣 卹典疏

遵例乞 殊恩優有碩以彰 國典疏

卿貳服闋疏

給由疏

江南疏稿

目錄

三

望輟招徠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疏

陳情乞身疏

卷之七

糾劾不職官負疏

糾劾庸劣有司疏

糾劾疎庸州官疏

糾劾庸劣文武官負疏

縣官虛報錢糧據實摘發疏

罪囚越獄查叅疎怠官負疏

江南疏稿卷之一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祁永傑陳以開全校

到任謝 恩疏

為交代到任恭謝

天恩事臣原任通政司左通政萬曆叁拾貳年拾

壹月初拾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

衙門會推題奉

聖旨周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提

江南疏稿

八卷一

乙

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寓勅與他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隨於鴻臚寺報名次日

廷謝訖拾貳月拾叁日

陞辭恭領

勅諭壹道遵於次年貳月拾玖日至撫屬鎮江府

地方入境隨據應天府將陞任撫臣曹時聘

案發原領

符驗壹道

勅諭伍道

令字旗牌捌面擇副并關防吏卷等項差官齎送

前來交臣接管臣即望

闕叩頭謝

恩欽遵行事外念臣質最庸下村復迂昧沐浴

聖慈屢叨清貫始由縣令而轉為臺繼由為臺而

陟卿寺愧塵忝之踰涯實尺寸之未樹豈謂

聖恩無量

新命復臨顧茲節鉞之榮益深兢懼之恥况東南

財賦之地乃

江南疏稿

八卷一

二

國家豐鎬之邦就中之鎮壓甚難意外之艱虞

可慮是惟文武之備具庶幾緩急之無虞願

臣何人實非其據俯慙查負仰愧

鴻私臣敢不罄竭駑庸凡酬

高厚謹當保安日境和叶三軍灑

帝澤於州閭振

皇威於海島力雖不足心實在茲臣無任感戴激

切之至緣係交代到任恭謝

天恩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戶高天爵齎捧謹具



奏

聞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妖逆就擒疏

為妖逆就擒懇乞

聖明思患預防以遏亂萌以保長治事擬應天府  
治中鄭心材通判張必振推官介夢龍會呈  
本年拾壹月貳拾貳日蒙南京外守備衙門  
紙牌內開據操江家丁陳繼學王承宗張應  
登狀首并刀到廳除差巡邏把總秦嘉謨朱  
元志雷鳴世雷應元并中軍官黃道章督率  
衛總張文運等分布擒獲逆犯李王等貳拾

江南疏稿

卷一

四

肆名隨行會同廠府部院研審并將原獲器  
械反詩等件粘連押發到廳會問間又蒙提  
督操江丁都御史巡視京城李御史孫御史  
各牌批俱同前事該職等會審得李王即劉  
天緒自供原籍河南永城縣人流寓鳳陽府  
臨淮縣朱龍橋念佛吃素歸無為教主妖言  
朱龍橋畔有七十里雲程至彼處有退骨塘  
善男信女塘中洗浴即可脫骨成佛致王宗  
等信從或賜緡籍為十二天為十二佛為十

二星見有各姓氏文簿併合同路引存證年  
月益久信從漸衆江南江北徒從千人遇因  
諸人神其妖邪之說遂蓄不逞之心敢僭稱  
為關地定奪乾坤李王諸人同呼李老爺彼  
亦輒應有岳氏者夫已子幼無人拘束被惑  
尊崇其教此後天緒每至南京便寢宿其家  
九月內失記的日造有反詩四句併寫有妖  
書一冊聲言冬至日開山拓地李王出世王  
宗等始猶疑信相半天緒說十一月初一日

江南疏稿

卷一

五

爾等可隨我至

神烈山若我果然是當陽皇帝吾輩拜天後當有  
豪氣冲天如無豪氣爾衆生便不必扶我延  
至初一日午時王宗張名吳鳳龍鳳同天緒  
上山到寶志公說法臺前拜天塋氣未見迨  
下山行至

朝陽門外果見天上黑氣一道若天河然自西  
方起至東南方止王宗等遂信其為真主轉  
布黨附吳鳳等為伊叔買弓刀器械龍鳳等

置造勇巾紅服今一勇巾上有天兵二字證  
天緒復自稱為龍華帝主岳氏為觀音出世  
有佛有住僭封為后岳氏亦居之不疑復為  
其男求封官爵天緒遂用紅紙上書勅封欽  
賜護國將軍國公付之王宗封定國公翟名  
封軍師吳鳳封保安侯龍鳳封定國侯隔別  
研審王宗等各供同其楊仁先封指揮後封  
護國大元侯王起亦封保安侯吳熊封為平  
定伯傅保榮封豐城伯郭禮封參將汪升封

江南疏稿

卷一

六

護國參將蕭科封護國將軍李應登盧洪崔  
文史祥薛文學馬達各封為指揮封官已畢  
議於十一月二十三日

冬至令節乘文武各官謁

陵剗殺名為收衣焚燬

陵寢自

朝陽門進城剗奪衙門倉庫傳令十三門知悉  
待鳳陽夥黨至日分道搶掠一千人犯屢供  
是的其封官誦紙有未及燒燬起取在官者

有見事發燒燬今因衆證明白各自甘罪無  
辭者獨吳熊曉曉置辯謂出首人也比查對  
原批文內出首三人並無吳熊在內再審原  
出首之陳繼學王承宗張應登各供二十一  
日晚點燈以後捕獲龍鳳時親見吳熊在文  
張名同在龍鳳家彼時急捕崔文等吳熊見  
事不諧方隨王承宗等協拿龍鳳在吳熊說  
溺以脫罪在王承宗等姑借以戮力初非先  
事出首者尤恐未的覆審劉天緒執係黨人

江南疏稿

卷一

七

再查馬達所藏歸簿見有吳熊在內即司獄  
司於吳熊身間搜出紅紙內大書初封欽賜  
平定伯吳熊審即吳雄惟是周鶴薛文舉施  
文先為天緒逆黨旋知悔罪自新力奪原立  
文簿於岳氏家而於十九日燒燬之本地方  
總甲陸子高證其汪茂則以與汪升同為跟  
官牢子誤以茂為升而就獲者林朝吳南各  
與汪升住居不遠夜深睡熟俄聞多人攫據  
且自窓內見火光認為火警急開門救火被

官兵不及致詳而誤執之者萬仰清以無知  
犯夜而被縛劉世芳以與王起同寓而就執  
編審劉天緒王宗吳鳳等衆口一詞咸與稱  
冤看得劉天緒村野鄙夫崇尚佛教倡邪傾  
衆病狂喪心偽授官職明犯不

赦之條謀及

陵寢陰圖不軌之狀僭王稱帝各犯之質證匪証  
反詩妖書諸兇之罪案有據王宗等輕信左  
道希冀偽封煽動愚民幾成大難輕議無以

江南疏稿

卷一

八

懲姦駢死可憐衆命岳氏以寡婦與逆賊同  
居且代子而乞求偽歸陳學因母冒干刑憲  
孤弱可矜然信妖而甘哄誘法難輕恕周鶴  
薛文舉施文燒文簿於黨附之後較之悍然  
不顧者殊科然知而不首似與總甲陸子高  
同律萬仰清當捕獲妖逆之時輕犯夜禁劉  
世芳不詢王起來歷誤與同眠林朝吳南被  
獲審非其辜應否遽為省放事干重大未敢  
擅擬等情到臣據此又准南京內外守備等

衙門將具題逆犯劉天緒等叛逆緣由疏稿  
移送前來准此除各犯罪狀業經南京內外  
守備等衙門分別具題候

旨處分臣不敢復

讀外該臣看得劉天緒么麼小醜敢蓄異謀似

佛氏之書妄談天子之氣振螳螂之臂稱帝

稱王聚蚊蚋之羣乞封乞弔似齧齧之跳躍

若蜂蟻之結屯自取滅亡甘為悖逆幸

陛下威靈遠被神武布昭遂使奸狡之謀先期而

江南疏稿

卷一

九

自露回邪之黨中宵而就擒臣獨怪

皇仁廣覆猶見背陽之禽

世道清明乃有吠堯之犬以此思亂亂可知也

陛下勿謂今

國家全盛此輩鼠竊狗偷無足慮者自古大亂

之本必起於小盜天下無小盜則奸雄無所

以為資故昔之盜賊或起於畝畝或起於商

客或起於士卒或起於負擔其初甚微細然

以小合大漸成巨盜縱橫難制遂亂天下蓋

盜至於亂天下此亂形也其起甚微細此亂  
機也亂之形雖見於亂之日而亂之機實萌  
於治之日辟之大厦之顛豈一日而顛必先  
見之一簣一棟之損於小損之不補故積損  
成顛是損者顛之機也

國家之亂豈一日而亂必先見之一二小盜之  
跳梁惟小盜之不戒故積小成大是小亂者  
大亂之機也夫亂機之萌惟不可使至於成  
形亂機而至於成形雖有智者不可以措手

江南疏稿

卷一

十一

今天下鼎盛乃一二小醜敢於跳躍一見於  
淮徐之趙古元再見於八閩之劉志邁今又  
見於

金陵之劉天緒夫一之不已至於再再之不已  
至於三天下之人心可知此亂機也臣之所  
謂積也誠恐日積一日養成長大如螻蟻潰  
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艸木但見其盛事  
至而未知禍構而方懼蓋亦晚矣即逆賊劉  
天緒亦云吾且為今日之陳勝吳廣此其言

深可思而其機甚可畏也臣獨怪逆賊劉天  
緒不過閭巷之流民耳即其黨羽所謂十二  
天十二佛十二星者如王宗等事發就擒易  
如轉胡爾爾幾何乃敢於發大難之端如此  
此不過窺見天下之窮愁而禍蒙可乘耳  
年來橫政所出姦雄生心窺左足而思逞者  
不少今天下空虛處處無備臣每念及不寒  
而戰

皇上聰明神聖燭遠見微宜鑒天下之機而妥為

江南疏稿

卷一

十一

之備除逆賊劉天緒等伏候

聖明勅下該部院轉行南京法司將一千人犯嚴

審明確覆請

聖裁正罪其餘一切弊政當更善政當行可為牧

拾人心之舉者仍望

皇上亟採諸臣之建白蚤

賜施行臣所慮者亂賊屢變旋即撲滅遂生玩寇

之心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生惡聞之

念則其為憂方大耳况

鍾山火起泰州天鳴大教場星墜

天變見於上兵端見於下此何等景象不可不思

不可不懼昔申屠剛有曰未至豫言固常為

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可為名言臣誠非私

憂過計願

皇上留神省察再照臣屬上自安慶下至蘇松相

距二千餘里而遙原奉

勅諭內開春夏巡歷蘇松等府秋冬巡歷徽寧等

府兩地遊巡而向容適繇其中彈壓為便自

江南疏稿

卷一

十二

萬曆三十一年偶因蘇州士變奉

旨移鎮蘇州蓋謂東吳多事故耳臣自承乏以來

竭犬馬之力一切拮据綢繆沿江海一帶地

方似已無虞惟是應天諸府相去甚遠無論

其他即文移往還動經旬月雖鞭之長不及

馬腹今劉天緒等雖已就擒而人心搖兀不

無可虞除臣欽遵

勅諭仍舊往來移駐以重彈壓以圖安撫外緣係

妖逆就擒懇乞

聖明恩惠預防以遏亂萌以保長治事理為此具

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一

十二

推廣 聖慈疏

為仰遵

明旨推廣

聖慈以終實惠事項准戶部咨為水災重大閭里

艱難仰體

聖慈子惠蒼赤盡蠲米麥糧稅以重

邦畿以隆至治事福建清吏司案呈准戶科手

本開稱天津稅監御馬監太監馬堂於萬曆

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具題十一日奉

江南疏稿

卷一

十四

聖旨米糧柴薪肩挑背負前已有旨不許徵稅以

恤窮民都著遵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恭錄

明旨米糧柴薪不許徵稅固不待言至所謂肩挑

背負者蓋指小民各項肩挑背負小小生理

俱當免稅其實不專指肩挑背負薪米二件

而言也如係薪米即車載船裝

舊制豈宜徵稅

明旨謂前已有旨又云都著遵行未嘗謂災荒則

行成熟則止也若暫免一時後復藉口成熟

徵稅即當以悖

旨擅徵論煩行各該撫按轉行各稅監務要遵奉  
前後

明旨內事理得一應米糧柴薪及肩挑背負不論  
豐凶不拘水陸俱要仰體

皇上恤民德意盡行免稅勿得暫免復徵取戾等  
因備呈到部看詳米糧

舊制無稅

新旨申飭更嚴以後儻有撥置之人藉口成熟起

江南疏稿

卷一

十五

徵者當以悖

旨擅徵從重參處移咨到臣欽遵

明旨隨即備行應天府蘇常徽三道移文各該稅

監及行令各府管稅等衙門將來報辦薪盡

行免稅訖當是時

宸綸一布萬口歡呼即克舜之如天好生何以加

此臣獨惜此仁心仁聞而民不實被其澤也

何也蓋臣屬十一府州之間幅員不過千里

而遙隨地設關如網之密每歲總計正稅銀

十萬餘兩而土儀枉解諸費又加半焉共計

十五萬餘兩夫此十五萬餘兩之稅以十分

計之蘇松常鎮四府蓋十二六蘇松常鎮四

府之稅以十分計之出自米糧者蓋十之三

四今米糧一稅已奉

明旨不許徵收夫當此筭及錙銖之時猶留此一

線以甦疲民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詎

非  
皇恩浩蕩臣子所當將順不遑者第免此十分中

江南疏稿

卷一

十六

三四分之米稅便當減此十分中三四分之

稅額庶

皇恩不虛而民需實惠今米稅既免而原額不減

即此三四月以來缺額甚多此該監所目擊

倘見謂

進奉舊有常額包陪原有定議不問所入之途

取足一成之數則此十分中三四分之缺額

將何取盈乎加之別商則凡此刀錐之末毫

髮難增索之地方則當此繭絲之區脂膏已

竭摻括於庫藏則數年之摻括已錙銖無遺  
即今之織造且留至三十五六年有司蓋束  
手無措矣無米而炊巧婦不能是

上有免稅之虛名下不需免稅之實惠嗟嗟盡餅  
可以充饑望梅可以止渴此必不可得之  
數矣今夫富家巨室置庄田招佃客本以課  
租非行仁義而亦有時放免欠負者誠恐客  
散而田荒所失有甚於所得者

國家財賦全倚東南東南財賦全倚三吳則此

江南疏稿

卷一

七

三吳者乃

皇上之上庄良佃也此

皇上首當愛憐而保護者奈何破壞之乎倘

皇上念及於此盪滌煩苛盡弛關禁諸貨一無所

問與民更始則此疲瘠之民感戴

聖慈惟呼鼓舞不啻脫湯火而沃清泉矣不然亦

寬於彼責償於此朝三暮四民不可愚萬一

督責一嚴潰決四出禍之來也不待智者知

之臣過慮又不待容散田荒而已

皇上勿謂臣今日不言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

上請將前項新加額外諸稅

俯賜全免行臣謹奉施行庶

皇恩廣被而萬民霑恩所以真安

根本保久蒼生者非淺鮮矣臣不勝懇祈待

命之至緣係仰遵

明旨推廣

聖慈以終實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江南疏稿

卷一

十六

齋捧謹題請

旨



推廣 德意疏

為推廣

皇上德意一視同仁以終盛美事臣頃見

皇上憫念蘇松肆府輸課墜萬米稅居半

俯從臣

請減免額課貳萬兩時正當仲夏亢陽之秋青黃

不接之際小民皇皇莫必其命

綸音一播不啻更生蓋米稅既減農商出途米船

麥舟輻輳鱗集市價不踊民免溝壑一時蘇

江南疏稿

卷一

十九

松肆府小民莫不歡欣鼓舞北嚮舉手加額

祝頌

皇上萬壽是

皇上之所免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而所全活者不

知幾億萬命惟是應天太平等府之民猶之

蘇松肆府之民也其米麥免稅同其稅額虧

缺亦同其今歲災稔亦同顧一蒙

蠲恤之仁一猶向隅之泣是蘇松肆府之民何幸

應天太平等府之民何不幸也

皇上天地覆載廣被無私必不忍同仁而異用况

應天等府為

湯沐重地此尤

皇上所首憐而加意者臣節據應天太平徽州安

慶等府紛紛具詳稱每年原包認稅銀連額

課解扛鋪墾土宜樣銀等項共該銀伍萬柒

千玖百兩近因

蠲停米稅徵收比前大縮稅監吊取春夏二季稅

銀思無抵補只得將秋季所收銀兩湊解萬

江南疏稿

卷一

二十一

一秋冬又缺何以應之臣已移文該監即該

監亦心知小民之苦而拘於成額不敢自專

有司目擊災民之狀而束於原數無由仰控

即今應天等府之民延頸企踵里被

皇恩不啻農之望歲臣再三躊躇計無所出以故

不得已為馮婦之請惟有望

皇上推恩一視

俯賜寬減而已謹會同巡撫御史曹楷冒懇於

皇上之前伏乞

皇上俯念

湯沐重地將澤及於蘇松四府者推而廣之舉此

加彼將見十一府州之小民又莫不懽忻鼓

舞舉手加額北嚮祝頌

皇上萬壽臣等無任懇祈待

命之至緣係推廣

皇上德意一視同仁以終盛美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一

二

地方水旱亟 賜勘處疏

為地方水旱相仍民不堪命謹遵例

奏報懇乞

聖慈亟賜勘處以保遺黎以固

邦本事據應天府署印府丞徐申呈據上元江

寧句容溧陽溧水江浦等縣各報地方春末

夏初雨水霪瀟二麥盡朽伍月以來旱魃為

虐三時不雨池塘乾涸禾苗枯槁等因申府

為照本府所屬地方春末霪雨為災麥俱腐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爛入夏愆陽作沴苗復焦萎民心皇皇冀請

蠲恤除行本府管糧廳督各縣掌印官踏勘

的確分數另行通詳外查得具報秋災限期

正維其時合行呈報以候具

題等因又據蘇州府吳縣常州府武進無錫江

陰宜興靖江等縣鎮江府丹徒縣各申報地

方旱災寧國府宣城南陵涇縣等縣池州府

建德縣安慶府懷寧潛山太湖宿松望江等

縣安慶衛各申呈地方水災緣由及各屬災

民紛紛赴臣衙門告災情詞迫切言與淚俱  
下隨批各該道府查勘議處并查未中州縣  
未告災民聽其徑自准理申報外奏查先准  
戶部咨為水旱災傷懇乞

天慈特賜賑恤以安地方事內開省直災傷下災  
在伍月秋災在柒月巡撫先行奏報巡按一  
面查勘得實具

奏造冊送部以憑議免議賑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欽遵在卷今據前因該臣看得撫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屬地方乃

國家根本重地財賦輿區所藉上完

國課下養民生惟麥與稻是賴年來非水則旱

加之橫征益十室九空矣跂望今歲豐登少

紓積困詎意肆月以至伍月霖雨連綿晝夜

不止登場之麥穗悉皆朽腐棉蔕之秧苗盡

遭淹沒民心洶洶無復望歲臣督行各屬竭

誠祈懇幸得晴霽乃伍陸月之間三伏不雨

井泉枯絕支河斷流阡陌塵飛田疇龜裂臣

顧彼民磨拮据步禱維幸得雨然過時之雨  
竟無補於既稿之苗即盡力車庫或可救援  
一二惟是生機日息收獲必微

國計民生將安所利賴哉是以地勢高阜去處  
如上元江寧句容溧陽溧水江浦吳縣等處  
無錫江陰宜興靖江丹徒等各縣俱以旱災  
報地勢卑下去處如宣城南陵涇縣建德懷  
寧潛山太湖宿松望江安慶衛各以水災報  
其服襁襁忍饑饉之民相攜而哭告於臣衙

江南疏稿

卷一

二

門者不可勝數似茲景象即使連年豐稔猶

不能當一歲之災荒矧加以疊災之後乎譬

之耳病之夫元氣索然醫藥難施終必至斃

若不大加蠲恤臣恐島窮則喙獸窮則攫勢

所必至萬一盜賊蜂起姦雄乘之大為可憂

凡此皆臣奉職無狀上千

天和所致除痛自修省及行各屬委官踏勘聽候

按臣覆勘外相應

奏報伏乞

初下戶部備行應蘇松二按臣覈實具

奏其餘未報州縣不妨徑自勘實併

請庶瘡痍有復肉之日而億兆蒙

再造之恩所以永

皇圖而培

國本者在此舉矣緣係地方水旱相仍民不堪

命謹遵例

奏報懇乞

聖慈亟賜勘處以保遺黎以固

江南疏稿

卷一

二五

邦本事理未敢擬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

旨

地方災異疏

為地方災異事據鎮江府申據江寧縣申據  
陰陽學署印陰陽官霍應雷呈稱本年七月  
十五日戌初時分空中偶聽有聲如風濤大  
響自西北方來往東南方去中有聲出於人  
落各有方十六十七日夜亦響聲如前又於  
二十六二十七俱在酉末後至夜黑雲內  
自西南方來響往正南方旋東北方而去又  
於八月初五初六初七日戌時分亦有黑雲

江南疏稿

卷一

二六

布如蓮花形內響如濤如樹吼之聲自正南  
方來復退正南方去如此退復旋轉不定每  
自天曉止似遠去又非秋聲又非天籟其響  
異常等因呈縣申府轉申到臣臣未親

禁書不知所應何事惟是詢之占驗家僉云兵象

此其有應不應所不敢知但徵之人事三吳  
地方年來賦役繁人愁戶急閭閻蕭索帑  
藏空虛頃太平等府星變水災既如彼今鎮  
江府所報災變又如此臣為是凜凜所為慮

行之憂蓋有不忍言者夫變不虛生災由人  
召臣實奉職無狀何所逃罪除痛加修省及  
通行所屬文武各官村恤軍民慎固防禦外  
惟是推關之害織造之煩此二事甚為地方  
之大病臣前疏已詳伏乞

皇上上省

天變俯念民窮

大加憐恤

恩賜停免庶幾轉災為祥凡此牙遺之民不啻更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生莫不舉首加額仰頌

皇仁無窮時矣緣係地方災異事理為此具本專

差舍人

齋捧謹具題

知

類報地方災異疏

為類報地方災異乞

賜寬恤以蘇民困事據太平府申據當塗縣申稱  
本年六月十九日夜定更時分本縣知縣勞  
永嘉正苦熟夜坐忽有青綠異光皎亮門牖  
燭及鬚眉者幼驚駭仰起看之猶見斗大異  
星從南古移至東北方約二三大許後有小  
星數顆隨之須臾始滅又據繁昌縣申稱本  
年六月初二日雷雨大作本縣各山發蛟平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地水湧數丈民居漂流百姓溺死者頗眾縣  
治盡皆淹沒越數日水雖漸退地尚浸濕塗  
泥至本月十九日夜定更時分本縣知縣鄧  
一儒為衙舍傾圮披衣露坐忽見南方一星  
大徑尺許其光與月無異閃爍片時屋宇竹  
樹恍惚在水壺中自南移至東北方光芒迤  
邐約四五大少頃漸滅各等因申府轉申到  
臣據此先據太平府繁昌縣申稱本縣僻處  
山谷去江頗遠自四月終旬後天道亢旱來

苗枯稿本縣遵奉明文虔誠祈禱幸獲甘霖  
不意六月初二日夜雷雨大作白馬山洞山  
白果冲紅花山金雞嶺等處各出蛟平地湧  
水數十丈山上水溜如瀑布響如雷震聲徹  
遠近夜半滄沒縣治水深三尺餘本縣戶兩  
督率民壯嚴謹庫獄晨起團總閔濟莘等報  
稱自鄉至市濱河一帶民居漂流溺死男婦  
無數低處田禾盡皆陸沉等因又據徽州府  
申稱徽郡僻在山中六水交會今六月初四

江南疏稿

卷一

二九

日霖霖連宵洪水驟泛本日辰巳二時平地  
水高數丈遂至壅閉城門傍府河西橋沿河  
一帶鞠為巨浸傾盆注雨撼地鳴濤間舍城  
垣一時頽塌本府急備薄筏多方撈救而其  
居逼湍流難施度濟者不免間被漂去浮屋  
流屍自上而下日每不計其數本府隨為指  
倖棺埋乃其葬于魚腹者又不知凡幾矣嗚  
呼之聲徹於遠近本府目擊驚痛拊心至於  
田廬漂沒被災深都圖之見告者踵至登

縣之開據者未齊統候類查申請等因又據  
歙縣申據本縣坊里洪培叔江惟盛等連名  
呈稱徽歙僻處山中不幸今歲霖雨連綿積  
水已苦無洩茲於六月初四日又值暴雨勢  
若傾盆三四晝夜並不消點山水暴漲兩城  
忽浸丈餘房屋街類一望俱為汨沒財物盡  
入波濤男婦悉填溝壑高田坍塌低地成渠  
等情呈縣該署縣事本府通判林如喬親勘  
是實目擊寒心委難寧處等因又據寧國府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申據太平縣申據本縣通邑里長項宗興周  
永興等連名呈稱本年五月二十日夜雷雨  
驟發勢若傾盆山蛟奔出溪水陡起數丈平  
地亦有丈餘近山者人屋俱奔屍骸堆積墳  
塋田地盡蕩家資六畜俱無復於六月初二  
三日連夜迅雷洪雨猶大於前損壞田房更  
甚於昔等情隨該本縣親勘甚真具申到府  
該本府覆覈無異情實慘傷等因及據南陵  
縣縣縣休寧縣各另申報水災緣由前來俱

批徽寧道查勘間復據申報前因該臣會同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宋燾看得太平徽寧等  
府為

畿輔要地乃茲旬日之內星妖水怪叠至交作  
殆非小變考之占驗皆為兵為饑之象臣等  
實奉職無狀除先率屬痛加修省外竊念變  
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  
消彌之策今星變水災並至如此

皇上得無謂此一方病不足為輕重耶昔宋咸平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彗星出營室北宰相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  
分真宗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此真  
可謂有仁君之度况茲太平徽寧等府乃  
國家豐鎬之邦

根本之地語曰欲樹之長當固其根本今

國家財賦大半倚辦江南江南百姓男子疾耕  
不給於轉輸女子勤織不實於杼軸此

皇上之勞民也加之年來征權日急生理日蹙魚  
介勞而下多苦鴻鴈散而民未安餘息之民

僅僅如縷乃今太平徽寧等府又不幸星變  
示異大水為災膏腴變為汙萊城市莽為巨  
浸粟米翔貴民不聊生老弱轉于溝壑少壯  
不迫而為盜又將何之頃者劉天緒之變可  
為寒心即今救禦之策如拯溺救焚似以  
賑為急但蠲征既苦常額取盈賑濟又恐小  
惠難徧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該臣等一  
面備行司道將被災人戶審實分別發倉賑  
濟瘞死恤生以救目前不敢一一瑣瀆

江南疏稿

卷一

三

天聽但臣等據父老遮道泣訴云民間疾痛苦不  
得

上聞者甚多乃其所剥膚而切身者獨苦稅耳

皇上四聰之聽無遠不達四方之憂雖微不置往

者念茲

根本之地憐此勞悴之民減稅四萬兩江南百  
姓莫不舉手加額忍死願為

皇上不叛之臣即頃者劉天緒作難呼之不應此  
非

皇上浩蕩之恩深結其心乎但尚餘稅銀十一萬

五千兩此在

皇上視之太倉一粒耳儻當此災害並至之時窮

民易德之際盡捐而蠲之將見民心悅服即

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是之謂散其小儲成

其大儲損其小寶固其大寶利莫大於此願

皇上留聰明之鑒警

天地之意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伏乞

勅下戶部將應天蘇松等處稅務盡

江南疏稿

卷一

三三

賜停免太平徽寧等府被災縣分行臣等勘實覆

請破格蠲恤庶

聖德格重玄而

皇圖綿萬禩矣緣係類報地方災異乞

賜寬恤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卷之二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陳以聞全核

江南水患異常隱憂巨測懇乞 大賜蠲賑

疏

為江南水患異常隱憂巨測懇乞

聖明大賜蠲恤以救災黎以固根本事臣竊念

天災流行何地無之然他地方有水旱止於一方

病耳乃東南之豐歉關係

江南疏稿

卷二

一

國計之盈縮殆非細故豈止一方病而已哉夫

以四海幅員之廣視東南數郡不啻黑子之

著面而歲供獨天下之強半無論夏麥秋糧

馬州等項歲額甲天下即每歲轉漕

京師四百萬石而江南諸郡幾一百五十萬石

就中蘇松二郡凡九十萬石有奇自兗軍外

又白糧二十萬石科條百出供億繁苦故每

歲雲錦盈笥分運而至為

陛下之衣者此土此民也漕艘銜尾鱗次而集為



陛下之食者此土此民也京運本折分季而進為  
陛下之用者此土此民也莫非王民此邦之民乃  
至苦至勞之民

皇上之孝子順孫也即使歲不告災民不得病至  
仁如

皇上必且惻然垂憐者詎意今歲突遭水患自三  
月二十九日以至於五月二十四日霖雨為  
災晝夜不歇翻盆倒峽湧地稽天高埠之地  
已見飛橋低窪之區更如航海墻垣傾圮廬

江南疏稿

卷二

二

室漂流萬井無烟千里若掃臣巡行所至目  
擊蘇州地方如此私心猶望他郡或者無恙  
也已而據應天府署印府丞衛一鳳蘇松兵  
糧道副使李右諫常鎮兵糧道按察使蔡獻  
臣徽寧兵備道右叅政劉會申報各屬水災  
相同是數千里之內俱成陸海據稱今歲水  
災父老相傳白首稀見較之嘉靖四十年間  
被災更慘蓋四十年有麥今則無麥四十年  
在成熟之後今則插蒔之時已熟之麥盡付

洪波而方芽之秧俱成腐州不特目前已絕  
春花之望即日後更無秋成之期災民日千  
百為群赴臣泣訴者歟聲震地殊不忍聞此  
皆臣奉職無狀上千

天和所致除痛自修省以便宜發廩賑恤外惟  
三吳之水乃百年父老所未經見之水而三  
吳之民又非復昔日所稱家殷戶實之民蓋  
前此雖遇災傷而民不思亂者以上無竭澤  
之征而民有息肩之地辛勤節縮苟支目前

江南疏稿

卷二

三

今民窮稅密家怨人愁財力俱竭公私交困  
臣慮吳民少積秋冬荒長檄有司酌動官銀  
前往豐鄉買穀防饑即蘇州府庫至無一錢  
可動知府趙世祿且處額對臣曰即今六七  
月又該給散兵糧十萬軍餉將何所出脫巾  
可虞無論織造金花一切矣其窮困急迫之  
狀一至於此殊可寒心即今收拾人心消遏  
亂萌惟有蠲與賑及時耳臣查嘉靖七年地

方

奏報災傷蒙

允將本年起存錢糧盡行蠲免稍輕者照依分數勘實即便停徵或量為折徵三十三年

奏報災傷蒙

允將本年存留錢糧盡行蠲免起運額派大半改折復將本色及三十二年以前未完起存停徵又將

內府糧銀賑恤四十年

奏報水災蒙

江南疏稿

卷二

四

允將本年兌軍糧米民運白糧盡行改折

宗人府米折并京庫州折布絹等銀俱准停徵仍將鈔關船稅與各府引價事例等銀俱留賑濟至萬曆十年

奏報水災蒙

允將本年起運漕糧并南京各衛倉糧改折

宗人府州折南京倉麥折全免折布并府部院公侯祿鹽鈔等銀停徵及留開稅并各府事例等銀賑濟萬曆拾柒年

奏報災傷蒙

允將本年起運漕糧盡數改折內停徵伍分見徵伍分

德府祿米光祿寺白糧府部院等衙門糧米俱

准改折

宗人府等衙門派剩米折京庫鹽鈔蘇太鎮三衛本折行月二糧鎮江倉麥折本色黃白麻料蘇太鎮三衛軍器淺船民七料銀并南京光祿寺衙門本折米豆絹折州折宴餚等銀

江南疏稿

卷二

五

俱准蠲免揚州鳳陽二倉米麥折免徵一半牲口藥材料銀歲造段疋胖襖協濟馬役俱准停徵萬曆拾陸年以前各項舊欠錢糧除金花漕折外其餘悉准停徵又蒙

專差科臣楊文舉齎銀叁拾萬兩前來賑濟是歷年蠲賑之事例具在而

皇仁之廣被無窮惟是蠲止存留止有虛名民不霑實惠賑取倉廩則倉廩所積有限無能濟於萬一此特可施之尋常之災而已今茲非

常之災傷全望非常之蠲賑故今災民皇皇  
忍死以望嘉靖七年之事例不啻農之望歲  
至於行賑即不敢望十七年事例大發帑金  
叁拾萬

特遣科臣賑濟亦望比照歷年事例留開稅  
府事例撫按賊罰等銀賑濟此誠

皇上浩蕩之恩亦今日災民雲霓之望也再照  
國匱民窮此時為甚歲入日憂其縮臣為民而  
請蠲歲出日憂其多臣為民而

江南疏稿

卷二

六

請賑臣即冒昧豈不達時務至此惟是當茲邊疆  
多事之時不得不亟為

根本之慮即今災傷甫告耳已見槍米於路者

雖臣已嚴法禁止即此民之思亂可知計此

時臣猶能奉

皇上之法紀竭心力之調停以維繫於馬奔獸駭  
之間過此日饑一日益復無聊加之督通日  
急鞭朴益煩竊恐流亡之民力不能辦將使  
蠲停之權不在上而在下況今江海之上毒

雄窺伺不少萬一登高一呼雲合響應此其  
可憂臣有不忍言者臣見影得形勢誠岌岌  
伏乞

皇上超然遠覽惻然深惟

勅下戶部亟行按臣查勘至日將重災地方十年  
錢糧無論起存破格蠲免萬曆三十五年以  
前舊欠錢糧盡數停徵又將衛野鈔銀與稅  
監所抽稅銀量留一年及各府事例稅契撫  
按賊罰凡可動可留等銀盡留備賑此不過

江南疏稿

卷二

七

損

皇上一年之租稅易此二百年孝順之百姓不為  
餓殍盜賊此其所得孰多不則不惟損今日  
歲入之額臣恐且益以他日軍興之費為費  
愈大為憂愈深耳臣往往見災傷

題疏皆設為不必然之詞以冀不必從之聽今

臣所言皆見於之實事不敢為過甚之危言  
如毫涉虛臣罪當誅至於臣言已盡臣心欲  
嘔倘不蒙

俞允惟有席橐待罪而已緣係江南水患異常隱憂叵測懇乞

聖明大賜蠲恤以救災黎以固根本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旨

齋捧謹題請

江南疏稿

卷二

八

災黎蒙 軫遵 旨勘報疏

為災黎瀕在貼危

聖慈已蒙

軫惻謹遵

明旨據實勘報懇乞

聖明大賜蠲賑以救災遺以固

根本事臣接邸報該戶部題奉

聖旨今歲各處水災從來罕見况留都根本關繫

匪輕這所議賑恤事宜即行南京戶部酌議停

江南疏稿

卷二

九

妥一面具奏給發務在委用得人民需實惠不得以虛文冒破其蘇松等處並遭水害困苦流離民間已竭國計易支覽各官所奏朕甚惻然爾部更悉心議擬作何蠲賑以拯此遺黎用消累孽稱朕惠元元分災恤惠之意欽此欽遵又接邸報內該大學士朱賡題奉

聖旨朕連日見南直隸江浙各處報災方深軫念覽卿奏家鄉水患益用惻然便著該部行文各該撫按官分別蠲賑毋事虛文請寬袍價量留

稅銀已知道了等因欽此隨准戶部備咨行臣  
坐委風力正官逐畝踏勘要見某州縣被災  
幾今應免錢糧查有何項堪以抵補如無抵  
補作何措處一邑有災無災不同一里災輕  
災重互異毋得輕信有司妄捏虛報等因到  
臣該臣隨經牌行府道委各州縣掌印官親  
詣所屬地方沿坵履畝踏勘明白今據整飭  
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副使李右諫整飭常  
鎮兵備兼糧儲水利按察使蔡獻臣各呈稱

江南疏稿

卷二

十

奉臣憲牌督同四府州縣各掌印官遵照踏  
勘細開分數及符應蠲應賑銀糧逐一回報  
蘇松冊開太倉長洲吳縣吳江常熟崑山嘉  
定華亭青浦各被災十分而吳江崑山青浦  
為最上海被災八分六厘崇明被災五分夫  
以百萬錢糧無所從出若不大賜非常之蠲  
則不散而之四方必轉而填溝壑矣懇乞本  
院代為題

明必將見年充軍漕糧南京各衛倉糧京庫州折

折布鹽鈔

宗人府南北公侯祿濟邊米折折蠟歲造段正  
本折黃白麻芥乃輓料胖襖軍器弓箭牲口  
藥材過江修河米折南京倉麥折農桑絹定  
場州揚鳳鎮米麥銀蘇太鎮運軍行月扣本  
折色銀米盡數蠲免馬役銀免徵五分停徵  
五分京庫米麥折本色布黃白絹銀硃料本  
色蠟茶葉苗府部院糙梗米折齊頭稻州南  
京光祿寺蜜糖運柴腳價禮部藥材等項以  
上各項盡數停徵  
德府糙糧全改停徵光祿寺府部院白糙梗梗  
糧南京光祿寺等衙門白熟次等梗梗糧米  
全折停徵四司料價見徵五分停徵五分  
內官監酒醋麪局供用庫  
汝景福三府俱見徵本年關稅贓罰庫貯事例  
盡數議留備賑及將三十五年未完見徵者  
暫停豐年帶辦三十四年以前舊欠悉行蠲  
豁及查

江南疏稿

卷二

十一

上用袍服原派十運已完七運未完三運其工料  
價值原無正額唯以設處供應今如此災傷  
更無分毫設處并乞題

請暫停一歲或照浙省事例以三大運分作六小  
運庶幾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惠也至於此  
歲用廩官吏師生廩餼軍兵糧餉恤孤口糧  
水夫工食抵應修船勢不得不徵而又萬無  
可徵尚在本院調劑之也等因又據常鎮冊  
開武進無錫江陰宜興四縣各被災十分丹

江南疏稿

卷二

十三

徒金壇各被災八分靖江被災六分丹陽被  
災五分事勢至急若不全蠲大賑則才遺之  
民有死與徙耳會計空懸催科何補近奉部  
咨錢糧議蠲先查抵補此可行於平常之災  
有餘之日耳在今日非大破常格必不能起  
垂死之夫而責之後來之供億也伏乞本院  
力為主持俯賜懇

請將三十五年以前未完錢糧酌量停徵三十六  
年錢糧將正改漕糧南京各衛倉糧

宗人府派剩米折京庫鹽鈔工部箭枝執料南  
京供用庫酒醋麵局州折鎮江衛淺船料銀  
京庫絲綿折絹銀南京庫麻布銀南京各衛  
倉麥折南京戶部定場州折揚淮鳳三府壽  
寧二州各倉麥折本府修河米折農桑絹折  
牲口南京藥材胖襖歲造段麋皮等項盡行  
蠲免南京光祿寺次白稷正米南京公侯伯  
并府部院等衙門俸祿米折銀俱應改折鎮  
江府大軍倉麥州折免五分

江南疏稿

卷二

十三

內官監白熟細正米白熟稷正米供用庫白熟  
稷正米

景府祿白稷正米

福王府白稷正米俱見徵光祿寺白熟稷稷正  
米改折每石銀壹兩府部院等衙門本色八  
分糙稷正米每石銀柒錢分二年徵解蠶牲  
兩糧稻穀每石銀陸錢甲丁二庫硃漆等料  
南京四門倉糙稷正米全折每石銀五錢南  
京光祿寺紫薪腳價銀協濟外府馬役銀俱

免徵五分俸五分供用庫本色蠟茶銀全停  
四司料價見徵五分俸徵五分兵部備用馬  
價革馬州料南京兵部馬價銀南京太僕寺  
牧馬州場租銀南京鮐魚廠銀府庫鹽鈔銀  
鎮江衛淺船料銀免七分本府大軍倉才迄  
米照運船數目減派修河一升米折銀匠班  
扛解北京禮部藥材南京會同館馬價南京  
災苗若希密雲王莊固鎮三驛馬價本府炭  
諸驛馬價俱全停工部歲造絲價銀見徵五

江南疏稿

卷二

十五

分俸徵五分是本院大造於兩府也再照蠲  
停改折雖可以免一時之剝膚而輸發賑濟  
尤所以救旦夕之生命故鈔關稅關并織造  
事例贓罰稅契等項又不得不為懇留者也  
等因到臣該臣看得

天災流行何時蔑有第以必不可災之地而適值  
災不易救之時以必不可生之民而幸有更  
生之會惟恃

皇上之恩澤大耳頃臣為吳民請命其鳬沒魚葬

獸攫之狀亦以為言之已悉矣詎意近日困  
苦可憐之狀又非臣言之能悉者夫百川赴  
海此建瓴之勢往時水漲十日不消為遲耳  
今且五月而不退豈

天故欲沼吳而魚鱉之耶時當種麥何地可種  
不惟一秋無禾而且兩歲無麥矣始猶易器  
具質衣履以延一日之生今釜無糜而桁無  
襦生妻去帷家抱破鏡之痛愛男易粟人鑿  
掉臂之酬是昔固有家而無食今且無食而

江南疏稿

卷二

十五

并無家矣始猶羸弱下戶朝不謀夕流徙逃  
亡今舊積已盡新收絕望不唯貧者逃而富  
者亦貧矣此誠江南二百年來未有之災說  
者比舊歲

都門之水不知西北無萬之眾仰給于東南即  
舊歲

都門告災人情皇急而東南之粟鱗次而進米  
價轉平饑而不害故西北雖災不足憂也惟  
東南災始為西北憂耳故今日東南之災臣

憂不在民而在

國憂不在荒而在亂憂不在東南而在西北今

疆場多事

國計告匱加之東南水災轉輸何出此其可憂

豈獨在東南臣惟是凜凜固已仰奉

皇上之德意凡開倉發賑廣儲裨益通商平糶煮

粥散米一切列為二十三款督責有司設誠

而力行之苟可罄其心力臣何敢愛其髮膚

以故災之初起姦民蠢蠢思動臣繞一繩而

江南疏稿

卷二

十六

四境即帖然安堵豈臣之法能捷於禁暴至

此裁良以吳民知

皇上視民如傷蠲賑必及類欲緩須臾之死以一

飽

德意耳故今災民嗷嗷企踵望

蠲望

賑不啻近日霪雨之望晴第論民生於今日有必

不容不蠲之情論

國計於今日實有難盡蠲之勢臣展轉熟籌於

國計民情而求其伏結累於災傷分數而別其

等如蘇之崇明五分常之靖江六分鎮之丹

陽五分此其地勢或突出江海或錯帶山原

水落獨早可救其半其餘各州縣地形仰釜

水貯難消至今五月四顧陸海據該道申稱

今歲異常之災合屬之所同無分數之可別

如吳江崑山青浦寸地無青無論矣即他州

縣稍高之處緣堤一帶民殫力車肩僅存數

莖已駭視之為瑞州瓊崖在太倉長洲常熟

江南疏稿

卷二

十七

華亭宜興無錫不過萬分中之一耳吳縣嘉

定武進江陰不過千分中之一耳況車馬以

救於前得不償失補種以時於後憂其後時

安可以千萬中之一二而定其分數故兩道

勘報俱作十分也臣伏思

仁宗時詔免山東災傷租稅左右或言

恩詔宜有分明

上曰恤民宜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此



祖宗厚澤深仁超出尋常萬萬今災民無慮數百萬日擁巨之門援引嘉靖七年事例如兗軍漕糧及南京各衛倉糧等項錢糧注祈全免伏乞

皇上俯念此邦之民非他邦比將前項錢糧舛格蠲免此吳民再生之會固臣所禱祀而求者也倘勢難盡蠲合將吳江崑山青浦全蠲其太倉長洲常熟吳縣嘉定華亭宜興無錫武進江陰蠲其半而折其餘可也上海丹徒金壇勘

江南疏稿

卷二

六

報八分之上亦屬重災全折可也崇明丹陽靖江半折可也至於白糧凡係各

王府及

內官監局皆

上供之需似難輕議而其餘係光祿寺與府部院及南京光祿寺等項可議折也京庫之布絹等銀可議停也鹽鈔折布折州及

宗人府派剩米折之類可議免也米折麥折及四司工料等項可以半徵半停者也金花銀

見徵五分緩徵五分從前歷年拖欠者可盡免也未完

袍段可議暫停一年又不然如浙中事例今為六運可也南京倉糧未輸者尚三萬餘石留之以濟然眉之饑且為數不多可議蠲也不於存留

上有賜租之名而下不蒙寬恤之惠此項可免議蠲而三十五年以前未完可議停也各州縣逐年拖欠布疋可盡蠲也賑之一節咨開除

江南疏稿

卷二

十九

京邊正項准與動支該部寬恤之意溢於言表惟是年來民間之蓋藏已空有司之帑藏若洗

袍段設處矣急缺設處矣

大工之燒磚採木又設處矣有司且事事為無米之炊自正項之外又安有堪動者惟有留鈔關稅關并織造事例贓罰稅契等銀一年庶有實惠又苦不多倘邀

皇上如天之惠得比十七年事例再

須帑金

大加賑恤此

皇上之特恩吳民所以竭蹶而請企踵而望也再

照當此

國計匱乏之時計臣為

國焦勞寸心欲嘔臣豈不念此而為是不通達之請但臣抱

國家根本之慮憂誠深心誠苦非敢假此市恩百姓也無論其從目下允船將到災民皇皇

江南疏稿

卷二

三

憂愁欲死數百萬之漕糧何所從出況旗軍之臨倉偏索有司之嚴限催徵恐脫巾與荷鋤之衆並發於一時雖藉

皇上之威靈或不致有他又何忍以二百餘年供億勞苦之赤子而死于敲朴鋒鏑之下也倘皇上俯念今日之灾非比尋常之災三吳之民不比他方之民

大賜惻隱破格憐恤與之以一年之寬此非獨民之利也與之以今日之生全正所以為後來

之供億此不過費

國家一年之蠲耳倘

皇上不蒙

賜蠲勢必至民且自蠲之徠瘠鹿挺何所不至萬一地方不幸至此此固十年不能復也是十年之蠲也况一日軍興之費且倍於一年之蠲此其利害多少較若列眉天下之事多生於所忽禍豈有象於此臣有不通達之請臣誠不得已也伏乞

江南疏稿

卷二

二

皇上遠覽安危之機深求利害之故務以生全東南者為安養西北之計

勅下戶部將臣

奏報冊款查照臣前奏各年蠲免事例應蠲者亟蠲應折者亟折應停者亟停應賑者亟賑將見忍死望德之災民果見

聖天子之軫惻江南而今日之民心自安後日之供輸益力小民戴

天高地厚之德而

國家享泰山磐石之安矣其於民生

國計豈小補哉緣係災黎濱在阨危

聖慈已蒙

軫惻謹遵

明旨擬實勘報懇乞

聖明大賜蠲賑以救牙遺以固

根本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除應天等府近因核

臣物故勘災分數臣恐緩不及事除一面行

道查確另議外謹將蘇松常鎮四府應徵應

江南疏稿

卷二

三

免應停應賑各項錢糧開坐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畿輔墊溺懇 賜蠲賑疏

為

畿輔墊溺已極據實勘報懇乞

聖恩大賜蠲賑以消隱憂以固

根本事臣頃奉

明旨及准部咨將蘇松常鎮四郡災傷覆勘明悉

分別開坐具

題外其應天徽寧等府聽按臣勘覆不意按臣

物故臣恐題覆後時倒懸難待隱憂可虞牌

江南疏稿

卷二

三

行應天府及徽寧道各委正印官沿途履勘

踏勘的確今據應天府署印府丞衛一鳳呈

稱奉臣牌行委各縣印官逐一沿途履勘相

勘前來尤恐不的又經行委介推官覆勘相

符高淳溧陽溧水各被災十分上元江寧江

浦六合各被災八分句容被災五分此據秋

災而報止此分數耳以夏災論則二麥腐爛

通無稂粒萬姓嗷嗷旦夕待死誠不能以分

數論者即今新舊錢糧萬萬不能完納伏乞

代為題

庶幾

國家根本重地賴以泰山磐石

留都百萬生靈不致盡填溝壑等因又據徽寧  
兵備右叅政劉會呈稱奉臣憲牌督同各府  
州縣掌印官遵照踏勘沿坵履畝覆覈再三  
俱各明悉望江當塗蕪湖繁昌桐城宣城銅  
陵貴池東流南陵懷寧歙縣俱被災十分太

江南疏稿

卷二

二四

湖宿松涇縣青陽建德潛山休寧各被災八  
分祈門績溪黟縣寧國旌德太平廣德建平  
各被災六分石埭婺源被災五分各州縣分  
數據府縣勘明猶恐未的臣親由姑孰過金  
陵沿江而下歷宛陵入新都往返千里無一  
寧居之家經歷六郡盡是啼啼之衆今歲災  
傷自古無有必破格施賑而後絕粒傾盡之  
家可以緩死須臾俾一時不盡為溝中之瘠  
必蠲停改折而後垆田壞園之家可以苟活

性命俾異日再為輸將孝順之民伏乞代為  
題

請必將北漕南糧輕齎仰耗災重者蠲免稍  
次者改折停徵見年錢糧請從停緩積逋久  
欠一并蠲除可也

大發帑金賑救溝壑庶

陪京重地危而復安百萬生靈死而復活也各  
等因到臣該臣看得臣所轄凡十郡蘇松四  
郡原係澤國厥災恒水應安六郡勢多環山

江南疏稿

卷二

三五

厥災恒陽不謂今歲三吳不天商羊為讖不  
惟江南澤國桑田變為滄溟即西郡山城高  
陵亦化為谿谷豈

天有意沼吳而故魚鼈之耶臣向所

奏聞在東郡得之目擊在西郡得之申詳耳近

復再加查勘始知西郡之災不減東郡臣不

敢毛舉以瀆

天聽姑舉一二可例其餘如高淳縣水勢驟來民  
避不及或緣木顛或升屋脊已而樹拔屋傾

溺死甚衆知縣宋祖騰棹舡入洪濤救之  
魚鱉之中賴以全活者數千人究亦無歸散  
處公署即今縣治之堂子婦島集趾舡相錯  
又如桐城縣地方有父子兄弟一家八口登  
屋避水不知蛇已先據其顛其一為蛇所咬  
其七人慮其復至貫索相維冀以全力抗之  
已而蛇怒并噬七人魚貫落水靡有一遺又  
如歙縣靈山千仞峯律千霄嶽麓週遭林總  
如堵忽蛟蜃為祟倒峽排山將方長兒等家

江南雜稿

卷二

二

五十七戶男婦不計姓名盡皆壓為山鬼獨  
長兒年十四歲壓在溝內賴得覆有外樹枝  
穿出土面踴得免知縣張濟登圮招魂痛  
心酸鼻近對臣言猶涕泣滿面哽咽不能終  
其說臣聞之不覺涕泗之橫流也即三事如  
此他事之顛連可知三邑如此他邑之倒懸  
可知蓋千里之內萬山之中無處不發蛟無  
處不暴漲龍蛇交作民半魚鼈是洪水猛獸  
合併為災以害人也民生不辰何當此慘禍

乎夫

天垂異地吐妖山崩水溢傷人民害禾稼秋之  
深憂洪範之大戒也況乎

金陵非他郡邑比

高皇帝定鼎於斯是

皇上之豐鎬也太矣諸郡襟帶長江擁護

陵京是

皇上之三輔也此必不可不救之地而有必不可

不救之災臣知

江南雜稿

卷二

三

皇上惻怛軫念必不後於上年

都城之民矣是寧詎可以常格拘限哉惟是當

此必不可不救之災又值茲難議救之時獨

之一字臣誠難開口又不得不忍不開口以故萬

不得已為災民請旦夕之命據勘災之重者

如應天府之高淳溧陽溧水寧國府之宣城

南陵池州府之貴池東流銅陵太平府之當

塗蕪湖繁昌安慶府之望江桐城懷寧徽州

府之歙縣凡十五邑俱被災十分而就十分

中高淳望江當塗蕪湖銅陵桐城宣城為尤甚凡北漕南糧并輕齋腳價應從蠲免一切條編起存錢糧如四司料價備用馬價絹絲銀硃等項及歷年拖欠未完緊與停緩姑俟次年帶徵其餘溧陽等八縣南北漕糧等項錢糧量蠲五分餘五分仍賜改折見年條編起存錢糧見徵四分姑緩六分俟次年帶徵歷年逋稅俱從停緩上元六合江浦江寧涇縣青陽建德太湖宿松潛山休寧與十一縣

江南疏稿

卷二

六

者據勘俱災八分况水浸之後又加亢旱凡北漕南糧等項錢糧俱與改折每石五錢黑豆每石三錢輕齋腳耗河工過江運軍行糧等費盡與蠲免四司料銀夏麥秋糧江濟定場崇積軍器戶口淺船生絲等項皆准半停來年帶辦如廣德績溪黟縣祈門寧國旌德太平建平等州縣據勘報維視各縣稍聞惟是舊年被水今歲復然如病再發實不能支北漕南糧等項相應一體改折不則六分改

折四分緩徵可也又或如各州縣內原係永折無從需恩應量減折二錢并免腳耗可也又或如各郡縣內原無北漕僅止南糧改折需恩不多如南京等布協濟織造供應牲口等項錢糧近如歙縣所請三十四年未解南京軍米銀三十五六二年南京絲絹銀兩俱為數不多應從留賑可也又如句容石埭婺源今歲被災雖輕年來水旱相仍合無於句容量留皇親鋪墊貼價南京兵部馬銀二項

江南疏稿

卷二

二九

石埭量留南京定場州派剩太倉庫米折麥折光祿寺廚料揚州倉麥折南京司苑局薑價六項婺源量留南京供用庫芝蔴協濟南京機房織造京庫鹽鈔供應牲口四項銀數亦俱不多惟是寬一分亦蒙一分之

賜也又各郡有未完三十五年南京倉糧實以上年之災無米可解至於今日尤為無措或乞一併改折既無虧於

國賦實有濟于民艱庶於改折之中又寓蠲免

之賜至於賑之一節民困已極帑藏空虛仍請照各開稅銀及各府稅契贖銀事例凡可動之銀幸

賜一年通融均派各屬佐以倉穀俾得全活至於大發帑金

破格賑恤此又

皇上非常之恩非臣所敢必也臣聞之治民者未有事而恤之則消患於未形而為力易若事至而後恤則救患於已成而為力難縱勉強

江南疏稿 卷二

三十

收拾而目前之費日後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往者劉汝國之變可為覆轍此其機甚隱其萌甚微非

皇上淵然深識廓然遠慮詎能燭機微於事先而潛消默拜之乎臣非不知循往例按故牘事

易施行

恩亦易觀然而事迫勢危實非得已伏乞

皇上軫念

根本重地

初下戶部將臣所

奏應蠲應折應停應賑

速賜施行豈特臣愚之幸

社稷生靈之幸也緣係

畿輔墊溺已極據實勘報懇乞

聖恩大賜蠲賑以消隱憂以固

根本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理合開坐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二

三十一

江南疏稿卷之三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祁承燾陳以聞全校

災民困極不堪加派疏

為災民困極不堪加派懇乞

聖慈俯賜寬恤以保子遺事頃准總河撫臣曹時聘咨將有漕省直攤派銀二十萬兩督行徵解以佐河工急用臣撫屬應天等十府州該加派銀七萬三千七百四十七兩五錢移咨

江南疏稿

卷三

到臣臣竊見黃河北徙運道梗阻上厓

聖明宵旰之憂

俯從河臣之請興工濬治臣誼切同舟自宜殫心竭力委曲措處何敢自分畛域有所陳

瀆惟是應天等十府州係

皇上湯沐之地實

國家財賦之區幅員不能當天下之十三而賦額幾當天下之十六頻年已來水旱相仍坐派百出帑藏掙括既盡閭閻浚削又空民之



數徵補庶河工不悞災黎得生亦一舉兩全之術也不然當此歲凶正供既不得免額外又欲加徵臣恐星變見於金陵山裂見於京

口  
天變民厄日甚一日此何時也尚可泄泄而不為之深慮哉謹會同巡按御史楊廷筠冒懇於皇上之前伏乞

勅下工部覆議

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無任

江南疏稿

卷三

三

懇祈待

命之至緣係災民困極不堪加派懇乞

聖慈俯賜寬恤以保牙遺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地方因極織造難支疏

、為地方因敝已極織造繁苦難支懇乞

聖明俯賜矜恤以甦民困事臣惟三吳地方不能當天下一十一賦役獨當天下之十七而織造一項尤為最苦往時物力充盛僅能完辦比來洊被災荒閭閻懸罄饑寒之聲往往雜行袖之聲而出臣目擊心傷旦夕皇皇思求蘇息無術只得據實

上聞以丐

江南疏稿

卷三

四

聖明休息之仁也今該臣行據常鎮兵備帶管蘇

松兵備右叅政蔡獻臣查議呈稱蘇州府萬

曆三十三年派造

袍段六千一百九十九疋套會估工料解扛等項

銀一十六萬三千八百三十九兩零自本年

秋運起至三十五年秋運止織解過段二千

七百七十七疋套該料價等銀七萬六千五

百餘兩除留商稅一萬八千兩外餘少銀五

萬八千五百餘兩俱借戶部項下解京濟邊

緊要錢糧湊給未織五運該段三千四百二十  
十二疋套該料價等銀八萬七千三百三十  
九兩零除商稅等銀三萬六千兩外尚少銀  
五萬一千三百三十九兩零并前借應補銀  
計及十一萬兩先議留本府三十五六兩年  
四司料銀抵給緣本部已留抵急缺不能移  
彼充此繼議借應天府事例銀兩奏用惟蒙  
本院咨部未奉明文反覆思維計無所出今  
援舊例議留太平安慶池州三府三十六七

江南疏稿

卷三

五

兩年四司等銀協濟餘所少者仍留本府三  
十七八九年分四司料銀用以補還前借免  
完後運松江府亦于三十三年派造

袍段四千一百三十二疋套會估工料解扛等銀  
一十萬七千三百一十四兩零又萬曆九年  
奉派未完段一千二百四十一疋二十七年  
奉派未完段二百二十六疋套該料扛等銀  
四萬一千三百七十五兩連前共段五千五  
百九十九疋共該銀一十四萬八千六百八

十九兩零自三十四年春運起至三十五年  
春運止織解過段一千八百六十六疋套又  
見織本年秋運段六百二十二疋共該料扛  
等銀六萬八千五百五兩零內除給過正支  
三十三四五年分四司事例商稅協濟等銀  
五萬三千六百八十一兩零又借折糧還官  
等銀一萬七千一百一十三兩零仍欠給銀四千  
一百一十兩零未織五運該段三千一百一  
十一疋套仍該銀八萬兩有奇連前借支未

江南疏稿

卷三

六

補共銀九萬七百一十三兩零止有被剩三  
十五年四司并稅銀共四萬四百六十四兩  
零尚少銀五萬二百四十九兩零無處及查  
三十六年本府四司料銀先奉文抵給三十  
二年坐派急缺段價之用今議留三十七八  
九年分本府四司料銀內支補支給為照舊  
松二府彈丸之地賦額繁重姑不具論即如  
織造一節傳派不已繼以改造急缺不已繼  
以綾紗紅紗未完繼以只遜而機房供應等

項層出疊見歲歲不休今止查三十三年復

以前項

袍段一項二府共該料杠等銀三十一萬二千五百餘兩分毫無正額分毫皆設處見今借支給織者皆戶部京邊正額催補急如星火未給未織者內監差人守催待料不啻然眉部文雖云三分出辦戶四工六出辦二分地方出辦一分但地方困竭已極無從搜括戶部邊儲迫促借支且猶不允何項議留工部只

江南疏稿

卷三

七

有四司料銀見年者議留已盡所留者率皆以後年分錢糧望梅畫餅難濟饑渴夫以浙江全省物力尚不能辦三十八萬之料價而欲責蘇松二府極凋極敝之物力辦三十一萬之料價譬諸責庭廡之夫而負千斤之重鮮不仆矣為今之計惟有懇祈本院或題

請停免或援照浙江事例題

請分減運期而已等因臣閱之不勝太息竊念織造之為東南累也前此撫按諸臣屢疏言之

臣於入境之初亦首

請停免未蒙

皇上嘉納何敢再為塵

實惟是此時三吳片土已為脫毛之裘而公私指拮又不啻捉襟露肘之譬矣即今庫藏之搜括已盡閭閻之蓄積又空議借支既無可償議扣留則又實無可留剝肉醫瘡之計已窮而部文催督之期又迫則臣安忍坐視吳民之困不為請旦夕之命哉臣頃閱邸報見浙省撫臣題請寬運一疏蒙

江南疏稿

卷三

一

特下工部覆議已得

俞旨此

皇上如天之仁越民不啻更生臣念吳民猶越民也况吳之蘇松二府幅員僅當兩越之一隅而坐派實當全越之出辦則今日吳民之窮困較越蓋數倍矣此莫非

朝廷赤子謂獨不得蒙

聖明如傷之視乎伏望

皇上特賜睿察念蘇松二府目前不支之苦將未  
織五運

概賜停罷俟物力稍充另議織解以暫解東南倒  
懸之厄倘謂本局缺乏數多必不可已照依  
浙江事例將未完五運每年量寬一運照舊  
春秋解

進議留二府各年四司料銀并太安池三府協  
濟四司料銀俯從所

請有預奉文解部者許扣晉以後年分料銀抵補

江南疏稿

卷三

九

總俟完日造冊送部開銷則

上供既不致稱闕民窮亦得少蘇不然有司既無  
神輸之術以應目前雖部臣日事催督臣等  
日事敲朴勢亦必不能辦此而顛連無告之  
吳民惟有轉盡于溝壑耳豈我

皇上痼瘵乃身保愛元元之意我臣是以不避斧

鉞再干

天聽伏乞

勅下工部覆議

上請行臣遵奉施行緣係地方因敝已極織造繁  
苦難支懇乞

聖明俯賜矜恤以甦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三

十

停緩增派疏

為段正增派數多料價萬分難措懇乞

聖慈暫從停緩以甦民困事據蘇松兵備兼糧儲

水利右叅政楊洵呈奉臣憲牌仰道即查蘇

松二府每年歲造段正原有額編料價因何

節年未完坐派急缺段正織紗綾紗只遜等

項錢糧作何議處有無足用何故不定新派

急缺段正各屬俱已議詳惟蘇松二府屢次

行催未見議報是何緣故一併催查明白作

江南疏稿

卷三

十二

速具由通詳以憑施行等因奉此行據蘇松

二府備將歲造急缺段正綾紗等項已未完

解數目并難完緣由開具冊揭申詳到道該

本道看得蘇松二府各年各項段正除萬曆

二十年以前未完者俱係小民拖欠事經年

遠奉有

恩詔俱應豁免難以徵織姑無論矣查自萬曆二

十一年起至今止額派歲段題派綾紗只遜

及傳派急缺等項除織完解

進段正徵完給過料價外總計蘇州府借給未

補銀七萬八千三百五十六兩六錢六分零

各屬拖欠未解銀一十一萬七千九百六十

三兩四錢一分零未議無處銀一十七萬七

千一百五兩八錢八分零松江府各屬欠

及機戶領侵銀共一萬七千三百九兩七錢

五分零未議無處銀四萬一千八百三十四

兩八錢三分零內歲造一項雖有額派錢糧

而改造增添料價則又出於額派之外綾紗

江南疏稿

卷三

十三

只遜雖經詳允編銀有數而年久拖欠遂成

積逋急缺料枉止有水衡二司料銀且係扣

留隔府遠年協濟徒有空名無資實用不得

已而議借然一經借支抵補無期其間機匠

領侵者後煩追併終無完償故以前各年段

正墮欠數多屢煩部檄督催至三十二年又

派急缺蘇州府七千足該料枉銀陸萬餘兩

松江府二千二百八十五足該料枉銀一萬

五千餘兩舊派未完新派又至十年之內無

論歲造年年改織而綾紗只遜急缺屢經傳  
派動費數萬蘇州又有補造白熟綾觀甲大  
紅紗等項此等錢糧並無一毫正額有司雖  
欲竭蹶從事畢竟束手無策東南民力之屈  
三吳杼柚之空業已耳熟無俟多言故勉  
副

上供則民命奚堪欲仰控苦衷則部檄狎至兩府  
計窮誠不知所出合無請乞酌量議處將二  
府二十一年以後派織各段除已完儘解外

江南疏稿

卷三

十三

未完者俯從寬限其價值未補未給者設法  
追徵補給其未議者具疏題

請暫行停免俾舊運清楚物力稍充然後再行派  
織庶積逋可完民困可甦有司或可措手而

上供亦可無誤矣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楊廷筠議照各項段疋皆以備

上供賞賚之用自宜欽遵織解何敢置喙惟是蘇  
松二府當此民力困敝之秋又值連歲災傷  
之後公私並匱杼柚其空歲造改造價既倍

從而相懸急缺傳派動費數萬而難措舊派  
未了新派復來戶部之錢糧既不敢言借四  
司之料價又不許槩留止存水衡二司又

題留已盡向使費止數萬缺止一年尚可勉強  
支持乃今通計二府未補未議及各屬六不  
等項銀共四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餘兩缺  
并段疋共一十二年數既不資額無正供此  
真所謂無米之炊巧婦不能兼之今歲災侵  
二麥俱傷骨立之民救死且猶不贍豈能堪

江南疏稿

卷三

十四

此額外之供乎苟不據實

上聞不惟

欽限日逾臣等之罪無以自解竊恐民生日蹙徵  
歛未纖者暫從寬限未議無處者祈

恩停免誠憂深慮遠至於二十九年蘇州府坐派  
段疋原議全留該府及池太安三府各年四  
司料銀撫按減罰以充料價之用松江府二  
十三年坐派未完段疋准留該府三十三年  
四司料銀佐以事例以抵解江之需此皆權

宜設處萬不得已頃蒙

皇恩減稅二萬三吳之黃童白叟莫不惟忻鼓舞

北向舉手加額祝願

皇上萬壽則知三吳之困救

皇上實憐之矣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伏乞

勅下工部覆議

上請俯將蘇松二府各年歲造急缺等段已織者

准其截數解部未織者准其寬限議留四司

料銀等項准其留用其三十二年新派段疋

江南疏稿

卷三

五

姑俟舊段織完再行區處照數完解庶累年

之逋負可以漸完積困之遺黎可以甦息矣

備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段疋增派數多料

價萬分難措懇乞

聖慈暫從停緩以甦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推廣 節愛脩陳困罷疏

為推廣

聖明節愛之仁俯陳東南困罷之狀態乞

聖慈俯賜采納以昭

皇仁以甦積困事頃准工部咨為遵奉

聖諭織造事該本部題覆內織染局題開織造

上用袍段一萬六千餘套疋又開

婦禮段九千六百餘疋奉

聖旨東南民力已竭你部料銀又預借數多難已

江南疏稿

卷三

六

揆括朕實軫念但未完及新奏袍段俱係進賜

急缺合用之需既說約費數十餘萬着仍分作

十運補織解進以寬民力昭朕節愛之意欽此

欽遵備咨前來隨經案行蘇松兵糧道轉行

該府即查議遵

旨今為十運織解應於何年起至何年止方完十

運每運該織解

袍段若干該工料銀兩若干逐一查明議妥具由

通詳以憑會

題去後今據蘇州府申稱三吳之苦織造也久矣而

袍服一項其最重且大者除歲造改造綾紗并坐派急缺皮金只遜等項另詳外查得自萬曆十年起至今歷奉傳織造

上用袍服內借支未補及未議料價總計一十二萬近又新奉劄織約該三十餘萬數積至此一無額派查得先年奉派雖無正項錢糧每年工部料價尚有二萬五千兩戶部協濟本

江南疏稿

卷三

七

府會計內歲有撥剩餘銀二三萬兩藉此餘帑尚可支持積年以來地方迭變百姓多艱會計之撥剩已裁矣戶部之幫助不允矣舊織未完新織迭至帑藏如洗籽柚其空工部料銀自三十四年并以前俱扣作急缺料價尚不支其半則此項工料安能自天降從地出也中乞特疏具

奏暫行停止以甦積困等因又據松江府申稱本府自萬曆十年起至今傳造

袍服內借支未補與料價未議者總計七萬五千

餘兩新派織造又該一十一萬餘兩竟無正抵隨查先年議留工部四司加以安太池三府協濟猶然不給議及戶部米折布折等項工部匠班魚課軍器箭枝尚有未補未議之數留遺今日戶部既禁借支工部軍器箭枝又派本色僅僅匠班魚課歲額不過千餘且急缺取之此歲造加增取之此

袍服復取之此涓滴而救滔天顆粒而供萬哺其

江南疏稿

卷三

六

勢萬萬不能則此新派工料將安所出惟有苦懇暫行停止而已等因各申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從聘恭照皇上俯念時艱勤恤民隱前項未完及新奏袍段荷蒙

聖恩寬恤分為十運織解所以憫民窮而昭節愛者至矣臣等自宜肅持之不暇安敢復有所

陳

瀆惟是東南之災傷相仍閭閻之財力已竭顧一



袍服之造動費巨百萬毋論遠者即二十七年之  
派織分為十運計今秋始完而新奉傳造復  
爾不賞欲督責於有司所謂無米之炊雖巧  
不能欲責輸於閭閻所謂竭澤之漁實且難  
繼向使尚衣果乏即民窮到骨計且為之臣  
竊睹

皇上天性節儉有古聖敕衣浣濯之風計三服官  
之所輸藏者充物在筭未必缺乏可無大自  
減損以救民困乎夫一

江南疏稿

卷三

光

袍服之成非是容易千絲萬縷皆剥民膚髓而成  
之

陛下祇見綺繡輝煌快心娛目至於三吳之民肝  
腦屠於鞭撻筋骨折于轉輸流離破產鬻賣  
男女自經之狀

陛下必有不可得見者

陛下慈仁超邁千古奈何以元元筋骨之所成有  
司鞭撻之所得者積之為陳朽之物乎

陛下試一思之當必惻然動念者矣方今宇內無

大兵而民命盡無大役而國用空此其故可  
以思矣可以懼矣自古大亂之起必由盜賊  
盜賊之起必由民窮況

國家財賦倚辦東南此

根本重地所宜加意愛惜者今有司迫於和服

百計撙括足襟露肘窮巷艱難袒裼褐衣可

哀可憐萬一浚削太甚窮民攘臂而起奸雄

乘之所至嚮應此關係安危不小

陛下宜深思熟慮勿以為細事而忽之也昔唐玄

江南疏稿

卷三

手

宗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鉞撥鑠等合子

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倖織玄宗不加罪忻

然嘉納古今以為美譚

陛下聖德遠陋玄宗臣等菲劣俯慚蘇頲惟是一

念朴忠不得不哀鳴于

皇上之前伏乞

俯賜採納特新派

袍段二萬五千六百餘疋套

勅下工部覆議

上請暫從停緩俟舊逋已償物力稍充然後算派  
織造分運起解庶

上示寬恤之仁下免捐瘠之苦所以保

皇圖而培

國本者非淺鮮矣緣係推廣

聖明節愛之仁俯陳東南困罷之狀態乞

聖慈俯賜採納以昭

皇仁以甦積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臣等謹

奏

二

旨

宜從民便以昭節愛疏

二為織造舊有成規更張宜從民便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完

上供以昭節愛事臣竊惟東南杼柚供

天府之需舊矣歲供不闕夙有成規督造責之司

府辨驗委之按臣沿行以來上下俱便近因

該庫題改太監魯保兼管督織無亦以通未

適負數多欵令催督解

進毋後時耳不知法非仍舊則議論滋多事當

臣等謹

奏

三

創始則規制宜定近據魯保手本及各府文

移終終往來議論不一各執異同之見遂成

道傍之謀語多煩碎不敢瑣瀆

天聽大都初據魯保既欲解銀又欲解機戶在有

司則謂銀可起解機戶實不願解蓋解銀雖

有羨餘秤兌之苦若在有司解機戶則有跌

涉拘繫之苦若在機戶近據魯保手本已准

應天府解銀自織免解機戶矣乃于蘇州府

則又令該府召織但只解銀夫豈自府織銀

自府給豈不良便乃該監又欲解銀無論解而復領領而復給道路如織何不憚煩且使放銀者而不問織造之事織造者而不知給價之事中多不妥實為難行此有司有詞相持不決擔延至今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楷馬從聘反覆思維欲於兩議相持之中求為歸一至當之策倘果以解銀為便如魯保近從應天府之請銀自該監給段自該監織異日段成之精否解

江南疏稿

卷三

二

進之叔否該監獨操其權獨任其責而有司不與焉誠為簡便善事若謂蘇松額有局匠難照應天府例聽令該府自織段成報監查解以毋失其督理之權亦無不可若謂

專勅督理權當總攬即如內臣孫隆亦奉

專勅督理者每歲段自該監織造工完令機戶赴

府領價沿行已久相安無事此又良規可循

各府稱便者也至於羨餘枉解須酌成數務從寬恤庶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此又皆

保推廣

皇上節愛德意為三吳造福此三吳所禱祀而求者也若夫應天府坐派急缺段五千疋先估合用料價鋪墊等銀共三萬八千九百八十八兩後因魯保議增羨餘計無所出欲謀加派民窮如此其何忍言欲撥庫藏隨處懸罄萬無可議惟有議留料價而已既經各府具詳前來應合具

題伏乞

江南疏稿

卷三

二

勅下工部覆議

上請俯將應天府坐派急缺段五千疋合用價枉鋪墊等銀三萬八千九百八十八兩一錢六分九厘八毫七絲三忽九微准留本府三十一二三年分解存及各縣未解四司料價銀及三十四年分營虞都三司料價銀湊解該監給織起解倘有贏餘仍舊解部其餘各府急缺歲造段疋如解銀赴監則織務全歸魯保一切料稅惟以工部法為為準段成解

進該監自有專責不得累及有司如不解銀赴

監則督織仍屬有司查驗起解務從體恤嚴

禁參隨勒捐以甦民困庶

上供不誤下民獲安所以昭節儉而溥

皇仁者在此舉矣緣係織造舊有成規更張必從

民便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完

上供以昭節愛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江南疏稿

卷三

三五

旨

運期迫促地方疲竭懇祈寬恤疏

為

袍段運期迫促地方疲竭難處懇祈

聖恩亟需

綸音以恤民窮事臣先因蘇松二府織造煩於物

力不支援照浙江事例具疏懇

請乞將未完伍運每年量寬壹運照舊春秋解

進仰冀

皇上一視之仁必將以仁越之民者仁吳臣自宜

江南疏稿

卷三

三六

恭候

溫綸安敢復有所陳

續惟是今年春運屆期而督織內臣未奉令運

俞旨絡繹督催

欽限勢迫於然眉地方苦至於竭髓節據蘇松兵

備副使李右諫蘇州府知府趙世祿松江府

知府蔡增譽屢次具文為民請命字字可泣

臣是以不憚煩數再瀆

天聽伏乞

軫念三吳賦役之重地方纖造之苦檢臣原疏  
至勅工部覆議

上請將未完伍運或

俯賜暫停或照浙江事例減分伍運纖解其議留

二府各年四司料銀并太安池三府協濟四

司料銀悉如所請行臣遵奉施行庶

明旨早頒一日則地方早受一日之寬不惟民力

可紓而

上供亦不至於違誤矣緣係

江南疏稿

卷三

三

袍段運期迫促地方疲竭難處懇祈

聖恩亟霽

綸音以恤民窮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卷之四

臨川周孔教曉行父著

屬吏陳以明全校

重地按臣久缺懇乞亟賜簡用

為重地按臣勢難久缺懇乞

聖明亟賜簡用以重地方事臣惟巡按御史被縛

持斧出按一方凡抑強扶弱滌冤信枉繫皆

其責誠不容一日缺者乃蘇松按臣自萬曆

三十五年二月內楊廷筠改差督學候至九

江南疏稿

卷四

一

月始奉

俞旨以雲南巡按周懋相改差地方引領誠不啻

大旱之於雲霓詎意阿克見告而懋相仍留

彼中矣夫滇南

皇上之南鄙也一夫發難屠城挾印

允留按臣以資彈壓是按臣關係地方甚重惟是

蘇松乃

國家根本重地財賦名區濱海帶江寔為要害

年來災患頻仍生理蕭索災異疊見意外可

虞所與臣同心協力消弭彈壓者緊按臣是  
賴今按臣久缺諸務停滯需人為急臣亦知  
此時臺中差代乏人但近吏部考選諸臣待  
命日久懇乞

皇上俯念地方之重速賜

俞允并

勅都察院亟為題差嚴限前來任事庶風紀得人  
而重地有賴矣緣係重地按臣勢難久缺懇  
乞

江南疏稿

卷四

二

聖明亟賜簡用以重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急缺督學憲臣疏

為急缺督學憲臣乞

賜推補以重

大典事萬曆參拾肆年正月十一日據應天府句

容縣申蒙提督學校巡按黃御史憲牌照付

本院接得家報有母周氏於三十三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酉時在家病故合行知會仰縣

官吏即將本院丁憂緣由馬上差人申報撫

院照例

江南疏稿

卷四

三

題報等因轉申到臣該臣看得

南畿乃人文極盛之地而督學係地方嚮繫之

官御史黃陞考校公明士心悅服場事正迫

忽爾聞憂惟是地方遼闊時日不多科場在

邇勢難久缺既經該縣申報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該部院將前負缺亟行推補疏名

上請速令前來任事庶校士得人而

大典無悞矣緣係急缺督學憲臣乞

賜推補以重

大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黃習齋

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四

重地監司久缺亟 賜銓補疏

、為

畿輔重地監司久缺懇乞

聖明亟賜銓補以便責成以真疆場事臣撫屬徽  
寧一道統轄徽寧等六府州兼管句容等六  
六縣地廣任重先是道不乏人議者猶謂道  
里遼闊書策稠濁各差承應東奔西騖日不  
暇給當另添一道佐其不及况今併一道且  
無之又缺且久也蓋自該道右叅議林汝詔

江南疏稿

卷四

五

京察離任迄今八越月矣百務廢弛一切停  
閣臣不得已將道務暫寄郡守兼攝而池州  
府知府車克相以物故去近又改委徽州府  
知府梁應澤矣雖攝篆暫委有人而代庖終  
是不便兼之地方多事各邑告災水旱相仍  
民不堪命臣又欽奉

明旨移鎮蘇州地方相距遠者三千餘里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所以安輯而彈壓者惟該道是  
賴今久缺不補機務壅滯萬一饑寒之徒揭

竿而呼姦雄乘之隨地響應料理無人何以  
應卒臣歷考往牒自漢唐宋以來凡遇丙午  
丁未之年未嘗無事歷歷可驗臣一念及終  
夜不寢可為寒心以故臣竭駑馬之力凡一  
切練兵積穀拜盜防姦朝夕兢兢求不  
任使但多艱多故之時非一手一足之力所需道  
臣甚亟臣是以謹會同巡按御史曹楷冒干  
天聽伏乞

軫念徽寧兵備道屏翰

江南疏稿

卷四

六

陪京錯繡江浙關係甚重

臣勅吏部速選才望具疏

請補仍乞嚴限勒令前來受事庶彈壓得人而地

方有賴矣緣係

畿輔重地監司久缺懇乞

聖明亟賜銓補以便責成以冀疆場事理未敢擅

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郡守久缺乞 賜速補疏

、為郡守懸缺日久勢難再緩懇乞

聖明俯賜速補以重要地事臣惟郡守古稱二千  
石政平訟理民之得安其田里而無愁嘆之  
聲者端必賴之况鎮江府濱臨大江拱護  
陪京係浙直之咽喉為三吳之門戶自古戰爭  
之場實奸雄窺伺之地此何等緊要地方郡  
守可久缺耶查得該府知府許國誠自萬曆  
參拾壹年拾壹月內入

江南疏稿

卷四

七

覲離任患病回籍堅意乞休已經前撫臣曹時聘

按臣馬從聘會疏具

題計懸缺殆二年矣夫論郡守關係之重即僻

地且不宜虛矧衝劇如鎮江乎論鎮江險要

之地即暫缺且猶不可矧遷延已二年乎二

年之內攝符屢易事務廢弛臣萬不得已茲

且寄符於鄰郡矣代庖已為權宜借鄰尤為

不便兼之今歲災祲元元告苦拯溺救焚急

在目睫和輯彈壓惟郡守是賴今懸缺不補



料理乏人臣愚考丙午丁未之年未嘗無事  
萬一變生意外不可收拾可為寒心臣叨守  
封疆觀此景象誠有不能一息安者謹會同  
巡按御史楊廷筠冒懇於

皇上之前伏乞

俯念鎮江係濱江要地郡守再難久缺

勅下吏部亟為推補仍乞嚴限勒令星馳前來任  
事庶災民有更生之望而重地無意外之虞  
矣緣係郡守懸缺日久勢難再緩懇乞

江南疏稿

卷四

聖明俯賜速補以重要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議留賢能方面官負疏

、為議留賢能方面官負以重保障事照得常  
鎮二府為

留都之鎖鑰浙直之咽喉居常之兵賦最費調  
停近日之妖亂尤資彈壓乃若該道右參以  
蔡獻臣莅任以來允文允武厝注可垂久遠  
矢公矢慎操履無媿神明閭簷愛戴最深江  
海烽烟盡息真三吳之保障一路之福星先  
據地方人情惟恐任轉他省向臣乞留臣竊

江南疏稿

卷四

九

計本官考滿在近欲俟其考滿之日方具疏  
上 齎

天聽係留加銜不意頃接邸報該吏部推陞廣東  
按察使雖未奉

俞旨然一時人心惶惶惟恐

新命即下挽留後時比臣正東巡海上遮道乞留  
者不絕於路如各學生負邊惶颺陸卿正馬  
希伊高拱極王承冠俞鴻漸丁鴻漸王干城  
等各屬鄉耆糧里郝壽泰薛旦楊秉忠蔣綏

章錦周雲夏惟寅吳洪朱京等各營衛官軍  
程大受田元宰沙志元韓良貴蔡承勳余文  
忠方元成祿許方揚麟許應忠祝天元劉沐  
等群口一詞惴惴恐失此足見以澤及人之  
深矣臣竊惟最難得者屯民之心最可恃有  
已成之績今本官治效有成衆心胥協況當  
多事之日委宜久任以竟其用第煩難之地  
人情或不樂久居臣為地方計不能復為獻  
臣計伏乞

江南疏稿

卷四

十

皇上俯鑒輿情

勅下吏部查議覆

請將叅政蔡獻臣加以新陞職銜仍管常鎮兵備  
糧儲道事庶本官有駕輕就熟之便地方亦  
省送往迎來之煩臣幸甚地方幸甚緣係議  
留賢能方面官負以重保障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

孫捧謹題請

旨

代題終養疏

為母老身病不堪供職懇乞轉達俯容休致  
以全子道以保微生事萬曆三十四年十月  
二十九日據整飭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右  
叅政楊洵呈稱職由萬曆二十年進士初選  
南京刑部主事歷陞今職夫以一介艸茅幸  
遭榮遇雖復捐糜此身豈足報稱萬一即生  
平砥礪謂何亦豈肯自甘廢棄以重負

明時惟是職有老母今年八旬有二向職從江北

江南疏稿

卷四

十一

叨轉時母憚南行職即奉母北還實欲為乞  
身計而職母強之赴任詎免就道實不自安  
抵任以來鬱鬱無聊常夢寐思歸寢食不寧  
加之水土不服積勞已久遂苦脾病眩暈時  
作嘔吐不已然猶以胞兄尚在可從容圖歸  
不意近接家報兄於九月二十六日病故職  
一聞報五內併催百念俱灰夫以垂老之母  
當此家變必不能堪而職搖搖於二千里外  
旦夕莫必職非木石遭違若此且不可以為

人尚可以服官乎坐是嘔暈大作前疾復劇  
此豈藥餌所可療治若不急請罷歸則徒斃  
軀命於地方何益乎伏乞俯垂矜憫察職迫  
切至情原非假託別無規避亟賜轉

題容令職回籍庶幾子母相依為命母得以終  
天年職亦可以安心調理或不至遽填溝壑  
等因該臣批開該道斗山重里米玉清操地  
方倚之為福星列城視之為繩準士民攀卧  
方切世道仰藉正殷奈何遽動冥鴻之想幸

江南疏稿

卷四

十三

為地方勉留此繳慰留去後隨有蘇州府衛  
等衙門呈為懇留東南屏翰以安地方以慰  
百僚事又據鄉宦士民屢揭請留間至本年  
十二月初八日又據該道呈同前情乞賜速  
題早得回籍等因臣又批開士民攀留之情不  
啻孺子之慕父母願該道為士民勉留况資  
望已深遷轉在即倘或北轉迎養尤便幸勿  
遽動歸念此繳本月十八日又據該道呈稱  
職以母老身病急請回籍實出萬不得已伏

蒙本院多方慰留職非木石敢不仰體但近  
日以來憂思鬱結病勢轉劇一切事務俱不  
能料理既以重為地方悞而歸念內紫責任  
外牽病愈不可治是身與地方兩受其病也  
此寧可一日安者伏乞軫念職病非藥餌可  
療地方重務非卧病可理急為允

題使職得早離地方則可安心調攝而地方事  
亦不致稽悞重職之罪矣等因該臣會同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廷筠看得兵備叅政楊

江南疏稿

卷四

十三

洵岳鎮川淳麟仁鳳彩正直以肅法紀而弊  
絕風清公端以束吏民而大廉小畏若錢穀  
若刑獄事事精思肯綮無不畢照如戎伍如  
海防在在振刷神采為之一新自縉紳以至  
小民無不推為怙恃由文吏以及弁士莫不  
仰為準繩方共倚地方之長城亦且佇他年  
之節鉞不期思親感疾屢牘乞休士民聞之  
徬徨奔走臣等不暇為本官惜而深為地方  
惜也再四慰留去志益決查得吏部職掌一

方面官負患病乞休撫按具

奏才力可惜者量擬病痊之日撫按奏

請錄用本官事例正合伏乞

勅下吏部查本官患病果真情無假託照例題

覆准其回籍調理但本官聲望甚隆年力正壯乞

開深為可惜合無病痊之日聽彼處撫按保

薦赴用遺下負缺係邊海重地難以暫虛并

勅吏部速選才臣銓補勒限前來庶臣子至情獲

伸而地方保障有賴矣緣係母老身病不堪

江南疏稿

卷四

十四

供職懇乞轉達俯容休致以全子道以保微

生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乞留入 觀官負疏

為乞留入

觀官負以保重地事臣惟朝

觀者述職之大典

奏留者變通之微權故三載計吏萬國朝

宗而至於地方事情重大仍聽其臨期酌量

奏留蓋一以察吏治一以安民生兩者並重

廟廊之意甚深遠也頃先據臣屬蘇松常鎮二道

議將沿江沿海各縣應留入

江南疏稿

卷四

十五

觀正官職名緣由詳報前來已會同蘇松按臣楊

廷筠具疏題

請外臣又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宋燾查得寧

國府知府史起欽見署徽寧兵備道事該道

自參議林汝詔京察去任缺官已久署道事

者或以陞任行或以丁憂事故去屢更未定

事務多壅當茲防江防曠之時一切兵馬錢

糧全藉本官為之整理且時值

大計府縣正官俱以入

觀赴京而本官復與各官同

觀七府州之政務綜理無人似非完策太平府知府王之彥既因病乞休署印推官胡世蔭自應代

觀弟該府同知劉斯原方轉已去通判徐致和未捧未回該府濱江重地止存推官一人守郡視事實難遠離此二臣者正部文所謂地方事情重大應從酌量奏留者也伏乞

江南疏稿

卷四

六

勅下吏部覆議

上請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寧國府知府史起欽太平府署印推官胡世蔭免其入

觀唯留在任管事其一應本冊在寧國府責令年深佐貳官帶同首領官吏齋赴應

朝在太平府念該府別無一官可代止令首領官吏齋赴應

朝庶

畿輔要地經理有人而緩急可恃以無虞矣緣

係乞留入

觀官負以保重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四

十七

酌議免 覲正官疏

、為酌議免

覲正官以安地方事提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右  
叅政楊洵呈奉臣案驗准吏部咨照得萬曆  
三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天下諸司官負又該  
朝

覲之期所有合行事宜相應遵照備咨前來仰道  
即行所屬一體欽遵內欵開一來朝官負俱  
儘正官如正官缺或新任未及三月方許以

江南疏稿

卷四

六

次佐貳官不得越次除地方事情重大不可  
一日缺正官者聽臨期酌量奏留不得聽其  
托故偷安妄行奏免等因奉此又奉臣批據  
常熟等縣耆民糧里朱訥等各呈正官免  
覲緣由俱批仰蘇松道查報奉此遵行蘇松二府  
將應

覲應留官負職名緣由開報前來該本道看得三  
載述職乃計吏

八典郡邑長吏自應如期入

覲惟是地方一切事務全賴正官料理而險要之  
地其關係尤重錢穀之數其倚辦方殷故每  
於

覲期量留一二以為地方計誠非得已也查三  
十一年朝

覲曾議留太倉長洲吳江上海青浦五州縣正官  
今三十四年復當入

覲之期除太倉州見缺正官其蘇松二府并長洲  
吳縣吳江崑山嘉定華亭青浦七縣知府李

江南疏稿

卷四

十九

右諫蔡增譽知縣關以善曾汝召秦聚奎王  
時熙吳道長熊劍化金玉節俱應照常入  
覲免議外如常熟襟帶江海盜盜出沒巨寇之黨  
羽未殲隱憂尚在崇明浮漚海中四面受敵  
一時之風汛巨測戒備宜嚴上海內連巨浦  
外枕大洋饋餉不繼奸弊難刷此三縣者均  
吳中要害迥於他縣不同所需正官彈壓其  
知縣耿摘劉孔棋李繼周均當循例議留伏  
乞會

題候明文至日行各掌印官免

觀者將一應本冊責令佐領官吏代為齎

奏仍令各官在任盡心宣力益殫忠猷應

觀者至期即便離任毋容逗遛致淹

計典廢

明堂之殿最躬承有人而

畿輔之保釐可幸無事亦兩全之術也又擬常

鎮兵備兼糧儲水利右叅政蔡獻臣呈奉臣

案驗亦為前事遵行常鎮二府議詳前來該

江南疏稿

卷四

三

本道看得朝

觀鉅典原不容輕議但地方險要時事艱難非正

官不能殫歷故有議留之例查得三十一年

常州府及丹徒江陰各正官俱蒙

題留而鎮江府及武進宜興靖江丹陽金壇俱

應

朝遵行在卷今查常鎮二府上接長江為

留都之鎖鑰下連大海為浙直之咽喉兼之連

歲旱災近復浙海報警又兩府正佐尚有未

到未補者若各長吏盡行離任不惟地方無

所倚賴亦且署篆乏人據兩府之議從士民

之請再為酌量請江江心撮土四面洪濤

盜易乘丹徒地統諸山城臨天塹水陸衝衝

以上二縣俱藉正官調劑而知縣朱勳丁考

才地相宜所當留任者也除鎮江府知府未

到其常州府知府王述古武進無錫江陰宜

興丹陽金壇六縣知縣倪承課林宰余士奇

喻致知韓萬象涂一棟相應照常應

江南疏稿

卷四

三

朝者也伏乞本院裁酌會

題候明文至日行令免

者詳委佐貳首領官吏代為齎

奏應

觀者依期離任以聽

計典廢行者述臣子之職事留者保

天子之封疆各宣猷效忠皆以為

君為民也各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楊廷筠看得三年入

覲

國家重典也法嚴考績固當循例以修述職之儀誼切朝

宗尤貴遵期而隆肆

覲之禮非地方有急豈敢輕留而所在有司躬甘為所留者惟是蘇松常鎮四郡北枕長江東連大海西控太湖三面巨浸鄰為澤國論形勢

畿輔之門戶浙直之咽喉論要害財賦之奧區

江南疏稿

卷四

三

盜賊之淵藪兼之連年災侵採權未停人情習低而易為奸

國課任煩而逋益甚在在思得正官以資撫馭環向乞留勢難察允臣等謹遵

明例再三酌量除例應入

覲及事體稍緩地方聽各官照常應

朝鎮江府知府新補未任太倉州知州久缺未

補例應佐貳官代

覲不敢開塵

聖覽外如崇明縣懸海外靖江牙峙江心強寇之

肅聚無常盜徒之縱橫罔忌劫掠過往拒傷

官兵二邑為最常熟當劉河海口雖知縣耿

橘力剪大盜薛朴就擒餘黨猶在柅杭上海

慶黃浦要衝近舟山有警本地正為切鄰丹

徒則南北通津數千糧艘盡由京口驗放往

年節蒙留任此五縣者俱係江海要地似應

保留又各府同知等官未補未任與公差事

故見缺十員至期正官通行即分委署篆寥

江南疏稿

卷四

廿三

寥乏人此亦不可不預慮者查上次四府共

留七員今即不敢比例所據五縣正

明例所謂地方有事不可一日缺正官者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

上請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得常熟縣知縣耿橘崇

明縣知縣劉孔祺上海縣知縣李繼周靖江

縣知縣朱勳丹徒縣知縣張孝照例准留在

任供職一應本冊仍令年深佐貳官帶領吏



典親齋應

朝庠行者供

王朝之玉帛而啟處不違居者守

天子之封疆而責成有寄無非為

上為民自靖自獻而來同之誼固固之策兩兼斯

妨矣緣係酌議免

觀正官以安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四

廿四

乞留縣正官負疏

為乞順民情

俯留縣正官負以蘇疲困事據應天府府尹徐中

呈據江浦縣民滕世選等連名呈稱本縣極

衝極疲加遭連歲荒歉十室九空逃亡過半

民甚倒懸幸賴田縣官洞悉民隱殫竭心力

多方撫字疲民更生仁心善政難以枚舉忽

然改調鹿邑闔縣士民無不驚駭甚於孩提

之失慈母况大荒之後正在仰望撫綏為急

江南疏稿

卷四

廿五

先經控告蒙諭未見虛的見今邸報已至恐

新任甫臨民間疾苦未易周知關係重大民

情伏乞軫念衝疲重遭災歉地方俯賜作主

幹旋保留以慰人心以安民命又據生員毛

輔世等呈為乞留廉能提調以安地方以慰

士民事江浦邑衝民疲頻遭荒旱夫馬供應

日費不貲即豐熟尚難支持矧災傷何由調

劑近賴田縣官莅任以來約已惠民加意節

省地方始獲安靜民困緣此漸甦雖遇全災

幸免流殍且胥隸禁止差遣閭閻不擾於道  
呼樹楊但設弗施遠通共歌其仁恕門如市  
心如水清廉擬秋月水壺溫如日肅如霜威  
愛敷民懷吏畏校文課士每諄諄於道義之  
勉旃蠲賑濟民尤惓惓於孤窮之軫恤當  
官績甫成正屬瞻依彌切忽聞改調梁邑驚  
惶仰乞洪仁俯從衆望特為轉達保留等情  
各具呈到府看得江浦當衝疲之邑兼值災  
傷之後自知縣田墾蒞任以來真心任事惠

江南疏稿

卷四

共

政宜民孔道彈力應酬廢務從頭振刷作牧  
已幾三年頌聲如出一口忽聞調任士民皇  
皇如失慈母合詞赴府專乞保留民情如是  
勢不容拂且當斯裁種之時亢陽為虐民且  
狼顧見行祈禱撫綏安輯尤有一日不容離  
本官者仰祈會

題留任俾其益殫猷為惠此疲瘼地方幸甚等  
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宋燾看詳江浦縣案通

留都館南北之轂而當水陸之衝冠蓋如織杆  
袖已空加之迫近江洋實盜賊出沒之所災  
傷薦至又地方艱難之時邑雖小而地實重  
也地既重即小猶煩也自知縣田墾蒞任以  
來苦心調劑彈力拊摩如理亂絲竟而六  
若一旦調去譬如絃方調解而復更之即有  
繼任未必卒諳其俗而地方之民亦未必卒  
孚其心此士民皇皇如失踵門而泣留者  
日不絕臣詢之該府深以為寔留者也臣故

江南疏稿

卷四

共

竊以為留任便在本官駕輕就熟既得以竟  
未盡之施在地方送故迎新不免絲紘之擾  
即舍大就小於田墾亦或不便臣為地方計  
不得為田墾計耳故不敢不代懇於

君父之前伏乞

俯念江浦雖小實係要地

勅下吏部覆議

上請俾得再任以究所施如其終不副始有負地  
方則

朝廷有三尺在臣不敢庇若賢勞愈著破格優錄遺下鹿邑縣知縣負缺或另行銓補其新陞江浦縣知縣陳九職或查相應別缺免其赴部徑為改用庶一轉移間而良牧得竟厥施災民不失所望裨益地方非淺鮮矣併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乞順民情

俯留縣正官負以蘇疲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四

廿二

議留邊海極要將官疏

為懇

恩俯允議留邊海極要將官以備防禦事據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右叅政楊洵呈稱近奉部文以金山叅將鄭印量加副總兵職銜請賞湖廣黎平叅將事奉有

成命似無容議惟是近據松江府申奉本道批據

金山營目兵選鋒衛龍祝希明等呈為懇

留廉能主將以防寇盜以固邊圉事又奉批

江南疏稿

卷四

廿九

據金山衛左等四所旗軍陳忠表崇等呈為懇留賢能主帥以保地方以貽永利事又奉批據寶山營目兵何文奎趙武等呈為懇留賢能主帥以固邊防重地事又奉批據金山左等四所軍民耆老孔之宗項應龍等呈為懇留真正賢能良將以固元氣以振神威事俱奉批仰松江府查報奉此隨該本府知府蔡增譽看得今守金山鄭叅將操持廉潔訓練精嚴撫掌而談胸中甲兵最富奮身不顧

海上寇賊自消四載勤勞一方保障即軍士  
今日保留之咸切知本官平時撫馭之得宜  
況金山係衝險海防借寇庶幾永賴等因到  
道該本道看得金山叅將鄭印廉勇善謀沉  
深多智殄除巨寇村無鳴吠之虞保固信疆  
波絕鯨鯢之警日者川沙之役惟本官奮臂  
矯神鞭策群下擒剿兇醜及該總不善於軍  
則顯列其罪狀而無少隱諱有擔荷直前之  
氣無遷轉觀望之習歷任海上已經四年不

江南疏稿

卷四

三

但險阻周知抑且兵民相信與其更用新官  
未即諳習孰與就熟駕輕之為便與其往來  
更調徒煩供億孰與久任責成之為逸既經  
該府查議前來相應俯賜會

題准將該叅仍舊留任俟再有成績酌量陞遷  
其原調叅將即以新推金山叅將改補庶將  
領不煩更置而邊疆永有干城矣等因到臣  
該臣會同操江都御史耿定力巡按御史楊  
廷筠巡江御史李雲鵠看得江南為

根本重地襟江帶海處處衝險而金山坐枕海口  
與倭奴僅隔一水尤稱門庭之守將領軍難  
得人故金山安則內地諸郡皆安所關匪細  
今海氛雖息而倭情叵測加之海寇出沒窺  
隙而動即去歲薛杵餘黨剽劫顧汝倫家其  
盜首朱衣黃蓋鳴金張幟於汝倫而歸責取  
贖金而後返之其飛揚跋扈公然於白晝之  
中肆無忌憚如此臣乃檄鄭印擒勦印即據  
臂先登當時擒獲渠魁陸三等正法群盜始

江南疏稿

卷四

三

散民有寧宇若印者無論諸善狀見諸兵民  
保留呈中即是役也其功亦有足多者今薛  
杵雖擒似聞海上奸雄如杵者不少兼之吳  
中天鼓鳴占為兵象隱然有厝薪之憂臣方  
物色待材廣詢博訪以備一旦乃試而見効  
如鄭印者又聽之去此所謂飛兔在櫪而方  
且按圖以索之亦左矣稽之兵部題

准事例將官才與地宜者聽督撫官題  
請加銜久任既經該道議詳前來臣等又博訪無

異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

上請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叅將鄭印以新加副  
總兵職銜仍留金山照舊管理叅將事其  
勞績不著從優超擢以示鼓舞遺下黎平叅  
將員缺或另行推補或即以新推金山叅將  
改補康人地兩宜提福地方非小補矣備行  
臣等遵奉施行

工部九司 二 卷四

三

江南疏稿卷之五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 卞以 閣全校

盜犯越獄查叅疎虞有司疏

為盜犯越獄謹據實查叅疎虞有司以振法

紀事據署徽寧兵備道事寧國府知府史起

欽呈奉職批據太湖縣申報本年正月初一

日夜強犯陳祖等十一名竊犯錢席生一名

鑿穿監牆逃走當即驚覺差兵緝拿在案

江南疏稿 卷五

日捕兵在於四面尖地方拿獲強犯劉又卷

一名尚有強犯陳祖等十名竊犯錢席生一

名未獲緣由奉批獄禁不啻三令五申矣該

縣視為故紙漫不經心以致強盜越獄殊為

可恨仰徽寧道嚴究招解報又奉職憲牌仰

道即吊太湖縣監簿查監內囚犯共若干名

是夜穿牆逃去果否止是陳祖等十二名巡

捕官兵提牢吏緣何漫不嚴謹禁卒人等何

故不行防範以致疎虞查究明白速提失事

負役究擬招解其府縣印捕官照例作何議  
處逐一查明詳奪以憑會

題等因到道奉此隨行安慶府究審招解去後  
今奉節次牌催復經催據該府審招呈解前  
來查獲鄧全介招稱由監生選授安慶府太  
湖縣縣丞管理巡捕事務節奉院道明文嚴  
謹獄囚通行遵守外本縣監內有越獄在外  
強犯陳祖等先在外後續獲監故強犯胡以  
華等竊盜錢虎生等見監已未結強犯羅三

江南疏稿

卷五

等人命囚犯馬思齊等拐犯余喜等共四十  
八名向將人命囚犯收禁下監強盜囚犯收  
禁上監輪撥吏禁民壯防守無異續有先存  
今故犯人楊一貴竊盜主家財物事發收禁  
在監胡以華錢虎生日逐與伊飯食囑令出  
監之日代備穿牆鐵鑿萬曆三十三年十一  
月內楊一貴開杖出監全介於十二月二十  
一日報陞貴州安壯衛經歷尚未離任照舊  
管理巡捕本月二十六日楊一貴私將鐵鑿

一把假為胡以華送飯夾帶入監付胡以華  
收藏禁卒陸梅不合不行防範五三十四年  
正月初一日本縣胡知縣將倉庫獄務開選  
全介護守即於辰時公出往府本日夜該刑  
房吏石元嘉提牢上宿今縊死禁卒陳六宿  
看強盜上監禁卒劉朝宿看人命下監民壯  
方順等守宿巡更至晚全介不合不行躬親  
點視石元嘉不合不行上宿劉朝方順等各  
不合與陳六飲酒沉醉不行防範胡以華與

江南疏稿

卷五

強犯余大七假裝肚疼哭告陳六求放叔饒  
以便撒糞此伊因醉遂將二盜肘押疎放以  
致胡以華余大七探各反醉濃睡熟將陳祖  
與強犯汪什徐金漢王見川劉金赤郝大四  
沈老漢徐柳劉文卷柳床開起籬肘解放一  
更時分同錢虎生用前鐵鑿它開碑壁土牆  
至二更盡胡以華等十二名一同逃出俱從  
北門小路奔走比羅三醒覺喊叫各役驚起  
隨稟全介差兵捕拿未獲各盜行離城半里

許內劉文卷徐柳因瘡疾行走不及胡以華等遂分陣奔散去訖陳六見追盜不獲畏罪於縣前榜上自縊身死全介隨將各盜越獄事情報知胡知縣星夜回縣差兵四路緝拿至本月初五日在地名四面尖捕獲劉文卷到官監候胡知縣隨將越獄情由通詳去後本月初六日捕兵汪津等緝退徐柳至菜山界地名古衣關閃伏茂林內喚集鄉兵圍住徐柳情急懸死樹上汪津等叫同徐柳親兄

江南雜稿

卷五

徐楓保正徐世勝認的解下身屍扛至城外將情報縣隨該胡知縣親帶仵作徐章夥盜劉文卷同監強犯羅三等驗認的係徐柳身屍取結領埋外續蒙撫院於本縣申報由內批行徽寧道嚴密招解又蒙憲牌備行本道細加查審速報隨蒙本道備牌仰府一面審究招解一面轉行挨緝間本縣將全介與石元嘉方順等并監簿申解赴府查得監簿原共輕重人犯四十八名內越獄強犯陳祖等

十一名竊犯錢席生一名除已追獲劉文卷一名縊死徐柳一名實止在逃未獲一十名審係正月初一日胡知縣公事赴府全介委守庫獄石元嘉提牢不知加謹方順劉朝與陳六等各因酒醉睡濃以致疎虞將全介擬依擬牢官不肅點視以致失囚者與獄官罪同律石元嘉依獄典減獄卒不覺失囚者罪三等律劉朝方順等俱不應事重律具招解蒙署道事徽州府梁知府駁行本府覆鞫確

江南雜稿

卷五

五

招解奪逸因行縣上緊嚴緝等因蒙府遵行覆審仍嚴行該縣差人分投緝拿去後劉文卷在縣監病故相埋訖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據該縣申稱遵差快手湯元等訪至霍山縣地方捉獲原與胡以華等同夥照提趙以欽口報同劉金赤等於正月二十四日夜夥劫羅田縣地名脫脚嶺失主張大本家比夜殺死劉金赤屍係失主掩埋隨經移文關取本屍過縣責令劉金赤家屬劉金順及劉金赤

同夥盜犯劉香山等前去屍所驗實五月二十七  
日又據申稱本縣新任縣丞單日新帶兵彭六等緝至英山縣地名羊角尖未到窩  
主熊通家擊獲胡以華沈老漢仍于羅田縣  
地方未到窩主滕四家拿獲徐金漢各到官  
監候具文通行申報外隨蒙按察使御史將  
該縣申報前由批行本道嚴究解拿聞又奉  
撫院牌行本道嚴催俱蒙署道事池州府黃  
知府牌行本府行縣提審聞楊一貴于本年  
六月十四日胡以華于七月初十日各在縣  
監病故相埋訖復奉撫院節次行催該本縣  
遵依提解全介等到府審問前情明白具招  
解道該本道覆審看得太湖縣監輕重囚犯  
數至四十八名其防範宜何如密也巡捕縣  
丞鄧全介提詳刑吏石元嘉當該府趙知府  
到任之日該縣胡知縣公出之時一則不知  
查照一則不入直宿以致直監禁卒劉朝巡  
更民壯方順等乘此正旦俱入醉鄉陳六疎

放胡以華余大七二犯而胡以華余大七解  
脫陳祖汪什等各犯蓋至一更而胡以華錢  
虎生鑿垣之計成二更而十一強犯與一竊  
犯越獄之計遂虎兇出押若履無人使非各  
役昏迷官吏怠惰奚至有今日也今胡知縣  
退獲監放強犯劉文卷縊死強犯徐柳被殺  
強犯劉金赤共三名矣新任單縣丞追獲監  
放強犯胡以華見監強犯沈老漢徐金漢亦  
共三名矣所未獲者尚有強犯陳祖汪什王  
見川余大七郝大四五名竊犯錢虎生一名  
也楊一貴陳六已故鄧全介石元嘉等分別  
徒杖夫復何辭再查律例三名以上者住俸  
六名以上者調用十名以上者降級公事他  
出者減見在主守一等今除竊盜錢虎生與  
已獲強犯劉文卷等六名其未獲強犯實止  
五名在趙知府于是日到任即于是日失事  
尚未視事似應免叅胡知縣委因他事公出  
許同知亦果離縣甚速但例難免叅俱應罰



俸節全介不知慎獄以致逸囚罪固難于末  
減法尤宜于調任見監強犯沈老漢等行全  
速結未獲強犯陳祖等行令嚴緝將各犯俱  
照府擬招呈到臣除將石元嘉等批行監候  
發落應察官負候題

請明文至日施行未獲強盜五名竊盜一名嚴限  
督緝去後查得問刑條例一款各府州縣掌  
印巡捕官但有死罪重囚越獄三名以上俱  
住俸戴罪勒限緝拿六名以上調用十名以

江南縣稿

上升一級限三箇月以裡有能盡數擊獲者  
免罪若偶因公事他出致有疎虞者減日  
主守之罪一等兵備官係駐劄處所失事  
二次參奏罰治等因遵行外今據前因該  
會同巡按御史宋巡江御史李看符因所  
以拘禁罪囚而罪囚之窮兇極惡者莫如  
盜故嚴謹之令詳傳告誡非不懇切乃大湖  
縣印捕官慢令滋奸致使獄囚越出者十有  
二名印已擊獲胡以華等六名尚有

祖等五名竊盜錢虎生一名未獲此雖變  
不虞亦由防疎平日所據失事各官法應  
嚴參照太湖縣知縣胡士章身帶銅符去疎  
行控難變生于公出之日實防弛于未然之  
前即擬調用亦不為過但越獄之後旋即追  
獲六名止六名未獲而六名之內又有竊盜  
一名實止強犯五名擬調于例未合例稱公  
事他出者減見在主守之人罪一等本官又  
應末減所當罰治原任太湖縣巡捕縣丞今

江南縣稿

卷五

九

陞貴州安莊衛經歷節全介防閑既迫于平  
日檢點復忽于臨時疎玩殊甚罪實難逭雖  
經報陞尚在地方且知縣公出守護巡邏以  
身兼之罪將誰諉仍應以原官調任安慶府  
知府趙世徵職專帥固難辭責第方于是  
日在任尚未視事情有可原應從免議總捕  
同知許應玄才疎隄防虞之周審罪亦難逃  
但去縣甚遠鞭難及腹相應量罰署徽寧兵  
備道事徽州府知府張應澤駐劄不係同城

失事又止一次且經陞任應免參罰其未獲  
強犯陳祖等五名竊盜錢序生一名仍容臣  
等督捕正法庶法紀振而群不知警矣伏乞  
勅下都察院覆議

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盜犯越獄謹據實查  
參疎虞有司以振法紀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奏  
齋律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八五

十一

考選軍政官負疏

為考選軍政官負事萬曆三十三年五月十  
二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看督兩廣兩所及  
在外各衛所軍政官負五年一次考選而行  
各處撫按衙門將應該考選官負預先博采  
賢否秉公考選舉目法別

素綴案查先准本部咨為原奏議陳恩憫以裨  
戎務事該巡視京營科道官傳才鵬等條陳  
一款復

江南疏稿

八五

十一

舊制以儲材材該本部議覆今後各應將領查照  
原議與腹裡省直如馬五年應考之期本部  
預行各該總督撫按官將所屬大小將領從  
公詢訪如有賢品庸懦年老有疾等項不拘  
多寡名數會同具奏舉斥如罪惡未甚年力  
堪以策勵者不得苛求等因到本

欽依移咨在案該部行據蘇松常鎮徽寧九江西  
道呈送各將領併衛所武職官負賢否事跡  
到臣看得軍政重典邊海重地關係匪輕最

宜慎重臣唯是統統不敢怠忽既據各道之  
開報復加以臣之詳覈始而聞其材貌已而  
較其騎射已而又考其編器至再至三其難  
其慎雖不敢謂至當亦庶幾竊信至公除將  
才選過蘇州鎮江新安九江等衛所官貢造  
冊另行

奏繳外謹會同巡按主諫監察御史楊廷筠訪  
得見任川沙把總戴天錫斗筭之器市井之  
心防海不開片長念念囊橐之計納賄尤多

江南疏稿

卷五

十三

微跡屢屢怨咨之聲近據道府之開報有謂  
其沙民子九江裝載建餉遭颶者淺難家奴  
燕恩及兵才全功等搶掠一空者有謂其散  
客何美亭請贖閩漢被掠赴告才官嚇稱作  
盜得銀二十兩方釋者有謂才官巡寶山  
等營頃營兵出巡不疎屬唐紹樓徇索各兵  
銀三錢方免捆打者有謂嚇騙上海解戶銀  
十二兩方免沉溺飾揚已而放糧每包又扣  
五升營兵朱萬春等怨嗟者有謂召募百長

例銀每名銀十兩隊長每名銀五兩散兵每  
名銀二兩不論力技但有銀則收無銀則退  
者有謂令家奴戴壽裝載鎮江燠酒既派各  
兵每斤扣銀一分者有謂妄拿捕快張積顏  
經等作賊張積等出牌付看不准各得銀三  
兩方行釋放者有謂點撥守墩軍但得銀三  
兩即改遠墩就近者據所開報噴有煩言然  
此武夫貪鄙不足深異獨可異者海賊劫掠  
顧汝綸家賊止三十餘人耳本官所統兵不

江南疏稿

卷五

十三

下七百余名非勢不相當也豈惟相當且不  
當倍之乃賊登岸既充耳不聞賊久駐又求  
手無策竟不能一矢相加惟見四面乞救張  
皇失措之狀可哂竊尋退縮之態堪羞然此  
武弁庸劣不足深責最可恨者當霜降祭旗  
之日哨長徐龍緣事青衣請假本官怒其不  
祥重咎之已而遷怒於一哨即站立小過無  
不被咎者以故各兵聞然而起一路噪呼反  
戈相向使非哨官姜宗尚直前救護本官幾

且不免夫咎責亦軍前常事非有大不堪之情各兵何遽噪呼至此已而細訪之乃知奉官近九月放糧每名扣銀一錢共計得銀七十餘兩又傾銷低銀倒換每包五分共得銀三十三兩又指稱海防廳并參將經過每兵科銀一錢共得銀六十餘兩其他科剋種種已詳各兵完帖中難以盡述夫惟廉生威惟貪召侮本官以貪婪之性取驕悍之兵積忿忿怨平日既已離心乘間竊發又何怪乎一

江南疏稿

卷五

十四

朝攘臂發釀地方之變真止脫巾之呼原任圖山把總今陞柳桂守備劉京尊尊為利碌碌無能在任已有煩言去後益彰穢跡查點船兵每船給單一紙即單註不到者出銀三錢免責是以查點為科歛之媒召募新兵共欽新兵銀三十兩已而解道不中前銀即情匿不還是以召募為囊橐之計放糧則索常例每名銀五分所管營兵八百名計每歲共得銀一百餘兩甯長朱湖等則其欽送之人

也補兵則索見面每兵銀一兩補過兵六十名計到任共得銀六十餘兩隊長錢高等則其過送之人也哨官李賢捉獲盜徒趙丁三王松等已而得銀三十兩釋放哨兵劉子龍捉獲盜拐陳天爵及王氏等已而得銀二十兩釋放此之謂縱盜猶可言也至於喊盜趙四郎等誘聚富民趙東十八得銀六十兩方釋放盜楊蘭許守高誘聚倡婦徐四兒得銀八兩方釋放此之謂治盜而為盜不可言也據

江南疏稿

卷五

五

據及米失火殃魚雞犬因之不寧玉石為之俱燼參照得川沙把總戴天錫貪殘而少恩偏嗜而多怨納賄營私已非一端激眾憤事幾成大變原任圖山把總今陞柳桂守備劉京大馬之齒已長豺狼之德難饜剝軍去後有聲治旅軍前無策此二臣者均當革任回衛以警官邪者也再照川沙地方係海防極衝十月小汛勢難缺人況平士懷疑備語不定臣已解委原任益城守備張守爵暫署其

事和輯其衆本官臣先委太倉總練見其實  
心實事有寸有為在符無警軍民感服與其  
用於耳聞孰若得於目擊遺下川沙把總負  
缺合無就近將張守爵陞補庶將領得人而  
海邦有賴矣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方選軍政官負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題請

齎捧謹

江南疏稿

旨

調補坐營將領疏

為調補坐營將領以全疆使以重海防事據  
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右叅政楊洵呈奉臣  
批據坐營遊擊姜良棟呈稱切照卑職身入  
戎行徧歷九邊東征西討至萬曆二十五年  
始授

欽依招撫海鹽把總後改東征守備航海外藩未  
盡功典至三十年叨補坐營題陞今職查則  
訓練武藝夜則督兵遊巡以故三年之內幸

江南疏稿

卷五

七

保地方盜息民安不意微軀緣以勤動衝寒  
冒暑耗血損心感成怔忡兼以脾胃不調時  
常舉發近日頭目眩暈藥餌無功兼之屢詰  
總練官賈報剝軍致有讎嫌任重怨深尤宜  
亟退伏乞憐念勞臣苦馬奏官署事交割

勅旗回籍調理等因到道奉此隨行蘇州府查勘  
去後今據該府知府李右諫勘詳前來該本  
道看得坐營遊擊姜良棟奮跡戎行躬親天  
石窮厯邊疆練達營務不啻標下中軍勞績

尤多一切部署行伍巡防信地皆能仰承  
令不但矢公矢慎更能任怨任勞是以士卒  
用命盜賊潛踪兩年以來地方安枕已有成  
效惟是自任亢直每事摘發遂致人情惶懼  
謗毀交集本官所以不得已而以病乞歸情  
亦苦矣但地方既不相宜則凡事自難展布  
而本官素諳邊方似應量從調用合無請乞  
俯將本官題

請別調竟其生平仍念蘇城重地目今秋盡冬及

江南肅務

卷五

十六

防禦尤為喫緊另選堪任者一員併行題

請速令到任管事庶本官得以自效而重地亦不  
致久虛矣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楊廷筠看得坐營遊擊內之傳  
宣歸令外之調劑羣情必使衆寡大小毫無  
猜疑而後行止進退動無窒礙以坐營遊擊  
姜良棟事有擔當不辭勞怨三載功多捕盜  
四境宴然不驚臣實器之但直腸易發不能  
容人任久生忌遂滋多口即今左右前後既

非同同心則施為措注必多掣肘若復久留此  
地誠恐別生事端雖曰借重更非曲全況本  
官東征效有功勞九遷尤其請練似難應其  
以疾而去尚當用盡其長既經該道議詳前

請伏乞

俯念邊海重地

勅下兵部覆議

上請別遊擊姜良棟改調邊陲要地以盡其用道

江南肅務

卷五

十五

下坐營負缺臣查得原任副將吳惟忠身經  
百戰氣雄萬夫雖被閑而不忘累革之忠倘  
起家可卜懋為績績兩遺負缺或以叅將署  
遊擊事令本官補之雖本官原係副將不無  
少貶然人臣苟可效忠何難自屈又不然者  
原任叅將藍芳威力能扛鼎氣欲成虹鷹揚  
虎視之姿水斷陸剽之器資頗相當亦堪起  
補此二臣者雖曾受三至之言終難為二卵  
之棄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并

勅該部覆議一頁

上請速賜除補廩將領獲器使之能邊海享寧靜

之福矣緣係調補坐營將領以全器使以重

海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五

于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為倭警屢聞陞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裕

安撫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合無以後

沿海腹裏地方許各該督撫等官每遇大小

兩汛完日逐一體訪查照九邊事例於歲終

將大小將領分別減否疏

請定奪如其果賢從公議留如其不肖據法議斥

如其人地或不相宜不妨議調通行各省直

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奉

江南疏稿

卷五

二

聖旨是沿海近多警報着通行申飭戒備不許怠

誤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經案行蘇常二道遵

照外防查覈開報去後續據蘇松兵備右叅

政楊洵常鎮兵備右叅政蔡獻臣將查訪過

大小將領等官賢否開造文冊呈送到臣據

此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從聘看

得三吳之地三面阻海剝膚島夷兼之海島

寇縱橫為地方隱憂不可旦夕忘備該臣等

節行蘇常二道江南副總兵嚴督叅遊守把

等官整朔兵馬修理船器各照依原令信地  
出洋哨禦務保無虞今仰仗

天威兩汛無警大小將領之勞有足多者既經各  
道查來又該臣等覆覈無異相應分別舉刺  
以俟去留如江南副總兵侯國弼臨機慎重  
慮事安詳恩信大孚軍心脩守足振玩習金  
山叅將鄭印持心澹泊無營治旅振揚不懈  
才堪集事恩能恤軍永生洲叅將張士俊魁  
岸有儀深沉多畧督捕能擒巨盜修守雅得

江南疏稿

卷五

三

先防坐營遊擊姜良棟兵機諳練營務修明  
并盜獨慎隄防取兵甚能優恤崇明祀總渠  
材博雅能文沉雄多策堪寄三軍之命足稱  
八面之材福山祀總程雲兵機海防最熟天  
文地理周知訓義旅難於據山擒海寇易如  
拉朽楊舍守備朱時隆時射精關機宜曉暢  
即經歲而烽烟無警知頻年之整頓多蒙圖  
小祀總程大受持已能屬標修取不為利  
屈應是干城之器可參帷幄之籌遠兵祀總

江南疏稿

卷五

三

祝梓壽丰神爽健知慮周詳幹濟素著能勝  
操持尤無俗態陸營祀總孫安國才猷駿發  
氣度號雄防海亟收保障之謨宣令最得安  
靜之體以上諸臣皆一時將材之良以侯國  
弼雖經報陞尚未離任地方之保留甚衆軍  
吏之攀卧未由僥蒙久任以盡其長將使海  
邦實受其福守備袁時隆初據各處開報稍  
有雌黃已而察之知為同官所忌乃知武弁  
之交惡慘於戈矛積毀之難明甚於蓋以使  
非徐察於三至之言幾為二卵之棄大都本  
官與程雲梁材俱為守祀中之鉅紳者將材  
實難海防最重此三臣者在地方已久海務  
周知倘將三人加銜久任不惟人地相宜庶  
幾緩急有賴又訪得柘林祀總劉兆其才本  
疎庸事多闕茸與士卒犒鼠同眠全無約束  
縱門後狐假生事大壞關防有謂其發銀三  
十兩令家人劉世三擅用唬船販鹽被捕軍  
譚南等獲解金山衛本官移書求免者有謂



其大夥強盜施懲官等海洋與刻福建商人  
曹里船貨該營張百戶擊解本官得懲官重  
賄竟自釋放者有謂其舍餘張大任見商船  
飄泊海岸乘搶貨物地方許景芳等具呈本  
官反責景芳三十並不查究者有謂其該營  
塘報鍾崙獲解違禁下海船械呈解本官隨  
報該參後以船戶陳敏陳四營求遂為延推  
解釋者有謂其每遇放糧聽憑管班重成等  
派發毒兵每月報銀皆枉五六分本官付之

江南雜稿

卷五

二

不知者有謂其奉禁戰兵不許充當書記本  
官受兵金繼祖何辛顯等每名常例充收前  
役生廉糧餉被兵陳漢許告奏證者有謂其  
修理衙門原有額編銀兩聽憑門書郭本晏  
藥料派各隊長每名出五兩代為修葺兵苦  
怨苦者此一臣有碌碌無為營營求免調之  
簡僻或可藏拙寄之遠海難望樹功所當量  
調腹衷以全器使者也遺下自缺查有鎮海  
衛千戶陸鰲發自武科惟閑將略三年功多

得盜一席尤自詔群相應陸續再照三吳之  
地昔者患倭今且患盜倭之防也有時盜之  
防也無時故患倭者患聲而患盜者且患形  
矣萌芽不剪將成斧柯臣竊憂之

朝廷每歲不啻金錢數十萬以養將士將以驅  
虎豹戕鯨鯢而不能禁蚊虻之嗜噬此其故  
可知也蓋將領工饋刺而鮮實心軍兵多役  
占而鮮實用臣竊不自揣大加綜覈庶為棲  
羅以故三吳奇村劍客遺棄將領稍稍有應

江南雜稿

卷五

三

者惟是此輩談兵說劍多憑舌端而較材量  
藝當驗行事故曰名試之以事仍與之約一  
切殿最視獲盜之多寡俟有成效容不時薦  
拔以鼓豪傑之氣而開其功名之路庶將領  
之器用各盡其長而防禦有資亦安內攘外  
之一策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覆

請將侯國弼等或加銜久任或備資陞推將劉兆  
其量調簡僻仍懇再

賜中飭以後防汛倭當與防盜並重或獲大盜  
五名准倭功一級庶人心競勸而海氛寧息  
矣緣係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  
以裕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五

二六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為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裕  
安攘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各無以後  
沿海腹裡地方許各該督撫等官每遇大小  
兩汛完日逐一體訪查照九邊事例於歲終  
將大小將領分別臧否疏

請定奪如其米賢從公議旨如其不肖據法議斥  
如其人地或不相宜不妨議調通行各省自  
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奉

江南疏稿

卷五

三

聖旨是沿海近多警報著通行申飭戒備不許  
誤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經案行蘇常二道遵  
照分防查覈開報去後續據蘇松兵備右叅  
政楊洵常鎮兵備右叅政蔡獻臣將查訪過  
大小將領等官賢否開造文冊呈送到臣據  
此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廷筠看  
得三吳之地三面阻海剝膚島夷乘之海寇  
縱橫為地方隱憂不可旦夕忘備該臣等即  
行蘇常二道江南副總兵嚴督叅遊守把等

官整棚兵馬修理船器各照依原分信地出  
洋哨禦務保無虞今仰伏

天威兩汛無警大小將領之勞有足多者既經各  
道查來又該臣等覆覈無異相應分別舉刺  
以俟大畧如江南副總兵李光先提躬屬飲  
冰茹檠之節取下有挾纊投膠之風塞北威  
名江南保障分守金山叅將鄭印鷹揚遠志  
席視雄姿曾拔羽而先三軍遂中宵而擒巨  
寇劉河遊擊徐守貞意氣激昂兵機統暢持

江南疏稿 卷五

身絕無脂韋遇事雅有擔當福山守備程雲  
文能艸拙武足揮戈養士有絕甘分少之風  
擒寇得綱戶徹桑之策揚舍都司衣時隆騰  
氣號雄儀容壯偉素負寧旗之勇時懷裏革  
之忠松林把總陸福村勇人所時有清操獨  
其所難雅有廉將之風能得死士之力川沙  
把總張守清一清茹檠九矢穿楊振刷一洗  
陋規指顧能消反側遊兵把總祝梓壽弁冠  
而無俗態袷服而有雄心可稱百練之才堪

江南疏稿 卷五

寄三軍之命圖山把總程大受恂恂雅度  
翼小心有敦詩悅禮之風乃固圉寧民之器  
崇明把總莊應魁技能破的才可即戎防汛  
能慎隄防馭卒雅嚴紀律以上諸臣皆一時  
將材之良內張守爵莊應魁到任惟浹均自  
臣屬陞調所當併叙留用者也又訪得吳淞  
陸營把總孫安國夢列如鬼彌縫前仲以捕  
盜張仕進等為腹心聽從撥置用哨官陳惟  
信百長蔣惟敷等為耳目任其橫行見而有  
例營官六員每員銀十兩哨官二十員每員  
銀五兩營官陸乘龍徐信等交付有案新補  
亦有例哨官補一員銀十五兩新兵補一名  
銀三兩什長補一名銀五兩隊長補一名銀  
八兩百長補一名銀十兩哨官張恩恩何子  
龍等被騙不堪汰革老弱每名索銀五兩有  
銀即老弱不必汰無銀即壯健不必留以致  
陸兵孫四等詬歐公署幾成激變營官到任  
每員索費禮銀五十兩如數方許入城不知

數不許入城以致營官路萬里妻恩等甫任  
被革俱向倒賊借口放班名曰沐兵實在剋  
糧去則口糧截扣回則土儀如歸年約計得  
銀二三百兩俱親信趙可久樓學文為之過  
送指稱餽送名曰公禮實入私囊兵目每名  
科一兩散兵每名科五錢年計約得銀三四  
百金俱用事潘元貢世華鄧雲龍為之誅求  
冒報則嫡弟孫柱國得以掛名家人孫益孫  
勝亦得掛名甚至舖戶顧忠等戲子孫心揚

江南疏稿

卷五

三

等不下二十餘名俱得掛名軍與之資半入  
奸黨索賄則生日謝汎有取出海散想有取  
甚至僧人無量徹空等亦網打索取無厭之  
求不遺錙銖內則門客陸後素為之謀主生  
事害人以致哨官張應尚坐贓問罪至今卷  
証外則棍徒任遜高等為之鷹犬說事過賊  
以致施秀才告訐至今未結自知人與之等  
非力士郎應龍等不敢出可知衆怨已深平  
主則其工頃屬觀職周景鐵錯判收當籍

重賄俾免夫貪或弁所時有乃因貪致捕盜  
陳龍死於非命致其妻見今行乞是可忍孰  
不可忍淫亦武弁所時有乃因淫娶妓馬疏  
騎女馬氏逐其妻另居是可為執不可為最  
可恨者近捕獲巨盜余國用等一夥招共十  
六人大半出具部兵使本官出於不知則是  
敝苟防魚罪在紀律不嚴猶可言也若知而  
故縱之則是縱虎出柙此其罪可勝誅戮以  
故軍中有孫飛虎之號聞者寒心道路有張

江南疏稿

卷五

三

士責之稱見者彈指此一官者客歲以其防  
汛無誤議留不虞其改節敗行一至於此所  
當亟行革任回衛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覆

請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總兵等官李光先等照  
舊留用把總孫安國革任回衛嚴武弁知警  
而海氛寧息矣緣係倭警屢聞嚴備宜預申  
飭防禦事宜以裕安據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

齊捧謹題請

江南疏稿卷之六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陳以鼎全校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為倭警屢聞設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裕  
安攘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合無以後  
沿海腹裏地方許各該督撫等官每遇大小  
兩汛完日逐一體訪查照九邊事例於歲終  
將大小將領分別減否疏

江南疏稿

卷六

請定奪如其果賢從公議留如其不肖據法議斥  
如其一地或不相宜不妨議調通行各省直  
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奉

聖旨是沿海近多警報著通行申飭戒備不許怠  
誤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經案行蘇常二道遵  
照分飭查察開報去後續據常鎮兵備帶管  
蘇松兵備右叅政蔡獻臣將查訪過大小將  
領等官賢否開造文冊呈送到臣據此此蘇  
松按臣偶缺該臣看得蘇松常鎮襟江帶海

剝膚島夷三面衝險一葦可航加之年來海寇縱橫商民受害蓋倭之防也有時而盜之防也無時故患倭者患聲而患盜者實患形矣故臣節行該道總鎮嚴柝森嚴守把等官各照信地嚴行整備搜緝防倭與防盜並重務使內外無警商民帖席及至汛期臣復親履海上督令副總兵李光先涉歷要害中明軍法凡窮洋絕島無不分布兵船呼應聯絡故兩汛恬然不惟海舶無敢揚帆且令巨寇

江南疏稿

卷六

二

一時授首則各將領防禦之勞似有不可誣者既經該道查來又該臣覆覈無異相應照例舉行除任淺不及期及功過未聞與夫水陸各營總哨等官應革應賜徑行查處發落不敢瀆

奏外如江南副總兵李光先八面雄才一腔忠赤談笑風清大海東南勢壯長城分守金山副總兵鄭印端眉之兵甲素嫻運掌之發機尤練五兵有律六出能奇操下坐營遊擊王

逢源節制嚴明才猷諳練善作材官之氣雅多儒將之風福山守備程雲遇事大有擔當柑士能同甘苦力剪巨寇大著威名楊舍都司袁時隆騎射習開機宜曉暢力掃因循之弊能收保障之功吳淞把總陸翰魁梧軼衆忠義填實惟謹守應而無求故紀律嚴而寨怨川沙把總張守爵翼翼小心赴赴勇氣守能慎於一介技堪敵乎萬人圖山把總程大受孝友博士人之行韜鈴富長子之猷剪寇

江南疏稿

卷六

三

功多善海計熟奇兵總練原任遊擊莊以莅機警絕倫展舒如意爭掃遼遼之穴足占設伏之奇以上諸臣皆一時將才之選所當叙薦器用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行查議覆

請將李光先等照舊留用循資陞推廉將領知勸而海防有裨矣緣係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裕安撫等因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奏稿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六

四

倭警屢聞申飭防禦事宜疏

為倭警屢聞隄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裕  
安懷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合無以後  
沿海腹裏地方許各該督撫等官每遇大小  
兩汛完日逐一體訪查照九邊事例於歲終  
將大小將領分別減否疏

請定奪如其果賢從公議留如其不肖據法議斥  
如其人地或不相宜不妨議調通行各省直  
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奉

江南疏稿

卷六

五

聖旨是沿海近多警報著通行中飭戒備不許怠  
誤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經案行蘇常二道遵  
照令防查覈開報去後續據蘇松兵備副使  
李石諫常鎮兵備按察使蔡獻臣將查訪過  
大小將領等官賢否開造文冊呈送到臣據  
此比蘇松按臣久缺該臣看得蘇松常鎮謀  
帶江海擁護

陵京島夷剝膚可虞海寇瞑目思逞况當茲山  
歲尤宜預防故臣節行各道總鎮嚴督參將

守把等官各照信地嚴行整備梭緝防倭與  
防盜並重故兩汛恬然不惟海舶無敢揚帆  
而時值凶年群盜亦且缺跡則各將領之勞  
似有足多者既經各道查來又該臣覆覈無  
異相應照例舉行除劉河遊擊陳大猷吳淞  
陸營把總余應瑞崇明把總陸萬鎰賢能任  
淺及功過未聞與夫水陸各營總哨等官應  
革應鑒徑行查處發落不敢瀆

奏外如江南副總兵官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

江南疏稿

卷六

六

事李光先守嚴一介氣雄萬夫授膠士平傾  
心按劍旌旗生色今守金山副總兵鄭印岳  
何不凡魁梧有貌氣雄於枕戈探甲功高於  
綢戶微桑永生洲參將陳九思氣奮萬夫之  
雄冒燭百符之略一路功崇保障三軍已動  
旌旗坐營遊擊陸道真誠絕無機事廉靜雅  
擅清名允矣國士之風可堪大將之選福山  
守備程雲鷹揚氣奮豹略曾藏三載橫海功  
高萬里長城堪寄吳淞水營把總張五美小

心翼翼大勇桓桓養士流絕甘分少之恩  
海屋綢戶微桑之慮川沙把總張守爵九天  
穿楊一清茹檠雖峭直不容於忌口而廉愛  
實孚於軍心遊兵把總張文質頗異表表  
封雄風軍中節令分明海上波濤寧謐柘林  
把總王廷齡意氣慷慨才識疏通時懷裒革  
之志雅負寧遠之勇臨山把總田元宰壯年  
偉貌銳志弘才一望知為罷席之群久試當  
懾鯨鯢之魄以上諸臣皆一時將才之選所

江南疏稿

卷六

七

當敘薦留用田元宰到任雖十月原轉自臣  
屬例得并敘者也內而副總兵李光先歷任  
三年謹謹萬口近據合屬官軍及附近商民  
同詞保留誠恐推轂之既及將攀轅之無從  
遂乃批行兩道查議據兩道呈稱與軍民相  
同誠出地方攀留之至情非如近時保留之  
故套大都今之將領材勇人所特有廉潔實  
其所難本官不惟有窮兇衛戍之勇且有飲  
水茹藥之操此古之名將所難兼之今特為



寡匹者據兩道呈稱蘄遠昌平等鎮凡三年大閱每年甄別參遊等官如署都指揮僉事以任久加府衛署都督僉事原署都督僉事以任久實校都督僉事仍留久任此見行事例也而本鎮先年總兵朱文達亦以陞任後留至九年之久夫東南海隅無異邊塞每汛戒嚴不異秋防乃本官雖係府衛尚屬署職三年防汛勞苦功多况其材品又有過人者獎拔一廉將以風勵貪墨此誠

江南疏稿

卷六

陛下鼓舞將材一機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議

上請將李光先照例實授仍留久任鄭印等照舊

留用循資陞擢庶將領知勸而海防有裨矣

緣係倭警屢聞擬備宜預申飭防禦事宜以

裕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遵例 請給大臣 卹典疏

為遵例

請給大臣

卹典事據蘇松兵備兼糧儲水利右叅政楊洵呈

據松江府申稱華亭縣鄉官原任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陸樹聲據報於本年七月初九日

終於正寢查得本官係境內大臣原有

卹典祭葬贈謚等例已經行據本府儒學申稱會

同華亭縣儒學查得

江南疏稿

卷六

大明會典一款凡奏請

卹典萬曆元年題

准大臣病故應得

卹典如見任公差於外荷許各該撫按勘明具

奏其在家致仕養病給假等項病故者許各地

方有司具本官履歷緣由申報擬按衙門覈

實類

奏中間果有行業超卓公論共推者據實開列

總禮部議覆今照已故尚書陸樹聲在告三

十三年頌德重盟

朝野瞻仰兩

賜存問公論共推

卹典相應具申撫按題

請隨據本官嫡孫官生陸景元楊稱祖父臨歿遺

言平生恭冒過多無一報效身後不得引例

以請祭葬父彥辛泣道哀誠心不敢請等情

到學備申到府該本府看得

卹典乃

江南疏稿

卷六

十

國家優大臣異數似難以一人而發即本官得

自撫謙子孫恪守遺言而地方有司官之具

申撫按之覆

奏載在

令甲固不可已也仰該學細查本官生平履歷

開列詳悉并查近例及

贈誥之典應否并舉一一具報以便轉詳又據該

學申稱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尚書陸樹聲係

本府華亭縣人由嘉靖辛丑會試第一名以

二甲選庶吉士壬寅以疾

請告在籍三年乙巳起授編修丁未會試入考士

子以守制歸籍丁巳起補南京國子監司業

辛酉陞左春坊左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壬

戌改北兼侍讀乙丑陞太常寺卿管南京國

子監祭酒事丙寅陞吏部右侍郎本年以病

請告隆慶元年起吏部右侍郎又起吏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俱以疾辭萬曆

元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在任二年

江南疏稿

卷六

十

甲戌以病

請告蒙

溫旨尅留五疏奉

旨朕以卿學行著聞嗣統之初首先召用乃屢嬰

疾疾果疏乞休情詞懇切准賜馳驛回籍欽此

戊子八十歲蒙

賜存問加太子少保給月米歲夫戊戌九十歲再

蒙

存問壬寅

冊主

東宮三

賜存問謝

恩蒙

溫旨覽卿奏謝具悲誠惻知道了卿苗德俱隆三

膺存問朕所嘉尚齋奏孫男陸景元特准送監

讀書欽此今乙巳年九十七歲於本年七月初

九日病故又查

會典內一款大臣應得謚者禮部廣加諮詢稽

江南疏稿

卷六

十一

覈名實有應謚而未經題者不論遠近許各

該撫按及科員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覆

又查所例原任南京刑部尚書孫直浙江平

湖縣人

謚卹供係浙江巡撫常居敬會同巡按御史黃鍾

具題奉

旨查萬曆十七年已故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廣

東歸德縣人

卹典係總督兩廣巡撫陳大科會同巡按御史馬

文卿具題奉

旨查萬曆二十六年又查得正德十年間有禮部

尚書傅珪致仕考終戒其子弟毋請

恩典欽此該部御史張淳會同巡按御史黃建中

具題

特旨加贈謚歷錄俱有的據況本官之令德碩望

超軼古今非三臣所得彷彿者屢經

存問殊儀合

請易名公典備由由申到府又經行據華亭縣申

江南疏稿

卷六

十三

稱查例相同該本縣知縣熊鉉化看符本官

德性冲和風標高潔南宮縣士以文章稱

東鄉輩英務習於孝義常國子務有本體士

子傾心轄禮曹獨若風教遠夷疎憚新鄉以

撥鼎鼎之而不符江陵以好爵縻之而不能

非徒聞聖人廉頑起懦之風實允合大臣難

進易退之禮疏陳

官府十事去不忘

君歸擁圖史五車自能善俗無欲故靜即鄉黨若

未知有尚書不言躬行雖錄卒盡信其為長者如圭如璧雖衛武之德而過其年成象成

存問當

聖明既有德德俱尊之褒後後兩字易名在

朝廷豈無

錄卹殊常之典備由回申到府該本府知府蔡增

譽衆看得故官尚書陸樹屏人倫冠冕

聖代羽儀教胄子則士染丹青以凝靜澹薄為身

江南疏稿

卷六

十四

範晉秩宗則人推貞白本禮義廉恥為國維

上台在陞武之間力辭

哀黼黻翹溢埃風而上清淑琅玕德高而淑真嗣

美於諸公望步而平格默維夫姬錄東清任

和之德行藏皆益明時通天地人曰儒著作

足參造化行業委稱並茂

謚卹允合兼隆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華亭縣已

故鄉宦原任禮部尚書陸樹屏

三朝耆碩百世型模辭垣高鳩鳳之班春省接夔

龍之武舉銓鼎即要人莫得而竊縻競觀

鴻冥萬里高枕林泉雖走卒亦知其姓字咸

瞻壁立千尋晉秩公孤而俯僂若正父之恭

允足還醇末俗探玄圖史而象又扶義文之

秘真堪傳示來茲合祿位名壽而稱達尊者

三俱人間希世之福徵歷始終榮遇而蒙

存問者三皆臣子難得之

恩數靈閣修頌業已寵冠于生前

明主褒嘉自宜典隆於後既經該府查有正德

江南疏稿

卷六

十五

年間禮部尚書傅珪方終戒免乞

恩撫按仍為題

卹及近年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南京工部尚書

夢熊各題

先卹錄事例相應呈請合候本院俯賜會

題倘本官得蒙祭葬易名之典所以維世風而

勸臣工者瑞在是矣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

據松江府申報禮部尚書陸樹屏病故日期

緣由前來已經具

題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楊廷筠看詳原任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陸樹  
聲峰泖鍾靈機雲邁族志同范文正溫飽之  
念俱忘學似陸宣公浮華之習盡脫麟經魁  
士籍通六十餘年鴻漸為儀期應五百名甘  
人方切霖雨之望公獨抗浮雲之高時不可  
而掛冠年未及而抗疏欹枕鶴唳盡領故山  
之燕雲爭席漁樵不署曩時之爵里有司罕  
識其面兒童盡知其名易簣一言已徵大臣

江南疏稿

卷六

十六

考終之正

天恩三問未盡

聖朝春之私似茲完名宜當破例無論應得  
恩典當予之全以示報德之公即易名

殊恩似不必需之久使速得為善之利者也伏乞

勅下禮部查照節年事例從優題

請施行庶百年之耆德有光而

一代之清議愈彰矣緣係遵例

請給大臣

卹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重奏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六

七

遵例乞 殊恩優者願以彰 國典疏

為遵例乞

殊恩優者願以彰

國典事據署徽寧兵備道事徽州府知府梁應

澤呈據池州府呈據石埭縣申准本縣儒學

牒呈據本學生負陳應明等呈稱本縣原任

戶部尚書今致仕畢銜年登九十伏乞轉詳

具

題等情到學牒呈到縣又據本縣里老蘇汝華

江南疏稿

卷六

六

等呈同前事該本縣查得本官先於萬曆十

六年間奉

旨給與歲夫月米遞來編給在卷至萬曆二十四

年間年躋八十該撫按會

題禮部覆奉

聖旨畢銜准加太子少保著有司具禮存問欽此

欽遵加銜存問外至萬曆三十年欽奉

恩詔內一款文官二品以上致仕年八十以上者

有司具奏存問欽此又該撫按具

題禮部覆奉

欽依備辦采帛羊酒存問訖今據通學生負通縣

里排各呈本官壽躋九十奉例呈請理應轉

達等因到府據此隨該本府知府黃流芳照

得原任戶部尚書今致仕畢銜

清朝碩輔名世真儒學本正誼明道心懸報

國奉公文車壽壽武乎多士望隆斗山勲業彪炳

於一時功高曩鼎歷踐華階端亮素孚於

朝宇潛脩綠野指模雅重於縉紳

江南疏稿

卷六

九

天錫純嘏已躋九袞之尊榮

國有老成永賴

三朝之開濟宜加優崇用褒耆碩合無呈乞俯賜

轉達奏

請存問等因呈詳到道據此看詳原任戶部尚書

今致仕畢銜

一代鉅公

三朝耆碩歷官中外文武剛柔之並用偉哉曠世

人龍

天錫純嘏祿位名壽之俱崇卓矣

明時瑞鳳

朝野仰如山嶽鄉閭奉若儀刑德盛禮崇望隆  
實副敦倫睦族不殊潞公居洛之風明善誠  
身可媲衛武好修之志前已兩沾

綸綍矧茲更濟期願合請優崇以光

盛典等因到臣據此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文職致仕二品以上年及八十者  
仍帶羊酒問勞九十以上者具實奏未遣使

江南疏稿

卷六

存問欽此又查得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欽奉

恩詔內款開文官二品八十者有司備帶羊酒  
存問九十以上具奏遣使存問欽此除欽遵奉

行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宋燾看得石埭縣致仕卿官原任戶部尚

書加太子少保畢鏞山川鍾靈芝蘭蘊德蚤

馳聲於文苑組紉春花繼游歷於台垣茂業

秋實

廟廊倚之為柱石國人仰之如鳳星乃因秋風稅

駕養重望於林泉夜月除冠抱芳名於雲石

白首一節高卧念年即走卒亦知其姓名乃

官司罕識其顏面風高洛下文潞公之懿範

猶新日賦柳修衛武公之晚節彌厲茲當壽

屆九表之會恭進

國慶

覃恩之時相應優崇以光

盛典既經該道查詳前來相應具

江南疏稿

卷六

題伏乞

勅下禮部覆議

上請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尚書畢鏞照例

遣官存問

特隆異數則

天休所被巖穴生光而凡在

廷在野諸臣莫不感戴

聖恩於無窮矣緣係遵例乞

殊恩優渥以彰

國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六

卿貳服闋疏

為卿貳服闋事據徽州府申據婺源縣申據  
本縣十二都一圖里長詹國祥呈稱本圖下  
兵部右侍郎汪應蛟於萬曆三十三年九月  
二十一日丁父汪漢沮憂依例守制扣至三  
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不計閏二十七箇  
月服闋起復呈乞給文中報等情到縣備由  
申府轉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原任兵部石  
侍郎汪應蛟誠可斷金而提躬即一塵不染  
如璞玉而遇事則百折不回秉鐵錘旌鎖  
鑰當年望重杜門謝客林泉此日運清况當  
茲釋服從吉之秋正本官移孝為忠之日伏  
乞

勅下吏部查訪及時起用庶野無不用之賢賢無  
不究之用而於

聖治為益光矣緣係卿貳服闋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給由疏

為給由事臣見年五十五歲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人由萬曆八年進士本年六月內除授福建福州府福清縣知縣丁父憂回籍守制服滿赴部復除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知縣十七年十月內行取選浙江道御史十八年四月內差長蘆巡撫十九年七月內差河南巡按二十年八月內差北直隸提督學校二十一年五月內丁母憂回籍守制二十四年正月

江南疏稿

卷六

而

月內服滿赴部復補河南道御史二十五年三月內復差北直隸提督學校二十九年十月初三日陞太僕寺少卿三十一年三月十三日陞通政使司左通政扣該三十二年九月初三日止通前太僕寺少卿連閏實歷正四品俸三十六箇月三年任滿已經給由題奉

欽依復職接俸管事本年十一月初十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周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提

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寓勅與他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起程於三十三年二月十九

日入境交代接管行事扣至萬曆三十五年

十一月十三日止連閏共計三十九箇月零

十日內除聞

命起程至入境管事之日止計三箇月零十日不

算外通前通政使司左通政又實歷正四品

俸三十六箇月任內為稽查章奏隨事考成

江南疏稿

卷六

五

以修實政事三次奉

旨罰俸四箇月遵依罰扣訖查得吏部職掌內開

在京給由官員不拘陞降俸住俸罰俸俱

以見任職事所歷月日准作實歷臣係京官

查與前例相合總計正四品俸六年任滿例

應給由緣臣奉

勅巡撫前項地方未敢擅離伏乞

勅下吏部查例

上請定奪行臣遵奉施行緣係給由事理為此具

本專差

聞伏候

勅旨

齋林謹具奏

江南疏稿

卷六

望輕招侮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疏

為望輕招侮聞言增慙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謝人言以息危機事伏念臣行能淺薄居官無狀唯是砥礪名節誓死不渝以求不負

皇上任使實臣素志乃近聞邸報見御史陳宗契論臣極其誣詆不勝駭異臣欲辯則又如臺臣所云凌辱唾罵自叙功德歆不辯則心非木石不能無恥安能無言謹一一剖析為

江南疏稿

卷六

三七

皇上陳之伏冀

聖慈垂鑒焉臣與原任左都御史吳時來從來冰炭人皆知之臣令臨海時時來起官來見乘輿直至臣儀門臣實不勝褊心不時出見又將所乘輿麾之門外時來慙忿而去憾臣從此始矣臣縣西偏空地為陳鄉宦故宅時來欲得之屬所親致意臣謂其所親曰故宦非可奪之產縣令非牙保之人必欲得之須善價託所善求之縣官不敢聞也時來於是憾

臣愈甚丁亥行取籍使屋廬十日臣便得及  
取數時來藉口急缺差用故急之使臣不得  
與取及後臣叨取第一故事不應得道乃時  
來屬所私親為匿喪考選之說害臣是時非  
同鄉二三正人深證其誣力持公論即道幾  
且不得是臣為小吏時已與時來忤幾不免  
毒手謂臣賄之以起家冤矣冤矣及後臣亦  
未嘗修怨也使臣當時鑒空尊事為時來發  
難端謂之修怨臣無辭也乃臣實不敢也特

江南疏稿

卷六

二

不聽其族使耳始而時來嗾臣參論趙南星  
以保己臣不聽已而時來又嗾臣參論吳正  
志以保己臣又不聽夫時來方以殺人媚人  
之事授之於臣即臣與時來無怨義不敢受  
豈謂得之報怨故當是時長安賢士大夫翕  
然以此多臣抑實事加於已不得已而有名  
臣何敢竊名也此特謂臣自惜其名則可不  
得謂之險矣若果如臺臣所云必當時使臣  
參南星則參南星參正志則參正志拱手聽

命一無所違而後謂之不報怨不竊名乎今  
時來雖已故郎中趙南星主事吳正志見在  
可証也非臣曲為之辭也乃若故相張位臣  
雖與同鄉原不相比同鄉賢者可為左證科  
臣劉道亨之疏位甚疑臣一日令通政使張  
鳴岡之任金陵

朝房謁辭位盛怒向鳴岡曰知劉道亨疏所從  
來乎此同鄉周孔教害我蓋道亨乃孔教門  
生上疏先一日在孔教寓坐談良久顯是孔

江南疏稿

卷六

三

教與謀即其疑恨如此則其平日鑿枘可知  
安得謂之相比乎况臣同鄉賢者見在長安  
者不少誰不知臣與位落落不合人之為臣  
辯勝於臣之自辯位臣鄉先達臣難盡言也  
今鳴岡道亨俱在可證也夫相比與相忤不  
啻天淵臣之與時來相忤如彼與位相忤又  
如此事甚易明人皆可證彼諧人者亦獨何  
心臣承乏西臺惟是掇拾瑣尾塞責了事臣  
誠不敢以事關

國家大計未嘗不極言力諍姑言其大者即如朝鮮之役姦臣誤

國臣流涕上疏至再至三卒回

天聽廷議之日臣又正色力爭力排異論始有成

議臣嫌自伐不敢盡言惟是臣之禍根實種於此當是時無論奸黨深怨切齒即一二與議之臣舉手嚮臣曰今日從之利害一言而決我等所謂碌碌因人成事者也臣聞之且慙且懼蓋任獨生忌怨深賈禍勢有固然自

江南疏稿

卷六

三

後譏人造言流謗乘間以中傷臣者無所不至無形而影不風而波十年以來臣主於多凶多懼之地卧於刀山劍林之中今茲無端蜚語皆從此出或者不察而過聽之也是臣且以言賈禍而臺臣謂臣為十年三緘過矣至於李堯民為大理寺少卿臣為通政使司左通政彼此異署各安其位原未有爭及堯民推陞府尹病不能赴

請告而歸何為臣逐臣力非能逐人即堯民亦非

臣所能逐者至於臣與陳子貞俸之淺深大典會典吏部職掌開載甚明吏部先以錯推改

此自吏部職掌吏部何厚於臣而薄於子

大計諸臣見在可問嗟嗟楊人者拘梏不食其餘

臣有死不為矣臣中年無子娶妾之事誠有之安得三四十人之多臣性雅不好聲樂歌舞三更全屬無影臣先年承乏鹽差最踰清楚十萬之取何所從出先今鹽差諸臣見在

江南疏稿

卷六

三

可問至於學差原無贖贖尤為清淡若謂學院百萬臣竊計即八府貯庫之錢糧尚且不能滿百萬臣督學三輔稍稱得人案首優等中式者甚多今翰林吏部科道俱不乏人試一問可知也總之二差宗契終當為之而後知之會推出自大臣僉謀誰得揀擇若謂臣三推三易地為揀擇則今尚有屢推屢易地至五六處者亦為揀擇耶若如臺臣所謂一推一處不下不許再推別處則此一推便為

禁錮必待原推之缺出而後可矣疏薦二升  
臣原無一面

天日可鑒祗緣海上多盜博詢將材臣始而詢之  
主事王之都已而臣又詢之按臣楊廷筠已  
而又行該道楊洵查訪衆謀僉同咸謂二升  
可用臣始疏薦臣入三吳惟飲三吳之水此  
人所共知乃受賄於廢弁臣非乞巧安得至  
此今楊廷筠王之都楊洵見在可證也臣十  
一月初九日

江南疏稿

卷六

三

命下次月即出京領

初治裝不過隔月何故逗遛十年京邸故人親知  
杯酒握別亦是人情何煩白簡臣甫入境延  
見士民咨訪利病亦是臣職況臣所接見者  
皆林下高賢無權無柄何所資緣總之臺臣  
與臣原無嫌怨風聞言事自其職掌臣復何  
尤但其間必有巧於中傷而臺臣不覺過聽  
況疏中論及縣令之遠細及飲食之微是似  
臣者不謂不密害臣者不去不休伏乞

皇上垂鑒將臣重加顯斥以謝人言以息兇機

選賢能有望者速補是臣庶無陟當而地方

寧矣緣係望輕招侮聞言增慙懇乞

聖明垂鑒罷斥以謝人言以息兇機事理為此具

本專差舍人

齋棟謹具奏

關懷

勅旨

江南疏稿

卷六

三

陳情乞身疏

為

天恩罔極臣病日深懇乞

聖明俯憐放歸以全餘生事臣行能淺薄無足比

數遺過

聖恩過叨

擢拔卑命馳驅未償萬一不虞賦命數奇頃被

人言隨經辨疏席裏待斥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該吏部覆臣備用奉

江南肅清

卷六

三

聖旨三吳根本重地周 到任未久既大得民

心著照舊供職欽此欽遵臣望

闕叩頭感激涕渾即碎首糜軀仰報

高厚臣復何辭惟是臣堂盈器極福過災生先是

督理學校披閱過苦氣血兩虛遂成內損今

三吳之役兵機錢糧事務煩劇臣勉力支持

少事煩勞疾轉增痊可無日即今呻吟牀

褥一切廢弛二吳非卧治之地巡撫非養病

之官倘不陳情乞身萬一江海疎虞咎將誰

謹是敢哀鳴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察臣惻款之愚

憐臣沉痾之疾

初下吏部查

覆容臣回籍調理亟選賢能交代臣幸而痊猶得

與田野之氓歌詠

太平即不幸而不痊亦得遂首丘之願臣死且

不朽臣無任祈懇待

江南肅清

卷六

三

命之至緣係

天恩罔極臣病日深懇乞

聖明俯憐放歸以全餘生事理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具奏

開伏候

初旨

江南疏稿卷之七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者

屬吏陳以開全校

為糾劾不職官員疏

為糾劾不職官員以備考察事照得萬曆參

拾伍年又當

大計群吏之期所據撫屬不職官員凡在三年之

內者例應糾劾除池州府通判韓瑞黷貨無

嚴官箴大壞鎮江府通判莊以松放肆不檢

江南疏稿

卷七

微聲已彰青陽縣知縣傅賓闇昧昏庸左右

為政長洲縣知縣關政善綿薄庸劣煩劇難

任臣方會疏參論臣既已具及見邸報知已

為操江都御史參論以故臣不敢復贊已分

別劣狀填入冊內報部院備察外其他微跡

昭著物議沸騰者臣得八人焉謹會同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宋肅楊廷筠據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松江府陞任同知李選性多側媚

才甚疎庸雖稱縫於當年實破敗於去後猗

昵門子沈羅多任其蠱惑委用積書蘇敬亭

到處橫行聽信屬託則貪而理直者雖仰必

屈富而理屈者雖屈必伸金序唐文武等皆

其舍寬之人潛通關節則邢光先犯人命而

不究徐在庵殺家奴而曲庇陸科徐俊等俱

是吞聲之輩沿海點兵攜鄉親關王二相公

同行各哨練餽遺不下二百餘金全不顧承

李之嫌給散兵糧縱容積書蘇瓚需索常例

每名十兩幾成脫中之變急缺段疋每疋扣

江南疏稿

卷七

銀十兩輒以舊既抵搭撥戶之受累堪憐解

到兵糧縱令庫吏每封竊取六七錢仍發還

該縣解戶之賠補何罪監生萬增之金首飾

由捕盜船載回者也至今有滿船月明之謠

監生李嗣黷之二百金由某壘送進者也人

皆有某根可味之謂最可恨者百戶馮大用

之委用不由廳詳細故耳胡為責罰二次竟

成九泉之恨周一之誤河工亦細故耳胡為

斃之杖下遂飛六月之霜昔日之得美特備

力大紳今日之掛吏議實快輿論廣德州見  
任知州文禮識見昏愚才力綿薄始猶局局  
尺寸與叔桑榆之功繼乃營營身家抵餐糴  
整之慙非大造年達明禁而擅征稅界民已  
疾首不堪當考校日憑醫官而潛通賄賂士  
多掉臂不服治訟師如治蔓艸惟恐不盡乃  
張果一訟師令之寫狀且給圖記焉得無滋  
之使蔓乎蔓難圖也除盜如縛猛虎不得不  
急乃遊僧三真盜竟置不問從輕釋放得無

平勃疏稿

卷七

三

縱之出押乎傷人必多義穀原為防穢而設  
每年徵青苗收息不啻千石幾於牙會之為  
里長不過供役而已每里取白炭發贖不啻  
千斤真乃市井之行夏崇勝為人後應繼而  
不得繼竟令夏元頤為不祀之餒鬼蓋由夏  
潤百金之賄入而育民宗國寶之過付有獲  
濮縻誤傷母死應究而不究竟令伊母抱不  
瞑之沉寃蓋由濮縻百五十之賄入而醫生  
王銓之潛通不虛鐘鳴漏盡之年故為倒行

運施之計廉隅已喪名檢不修太平府見任  
通判徐致和才識昏庸開防疎縱寄腹心於  
吏書陳養善等凡事全憑撥置仰鼻息於門  
快魏宗德等賄賂皆由私通督稅蕪湖縱二  
子及門館方先生夜宿妓女張七家尚不知  
防則聚庵無嫌又安問希兇之出押校索糧  
船主致運軍黃邦奇投解汨流幾於激變則  
葬魚飲恨可知鷹犬之橫行報單則以多作  
少如廣商盧元應稅叁百兩劉恭應稅壹百

江南疏稿

卷七

四

伍拾兩磁器商方廷栢應稅壹百兩俱止報  
十小之二三其餘匿報之稅作何支銷私收  
則以少加多如胡耕客宋宥正稅陸拾兩紙  
客劉全正稅伍拾兩水銀客吳東元正稅陸  
拾兩俱外加倍之不知額外之加竟何着落  
乾沒文簿而衆怒欲逞非蕪湖張知縣解散  
終成聚謀之呼梅耳胡以盜鈴加大探頭而  
羣心不服非繁昌鄧知縣慰釋又見懷臂之  
辱焚身何能惜齒巡邏之旗蔽江棍徒黃順



福黃大生等主致千金之產騙詐之徒如蠶  
猶後陳養善胡允中等巧為三窟之謀民已  
離心官有失德六合縣陞任知縣劉大定斗  
簣小器機緣短才吏書之撥置俱多而林大  
卿之為非尤甚當延見吏民之初受里長常  
例銀三十餘金即借用銀鍾盤一槩收受累  
里長鍾總等揭債賠償委大使收稅之時票  
取稅銀一百餘金藉口公用實入私衙害大  
使劉從政缺額掛議民杜湯奎等拏獲客人

江南縣稿

卷七

五

汪大等私盜數船計盜價不下七百餘金其  
報上司者十之二耳其餘竟無下落城外浮  
橋每日放開二次計三年稅銀不下千餘金  
其報循環者十之一耳其餘作何支銷私用  
帑藏千餘金臨行賣庫吏徐廷陽等賠補致  
三吏各破百金之產祇憑薦紳一紙書即李  
皂兒歐死張氏不問令匪婦竟舍九泉之冤  
當年彌縫甚工去後穢弊已露當塗縣陞任  
知縣王思任年資甚青而性放易於招謗學

識儘裕而防疎難以懾姦信捐書周相等為  
耳目交通無忌寵門子吳有光等為腹心押  
眠有弊置酒於私衙為長夜之飲已可駭矣  
即戲于小唱亦復得以供役而衙門之關防  
蕩然脫袴衣門子以示解之春已可笑矣  
豈曰無衣遂令得借為名而踐行之需騙幾  
徧縱門書周相等設一櫃於庫傍日所騙賊  
旋以投櫃月終各役瓜分狼餐席飽而本官  
若罔聞知修治湖陽訂取千木於經紀及至

江南縣稿

卷七

六

吁成不時給價雖曰公役而蝸角蠅頭小民  
其利有幾錢正元之承繼原係親枝胡以錢  
諒之妄告而疑疑則吳有光陸百金之幹旋  
豈盡下人影借陳大貴之被訪自有正法胡  
為旋拏而旋釋則周相貳伯金之打點無惑  
巷議絲紘陶名著貢生也門子吳有光往伊  
家需索口稱老兄名著急不受辱羞鬱而斃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矣於心安乎  
陶完至無行也乃利其餽遺請赴賓筵合邑

懷臂不平公呈摘發是借以勸俗者反以販俗矣此何舉動也楊家壩之石碑墓土幾滿可是墮淚峴山采石驛之生祠廟貌半殘難道崇陰南國雖曰本官之在任過嚴奸頑藉以洩忿倘民心之去思尚在良善何獨不憐惟是平青才美可惜小過維新可圖旌德縣縣勸知縣李在公下急不私執拘自是奴不必便民惟求快意則事必至於拂衆動有怨言如縣廳儀門歌側已甚改之可也至於申

江南縣稿

卷七

七

明亭文治坊兩廊吏舍獨不可以次舉乎乃不量力而一舉更新

文廟察院司敬漏不堪新之可也至於延賓館養濟院是亦不可旁乎乃不度時而一切整理僅僅期月之間而崩後並興小小彈丸之邑而百堵皆作甚至民房毀而家有覆巢墮卵之悲城門塞而人有輻輳途窮之恫此猶曰止於喜事耳至此攢造書冊錄里出銀陸錢不下千金作何支銷折毀舊倉分賣各里雖

曰助工誰肯相信開池募工於富家造塔罰助於大戶科罰之令如雨咨嗟之聲呼天尤可恨者蔣克亨謀娶梅氏梅氏不從自刎以見志豈不毅然有丈夫之氣哉即磔克亨以謝烈嬭亦通邑所快乃不罪克亨反罪原告梅富壽是何心也魏宗女既許梅魏國而又許張極貴此俗之極惡者乃不斷歸魏國而反歸極貴又何說乎以若所為是使人盡可為夫而夫不能有其妻傷風敗俗莫此為甚

江南縣稿

卷七

八

不知縣官攝百里之符而提四維之紀而思敗壞至此殆不能為本官解矣百事周張四民嗟怨吳江縣見任知縣秦聚奎行無粉飾心亦真誠但性甚拘而不平以故事多窒而取怨聲望頗著於舊任功名損損於今官如鐵鞭固當及額而比較亦當分完欠之多寡乃不分多寡一槩嚴比致令里排沈彭等或著入獄問多斃命政體固當嚴明而用刑亦當問事情之大小乃不問大小概用一蹄

大板是以皂隸王臣等玩法致富民何以堪  
科罰原有明禁牧罰銀至於恩等八十餘名  
每名罰銀二三十石石折銀二錢八分惟  
指公用而心則私其原銀加耗總書吳  
宗周得各衛銀五伯兩聽其出棄每百加增  
宗周心乃信委總書吳宗周銀二封當堂  
撥出而不問得無取李之嫌人爭詞訟自當  
避嫌乃曲庇生負盛朝英與書一紙陽縣開  
說豈其蓬席之託獄囚重務也胡為漫不經  
心以致強犯吳俊越獄而本官猶若罔聞得  
非縱押出市乎李其母陳體後門亦細故  
也胡為以加責治乃罰銀焉不啻蹊田奪牛  
矣新生誅日送學乃是美事豈其事非得已  
而徑往江陰沈生負援例納監亦是故事何  
乃故為阻格而不行起送雖本官自謂無心  
而士民誰不有口大都縣官寄百里之命須  
得一邑之心苟士民離德而離心則行事必

礙手而礙足故此時不惟本官奔視其邑恨  
不奮飛即士民亦疾視本官喜其速去上下  
相戾人地不宜潛山縣見任知縣危言放蕩  
不羈懶散自便志不關乎民社而飲酒賦詩  
足不坐乎堂皇而廢時失事用刑不論輕重  
動輒五六十民多白挺之冤聽理不分曲直  
一槩一兩三索滿青蚨之入錢糧冊藉最當  
清查乃憑戶書姚謹等作弊致令汪仇等冒  
免而不知徵收火耗已有明禁乃憑戶書陳  
心等指撥每兩明加一錢盡入囊而不顧驛  
遞支應銀四百二十兩除支外尚有剩銀六  
十兩乃借口差煩一槩乾沒書手陳明吾之  
畫策其工平米三萬二千石除本色外仍有  
折色八千一百四十兩乃每兩加平銀玖分  
大肆剝削糧科郭心泉之歎并有力鄰縣之  
遠因雖關不聽同舟之誼謂何天官之稱呼  
惟屈必伸覆盆之冤誰白取貨物於行戶價  
不半給縱家奴通皂隸全無關防才力甚隸

糾劾難任以上八員在李選文禮俱應照例  
謹例革任閑住在徐致和劉文定王恩任俱  
應照不及例在李在公應照浮躁例各重加  
降調在素聚奎危言俱應照不及例改調簡  
僻者也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李選  
等分別議處庶官邪知儆而於吏治未必無  
小補矣緣係糾劾不職官員以備考察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陳德明齎捧

江蘇疏稿

卷七

十一

謹題請

旨

糾劾庸劣有司疏

為糾劾庸劣有司以安民生事臣竊惟生民  
之休戚係於守令守令之害民往往多急於  
貪酷而緩於庸劣不知貪酷之吏一人貪酷  
耳乃若庸劣之吏吏書為改則滿堂皆貪酷  
也此其為民之害亦最烈乃臣所聞庸劣如  
句容縣知縣施枝者可任一日在民上執謹  
據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句容縣知縣施枝性本昏庸情狀

江南疏稿

卷七

三

趙藥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親一味糊塗甚  
且菽麥不辨初至未謁袖中出一紙約可三  
四幅臣意此必該縣因革事宜也已而開視  
乃屋圖者二臣不知其解臣猶謂或者誤耳  
已而徐察之見吏書則口口稱列公吏書朔  
望輯則深拱稱公請起即有犯者不加鞭朴  
惟於後堂以板凳擊之有同兒戲吏書絕無  
畏憚臣猶謂儒官多迂腐不習為吏耳久當  
習之已而徐察之乃知本官實有酒癡者也

本官生平嗜酒每醉輒彌日不醒其母深患之為置銀卮一隻內鑿母命二字其卮約可受酒三兩戒之曰飲此三卮而止本官初奉母約惟謹亦惟三日醒耳已而庫吏以三白酒進見而大喜對酒笑曰我與你五十餘年好友奈何一旦拋別為薄行願相好如初於是一飲大醉頭面跌破血流需衣不出堂者十餘日自後每出堂無日不飲每飲無日不醉每醉無有不亂開倉於龍潭與管糧主簿

江南雜稿

卷七

十三

為長夜之飲彼此大醉據臂相詬左右掩口竊笑何亂儀也醉納戲子小馬為門子怒其師應蓬重責五十板幾死一切聽理多醉中行杖醒而不知甚至杖至無算者何亂刑也戶吏張問行盧毓秀乘醉盜印爭據公堂而堂書李應祥門子楊應選私賣戲票白役紛紜於村落之間而本官俱不能問也又聽猾書李應祥枉道驗鹽已而應祥得商人程嗣吉重賄從旁高聲分付免驗商人快取酒來

本官惟有俛首酣飲又不能問也又縱門子楊應選受馬戶魯應武等銀五十兩為代票領出馬價五百餘兩致府查追未結而本官又不能問也群小又何亂政也至可笑者道出龍潭大石當道本官下而熟視之曰此怪石也吾佛法能驅之用朱書符驅之不動怒而鞭之六十取地方保結而去又道白下至土橋下而疾呼曰橋下有鬼於是披髮赤腳仗劍捉鬼誤將地方萬棟重責五十板幾死

江南雜稿

卷七

十四

天道經曾尚書祖塋其山高聳左右請步行本官叱曰我有龍駒一躍可登頃吏墜馬面目俱傷血流滿地其甚者微行褻服與門子楊應選往民家陳堂子內去巾幘脫衣服裸體露形而浴廉隅盡喪恬不為耻至於驅逐典戶或謂受吳自新等常例銀百金查禁鹽商或謂受經紀江禹門等常例銀八十金查禁深水各縣鹽商或謂受王監生程泰鄭僑等常例銀五百金此其事似未有的據大都

本官一酒徒耳居常悖悖即醒而醉何必酒  
况繼之以顛乎顧茲瘠之邑又當災傷之  
後而以百里之命寄之一酒顛句容之民何  
罪即今衙役縱橫刑政放紛閭閻騷怨聲  
載道若不蚤為之所直待其大壞極數而後  
為之救民之受其害者已不可言矣參照得  
句容縣知縣施栻如風如狂不啻沐猴而冠  
如癡如盲全憑孤鼠為政據其顛狀誠難一  
日臨民惟是酒狂或可望有時省改况抵任

江南蘇州府

卷七

十五

甚淺弃置可矜似應改教以示曲全者也伏  
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知縣施栻  
姑從改教謹請

上請定奪遺下句容縣知縣貪缺另行銓補庶庸  
劣知警而生民安矣緣係糾劾庸劣有司  
以安民生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  
人黃大用齎捧謹具請

詳知陳州府官疏

為糾劾陳州府官以清庫藏以重吏治事竊  
照庫藏錢糧有司重務監守之責條例甚嚴  
臣受事以來三令五申不啻敕舌矣不意有  
疎庸知州如陳隨者臣據其失事之狀謹會  
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廷筠為

聖上陳之臣於八月初聞太倉州庫被庫吏侵  
盜官銀數至數千兩臣且信且疑尚未遽發  
姑特州官申報已而遲之竟不申報臣乃行

江南蘇州府

卷七

十六

蘇州府同知蕭九成查盤越七日州官始申  
報庫折銀貳千玖佰伍拾柒兩有餘乃庫吏  
錢應元張遠羽夏雲鳳三吏通同侵盜者也  
籍非臣委官行查則該州將終隱不報乎是  
可隱也孰不可隱也臣猶謂一事偶差容令  
稍過不虞失事之後數日之間又據該州申  
報吏據新庫吏陳羽元侵盜官銀貳千伍佰  
餘金目見之不勝駭異夫當綜覈查盤之時  
且奉官遣發換足之日各吏追比之際正群

姦旁觀破膽之秋乃覆轍在前敗轍踵至此  
雖神姦續玩罔不畏死乃本官平日刑政放  
縱漫無防檢即此可知夫救急務魚所索以  
席陵夷之漸有由來矣除將錢應元等嚴行  
追究盡法究辦外參照得太倉州知州陳凱  
性本懦柔才復迂滯疎防失職既啟慢藏之  
愆誨盜厚已難辭典守之責惟是操履未壞  
民情頗安所當量調簡僻以全器使者也伏  
乞

江南縣稿

卷七

十一

初下吏部如果此等所言不謬將陳隨酌量議處  
遺下負缺另行銓補施行緣係糾劾疎庸州  
官以清庫藏以重吏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糾劾庸劣文武官員疏

為糾劾庸劣文武官員懇乞

聖明俯賜裁處以肅官常事臣猥以菲才謬蒙

皇上任使承乏三吳惟是兢兢思安民之要在於

知人凡文武臧否加意綜覈乃得不職文武

官二人敢據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常州府督糧通判楊尚昇才本昏

庸性復疑忌始而積疑戕病繼而積病成狂

出必仗劍人人疑其殺已居必設備處處都

江南縣稿

卷七

十一

是世一既苛以繩吏書秦士則等令其無以  
自容致使凡事播弄動多差謬又寬以縱積  
後沈方曾良等全不能約束致令到處指稱  
霸道怨聲條然而笑又倏然改笑而為嗔似  
病矣乃取貨物則虧鋪行管關稅則多罰贖  
又不似病者所為亦可謂善病矣見崔典史  
則露刃見陳通判則設罵似狂矣已而於陳  
通判則長跪謝罪於崔典史則甘詞相懼又  
不似狂者所為亦可謂善狂矣似病非病似

狂非狂藏機械於謔浪之中寓變詐於祥狂之內最可恥者踰垣而出郡中大索不得已而得之竹林紳澤之中散髮箕踞而坐大為士民所笑甚為衣冠之羞此一臣者以若所為即降處亦不為過惟是服官未久情亦可尋兩當量調簡僻以示曲全者也又訪得中平鎮把總楊守愚深情厚貌祥示循謹貪殘害利大決關防初見府廳止會說老恩堂樓舉一語此識荆第一談吐矣自後即百相見

江南雜稿

卷七

十一

不易此語也一語之外竟不能吐一奇到任以來止革識字一名此初政第一振作矣已而又為哨官任用卒不能革也是一事之外竟不能幹一事條議革短差乃仍派長差每名折銀三錢有餘名曰長差錢操兵例不上班乃仍用更班每名折銀四錢有餘名曰上班錢新兵上役每名索常例銀八錢家人三兒銀三錢俱健步汪滔過付操兵許子老等證家人占役六名每名冒工食銀十兩並無

一人着役識字汪道元汪滔手支領證最可恨者指稱參謁頗離信地私自回家全不顧官箴大有干清議此一臣者碌碌無為革舉營利最工漁獵之計豈是鷹揚之儔所當革任以示懲創者也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楊尚昇量調楊守愚革任庶一時官常清肅而地方有賴矣緣操糾劾庸劣文武官貪懇乞聖明俯賜議處以肅官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江南雜稿

卷七

十二

本專差

齊棟謹題請

音



縣官虛報錢糧據實摘發疏

為縣官虛報錢糧數多謹據實摘發以清宿弊以戒將來事據華亭縣知縣熊鈞化揭開看得華亭縣歲徵折銀貳拾餘萬兩糧重輸苦豐年有不熟之區固而凶歲多難滿之分數每遇考成必藉虛報虛報者用以救急於目前徐且補輸於後日而不虞其官之輟以事去也署者第受成數安問以前之典守署更一署令置一令計無復之不得不襲其套

江南疏稿

卷七

三

而為虛焉民亦以為是固然耳其遠不及稽自萬曆二十四年方知縣去至俞知縣八年之間令更四易署若甚置矣故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共計虛報布折等銀玖萬叁千陸佰叁拾陸兩捌錢伍分並報在庫候解上未嘗不察其虛而心不欲以無已之求并替而苛繩其下下未嘗不真其實而勢不能以有限之日竭澤過取於民其遽為虛也非上下之相勝民自虛耳第云在庫則

恩赦所不宥候解則緩急惟所取職之典守在虛

實之間此時若不揭明將來作何推諉等因又據青浦縣知縣金玉節揭稱本縣到任後即將屢年一應錢糧通覈完欠實在數目內查得二十四年起至三十一年止虛報京庫錢糧叁萬叁千有奇本職任內除徵補過外尚欠銀叁萬柒佰柒拾陸兩柒分零擬揭拘馬悉力徵補今華亭業已開報本職豈宜隱忍等因到臣據此先是臣奉

江南疏稿

卷七

三

命承乏三吳即詢知此中之賦役最煩而出入易濫縣官之催科最苦而吏弊亦多即通行申飭倘有別弊許令發覺今據二縣檢發虛報數多至此殊為可駭且竊思此弊不獨華亭等縣為然隨經會同按臣馬從聘牌行蘇松常鎮二道委官清查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錢糧原有定額而徵解之數最要分明催科不妨於拙而完欠之報最要責實故必實徵貯庫方可報完既經報完即當起解何華

亭青浦二縣累年虛報多者幾及拾萬少亦  
參萬有餘見今

國儲告匱計臣焦勞使三吳郡縣皆如此則  
軍國之實需祇為紙上之空言况此中財賦與  
區從來稱利藪亦稱弊藪即事事求實而姦  
吏捐書那移影射尚不能保其無矧自處於  
虛人亦何所不虛上下相朦何所底止既經  
繼任各官開報前來合先具

題伏乞

江南蘇稿

卷七

三

初下戶部覆議

上請儲容臣會同按臣督行兩道清查華青二縣  
見開虛報之數及通查州縣但有已經報部  
實未完納者倘係侵匿等弊經手官吏人等  
各照律例盡法究處若果民欠令其設法帶  
徵務期完足第三吳賦重有姓煩苦見年錢  
報尚不及額歷年帶徵安能及期譬之搗髮  
者一日一擲不為苦十日一擲便為苦矣伏  
乞

皇上俯賜一分之寬許令漸次完納至於豪大  
戶恃頑不納容臣引例治罪其虛報各官俟  
臣細加查覈分別議處庶歷年之夙弊可清  
而經費之實用有裨矣備行臣遵奉施行緣  
係縣官虛報錢糧數多謹據實稿發以清宿  
弊以戒將來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蘇稿

卷七

三

罪囚越獄查參疎怠官實疏

為罪囚越獄查參疎怠官實以肅法紀事據  
徽寧兵備右參議林汝詔呈奉前巡撫曹都  
御史憲牌內開萬曆三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據寧國縣申稱七月二十六日午後強犯周  
天松李洪祥陳守積吳一元後犯洪天元五  
人越獄當經強犯周天松李洪祥二名仍有  
強犯陳守積吳一元後犯洪天元未獲及查  
強犯四名仰請查拏結犯一名係竊盜招詳

江南縣稿

卷七

三

未示等因到院據此查得開刑條例內開死  
罪重囚越獄三名以上掌印巡捕官俱住俸  
戴罪緝拿今該縣未獲強犯雖止二名而越  
獄強盜實有四名正合三名以上之例法應  
參處第當時已獲二名則雖未盡獲自可踪  
跡姑批該府嚴限緝拿迨及三月有餘猶然  
未獲獄囚重務

明例昭然豈容延緩隨經牌行該府作速查明詳  
道覆覈通詳以憑

題參去後未據詳報擬合行催牌仰本道即查  
寧國縣越獄強犯周天松等四名徒犯洪天  
元一名已獲者是否真正越獄人犯未獲者  
有無緝獲掌印巡捕官照例作何參處一面  
嚴限緝捕務期盡獲一面作速議妥具由通  
詳以憑會

題施行等因奉此隨經催行寧國府審招呈道  
查據方廷高招稱廷高與黃文棋等俱充本  
縣獄卒看守大監及有快手饒惟信等俱撥

江南縣稿

卷七

三

在監看守獄囚萬曆三十二年五月內有越  
獄即拿獲強犯周天松李洪祥二人與同案  
強犯宋儒等及越獄未獲強犯陳守積吳一  
元打劫失主胡萬芳家財物事發監候見審  
未結又有越獄未獲徒犯洪天元偷盜黃志  
鵬家財事發問徒招詳兵道未示本年六月  
內遇蒙巡按曹御史憲牌行府并行屬縣吊  
取見監一應輕重罪犯解府聽候審錄隨即  
差人押解各犯赴府伺候內有一起新犯殷

朝用年老情真不願送審強犯周天松等一起徒犯洪天元一起俱見問未結照舊監候間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又蒙本院憲牌行府并行屬縣將一應大小官員及吏書人等赴府取齊伺候考察止留教職官一員看守倉庫等因隨該本縣故縣儒學訓導蔣芳并撥農民陳大忠看守倉庫獄囚本縣立知縣巡捕沈縣丞俱於本月二十四日赴府送審聽考二十六日清晨時分洪天元將銀三錢

江南縣稿

卷一

三

送與廷高接受寬解手肘廷高又沽酒進監付洪天元請黃文棋并周天松等同飲黃文棋亦得受周天松等銀八錢鬆放手肘陳大忠饒惟信等俱不到監看守至本日午後周天松等乘雨驟發遂與殷朝用借夾剪一把各將足絲剪斷從廟屋上跳下踰牆走出比周天松與李洪祥急往西門跳城被快手胡文禮等捉獲送縣收監陳守積吳一元洪天元俱從北門城上跳下逃走去訖蔣教

官隨差捕快緝拿及將各犯越獄情由呈縣通詳聞續奉巡撫曹都御史批開本院申飭獄卒不啻再三以陳大忠等或不到或受賄縱玩至此希兇安得而不出押也豈一訓導所能約束之邪平日之怠弛可知已已獲者是否真犯未獲者嚴督緝捕限十日內通獲贖罪仰寧國府查行失事人役究招解道轉詳又蒙本院憲牌行府嚴催隨蒙本府帖本縣遵拘廷高等到官審明將廷高與黃文棋

江南縣稿

卷一

三

俱問擬獄卒受財故縱者與囚同罪至死全科律絞陳大忠等不應扶罪解府覆審無異招解到道又蒙本院院牌催嚴迫除將未獲越獄人犯責令府縣印捕官督捕挨拿外今該本道覆審得寧國縣越獄委止強犯周天松等四名徒犯洪天元一名已獲周天松李洪祥二名的係越獄人犯未獲強犯陳守積吳一元二名徒犯洪天元一名委果見問未結獄卒方廷高黃文棋合照原擬問絞陳大忠

等俱應擬杖等因招呈前巡撫右佥都御史  
曹時聘批候會

題問今日接管查得間刑條例內一款各府州  
縣掌印巡捕官但有死罪重囚越獄三名以  
上俱住俸戴罪勒限緝拿六名以上調用限  
三箇月以裏有能盡數拿獲者免罪若偶因  
公事他出致有疎虞者減見在主守之人罪  
各一等兵備官係駐劄處所失事二次參奏  
罰治等因遵行外據呈前因該臣會同巡按

江南疏稿

卷七

三

御史曹楷巡江御史朱吾弼看得防範獄囚  
有司首務臣檢閱舊牘見前撫臣於獄禁一  
事戒諭申飭亦既詳矣乃竄或縣猶有越獄  
之事即此一日之疎虞已覘平時之玩忽除  
臣接管後復行有司令其加謹防範務保無  
虞外所據失事各官法應參究參照寧國縣  
知縣丘應和出宰百里干休之戒已疎巡捕  
縣丞許英巡緝一方狴犴之防未密儒學訓  
導蔣秀芳既承看守之委即有典守之責席

兇出押罪實難辭以上三臣均應一體罰治  
內知縣丘應和縣丞沈英偶因公出例當未  
減又知縣丘應和近雖陞任亦當議者也  
寧國府知府史起欽身膺郡寄慮乏周詳巡  
捕同知鄭和乾職司總巡防欠周密約應量  
加罰治者也署徽寧兵備道事太平府知府  
鄧思啟駐劄不係同城失事止於一次且經  
陞任例應免究伏乞

勅下都察院覆議

江南疏稿

卷七

三

上請將知縣等官丘應和等罰治知府等官史起  
欽等量加罰治署道事知府鄧思啟免究其  
見獲周氏松等聽別卷歸結未獲陳守積等  
容臣等督率正罪庶法紀可振而群吏知警  
矣緣係罪囚越獄查參疎怠官負以肅法紀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卷之八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陳以開源全校

薦舉地方人材疏

為薦舉地方人材事臣撫吳五年十郡人材

覩記最真茲奉身而退不能報

國以身竊附以人事

君之誼謹覈實為

皇上陳之除現起用大學士王錫爵當茲身病子

江南疏稿

亡之時萬無出山就道之理

皇上之愛老臣以慈當以回

成命全彼晚節此臣去歲一造其廬不敢更為初

駕者也原任大學士申時行身備五福綠野

洛棲鴻之盟意為三休

紫宸絕鷺鷥之夢此係

存問元臣

皇上已沒之以老不敢噴薦者也原任南京戶部

侍郎方弘靜

清世纂安作靈光于江左為聊綿豆博大椿於楚

南原任南京刑部尚書徐元太錦秉玉素相

性荷情已映少微之星早結香山之社此二

臣者當

賜存問以備辟難之養臣不敢例薦者也其餘懸

車未久及例得赴部者通不敢槩叙外臣訪

得原任吏部左侍郎孫繼皋許

國精忠一疏披肝光日月救時雅望十年袖手

老綠綸原任工部右侍郎汪應蛟出處之節

江南疏稿

敬如日忠孝之心通于天在近世社稷之臣

為萬邦文武之憲原任山東巡撫萬象春從

封青濟功高執款梁溪神旺已戴大東之冠

陣宜司極北之覽原任保定巡撫羅應鳳

恒岳塵清燕雲鑒徽南陔之臨慕已久北門

之額鑄宜推原任湖廣巡撫李得陽赤手匡

時黑頭致政江漢之長城八面崆峒之穎氣

千尋原任南京通政司使徐九秋直幹千

頃澄波宿高攬轡之風佇作君之雨原任

南京通政司右通政顧九思芬馥猶蘭冲夷  
若谷鐵柱輝餘白簡銀臺望重

清朝原任太僕寺卿施策息羽鯤鵬六月秉心殊

此三千並斗名高為霖望切原任南京太常

寺卿顧雲程凌霄峻節扶電雄才鴻名久著

栢臺駿望宜前右室原任太常寺少卿史孟

麟二語反

封王之汗

皇天后土鑒此精忠一函定邪正之衡世道人心

江南疏稿

八卷八

賴有謙論原任太僕寺少卿張輔之直聲九

鼎正氣千尋浩然懷尊策之清風久矣飲木

蘭之朝露未任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正

學開來繼往浩氣旋乾轉坤身係天下之重

輕道關君子之消長原任南京大理寺寺丞

葉茂才清比其穎之高人是義皇以上康節

先生不作雛眉事司馬文正每為顧影行原

任光祿寺寺丞吳正志世濟忠貞人推公望

典刑歸然靈光特立名節屹乎泰山增高原

任翰林院修撰焦斌經世醇儒濟時名碩端

亮允稱公輔清真不愧科名原任兵科都給

事中吳文祥四歷瓊垣十年丘壑宜愈披鱗

之効重慶鳴鳳之音原任禮科左給事中葉

初春去

國忠存羽翼憂時領効謀謨愛樹名高

極宸望重原任山東巡按御史嚴一鵬孤忠銷巷

伯之魂至孝養庭闈之志名並北斗清澄東

齊原任廣西巡按御史錢一本一疏廉頑扶

江南疏稿

八卷八

四一

世教三餘讀易見天心千古清風百年名世

原任山西巡按御史特僧行四種河陽之樹

一披錦繡之囊天際孤鴻雲間獨鶴原任吏

部郎中王士騏望隆山斗美濟忠貞羽翼漢

儲而五色補天銓量晉品而九流仰鏡原任

禮部郎中于孔兼閱闡忤貴議禮回

天勁節翠柏蒼松偉望泰山喬嶽原任禮部主事

諸壽賢直節可錫金石生平不愧神明豹隱

一丘鳳翔千仞原任刑部郎中于玉立青天

白日肝腸豪傑聖賢作用忠信入波濤而不  
懼節樂屹山嶽而難移原任刑部主事徐三  
重龍能見而復能潛名可聞而不可即人是  
南州孺子才推江左夷吾原任南京吏部主  
事安希范學咀道真器含天粹千年接洙泗  
之脉一封增日月之光原任南京兵部郎中  
劉元珍批鱗慷慨以回

天策塞從容而就道封事長懸日月聲名高並斗  
山原任禮部主事鄭振先星芒色正雪調聲

江南疏稿

卷八

五

希萬言藥石日月爭光千里湖雲鬼神可泣  
原任行人司行高攀龍字窮伊名顯朱儒  
先之秘節有慶眉元祐君子之風知覺先天  
民出慶關世運原任行人司行人陸彥華喬  
木參天之閭闔靈芝瑞世之才名精瑩如玉  
如金彪炳為麟為鳳原任國子監助教薛敷  
教正氣貫日凌霄清風廉頑主儒舉天下嗜  
好不足動其志故畫一世賢夢未能或之先  
原任國子監博士陳敏中讀父書而探河洛

奏觀志而守衡非字負修竹數竿歲晚寒松  
獨勁原任國子監監丞蔣弘憲開三任以自  
適嗜二酉其若飴秀挺清標風含玄暢原任  
武英殿中書黃正賓特立千尋卓品先憂一片  
丹心見義尤死何辭三氣兩間可塞原任福  
建布政范濬理學朱程一脉品望范富之閭  
汪汪萬頃之無涯巖巖千尋而屹主原任四  
川布政湯日昭冕露盡熊堂垂金馬心映錦  
川之水口署玉壘之碑原任四川布政盛世

江南疏稿

卷八

六

承胸藏武庫瑞應文昌才名久著於司宣品  
望更隆於印誠原任河南按察使蕭雍之  
麟鳳學者斗山懸河錯落珠璣振鐸栽培桃  
李原任河南按察使吳中明河瀾樽半壁之  
天澤岸北九幽之思考亭可作季札猶生原  
任雲南按察使劉弘道南省之甘棠勿剪北  
垣之詠州猶新心戀駒維望隆鴻漸原任江  
西參政姜士昌孤忠秋霜烈日千巖傳翠  
山為岳並峙並峙詩懷當關之虎豹萬名謫瑞



世之鳳麟原任陝西參政于仕廉勤節冰寒  
一室萬風壁立萬層濤然百慮之無營真是  
一清之到底原任河南參政陳所慈古質泰  
松漢栢綺文練水錦江一代之清流百年之  
間氣原任山東參政顧雲鳳四川之瑞英春  
東國之藩保障日月昭實共傲江河千古同  
流原任浙江參政袁一札應靈氣俗質直頗  
浮滅明之清操久堅謝傳之蒼霖在望原任  
陝西參政張淳希邑甘棠冷曹勁州洵百代

江南雜稿

卷八

七

殊絕之人物餘當年未竟之設施原任江西  
參政張恒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結綬無忘戲  
綵之慕天生忠孝名重斗山原任四川提學  
副使吳士奇螺江能軟風清玉繫蛾時雨化  
鳴鐘待叩善刀養恬原任湖廣參議伍素華  
養孟氏之氣得伯夷之清家四壁而腹五車  
志千秋而友三代原任陝西參議王圻黃鍾  
調古白雪才清文起八代之衰業擅千秋之  
券原任四川參議張俊甲獨尋豐州人杞業

芝濃艷之習畧無名利之心都盡原任湖廣  
參議周總昌冰鑑玉輝駿材鳳藻西藩赫斗  
山之望八柱需黼黻之猷原任江西僉事沈  
瓚玉尺端方冰壺瑩潔想其風采頑儒回心  
假以節鉞文武為憲原任雲南僉事陳希美  
操行醇粹氣度冲恬居臺建白精忠歷任澄  
清遺澤原任湖廣襄陽府推官何棟如孤忠  
膽落貂豎遺愛波洒羊碑間關獄詔六年赫  
奕芳流百世原任蓬萊縣知縣錢大復道宗

江南雜稿

卷八

八

廉洛迹蕩龔黃著作直求六經向上工夫潔  
修耻作三代而下人物養親進士俞彥注驥  
名流崑鳳上瑞暫遂舞狂之頌佇看補衮之  
才以上諸臣皆一時人材之選所宜薦揚以  
備擢用內范涑雖請告未允家食已久此等  
真品真材天不虛生世寧多見本官雖抗浮  
雲之志而蒼生實渴霖雨之思豈宜投閑正  
堪肩重臣採之月旦咸謂與侍郎汪應蛟皆  
忠清公正之品歸新安二龍所當與汪應蛟

及時大用不當復煩以外吏之事臣故特  
例并薦者也再照君子難進易退明時難得  
易失以難進易退之士而當難得易失之時  
以故甚相須而亦甚相失時論惜之而遷謫  
削籍諸臣尤為可惜夫此遷謫削籍諸臣皆  
忠肝義膽明目張膽不顧萬死一生之計為  
國家出力乃竟使之不免關弓之傷而為一網  
之盡沉淪一丘萍飄半世真堪悲也夫騏驎  
有遇風逐電之足伏乎樞干將有刺犀截象  
之銳閉乎匣將用未用一朝變化為骨燕市  
躍入延平為知人之痛也即如顧允成華鉦  
張納陞皆化為異物矣舉一三吳而天下可  
知也近者泰運漸開衆正遠聞內如顧憲成  
已起用矣猶未盡其用也賢才如顧憲成者  
天生名世為

國巨棟出處係蒼生行藏關世運此非獨一官  
之浮沉一人之進退已也所當與豫章之鄒  
元標燕南之趙南星並登三事不宜尋常例

用使遠在

留京者也蓋本官一經來歸廿年淪落即使超  
遷猶是循格者也其餘遷謫削籍諸臣近經  
推補及未經推者亦當作速推補唯是一推  
不下便自歇手恐諸臣無振羽之時而海內不得  
快龍光之觀此當視如急流之用楫必不可  
住手之勢廢幾萬一得

下賜環有期即今千里之內五年之間用者僅見  
顧憲成一人死者已顧允成等三人嗟夫河  
江南雜錄 卷八 十

清難俟駒隙易馳計五十年之內僅可用十  
人而死者已不勝數則諸臣不至老死岩穴  
不已也舉一三吳而天下又可知也臣書至  
此不覺為英雄洒血淚沾衣襟也夫當茲  
國家多事之秋豈野渡橫舟之日收錄人材為  
第一義伏乞

皇上俯念人材培植之難推折之易登用之難淹  
抑之易將孫繼皋等分別  
召用顧憲成破格大用遷謫削籍諸臣不次顯擢

至如顧允成等効忠於

國蘭玉夙凋最可哀悼尤望

皇上量加褒恤以獎忠魂臣又訪得三吳布衣王

暨陳一麟鄧伯羔皆明道力行著書樂志所

謂天之君子今之古人仍乞

皇上勅下吏部行查得實破格弘獎以風岩穴以

比於堯舜之有巢由所關係世道人心不淺

鮮矣緣係薦舉地方人材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江南疏稿

卷八

十一

旨

薦舉救荒司道疏

為薦舉救荒賢能司道以重民生以風吏治

事臣等竊惟荒政之舉雖責成於郡縣而總

理實倚賴於司道除常鎮兵備按察使蔡獻

臣已經論劾臣不敢復贅外其餘賢能司道

官負勞不可泯者臣謹會同巡按御史王國

禎鄧澄為

皇上陳之查得徽寧兵備右叅政劉會巨川舟楫

儉歲稷梁彈壓於流離多事之區而慮周於

江南疏稿

卷八

十一

桑土籌畫於饑溺頻仍之際而澤流於蓬蔦

蘇松兵備副使李右諫砥柱重望補天弘猷

撫蠶蠶雷拔羣生於幽滯出雲降雨回千里

之豐稔此二臣者於救荒一事極為加意所

當優叙者也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司道

劉會等俱移咨吏部紀錄優叙庶甄別當而

人心知奮荒政舉而吏治益修矣緣係薦舉

救荒賢能司道以重民生以風吏治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題請

齋捧謹

上

印

薦舉荒政有司疏

為薦舉救荒賢能有司以示激勸以重民生  
事臣杜門候代一切事務疾不能理惟是去  
歲三吳之水乃從來未有之災而有司之救  
災亦從來未有之苦幸蒙

皇上推剛隱之仁

沛曠蕩之澤

賜蠲賜賑

允罷允停災民更生

江南凍餒

奏

西

皇恩廣被臣等惟有焚香望

闕共三吳士民共嚮叩頭祝

聖壽無疆乃各有司奉行

皇上慈意特屬朝夕心殫力疲其勞亦自不可泯

者除到任日淺賢勞不乃即賢勞及荒而

少傷不甚重及各府佐雜經踏荒原未署印

俱不敢舉叙及各府州縣行過賑恤事宜用

過錢糧數目俱另類冊隨事

奏報不敢煩瑣

聖覽外其餘應薦有司臣謹會同巡按御史王國  
禎鄧澄據事直書敢一一為

皇上陳之如寧國府知府金勵才兼之武進濟陽  
饒億萬家枯朽更生二千石勲猷卓冠蘇州  
府知府趙世祿清粹恬雅紀倫循良卓異獨  
步千里鴻歌鴈詠五湖鰲谷魚肥松江府知  
府張九德凜凜冰霜之操生生天地之心富  
青州全活甚多張常山清白第一池州府知  
府黃源芳汝南千頃宏度潁川第一循名救

江南疏稿

卷八

十五

千里之溺饑垂百世之樂利太平府知府余  
思明築五門而民免魚鱉之患惠萬家而野  
有鴻鴈之歌心事可對彼蒼田里呼為余佛  
鎮江府知府霍鎮方博大精詳清貞篤密彈  
壓功高鐵甕噴淋澤潤金沙常州府知府杜  
承式端清得長吏之體篤誠見君子之心手  
提五棒之溫溝起千里之瘠徽州府知府楊  
松年清操一塵不染惠政五袴成謠遠趾關  
西之高風大布青州之陰德原任安慶府知

江南疏稿

卷八

十六

府今陞廣西副使趙世徵一琴一鶴家風萬  
感萬應材局起千里之菜色留百世之甘棠  
原任蘇州府同知署崑山縣事今丁憂徐來  
建瞻然一心獨主千仞納溝不啻已溺視募  
大得民情原任靖江縣知縣今陞松江府同  
知朱勲韻宇冲融才資清劬拮据如傷之政  
全活胥溺之民原任松江府同知署本府事  
今丁憂尤大治性秉慈和躬行寬大視篆仁  
蘇溝堦防海氣銷澤符寧國府同知署本府  
及宣城縣事陳振揚清出倉穀二萬餘石救  
此饑民百千餘家不事虛文真有實惠應天  
府通判署溧水縣事田壑恬靜有守恬福無  
華視篆湛露載星踏荒櫛風沐雨松江府推  
官署華亭縣事毛一鸞廉勤公謹純粹清和  
平反一洗梧窻全活主蘇菜色常州府推官  
署本府事錢時逸度冲襟雋才爽氣砥節有  
如懷壁救災不啻沃焦安慶府推官署本府  
事黃鳴為命世軫卹卽時現行吐嗟定鼓噪

之孔俄頃叔還定之功原任鎮江府推官署  
本府事今丁憂商典韻宇冲融才資清劬勘  
荒養生有脚攝篆民賴息肩宜興縣知縣喻  
致知樹循治最卓異名高振振信厚之麟  
各安集之鴈長洲縣知縣祁承燦操履清貞  
綏懷勤儉膏澤周流百里循良卓越三吳高  
淳縣知縣宋祖騰憂民如有病拯溺欲無身  
全活魚鱉之民允矣鸞鳳之吏涇縣知縣李  
邦華特主之儒寡和于世循良久推卓冠枚

江南縣志

卷八

十五

荒特其緒餘吳縣知縣陳以聞性行游均品  
流高勝從溺白渠歌鴈砥節范甌生魚六合  
縣知縣朱萬鍾學貫百家吏循西漢護災民  
如護元氣治氣民如治亂綬嘉定縣知縣陳  
一元拊疲療而愛竭膚髮問疾苦而淚盡瘡  
痍泔無枯鱗政成祥鳳當塗縣知縣朱汝璽  
秉節高亮宅心粹夷沉犀障百川之淵為魚  
免萬姓之患上海縣知縣李繼周嘔心擢賢  
者四年起死回生者萬姓饑而不害有孚惠

心丹徒縣知縣張孝軒昂人表清白吏師消  
沴氣為太和登茲眠於壽域休寧縣知縣賈  
克忠若推溝壑之民如傷饑溺由已儉歲嘉  
穀濟川慈航常熟縣知縣楊建一清徹底百  
方救饑實同吳隱酌水之廉再見節攸載未  
之事宣城縣知縣鮑國忠環材秀發懿度鴻  
明救災則烈風暴雨不辭散賑則深山窮谷  
咸戴桐城縣知縣徐從治心周良隱才濟特  
艱釐弊則害馬必除救荒而產蛙作人華亭

江南縣志

卷八

十六

縣知縣聶紹昌材氣絕倫仁心為質溝瘠悉  
登社席道殍再覩茨梁青浦縣知縣韓原善  
已溺已饑切恥移民移粟多方堤障陽侯民  
作召父崑山縣知縣祝楫祖得天粹氣為世  
清流升斗鮒魚主蘇飼哺鳴鳩如一南陵縣  
知縣徐調元天真清亮雅性粹恬百里痛切  
溺饑四境近通呼吸溧陽縣知縣夏煒澤與  
雲遊心入水淨勞來仁蘇溝瘠胼胝力障波  
濤吳江縣知縣馮任溫溫雅度翼翼小心十

堤力障鯨鯢百堵招徠鴻雁不縣知縣朱  
身修德潛天齊政播民和蕩氣校為日風  
榛樺為禾黍武進縣知縣張垣小心可異大  
朴不雕無疾聲急呼於戶庭有法以急德於  
田里金壇縣知縣郭如林國紳軒昂儒珍溫  
藉甫任牛羊六牧立消魚鹽之憂大湖縣知  
縣邢祚昌操履數馬之慎刺割目牛之任官  
有壺殮邑無道殣江寧縣知縣李充大操潔  
水壺改勤星駕肅清輦轂之治長姑溝壑之

江南縣稿

卷八

十九

民繁昌縣知縣鄧一儒臨事若祭保民若嬰  
起疲瘵於溝壑之中視閭閻如几席之近貴  
池縣知縣蕭德美綢繆未雨拮据戴星野無  
魚即之民庭絕席冠之吏青陽縣知縣張文  
德淪膚實政瀝血苦心既推食而解衣能懷  
災而弭盜崇明縣知縣劉孔祺真醇不鑿初  
心明妥能周民務裨躬集木憂民納溝東派  
縣知縣馮若呂會辛乳哺被髮拯災既有備  
於派行庶無虞於瘠塾建平縣知縣吳世治

才資卓犖器采翹明宇民備極憂勤任事不  
辭勞怨以上皆救荒賢能有司所當優叙者  
也再照茲者之舉主於荒政而各官之荒政  
其賢勞又大倍於往時況參以平日官評不  
得濫及所當作為正薦以備擢用行取及遇  
考滿宜給以

恩典者也內如黃流芳趙世徵朱勳雖係陞任徐  
米建尤大治商典雖係丁憂而朱勳轉自臣  
屬黃流芳等在日之勞苦獨多去後之戀慕

江南縣稿

卷八

二十

尤切相應併叙者也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知府  
等官金勵等共四十九員俱移咨吏部紀錄  
優叙庶甄別當而人心知奮荒政舉而吏治  
益修矣綠係薦舉救荒賢能有司以示激勸  
以重民生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薦舉防守蘇城將領各官疏

為郡城寥廓桑土未周懇乞

聖明俯從未議區畫營兵以安重地事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覆前巡撫都御史曹時聘會同巡  
按御史馬從聘題議防守蘇州郡城增兵禦  
侮汰冗給餉中嚴紀律責任將領分別功罪  
明信賞罰各項均應如議等因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欽遵備案前來隨經案行蘇松  
兵糧道遵照舉行外查得內一款議賞罰謂

江南疏稿

卷八

三

盜賊捕獲多寡乃各官功罪攸分每年終通  
查各官有無捕獲課其勤惰分別去留而坐  
營官職在督率亦應照此定議功罪如總哨  
官防守三年無事總會薦需用若一年之內  
城中失事一次城外失事二次而又全無捕  
獲者捆打革職實屬既明人知警惕等因另  
行該道查數開報去後今據蘇松兵備兼糧  
儲水利副使李右諫呈稱查得自萬曆三十  
一年奉文以來原議三年一次舉行惟是兩

時各官遷調不常去留靡定功效未著不敢  
續

奏今蒙本院精選各官久任責成以故俘數不  
驚崔符絕跡郡城之內外戶不閉雖災眚非  
常而民安盜息固本院力行之效而各官奉  
行之謹亦自有不容遲者相應分別功罪以  
示勸懲等因開造各官賢否事實呈送臣  
臣今奉

命回籍病憤之中何能更為評核願五年以來諸

江南疏稿

卷八

三

臣功次皆心識之且係題

准事例關係地方安危不敢廢也隨該臣會同巡  
按御史鄧澄看得蘇州維郡其實東南一大  
都會也五方之民雜居言語殊異冠服不常  
隙地曠野紆宇梵宮盡為業究之所而諸游  
手游食之民打行博徒在在而有民窮財盡  
生計鮮少市井無賴漸習推埋猶有專諸遺  
風是以郡城方四十里之內探囊發櫃斬關  
殺人者一月常一二見也惡少突起剽衣搶



帽而踏人於道一日常一二見也至乃穿窬小偷雞鳴狗盜一夜又不啻數見也臣初到時詢之父老耆之往牒則知飲馬橋蘇城隍集街市也府與衛在橋之西長吳二縣一在橋之東南一在橋之西北邇卒戡更徹曉不息而三十年徐氏之典舖已廢為大盜守矣玄妙觀城之中隅御史臺踰其西肘而二十年打稅之變二十九年皮金之變一夫奮臂萬人響應火人廬諸人居而驚人白晝之

江南疏稿

卷八

三

下二年之內再見告矣又胥門內之線香橋逼近禁城又近在巨衙門之右不數武此將徽第一嚴密處也而二十八年民家孫仁夥盜斬門而入祛其篋去矣此舉其著者他不勝縷數也其特非無兵非無總哨等官而盜起不能捕誅盜息不聞緒衣發覺即玄妙觀二事幾釀大亂亂始不能覺亂成曾未有窺左足者此亦大怪異事也臣既鑒于前車而又申明前任撫臣題

准事例申飭

功令與總哨各官折矢為誓臣又嘗寒夜三四起用飛箭掣查勞其勤扶其怠而後諸臣之氣百倍自奮內外巡緝不替而嚴至今五年於茲無論巨盜遁息即穿窬亦皆絕跡豈臣一手一足之力哉稽之往事若彼驗之今日若此則總哨各官所為暑雨祁寒不憚勞苦而執爰驅馳達旦不得枕息其功勞亦足多者彼其所博蓋在今日之一薦耳今據該道

江南疏稿

卷八

三

覈實開報前來請為

皇上——陳之臣訪得管坐營遊擊事都司袁嘉陸藉廉不所名才可集事即經歲而鳴哨無警知頻年之防禦多勞先是蘇州陸營總練原任守備楊國治忠義自許調儘多奇藉略副于胃中威名播于江上太湖總練原任守備楊光泰手種典朗知廣店詳三軍中動旌旗五湖功崇保障蘇州陸營總練鎮海衛百戶吳邦七尺雄軀千里壯志附循士爭用命

防守盜自潛蹤標營總練太倉衛百戶施重  
流時射特用機宜號暢取辛恩威並用防盜  
風雨不辭標營總練江衛署所鎮撫談玄  
軒速氣聚懷必操操振刷旌旗改觀統御恩  
威並用太湖總練武舉南匯所鎮撫喬一琦  
雄心落落俠骨錚錚雅有國士之風殊無武  
夫之態標營總練武舉官杜應魁宿著千斤  
之名雅堪一面之寄忠肝義膽雄略大材標  
營總練金吾衛鎮撫顧時成溫文之度英練

江南職官

卷八

二五

之才巡守刁斗特嚴傳宣旌旗生色以上諸  
臣任勞任怨茹苦茹辛巡緝已逾五年始終  
勤如一日所當薦揚以倡勇敢任事者也內  
楊允恭喬一琦雖太湖總練而太湖逼近郡  
城夙為盜賊淵藪故語云湖水清一郡寧自  
二官任事以來湖水不波巨盜屏息郡有寧  
宇勞苦功多故得并薦及查近該兵部題  
准事例一應雜流不得濫與薦目內喬一琦係武  
舉加納杜應魁係武舉顧時成係納級但查

近例納級一款內開果有長才異能屢薦堪  
用者許以本等名色報部查其功薦先為題  
加署職營事然後推用使壯夫俠士有途自  
見等因是近例之嚴嚴於冒濫而網羅之廣  
又不遺於真材即內材如喬一琦先是地江  
朱御史薦其為江南將材第一况效勞在先  
奉例在後若以近日之

新例而沒其五載之辛勤恐無以勸任事之心而  
使人得為善之利今茲臣據前任巡撫題

江南職官

卷八

三

准事例年滿叙薦亦部咨使壯夫俠士有途自見  
之意至極  
命一疏臣斷不敢破例此外如太倉衛指揮王瑞  
庭訪兵鴻腹精神揮戈渾身膽略鎮江衛千  
戶應襲武舉官高應魁勇有傳席曳牛之力  
射有落鵰貫蠶之神太倉衛所鎮撫錢夢龍  
明爽傳宣得體訓練旌旗改觀此三臣者先  
是會積勞棘門著各東海亦皆格於例不敢  
列薦者也蓋用者必薦以見臣憐才之心薦

者不必用一聽該部權衡之審臣又何敢必  
我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議  
上請將都司僉書等官陸輜等分別擢用庶武弁

庭

恩恩奮而重地益有攸賴矣緣係鄰城寥廓棄土

未周懇乞

聖明俯從末議區畫營兵以安重地事理未敢擅

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江南疏稿

卷八

三

旨

江南疏稿卷之九

臨川周孔教明行父著

屬吏陳以開源全校

薦舉方面官貢疏

為薦舉方面官貢事臣奉

命巡撫江南所轄方面官貢總計四道茲叨陞得

請候代例應薦舉除常鎮兵備按察使蔡獻臣已

經論勅外該臣訪得徽寧兵備右叅政劉會

疑如斷山隱若止水廉察而吏貪之墨洗噴

江南疏稿

卷八

咻而民力之賴蘇千里封疆一口歌咏九江

兵巡右叅政余姑蘇時淵渟之品水斷陸剝

之才耀甲而江湖安瀾千里波恬求靜寨惟

而閭閻帖席四封臻至適安蘇松兵備副使

李右諫廉慈端亮文武光明內安外攘保障

之熱猷宿懋長駕遠馭節鉞之間望彌高此

三臣若才品兼優名實俱茂皆一時方面之

良所當薦揚以備優擢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會余姑

李右諱樂從優擢庶

幾輔憲臣知勸而重地綏靖有賴矣緣係薦舉  
方面官貪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林謹題請

旨

江南疏稿

卷九

二

舉功有司官貪疏

為舉功有司官貪事具奏

會巡撫江南已及五載茲者叨陞得

請候代所屬有司官貪例應舉初除池州府知府

黃流芳應天府治中袁世振蘇州府同知鄒

銘寧國府通判梁夢賜應天府推官林之盛

太平府推官高維垣或以粹質清操勵飲冰

酌水之節或以綜才敏手試發矟遊刃之能

皆賢聲懋著內黃流芳高維垣現今報陞表

江南疏稿

卷九

三

世振等俱俸未及期至於黃流芳及松江府

同知朱勳寧國府同知陳振揚應天府通判

田璽江寧縣知縣李九才繁昌縣知縣鄧一

儒貴池縣知縣吳世治皆治行可紀業經前次

崇明縣知縣吳世治皆治行可紀業經前次

平縣知縣吳世治皆治行可紀業經前次

薦俱不敢舉叙外訪得蘇州府知府趙世祿

以道德人為循良牧鶴市風清千里席五月

滿一編寧國府知府金勵岳峙淵濶律度

經武緯全才福星一路歌謠生佛萬家香火  
徽州府知府楊松年心痼癩而萬姓瞻仰如  
日身律令而列城洗濯承風況是飲水心可  
酌貪泉水太平府知府余思明宅心澹泊寧  
靜拊民惻怛真誠春滿化鶴之山清徹然犀  
之渚松江府知府張九德清節百城表長才  
八面鋒兩漢循良之風千里中和之樂常州  
府知府杜承式敬以行簡而素風存誠以罪  
腹而青天誦萬家家福千佛題名鎮江府知

江南疏稿

卷九

四

府霍鎮方練奏遊刃發剛端清澄淵峙岳治  
行名高五馬層功永賴三山安慶府知府喬  
進璠定力如山清心似水洒慈膏於荒黍美  
新蔭於甘棠常州府同知連總芳天韻崇琰  
風聲層敏視茅仁北溝瘠防海氛消澤符蘇  
州府同知吳中立操貞茹蘂寸妙斷輪攝符  
而常有美金治河而水成滯玉鎮江府同知  
錢夢夢標鑒暇明安度弘粹修戎兵而天塹  
鐵甕防江盜而塵靜金焦松江府推官毛一

江南疏稿

卷九

五

驚白圭振驚清霜淚鴻辨材譽冠三吳獻  
網解一面寧國府推官楊若予品珍白璧才  
粹青萍署攝人誦青天推鞠春生丹管常州  
府推官錢時清凌冰柱峻揭斗標平反共頌  
神明品薦獨懸衡鑑池州府推官李養冲直  
誠彈金瑛王敬慎履薄臨深廉平若滿口解  
精誠寬洗肺石安慶府推官黃鳴喬勁節凌  
霄英姿邁衆聽讞平衡三尺評品月旦千秋  
廣德州知州邵圭才本天成美亦世濟地張  
悉中肯綮振敘立起瘡痍涇縣知縣李邦華  
百里謳歌萬口五載冰蘂一心經術無雙循  
良第一宜典錄知縣喻致知德宇寬輝祥鳳  
長材歷塊神駒品粹名高治卓改異女流縣  
知縣祁承燦清貞粹品膚敏長材歷歷垂百  
年之規循良為一時之最丹徒縣知縣張孝  
清操隨鶴敏手承蜩思波渝洽金沙循績高  
標鐵甕休寧縣知縣賈克忠清操絕俗長材  
不群一簾弦誦千家兩地棠陰萬口吳縣知

縣陳以聞振刷害馬必除標特懸魚以潔惠  
流百里治道三吳婺源縣知縣金汝諧人麟  
瑞品天知選材削裁風連邱斤與唯春回鄉  
谷嘉定縣知縣陳一元卓犖千尋之品恢弘  
八面之才兩地蘇天一同趙日當塗縣知縣  
朱汝鰲卓品長材真心矯節一簾月照牛渚  
萬戶春回龍山六合縣知縣米萬鍾冰霜矯  
節千鎖長材鯁岸洵有其文為牛未盡其用  
上海縣知縣李繼周含弘蠡水澄波精鍊豐  
矧出匣民之父母古之循良高澤縣知縣  
祖騰祺躬則顧影而不愧愛民則剪爪而不  
辭魯君子儒漢循良少嗣城縣知縣徐從德  
天材英敏風節孤高倚柱倚傾靈清衙遠  
嗟亭辦宣城縣知縣鮑國忠冰蘗清操建  
梓品豫章之桃李樹南國之棠十尋和門縣  
知縣唐玉天真冲粹斗望高華字民閭隱益  
腔臨事制裁應手常熟縣知縣楊連一清微  
底萬仞摩空駕輕就熟之才任重道遠之器

華亭縣知縣聶紹昂清真似松下之風峻潔  
比雲間之鶴循良異等經濟宏材青浦縣知  
縣韓原善天生真誠山如鎮定尉字祥占威  
鳳批導目無全牛南陵縣知縣徐調元才雄  
掣電節勵凝冰百里痛切溺饑四境近通吟  
吸丹陽縣知縣曠鳴鸞露摧金莖風臨玉樹  
李野備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溧陽縣  
知縣夏煒潔守隨鶴長材刺犀昔年報政最  
優萬口謳歌如一崑山縣知縣祝程祖卓然  
儒行清矣優才貌專為民而殫財不因事而  
掣深冰縣知縣朱身修氣度虛冲才情雋爽  
百里春溫社席六曾霜肅科條吳江縣知縣  
馮任純定木雞帶徐澤鴈興麓但求民便心  
事惟有天知金壇縣知縣郭如楚仁行如春  
度冲若谷百里信非賢路一腔到處仁流江  
陰縣知縣許達道琮璜粹質銜杜芳操鳴琴  
一寓孤清遊刃應無盤錯句容縣知縣曾士  
懋冰霜潔守盤錯長材當銜意定神閑得民

途歌巷詠武進縣知縣張垣附循實政節愛  
真心玉在璞而先完鞭以蒲而化洽以上諸  
臣皆一時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  
取內寧國府知府金勵向以念毋求去臣以  
地方倚重再三慰獨之惟是本官天生忠孝  
之性才兼文武之全當茲邊疆多事之秋正  
物色異才之日况本官資俸已及三年倘北  
方兵備負缺將本官破格擢用令得就近迎  
養不惟

江蘇雜稿

卷九

國家得鷹揚之用亦令本官得返鳥鳥之情歟  
縣知縣張濤雖經陞任乃本官賢能異等且  
知之最深若不叙列是為蔽賢本官居官之  
循良抄荒之勤苦藉藉口碑不具論獨其操  
履廉潔雖處脂膏而一塵不染臨行誓文父  
老子弟讀之人人咸泣遇事擔當即遇勢豪  
而百折不回即黃山一事而想夫牧豎世世  
永賴且其憂

國憂時有如饑渴真有王臣蹇蹇之節猶存環

聞諤諤之風倘置之清華西地必於

國家大有裨益臣又訪得旌德縣知縣鄭景謙  
性類鷹鷹貪如碩鼠始猶局局尺寸巧為粉  
飾之誦繼乃營營身家大肆豁塞之惡考校  
係生偏進取此何等大事乃王三錫以百金  
而列首名郭安邦等亦各以五十金而不出  
五名是何異持貧兒之鉢而行於市散賑關  
災民死生宜何如痛心乃入已者十之六七  
散給者十之二三是何異扼饑民之吭而奪

江蘇雜稿

卷九

之食各縣冊書已有明禁矣該縣冊書八十  
四名每名索銀四兩擅皆復役又何怪乎狐  
鼠之縱橫愈報大戶亦有明禁矣私報富戶  
一百名每名十金即脫又何惑乎雞犬之騷  
動糧米備賑誠為良策乃賑銀一千五百兩  
止給三百兩餘皆入己宜乎陳典史拍手挪  
榆地方巡捕原有分責乃一切獨操或三五  
兩或七八兩一舉收受宜乎向主簿吞聲嘆  
息省原雖耀昌以姦犯其姦地天沛割髮道

官權吏陽國用為之過送一百兩遂得合夥  
監生江景涵亦以姦犯已經楊推官問理罰  
修學宮戶書汪學禮為之過送五十金勝騰  
回報獄執重于人命乃郭攀以八十金而倖  
免陳高陳松亦以百金而倖免是殺人可以不  
死而梧丘之魂何伸害孰大於盜賊乃慣  
賊竄竄以三十金而不究積窩以一百五十  
金而不究則盜賊何所忌憚而怯匿之風奚  
止任霸吏湯國用皇甫梁方一鳳等為耳目

江蘇通志

卷九

十

事事聽其主張倚積快郭知張廷寶等為腹  
心在在受其浸潤松江府同知馬負圖對狼  
之性螻蟻之心令邑噴有煩言佐鄰益彰儼  
德內之全無藩防維家人馬二出外打詐外  
之全無法紀任腹書韓俊等倚借縱橫三縣  
糧長五十六名共車水脚銀二萬四千兩每  
名扣銀三十兩俱書手張正中卜華雲等經  
送名船水手陸四等所得工食幾何每名索  
銀一兩俱家人馬二勒取此運最苦差也啟

行既索常例矣行至中途一切三白酒及茶  
燭等物復紛然雜出乘醉怒責蔡先國金有  
光華各四十舟中之血可掬幾至喪命過開  
最險事也各船亦既索常例矣及至過開乘  
險復索取糧長韓用等短絳銀各一兩掛開  
之舟如葉莫不傾家三吳之米如珠沉舊歲  
又水荒也羊鵝雞鴨等物既每船發費數十  
隻矣復發銀四十兩買米百担八十兩之虛  
賠此李照磨所以吞聲也真是米鹽難勝必

江蘇通志

卷九

十一

察即三吳之米如林法不得載回原籍也既  
每船或木四根回籍造房矣又得官船舊桅  
一根并帶回家此船戶胡丞所以切齒也無  
乃竹頭木屑無遺最可恨者常例所得費何  
陸二一命懸於杖下先任惟薄不修男女四  
口殺死衙中任惟才久欲則無及區解倒懸  
無拘常格江浦縣知縣馬茂良辱唐不辯系  
謫無為以出戶門六曹吏書人人得參謀議  
諫也不力兩道具備每至生經年門子吳



彥積書楊仲和邑之大蠹也任其指稱哀若  
充耳是保姦也一堂官之民謠何辭以解訟  
師李先春生負陳一貫民之姦賊也聽彼紫  
詐容此吞舟是長惡也樹荆棘於當路祇以  
自傷考校何事也十六名之科舉已申府矣  
乃姦書楊仲和私縱三人徒錯愕於府堂之  
詰問姦姦實者若是乎案牘穢守也黃忠  
之告應文已就逮矣乃刑吏李陽谷得銀五  
兩遂改抹為屬屬而不知留心吏治者其然

江南政稿

卷九

十三

乎又况賑濟饑民存亡只爭呼吸既再三開  
冊以登註復再三點閱以稽查枵腹而罷再  
命索之枯魚之肆而已至於錢穀主吏出入  
尤所當嚴誰許出入則一千二百文為一兩  
誰許放出則一兩止給千文上侵官而下剥  
民明容鼠雀之壯也已以上三臣在鄭景濂  
職跡已彰官箴已壞應照貪例革職為民以  
警官邪在馬負圖據其守雖有疵或念其任  
尚未久應照浮踪例降調以異改圖在馬茂

良鞞線之材雖短而桑榆之收可冀應照不  
及例以全器使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非謬將趙世祿等  
擢用行取鄭景濂等分別議處庶懲勸明而  
人心勵所裨於吏治民生者不淺矣緣係舉  
劾有司官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政稿

卷九

十三

薦舉教職官貢疏

為薦舉教職官貢事臣奉

命巡撫江南已及五載茲者叨陞得

請候代所屬教職官貢例應薦舉訪得寧國府儒

學教授馬德澧家學源流儒紳領袖馬千里

而豈常有鳳五色而成自然鎮江府儒學教

授李任臺事端垂金鐘之琳瑯曾次貯冰壺

之瑤州鼎彝重器梁棟偉材太倉州儒學學

正蕭思似操持無瑕圭璧條議有用文章允

江南疏稿 卷九

清廟之瑞璫傳名家之衣鉢廣德州儒學學正李

日滋便請明用千仞鵬綜茹納百川居三

珍中矣為發原詳儒學教諭任家相標品

碩經千鈞調鼎組績百家絳帳高風青雲偉

器吳江縣儒學教諭胡汝諒文可鼓吹六經

志在經用千仞鵬化暫爾鸞樓上海縣

儒學教諭黃居中輪囷真學絢爛高文暫鴈

淚於雲間行鵬飛於海上休寧縣儒學教諭

趙達元詞林威鳳學海老龍宏富稱席上之

珍審騰豈池中之物宣城縣儒學教諭黃

璧詞華出璞之玉理解入虛之鋒氣壓西京

望隆東壁深永縣儒學教諭秉允元積學丰

言倚馬斐英萬里搏鵬東箭南金天球國寶

江陰縣儒學教諭戴士傑綬汲文派穎脫塵

編鏗鏘雅頌之音扶搖雲霄之望靖江縣儒

學教諭薛思霽刊落訓故深繹典墳當為學

海之老龍佇快雲天之橫鶚嘉定縣儒學教

諭李之華橫經名高馬帳投筆望屬龍門滄

江南疏稿 卷九

海遺珠明堂偉器金壇縣儒學教諭余一德

在鴻儒淵崇玉樹姿暫遷芸閣之英不

富一技六台縣儒學教諭李春榮行端師範

之體文登作者之堂絳帳清標青雲美器澤

陽縣儒學教諭陸可久識度高華學業醇茂

談經五鹿析角造士三鱣馳聲歛縣儒學訓

導董模粹美植玉宛其國珍文章大是當家

才識堪堪用世華亭縣儒學訓導洪雲翼高

風秀擁青氍主雪教行絳帳文稱作者功濟

饒民寧國縣儒學訓導杜浙恂恂質有其文  
循循善廣其誘厥端擅杏枝植門概南陵縣  
儒學訓導王廷武學有家傳行堪士範允矣  
辟雍之選信是滄海之遺以上諸臣皆救職  
之良所當薦揚以備六館有司之選者也內  
馬德澧雖經陞任尚在地方例得併叙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非繆將馬德澧李  
佐臺等酌量擢用庶師儒就勸而學政益修  
矣緣係薦舉救職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

齊捧謹題請

旨

薦舉佐領官員疏

為薦舉佐領官員事臣奉

命巡撫江南已及五載茲者叨陞得

請候代所屬佐領等官除不職者已經陸續斥戒

外其職業無虧才諳堪用者例應薦舉訪得

華亭縣縣丞王而鄴著書紳有儒風聽理深

得良譽安慶府經歷梁大觀通才幹濟有條

苦節堅持得定常州府經歷郝佩操持惕若

捧盈才諳儘堪理劇太倉州判官傅爾恒遐

江南疏稿

卷九

十七

心超然脫俗敏手紳乎檄煩上元縣縣丞吳

以諒待身儼然無染佐治卓乎有聲武進縣

縣丞余虞一節歷久而不渝異途絕無而僅

見常熟縣縣丞童時明裊躬無一塵之染問

理服兩造一心吳縣主簿諸萬國佐邑幹濟

能前承委勤勞獨著以上諸臣皆一時佐領

之良所當薦揚以備器使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而鄴

傅爾恒用庶尺寸之長畢錄而大小之職胥

奮矣終係屬舉佐領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陳稿

卷九

六

舉劾武職官員疏

為舉劾武職官員事臣奉

命巡撫江南已及五載茲者叨陞得

請候代所屬武職官員例應舉劾謹將賢不肖各

官據實恭

皇上陳之訪得江南副總兵官鄭印龍豹英安卓

挺鶴鸞神變奇矯肘欲懸雙學堪敵萬此一

臣者履任惟新轉自臣屬海上拮据已久東

南保障功多所當優處示勸者也管坐營遊

江南陳稿

卷九

十九

擊事都司僉事陸翺膺揚志席視雄姿持

身不啻飲冰拊士有如挾纊劉河特擊陳大

猷出自名家宿將累况是武闡首選堪為

徽塞長城此二臣者內陳大猷雖經陞任尚

在地方陸翺効用棘門功勞最著副帥專鎮

次第堪膺者也吳淞把總張五美魁岸有儀

深沉多智長才可當一面壯志常在四方川

沙把總張守爵負至無以為家忠常懷於報

國允稱干城之選向出介冑之流柘林把總

王延齡號雄而武謹飭似文一清江表之氣  
載請崔符之警圖山犯總田元宰負七尺軀  
學萬人敵蓄威山藏虎豹防江浪息鯨鯢以  
上六臣堪備參遊之選者也金山衛指揮使  
翁元翰膽氣驍雄儀容壯偉雅負率旗之勇  
時懷表里之忠太倉衛指揮同知張元佐意  
氣慷慨才識疏通雅有裘帶之風允稱覽鑒  
之選鎮江衛指揮僉事吳重先魁梧有貌猛  
軀不凡等勇九矢穿楊撤桑三山安堵建陽

陽衛指揮僉事郭大成沉雄不愧將種樹猶  
雅得軍心可稱百練之才足任一旅之寄鎮  
海衛副千戶蔡承勳激昂壯志寅畏小心防  
盜鳴吠不警詰戎旌旗改色新安衛左所百  
戶安從龍膽略驍雄丰神挺拔士卒能同甘  
苦緩急可備析衝鎮海衛右所百戶尹尚元  
曉暢戎機旁通世故常抱請纓之志雅負穿  
楊之能宣州衛署所鎮撫翟國儒胷獨富於  
甲兵行堪表乎介冑人中之虎弁也而儒鎮  
江衛署所鎮撫王道濟忠義自許個儻多奇  
說劍氣雄萬夫伏櫪志在千里以上十四臣  
堪備守把之選者也且又訪得原任安慶守  
備今陞廣東總兵標下坐營都司趙躍龍狼  
子野心長蛇封豕其賊私賂昧者姑不肯求  
言其核者一件與監生汪清案結為兄弟即  
以座船於儀真販賣私鹽計每歲得私鹽銀  
六七千金與汪清案均分者長阮晟可証一  
件拿獲私販客人劉益所私鹽二萬擔不行

申報徑自販賣盡入私囊江京可証一件每  
年放糧六次索常例銀一百八十兩計三年  
共五百四十兩者長孫華過付可証一件局  
嚇哨船頭每船常例銀一兩每年六次何止  
五百餘金計三年何止千餘金船頭吳信等  
証其最可恨者樂戶張應祥平氏石照非盜  
也禁應祥於監而趙賊于石照之家應祥懼  
以六十金得釋而石照之母死不可復生矣  
良民雷年非富也而誣為窩通賣子女難逃

江蘇雜稿

卷八

三

五十兩而釋而其子女散不可復合矣江蘇  
富家也拿究是矣何以波及於高定監禁半  
日旋即釋之豈非一百二十兩之錢神耶何  
以服鄭高之心章崇烈哨官也是其屬矣反  
唇相攻何以致指揮紀家之請和豈非問賊  
和尚之染指耶無怪乎章崇烈之罵至於族  
妓秦玉遊江等聲不絕致經過上司探問夫  
以爪牙干祿之任泛江湖范蠡之舟真是一  
是膽全無忌憚者也原任圖山把總今陞

貴州都司僉書程大受統轄少年介冑庸品  
馭衆等之兒戲論交偏比淫朋方其資養求  
賄則狼若豺狼及其欲飽狗情即獸同獠  
設兵船船與人必其相守也乃兩轄三十二  
船每船索銀五兩計每歲各船共銀一百六  
十兩以為常則各兵高枕於家矣兵以船為  
家而船間如也猝有長鬣者之呼餘艘其我  
有乎按兵法法少假便非節制耳乃兩部八  
百兵每雙月放糧一名扣銀五分計一歲放

江蘇雜稿

卷九

三

糧六次共銀二百四十兩定為額即各兵操  
閱亦且弁髦矣卒不習器同無卒而今弗習  
也豈果未兵尉之卒刁斗可無擊乎見面錢  
之說至陋規也頭目七兩舵工三兩亦已苛  
矣乃合營衆兵而亦每名五錢其細已甚孰  
能堪也其歛進者哨長董秀也打抽豐之名  
至鮮恥矣士豪趙營七之銀股粟監趙登十  
之酒米斯已濫矣乃樂戶八家而亦每家三  
兩下流之婦衆穢聚焉其關通者腹共王繼

宗也職押盜而身為之盜強犯魏七竊盜何  
宗彥徐席邵承壽等既先後就獲矣乃或疑  
之要板而漁獵良民或勒其贓物而因以為  
利是群盜特為彼而盜也探九肱蓋此其尤  
哉禁販鹽而利盡於鹽大夥刀三等私秤趙  
紀二潘可主趙四等已屢次捕得矣乃或畧  
其現銀而并沒其鹽或約以倍利而縱令興  
販是假官法以為市也蹊田奪牛又奚怪乎  
若乃恒舞於宮酣歌於室趙璽高亨二趙蓋

江南雜稿

卷九

五

慶之流蹄狎客而按新聲營務一憑其撥置  
職守何存又若微服冶遊狹斜買笑劉三兒  
素四姐張三兒諸妓彼源來而此常往衙署  
預撤其關防官箴掃地其最可痛恨者利親  
兄程大嗣之雙替借襲祖職遂阻父程克清  
不與娶妻致兄終身絕嗣倚岳父范鄉宦之  
勢奴使族戚程克恕等以致族人攘臂而起  
此二臣者漏網已倖於轉官穢德益彰於去  
後所當俱革任回衛者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覆

請如果臣言不謬將總兵等官鄭印等分別優厲

擢用守備等官趙躍龍等革任回衛庶武弁

知所勸懲地方益有攸賴矣緣係舉劾武職

官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具奏

齋捧謹題請

旨

江南雜稿

卷九

五

應將漕折照舊解部轉發遠鎮疏

為折漕出自

曠恩解邊反以滋困懇乞

聖明率由舊章部收轉發以終

皇仁以活災黎事臣於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初三

日准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兵部咨為秋防屆期中外多事等事題奉

聖旨著戶部即發應還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解

赴該鎮以為募兵充餉之用欽此又准兵部咨

江蘇蘇州府

卷九

二六

取前銀庫湊別項銀五萬兩發解其餘五萬

兩煩將蘇松常三府新改漕折銀二十八萬

內連兌五萬差官徑解遠鎮一面報部及兵

部知會其餘併催解濟等因移咨前來准此

隨經會同巡按御史鄧澄備行蘇松常鎮二

道嚴督追徵及議委官領解去後又准

咨煩將所屬應天蘇州松江常州寧國池州

太平安慶各府應解漕折兌發十萬兩差官

解送遼陽取討四文送部查考其餘一併徵

解等因到臣准此查得應天寧國池州太平

安慶各府漕銀未蒙之先俱已如數通完解

部外其蘇松常三府又經嚴行催督隨據蘇

松兵備副使李右諫呈稱奉經行據蘇州府

呈該知府趙世祿查得歷年漕折止有差官

解部並無解遠之例遠係邊鎮道里修長擔

荷私鉅非下吏能勝若欲起解遠左道途無

官兵護送邊境有戎馬可虞蘇城災重之後

賦役萬分煩苦誰能卑騎挾銀深入邊塞似

江蘇蘇州府

卷九

二七

當照舊解部庶民困而佐軍需今查本府

見徵漕折共該一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兩

內先完銀二萬六千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七

分四厘五毫業於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初十

日批差解官楊應璫解部訖今又續完銀六

萬八千七十七兩五錢四分零見委長吳二

驥典史俞有年李時芳領解又據松江府呈

該知府張九德查得往年地方災傷改折漕

糧銀兩委官解部如遇邊鎮告急該部



奏差部寺官解彼接濟沿途兵快護送委任至  
重今以漕折五萬徑解遼鎮遠方萬里修城  
一介委吏勢孤力寡意外可虞實難起解今  
將徵完銀一萬兩於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  
批差解官謝天未解部外各等因到道本道  
看得蘇松二府應徵漕折奉文速扣五萬兩  
徑解遼鎮是不過以本部錢糧佐軍興之費  
亦何敢解第錢糧必輸納在部過有發額  
請差官解往甚重之也若令徑從地方起解竊  
恐邊之於吳非可朝發夕至也銀至五萬非  
可懷挾而往也下吏無部寺之重沿途有意  
外之虞况前項銀兩原以前歲遇災徵  
應改折以示寬恤今責之以解邊又未免以寬之  
者累之已行據蘇州府查完銀六萬八千四  
百餘兩松江府查完銀一萬兩及請照往例  
懇免解赴遼鎮亦不容已之情也相應轉請  
伏乞本院俯念三吳當災祿之後有司之徵  
辦既艱一旦若解銀以往小民之困苦益甚

江南疏稿

卷九

二九

特賜移文遼部先將兩府已解銀內扣足五  
萬兩題  
請差官解彼接濟餘欠銀數容嚴督徵完照例解  
遼庶  
國計無誤而民命獲甦矣又據常鎮兵備按察  
使蔡嚴臣呈稱看得漕糧改折原為地方災  
傷徵  
恩寬恤其漕折銀兩自當按期解部今遼左募兵  
買馬軍餉甚急屢奉憲檄頻催先將蘇松常  
三府漕折銀五萬兩徑自解赴遼鎮軍情重  
務義何敢解第遼左距吳幾至萬里而今一  
二委官三四解戶挾銀長往深入邊境戎馬  
充斥意外可虞已諒蘇松道議詳兩院照例  
解銀赴部轉解遼鎮仍移文本道知會外今  
查常州府事同一體該府見徵漕折銀四萬  
三千七百五十兩已經詳委知事劉中賢於  
三十七年九月初十日領銀掛號起解赴部  
交納其帶徵漕折見行嚴催該府徵完解京

江南疏稿

卷九

二九

各等因到臣該臣查得撫屬各府本年漕折  
共計該銀三十四萬九百四十一兩柒錢零  
內除應天寧國池州太平安慶五府共銀五  
萬六千四百五十七兩零先已盡數通完解  
部外蘇松常三府共該銀二十八萬四千四  
百八十三兩一錢內蘇州府完銀二萬六千  
六百二十三兩一錢零差官楊應璫松江府  
完銀一萬兩差官謝天表常州府完銀四萬  
三千七百五十兩差官劉中堅松江府續完  
銀二萬四百六兩一錢零差官葛世冕續又  
完銀二萬一千九百八十八兩二錢零差官  
吳一勳於本年六八九等月初十等日掛號  
解部訖蘇州府今有完銀六萬八千七十七  
兩五錢四分零見差典史俞有年等即日起  
行責令兼程解運前復共計完銀一十九萬  
八百四十四兩九錢零總計東西各府通共  
完過銀二十四萬七千三百一兩九錢零除  
見完銀兩刻期差官起解一面督屬催徵接

濟外所准谷開軍需急用任自解運一節該  
臣看得漕糧改折  
皇上救災之贍津解運一議計臣應急之苦心臣  
子誼切同舟奉行恐後安敢妄有陳  
績惟是吳會遠陽往還萬里征途之險阻交納之  
艱難視之該部委官轉解及關而止當關而  
交者事體難易天壤不同而故事解官類皆  
解縣小官毋論意外可虞即合用扛墊勢必  
至於另議加絀當此賦重役煩之地大極極  
困之秋誅求於額內尚苦難前豈堪加徵於  
額之外哉且夫改折將以惠民也今惠民及  
而害隨之是名惠之而實害之矣豈我  
皇上饑溺由已之初意哉況事有定制法難驟更  
三吳歲輸金錢何止數百餘萬  
國家典制即銖兩絲毫皆輸之左藏而度支出  
入悉聽之司農二百餘年未之或改豈至今  
日遽爾更改萬一此舉開端嗣後墻場有急  
必且踵為故事三吳煩罷之民胡以堪之

道府諸臣所以疾首蹙額莫達民瘼於

天聽而臣奉

青候代病困呻吟諸務盡廢惟此一事關係

國計民情不得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聖明俯念改折本於救災更改不如仍舊

勅下戶部照舊收解其於邊境

國家無秋毫損而吳民感激更生倍萬於改折

鴻恩矣緣係折清出自

內政稿

奏恩解達及以滋困懇乞

聖明率由舊章部收轉發以終

皇仁以活災黎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身差

齎捧謹題請

音

周中丞疏稿十六卷

江西巡撫  
孫進本

明周孔教撰孔教字明行臨川人萬曆庚辰進士

官至右都御史總理河道是集凡西臺疏稿二卷

中州疏稿五卷江南疏稿九卷其西臺疏內極論

趙志臯石星等封日本棄朝鮮之非江南疏內停

織造止加派及丁未救荒諸疏尤具見風力其餘

則案牘之文爲多據趙南星序此集乃孔教由應

天巡撫遷總理河道時所刊其時吳中士民請留

孔教言者劾爲孔教陰使之孔教由此去國乃哀

刊平日之疏使南星序之而顧憲成高攀龍亦爲

之序三人皆一代名臣所言當不假借然當嫌疑

交起之際而急刻疏稿以自表日相激薄黨禍遂

成是則東林諸人負氣求勝之過難盡委諸命數

也

青瑣蓋言二卷

〔明〕楊東明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楊東眼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青瑣蓋言

二卷》提要

青瑣蓋言序



青瑣蓋言者晉菴楊公居諫掖時所上  
牘也公性與道契無所師承崛起中原  
方為諸生即以聖賢自期負通籍以後  
益與海內名儒講明性命之學所交遊  
如孟我疆鄒南阜孟雲浦顧涇陽潘雪  
松諸君子皆莫逆於心而楊復所焦漪  
園西太史尤推重焉既居諫掖多所建  
明今其牘具在試取而讀之饑民圖疏  
似鄭監門保安

聖躬建

儲豫教請 朝禱雪諸疏似賈洛陽董

江都潘安賢良策對及劉更生匡衡安  
異封事保全善類停遠安希范等疏似  
師丹幸慶忘輩之訟劉輔條列營務蒐  
簡軍實種之譬畫似管子內政又似蘇  
文忠公策畧至言東事言播事於衆論  
焚囂之際不避嫌疑獨持正論又甘為  
魚肉犯一二大奸負虛聲者皆言人所  
不能言與所不敢言即汲黯未許過之  
然亦惟是事關大體人繫大奸斯發憤  
上書自非然者寧省議論為  
國家愛惜人材不欲豪植譎張搏擊為  
風力也夫臺省作

天子耳目言之得失關世理亂昔人謂不  
為宰相則為諫官  
國家雅慎斯選非其人不授誠重之也  
今  
主上仁聖時賢幸際不諱之朝明目張膽  
靡所顧忌心切壯之但建白不必可行  
惟臆見是逞譏彈不必不肖惟修却剪  
忌是快似不無豪植譎張之氣年來益  
覺歛訛相扇機態橫生驚悍蝨銳悻々  
然爭不勝不休攻不去不止部分南北  
黨甚洛蜀忮懣猜狠縱橫捫闔睚眦必  
報莫須有可殺蘭可艾白璧可黜搢棟

可摧折羣然如醉如狂如夢如虎狼咆  
哮不可嚮通使大臣不敢主持

朝廷靡所適從假令江河不返有戴胥及  
溺已耳如是為言即奏牘三千將焉用  
之亦奚怪乎

九重厭聞一切寢閣毋寧如寒蟬抱葉猶

青瑣堂言

序

四

勝鴉鳴不祥猫不捕鼠而捕鷄也公積  
思舉念無非

社稷蒼生立朝數年愛君憂國之誠時  
形於色一切功名富貴毀譽得喪悉置  
度外故持論正而不激通而不隨不傍  
人門戶不同衆歛誚彼豪植譎張驚悍

螽蟴如虎狼咆哮者視公言何如也謂

之曰蓋其真蓋言也已公既請都諫籍  
絕無幾微見於顏面退處玉諸之野與  
二三年華講學若將終身焉竊嘗謂  
戢業之外別無性命阨挫之餘乃見學  
問以公出處進退即聖賢何以加諸吾

青瑣堂言

序

五

乃益信其性與道契而居恒所講明與  
生平所期負非苟為名而已也余往從  
諫掖隨公後每見奏一牘未嘗不嘆服  
有道之言與衆自別及以諫逮彭侍御  
魯軒遭譴罷即聞有欲甘心公與呂新  
吾司寇先生者已而果然蓋先是二三

執政別有憾於侍御欲借湖州事陷之  
而吾三人力持不可故相繼斥逐嗟乎  
嗟乎余何足為

國家有無哉惟是以公有道君子而不  
得久居諫職今林居幾二十年髮種  
矣與司寇皆屢起不報徒使天下後世

誦其言以忠蓋惜之可嘆也夫

舊寅春生寧陵喬胤頓首拜書

戊子  
鮮方



青瑣畫言目錄

卷之上

保安聖躬疏

請立東宮疏

預教皇儲疏

請朝疏

慎終疏

禱雪疏

崇重孝經疏

青瑣畫言 目錄

保全善類疏

優處良吏疏

卷之下

東事疏

播事疏

直隸懲刁疏

援李凡罪疏

生員徐大望宜改正中式疏

請停繫選疏

條陳營務疏

諭劾協理京營賈侍郎疏

救降夷山等疏

稽查勇士四營疏

巡視京營得金疏

青瑣書言目錄

青瑣書言目錄

青瑣書言卷之上

虞 城楊東明啓昧甫 著

弟東光葆光甫校正

東眼仲韜甫校刊

保安 聖躬疏 拾柒年拾壹月貳拾日

題爲恭進保安

聖躬之謨以展微忠事項蒙

皇上廣開言路衆建言官按臣爲禮科給事中天下

事臣固皆得而言矣方今四方水旱北虜驕橫執

青瑣書言

卷之上

十

不可爲隱憂者然以 朝廷視之直皮膚毛髮之

病耳臣不暇言臣所憂者惟 聖躬不安爲方今

第一大事而冬至一陽初生尤善攝生者倍加愛

養之際也臣敬具保安之說披誠以進項該九列

大臣具疏爲感時事念 聖躬懇乞 視朝御講

以保太平事伏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但朕疾未

愈食寢尚廢非取安逸卿等爲國大臣當爲君任

職爲民任事豈以文言沽譽爲是這問慰該衙門

知道欽此夫大臣以憂 國奉公爲心不忍坐視



不朝之治故同心合辭以爲 請實不計 皇上之疾至於食寢尚廢也夫 皇上今且食寢尚廢爲臣子者方當爲 皇上曲覓靜攝之方奚忍復勞以政事乎獨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父不幸有疾爲子者必食不下咽衣不解帶左右扶掖旦夕不離痛癢呼吸罔不流貫此父子之至情也今

聖體違和以來幾一年矣大小臣工曾不聞用者何醫服者何方 聖體強弱何狀日進 御膳幾何上下之情睽隔不通傳之天下後世謂一時君

青瑣叢書

卷之上

二

臣相與者何如哉律之以子事父之義諸臣無所追其罪矣臣伏觀 聖諭一則曰 朕連日服藥火疾未平一則曰 朕疾未愈食寢尚廢則醫藥罔效亦既明矣胡可安常習舊不爲更新之圖乎臣請 聖駕暫移 文華殿召輔臣二員講臣四員候於近便並房服藥之暇則與大臣商確時政一二事又令講臣取古帝王保身圖治之道敷陳一二條 皇上更須濃詭不御喜怒不形凝神竟志願養天眞如此則斯病必無勿藥之喜此

卻疾之上策也 皇上卽不喜 御文奉殿請五日一御平養輪召大臣二員入候 起居或 命

侍食或與參酌藥物更須開導 龍顏有懽必吐

俾得隨事盡良以開 聖懷則君臣喜起七志意流

通無慮瘳不滑而火不降是卻疾之次策也釋此

不爲徒日宮中靜攝臣恐左右近習之人使令不

足以當 聖心言語不足以開 聖意必將煩燥

易生忿怒易起日夜之間鬱然不得其樂者恒多

矣何勝爲痛可之期哉夫身 皇上之身也天下

青瑣叢書

卷之上

三

皇上之天下也天下不可常常臥治則身不可

不急爲愛養 皇上如不自愛其身卽群臣有患

肝義職何能措毫髮之力哉臣又惟靜攝者卻疾

之方操心者靜攝之本蓋人心活機也操之則存

而天君常定雖大庭廣衆之際不害其爲靜舍之

則亡而百欲交攻雖密勿燕閑之中不害其爲擾

咎人有言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圖伏

望 聖明留意焉臣不勝懇切祈請之至

請立 東宮疏 拾捌年正月 日

為懇祈

宸斷及時建

儲以重 國本以慰群情事臣伏觀 皇長子睿齡

漸長久宜正位 青宮年來諸司屢 請未荷

允從臣蓋日夜皇皇懷隱慮也茲遇拾捌年立春

令節適當元旦臣伏而思曰以春宮正始之期值

元旦立春之歲此 天啓令辰不謀之嘉會也

皇上所以延遲不舉者意者機注今日乎臣等不

勝懼忤舞蹈拜手願言謹再懇於 君父之前切

青瑣畫言

卷之上

四

惟天下有小事可以置而不行有緩事可以遲而

有待 太子天下本豈小事乎 皇上御極拾捌

年而 元儲未建豈緩事乎如其終不容罷決不

可遲曷若斷然蚤舉之為愈乎且夫宜君之道不

在臨御之日而在蒙養之時今名位未正則無以

備輔導之官輔導無人則無以獲講讀之益臣慮

德性無以涵養聰明無由開發他日察百官裁萬

幾悉四海利病辨古今得失其道恐無繇矣即將

來有必立必教之時臣又慮其知識漸啓情實漸

開心易放而難收時一過而難再雖欲進啓沃之

方效糾繩之力其機恐未易入也夫延遲於目前

若無大害關係於他日乃至匪輕 皇上試蚤夜

以思寧無惕然於心乎臣查得

太祖高皇帝建儲在洪武元年

成祖文皇帝建儲在永樂二年

仁宗昭皇帝建儲在洪熙元年

宣宗章皇帝建儲在宣德二年

英宗睿皇帝建儲在天順元年

青瑣畫言

卷之上

五

憲宗純皇帝建儲在成化元年

孝宗敬皇帝建儲在弘治五年惟

世宗肅皇帝建儲在嘉靖十八年可謂至遲矣今速

之不能如

二祖列宗舉於一二年之前遲之亦當如

肅皇帝舉於十八年之際

皇上繼體守成動遵 成憲如茲大事豈可任情況

前星耀彩震位騰輝仰以慰 九廟之靈大孝

也俯以答臣民之望大順也踐二三年後必立之

言大信也劉三五年來不斷之意大勇也一舉而衆善悉備何憚而不爲哉夫父子天性至親建儲國家大計以至親圖大計卽臣等不言 皇上猶當自急之况相繼以請者累歲月而連篇續乎伏願 皇上順時令之宜遵 祖宗之法篤父子之情協臣民之望 勅下該部擇日具儀完此懿典則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未有逾於是者矣臣等不勝激切祈請之至

預教 皇儲疏 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青瑣書言

卷之上

六

題爲懇祈

聖明採畫言 預教以重 國本以信 明旨事項者閣部大臣及科道諸臣連章請立 東宮伏蒙皇上嚴旨以拒 冊立委曲以從預教臣等竊意皇上必將自信 明旨沛然下 明詔舉鑑典一快臣民之願矣乃待 命旬餘不蒙傳 示則又將並預教而罷之矣臣待罪該科不容默默謹披肝膽爲 皇上直陳之夫 皇嗣天下之本蒙養聖功之原未有怠荒於冲齡而能澹若於臨御者

此自然之理易明之事也 皇上顧獨輕之何哉

臣聞 皇上諭輔臣曰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訓夫以聰明委於生來此預教所以忽而不舉也臣考 太祖高皇帝有言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恭誦 皇祖之訓則聰明不可廢學也明矣美語君臨之道惟徒端拱穆清恭默講筵而擬付之閣臣奏章下之該部此誠不待教而可能者若夫照百官之臧否察四海之情形裁萬化之機宜洞歷朝之治亂此豈資稟之所能辦哉臣以爲嗣君不可無教也謂學問之功大也臣又聞 皇上諭輔臣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夫以授書委於內侍此預教所以畧而不備也臣又考 太祖高皇帝有言曰朕今立東宮官必須熟德老成者爲之恭誦 皇祖之言則輔導不可非人也明矣蓋語讀書之道惟徒斷章句通訓詁課記誦之功習翰墨之末此誠不擇人而可能者若夫闡性命之精微邇帝王之道脉研六經之奧義析百家之微

青瑣書言

卷之上

七

言此豈內侍之所能辦哉臣以爲預教必資擇人也謂師保之責隆也伏望 皇上體 皇祖垂訓之言念 元子睿齡之茂信目前預教之旨勅下閣部慎擇於廷臣之中俾得訪山林隱逸之士必學有淵源致行端謹無愧古悉翼孝德之筆者俾司輔導隨卜吉期令 元子出閣受學庶乎親正人見正事闢正言習正行日就月將解熙光明將使天下臣民仰 皇子之有令德而誦 皇上之有聖子皆基於今日一教之力也如以延緩於

青瑣畫言

卷之上

八

冊立者復率意於教導臣恐 冊立之期隨時可以旋卜而失教之性多方難以挽回關係甚非渺小惟 皇上慎圖之臣不任瞻天仰聖激切祈請之至

請 朝疏

爲世道人心漸入不競惡所

聖明急加警惕勤政視朝以保治安事臣等竊惟人主擅富貴尊榮之極其勢甚得自逸而其心不可自逸卽其心欲自逸又當視時之可以自逸否也

若時已變而不憂災屢見而弗恤日前雖若無事而天下大可憂者將不旋踵而至是不可不爲寒心也我

皇上臨御以來十五年前太平無事

皇上乘國家閒暇整攝 深宮臣等亦私計曰 聖

體爲重苟得海宇昇平卽無勞以政事可矣豈期

三五年來世道日弊東征西討歲歲戰征亢旱淫

潦處處饑饉時而妖星見時而天鼓鳴時而城門

災時而河水赤時而巨星殞地時而雌鷄化雄種

青瑣畫言

卷之上

九

種災異疊見層生尤可憂者則人持有我之見朝

無濟美之風上下相猜直枉莫辨 國是分播於

衆口 王綱竊美於旁門大臣無所擔當邊帥郭

遭掣肘議論多而成功少安其危而利其災是謂

病在腹心又非邊患可比

皇上深居無慮自謂太平稍管也豈知世道人心上

壞一至此哉臣等謂時不可以自逸者正謂此也

夫 法宮之內披覽文書在 聖意非不憂勤在

群臣無所感奮方今遐邇臣工畢集 闕下伏望

皇上深惟時變翻然勵精如川貴土曾作何檢制遠東述虜作何蕩平各省直水旱饑饉作何撫安賑濟明詔該省之臣俯賜臨軒之問則不惟四海九州安危之狀可洞燭於聖心而龍顏快覩精彩倍生鼓舞萬國之人心消弭天下之災變其機莫要於此矣夫人君奉天理民以視朝為職自古未有人君怠於常職而天下不亂者皇上慎念之哉臣等不勝懇切祈請之至

慎終廬

青瑣盡言

卷之上

十

為懇祈

聖明勵精圖治慎終如初以保治平以光君道事臣竊惟天下之治本於人主之一心而人主之心則常始乎勤而終乎怠所貴明主採納忠言振勵逸志斯可以保治平於無疆而垂休光於有永恭惟皇上踐祚以來躬勤庶政皇猷美善未易殫述臣幸生盛明之世叨膺獻替之司以為清朝無聞可以行所無事矣乃臨御既久漸致因循

安視勝勝 兩宮儲養本當 冊立乃諫願徒 勢不蒙 諫名帝奏非不 覽發而一罰要報 爾爾中凡此故事俱屬罔終

皇上蚤夜以思應自知其不逮於初矣夫以皇上宅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居九重深遠難以進見之地即累歲月不出積章奏不下忠盡之臣有浩歎而已如

皇上何臣以為臣子之所敬而畏者

青瑣盡言

卷之上

七

皇上也至於

皇上之所敬而畏者亦有上天之明命祖宗之典章與夫大小臣工四海九州向背之人情凡此三畏皆明主之所凜凜不敢忽者不得曰吾為天下君欲勤則勤欲怠則怠可以任情自用也且皇上每以盡職責臣下矣豈以大小衙門各率其職遂可宴然無慮乎夫天下猶一家也家長不恩事則子弟童僕必將各竟其業而家道日隳矣人君

不勤政則百司庶府必將各怠其職而國事日非矣通者議論繁興忠邪莫辨以致國家十餘年來所簡拔忠直賢士相繼摧殘臣以爲此時政之大闕也則

皇上深居不悉下情之過也從此不易結轍派弊可勝言哉然

皇上久不臨御勳曰聖體違和臣聞輔臣蒙召之日親見龍顏開霽天語春溫想靜攝以來久有勿藥之喜矣茲者仁聖皇太后聖旦在邇而

青瑣畫言

卷之上

十三

二月春和又當開講之期臣叨禮垣輒敢布欽欽之忠叩關上請昔唐太宗末政之衰聞親徵十漸之諫而嘉納之我

皇上固薄唐主不爲者幸於臣言以留意焉

禱雪疏

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有  
旨禱雪得雪甚驟因具此疏

爲恭承明旨推廣齊戒之說願君臣共脩實

政以弭災變事臣聞之漢臣董仲舒云天心仁愛人君必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皆如變而傷敗乃至天災之變

邈不相及而感通之機實捷於影響九人君一動靜一語默卽有天地神明臨之在上鑒之在旁

隨其善惡潛移禍福甚可懼也故前代明君克謹天戒永遷鴻祚而任情自恣者往往天心厭棄禍敗相尋覆轍芳軌爛爛具在惟明主慎擇而行之耳頃者三冬無雪萬姓憂惶該部以禱雪具請伏奉聖旨今歲雪澤愆期朕於宮中齋戒虔禱百官都要痛加脩省以期感格毋事虛文欽此臣仰見陛下上畏天命下悲人窮仁言一出必足以格玄穹而來靈貺已而齊戒甫完微雪卽降夫一霎之雪何補下民而一念之虔卽通上帝臣是以知天心仁愛

青瑣畫言

卷之上

十三

皇上示以感通之機若曰居雖高也而聽覺卑焉有所以感之卽有所以應之感之以薄誠則亦不予以厚澤若有所劑量而爲之者臣乃知祈天之道不在臨時之所禱而在疇咨之精誠古之帝王欽若昊天顧諟明命惕於念慮見於躬行遇罪人則有下車之悲飲旨酒則惕亡國之戒不軌逸豫而

肝食宵衣恐天下有菑鴻之請不實財貨而棄金  
投璧恐後世有好利之譏無一念不敬無一事敢  
忽惟恐以上天付托之身而困於衆欲交攻之內  
以故精誠感格燕及皇天風雨以時品物昌遂保  
世滋大諸福駢臻其所謂時皆之精誠而致天心  
之類應者蓋如此 國家承平既久弊報希聞上  
下因循庶政頽廢如開荒非無專責而屯地之秦  
蕪者盡於九邊督糧設有專官而金花之拖欠者  
不止百萬民生憔悴不聞撫字之方邊備廢弛未

青項盡言

卷之上

五

親振刷之策貪官有禁而論貪者常至連篇累俗  
甚倫而教民者未聞一語此四方之政無當於天  
心者也堂屬有名分而犯上者率以爲常衙門有  
職掌而越俎者恬不爲怪考選公典胡然而家  
宰於公門冗費當裁胡然而辱司空於禁地讎會  
有禁矣而戲子小唱未絕歌拍之聲惡約有餘矣  
而奢侈僭踰猶然燦爛之習紀綱幾於掃地 詔  
旨輕如弁髦既無憂 國憂民之真誠並忘奉公  
守法之體面此國中之政無當於天心者也往平

聖衷警惕庶事惟康十五六年太平無事邇年以  
來宴安成習 講筵不御 寶座不登 廟享不  
親 郊壇罕至無辜死於一怒或傷天地之和燕  
樂每至通宵似鮮欽崇之意善言不見嘉納而端  
人正士每懷掛冠之思採辦目有增益而財盡民  
窮未動履墮之慮以若所爲皆屬闕政 聖心自  
審克當 天心否耶是以 昊天不吊災變叠生  
饑饉數年徧乎四海妖星垂象動至洩旬火生於  
旄頭刀柄明示兵興盜起之端血湧於農舍民田

青項盡言

卷之上

五

似有脂盡膏竭之咎 上天震怒昭昭甚明  
皇上徒抱憂勤未加振勵無以新臣工之耳目未能  
鼓天下之精神玩愒因仍利災醜亂臣竊憂之伏  
願  
皇上親 郊廟之典復 朝講之儀時 召三公商  
確大政理財用則 召司農叩其經國之畧議兵  
機則 召司馬詢其戡亂之畝舍已從人納言官  
之直諫夙興夜寐循起居之常規體 上天愛民  
之心法帝王賤貨之德然後策勵廷臣各脩實政

無泄泄於方厥之時督責外吏各殫厥心無昏發  
於安民之務一或怠玩必加重懲則上下交脩精  
誠罔間時時皆為齊戒念念悉屬虔誠如是而  
天心有不感格雨雪有不時若者臣請甘妄言之  
罪臣目擊時事扼腕傷心竊不愛七尺之軀欲為  
陛下下一興太平之理願 皇極未建而惟末之圖  
恐三令五申率之不應 詔旨徒勤何裨理亂之  
數哉萬里山河累一朝宗社安危治亂係

皇上一念轉移之機願

青瑣畫言

卷之上

十六

皇上永言念之嗟嗟天如彼其高也

皇上三日齊戒隨感即通豈以元首耳目之近如

臣迫切籲鳴

皇上獨不少番省覽乎伏惟 聖明俯賜採錄施行

幸甚

崇重孝經疏

擬而未上存是稿以俟同志者

奏為恭望

聖明表章先聖第一經以隆 孝治事竊惟至聖先

師孔子之道爾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以大孝稱帝

舜以達孝稱武王則祖述者國爾述其孝而憲章

者亦憲章其孝也及門弟子惟曾參之傳獨得其

宗孝經一書實孔子作之以授曾參者孔子平生

述而不作且不自名經獨是書既自作之又以經

名之又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由此觀之孔

子之繼往開來孰大於孝而他經之刪述豈得與

孝經擬耶故曰孝者天之經也道以天為至則經

以孝為尊 國家以經義取士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教至純也而孝經獨不列

青瑣畫言

卷之上

十七

於學官不試於制舉臣竊痛之豈以其言約而習

之者易耶殊不知其言雖約也其義則甚大其習

雖易也其明則甚難臣請畧陳其端蓋經曰孝者

德之本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

也夫由本可以該末由始可以貫終故曰其義也

甚大然孰能知本孰能知始故曰其明也甚難今

之群黎百姓誠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不敢毀

傷必不罹於刑辟而民德歸厚矣今之治人者誠

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皆有不敬毀傷之情必



不忍悞國悞民而以其身為不仁之身矣夫舉天下皆知自愛其身而不敢悞心逸志以自底於不類如是則陛下可以垂衣而升斯世於大猷也是故天以好生為心人以不敢毀傷為孝人之不敢毀傷即天之好生也此孝之所以為天之經也而人其可以一日不講哉陛下累歲下停刑之詔好生之德與天無間而百姓未能不犯法有司未能盡愛民以致于天地之和而災異流行死者甚衆臣竊以為孝道之不明故悖逆作亂之所由起也故曰孝弟為仁之本非虛語也臣請令天下學校師儒以孝經同四書誦習及鄉會二試科場題目以配大學為首題庶乎習之者衆則孝義日明臣復思之陛下孝養之隆根極天性真有不學而能不勉而中者書曰作之君作之師陛下幸加意表章孝經而不躬御於廣廈細旃之上非所以師天下也臣請經筵日講得以孝經講章進使講臣悉意敷陳不敢毀傷之旨則於陛下養德養身之助非歟小矣而天下臣民亦將謂

青瑣直言

卷之十一

十六

陛下隆重是經而實之如書蔡奉之如神明而不敢忽將見孝治淪浹順德旁乎天地位而萬物有三光明而九疇叙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而無所不通此之謂也臣向待罪中書舍人每念以此上陳而未有言責今幸叨聖恩改臣以給事中待罪禮垣凡臣一念耿耿欲効其愚忠者皆孝所移也輒敢仰干聖聽若果臣言不謬伏祈勅下該部覆議及今未當科舉之年預行天下學校使得及時誦習講明以待選舉仍祈勅諭輔臣講臣及時講求其義以待來春開講之期上供天聽臣愚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青瑣直言

卷之十一

十九

保全善類疏

為懇祈聖明保全善類以協輿論以隆治道事臣惟善人國家之紀而上臣以人事君古之明君碩輔勞於求賢搜岩穴詢夢卜吐握折節惟恐不及誠有見於親賢之為要耳若乃作養已成拔擢既久一旦摧殘而去豈不深可惜哉恭惟皇上銳意太平求賢若渴老成者起用罪廢者召還

規模渾厚士類傾心以故彬彬然布列有位者皆  
有偉懷奇極一時端良之選說者謂 國家十葉  
以來用人圖治之美未有盛於今日良非虛也奈  
何邇來議論繁興致

皇上厭聽謂法令不嚴終煩言不息遂創懲太過致  
善類弗安自冬徂春爲時無幾而光祿寺少卿王  
汝訓去矣吏部考功司郎中張一元去矣禮部祠  
祭司郎中陳應芳去矣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趙南  
星去矣吏科給事中史孟麟去矣刑部山東司主

青瑣畫言

卷之二

廿

事吳正志去矣夫此五六臣者爵位雖未崇才品  
雖各異要皆志定名立中外共仰爲賢者也即使  
隱逸在下猶當物色求之况向用方新可使淪落  
以去乎至於 留都根本重地頃者歲饑軍驕時  
事可慮正賴蹇諤骨鯁之臣相與彈壓今王藩臣  
黃仁榮王麟趾等又相繼去矣夫賢者之身止於  
一人而賢者之望關乎衆志有國家者至於棄賢  
人違衆志臣恐堯舜不能爲理矣孔子曰舉直錯  
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今舉錯如斯

欲令人心服而群喙息也得乎臣近見 都門外  
輪蹄相雜日畿送賢者竊爲傷心固不意 聖明  
在御而令端人正士凋落如此之甚也伏望

皇上念人才之盛衰係治道之隆替 勅下吏部將  
王汝訓等亟加擢用置之要途庶幾抑於始旣足  
明馭下之權而錄用於終又不失登俊之意輿論  
可以允協忠賢不至解體 國家億萬年太平之  
治端在是矣伏惟 聖明採擇焉

優處良吏疏

青瑣畫言

卷之上

十一

爲優處賢能官員以均賞罰以興吏治事竊惟人  
主勵世磨鈍使天下鼓舞不倦者惟其有賞罰大  
權也故有罪不懲則作奸者肆志有功不賞則自  
好者灰心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寒暑之不可失  
均也頃當三載計吏之際有部院考察有科道糾  
拾又有當 陛露章彈劾所以懲創不肖者不啻  
嚴矣而旌善之典獨可缺焉弗講乎隆古之世如  
所謂車服有庸璽書有褒者姑不暇備舉洪惟  
昭代雅重循良或宴於 朝或宴於部或賞鈔百

敘或賜衣一襲或引至 御前面加獎勞或 勅  
下該部紀錄優遷 令甲昭然足稱盛事比及近  
歲沿革靡常或疎畧而不行或久曠而一舉大抵  
崇德尚賢之意久而感發興起之機微矣夫德意  
不施而務一切嚴法以束群下何其霜雪摧殘之  
甚重而春溫含育之頓泯也且人之才品不同操  
心亦異中人以上自有高賢如自庸劣之外一槩  
以平等視之不惟賢者無由以自見而 國家取  
吏豈宜若是之混而無別哉臣等請 令部院並

青瑣叢書

卷之上

十三

具奏 聞有如濫及匪人並以連坐舉主

皇上乃法古管之令典脩 祖宗之成規崇以章服

錫以宴饗仍 勅該部破格推陞務使賢者必得

爲善之報無與庸衆吏計俸而並遷如是鼓舞人

群而海宇臣工有不咸 恩圖報聞風響應者臣

等不信也或謂品藻不真則煩言滋起賢士見錄

則不肖者思以中之是不若不舉之爲愈也嗟嗟

懼僞者亂真並置真者於不用慮讒口戕善竟掩

善士於無聞此不幾於因噎而廢食也乎傳曰見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從古帝王爲政未  
有事懲惡而不舉善可以指天下於上理者如果  
臣等所言不謬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 請俯賜  
施行仍立爲定規三年一舉庶不肖者憚威嚴之  
不測而賢能者特慶賞之有常吏治可興而太平  
之理可立致矣

青瑣叢書

卷之上

十三

聖諭

魏書明啓昧南建白

東東光祿光甫校正

東眼仲穎甫校刊

東事疏東無之校賦明甚明而論者反以爲罪誠難辨以用人也因其此說

爲秉虛心持大體以明功罪以屬人心事臣惟

國家奔走臣民與臣民樂爲 國家奔走者有大機

焉曰賞罰是已故士有輸身家冒矢石棄性命於

須臾者非其愛生之心與人殊也前以利賞後以

音頃盡言

卷之下

懼罰其勢不得自愛耳故王者不出皇序而能得

士人死力樹功邊徼者執此機也如功罪不明賞

罰不當無論當事者灰心解體而後來者且觀爲

殷鑒卒有大難誰肯竭心力自扞文網哉頃者倭

奴狂逞踪跡踰朝鮮虜其臣民李其都邑大張聲勢

意圖內侵誠天誅所不赦者

皇上弘恤小之仁奮伐暴之勇以經畧付宋應昌征

勦付李如松二臣奉 命而往遣 旨而還論二

臣者紛紛靡定頃奉 明旨目今四方多事朝暮

之上必須功罪明白方能使人這本著吏兵二部

會同查議宋應昌李如松是功是罪從公擬實來

說欽此是諸臣之赤論與 明旨之會議非有成

心無非核功罪之實持賞罰之機而已臣竊思此

事係 朝廷勸懲之典係九邊將士觀望之心又

當時事多艱策勵人心之際不爲二臣計當爲

國家計也臣安可徇衆論之同昧獨見之異不揚

眉一吐其愚乎謹按東征之事有失利之罪亦有

克敵之功克敵之功大失利之罪小 朝廷用人

音頃盡言

卷之下

當存其大畧其小錄其功赦其罪是所謂持大體

也檢髮而櫛數末而炊是有司細事豪傑笑之當

朝鮮之畏倭遠遯也所不失者全羅慶尚兩道耳

今一旦舉故土而盡復之將謂朝鮮自取則望風

而逃者必不能完壁而有將謂倭奴自退則力戰

而得者必不肯棄利而歸非麗人之自取非倭奴

之自退則是功也豈一無所屬哉且二臣之功可

無論而從征阻戰之軍士可不酬其勞乎陳請死

敵之幽魂可不恤其後乎不酬其勞不恤其後是

朝廷自今以後不欲復使一人如酬其勞如恤其後則寧可念追逐之功而忘發縱之力乎臣反復思之欲不錄叙二臣不可得已然臣亦有以責二臣者二臣亦不得辭焉當應昌既取王京也宜的據情形明報

天子如倭果可剪則當謂乘勝長驅以成破竹之勢倘勢不能為則當謂臣力已竭宜別選代庖之將奈何計不出此倭未歸也而詭云盡去川兵本見殺也而詭云亂民且謂倭往來無常難為確報夫

青瑣畫言

卷之下

三

一確報不能尚可儼然稱經畧乎今都人士總不知倭之兵馬若干數目倭之糧餉若何轉輸倭之盤據意欲何為倭之乞款有何指據憑沈惟敬之遙語執平行長之游言廟堂不得真情策士無由藉手覲全勝之賞忽後事之圖應昌不得辭其責矣如松之從事西寧也臣聞其衝鋒陷陣收退虜之功乘瑕先登建焚巢之績綽有戰將之風矣第賊所括民間財物甚厚如松悉取為己有輦載而歸寧夏人皆得言之古大將勾當公事回還篋

中惟圖書衣衾者豈若是乎平壤之戰力拔堅城碧蹄之兵得失相半臣亦為如松壯也第縱恣我軍掠取朝鮮財物朝鮮被慘不異倭人古大將秋毫無犯即取一笠必斬以徇者豈若是乎故謂如松為戰將則可謂為庶將則不可謂有戰勝之功則可謂為節制之兵則不可如松應難置一喙矣臣誠愚謬謂應昌之功宜錄也因其塘報含糊或伏隱禍姑以薄報其功如松之賞當明也因其兵無紀律貽怨麗人姑以量行其賞其他諸將領諸戰士諸陣亡之卒宜速加精覈厚行賞賚生者酬其本身死者錄其後裔庶慰前人之忠義又結後日之人心然今之罪二臣者多謂倭奴結聚春訊可虞假封貢成微倖之功啓雲端蓄無窮之禍諸臣遠慮悉屬忠猷臣則謂此當視簡書責望之勅情自可為二臣功罪之斷案非難決之疑也如必欲縱橫金山俾無噍類驅除一旦杜患百年國

青瑣畫言

卷之下

四

家且將自屈其力韓白亦難遙效其能臣恐斬二臣之首無以服二臣之心矣然臣猶有說焉晉趙

子弟無尺寸之功而漢高輒捐四千戶之賞誠謂吾不受爵土則人不愛死帝王勵世磨鈍機全在此管東南倭患之烈至今寒人心膽胡宗憲一舉而平之而卒從吏議身死牢獄豈不冤乎頃者劉哮之變朝廷亦嘗示帶礪之封萬金之賞矣總督葉夢熊壯懷激烈自請平賊賊平之後卽一尚書銜吝不肯予委曲間關剪賊羽翼卒成內變克滅元兇周國柱之功婦人孺子所知而僅僅世以指揮使國家之待功臣匪徒寡恩蓋亦不信

聖旨吏兵二部一併着議來說

播事疏

爲議處播事以服罪人以安地方事臣聞義所當誅戰雖危而兵不可罷法不當罪人可殺而心不

可服則今日之播事是已蓋楊應龍兇殘不道多所殺傷我興問罪之師冀其悔悟彼犯無將之戒益肆猖狂既負其固以自雄又黷我兵而縱殺名雖爲臣勢同叛虜是可追罪誰不效尤將王法有所不加而國體因之重辱臣謂戰雖危而兵不可罷者此也顧臣推引往事未嘗不原其情焉向者四川用兵兩調征勦而應龍聞命卽行所至血戰可不謂忠乎及被部民揭告撫院一緝拘提而應龍聞命卽至械繫經年可不謂恭乎甫釋縲紲卽請征倭許之不敢不來止之不敢不退可不謂順乎且重慶久羈候審一訊可伏其辜而未完卽放旣放復提淹禁於前反復於後此何法也虎兇出柙勢難再入卽令抗拒不來罪止不服拘喚旣無悖逆之詞又無反叛之狀乃題請用兵驟加勦戒情輕名重啓懼生疑此何體也凡此皆當事之臣處置失宜之過也迨大兵之旣臨實奉旨而討罪爲應龍者止宜袒縛詣闕剖心自明朝廷念其舊勞嘉其新悟卽有十惡之罪自從八

議之餘奈何計不出此堅卧國中縱令苗兵橫肆殺戮情欲辨而難明罪積小而成大堂堂 天朝統六合之衆當全盛之時土司么麼敢敵 君父此億兆蒼赤所不平而百萬貔貅所共怒者也於焉大興問罪之師永除跳梁之患卽應龍亦難以自解而 天誅豈可以復留第川貴兩省之事宜責川貴兩省之臣乃貴州按臣之疏已無同心共濟之義而四川撫臣之奏又無獨力敢任之能以兩不相協之心無兩不相下之勢祇徒坐悞軍機青瑣畫言 卷之下 七

養虎遺患耳臣以爲擒貳之見既不可憑而專制之臣所宜蚤遣請一面行令就近省分整備兵馬芻糧以俟緩急調遣一面遣才望大臣一員往勘奏中之事如果與師拒敵不係應龍 國家卽當赦其死刑從寬議處若其孽自己作怙終不悛卽以所遣大臣總督軍務調發川湖雲貴之兵假之便宜行事之權且懸封拜重賞昭示四方無論本齒部內之民遠近異能之士有能斬應龍之首出獻者卽以其爵土財貨盡畀之彼居則如入角之

鼠出則如失水之魚不數月而首領懸於 闕下矣或謂區區小醜無煩大臣之行臣一觀應龍再觀兩省非假重臣難濟厥事或又謂播山勢四塞勦除未易不思長江天塹渡可如飛劍閣排空裏邇可下吳有於彈丸播土哉嗟嗟避嫌者悞事好大者喜功禍旣起於有所威逼變且釀於兩相推委此臣之所以日夜憂也故不勝杞抱進此謬言如蒙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於播事未必無小補矣 萬曆二十二年月日奉 聖旨兵部看議來說 八

青瑣畫言 卷之下

直鼓懲才疏 十八年三月 日

禮科爲直鼓事本月二十四日據錦衣衛中所總旗蘇朝用稟稱本日西長安門外有擊鼓聲冤男于二名一係旗手衛軍人龔進忠一係保定中衛舍人李三變當審得二犯各有狀詞在龔進忠爲伸冤事在李三變爲勢豪侵銀謀反大逆冤殺全家事據此臣查得 萬曆十七年四月內該戶科給事中劉弘賓題爲擊鼓聲冤事奉 聖旨法司

知道舊例極寬重情方許擊鼓聲究其一應詞訟俱赴法司告理近來不論大小事情務越擊鼓漸長刁風以後有這等的直鼓巡視官連人狀徑送法司究問欽此今據二犯情節在龔進忠事係姦情不關重大李三變弊端起於錢債事體已經遠年且詞語謬亂似涉風狂臣謹遵 明旨俱送法司究問外但三變本內所稱究殺等語係干人命不敢不爲題知今將原本原狀隨本以進臣伏思登聞鼓之設本以宣通冤抑然惟事關重大方許鳴冤信有如 明旨所云者今錢債姦情公行瀆奏且一日輒有兩番如屢無人之境是奸民之術不售於法司不行於通政可以徑達 至尊之前矣誠恐刁風一倡源源而來將令鼓下爲聚訟之所法司爲虛設之官臣等六科胥爲奸民抱告之人甚非所以尊 朝廷而嚴禁地也伏乞 勅下法司將李三變嚴加鞠審如係冤情從公昭雪一涉誣罔亦宜重加究治無事姑息庶法紀明而禁地可肅奸民懲惡之風用息矣奉

聖旨法司知道

援李見羅疏 十八年二月 日

爲遠夷向化邊功已明懇乞

聖明矜釋久繫邊臣以重封疆以平法紀事先年該

金騰兵備李材遊擊劉天俸報功不實奉 旨着

照官員人等說議律行監候已久臣以事在萬里

外聞觀未真不敢輕爲置論頃因看詳章奏有雲

南撫按諸臣各一本爲進貢事大畧爲血養僻處

荒微世稱藩臣自緬酋不逞該司被逼而去恭惟

青瑣畫言

卷之下

十

皇上神聖當天威靈耀日遂令聲教久絕之方一

旦傾心內附我 皇上內脩外攘之盛真有以炳

耀當時光昭萬世矣顧其本內所稱一則曰一聞

天兵一則曰聲援疆圉則其進貢緣由似非無因

而至臣竊計之此豈非材等奉揚 聖天子德威

建功萬里之外乎不然其所謂天兵者果係何人

之指揮所謂聲援者果係何人之調遣耶臣猶恐

緝上之言或未可盡憑及聞禮部諸臣面詢通使

滇中事凡材之奏縱指示與天俸遣兵赴援歷歷



言之甚詳且云夷人感天傳之功深入骨髓一聞  
被建莫不洒泣相告痛其非辜是材等之功實之  
夷人之言益信也夫緬酋却矣孟養安矣滇民無  
荼毒之苦矣牙象方物樂然陳 闕庭之下矢願  
乃納遠夷之款忘經畧之臣計報級之綱過素招  
攜之大功古所謂鬼死狗烹鳥盡弓藏其材等之  
謂乎真可憐矣材之前備兵金騰者傳寵也寵先  
因蠻莫叛而罹罪後得材等收復而獲全是材等  
之功足以脫人之罪而不足自全其身材等即死  
青瑣畫言

卷之下

十一

無以服其心矣且臣聞李材倡明聖賢之道綽有  
經濟之才一任廣東而功成於海寇再任滇南而  
纔茂於迤西亦世所稱豪傑士而 國家不可輕  
棄者方今土蠻突犯於遼陽俺酋盤據於西土迤  
臣儼然交馳而來正

皇上掛解思將臣之際也臣愚計謂留此已試之能  
臣以備緩急是亦深長之慮也昔漢文帝以魏尚  
上首功不實下獄一聞馮唐之論遂持節赦之即  
日拜為雲中守今材等之事正與魏尚相同 陛

下獨不能如文帝一聽臣言乎臣於材等無一面  
之識特以遠稽撫臣之本詞近憑夷人之口語的  
據貢來之方物謹循職掌一為哀鳴伏乞 勅下  
三法司並科道諸臣將進貢夷人面加審問取詞  
奏聞如果孟養進貢之事的係材等之功即望

皇上俯念邊勞特從末減庶久繫於前既已嚴冒功  
之戒而矜全於後亦不灰立功之心法紀斯得其  
平而邊臣不至解體矣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生員徐大望宜改正中式疏

十八年二月擬而

青瑣畫言

卷之下

十二

為懇乞 聖明究正科場錯誤以伸士究以明公  
道事臣待罪禮科稽查章奏看得宣城縣儒學廩  
膳生員徐大望一本大畧為試卷已明乞 恩俯  
准中式事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隨該本部移文應天府查勘今  
據回文到部內稱珠卷俱在號簿無差的係本生  
中式該部方在擬覆而群言淆亂與不與者相半  
大都事在既往人屬寒微故忽畧含糊不肯充類  
至義之盡遂令 朝廷有不正之法士子有不自

之寃也臣反覆思之徐大望之與曹祖正是非下兩立去取不同條彼非則此是彼去則此存自然之理也說者謂凡中式者必稽榜上之名此大望之所未有也臣以爲凡登榜者必稽卷上之文此大望之所可憑也故非其文也雖既登榜之祖正旣在所必革是其文也雖未登榜之大望宜在所必取且弊端未發雖無干之祖正可使冒榮於終身及謬誤已彰而負責之大望不得蒙恩於一旦是天下事但可駕虛而遷就不可核實而歸正

青瑣書言

卷之下

七

也臣聞該部之議欲與之一貢以示優處之情而又慮一貢之微不足以償負屈之大凡若此者總以其宜中而不中故委曲以從優然竟於人情未憚耳臣愚謂國家有例凡臣子一切差誤之事自檢舉者許改正行今宜因主考諸臣之檢舉欽命改正去祖正而叔大望則揆之典章法度旣不差訛而質之天理人情亦屬妥當如以爲榜定錄成不可白中一舉臣謂祖正之退不在榜定錄成之前則大望之進奚嫌於榜定錄成之後且臣

聞本生矢志典墳絕迹城市名實並茂文行蕪優如遇鄉舉里選應爾脫囊况其獻策明經業已入彀伏乞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徐大望給之引文准其會試庶寒微無抑鬱之寃而科場無濫草之弊矣不然是一誤而不覺其非再誤而不改其非主考之檢舉祖正之革黜與夫旨下於禮部文移於應天者不皆歸於無爲乎一寒士雖微而關於制科者甚大稽之祖宗額定之數亦不容從中而缺一故據法原情特爲陳瀆且

青瑣書言

卷之下

七

場屋干涉臣科歷來素黜冒籍倖進者不知凡幾今於大望不爲昭雪是臣科臣長於惡惡而短於善善也豈所以昭公道而服人心乎近來科場之弊極矣不惟罰罪甚輕亦且處人欠當如徐大望明係中式與卷理當准其中式乃勘問已明而但與一貢曰未嘗登榜也不可以爲舉人獨不曰非係考貢也而可准其出貢乎本欲正訛而其訛反甚夫士子求博一第難如登天幸而中式又被作弊者竊奪及其登竟又不蒙改正機會一失遂有白首不獲一遇者不亦負寃之極哉余竊餘君之事而謬具此疏惜未及上而准貢之命已下也姑存是說與衆公者覽焉

請停繁建疏

二十一年正月

懇乞 聖恩追停建繫以安輔臣以先君總事臣等於除夕在科辦事接得本科給事中葉繼美一本為輔臣受誘有自小臣論列無他懇乞 聖恩宥小臣安輔臣以淑人心以息群議事伏奉

聖旨葉繼美這畜孽詞傍引黨救同類好生可惡孫繼有着革了職為民不許朦朧推用譚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校扭解來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欽此惟時臣等以 駕帖不敢擅

青瑣叢言

卷之下

五

留薄暮不遑具草遂負罪含鬱走歸私寓元旦之日天下臣民以化日舒長為樂而臣等獨以職掌

未盡為憂今 駕帖之發雖已出而難留而越宿之行尚未遠而可返臣等是以立候 履端之後

急效彌遠之忠切惟人主欲安大臣之位先安其心欲安大臣之心先成其美輔臣王錫爵忠誠為

國不惟

皇上深知臣等亦知之譚一召安希范出位妄言不惟

皇上盛怒臣等亦怒之但差官校解 國家極重之

法所以待元兇大憝非所以待建言小臣譬之疾風迅雷捲海開山必加於鯨鯢魍魎而後天威始尊非謂尋常么麼可集而施也一召等藐然即署耳罪止建言耳即使其言狂妄削其職已為盡法錦衣官校之遣無乃過用其雷霆乎數年以來諸臣得罪

皇上者多矣罪皆止於為民而語及輔臣乃加繫逮是輔臣之不可犯甚於

青瑣叢言

卷之下

六

皇上臣恐輔臣之心必無以自安輔臣方以休容雅

度為美德昨對臣等蹙眉欲泣惟恐不協於公論

皇上顧罪言事之臣以益其過臣恐輔臣之羨因是而有損損其美則謗愈集其心不安則其志不能

固是

皇上以優之之道而疎之非計之得也且

皇上猶天也天以震怒為威以開霽為常常官校之

初遣也 聖怒有餘及官校之既遣也 聖心必

悔 聖怒有餘則必罪臣之多言 聖心有悔則

必罪臣之不言臣等寧甘

皇上有餘之怒不敢成

皇上無及之悔伏惟 俯納臣言追還官校

皇上宥過之仁從諫之勇與成全輔臣之美慰安輔

臣之心並得之矣臣等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 條陳營務疏

爲條議 京營要務以振神氣以備緩急事臣等

承乏巡視春季已完蓋常周覽營規徐察利弊見

得行伍整肅號令嚴明猛士材官林林總總惟此

青瑣畫言

卷之下

居重馭輕之地允稱有備無患之師矣第緣承平

日久不無弊隨急生謹因臣等陋見所及並各營

將領所議得其可酌處者凡六事其中有最係緊

關之務最失訓練之宜一日不可因仍百年不知

更變者臣等廣詢博訪曲意調停雖匪遠猷實殫

精力蓋疆場之干戈未靖根本之桑土宜周轉弱

爲強實係此舉如果所言不謬乞 勅該部覆行

若乃三官五教之詳四機九變之妙俟訓習少進

次第舉行所願當事同心庶幾有裨營務謹列如

左伏惟

聖明留意

一練火器以精長技夫虜倭所畏與中國所恃以

威虜倭者惟火器耳大將軍一紙可康輜數十百

人而湯珠夾把等器皆可斃人數百步外信哉軍

中神物無敵利器也乃其教演則非法矣今以一

司二百五十人擁立一處卯時演放辰時散歸其

勢固難周也惟其勢之難周遂令一齊燃發又因

衆聲齊發遂匿鉛子不入故操之日炮聲震耳率

青瑣畫言

卷之下

屬虛聲而各軍工拙勤惰漫無稽查如此虛文何

裨實用臣等反復思之欲增添鉛子則慮錢糧之

難欲以遲時刻則慮饑疲之難欲錯綜隊伍則慮

地勢之難蓋營勞費形神詢訪故老謹得通變之

方可少裨火器之教宜令一司之軍分爲二隊每

隊各一牌把每軍鉛子三枚甲放而後及乙籍記

而行賞罰以錢糧則不加添以時刻則不加久以

地勢則不患狹以鉛子則不得侵以工拙則可稽

考循是以行火器或可精乎又照營地本有廣大

近因租種蠶食教場日蹙合無於有碍演放處所待今歲收成之後量加充拓排列火器以便演習庶軍人不至叢立射打得以前專中團長技愈無敵於天下矣伏乞

聖裁

一公選驗以恤貧軍照得軍士替補初告於營管行衛衛行所有結而後許驗營中總識有需索衛所官胥有常例始進之費已屬不貲及其入選又遷延於驗軍司遲留於下糧廳一日不叙即悞一

青瑣叢言

卷之下

七

月故有應役已逾歲時而月糧不沾升斗者甚可憐也臣等思得簡便一策大有益於貧軍但遇替補軍人先於該營陳告每至雙月初三各掌印指揮千百戶等官帶領告補替役老幼等軍聽候臣等衙門先委副將選試如果精壯堪補卽令面具結狀各副將將選中軍丁造具年貌疤記衛所文冊於初七日投送總協聽其揀驗於十二日各具一冊投送兵部驗軍司及臣等衙門並戶部下糧廳至二十日驗軍司約會臣等及下糧廳聚於公

同處所各執前項文冊驗中者當面同叙兵部卽叙入軍籍戶部卽叙入糧冊該營把總卽具叙冊如此則軍丁足不至衙門身已列行伍旣以恤其貧苦之情自可作其勇敢之氣矣伏乞

聖裁

一增犒賞以作士氣諺云軍無財士不束軍無賞士不往今京營以數十萬渙散人心數十年頹靡弱氣欲一旦率之使起勇氣倍生非有賞以勵其心竊恐三軍不奮矣今營中額賞歲以萬計以十

青瑣叢言

卷之下

十

萬衆計之每軍歲得銀纔一錢耳以見行賞格計之中二矢而賞完矣其餘無所充賞也以故犒賞動支馬價臺下借用各營方春操而秋賞已完未逾歲而來年已用將官難於發布衛士無所振興率以是耳然此在尋常玩愒猶可言也今倭夷鴟張於東南達虜狼貪於東北一關爲限所恃幾何臣等竊抱杞憂欲不急急操練不可得急急操練欲不加犒賞不可得查得京營年耗三萬餘金舊屬該營徵用後改兵部催徵太僕收貯而營中止

私費金遂不敷用今雖不必盡復原額亦宜一節  
一萬聊佐營資其於軍需重時宜為急小利非計  
計也或謂用於飭事足為膏澤二慮遺於將來遂  
遂薪堅之欲年復一年妄費可憎臣等則念時局  
可憐於臨時精兵難覓於一旦誠以是為急而為  
兵至萬居常則消變未形有事則臨敵制勝兵  
煩調餉不加增所省財用寧可以億萬計乎此  
費乃所以大省治兵正所以惜財先臣等謹  
舞三軍已自懽騰若由是賞賚不加機括漢臣  
青瑣畫言 卷之十 廿二

等且與諸將之術並窮矣股有緩急即才  
濟於用哉伏乞  
一增選鋒以廣精銳該前巡視右給事中  
題於標兵兩營加增選鋒千名業已蒙  
然至今未加挑選者則以月糧之費欲取齊  
免班銀故緩不及事遂成畫餅夫兵無選鋒  
皆奔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  
詩為書卷之十以天下之大勢此十

日 團務常供五十萬軍之用今額達不虞  
此美難臣等請遵 前旨會同總協挑選武藝精  
通者千名收補雙糧分枝操練月糧取給太倉不  
須班銀幫助各營遺下五缺責令照數補完至於  
選鋒既廣馬匹當增又不必零星招買稽遲歲月  
為也宜於寄養馬內兌領千匹則軍得騎乘民免  
累苦實兩利俱存之道矣伏乞

聖裁

一選教師以精訓練傳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其

青瑣畫言

卷之下

廿三

法百不當一今營中練習之術則疎矣業弓矢者  
以習射為事業火器者以演放為事惟業短兵者  
則累年鵠立而一無所事何者模範不立即強有  
力者亦苦於無所觀法耳臣等會同總協下令營  
中各選教手本營之人益以招募今已選得武藝  
精熟堪充教師者百有餘名願三軍之士則因停  
操而樂罷矣臣等乃思前項題准選鋒正宜借以  
鼓舞軍士乃令三軍凡願充選鋒食雙糧者許就  
師學藝出隊報名臣等立馬一呼而應命者遂至

數千人乃總攝亦不勝踴躍然喜也於是錄各營將  
官之議擇就近地方給教師工費督以廉勤紀總  
款以不時資予臣等復與總攝及各將相約輪至  
其地試驗之察其學藝先精者當即充補選鋒如  
此則選一人而千人知勵雖歌而教演不停比  
至開操除武藝精熟者拔充選鋒其餘俱布散各  
營充當尖手令其隨在而皆師無人而不學則不  
出一年之內悉成強盛之兵矣至於教師之內類  
多出棄之才如所教軍士果能自一而十自十而  
百則宜將首功之人授以名色把總許其統領一  
隊時加教讀之功若果才高名著不妨以次加陞  
則豪傑有進用之望而教練益不遺餘力矣臣等  
又念時事孔急全營強弱喫緊惟在此舉有如各  
營仍前苟且不期成效臣等無裨年終舊例不時  
查參用懇忘玩伏乞

聖裁

一明舉刺以一軍政照得臣等建視者京營也非  
所以建視七十二衛也舉刺之典宜若無與然使

青瑣盡言

卷之下

五

青瑣盡言

卷之下

五

各德與臣等無所干涉即有干涉而與營務無所  
妨害則亦何樂乎以此冗雜之武弁而勞費心力  
於其間也顧其事相關涉者不一而挽阻營務使  
不得行者亦不一姑以各衛虐軍之事言之如初  
選有保結之費按月有票銀之索或借勒糧餉而  
不散或冒支糧石而不給或隱匿故絕軍丁而支  
糧肥已或刁難替補軍役而數月無糧賄賂得行  
卽軟脆流來俱可應役需索不遂卽壯丁親子未  
得爲軍夫營軍本至貧也而重以多方捐押百計  
剝削軍且保生殺死之不暇而安所得投石超距  
之氣哉以故軍士赴愬於臣者紛紛踵至臣下令  
曰汝勿冒支軍糧弗應也曰汝勿隱匿逃亡弗應  
也曰汝勿延捱新故使軍士當無糧之差弗應也  
曰汝勿抑勒保結使壯丁無進身之路弗應也新  
軍赴驗臣慮有顧覓糧石之弊欲令指揮等官從  
旁辨詰而呼之不至也月糧循環臣慮有隱匿冒  
支之弊欲令三大營冊一爲查理而招之不來也  
故軍之冒役任之而已矣糧之冒領任之而已矣

聖裁 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戶兵二部看議來說  
論劾協理京營賈侍郎既  
爲衰老樞臣不堪協理重任乞  
賜更置以飭戎政事臣等聞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  
故簡將練兵清朝不諱況今四方多事在在與戎  
而輦轡禁兵關係尤重若以桓桓武勇之地用奄  
奄待斃之人在居常猶且不可况時事孔急之際  
乎臣等奉 命巡視以來竊見協理京營戎政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賈仁元者大不克稱厥任  
矣請先言營務之難而後及仁元衰頹之狀蓋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不諳韜鈴士不克行  
伍目不習旌旗之色耳不審金鼓之音器械散而  
未脩馬匹弱而難用非不時操演率皆供具靡  
文如遇對敵當鋒難免望風奔北武備衰微若此  
言之可爲寒心當此之時卽有應揚尚父繼以振  
刷爲難若非嬰鑠馬援祇見頽靡日甚彼仁元何  
能勝此重任乎臣等竊思營務之難而後及仁元衰頹之狀蓋  
聖臣以爲此惟當論事體相關與否而舉劾多寡  
豈能盡如 畿輔郡縣八差皆得舉劾則亦未聞  
要參乘且各衛與營務相關之事理皆各差論列  
之所不及而臣等後不干與則軍糧重務竟歸於  
無所綜核矣寧非缺典乎合無年終復 命總計  
各衛掌印等官查其補軍無私於糧不染者列名  
特薦遇有管官員缺破格陞補否則開款參劾庶  
各官有所警懼而貧軍之始進不費一錢既進不  
虧半粟勇敢之氣不待作而自奮矣伏乞

聖裁 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戶兵二部看議來說  
論劾協理京營賈侍郎既  
爲衰老樞臣不堪協理重任乞  
賜更置以飭戎政事臣等聞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  
故簡將練兵清朝不諱況今四方多事在在與戎  
而輦轡禁兵關係尤重若以桓桓武勇之地用奄  
奄待斃之人在居常猶且不可况時事孔急之際  
乎臣等奉 命巡視以來竊見協理京營戎政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賈仁元者大不克稱厥任  
矣請先言營務之難而後及仁元衰頹之狀蓋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不諳韜鈴士不克行  
伍目不習旌旗之色耳不審金鼓之音器械散而  
未脩馬匹弱而難用非不時操演率皆供具靡  
文如遇對敵當鋒難免望風奔北武備衰微若此  
言之可爲寒心當此之時卽有應揚尚父繼以振  
刷爲難若非嬰鑠馬援祇見頽靡日甚彼仁元何  
能勝此重任乎臣等竊思營務之難而後及仁元衰頹之狀蓋



領而出言甚濫即使輕裘煖帶難得四體從容若  
令振武宣威安望三軍鼓舞蓋數十萬渙散人心  
數十年堅牢積弊必非老且病者可以展風行雷  
厲之猷振拔石超距之氣也臣等亦聞仁元聰聲  
郡牧著績邊疆敬歷有年名實並茂第聖如尼父  
亦嘆吾衰智若孔明難支食少今仁元自審老且  
病矣舉朝視仁元老且病矣京營何等地乾坤  
何等時而以干戈爲扶病之資營壘爲養老之地  
竊恐用人之未當而慮變之未悉也如憐其老成

青瑣畫言

卷之下

七

忠厚可鎮雅俗則莫如更調別曹徐圖展布嗟嗟  
老馬終難任重倦鳥自宜知還造化有盛衰之常  
臣子有止足之義雨雪已霰日月幾何是又仁元  
所當自裁矣臣等蒿目時事日夜憂惶欲伸狗馬  
之忠少振貔貅之氣第協理委靡於上則一切窒  
碍於中用是不避怨尤形諸論列如果所言不謬  
乞剴部覆施行或授以輕便職銜或聽其自解  
組綬遺下員缺作速簡除庶營務之振舉有期而  
仁元之瘵曠亦免矣 二十一年五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敕降夷山查覘

爲降夷向化教藝頗優懇乞

聖明電察察回營伍以廣招撫事臣等竊惟克敵之  
方在於精敵之技而募兵之要貴能用敵之人精  
敵之技則彼不得恃所長以乘吾之短用敵之人  
則吾可得結其心而悉彼之情故兵法不殺降卒  
而因間用其鄉人古名將類多如是矣臣等往聞  
倭刀最利倭人運刀最精常恨不得其人而悉其  
術頃者東征諸將帶回降倭業已分布各邊收用  
謝用梓往取王子陪臣帶回一倭名曰山查本兵  
祭付營中令其教演刀法標下坐營官何良臣具  
申總協及臣等衙門俱蒙批允立爲教師收入軍  
冊月給倉糧兩月以來軍士習學倭刀精熟可用  
者百有餘人臣等私自喜幸以爲得用以用倭人而  
悉倭技矣乃東廠緝事人後誤以爲奸細擒之去  
京營十餘萬衆勿論也有總協提其綱領臣等亦  
其奸弊各營將領亦被之

青瑣畫言

卷之下

六

奸細不知尚需殿內擒拿則又豈可以言京營哉  
大凡奸細之人潛蹤跡密探情形而不使人知  
未有發之本兵叛之營伍係名軍籍日與十餘萬  
衆相朝夕而可以言奸細者也往年總兵戚繼光  
在營所用倭夷甚衆今各營將領帶來真夷家丁  
食用雙糧者亦不計其數何獨於山查重疑之今  
方與倭構難彼故中國人則厚加優禮資其謀猷  
今我得彼一人輒加重困何其所見反出倭奴下  
哉臣等不揣駑鈍振刷營規日來招集四方教師  
頗有其人若槩目爲奸細擾以緝拿是使四方精  
銳之士皆裹足而不敢前也臣等不能爲營伍計  
矣大都軍中無便宜之權動則有掣肘之患邇來  
中外軍事率坐此失此臣等所爲日夜痛心苦不  
能爭者也伏乞

皇上念倭事未寧弘懷柔至意 勅下該廠將山查

放回本營照舊教練臣等叨承 委命一切營中  
利弊臣等任之八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 稽查勇士四衛兩營馬匹疏

爲稽查營馬以釐夙弊以肅營務事竊照勇士四  
衛兩營馬匹例該太僕寺一季兩次點查而職等  
巡視其中共察奸弊於六月二十九等日會同該  
寺少卿王士性兵部車駕司主事賈維翰共在演  
象所公同點驗職等素知此馬有名無實詐冒錢  
糧思欲清之然念積弊難革繩之以法不若諭之  
以理於是進軍士而告之曰汝等受 朝廷養育  
之恩寧忍欺乎曰不敢也曰有人於此節年騙汝  
錢糧汝能甘乎曰不甘也曰汝既知 朝廷不可  
欺錢糧不可騙今汝等本無馬也奈何欺騙錢糧  
節年不止乎今宜各發良心毋得仍前作弊若依  
法追究汝等何堪軍士聞言感泣而僞馬之去者  
紛紛矣軍士又向職等言曰往當查點之時卽銜  
頭馳煤駕車之馬無不覓來充點委可痛恨但其  
中有僞馬亦有真馬僞以亂真真者難辨遂致每  
年不給草料不勝賠累之苦今蒙稽查積弊不若  
少剪耳稍使真馬有辨草料蚤給是亦優恤貧軍

至意也時生營等官亦食云此法擬行已久合是則營馬終不能清而下以欺上上以疑下弊端何時已哉於是職等採其言而行之而偽馬之去者又紛紛失職等又念軍士住居寫遠出示曰凡續到馬匹一體准收又念老馬無不倒之理出示曰凡買補之馬一體准收議既定四臣乃協心舉事凡四日而始畢職等尤慮遠軍不能悉到也復出示曰十日之內續到者一體准收故於初四日續收馬二百七十四匹十二日續收馬一百三十九匹蓋察弊之中曲盡恤軍之意矣以上共查得勇士營驗准馬八百三十五匹倒馬一匹雙瞎及瘦損馬三十四匹無印馬一百五十五匹如三大營禁用兒馬九十六匹四衛營驗准馬四百一十九匹瘦損馬一十九匹無印馬八十一匹不到馬九十一匹兒馬五十九匹查既清矣職等切思營馬本有定額節年關領草料未可以私意短少也今除驗中並瘦損應變賣者准作正數外其兒馬原非營中所有無印馬顯係臨時顧覓不到者人與馬

並無下落且查三次不到則無馬明矣馬數既虧錢糧攸係豈可漫無稽查哉合無行令該營追究弊孔或係倒死或係盜賣或係隱匿或係走失務要比照原數一一無差該營生營官耿宗義曹林王添爵左承慶姚光祖田汝耕職司營務漫不經心以致馬數短少合當重加罰治以儆不職自今以後宜令加意整頓按月點查瘦損者責罰倒死者呈報或令交納椿銀或令陸續買補一如三大營事例而軍士有玩法如管者即重懲革役無事姑息至於驗中馬匹即係實數宜及時給以草料庶免賠累貧軍此一驗也除倒死一匹外裁傷馬六百七十四匹有奇實收馬一十三百匹有奇上為國家歲省草料銀四千兩有奇下為貧軍實支草料銀七千兩有奇上下兩利情法無全不惟馬歸實地軍士懽騰而風弊一清即通國無不稱快矣如果職等所言不謬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應截支者截支應給與者給與應查考者查考應罰治者罰治庶乎馬政修明軍心儆戒而營務為之益

爾矣七月二十九日戶兵二部覆俱奉

聖旨是

巡視京營復 命疏

爲條議京營未盡事宜以裨戎務事竊惟臣等本非軍旅之才豈叨巡視之後向寧不揣庸愚條陳六事伏蒙 採納見在遵行茲者閱歷經年機宜益審一切利弊尚費調停謹列五端仰 聖聰如果所言不謬乞 勅該部覆行並誠使十萬貔貅常奮發而不倦則臣等一念徇馬亦托寄於不

青瑣畫言

卷之下

廿三

窮矣臣等不勝惓惓仰望之至

計開

一議清汰老弱爲照軍稱健卒非膂力方剛難充是役自選汰之法久廢而壯丁半入衰頽平居庖贏喘息僵走不支欲其衝鋒陷陣賈勇先登何異驅雞助而扛洪鼎哉故兵非練不精非選不強臣等益嘗設爲公同選驗之法而軍士以省財告替者幾至數千人循是行之未必非轉弱爲強之計也第恐法久弊生時移政改因循之弊仍復循前

請將公同選驗之法再行申飭立爲定案永久遵

行又聞有等老猾軍人不肯替役把總通同隱匿共分月糧者是又當設法嚴爲之處也今無每當秋操將畢行令各營從公清汰多者百名少者五十名最少亦不下三十名各將汰去名數冊報總協及臣等衙門一面知會下糧廳除名止糧作缺更選夫以三千計之在百名者爲三十去一在三

青瑣畫言

卷之下

廿四

十名者爲百名去一立法原不過嚴軍政亦難姑息至於年例布花係役過應得之賞宜一體頒給以恤貧困仍責令老軍各報壯丁速與替役毋得仍前抑勒貽累貧軍夫有公選之法則願替者在下有清汰之例則搜選者在上兩者交相爲用雖未必一時盡化爲精銳而龍鍾不堪者可漸以去矣伏乞

聖裁

一議考選雙糧爲照人情見利則動士有赴湯蹈火冒矢石不避者非其愛生之心與人殊也有利以繫其心耳今營中選鋒日食雙糧非衆軍番溼

欲得者乎往日遇雙糧缺出不以藝補有力者重  
以謀取無財者不可必得三軍之士豈然其學  
藝之心矣夫以有用之缺不用爲鼓舞之術甚可  
惜也今計營中選鋒六千人每年逃故之數不下  
三五百名而此三五百名缺必母令如尋常混補  
也合無將臣等新收選鋒一千餘名分散各隊立  
爲教師每一教師撥以精壯軍丁十名教習武藝  
訓練有成思前另撥平居則各營比驗分別勸懲  
春秋兩操畢日行令各營將考過一二等軍人造  
冊呈驗臣等同總協衙門公同比試取武藝精熟  
者爲一等稍熟者爲二等類定次序張掛榜文一  
等超補選鋒二等挨補尖手原係尖手卽補雙糧  
挨名順次一如學校補廩之例毫不容紊至於年  
老選鋒溫習雙糧宜令各營每當十月一報多則  
五名少則三名裁革作缺卽以選中軍按序頂補  
如此則高等者卽補於目前下等者亦想望於日  
後已得者有患失之念未得者懷患得之心雙糧  
缺出而不窮則人心鼓舞而不倦率是以行而營

青瑣叢言

卷之下

世

伍不化爲精兵者未之有也伏乞  
聖裁

一議犒賞軍士夫三營十餘萬衆稱至渙矣而欲  
勢聯臂指馳驅用命非賞胡以動之查得營中舊  
規調弓矢有賞調火器有賞兩項之外調不及而  
賞不加也夫荷戈持矛之士焉往非軍而犒賞毫  
釐不沾法可若是之偏乎頃臣等設法教藝而刀  
鎗等隊賞資始及然立法之初恩施猶然未溥也  
今議合三大營每營每隊必設學藝之軍師範學  
徒各給日用之費庶人不苦枵腹則藝可得專攻  
卽久留操練無所怨也其在弓箭火器隊內宜於  
散操之際各設銀牌三面下令三軍不拘隊伍願  
射者聽不論迴數中盡而止射中銀牌卽付本軍  
作賞其長短各兵在總協並臣等亦不時調試有  
技藝精熟堪居一等者破格賞資超等者卽犒以  
銀牌亦不爲過夫軍士月糧之外無所資生一旦  
中銀牌蒙厚賞在本軍必極懽悅在衆心必爲感  
奮有不殫力畢智求精其技者臣不信也蓋今歲

青瑣叢言

卷之下

世

臣等當多設銀牌軍人往來銀兩而習射者遂致  
紅瀾滿抵募方歸效可立觀夫況此等請有加賞  
銀兩正可用為練兵之資故當立定賞規永永遠  
守如師範雖設而督率不至賞資薄行而月破過  
甚則容臣等巡視衙門竊覷參覈不俟年終論斥  
也伏乞

聖裁

一議稽查錢糧夫京營每年例該赴太僕寺領馬  
價銀一萬二千兩犒賞銀一萬六千兩收貯戎政

青瑣畫言

卷之下

七

府庫分發各營中軍等官文買馬犒軍之用此舊  
規也但法行日久弊端叢生有先事預支者放  
私家任情自便有後事剩餘者不還公帑恣意乾  
沒或移東而就西或借新以償舊千瘡百孔莫可  
究詰凡此皆出納弗明稽核不嚴之過也臣等竊  
思太僕寺收放錢糧必公同臣等監視出納之際  
頗覺分明戎政衙門何獨異是蓋戎庫所貯莫非  
京營錢糧而臣等巡視關防則專以錢糧為重此  
而不行清查徒以循環往來虛應故事日滋月甚

弊將曷極合無今後中軍領到前項銀兩即赴戎  
府交收其支銀之期馬價每季一支犒賞每操一  
支季終及住操之後各造支用清冊送臣等查覈  
果有餘剩即還庫收貯仍比照太僕寺事例凡遇  
收支臣等親詣戎政衙門公同總協二臣將收支  
數目親筆登註在總協則註戎政印簿在臣等則  
註關防簿一併固封貯庫其庫門仍用臣等關防  
封條封識不許私開庶稽查嚴而夙弊清臣等之  
職掌亦修矣伏乞

青瑣畫言

卷之下

七

聖裁

一議調和將士夫天下事未有不濟於同心敗於  
異志者况京營十萬之衆聯屬甚難積衰之餘振  
刷匪易各營將領正當努力同心協力趨事期以  
興衰起弊共詰戎兵何乃互脩嫌怨如忌功能職  
業不脩而廢人勤事輟鈴不諧而惡人談兵如五  
軍八營參將朱紹慶先通教師名冊而人忌之左  
標營佐擊包節右標營坐營何良臣苦心教練兵  
馬獨精而人忌之神機十營中軍葉尚義首報學

藝方所而人忌之神機三營中軍丁坤條陳廢前  
單糧而人忌之標兵營千總王承烈會同臣等客  
談倭事而人忌之夫數臣者謀猷方展而藝菲已  
興墨跡未乾而謗書報至是脩業爲脩怨之資奉  
職爲罷職之地彼力量不足者方將聞謗心寒望  
門謝過之不暇又安能奮志立功先諸將而整戎  
務哉管庶蘭失權猶云爭道渾濬構怨猶爲平吳  
未聞因人盡職而遂起相傾之念也夫忌人之賢  
心同歸不賢而後可矣嫉人之功必同歸無功而  
後可矣營務安所賴哉且營官大小不一孰非世  
受國恩而存心若是可謂無人臣之義矣臣等  
謂此弊不除營規終難整頓而不奉明旨申飭  
人心終不改圖合無恭候命下該部嚴諭各該  
營官自今以後各修常職無起怨尤拙者以能爲  
師惰者以勤自勵務篤同舟之義共成報國之  
功有如踵襲前弊相忌相傾容臣等衙門先將造  
謗投揭之人以嫉賢名色特疏彈擊庶幾求之私  
泯而寅恭之義孚營務可幾而理矣伏乞

聖裁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來說

青瑣叢言卷之下終

青瑣叢言

卷之下

青瑣叢言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楊東明撰東明字啟昧

案明史作  
字啟修

號晉安虞城

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事迹附見明

史王紀傳東明爲禮科給事中時正當萬曆間朝

政紕繆東明多所建白如停逮譚一召安希范及

東事播事諸疏持論頗正而不激後卒以抗論被

斥家居二十六年因彙其前後疏稿爲一集寧陵

喬允序之允亦嘗官御史與東明同以言罷者也



掖垣諫草五卷

〔明〕張貞觀撰

北京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掖垣諫草

五卷》提要

張都諫疏序

昔人云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  
余以為竊不宜於諫臣諫臣  
而好名也則將何所不至矣勿  
欺於誠也公格非名之為也武  
子之忠也而其愚不可及也惟是  
無名心焉已耳氣節誠為美子  
而以氣節為標榜則無黨而黨  
不移以成其移有乘其機而中  
之者是空國之禍也東漢之已

子可鑒也夫喋喋以與夫昭賣  
國之奸斧鉞具在死有餘戮邪是  
賈名忠義借言排闥而陰以行  
其私轉以變其節欺世欺君奪  
趙幟而媒通顯尤甚於終南捷

序

二

李維新

徑者此其心而猶立喋喋賣國者  
之心也其名且坐享夫抗疏回天  
之名世孰從而辨之哉故世道之  
壞也非獨闢茸者之責也余嘗聞  
夫立朝丰采海宇震動而私家

暗室之內有求田問舍簞豆見色  
至今人不足掛齒頰者然則直諫  
之名果足以盡人品乎其何從而  
知之不知其言論視其行乎不知其  
臧否視其月旦不知其生平視其

序

三

李維新

沒世不知其家法視其子孫幾數  
者足以觀矣孰生可以立懦守張  
公矣張公之既具在人或以為某子  
得大體某事敢言某子有回天之  
力余以為俱可置勿論也即慷慨

忠烈俱令之言者所能辦也而獨其  
品外鄉與朝無二致其心則純乎為  
國之心而抱去夫飾名釣譽之私  
有古社稷臣之遺風焉余是以請  
祀於學宮而樂於序之既雖

序

四

李維明

然好名者自以為附於青雲不數  
年而身名俱辱者不可勝數公  
即世十餘年而鄉之人願俎豆公  
海內諸前輩多想慕公者歆優  
恤其家者公之名未嘗不與日月

爭光也後之為諫臣者誠與歟將  
何居焉

萬曆四十七年歲次己未

賜進士知沛縣事宋人練國事題

序

五

李維明

掖垣諫草序

余方家食時則已耳赤帝子之御有  
惺惺張先生者負海內重望其直節  
批逆鱗上謹論中石畫蒼生待東山  
之出以為安中國繼司馬之相以無恐余

序

獨不得一觀其類而恨也今幸獨選遺  
除沛令沛固河伯橫行之交閭閻為  
析桑田變滅天下所屈指號難治者如  
私心甚不喜獨善有先生在焉意  
以得望復絢藉塵尾奉令承教之

幸望罪一償宿昔之恨亦生平一大快哉  
奈造物妬余余未一沛之光月餘前先  
生已作古人矣則余之恨更甚於昔強  
嘗一拜先生之靈而以其庭為其  
人景仰之謂何無何先生之嗣伯仲

序

季皆豐序中高第弟子也持先生疏  
稿來問序余受而卒業嘆曰人稱先生  
經濟名臣不虛也何其仇、論列為  
國家社稷計長久者若此之固哉昔  
人謂忠節論語可以治天下余藉此

疏稿經理世故何處不得肯綮乎且所  
議隆泰文預儲教親朝享諸跡余有  
生志無生職不敢妄也如治淮黃軫災  
傷釐徵輸諸議皆沛之急務數四思  
惟改失得坐寂徇之藉塵尾亦令承  
教豈更加壯耶則又大幸過坐謝二三  
昆季之魚豢甚厚矣蔡中郎得  
潛夫論必之帷中談論倍勝人言  
及余而難作中郎因又不散徒以為  
談論資也於而式之如玉如金若親

若矩奚直可令步沛而已哉奚直可令  
於沛而已哉

山

萬曆庚戌歲吉旦魏博白馬

郡鄉進士知沛縣事李懋順頓

首拜識

泗上張貞觀惟誠父著

兵垣

請召見輔臣隆泰交疏

題為欣逢元旦 召見輔臣中外人心大快仰懇

聖明時賜 召見以隆泰交以光 盛治事臣以簿書

外吏荷蒙

皇上拔置諫垣責之論列臣受職以來昕夕兢兢圖所

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而未有當也頃者恭遇

兵垣

卷一

皇上元旦之晨特進輔臣於 內庭其一時情意之洽

謨謀之密臣不能悉其曲折第見中外臣民歡騰

鼓舞欣欣然喜色相告莫不舉手加額誦千載之

一遇 輦轂之人心若此自是而播之郡國揚之

海隅其快又不知當何如矣夫

皇上之 召見也 天顏之霽不逾數刻 溫綸之發

不過數語而人心若此蓋

皇上一念之精意所為潛驅默孚者固自超于形迹之

外也倘推所 召見于元旦者不時 召對輔臣

于平臺煖閣之中相與剖決緊要章奏商確軍國

機宜要以情意浹洽不拘拘于形迹為主臣以為  
有六益焉蓋

皇上之精神與臣工之精神常相流通一念少弛即臣

工多玩愒之習一念少振即臣工多兢業之懷其

機相感召捷于桴鼓邇

皇上以聖體違和朝講稀御中外人心不無偷惰怠荒

雖

皇上屢有盡心職業之諭而風勵無自空言固不能使

之惕也惟時一 召見輔臣則人知

皇上之注精化理將凜然各相淬勵奮迅之不暇孰敢

兵垣

卷一

偷惰孰敢怠荒即日肅鳴鞭之儀時修講筵之典

臣猶以為不飭于此矣是一 召見而即有以振

中外之心益之一也內外之勢如隔

九閭宮闈所傳易至失實邇惟

皇上深居大內

起居不聞于外也以故無忌者得造為訛談漏播中外

以致人心皇惑甚至形之奏牘觸忤

聖怒即以 皇儲之名分昭然我

皇上立儲以長幼為序之諭傳示已久而人情猶不能

無疑也惟自元旦出見 皇儲面諭輔臣而後中

外之心洞然始定蓋上下間隔其弊一至于此倘  
時一召見輔臣則聖躬之起居日聞于外而  
民臣獲聞

皇上之言如見

皇上之心即有妄誕虛傳其孰從而信之是一召見  
而即有以釋中外之疑益之二也我

皇上威侔雷霆明並日月內監之臣凜凜救過不暇計  
或不敢肆為過抑因通者聖躬未安諸司章奏  
間多停閣論者不無壅蔽之慮蓋亦防微杜漸之  
意也倘時一召見輔臣則奏讀之中事涉疑難

兵垣

者

皇上得以面為諮詢間未批發者輔臣得以面為陳請  
抑遏之患何自而生是一召見而即有以通中  
外之壅蔽益之三也臣工之議論所以紛紛無定  
者起於

皇上與輔臣情意間隔每事不得面相謀議

皇上重心營之寄業以公論付之輔臣輔臣避前轍之  
嫌又以獨斷聽之

皇上兩相委而莫決以致是非可否混淆莫辨奏牘煩  
瑣即

皇上窮日之力以覽而不能周也倘時一召見輔臣  
則輔臣造膝而籌

皇上傾心而聽是非立剖不至眩于兩歧可否立斷不  
至惑于互執臣下之異議將不禁而自息矣是一

召見而即有以省臣工之奏牘益之四也且人臣  
事君猶子事父母父母偶爾不安為子者必為之  
省晨昏侍醫藥其心惴惴不能自安蓋子職宜爾  
也我

皇上之違和已閱再歲即近者

廟享之對越

兵垣

卷一

四

兩宮之定省胥不能親而屢旨所稱動火所稱眩暈  
所稱軟弱飲食尚廢諸狀至今尚未親瘳愈之期  
也乃其起居動息外庭曾不得與聞諸大臣曾  
不得與知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於子事父母之  
義何居也惟時一召見輔臣則

皇上之起居動息臣子常得聞之而心亦可藉是以以  
安是一召見而即有以慰中外之望益之五也  
至於人君葆養精神莫要于在宮闈之時必在  
外庭之時多親官侍宮妾之時少親賢人君子之  
時多蓋緣宮闈之中居處食息罔非恣欲之地

左右前後罔非導欲之人目有所觸即意不能無動意有所動即神不能無損

皇上靜攝大內已再逾歲而聖躬諸恙竟未聞瘳愈

是其驗已誠時一召見輔臣則啟沃日多皆慤

日戒將聖志日見清明聖躬日見堅固朝

講之期可以漸而復是一召見而即可以為調

攝之助益之六也臣又嘗稽我朝

列聖所以致重熙累洽之盛治者無不以召對為盛舉

若

宣宗之于楊士奇楊榮

其

卷一

孝宗之于劉健李東陽謝遷

世宗之于張孚敬李時或在平臺或在煖閣召臣魚水

之歡至當時侈為盛事後世播為美談臣則以為

列聖之召對在朝講常御之日尚可為希闊之遇若

皇上之召對在朝講久輟之際尤當為喫緊之圖蓋朝

講在外庭誠非未安之聖躬所能常御而召對

在便殿即聖躬尚爾違和固亦不嫌于時舉也

進而廣之推所以召見輔臣者召見部院諸

大臣則大臣各得面罄其所見而忠益弘推所以

召見大臣者召見講讀諫議諸臣則諸臣各得

言抒其所得而論思愈廣將萬世治安之慶亦不出此而得之然不過即

皇上之已行於元旦者一推廣之非難事也臣一念愚

衷實不勝惓惓為

皇上望惟聖明俯賜鑒納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緣

係欣逢元旦召見輔臣中外人心大快仰懇

聖明時賜召見以隆泰交以光盛治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十八年正月初十日具題

其

卷一



直陳修省急務疏

題為披歷愚衷直陳修省急務仰懇

聖明採納以圖消弭以光盛德大業事臣惟災異之

來天心所以仁愛人君也故堯水湯旱即聖世不

免而所以能反災為祥化異為順卒無病於雍熙

大和之治者則以當時之應天者以實不以文而

消弭之道得也蓋人君應天之文常在詔告語言

之間而人君應天之實不出躬行踐履之際文至

而實不至即日講欽恤時勤祭告尤無當於天心

之感格也臣待罪該科頃見四方災異頻仍報無

天

虛日不勝杞人之憂乃

皇上屢渙綸音引咎於感格之無方遣官分禱仍諭

令慎刑獄恤冤抑共圖實政以回天變即充湯自

警自責之心不切於此矣行見天心可格和氣可

致臣復何言第臣一念葵藿之愚則謂當今修省

之急務尤有進於此者謹不避忌諱為

皇上陳之惟

皇上以垂察焉一曰平

聖情以迓天和夫天人之際雖若邈乎不相及乃其氣

則常相流通况

皇上為天之宗子其一動靜一呼吸與天相感尤不啻

形影之隨桴鼓之應也臣聞

皇上靜攝以來聖情過躁左右服役之人偶有不當

指使者多至重觸

聖怒宮禁邃密所傳即未必皆實然中外流聞日甚一

日謂盡係訛誕而無以致之臣又不能無疑也夫

今天下圉圉之囚皆有罪而自罹法網者也在內

者評審於法司在外者駁鞠於撫按一獄之成動

經數人歷數年而後定何至大有冤濫

皇上頃因災變特頒勅諭猶欲虛心鞠審以迓和氣

天

况以無知之左右而特以指使過誤時令摧折於

雷霆之下

皇上寧忍之乎勤思乎四海九州之遠於罪無可生者

尚委曲以求其生苛責於宮闈服役之近於罪

無可死者乃秦越以視其死臣固知

皇上之必不忍也特以聖躬失調屢聞聖諭謂由

心肝二經之火肝主於怒而火炎上而難制或

聖情之不得其平而聖心亦有不自覺者然有

一於坎仰于上天之和又不啻犴狴之苑結已也

且語稱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之則怨解之者謂為婦寺之屬今

皇上所日臨蒞者非其人乎而條而遠之又條而用之  
彼之所以戴

皇上者不勝其所以畏

皇上者積畏成怨積怨成憤坐令肘腋之側有携貳之  
心無論非所以召天和恐亦非所以杜隱患矣詩  
咏文王曰雍雍在宮言和之至也伏望

皇上體文王之所以在宮者 御宮闈寧天復地載以  
為恩寧藏疾納污以為度懲忿窒怒養以中和斯  
協氣融洽群情欣戴感召天心莫急於此是修省

兵恒

卷一

九

卷一

之第一務也一日公 聖斷以獲滯獄臣聞孝婦

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憤六月飛霜以愚夫婦之  
賤而感應且捷於影響况 朝廷之命臣乎往李  
材劉天俸以首功不實

皇上徑援官員說謊禁例坐之幽繫者二年餘矣頃因  
夷使入貢吐露情實而

皇上又有欽恤之旨一時臺省諸臣交章鳴救俱蒙下  
之法司覆議上請此

皇上天地無我之心也中外臣工莫不舉手加額頌  
皇上之轉圜以為迎迓天和機或在於此乃該部據實以

請而竟不蒙 俞旨者何也夫法者天下之共之

物非一人所得私也故人君殺一人必大者諸大  
夫國人皆以為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今李材之獄上自大臣下及言官交口而訟固舉  
國謂其不可殺者

皇上必欲死之其何以服材等之心且何以服天下之  
心材之功在萬里外臣曷敢謂有真知即諸臣謂  
夷使之可證臣亦曷敢遽信但念材等久歷封疆  
不無效有尺寸而先今諸罪如出一口豈必盡係  
黨私倘所謂情可矜疑者非耶頃者 聖諭有曰

兵恒

卷一

十

卷一

重囚情可矜疑者虛心鞫審夫矜疑之獄

皇上尚求釋於閭閻之匹夫乃獨斬於邊疆之臣子方  
責法吏虛心於要荒之遠乃執成心於 輦轂之  
近其如欽恤之初意何伏懇大沛

皇上俯允該部所覆將材等以矜疑之例量從末減則  
雷霆之威與雨露之仁並行不悖而覆盆既照和  
氣可迎是又修省之一務也一日信輔臣以定  
國計臣聞

皇上元旦之諭輔臣取喻於股肱心膂而謂心非股肱  
安能自運是輔臣者固

皇上倚為股肱而一體視之者夫

皇上以股肱侍輔臣輔臣必以腹心戴

皇上故凡事關重大舉朝言之或不足以動

聖聽者輔臣乃相率而請如近日所奏朝講 冊立儲

教數事是已此數事者皆 宗社安危國家理亂

所關輔臣屢以為言執非為

皇上之 宗社國家計哉即云 聖體違和猶須靜攝

朝講或不能時御然每月間舉二三次以淬勵中

外人心獨不可行乎况

皇上所稱頭眩足軟諸狀既未見因朝講之久輟而減

奏

卷一

上

亦必不因朝講之復舉而增也 皇儲體質尚弱

冊立有待

皇上固已明詔中外至於備輔導之官俾乘時啟發其

聰明涵養其德性詎非所當急行者何輔臣言之

諄諄

皇上竟行之寥寥也意者

皇上之竟輟朝講欲效法我

世宗之軌乃

世宗晚年之詔固已有朝講久廢之悔 皇儲之蒙養

或謂

皇上已令內侍授讀宮中臣則以為誨之內庭終不若

講讀于外庭者有檢束之效畀之內侍終不若啟

迪于儒臣者有嚴憚之益也且人君所稱厚大臣

者不徒在接遇之文而在聽納之實今

皇上於輔臣所為體恤其私優崇其禮者固鵲然家人

父子之懽矣第於其所為 宗社國家計者獨不

蒙聽納是輔臣為腹心之報在

皇上無乃非股肱之視乎臣計輔臣之心盖有違違乎

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又何惑乎其引咎而求退者

相繼也伏乞

奏

卷一

上

奏

皇上體念輔臣所言罔非為國至計急 御朝講定儲

教以答中外臣民之望以昭

皇上股肱之托是謂君臣同心和氣融液天心降鑒當

不外此而得之是又修省之一務也一日重言責

以杜官邪夫言責之臣職不過七品乃古稱天子

改容宰相待罪非重其人為國家而重其官耳盖

國家設臺諫之臣以司糾察所以杜官邪而示隱

然虎豹在山之勢也故國家之理亂係大臣之邪

正而大臣之邪正係言官之重輕乃今言責之司

重耶輕耶 朝廷以公論付之言官以持衡付之

該部故言官有所論列每下該部覆議去留乃邇來議覆者率多含容而少持正如素負偉節事涉影響者誠不可因言官一時之論而輕於議罷乃若物望不協輿論共指獨不可去之以明進退之義以重糾劾之權哉而每每假托於老成之惜務以容奸借口於風聞之誤異以逭怨即明知其事跡昭彰不容不去亦必委曲調停寧今其以他故去而終不肯以去人之權假之言官也甚且今日去一大臣明日即處一言官是明以言官償大臣也被論者安然在都市而論人者已相繼出國門

是明為大臣報言官也又其甚者大臣且先發以制人視去言官如發蒙振落矣夫人臣任職惟上所命即內外異遷寧足為榮辱即陞沉異路寧足為欣戚第以言責之而又以盡言罪之人將緘口結舌自保不暇又安望其吐氣揚眉為朝廷司糾彈之任哉此甚非國家設言官之初意也伏望

皇上申諭該部凡言官論列下部覆議者果事涉風聞固不可輕徇言官以傷國體如公論共弃亦不宜仍踵弊習以庇奸慝勿務黨同亦勿避任怨惟

以為國家之公心處之庶言官之直氣少伸而

官邪有儆頗僻潛消感召天和當亦在是是亦修省之一務也夫臣之所言固有為諸臣之所未及明言者亦有屢經諸臣之言而未蒙

皇上之聽者臣復不憚喋喋益狂瞽之愚誠見今日可裨修省之萬一者或在於此故終不敢畏斧鉞之誅而旁拾瑣事以瀆天聽也倘

皇上不棄芻蕘俯賜鑒納將太和之治不出此而致之而德業光昭萬世矣豈惟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宸顏無任隕越候

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具題

聖旨 未下

請釐納徵輸榷節疏

題為徵輸之積蠹當別榷節之輿論當從併懇

聖明釐納以裨國計事臣待罪該科伏見

皇上軫念經用不繼俯允主計者之請特令兩京九卿科道條議所以足國裕民者蓋欲廣詢博訪以濟燃眉之急德意良盛一時中外臣工蒿目矢心披瀝罄竭幾無餘籌矣總之不外榷節一語蓋經國用於民窮財盡之日舍榷節其道無由也臣愚以為國家之財理其出在皇上之樽節理其入在有司之徵輸頃

奏

卷一

奏

皇上謂歲荒民困徵輸不前大哉王言誠不啻如傷之視矣第臣方以徵輸外吏冒居言職近日徵輸不前之積蠹臣固匪徒耳而目之實身親經理之者敢不為

皇上一陳其槩而榷節之計有屢經諸臣之言而未蒙皇上之俞允者臣又安敢不更端而效其款款之愚夫催科無善政自昔記之乃趙方有云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至今以為名言則以撫字為催科者下不病民上不病國固亦經國者之所不諱言也乃今天下徵輸之弊極矣頃言者謂拖欠在豪右

奏

卷一

奏

特其一端而未盡也蓋天下之催徵者無處不比催頭乃催頭者則多里中奸猾無賴稱為世繼里長而日魚肉花戶者也花戶為其積威所劫即稱豪有力者尚不敢與之講敵禮若孤子小民則不啻群羊之當餓虎耳彼之綽收之戶也十而常加其五彼之代輸之官也十而常扣其三官或併之以嚴刑彼即抵之以顧覓自徭糧一入其手而完欠之數官蓋多有不得自主而悉聽之彼者此即幸而全完已不免于病民或竟至於拖延勢且至於病國一歲而為帶徵再歲而為蠲免國之經費民之脂膏竟為彼囊中物耳有司者不之察也且惟彼是信而謂民為奸頑為習通賦也民亦大冤矣是為催頭之綽收也弊一天下之催徵者無處不有赤曆蓋所以別完欠而備查盤也惟所比專在催頭故赤曆竟為空設彼特所綽者而納之官也收頭止總計其所允之數亦曆中所載徭糧的實數固未嘗人為之銷而人給之票也夫完者無以自別於不完則完者日急不完者無以自別於完則不完者日玩如斯而為本年之新徵如此而為再歲之帶徵其孰完孰欠惟催頭自知之官

雖欲的查完欠其術無由矣即嚴責其開報彼方以完為欠以欠為完那已收之外戶抵未完之本家曆無所考票無所徵官固不能人人為之拘查亦何自而知之耶此非徒以滋綽收而收頭且得緣以肆侵欺之巧是銷曆之不明也弊二天下之催徵又莫不有主保蓋惟專比催頭而催頭者且未必皆殷良也故設之保戶也不知與其用保戶孰若擇催頭所擇誠得人彼固吾民非有罪之犯吾召之來則來吾麾之去則去亦何用保為自有此役無論指以工食名色科歛小戶彼且視催頭

手是衙比之滋害也弊四民間終歲所收自非大浸之年未有不足完本歲之徭賦者惟有司不為留心體恤或繁於詞訟或重於罪贖或滋額外之科或為無名之罰百姓蓋多有以一事之費而過一歲之徵者斯民之窮豈獨額賦困之哉蓋民財止有此數糜於私費必至歉於公輸以雜役用之而有餘則以正賦責之而不足勢固應耳曾不念有身有庸有地有租此下民供上之常而諸紛然雜出以困之者何為也是橫徵之病民也弊五凡此五弊皆徵輸不前之故即寓內之風氣異宜人情異態未必其弊皆若此然大江以南臣不得而知若大江以北則蹈此五弊者蓋居強半也五弊不釐即幸完於豐歲民間之虛費已為不貲况屢值乎凶年國家之經費將何所賴謂宜勅下該部行各省直撫按嚴諭各該有司務查本地額賦所以不完之故果係百姓奸頑抑亦蹈此弊習儻有此等極意盤剝勿縱催頭之侵綽勿任赤曆之混淆勿聽保戶之漁耗勿委衙比勿肆橫徵即今災重地方委難催徵而此弊既釐則為吾民者不輸之於公猶不耗之于私即延為明歲之帶徵

完欠昭然而有據儻幸沐

聖恩之蠲免亦不為無實之虛惠也已蓋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苦呻吟之聲者惟有司而有司所以能使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苦呻吟之聲者惟此刑罰不繁催科不擾二事刑罰之省頃因言者紛紛業已屢屢

明旨申嚴海內喁喁向風矣獨徵輸之蠹人謂非災困時所宜談故其弊獨未經申革不知國家之財胥入自徵輸即屢災之年而蠲數之外其必當從事於徵輸者尚多蓋能緩而不能無者故臣惓惓

兵恒

卷一

九

三百四十七

望

皇上之一申釐也然下竭徵輸而上弗樽節是謂濯山林以供野火用惡乎言是搜剔於毛瑣帑藏之微而濫觴於宣索興作之鉅是謂忽尾閭而計畝澮財惡乎言節咨謀於部請方上之時而弁髦於輿論既集之後是以言求之而以言弃之尤非惕然經理財用之初心也臣請即諸臣之條奏者而繹言之金花銀兩歲額益二十萬非

祖宗故額也迄今十三年已進二百六十萬矣即停之以助軍國奚不可者而何奏者之不一見納乎是

見內帑之富而不知外府之貧也修築城垣估

勘幾三十萬非必不得已之役也今歲之邊儲不足者且百萬矣即止之以需異日奚不可者而何言者之不一見聽乎是以有用之財而置無用之地也邊軍京軍冒濫國家之廩餼者同科頃查邊餉矣而京軍之冗冒寧不可一清而汰之工匠勇士及貂璫錦衣其坐耗百姓之膏脂者一軌頃核工匠矣而貂璫錦衣之冗濫寧不可一簡而裁之京邊之班軍虛糜實費而往來徒疲於奔命暫徵其餉以濟緩急徐俟復班於一二年之後財用

兵恒

卷一

三百四十八

獨無少裨與內庫之顏料多有贏餘而徵解祗利乎商人暫改析色以資經用少俟復解于二三年之間官民不稱兩便與年荒減膳而月膳頻增數百即

皇上之孝養無窮而謂暫輟以俟豐亨者夫豈無稽之言何為弗聽遇災降服而潞紬歲費至九千即皇上之匪頒有藉而謂姑停以恤匱乏者夫豈弗詢之謨何為弗庸宋臣蘇試之論理財曰惟勿輕其毫釐而積之蓋謂積之毫釐合之千萬耳如數事所節固鉅萬非毫釐也

皇上柰何輕之也且

皇上方釐中外之耗蠹而釐之不自身始則胡以示倡  
皇上方省中外之冗濫而省之不自身始則胡以示信  
即剔刷之

旨諄諄嚴切臣恐弊蠹之不能盡洗而諸臣之條奏者  
且不免成畫餅說鈴耳何者中外有以窺

皇上之微也況東南之瘡痍未復西北之災旱並見百  
姓之嗷嗷待蠲賑者幾遍宇內蠲賑愈多明歲之  
入當益不給又不知主計者何如為苦心矣且西  
鎮點虜負國渝盟業有變計儻逐兵連禍結其

征剿調發之費倏忽意外又有不可測度者不知  
又何以給之

皇上而念及此也諸臣之言行之當有不俟終朝者矣  
不然即罄天下之徵輸毫無所欠帑藏亦終無充  
溢之期縱令桑孔復生恐不能措一籌也臣愚不  
知理財大計第徵輸之積蠹係臣所親歷而節儉  
之永圖又為諸臣所共獻者故敢據此以效區區  
之悃伏惟

聖明採納臣愚幸甚國計幸甚緣係徵輸之積蠹當  
剔擷節之與論當從併懇

聖明釐納以裨國計事理謹題請

旨

萬曆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內已有旨了的不必再議

聖旨 未下



請罷市賞決戰守疏

題為賄虜負國已極邊事難執故議懇乞

聖斷急罷市賞決戰守以尊國體以固疆場事臣待

罪該科頃接得陝西總督友松一本為緊急虜情

事奉

聖旨這虜酋合謀誘番生事非止一日所釀督撫官通

不奏聞以致今日這本還說未犯內地着督撫官

相機戰守務保無虞不許推諉疎玩兵部便馬上

差人傳與他每知道欽此計沿邊當事諸臣必能

仰體聖心俯體籌畫以紓西顧之虞臣何容置

奏

咏第臣反覆看詳見賄虜桀驁恣肆之態日甚一

日則不勝駭異不勝憤懣竊謂虜負國恩至此

已極國家之市賞有必不可不嚴而戰守有必不

可不決者中國之禦夷狄順則撫之以恩逆則懾

之以威二者即不容偏廢而威常為主必主之

以威而濟之以恩斯恩不為褻而操縱之權常在

我而不在虜我國家以市賞羈縻虜二十年

於茲矣虜且受我封爵稱外藩而我沿邊因得

有畜牧耕獲之樂無鋒鏑搶攘之患何可盡謂非

馴第國家原欲借款以備而邊臣類狃於所

為備以致虜氣日驕我氣日靡今之事勢幾於清

敗决裂不可收拾胡可泄泄然拘牽市賞而不知

變計耶往者西寧之變歹酋曾戕我副將李魁其

時擒酋在巢犹可諉於遠不及知即日者借酋婦

西來且以平處海上大事詒我蓋犹自諱其為罪

也近者洮州之役火酋復戮辱我副將覆役我官

軍則擒酋住牧近地難以不知為解且擒酋請火

酋帳中議事事在六月初二日而火酋攻圍我洮

州事在六月十二日誰謂擒酋非主謀者而我

皇上西鎮虜情之諭犹有分別順逆之

兵垣

卷一

書

旨其督撫諸臣一時區畫西事亦曰暫革火酋市賞移

書虜王責問令彼獻逆伏辜明知其謀自擒酋乃

姑寬其罪若為彼不與知者蓋不盡虜之情莫犹

羈縻於吾之市賞而免兵連禍結之慘也乃今則

練精騎於仰華寺率之渡河矣匪惟火酋不可望

其責問而且合東套諸虜住牧視工川聲槍沿河

地方矣南之松茂為我川蜀肘掖東之河洮為我

關隴門戶且岌岌乎朝不保暮矣向愚我以收回

丙免部落而今且縱其子真相台吉搶掠無忌矣

向愚我以復讐瓦剌而今日從而南逼我內地矣

夫我國家不愛金繒百萬歲以餌虜欲保我生靈固我邊圉而虜乃狼吞於東虎噬於西朝受市賞之恩暮為操戈之舉彼之占牧日廣日延我之內土日逼日蹙此其目中已冥然不復知有中國尚何以稱款貢之虜而我中國榮以王號名以順義日剥膏脂而填之狼望之野者何為哉故臣謂今日之市賞必當罷而戰守必當決也我必罷市賞而後戰守之議始決我必決戰守而後市賞之約可固何者虜啖漢物已二十年如嗜蔗然有味乎中而必不忍一朝吐也我一旦罷市賞則虜惟恃搶掠搶掠之利多歸部落市賞之利多歸酋長以上率下易以下鼓上難更市賞之利逸而全搶掠之利勞而半亦虜所熟籌而審策者故匪但我中國慮失虜之歡即虜亦慮失我中國之款彼誠有所利之也特狡虜習見我中國恃款而不為備又習見我沿邊諸臣畏挑釁而憚首禍以為我必不敢一日失彼款貢之好故東飽市賞西縱搶掠欲兩利而俱存耳即今虜王之帳方踰河南而入貢之文已達

闕下其情可觀已我

皇上誠敕下該部酌議責令沿邊督撫諸臣直聲黠虜背恩負國之罪毅然罷其市賞一意專為戰守之備即動費萬全師難輕出亦宜暴著情形張皇聲勢約以數道並進批亢擣虛示我撻伐之意牽彼內顧之心或虞虜不可以虛聲恫喝間出將領簡我精騎密我偵諜乘虜未回將東套諸巢所遺虜孥驅獲數帳質之塞內計虜酋懾我聲實貪我市利俱失和款必且約束部落各回巢窟叩關請罪我因與之更為訂約必不許再假我開門逼近內境必不許再西行搶番徹我藩離力能執火瓦

以接終其間而為之圖然臣計狡虜恐失漢利心  
不至一意敗盟即虜終敗盟此時又當以屈直為  
強弱勝負非所論已然而市賞安邊則終非長計  
臣請究而言之市本撫賞諸費計每歲不下百萬  
而日加月益且至腹削軍士之月餉以足之中國  
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日以飽虜國如衆流之歸  
大海一去而不復返者而歲以百萬計計和款二  
十年則已飽虜二千萬矣虜有二千萬之增則中  
國有二千萬之損况和之成說今犹膠柱則虜之  
增中國之損者且將不知所終此即虜不渝盟而  
中國坐困恐亦萬無可支之理更沿邊軍士腹之  
不已而窮窮之不已而困困之不已必且攘臂  
而號脫巾而呼蕭牆之內為憂更大患豈必在虜  
且貢市之議原謂借此以修邊備然貢市一日不  
罷則邊備一日不修蓋人情無所恃則為却固之  
畫有所恃則為苟安之計以最爾之越十年生聚  
十年教訓尚可以沼吳我國家已和款二十年  
其所謂生聚教訓者若河即過此再款數十年其  
邊備之視今恐亦猶今之視昔而已何也則恃而  
不戒之故也今之不貢不市非遠左哉乃東虜歲

輒入入亦輒有損失而遠左兵將以捕虜上首功  
者賸相屬也曾未聞如西鎮之辱國者非遠左  
無恃而備虜之明驗哉由斯以談即虜酋堅守初  
約而事同厝火機類養癰有志者猶為之扼腕有  
識者猶為之寒心也况點虜之跳梁蔑中國如此  
乃我恐失虜好耽耽惟和款是顧無論疆場之事  
漸不可為即國體寧無少褻乎臣愚不知邊方  
大計且虜警以來諸臣之借前箸而籌者幾無餘  
畫而臣猶以罷市賞決戰守為獻蓋見廟堂之上  
屢以相機責邊臣而邊疆之臣方依違於和款而

無必然之畫故惓惓望

皇上之一斷也惟

皇上省納

敕下該部覆議施行臣曷勝隕越俟

命之至

萬曆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請議處解散礦盜疏

題為礦盜情形勢屬可虞懇乞

聖斷早賜議處以杜亂萌以安重地事臣以蕪謏待罪該科頃不自意誤被視師山右之命陞辭而西日夜懷懔懔圖所為補塞萬分之一者伏思臣所應閱邊務為款者八而散逆黨居其一五臺一帶東拱神京西蔽全晉地莫重焉而屬有礦盜若張守清者千百為群嘯聚其中則逆黨莫斯為大而逆黨之當散莫斯為急也用是臣出紫荊道平刑入鴈代歷五臺接壤之地廣詢博訪得守清恣擅

兵垣

卷一

奏

不法之狀悉與臺臣曩所陳者券合無異第又思皇上方待守清以不死許之開礦輸稅臣得一面看守清察其情款庶幾可決守清應貸與否也及代管鴈平道副使袁弘德將守清併其黨許西山張盡忠解審臣又覆譬以禍福勸令散歸為自全計守清亦唯唯惟以郭西山等不肯放伊為解第臣察其入外朴內狡機智辨詐迥非許西山等所及解散之說所謂好言自口不必其由衷者撫臣柰何輒借臣以自文也臣聞劣不知大計然據所聞見反覆籌度則五臺之礦宜塞而不宜開五臺之礦

盜宜散而不宜聚者其說有五謹冒昧為

皇上陳之夫國家所以長治而不亂惟時有此紀綱紀綱所以常振而不弛者惟衡命者必誅而無所假借委徇於其間耳茲守清故一盜首也招納亡命不下三千餘家設立頭子不下二百餘名締婚藩王以張其勢陰行小惠以羅其交其徒有不遵約束者立斃杖下納之溝中以鼓其焰俾遠近相鄰村落知有守清而不知有朝廷之法所謂衡命者非耶乃漫不為一慮而惟彼是徇守清曰輸稅則曰輸稅守清曰分砂則曰分砂紀綱無乃幾

兵垣

卷一

奏

於不振矣此其不可者一或謂時當財用匱乏之時分砂取稅不無少補顧國家所資於礦利者謂我開法例而令人來就我非為人先竊據而我以法徇人蓋以人就我則我重以我徇人則人重今盜居其重而我居其輕非所以為觀於天下也況未許之先守清不過為竊礦之鼠賊猶潛踪隱跡而不敢肆一許之後守清且將為主礦之官戶即招亡匿連而何所嫌至監官分砂之說尤為不倫彼黨類數千各利其有執肯以砂一一就厥煎分哉即不煎分監官其又如彼何是所謂持太阿

而授人以柄計莫愚焉者也此其不可者二惟今  
宇內何處不有礦何處不有礦盜然所以時聚時  
散時開時塞不致釀為大患者則以 國法之不  
可干也茲守清竊據鐵鋪致屋

皇上俯垂清問而猶然令之如故則礦盜孰不效尤萬  
一各占一洞各立一長借守清為口實其將許之  
耶不許之耶許之則成割據之形不許則彼得以  
有辭於我臣恐自是礦洞有間而無塞礦盜有聚  
而無散矣無論其遠即近日真保礦徒敢借守清  
為辭屢竄 聖聰則以許守清者為之幟也此其

矣垣

卷一

七

不可者三入之趨利如水就下隄之懼恐其潰若  
復自失其防必至汎濫而不可收茲許守清以開  
礦矣蟻附蜂屯日盛一日群不逞之徒聚之谿岩  
之內礦足以給則溢而為非礦不足以給則赴而  
為劫臣恐礦盡亦亂不盡亦亂將來為地方害猶  
有不可勝言者况 畿輔肘掖此地何地而可養  
盜以階亂哉或者乃謂此地無守清則亂有守清  
則否不知作亂者皆守清之黨守清特自約束其  
黨耳倘無守清則無黨無則併其為亂者無之又  
何藉於守清以 朝廷之重地而欲托礦盜以為

安抑又舛矣此其不可者四且自許守清開礦以  
來言者紛紛幾成道舍遷延已踰半載尚爾遲回  
不定無論守清畜異馬貯利器素有不靖之心即  
守清原無此心而為渠罷一撫臣調一道府事拂  
輿情議且不止渠寧無疑而畏乎渠之黨寧安然  
無他想乎臣恐守清始為自利之謀既為自固之  
計 國家之虞彼機類養癰彼之自處勢同騎虎  
他日雖欲無亂不可得矣此其不可者五夫以守  
清之開礦有此五不可也將選兵之而殲其黨乎  
潢池弄兵靡非赤子玉石俱焚又非所以恢

三

卷一

七

黃任

皇上好生之德也無已則散黨封洞置守焉蓋守清之  
敢於盤踞者恃其黨為助黨散則守清必不能自  
立黨類之所以蕃夥者恃守清為主主離則其黨  
必不能自安臣前而審守清渠乞願還原藉雖盜  
情罔測臣亦未敢遽信然倘黃其前罪行令督撫  
按臣會榜揭示宣播 恩威諭令各自解散仍多  
置空頭印信批執發行該道除真犯死罪外一應  
亡命徒流之輩俱許各回原籍倘恐挾害即赴官  
告領批執為照其張守清郭西山有名各頭子俱  
給之批執還里當差限日赴領一限未領寬以三

二限未領寬以三限如三限不赴領解散是守  
清等敢於抗拒 上命罪在不宥即責令東路北  
樓平刑叅守等官率兵攻圍盡殺無

赦臣計守清此時即繁有徒然猶羽翼未就必不敢抗  
拒至此萬一抗拒臨之以奔臺底遊魚其何能為  
既散之後仍將各徒累年所掘礦洞自底用石填  
塞完固與地相平鎮以石臺覆以敵樓派撥該地  
方壯丁輪番守哨仍於東路北樓二營共撥軍三  
百名設防守官一員統住其地即將原黨所居房  
屋給各軍居之平刑守備月一巡視東路北樓將李

兵恒

卷一

一巡視防守官每半月具有無礦盜結狀投送該  
道查考候一二年無復礦盜為竊方行議撤廢  
朝廷之紀綱常振盜賊之觀望潛消後患可彌而  
地方可永永帖矣蓋散之不得即剿之以兵而非  
所以為忍臣以為始之當議者如此處之既平必  
守之以兵而始可以為安臣以為終之當議者如  
此若縱令開礦分砂以為目前苟安計非臣所敢  
聞也狂瞽之言極知無當至計緣臣親歷其地備  
悉其情形故瀝其款款之愚倘蒙

聖明鑒察不以臣言為大謬 勒下該部酌議覆 請

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臣冒瀆  
宸嚴無任闕越俟  
命之至

萬曆十九年五月 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恒

卷一

乞賜議處孤鎮新舊將領疏

臣等竊以

賜議處新舊將領以肅法紀以重疆場事臣奉 命視

師山右惟山右三關屏列俱稱重地第屬寧以大

同為外藩偏老則逼臨虜穴一牆之外彘星聯

地尤稱重至老營之協守則又東援雲朔西鎮偏

河北枕紅門大市而藉之彈壓任充稱鉅焉者也

臣入關以來廣詢博訪各鎮之兵將時聞輿論嘖

嘖道麻承恩之協守老營日練兵秣馬以抗虜為

事屬掌一捉我敵軍輒捉真夷擺卜戶監禁為質

兵恒

卷一

虜忿而欲聞邊輒提兵撲伏衝地夜襲虜寨虜懼

而引去即蹶危如牢生倘不浪黃鵠兒首領輩咸

啗指相戒云麻副叅兵強無輕犯也至今話其事

猶令人神悚氣揚則老營兵馬非晉疆所托重倚

力者哉今幾何時而兵馬之困憊幾不能軍矣則

貪縱如舊副將朱永祚者烏可聽其飽而去庸劣

如新副將林桐者烏可令其饑而來哉臣謹據所

目見耳聞者為

皇上陳之蓋沿邊軍士所最稱苦者一在領賣夷馬一

在補買營馬然所謂補買者謂買之於商賈非必

領之於幕府謂買內馬之壯而宜水土者非謂買

夷馬之羸瘦矮小輒買輒倒徒具馬數者也乃臣

四月中入老營查點兵馬聞營馬二千餘匹而疥

癩羸瘦不堪騎坐者則幾千匹其軍之披甲為壯

士免胄為乞兒者又比比也臣竊訝之已而營軍

陳還揭票管隊張玉燕奏科欵情弊臣細加研審

始知科欵之多皆為買補營馬之故而營馬旋買

旋倒則皆因永祚販買夷馬軍有實費馬無實用

是以馬敝而軍困之愈困也蓋永祚倚夷丁教喇

氣等為心腹時令將所占匠役置造器物於紅門

兵

卷一

五

市廠併好漢山二口易換不堪夷馬月不下四五

十匹驅軍士採打草束送納府內專令內旗牌王

仲仁董其餽養家人楊二司其出入營馬有倒失

者按月計數扣銀送府即將府內夷馬發給軍人

賣完復買買來復賣緣夷馬不服水土入官多死

倒死愈多則扣剋愈多扣剋愈多則養馬無藉而

倒死愈益多展轉相尋日加月益有一軍一歲而

買馬至二三次者永祚以將兵之帥而甘為販馬

之商料草不為養馬之需而盡為補馬之價臣弔

其近日買馬稽考簿查之自十八年十月起至十

九年四月止僅捌越月耳而軍士歛出朋合銀至四千二百餘匹買過營馬至四百五十餘匹是計一歲所歛為銀當六千兩一歲所買為馬當七百匹也計三年合營之馬當買補一周合營之銀當費一萬八千兩矣據各軍所稱閏三月以前之馬出自府口者十之九出自外來者十之一惟臣以三月入代州永祚始停賣馬於二月所買則係外商販來者是永祚三年中所得馬價不下一萬五六千金而營中皆永祚之內帑永祚之橐誠隆然厚而軍士之隨則枵然罄已而永祚之貪黷尤有非此所能盡者戰馬詎可無備而永祚虛占至二十四匹號曰大馬計三年冒支料草千金則戶部送臣閱冊糧數可查馬軍自應養馬而永祚攬養至九十匹號曰小馬計三年侵支料草千五百金則該營送臣稽考簿列款可據新造完馬甲六十領閱冊內已開自措處銀三十五兩矣而每領科營軍銀三兩共科銀一百八十兩如張王等所稱不知其作何下落補綴肆大營旗幟岢嵐道已發官銀百兩矣而每隊攢銀一兩八錢共攢銀一百八兩據梁廷璧等所收不知其作何支銷採草有

嚴禁也每軍月納草五十束出入以一分折價計獲何止三千供用有常需也每軍月索柴三担歲約以一萬為準罔顧然聲載駘白草坪等處種地二十頃役軍懇佃歲收租千石督其事者韓管家也誰謂山西無養廉之地偏關等處使大車六輛役軍販炭每五日一次專其責者袁唐也豈以督將同商賈之行旗牌孫振領銀三百一十六兩潞安買紬蓋以備自用也而何為歛之於營中無乃瘠人以肥己隊長史廷臣原領十七年夷馬二十二匹至營倒死即宜開除也而乃復冒草料者八月何異倦耳而盜鈴弓箭匠戴科劉羽等營中所不廢也而授帽匠路良必等毀銀匠倪廷才等繕匠王官蘭鷹手葛登元等各不下數十名占悛不開何其敢於玩查革之例內把總賈世珍盛應占間已非法也而內千總朱天受之納班六十名內管隊忽臘大等項胡銳空糧十五名內百長丘汝登等項李順空糧五名冒濫數多不幾甘於同貓鼠之眠愛孫朱天煒發馬一匹值銀不五兩而科價四十兩領者軍人王天福也寧武紀祿房發馬二匹值銀不八兩而科價各二十兩知證者隊長



燕賽也相光明之販米營利本係小故輒率捆打  
已為不經而竟使斃之杖下見存之寡妻不為含  
冤之婦乎張公禮之赴臣聲冤原抱不平責發瞭  
墩已屬太酷而併發妻子別墩非臣之提釋俱為  
溝中之瘠矣夫以永祚之貪殘如是剝削如是虛  
冒糧餉如是該鎮軍士談之俱切齒腐心恨不飲  
其血寢處其皮而乃屢綴薦章更濫優擢蓋緣中  
軍督府者六年時蒙翼卯之庇而賞緣鑽刺者百  
計遂致游揚之衆耳臣倘採虛聲於衆論而非稽  
實事於該營即臣且將亟薦永祚行負登壇之望

兵部

奏一

奏

而阿大夫終無就烹之期已入或多其識夷枝派  
通夷語言謂其洞曉邊情不知此特通丁之細事  
仍關大將之偉畧也至若新陞老營副總兵林桐  
者臣故未識其人第桐嘗將代州臣駐代頗久  
則備悉其代州時諸狀矣一壽奠展於當官衆議  
旋騰於去後結罷黜生員楊立本為伊友縱其說  
事過錢而無忌人傳罪過滔天包倡婦白蒲子為  
侍兒任其出入衙宇而無嫌豈顧官箴掃地爭姦  
家人劉登雲妻王氏致父林爵自縊於六月此不  
赦之重辟固難遽執也而扣軍士月糧五百餘兩

幾致營軍之變則江一臣之收付大不里於衆口  
買姦民間鄭十一妻姚氏易服潛住致挾去百金  
此惟聞之賸情固難盡信也而坑鋪行之貨價四  
百餘兩幸免各行之揭李國相之處補豈皆取諸  
宮中侵扣布花銀一百三十兩合營軍士聲音告  
訴矣賴有李中軍為之調停剋落朋合銀三百二  
十兩把總張化逼之逃走矣竟苦緊營軍為之難  
補家丁魏褚等止四十二名乃虛占空糧一百四  
十分計侵冒銀二千餘金李三等皆其見證之人  
軍伴鄭二等二十八名月扣糧料銀四十餘兩計  
扣收銀一千餘金任賢等尤其被索之戶指 越  
書科銀一百兩指修堡料銀八十兩家人戴良進  
林鳳之經手可憑在任扣糧料銀九百兩調任扣  
借支銀二百兩千把總劉本清呂先祚之歛送可  
信即今叅戎一踞已貽負乘之羞若令協守衛邊  
奚免覆餗之虞况虜情當反覆變詐之秋正爾須  
人彈懾而老營值摧膚剝髓之後豈容復肆虐殘  
以二臣者在永祚則景逼桑榆欲滿路整臣之目  
擊已真在林桐則年力固富操履甚汙臣之耳聞  
尤稔均當革任回衛以示創懲至於老營一鎮為

三關喫緊之衝而煥副一官為全晉保障之賴近自十五年以後奴虜驕縱日甚一日每當大市之期輒捕口官為質如防守孫吳李定黃金連年被捉要挾萬狀市賞逾額皆以老營兵馬之不足將將領之不足憚以致如此脫得麻副將其人靜寧容賄虜桀驁至是儻蒙

皇上不以臣言為謬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將朱永祚

林桐革任仍於近日兩京九卿科道所舉將材中慎選如麻承恩者畀以老營副總兵之任若別將官販易夷馬之囊甦軍士買補營馬之苦則容臣

奏

卷一

奏

奏

奏

奏

奏

會同督撫按臣酌議 請裁廢積弱之孤邊可圖

整飭之效而驕兀之狡慮潛消匪茹之謀疆場幸甚臣愚幸甚臣干冒 宸嚴無任隕越俟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十九年六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乞賜究處欺蔽邊臣疏

題為市賞 奏報失實邊臣欺蔽特甚乞 賜究處

以彰 國法事竊惟 國家以市賞羈虜二十年

於茲矣顧歲費有一定之額虜不得越額而求我

不得越額而與所以示有節不可踰也而或有益

於額之外者非其既 請而後加必其已加而即

請未有限之額者所以示有專不敢欺也臣閱查山西

水泉市賞之數則不能無疑且駭焉宣大山山西雖

屏列為三邊乃山西市賞其數原縮於兩鎮者不

啻數倍遡考初款之年市本所費不過二萬六千

市夷窮夷撫賞所費不過二千六百止耳沿至萬

曆十四年其中日加月益市本溢至三萬八千餘

兩顧山西市賞原以六萬為準即後將撫賞銀改

入市本六千抵補椿朋而額數尚得五萬四千總

之俱未出額也惟自十五年以後則市賞所用之

數與市竣 奏報之數兩不相投十五年易馬照

舊撫賞實用過銀九千五百四十六兩七錢八分

四釐止報過銀八千三百八十六兩九錢七分二

釐刪下銀一千一百五十九兩八錢一分二釐十

六年撫賞實用過銀一萬一千三十二兩四錢五分止報過銀八千五百九十八兩八錢九分三釐刪下銀二千四百三十三兩五錢五分七釐易馬實用過銀四萬二千一百二十二兩一錢九分四釐馬匹增至六千五百一十一匹止報過銀四萬二千九兩五錢馬五千六百八十九匹刪下銀二千九十二兩六錢九分四釐馬八百二十二匹七年撫賞實用過銀一萬九百一十四兩二錢八分七釐止報過銀八千一百一十三兩九錢三分刪下銀二千八百兩三錢五分七釐易馬實用過銀四萬八百七十八兩六錢三分六釐馬匹增至六千六百五十一匹實報過銀四萬五百三十兩九錢三分六釐馬五千七百七十二匹刪下銀三百四十七兩七錢馬八百九十七匹溢額之數在本年者刪作次年次年以後遞相刪下共積至銀八千八百三十四兩一錢二分據奏報之虛數查之則此銀當為實在據支用之實數算之則此銀已為實無積今在庫實存銀貨除用過共該銀一十二萬六千九百八兩四分今止實存銀一十一萬八千七十三兩九錢二分外少銀八千八百

三十四兩一錢二分俱係十八年停革市賞之銀抵作十七年以前刪報之數通融扣算撫賞尚在額內若市本則溢出原額者已二千有奇更報之廟堂者自為一額給之夷虜者又自為一額奏報失實邊臣蓋無能遁於欺蔽之罪矣臣查得數年中經理市事者實為前岢嵐道今丁憂按察使李時芳臣故未識時芳憶臣在直中奉旨會存邊材時則聞人言嘖嘖以邊材許時芳云夫時芳所以以邊材推重於中外與中外所以以邊材推穀時芳至於騰薦剗者屢陪開府者再夫非謂其能內宣朝廷之威靈外懾驕虜之溢志累年市賞之數不逾十四年以前之額哉而乃實出前額之外者積至八千八百餘兩至預那十八年應用之數抵之且遞相刪下不入奏報使廟堂之上無自而知市賞之多寡經費之有無上以欺皇上而耗實費下以愚中外而竊虛名無論今露肘見形始有餘媿即使市賞不停家艱不遘巧為遮掩終至於竊節餼之榮清時良夜臣不知時芳何以釋此方寸或謂十五年以後扯首龍王三娘子不他黠新加封號大同鎮增添市賞虜援例為請以

此添加數多殆非得已臣以爲既係封虜大典何  
嫌於請而後與請而與之則爲

皇上之恩在虜尚知所畏懷不請而與則爲邊臣之  
媚在虜反視爲易與儻曰事機旁午當從權變又  
何不既與而請延至數年竟爾不報哉臣又查  
每歲貢市事竣例叙効勞自督撫而下曰陞則  
陞曰賞則賞曾無少吝邇者凡以重疆場也即山  
西自五年以後凡幾題叙幾陞賞矣而實皆以  
刪削實數冒濫

洪恩 國家之法典臣不知可容與否諸臣之心臣不

知能自安與否而實時芳以此欺督撫致督撫以  
此欺

皇上臣不知時芳何以自解且又何辭以謝累年奏  
報之督撫諸臣也而據臣偏老之間所聞見則邊  
事之壞敝而不可收拾實自時芳貽之其瑣屑微  
賧者臣不敢毛舉以傷雅道若邊疆之兵馬所賴  
以整頓者惟該道時芳在任六年曾未常一查某  
營之軍一查某營之馬聞其間一委驗祇沿故事  
亦竟不問兵馬之罷敝當作何料理以致該路軍  
逃馬倒任各將官私替私補竟不一聞如老營之

兵垣

卷一

兵

兵馬蓋其驗矣而時芳早夜所汲汲而籌者惟筐  
篚內輸以延已之譽文綺外運以結虜之歡而此  
外毫無事事也邊疆之錢糧所賴以清刷者惟該  
道乃營田利息軍士曠日并倉廩之積餘時芳日  
隨意取而用之以致弊竇叢生而不敢究結如起  
尚賓報有附餘取用至二百四十餘金矣事露復  
補以贖稅該倉之原申可憑歐陽栗虧折倉米代  
抵以馬免銀四百四十兩矣不足復益以召買賈  
謨之報冊有據至胡邦寧之侵米豆二千餘石既  
勸借四大營將領銀六百兩又扣動召買銀一千  
兩爲之陪償而趙宗儒所積餘米三百餘石亦復  
添補且批准其營軍借支之破調以滅迹致令禍  
延林木邇應芳今且身當其辜廣積倉印信借狀  
併趙宗儒辨冤揭帖昭昭猶在臣誠不知其解也  
邊疆之將領所賴以彈鎮營伍所賴以撫綏者惟  
該道時芳之於將領惟一意婪姍五寨三岔間派  
車驢戶各四十家爲朱副將運採南山之木者三  
年騷動一方而若罔聞知反無處不報上考監軍  
之責謂何而今日爲經歷楊文明散蟻段於各營  
明日爲山人許文明派弓箭茶果於各伍剝戰士

之膏填遊食之橐致鄧叅府欲忿毆其人又何以責諸武弁也邊疆之夷虜所賴以震懾而阻其狂逞者惟談道時芳一意畏徇惟慮起釁聞王筆寫氣李龍等一入偏關講市環坐談道之堂少拂拂意即奮袂而出動以不和為詞而談道曾不敢伸一喙且多館之城中書院寺觀中而不敢迫之夷館則通事張孟斌等猶能歷歷道之以致夷日驕縱連年提官為質把總李定拿入草地六日翦髮縱歸其辱國亦甚已而十七年之市規尤為大壞緣時芳誤聞虜有變動虛聲講市甫畢即乘夜奔回偏關致虜徑入水泉庫中踰垣毀門揀選市貨以去監放官羅楠潘文光几乎逼至自盡見可質問也十八年幸未市耳脫市能復使虜領市賞於紅門口外難矣至於市賞卷中其歲時節序繆絡虜庭者臣不能盡舉如大成妣言失火亦備厚禮往看臣不知是荷往來前一歲頭目分外討馬業此以不為例矣而次歲正馬之外旋市不為例馬若干反為彼立一名目獨不能一詞折虜乎水獺皮始賤而今貴近日價值長短已在九錢之上而每張與虜止算四錢五分致令虧折銀七千餘

兩坐之實在數內時芳故材於邊獨奈何不一爭之虜易以他貨或直與銀也蓋時芳之奉虜如奉驕子惟懼一拂虜意致損邊材之望遲巡撫之擢故歲有加添竟不上聞而方且為時所多云秋毫無犯夫虜亦人耳無索不遂有求必獲何用犯為而况提官揀貨恣四萬狀虜又實未常不犯也將時芳犯而不較耳抑臣又因是而有感焉已

請告岢嵐道叅政張世烈者任談道甫數月銳意邊備不避嫌怨諸所劈畫整器械飭兵馬諸項業有次第邊人迄今口之不置方恨其來之暮也而卒以當事者齟齬齟齬抱不平而去而玩忽邊備如時芳其委徇卑靡之狀亦時在邊人口吻反得以竊虛名而冒重望則名實之易淆而好畫龍而不好真龍古今所為扼腕也而猶幸邊人之斧鉞不棄也臣奉

皇上閱邊之命方為皇上諮諏邊材而雅負材名如時芳者臣乃謬為指摘蓋念人臣之任事者才而人臣之運才者心惟內有實心斯外有實事若時芳者其圓通流利之才

誠足傾動流俗獨大實心耳且

皇上方責臣定市賞之額而水泉市賞奏報失實若

此臣欲據所奏報者為準則虜所已得者勢難復減臣欲據所實用者為準則廟堂所未知者曷敢擅添且累年刪積之數俱用十八年傳單之銀僅批因回巢獻逆伏辜

皇上仍許治以不治則此一年市賞又將何所取給此臣所以不得不據實為

皇上陳之終不敢沽長厚之名而為時芳依違回互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將山西一鎮今定市賞額數仍許即以

五萬四千兩為準以後不許私加分毫蓋寧從其寬無從其減庶不致邊臣異日藉口不足復開弊竇其添積銀八千八百餘兩既係實用准其開銷至於李時芳之欺世盜名媚虜罔

上併乞

皇上重加究處以為沿邊松增市額奏報不實者之戒仍申勅中外臣工以邊材自負者無徒徇虜延譽而務存修守訓練之實心以邊材取人者無徒採華忘實而務稽修守訓練之實事而又廟

堂之上力破牢不可破之痼習痛洗堅不肯洗之

積套抗虜鼓釁不為罪而惟以曲意徇虜課罪苟完市事不為功而惟以整棚疆事程功將標準既端羣情易嚮千城濟濟而疆圉永固矣臣冒宸嚴無任悚息屏營之至緣係市賞奏報失實邊臣欺蔽特甚乞

賜究處以彰國法事理謹題請

旨

萬曆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部

謬陳閱視事宜六款疏

題為謬陳閱視事宜乞

賜裁定以一法守事臣奉

命視師山右出關而西已幾五月閱視事行告竣矣臣伏思邊務之不廢閱視所以覈功罪之實也而閱視之不廢八事冊所以稽先後之跡也顧邇來類以相沿之套視閱事亦類以相沿之套視閱冊有當詳而略者有當實而虛者有當省而增者襲舛踵訛恬不為怪弊所從來非一日矣茲

皇上以實責臣等臣敢不以實報

皇上臣以為責實自今日之閱視始則先當自今日之

共垣

奏卷十

五

閱冊始也而題叙之例又有功罪混淆而當辨稽查之法又有與閱視互相為用而不宜並舉者當為申明臣謹據一得條為六款誠不自知其謬妄伏乞 敕下該部覆議上請俾臣等據以奏報庶事體不致參差而法守亦稱畫一矣謹題請

旨

一稽錢糧夫今方以款羈厲則邊事孰大於市賞而錢糧亦孰重於市賞者顧市賞之錢糧為銀者十之二三為段帛布貨皮張等項者十之七八乃積錢糧款內止總開銀數而不列貨數夫百貨叢委

動以鉅萬價值稍增毫釐合之便成數千則造報何可不詳也謂宜於銀數照舊外仍列貨數某段布若干銀若干某皮張若干銀若干一一明開庶便稽考更市賞銀貨三年一查似屬太踈宜於每年大市完日責令巡按御史委查一次銀貨各分管收除在造冊二本一送該部一發該道候三年大閱閱臣持此三年清查之冊照數查理則一舉目而開收總撤洞如觀火侵借之弊庶其可少塞乎再惟閱視不分三年內外不論兵餉與否一體查報部覆近行不齊詳且密矣第查盤以閱到之

共垣

奏卷一

日為止者所以杜影那造冊以三年之終為止者所以示齊一若以此查即以此造閱屬非一道閱臨非一時如臣所查三月在代州四月在寧武五月在偏關六月在省會所查錢糧亦各以所到之月日為止蓋月異而日不同者 奏報之冊當以何日為止且下閱之年又以何日為起耶以臣之愚謂十八年以前者仍為一大冊十九年以後者各隨所止查之日另為一小冊而閱冊舊所不載錢糧亦自十六年起至今查日止各分款項另造一冊同閱冊 奏繳候下閱併入大冊庶與冊舊

管不致舛錯而奸欺亦自可杜臣之見實與延緩  
閱臣之疏相成非相戾也伏候

聖裁

一別險隘夫八事中所稱脩險隘者蓋謂大而邊垣  
城鋪小而壕塹品坑若關廟之衛民若墩臺之瞭  
敵云耳乃累閱所載險隘則殊為可異者一公廨  
一倉場已屬不經而至施藥施棺之局亦雜然並  
見一臺梁一馬道已為非類而至玄帝三官之廟  
亦混然同開此猶有工可積也至所稱三年內補  
脩增脩之工則多少任意造報長短隨筆裝飾不

兵垣

卷一

書

兵垣

曰某處增脩梁口幾處補修女牆幾丈幾尺則曰  
某處增修梁口幾十幾箇及按冊而查之茫無可  
尋則藉口歷時已久新舊難分也夫新者既已混  
而為舊則舊者亦可捏而為新矣臣閱寧武時見  
冊內造有新脩石地基十丈臣歷其地求之竟為  
鳥有臣舉以問守備婁弘業弘業卒禁不能對是  
其驗也大約非險而捏造為險者十居其三無脩  
而捏造為修者十居其五特題

請欽限動支錢糧之工稍可稽查而查工之日類非修  
工之日軍壯之藍葉其盡支與否亦尚不得而悉

知也蓋叙工者惟取其多而不問其為險以故報  
工者惟捏為多而不計其非險二十年來何閱不

題叙何閱不 恩賞而當脩之邊工反圯廢幾盡  
則弊源正坐此矣臣以為已往者裁之已屬無益  
惟將今閱所造工程除奉有 欽限動用錢糧及  
雖非題 請而的係險隘為臣所灼見者備悉開  
入閱冊 題叙外其建設公宇等項一併裁削至  
於邊臣以封疆為任則整理封疆自其職掌前閱  
已報過工程若有塌毀直當論罪即有增補何得  
言功 請以此著為令亦不必一一濫登閱冊庶

兵垣

卷一

書

兵垣

所修皆險所報皆實 恩賞不至於濫施而疆場  
庶幾其有備矣臣又查往閱有累閱工程一冊如  
今次七閱則當造七閱工程矣夫八事皆隨閱造  
報而工程獨累閱另造况每閱之冊皆在則每閱  
之工程亦皆在也又何為攢而造之且自此以後  
歷十數閱不止將不勝其造矣此項似屬無益浪  
費斷斷乎在所當省也伏候

聖裁

一覈器械夫八事中至顯而易查者莫如器械乃舛  
錯而不可究詰者則實莫如器械蓋沿二十年以



考諸械之在各營堡者時有變更而閱冊之所載者類無改易每閱不過多增新數以見功並未查舊器之果有果無也即今閱奉有寬文法之

明旨責據其實開報臣之申令亦不啻再三矣而器械之造一仍故套以故職據冊而查之閱冊所有者半為營堡所無而營堡所有者又多閱冊所不載即頒降大銅器併大將軍之類累閱不登者尚多竟不知何故也一一追究則官之更代尚有二三歲計者乃看守器械之人則歲異而月不同且所執有各道相傳循環簿籍其數與原冊原自不對

兵垣

卷一

又難以盡法究詰也臣謂止宜據今實在者造報查無者徑作開除查出者徑入新收以今日之見在者為後日之永規每營堡照閱冊所登者發與一底劄令其改造循環按季赴道倒換以前失落盡免追究庶已往雖不可追將來猶為可據耳臣又查得各營堡所貯器械為數雖多堪用實少蓋今禦虜長枝不過火器火器中之大者莫如大將軍毒虎連珠等炮小者莫如雙頭單頭三眼等槍其餘佛郎機地連槍之類年久不用無論器已毀壞即人之知用者亦少已似宜盡數改為前器至

於火筒火箭九龍筒之類俱為無用之物且多泥爛悉宜查除庶器械一清而典守者亦有專責矣  
伏候

聖裁

一綜胡馬八事中有收胡馬一款蓋謂初時胡馬可備騎操之用故以胡馬養成之多少稽邊臣之勤惰定邊臣之功罪也其後胡馬入塞即死百無一活已成無用之物而閱冊胡馬之收僅以稽馬價肉贖之完欠耳乃舊管實在之下猶然開曰胡馬若干其數大約與營中馬騾之數相埒臣索而閱

兵垣

卷一

之實無一馬則曰此以前流來虛數也夫營中馬騾已開八練兵馬欵內此外並無一馬而胡馬欵內復開如此之多無馬而為有馬無乃近於欺乎況軍以領胡馬為苦近且謙楚之不復領矣而又何必造此虛數也臣謂宜將胡馬虛數改正作為實無庶奏報不虛亦正冊式之一端也伏候

聖裁

一嚴叙錄邊工之叙錄例有恩賚是聖王所以鼓舞人心何可或廢第不以罪蔽功者固激勵之微權不以罪冒功者尤彰瘁之大義查往閱邊臣掛

吏議而去者邊功告成仍從叙賚故有在彼方列其罪狀而在此復鋪其勞績今日方以罪而罰明日即以功而賞者無論賞罰混淆非政之體即恩典蓋幾於濫矣况邊臣之被斥者非扣冒軍糧即隳廢邊計其罪至著而邊工之告完者力出於軍壯財出於帑藏其績甚微且近日邊工當脩者不脩而不當脩者反浪費國家之財以耀時人之目而因為利者更十常四五此所謂拾毛鎮之勞而輕夫赫赫者也臣謂此賞不足為勸而適為邊臣聞一倖竇耳謂宜酌暑為令凡邊臣以論劾

兵部

卷一

吏部

吏部

解任者即有適成之功仍酌其原論事情重輕不得一槩濫叙庶貪黷之夫不獲復冒優渥之典而惕於來之莫可贖者將益謹於往而不敢肆已且亦塞倖賞之一助也伏候

聖裁

一正京盤夫沿邊沿海錢糧每三年一次特勅按臣查理法所從來舊矣自有閱視以來未有兼京盤者匪獨謂其年數不對蓋閱視與京盤所查皆係主客兵餉其間不過大同小異不責之相兼者蓋謂閱查所未盡者京盤得以發其奸或京查所

未露者閱查得以正其罪所謂相資互發者也惟自閱差併入按差而後勅內有京盤未經奏報併入奏報之語意亦謂前按臣方領專勅京盤而未完者言耳臣等因勅語同前亦有併查二年者亦有未查留待按臣專勅查理者無論九邊奏報將參差不齊即今查報二年按臣之領勅止查一年是臣等以閱差兼京盤二差不無侵按臣職掌而按臣之提領專勅者反止查一年恐亦非三年特勅之初意也且以臣閱查即以臣京查其功誠為省便而彼此互相覺發之意亦幾於失矣謂宜急下詔部詳查京盤是否按臣專勅行事按臣所領專勅是否并查三年臣等閱差應否兼帶京盤如係應兼則九邊通行如係不應兼則九邊通止庶法令畫一而奏報不致異同矣伏候

兵部

卷一

吏部

吏部

聖裁

萬曆十九年七月 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披陳愚慮以裨安攘疏

題為披陳愚慮以裨安攘事臣以闇劣無識不自意謬隨諸閣臣後荷山右之寄受命以來蓋日夜惴惴懼未能得當以塞任使近據耳目所經并詎詔所獲雖乏千慮間窺一斑惟平昔預先事之備尚當徹未雨之桑况目今急有事之防可無畜已病之艾用是俯瀝赤悃仰瀆紫宸列款十八冀効萬一儻蒙

聖明採擇勅該部覆議施行但安攘之少補即嫌怨

以何辭臣于冒威嚴無任隕越俟命之至緣

係披陳愚慮以裨安攘事理謹題請

旨

一移大將以鎮衝邊山西之大將當去寧武而就偏關也建議不啻數四矣而竟因循不果者蓋藉口於居中調度之一語不知鴈寧偏老雖屏列為三關而鴈寧以大同為外藩實稱內邊唯偏老一帶接了角山而西隔虜止一牆越老牛灣而南限虜止一河邊長三百餘里虜帳疊疊一望在目蓋所稱宣大山西三邊者是已而偏關適當其中則大將所當居而便於調度者舍此何適故自東勝失

而大將退守偏關蓋山西不易之畫也後緣大同

兵變守備廢弛虜騎乘虛時突應朔陽及忻代議者遂退總兵於寧武坐是與嵐河保之區被虜無虛日馴至丁卯陷石入汾遊騎掠靈石文水之郊即太原平潞岢嵐岢嵐如累卵則五道併進之虜皆自偏老沿邊而入矣脫有大將屯重兵於此虜當未遽入即入虞大將之躡其後當亦不致若此之深也今大同之守既固則鴈寧之備為輕脫點虜後肆跳梁之謀計偏老當為必犯之地蓋漬自偏老大同無責也若自平虜并坪而入則縱寇之

兵機

卷一

李

責在大同大同主將不提全鎮之兵尾其後哉中東諸將又不合鴈寧之衆抗其前哉且大同之邊非旦夕可即入虜動而我故得為備也虜籌此必熟矣况今方以市賞羈虜則虜所日叢聚而窺同者全在水泉一市我所日嚴備而彈鎮者全在偏頭一關柰何以全鎮之邊務付之一路將而令鎮將袖手旁觀於三百里之外若秦越之視肥瘠然而不一關心也無論非所以便有事之堵遏亦非所以重無事之彈壓矣臣謂移總兵於偏關而改參將於寧武防秋之日撫臣兼巡鴈寧以便提責

聖裁

此為山西邊務之第一當畫者伏候

一停班壯以助軍需山西一邊其班軍民壯輪班赴邊脩守者歲計一萬四千除班軍六千外民壯實八千四百有奇未款之先歲用以擺守邊牆尚為持戟之士既款之後歲用以脩築土木止供荷鍾之役二十年來邊腹之間無堡者堡無執者執星此櫛聯亦庶幾可恃以守矣今當財用匱乏之時剔剔雖嚴所增能幾臣查得此項民壯每歲上班自四月初一日起至九月終回在邊總六月而每

兵恒

卷一

名解工食六兩又赴邊時在本地領有安家路費衣襖等銀各因地里遠近不等大約在五兩上下且皆派之條編歲有定額非係戶人之津貼者也而在邊六月每月支監菜銀三錢蓋每一名民壯歲實費銀十二兩八錢矣鴈平道額撥有三千一百名奇嵐道額撥有五千三百九十四名臣查鴈平頗無急工而奇嵐尚有大邊當修者若量於鴈平停班二千一名奇嵐停班一千三百九十四名自二十年為始免其赴班止將談州縣前項工食安家等銀解赴布政司交納歲可得銀三萬七千餘

聖裁

兩或抵年例或充市本且歲可省鹽菜銀六千餘金其益誠鉅也所停班壯俱於平潞之南極遠州縣內議止仍存其名以備非時調取但邊方稍停不急之工即腹裏可省數千之力於邊計亦自無妨以後如虜款猶故邊工漸成即逐年再為議撤亦無不可其視榕括於庫藏削剝於軍卒者利相萬矣伏候

兵恒

卷一

一還椿朋以補營馬查沿邊舊例每營官馬倒失軍惟計年完責估輸椿銀或兌以牧養民馬或給以馬價椿朋令其買補驗烙未有逼令軍自買補者亦未有將官以賣馬為利扣剝軍士者以故士飽而馬騰將官之利賣馬蓋自軍士之補馬始軍士之自補馬蓋自椿朋之抵克市本始也夫椿朋本以給軍買馬而乃取以抵市本蓋謂所市夷馬堪以給軍騎操總不失為買馬之用耳其後夷馬已不可用而椿朋又不可復將領復畏叅罰之嚴歛道倒失之罪於是胥令軍士自補非闔營攤扣即合隊攤扣非以月扣即以季扣攤扣不足者責以自為添處既剝其月糧添處不足者益以贖目料

草復冒乎軍餉而且將官視為奇貨日買不堪  
馬養之易換之貨取之自匠役攢餒之草採之自  
營軍於已無分毫之費而多估以十二兩少估以  
十兩給軍充數尤可恨者將每次汰退驚馬輕估  
其價仍收餒養待二三月後復博高價給之營軍  
以致各營後之所補即前之所汰軍有實費而馬  
無實用弊皆坐此及今若不改絃易轍任軍之買  
補而不之恤也其究將至於無馬矣臣查得山西  
一鎮椿朋抵市本者歲在大僕寺解發以一萬五  
千兩為額今即將臣所議停班民壯工食銀一萬  
五千兩抵充市本前項椿朋仍貯之太僕寺為名  
營補馬之需倒失之馬或月查一次或季查一次  
買補之馬或一月一補或一季一補惟計應買之  
數委庶幹之官發領官銀令其分買每匹務以十  
二兩為準即令原買之官將所買之馬赴太僕寺  
驗烙回營給軍如有所買不值原價暗行扣剋者  
即時叅呈究處如椿朋不足以供或酌請馬價亦  
無不可臣又查各鎮營官以陳言罰馬例納價者  
無時無之每每俱充別用當事者肯稍省交際之  
文以孰非軍國之需哉大要以補馬歸之官以養

馬責之軍而使官無一扣削軍無一補陪將不獨  
馬有騰槽之氣而軍亦有超距之風彼將官者即  
欲易養夷馬駕馬以博厚利其勢亦將以無所售  
而自止矣伏候

聖裁

一停領馬以甦困軍臣考山西鎮市馬之處凡三變  
矣始則分俵驛遞扣價而驛遞病繼則派給里甲  
變價而里甲又病三變而及於營軍牽領壯者騎  
操嫩者牧養瘦而老者變賣後因騎牧之無成兼  
以草料之弗給悉令從輕估價似為彼善於此乃

兵垣

卷一

軍士領馬倍價種種苦態即督撫之前疏尚不  
能盡其十一也近又議將市本銀於闔鎮月餉內  
撥扣而償以夷馬軍不累而市本不虧亦似為便  
第終屬剝軍特所剝者細耳臣以爲 國家不愛  
市費易買夷馬原非謂捐價於夷而取償於馬亦  
非謂內地乏馬而取產於夷用以保疆場護生靈  
耳此數萬金直以擲之當不謂費奈何猶以市馬  
而苦吾軍也祇緣市本之不敷是以苦軍而不恤  
臣請先議市本可乎山西市本除各項額給外止  
以銀四千兩以夷馬價銀抵之而每歲夷馬之價

且完不及二千餘兩甚則千餘兩耳餘多為中軍千把總所侵沒一經查盤輒藉口拖欠即所稱四千兩者蓋軍有實費而官且無實用矣臣以為此四千兩者即取臣所議俸班民壯工食銀抵充而夷馬過邊該道親驗有可以變價者諒為揀留付各將領變價貯庫充撫賞不給之需其餘照各營軍數每一名給發一匹充為犒賞或養或賣聽其自便定者竟給鄰邊軍士分食不問肉贓如真無可變價者亦不必強派將領致貽後累即分賞各馬亦聽該道類發不必復派營軍赴市候領庶在軍復釋積久之困而在官盡洗剝軍之名耳不然既以有用之銀易夷人無用之馬復以無用之馬耗我軍有用之餉是割肉充腹自斃之道也非臣所能及矣伏候

聖裁

一嚴綜覈以絕役占查律開鎮守總兵并協副參遊守操等官額用半伴各有定數數外多占用正軍五名餘丁十名以上各問罪遞降實職有差至於賣放包納月錢者正軍至二十名餘丁至三十名以上罷職遣戍法至嚴矣而弊乃日甚者蓋法之

兵恒

卷一

兵恒

卷一

不必行也近經臣遵奉部題清占役一款已將該鎮各將領應用書記半伴等役酌量地方之緩衝營路之煩簡裁定人數分發各道令其置扁書名樹之將領公署門外以便查稽矣顧將領之所占者詎能盡革即臣之已革者詎能必其不復占如牲手錢銀刺繡結棕鞍轡等役何營無之而及至查開不曰甲匠則曰弓匠不曰木匠則曰泥匠如前各役孰肯以一二實報哉無論臣等一過目難數即該道耳目素習亦且茫乎莫知的據蓋緣各役不盡係老弱方查則為軍查後則為匠荷文負戟與營軍無異將何從而辯之即半伴等役已酌其定數顧本營之軍統於本營之將以將役軍孰敢不從以軍隨將孰能辯其為額內額外也臣以為嚴核此弊惟當責之該道該道誠留心營伍將每營之軍除扁示有名外逐一查驗不許營官以差遣藉藉破調老幼盡汰壯健之中又較其業何技藝惟藝習者存之不問其為何役藝疎者汰之亦不問其為何役即將各年貌技藝籍記同內仍擇疤痕之必不可易者私識之以後每季按圖一查仍較其藝以為賞罰而各將官之勤惰據此

而定營中如有逃故即一軍之補亦必赴道驗更  
原冊如是即不必日查占役而占役自清仍申嚴  
前例有犯必懲無少假貸將領自愛而重犯法弊  
其可以廖乎然非談道之精察嚴明則不能行非  
該道之實任怨勞則不敢行臣近經閱查兵馬見  
監司之門書皂快等役亦間有食軍糧者問之則  
曰某衙門之常川也夫軍餉非可以充工食者柰  
何令此輩得耗蠹哉監司而如此又何責於武弁  
其上下相蒙眠同猶鼠蓋有由矣舉此役占而先  
剔之則又正本清源之道而為各該道所當痛自

兵部

檢點者也伏候

聖裁

一祛斂扣以恤軍卒夫沿邊營伍斂扣之款實亦至  
煩夥矣惟步軍採打秋青折抵客餉馬軍攤扣朋  
合湊抵市本是為正額外如陪椿職有扣補馬價  
有扣攤買營馬有扣此皆近日相沿為例者猶曰  
名充官用也下此而造冊則扣紙費領糧則扣打  
點扣置旗幟扣補塞糧至於歲時伏臘慶生辰  
則有程儀賀儀之扣奉例操巡委官查盤則有席  
程罪贖之扣又其甚者各衙門之發馬發段散箭

兵部

卷一

散弓歲不下五七次胥扣軍而償其價各衙門之  
送星送相派果派茶月不下數十人悉扣軍而結  
其歡掾房青客作興每至數千把勢優伶起發亦  
踰幾百旗牌之差幹需索無端營馬之輪養多寡  
有差又無一而不需之乎軍無一而不資之乎餉  
夫軍之終歲糊口惟靠此月糧而加以給散不時  
稱貸出息所得率復幾何乃朘削之者萬種俱備  
即禁約日新而扣剋如舊皆起於各道之習為姸  
姸亦起於稽覈之未得要領故也臣查得諸項扣  
剋如名充官用者臣已量為調停議擬其苦矣即  
營伍中扣充私用者但責該鎮司道嚴布禁令密  
行譏察有犯必露有露必究如仍舊曲為容隱者  
撫按體察得出一體將監司叅治行以實心革之  
甚易惟各衙門發送諸項非開權貴即係統轄即  
各營將領亦甚苦之惟威勢所逼勢不自由臣謂  
此項非令發送者有憚心勢必不止非責成按臣  
勢必不行蓋按臣以糾察為職任如於入境之初  
即行令各營置立循環二簿送院印發按季吊查  
如有發送前項遊食之徒到營或發馬代餼發偵  
取價者照日月為叙明白開列簿內按季密行送



查按臣仍不時廣寄耳目如有隱忍不行登報者  
查訪得竄先將本營官拏究重處復命之日查  
稽簿內應徑處者徑處應參究者參究仍將此簿  
送部查考如此彼即有所利於前亦有所憚於後  
為己之心既重為人之念自輕沉錮之累或可一  
洗而清耳不以之圖而徒曰嚴禁嚴禁云則仍復  
故紙視之矣然山西將領原議營軍採取秋青用  
充公費者蓋取其力不利其有也而今竟扣餉銀  
於戶部衙門支充公費三閩歲約銀二千三百二  
十餘兩且公費日領而營軍之採打秋青者日未

兵機

卷一

兵機

卷一

聖裁

一復兵將以防要地臣惟全晉形勝以省會為堂與  
以大同偏河為外戶以鴈寧為重門而由偏關而  
南河曲而東則岢嵐一州實為鎖鑰要地循岢嵐  
而嵐縣靜樂去省稱捷而天門諸險足以扼其衝  
且虜必不敢越省會而南猶可恃以無虞惟循岢  
嵐而嵐縣折而南越永寧復折而東越汾州坦坦

一川直通內地無險可扼無兵可堵雖為地稍遠  
而虜騎疾馳不三日可入一入汾州北趨則為太  
原東指則為潞安西南下則為平陽惟其所之更  
無限隔全晉所屬悉為彼囊中物而我之守備反  
在其外毫不著力矣是汾寧者又全晉之左腋而  
趨汾之口永寧實鎮之永寧又汾之門戶也往虜  
陷石掠汾馬首已向平陽緣所獲已滿因而中止  
即今可為寒心當時添設參將一營鎮此重地併  
防守永寧寧臨吉陽等處良稱石畫後因參將有  
騷擾地方者汾人輒忘遠慮告華此營當事者念

兵機

卷一

兵機

卷一

此地本重而又謂民情難拂調停其間改設守備  
放回平陽班軍一千止責以守汾州而永寧諸處  
南不屬汾南北不屬岢嵐蓋置之若弃矣即後申  
飭秋防事宜以永寧一帶分隸巡寧道令其防秋  
移駐而又責汾州守備聞警赴寧虜過回汾不知  
永寧無兵何取於一道之駐而以一守備往來於  
二地之間何能保其萬全也第往未有閱歷此境  
者且恃款忘備故譚不及此臣近周歷其地始知  
此地之重實得鴈寧蓋守汾所以衛晉而守寧所  
以固汾謂參將之守寧為代人防汾人之愚也而



因汾人之愚計而華參將當時之疏也今欲添將則無兵欲添兵則無餉臣以為不若仍復汾營參將撤回平陽班軍無事駐汾州防秋駐永寧而寧臨吉縣一帶仍以隸之一如初議將永寧諸州縣班壯悉免其赴邊留以自衛操練調度一屬之汾營則彈壓勢重汾寧兩安且易止一官不煩兵餉又查永寧一帶地方去汾僅二百餘里而去省蓋五百餘里更隔越山險隸之巡寧終屬未宜仍當割屬汾南守道假以兵備職銜俾其自固唇齒監督既便責成亦專全晉之疆場庶皆密而無隙矣

兵垣

伏候

卷一

七

聖裁

一密守禦以固河防山西一鎮三關之邊皆辦防秋而西河一帶復兼防冬臣近閱河曲一營時當盛夏而夷人奔趨討賞者如太子灘娘娘灘等處馳馬徑度不沒馬腹則即憂亦常防守也且自偏關至保德約一百四十餘里無論山西鐵免等夷勢逼鄰河即陝西黃甫川清水營為套虜出沒之衝其去河保遠不四十里近止二十里耳故河曲原添參將一營募兵議滿三千之數誠重之也查未

款之前每歲調偏老後遊等營與禦冬二司官軍一萬五千分布防禦後因改設參將調遣俱徹而召募新軍原未足額即後經元年閣臣議題添兵數百總之僅餘二千夫邊之長備昔也昔以一萬五千為守而不足而今責之二千餘人無非以連年和款故玩不為備耳茲虜情已在罔測備禦胡可不早臣閱查沿河一帶小民皇皇告添兵馬者在在皆然臣看得河曲一縣東扼河會西控保德北為灰溝之犄角南為興嵐之門戶此處若再募土兵三百并原兵二百共足五百改設守備一

兵垣

卷一

七

員將河保民兵併入該營訓練防守太原汾州防冬班軍赴守河會者俱屬提調所添兵餉即於西踞班軍內量停五百名摘取原食月糧并應支行糧充補即不必另為額外之費而河防隱然增一重鎮已至於樺林子一堡為偏關西門對過棗林灣等處直逼虜穴該堡久經圯廢且遠隸河曲防守應援俱屬遙制應脩復前堡添兵三百守之亦不必額外復設即將黃龍池堡官兵移駐樺林再於守備營摘撥一百五十名蓋之仍割隸偏關信地則勢切密邇防守更嚴似亦便計也伏候

聖裁

一改班價以召土著天下事有必當襲故者更之則見以為擾有必當更新者因之祇見以為虐故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事窮則通通則久亦勢所不容已耳今山西鎮之班軍歲靡實費而無實用微獨不調已也儻可解而更張之乎姑以其在重地者言之山西要害之最喫緊者在水泉一鎮原設官軍一千員名以備戰守誠重之也後陸續逃故者半見在食糧者止五百名因不敷戍守於萬曆四年議將平陽潞安二衛額軍各撥五百名分

兵恒

卷一

為春秋兩班更番赴水泉營守禦以補先年逃故之數以革皆田野蚩蚩之氓素未經虜時當和款用以供薪水版築之役則可耳今虜情罔測一有變動則水泉當先被其鋒欲借以為疆場堵遏防禦計萬知其不能矣且其自衛到邊遠者餘二千里近亦不下一千六七百里跋涉道途勞戀鄉井視信地直傳舍耳更水土不服疾疫時作人而未甦而歸者又比比也當此極衝之地而用此脆懦之卒談之實可寒心臣查得各軍每名月食糧銀四錢支行糧銀二錢每月每名蓋實支銀七錢與

邊軍之餉原無軒輊若將此二衛之軍停其赴班

止摘取原衛五百名之月糧各六箇月先期解邊併原食行糧召募土居之軍遇閏二衛均認半月其布花原衛每名銀三錢八分亦摘取充數不足者益以塞田租利如應募者以每名再議給安家二三兩以繫其心不必增添糧餉而一經反客為主即可轉弱為強久之人自為守家自為戰視班軍之番更無固志者利不啻百矣寧惟水泉查得各衛所輪班脩守之軍除水泉外西路尚二千八百四十名東路尚一千六百七十五名中路尚一千七百六十八名共六千二百八十三名其赴邊之費與水泉同其無益於疆場亦與水泉同也儻推此例而更其遠者計原班在邊之日摘取月糧布花并應得行糧改募土著分撥各要害之地以時訓練以資修守所裨於該鎮者良非眇小已伏候

兵恒

卷一

聖裁

一議召買以杜弊端山西一鎮除民運屯鹽外歲發主客銀兩不等召選商人易買本色米豆草束以便友放法所從來舊矣緣因循玩愒日甚一日而

當事者復不為之調停整理以致商弊叢生而莫可救藥則邊儲之耗蠹臣又以為未可盡責之商人也臣見沿邊商人有數十年不易者及查每年侵欠追此者此人每年領銀召買者又皆此人豈邊方更無人哉而年年而侵年年而復給以銀也蓋緣各商始領官銀任其侵費每款以次年之所領補本年之所欠而當事者恐輩此商銀無著落故因其負拖於本年而又令獲領於次年是各商以拖欠為要挾一應商人直至死而後已耳即隨其時估歲增斗頭彼且藉口加添百方展辦率必

兵地

卷一

三

三

而行當終無清結之日矣至於草束之易買與米豆又自不同蓋米三隨年支放一買入厥即商人之事畢矣乃草束則收多而放少夫草堆梁在場非有棟窿以覆之也又非能使風雨之不入也有三年不涸爛者乎而况五年七年甚有十年者涸爛已成塵煨而猶掛欠於商人且并底窖不除而槩責其陪補已補復爛已爛復補每草一梁只查盤問過罪贖等之已值半價矣臣所閱之三開除侵涸草三萬六千束外實有主兵草四萬七千四百餘束客兵草三十四萬七千四百餘束其間三

年五年七年者蓋亦十之五六也不及時調停支放而惟以涸爛責商人恐再踰三五年即將商人監斃追此竟亦何益臣謂買草不完罪在商人入場而不放致令涸爛罪不在商人合無自今為始將在場之草查係三年者若千五年者若千七八年者若千七八年者量陪十之五五年者量賠十之七三年以內者及時支放量除底皆既無客兵即折放與主兵扣留草價以備再買縱當時買價與今折價不無低昂亦不妨通融支放蓋放有虧折尚可得新價三分之一若恐虧折而一任其涸

兵地

卷一

三

爛將併其本而失之矣此後召買草束將先後繳過實收順次登簿存貯戶部衙門時常檢查挨年支放大約使場中再無三年積草無論不致貽累商人即餉銀何自而虧耗哉至於買糧之商臣以為亦當自今為始戶部會行各道將以前拖欠商人盡行革去止送舊欠不給新銀於各鎮另選殷實商人數十籍名在官責取保結每歲發銀務在八月以前勿致後時嚴查時估勿致減報定立完限不許拖延每斗明寬一升償其勞費時估一定即限內市價稍有低昂亦不必再為更易惟過限

不完者即挈追原銀治以侵欺之罪亦不必任其續完復為加添斗頭致彼得為口實願時估之完限之定商人之選非該道留心勢必不辦此又所當嚴為責成者也伏候

聖裁

一罷營田以實行伍積粟實塞自古謀國者類侈譚之營田得非遺意乎而何為當議罷也蓋塞地瘠薄加以氣寒霜早原不堪種而當事者欲沽墾塞之名乃強取而種之然計其所收實不償所費且潛剝軍膏而遺之害而當事者固未之等也臣查

英

卷一

三

三

三關營田在鴈平則伍百餘頃在寧武則伍拾餘頃在偏關則三百餘頃即以一偏關例之每地百垧用耕牛貳隻庄頭肆名每歲夏秋籽粒計七石其他料豆勦耘之費姑勿論只所占庄頭每名食糧銀布花共九兩四錢四名共領三十七兩六錢矣既克庄頭便離行伍既離行伍則所領之餉胥為無用之費而每歲秋成所收極豐僅可足四十石半豐則二十石偶荒且幾於無獲矣更當事者以所獲之多寡為該管官之賞罰而該管官以冒賞避罰為心所報常浮於所獲數有不給則扣各

庄頭之糧銀以補之即所獲惟求足數半雜糠粃坐給軍士抵扣月糧年復一年恬不為怪鴈平一道每歲所獲獨多而軍士所陪更苦中西二路雖不若東路之甚而無利於邊有累於軍者則一也夫國家歲出額餉以給軍蓋欲藉以守衛疆場而乃驅之農計三站所占幾一千六七百名毫不為邊疆用而所獲之糧復陰以剝耗營軍之膏脂亦何利而為此也今鴈平道屬塞地已經召佃輪租而中西二路亦應自二十年為始照例召佃各隨地之厚薄為租之多寡不必驟入屯田即以塞田為名另項收貯以備軍需前項庄頭等役悉令歸伍操備原買牛隻變價還官即歲入不多而佃戶所收總之不離邊垣我之召買鹽糧其價常平亦未始不為疆場利也視之耗實費冒虛名而且陰剝軍餉者利害何如伏候

聖裁

一查積銀以預糧餉糧餉之儲莫急於邊倉而糧餉之匱亦莫甚於今日之邊倉臣所閱之三關如鴈平一道頗有積貯除查抵年例外諒留以備緩急尚有可恃至於寧武岢嵐等倉每歲自正月至六

月支放本色倉故罄然無餘也召買鹽糧民屯等項隨入隨出隨支隨盡僅供至六月而倉內復空無論無九年三年之蓄即二三月之儲且無所備方今虜情固測且內地之虛實無不洞悉脫事果寒盟一旦羽檄交馳虜環而困之將惟束手待斃即有金湯之險竟成何濟况寧偏一帶軍丁素稱驕悍即今無事時月糧稍過期限輒常於中夜放砲當事者每每借支蓋亦非其得已胡可不為備也臣查得代州庫貯有賞功入援等銀三千三百餘兩中盈庫貯有入援銀四千三百三十餘兩

典

卷一

七

七

聖裁

一酌工程以節財力夫疆場急務不外訓練脩守碩

訓練與脩守事當並舉而修之與守則又勢屬相成者也自和款二十年以來議脩而不議守至訓練之事則又卷舌不談即所脩者亦多密於腹裡而疎於衝危粉飾於目所常經而玩忽於見所不及緩急無論已且今歲告成明歲經始舊者方新新者復舊無論鹽菜等銀歲費數萬費出不經即上班軍壯操戈制挺之事擺墩傳哨之規悉置不問在官忘其為乘障之人在彼亦自任為版築之役矣倘卒然有變驅若輩而戍守不惟軍皆徒手壯胥空拳鳥散魚驚必致債事且用不戰之民以戰是以卒予敵耳合無自今為始急將已完墩堡議設器械軍卒用備一時防衛未脩工程非係衝危要害不必一槩題修各軍壯赴邊者諒令修工三月即行停止遣歸鄰近營分編為部伍與同營軍輪番操演隨身器械聽各軍壯自備至於盈甲悉從官處或遇操演習或遇警擺守給領披帶事完交回既以休其力又以作其銳庶稱先事之備預可免臨事之倉皇即歲省鹽菜等費當亦不貲也伏候

聖裁

省浪費臣查得山西鎮自款市以來例  
之事理則無益而有損者莫此為甚實所當急裁  
者也蓋夷名守貢得非謂虜之市馬未入恐其渝  
盟而挾此為質乎願我之市賞惟以羈虜原非盡  
恃此為安邊長策虜之來否惟當聽之固不必預  
恐其不貢而質其人以示弱也况虜中如王筆傷  
氣季龍等皆其緊要用事頭目得此而質亦奚不  
可而虜固不肯遣也如連年所遣克太召免等五  
六人皆虜中廝養且非真夷臣前進而審之則其  
四為華人被虜者其一為板升所生猶然華裔也  
以何關虜休戚而亦何用質為又我所以待之者  
亦至隆重矣舍以賓館供以使今日給口糧銀八  
分而五日一犒宴朔望序節各一賞宴每歲自七  
月初入至次年五六月回所費不下二百餘兩自  
十六年起至今止查費過銀六百六十餘金矣夫  
此數夷者勿論其日住內地窺我虛實即以彼廝  
養之賤而我加之以賓禮且不足為虜有無也虜  
得無竊笑乎古有賓服四夷遣子入質者茲將使  
千萬世後謂我中國賓虜廝養也辱亦甚矣夫山

西質其廝養恐沿邊所質未必皆係頭目山西費  
稱餘薄恐沿邊所費視此更為狼狽前張勳朋所  
條宣大之夷充滿城市娶婦內地者想皆此類也  
臣以為不如將此守貢之夷盡數遣歸仍諭虜以  
中國以信義撫虜以後不必遣質致滋疑貳寧惟  
我之浪費歲省不貲即所以尊 國體而信遠夷  
者恒必由之矣伏候

聖裁

一革濫役以除軍害我 國家慎念九邊經以大將  
緯以參遊誠重之矣又慮鋒鏑之下有觀望逗遛

退縮者乃 頒降旗牌假以便宜

綸音昭赫法典森嚴自當密棒高藏非遇大警及緊急  
機宜重大事情不得輒擅請用禮也亦分也不知  
起自何時各營有等奸軍貪緣旗牌名色執以手  
旗懸以脅牌或委之監營查隊或委之視器驗馬  
或有領哨之稱或有收後之任將領視之若其手  
足耳目而不可廢顧以輩奉法者少壞法者多得  
以事權視為奇貨依假狼貪莫敢誰何一經差遣  
擅作威福需索無端睚眦有報部伍被其凌虐軍  
卒受其捆打司哨各官咸聽約束守操而下甘任

叱辱嗾嗾若輩不過一軍耳胡可聽其濫託詭稱  
恣肆若此也如往時寧武曾委一旗牌催工將做  
工之軍捆縛一晝夜而斃竟坐抵死本犯尚在困  
圍如近日廣西崇將吳紳因以長役更易哨官任  
意鞭撻遂致峒兵不服因而鼓躁幾成大變此皆  
覆轍可為永鑒及今若不裁廢官軍懼其荼毒日  
甚一日莫知所終合無嚴禁各營再不許濫用旗  
牌名色人役如有應委監督哨收後催督一切  
事宜悉聽於衛所職官或中軍千把總間一委用  
事完即罷廢權不假於匪人令不至於旁落不以

聖裁

一修戰具以摧虜鋒自古禦虜無過曰戰曰守曰和  
顧為策有三為歸則一蓋未有不戰而能守不  
能守而能和者以和求和而不以戰求和宋人之  
失計所以為千古扼腕不平也即今黔虜負國  
情形已彰我沿邊之所為備者款即未可遽絕而

要不可恃以為安戰即未可輕試而要必當圖以  
為利乃戰具之當急脩者臣以為莫要於車馬  
為車利於守不利於戰利於緩不利於速宜於平  
曠不宜於險阻臣謂未嘗實圖之不可謂其不通  
於用未嘗實用之不可謂其不利於戰也何者虜  
騎臨陣多帶餘馬迅如飄風威如倒海蹂躪我士  
馬踐踏我行伍使我勢不能支者十九恃在馬也  
又其部支甚衆較我兵馬不啻數倍天性驚悍  
不畏死故其矢不虛發兵必血刃匪獨習慣其志  
專其氣壯故其技得盡所常也我之軍卒貪生惡  
死已有畏心而又馬匹羸弱騎坐旋轉多不得力  
盔甲脆薄矢刃一加即多透體兼之猾虜更蓄遠  
衝不敢不望遠而應矢砲有限取用漸空糧營越  
利更所不敢勢必將坐以待斃此三者又皆所以  
增其畏也既有畏心手足無措即有火器之長技  
悉靡之於無用矣虜百戰而百勝我百戰而百不  
勝病正坐此惟戰車一備則能使虜長無所用而  
我得用所長衝突無門虜馬不之畏矣射斫無險  
虜技不足畏矣既無畏心而我居中待容調度虜  
詎吾營任其詎之虜逼吾營重為創之虜稍亂而



可乘間出精銳而追擊之虜復整而不可乘暫收精銳而姑俟之虜攻圍鄰近城堡駕是車而往收之虜轉徙住劄無常移是車而跟襲之雖守而戰者迎機自動雖緩而速者有觸自通雖居平曠而險隘者借此聲勢相倚選鋒之軍固為精兵挽運之軍亦皆選鋒不必闔營有馬而皆有馬之實不惟闔營皆馬而且無馬之費寡能擊衆靜能制動無方之利盡在此車故語曰車為營甲又曰運有足之城乘不飼之馬皆謂此也今日經畧諸邊亦無他道惟及時申令督撫邊道各亟舉行或獨輪

或雙輪或砲火或鋸刃或人挽或馬曳其制各別惟擇其便如近分巡冀寧道副使袁弘德所製鑲槍偏廂二車臣取而親試之便利輕捷更婉轉周旋罔弗如意可以升高可以歷險山西一帶即稱多山而偏關以南皆為土阜鴈寧內外悉係川原誠領其式於各營製此而備於無事持此而應於有事何戰不克何虜不摧惟在當事者不事虛文務求實效造作即儼如對敵操演即禦若拒虜一應開闔馳驅之變行止聯絡之方日試月練務以習熟為度如是而不能取勝始可曰鷓鴣車耳况

一之價計可抵四車而一車之用計可當十馬即多為估造要不為費也蓋我有能戰能守之具斯有可戰可守之權惟戰守之權在我而款不款不足為重輕矣伏候

### 聖裁

一禁交際以清激揚夫方今款和日久邊釁叢生其原皆起於將領之非人而將領之敢於恣肆無忌則各道實致之蓋將領者分督者也各該道者監督者也各道原以監督將領為職則當以糾察將領為事况將領之近者多係同城即異城者勢亦

關密邇日與相習有不知其人者乎即彼有巧為縫緝者一留心察之有不得其真態者乎而往往營伍之弊百孔千瘡莫可究詰該道若罔聞知竟不一為開報蓋惟該道之與各將領交際款密無復町岸交則不能無相狎狎則不能無相揜一切綜覈稽查俱付之不講即貪如狼悍如虎軍士剝膚營伍切齒且無處不註上考矣夫本兵之黜陟惟取決於督撫督撫之薦論惟取憑於監司故監司之是非則論薦之根而黜陟之原也監司無公是非則督撫無公薦論督撫無公薦論則本兵無



聖裁

公默嘆違事之日弊而不可收拾原正坐此請自  
今為始嚴禁監司將領之交際凡將領非禮阿承  
與監司曲意容納者悉以賄論將領有不肖之狀  
而不得上聞者罪坐監司一併究處則既無所牽  
於情又有所惕於法監司之稽核必精而將領之  
嚴憚自切營伍諸弊不期其洗刷而自無矣伏候

一折贖緩以充積貯夫金作贖刑自古不廢我朝

令甲徒流以下皆准納贖而又定以春夏折銀秋

冬折穀俾其盡數登報抵充正支固以體民情亦

兵部

奏摺

卷一

所以防官偷法至詳也而今之折穀者十無一二

矣折銀而充官用者十無二三矣近經部覆責令

沿邊閱戶稽查紙贖蓋謂當邊計匱乏之時搜括

得一分外庫即可省減得一分內帑而孰知當

事者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計所收之多寡為

所用之盈縮且有有用過而借他項者而况肯留一

分抵官用哉愚各處送到紙贖冊內臣一查之贖

緩之濫取當無過於山西一省交際之濫觴當亦

無過於山西一省者矣先是司道中亦有告臣以

交際之濫者臣訝以為不盡然乃今一經查閱即

人言猶未為盡今日出一牌曰取數百兩送京中

禮儀明日發一票曰取幾百兩賞門下人役今日

曰封五十兩送某按差明日曰封三十兩送某司

道至於本鎮外鎮若總兵若副將歲時節序悉有

厚餽且非五十三十不舉也夫禮尚往來而至於

與武職相往則又一出而十入矣此不過一轉移

之間而彼此之庫藏胥為彼此之囊橐借所稱鬼

搬運真不誣也更聞下程之費每副非十兩則二

十幣帛之陳每次非十六則十八至於金壹銀壹

之羅列折花折席之稠疊目為常事恬不為怪甚

兵部

奏摺

卷一

者加添夫人公子之名另為衣服程儀之備言之

汚耳籌之痛心近按臣喬璧星甫入省即刻銘自

警內有古人重心交今人重儀交今之所謂厚道

古之所謂民賊數語蓋痛恨於此風而然耳交際

既濫紙贖必多相傳此中問官多明白示以若無

罪贖恐難詳不允而為當事者亦公然見無紙贖

反覆批駁乃三關之查盤有一招問至數千者孰

非民之膏軍之贖也感時者謂晉中連歲饑饉薦

臻天災人害皆由於此理固然矣夫嚴禁屢申視

不知畏利令智昏而理為欲蔽故也今於無可柰

何之中而求為潛移默化之術臣以為更無他道  
惟將罪人之贖請署為令無論春夏無論秋冬在  
腹裡者俱准折納麥穀在邊方者俱准折納米豆  
一槩不許折銀即解抵年例額數亦止以本色計  
筭米穀粗物携載為難稍有人心必無易銀而用  
之理此法一行則閭官知上司之不能取用必不  
樂問罪贖上司知米穀之不能取用必不反覆批  
駁間關之詞訟自少軍民之物力可豐久之則積  
貯漸充可以佐軍興可以振荒歉交際漸省可以  
養廉耻可以善風俗上裨國計下益民生詎淺  
淺哉或曰交際可廢乎然交際不必盡廢惟不至  
於侈靡自方面而上俸祿柴馬之外供用工費之  
設孰無二三百金况禮無往而不復就中轉移能  
損幾何臣常觀漢之卜式以賈豎之子尚輸家貲  
助邊而今之粟監以銅臭之夫且捐餘金抵餉况  
諸當事者所業何官所職何事而宇內兵荒交作  
聖主旰食宵衣所值何時而乃惟甘營營為筐篋計寧  
論卜式即視諸粟監當燒死無地矣且雷霆不能  
遠天下逐逐而擊而亦間有值之者沈汝梁祝大  
舟是已即此則贖緩之折寧獨為積貯計為當事

者計更深也伏候

聖裁

萬曆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披垣諫草卷一終

共七

卷一

核垣諫草卷之二

兵垣

泗上張貞觀惟誠父著

查議屬平道積貯功罪疏

題為恭覲閱邊 特與敬循職掌效愚以贊

廟謨以裨邊務事據屬平道兵備叅政吳同春呈查過

前任叅政張惟誠任內所積銀糧段帛布疋牛羊

等項應抵年例應留備用并變價應追還官等項

具由造冊到臣該臣等議得富塞等倉穀八萬六

千七百二十九石三斗六升一合四勺七抄半

估價銀一千三百二十四兩七錢布五千七百一

十五疋綿花線縷四千九十八斤鹽一萬七千五

百斤此係積剩鹽菜行糧等銀所買應徑抵年例

者也平糴倉穀二萬二千五百石原係借動代州

庫貯獲功懸賞銀八千八百九十四兩八錢所買

者應給軍抵年例仍於主兵銀內照數扣還貯庫

備用者也其見在銀一萬七千六百二兩七分一

釐六毫八絲七忽四微并李璋等借出未還銀八

千三百九十八兩三錢三分三毫三絲七忽應嚴

限追完通留本處以備緩急接濟之需其段帛二

萬八百二十二疋原係動廣北二倉積除豆價銀

二千八百三十三兩八錢七分七釐所買應仍變

價還官與前銀一併留貯者也學倉穀一千石應

照舊存留以備周貸貧生者也還回東盈庫脩邊

剩銀并原估脩原平二堡未動銀五千三百一十

八兩三錢九分六釐八毫一絲二忽六微既經

題允為本年新工之用應聽其支銷開除者也李

國相等未買糧銀一千四百七十二兩三錢零應

及今秋成動限追買貯之平糴倉以備積貯者也

惟各界軍士借過雜糧應還未完銀五千六百八

十一兩二錢一釐一毫六絲三忽係累年散糧未

扣之數查得塞地之糧入倉原多虛名而塞糧之

給于軍原係實累况連年以塞糧扣軍糧在軍久

已抱不平之冤今若復扣軍糧以抵塞價在官豈

容為再誤之舉臣等謂此項逋銀急當議蠲以甦

疲瘵者也各完欠數目并應抵應留應追應豁等

緣由已經冊報該部酌議第見部覆按臣賈希夷

叅論惟誠原疏謂同一積貯修築人方以此多惟

誠而按臣即以此論惟誠欲取決於臣之一勘臣

則謂定惟誠之功罪者不徒當于見在之數查完

欠以辯虛實而尤當於從出之由究公私以別利害蓋臣自奉

皇上閱視之寄即廣詢博訪惟誠所注措乃有盛譚其功者有極道其罪者有謂其程功固鉅課罪實多者臣亦茫然莫知為據及臣入平刑抵鴈代歷廣武北樓盤道之郊徧閱十八隘口之邊備并究塞田斂散之詳與積貯盈餘之故則惟誠之所為功者臣始知之惟誠之所為罪者臣亦始知之臣方為

皇上嚴邊臣功罪之實功如惟誠臣安敢以罪而盡掩

罪如惟誠臣又安敢以功而盡蔽惟誠實為

皇上陳之耳蓋惟誠之功論修築則清熙清淳等堡星此備縣可以扼要可以清野而其最著者尤在代州之回闊論貯蓄則宣德歲益等倉彼溢此盈可以貸饑可以佐乏而其最要者尤在平糴之一事他如置供用之具而民下知緩急繁峙之邑而利可永貽兵甲富武庫之藏藥劑起羣羸之命以彰彰在人耳目者乃其所以致此者則又真不能以無罪焉宋臣司馬光之言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用足者不過頭會箕

兵垣

卷二

歛耳此千古名言毫不可易惟誠即多才豈能神運鬼輸令在在有積慶處皆工蓋亦不過所謂頭會箕斂者也如六營司隊每軍派銀五錢歲以五千兩而出歲以一萬兩而扣即云軍妻間娶終難愚至神之心四千班壯每歲修工數處或剋其鹽菜或剋其行糧惟有五日一犒可能塞難調之口剝削極苦者莫若塞糧收以虛數售功放以實數賈利石約七錢歲逾二萬十載之軍膏強半悉入之倉庾扣剋極大者無如軍馬軍廵而支猶故馬倒而支猶故簿有循環糧無開住累歲之邊需二分皆聽其恣取至于堡閑相望而隘口之備全弛兼之逃亡數多而營伍之氣盡索以皆臣之自擊悉得其真而按臣之耳聞原非無據者也如臣所指之功即憎惟誠者要不能毀之使無如臣所指之罪即愛惟誠者要不能譽之使輕乃其所以為功者又正其所以為罪即令惟誠而自解臣亦知其無能為辭矣特其一念之差原起于好名而衆怨之叢悲成於任事即軍卒之剝扣見克軍國之儲而查積貯之開銷並無囊橐之計且疆場之所病者正在任事者少而諉事者衆而廟堂之所

急者不在懲多事之愆而在鼓任之風更本官著有籌邊二十八議臣間取而讀之言言中肯綮事合機宜臣又未嘗不嘆服其才高一世緩急終當有藉也此一臣者臣以為當薄其處以示前懲寬其罪以責後效庶一則可以服惟誠之心一則可以鼓邊臣之氣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酌議覆 請施行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初一日具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兵垣

卷二

旨酌定市賞額費併陳制虜機宜疏

為遵 旨酌定市賞額費併陳制虜機宜懇乞

明裁納以裨疆場事據守嵐道兵備右叅政楊芳同行太僕寺卿兼寧武道兵備余事能汝器鴈平道兵備右叅政吳同春會呈查議過山西鎮市賞額數市本應以四萬一千兩為額大市月市夷馬應以六千一百四十四匹為額大撫賞并撫窮夷及協濟軍門銀應以一萬四千兩為額除市本銀三萬六千兩并撫賞銀一萬四千兩照舊出自官帑外其不敷五千兩仍於關鎮額支軍糧五十萬兩內每一兩扣銀一分貯之戶部衙門即足五千之數祇充市本原易夷馬計十軍給發一匹以酬其值免其赴市候領在軍無賠償之苦在官得市本之用公私兩利軍心樂從其收買貨物官員自十六年該布政司呈委府佐并摘選能幹佐二首領官三員買運使連年節省數多俱應照舊等因到臣案照臣等奉命閱視時該兵部首議令臣會同督撫按臣酌定市賞之額續又經戶部題 請行臣會同督撫裁定市馬之數臣欽遵 嚴旨已經會行各道查議去後今准前因該臣復會同總督宣

兵垣

卷二

六

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蕭大亨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朱孟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喬璧星看得山西鎮市額自隆慶五年起至萬曆三年止俱動支本鎮椿朋并變賣馬價值及布政司戶口鹽課胖襖等項銀兩奏處支用尚無定額自萬曆四年始經題准市馬以六千匹為準市本以四萬兩為準內義兵抵作京運馬價銀一萬兩本鎮椿朋銀一萬五千兩各州縣變賣夷馬價銀一萬兩節年省剩撫賞銀五千兩其撫賞銀原於隆慶五年題准每年於戶部管糧衙門收貯客餉銀內動支一萬兩應用撫賞窮夷銀於隆慶六年題准亦於客餉銀內動支一萬兩應用是該鎮市賞原以六萬兩為額也及查市本撫賞累年之費自隆慶五年至萬曆十四年節年訪馬併撫賞市夷窮夷用過銀兩雖增減不一俱未出原額而撫賞窮夷一項每年多不過二千兩後因夷馬變價歲多不過三千兩市本不敷自萬曆八年後抵以布政司積餘椿朋至十五年積餘者復盡又經題准將窮夷銀一萬兩內動支六千兩充為市本外四千兩仍

以夷馬價銀抵之是該鎮市本撫賞實止得銀五萬四千兩也自萬曆十五年以後因扯力艮襲王三娘子不他失禮各受封比照大同爭添市賞而當事者持之不力遂致馬數溢至七千餘匹市本溢至四萬二千餘兩二項撫賞溢至一萬二千八百兩市賞之數去十四年以前始相懸絕今據三道會議得市本款定為四萬一千兩市馬欲定為六千一百四十匹協濟軍門銀兩欲定為三千兩撫賞并賞窮夷銀欲定於一萬一千兩是撫賞仍在原數內惟市本添銀一千兩市馬添一百四十匹而視之十七年所費則實減去馬數一千匹減去銀數三千餘兩矣應如所議著為定額以後不許私自添加分毫惟是所議市本五千兩欲仍於軍餉內攤扣臣前思得攤扣固不至重為軍累而終為剝軍議欲於停班民壯工食內抵補有椿朋一萬五千查原係為軍補馬正項臣亦欲以抵價抵坊仍為補馬之需已經具題候議內原動客餉二萬兩并義兵抵作馬價一萬兩省剩撫賞五千兩則宜照舊充數其買運市債官員既係改委府佐節省數多俱宜照舊委任無容別議者也第

臣等又看得該鎮市賞額外原無多加酌定頗易  
爲力顧所難者不在定今日之額而在力持今日  
所裁定者必不少徇以益虜之驕不在處今日之  
費而在堅守今日所酌處者必不少增以損我之  
氣乃持之有道守之有方則臣請盡言而無諱可  
乎夫虜之恭我市賞二十年矣一旦假道西行承  
突狼吞溢入內地戮辱我將士屠掠我蒼黎令洮  
岷之間一空如洗以其負國背恩罪在不宥  
而扯囚方以火囚自解即經略其事者亦且以火  
囚爲彼解而啖以市賞縱之洋洋而歸凡有人心  
咸爲扼腕不平而虜未半道請開大市之使已繹  
絡邊關蓋輕中國之無人也臣謂今日之市賞內  
關國體之重輕外係黠虜之畏玩有必不可一  
請而輒與者虜來乞市我且先數其洮河之罪曰  
爾囚背恩稱逆

皇怒斯赫特遣重臣討爾念爾藉口火囚猶屬有詞  
放爾歸來不革爾封不搗爾巢浩蕩之仁已不啻  
覆載而輒改觀已革之賞孰敢爲爾具題虜乞  
愈哀我持益力乞之不已或許代爲請開本年之  
市一應累年頽廢之規逾額之乞乘此大加整裁

兵垣

卷二

七

二十八年停革市賞已經渙有綸音勢自  
復許即虜以兵挾我惟以兵應決不可恐拂  
虜意少有畏徇蓋虜方負罪我爲有名更始市規  
惟在此日故講析不可不力也然我之市賞日加  
月益而費無底止者固真夷之谿壑難盈實漢夷  
之蠱誘爲梗如本鎮王筆寫氣季龍土骨赤扯布  
辛惟增等皆漢夷也每一講市外以挾索誨夷人  
而內以成全愚中國串我通官啜哄當事謂非此  
數人市必不成講一次則賞一次講多一次則賞  
多一次我之賞愈頻則彼之講愈久臣查連年市  
賞卷中每一開市非講至十數次不決非延至一  
兩月不決而此輩或賞以銀甚或偏賞以金夫市  
有成規兩言可剖而每每大費詞說者蓋此輩故  
難其事一以見功於虜一以獲利於我微獨我爲  
所愚即虜亦在彼套中而不自知臣謂自今市規  
已定應與虜約如規則市不則否無用頻頻借此  
輩口舌爲也即此輩撐持其間仍襲故智我惟講  
而不賞或潛以此輩狡情陰透之真虜頭目以間  
之庶足以破其姦計故講賞不可不節也要之此  
輩猶華而夷者諸通官之講市者市竣則有賞市

屢竣則有陞如斬國柱以効勞而加守備張孟斌以効勞而加鎮撫榮以官服予以廩祿叙資詎不稱厚而臣見此輩中能以強詞折虜而無所畏狗者則寥寥也不過順虜之意以幸事之成圖所以為陞賞之計而於疆事非所置念甚且有交通漢夷坐分其利者此其罪又浮於夷矣臣以為此輩鼓之以爵賞尤當威之以刑責自今後有委曲徇虜而妄增市額者以通夷治罪庶有所斂於前亦有迫於後而始肯為我盡死力故通官不可不飭也臣又查得本鎮初定市規極為整肅紅門市

口原有三關正關進牲囚三娘子之馬旁二關進各部夷之馬虜之馬在關外我之貨在關內我擲貨一柵則虜進馬一匹交易而退虜未有敢至水泉者近至十七年而市規大壞虜徑入水泉揀貨而三關皆為虛設矣臣前已經題參其漸要不可不整肅市事再定之日謂宜急責該道整復舊規虜必隔之關外貨必運之市口水泉之城必不可容其輕入市場之貨必不可任其揀擇而一切防獲將領必俟市事已畢虜帳已徹然後許離信地即虜以月市至者惟處之夷館而西盈庫保德

倉皆市貨所聚勿輒縱虜入窺以啟其貪心斯內外之禁既嚴而意外之虞可免故市規不可不復也顧我之邊臣所以甘受媚虜之名而不為抑虜之計者蓋徒憚虜之形而未嘗揣虜之情也虜自甘我市賞以來易氍毹而錦繡更羶酪而膏粱轉毳幙而銷帷改椎結而粉黛虜囚之一茶一果虜婦之一線一針罔弗仰給我中國更市賞之利盡歸頭目即部落間有惱心亦難自由故臣知虜之恐失中國之好尤甚於中國恐失虜之歡也惟虜內有恐我不和之心而外常飭為不欲和之形以

挾我故虜筭常得我內有恐虜不和之心而外復示不得不和之態以中虜故我筭常失耳臣以為中國以和羈虜原非藉此為安邊長計況和之一字醞釀無窮之禍藉令早罷得一日便可早斷得一日禍根乃我之利非我之害時謂不和或至於誤國事者固稱却慮然儻虜情已變必不可和和羈則我將遂不得為國乎如此籌思即不和固自無害然拚其不和者實固和之要略而虞其不款者則解款之沉痾何者虜每歲所爭加之市賞數不逾一二千而虜所已得之市賞則數逾數



十萬我即極力與爭虜豈因失一二千之未得者  
遂弃其數十萬之已得者而與我開然從事必不  
然矣凡虜之講市而故以虛聲嚇我臣謂皆虜之  
形非虜之情故情形不可不審也然而虜性犬羊  
非懾之以兵威而徒以口舌代干戈勢必益無所  
憚則市賞之講折臣以為當以該鎮之大將主之  
而以司道為輔即市賞之增損以別大將之勇怯  
以定大將之功罪當必有感而思奮者胡可止付  
之一文臣而令鎮將反漠然一不關意哉又我三  
鎮之市賞竣事往往一時齊題我恐過時而日

兵垣

卷五

五

求於虜則虜故過時而逾挾於我臣以為虜之求  
市惟當聽之虜不來市我姑待之即彼鎮完而此  
鎮不完先題彼鎮亦可先固為功後亦非罪固  
不必一當市期汲汲催請益以啟虜之玩而襲我  
之威為也至市貨之買運近雖稱省而市貨之濫  
惡至今已極將來起釁多自此始臣謂市貨之置  
必此中不可有一附帶則承委者難藉口彼中不  
可容一包攬則承委者得盡力而又移文彼中撫  
道照戶定織驗貨發運庶我之貨本不致漁獵於  
姦猾之手而亦無濫惡充數之弊第市貨之發買

惟當酌定本年之用而令其稍有盈餘足矣臣查  
本鎮市貨堆積倉庫者盈箱溢篋為價十萬兩有  
奇即從此不買尚足三年之用而十九年之銀又  
已發矣蓋承買者以此為利數而發買者亦間以  
此為利媒故不問貨之盈縮耳豈知陳陳相因無  
論滯爛以損己之財而且揀給以中虜之欲又奚  
取而為此即今保德倉中臣查得狐皮無毛者八  
百張水獺皮無毛者百餘張而布綾金蟒類多滯  
敝已經追陪治罪其在他處可知已則濫發之禁  
又胡可不嚴也然狗虜於累年而欲抑虜於一旦

兵垣

卷二

二

即廟堂之上不罪起釁而邊臣終有不敢自信  
者臣以為乘今更始之時急下專勅申嚴洽邊  
督撫道將以為我國家原非盡恃和虜惟因虜  
因款塞姑以市賞羈之乃虜已跳梁難容復縱自  
今以如邊疆之臣惟以折虜為功不以狗虜為功  
惟以媚虜為罪不以抑虜為罪虜果就我約束何  
靳此數十萬金之費而不以保我生靈虜如肆彼  
驕橫何惜破二十年之套而不以尊我國體使  
邊臣曉然知

上意所嚮則忠勇奮而擔當力矣是今日之喫緊而當

急者不在懲多事之愆而在鼓任之風更本官著  
有籌邊二十八議臣間取而讀之言言中肯竅事  
事合機宜臣又未嘗不嘆服其才高一世緩急終  
當有藉也以一臣者臣以為當薄其處以示前懲  
寬其罪以責後效庶一則可以服惟誠之心一則  
可以鼓邊臣之氣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酌議覆 請施行臣無任隕越俟  
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初一日具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議覆恭親閱邊特典疏

題為恭親閱邊

特典敬循職掌效愚忠以贊

廟謨以裨邊務事據山西布政司經歷司呈奉使司劄

付蒙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李采菲案驗准戶部

咨該本部尚書石星等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是近來邊費浩繁財用匱乏依擬著差去閱視官

會同各該督撫等官詳議停妥具奏定奪欽此欽

遵抄呈到臣已經會行鴈平寧武岢嵐守巡冀寧

分守冀南各道查議去後續據各道呈送查議過

各款緣由到臣臣復會同總督宣大山山西等處地

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郎趙大昇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朱孟震巡按山

西監察御史喬璧星反覆參酌拾伍事內如裁武

營併伍官本鎮所無者無容別議如查積貯定

市馬臣俱另行會 題其覈造報等拾壹款中有

勘軍用之所未備仍當造報者臣照款造冊送部

科查議臣謹據所見聞各為條對大約議錢糧主

於節省而有費不可以繁節者終難以節故失軍

之心議兵馬主於裁汰而有勢不可以驟裁者終

難以裁故而撤邊之備即部疏中固已有無以異  
同為嫌致妨邊計之語臣亦何敢不酌量其宜而  
妄為從諛也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議覆 請  
施行其於疆場或未必無補萬分之一矣緣係恭  
覲閱邊 特典敬循職掌效愚忠以贊  
廟謨以裨邊務事理謹題請

旨

兵垣

一議覈造報臣查得閱冊內造報實無錢糧大端有  
肆其一則年遠侵借屢經赦免恤豁而未除者其  
一則年遠侵借產盡人亡而未開者次則上開查  
出併追而未完者再次則今開查出見行究追者  
皆所謂實無之數也部議欲將應除者明白 題  
豁固清錢糧之要而臣竊念今之應除孰非昔之  
應追者惟昔以拖延而失可追之時故今以年遠  
而為議開之計若於今之應追者而不嚴為之限  
則今日之議追者又將為他日之議開實無之數  
蓋將無閱不有又焉所稱覈哉臣將前已允應免  
并上閱帶追今閱見追各銀糧料草分為四款數  
開細數報部科外請宜分別上 請已免者無論  
已應免者盡與開除應追者嚴定期限責成各道

聖裁

務使前閱并今閱之數至下閱悉為實在如有勢  
不能完者責成按臣歲查之中量為勘減無徒久  
羈困圍致傷和氣蓋近不能完則遠益不能完與  
其遠而後豁又不合近而豁之為便庶在今之實  
無恐為將來之實在而錢糧永永清楚無混矣伏  
候

兵垣

一議察丁臣查得山西鎮在督臣有奇操標兵官軍  
伍百伍員名在撫臣有標兵官軍七百三十六員  
名俱係有馬悉無雙糧至於各道則原未設有家  
丁即各營路將領惟總兵有真夷五十名每名食  
糧二石肉菜銀五錢通丁家丁一百五十名每名  
食糧一石加肉菜銀三錢副總兵有真夷家丁四  
十五名內四十名支單糧每名加肉菜銀五錢五  
名支單糧肉菜銀三錢遊擊營真夷十名支單糧  
每名肉菜銀五錢西路參將營真夷二名支雙糧  
漢夷四名每名支糧一石五斗河曲參將營通丁  
五名各支單糧加肉菜銀三錢計一年共支肉菜  
銀一千一百七十六兩其餘營路俱無設有家丁  
真夷名目臣謂將領所共緩急同生死者惟藉家

丁若不厚其養於平時曷能得其力於有時顧養之之具將領豈能自辨乃本鎮家丁之設副將而上既已參差不齊參遊而下又復有無迥異似非畫一之規也夫將領一當戰陣呼吸之間身命係之孰肯自輕其生於必不保全之地今虜已跳梁豈容束縛其手足而不為一議處哉臣已行各道議將總兵營家丁定以六十名為額每名給與雙糧作為額支免其肉菜副將三十名遊擊二十名俱優以雙糧但其加添之糧不必取給正餉聽於本營逃故老弱汰補如無其人寧虛糧額以俟不

許妄收如其人無補雙糧者或將三人之糧優給二人但求人與食稱其棟選也會同該道較其技力其更補也解送該道易其年貌仍將加糧名數開報戶部管糧衙門查考每當操巡另為驗試或將額數併入會計錄內永為遵守無論一可當百當十即一可當二固已愈於耗民膏而養無用之物為矣部議方生裁抑家丁而臣乃議添蓋見將領之能成戰功未有舍家丁者惟當嚴覈而無使之冒不當過防而遂使之無也况臣所議加之糧俱在額內歲補更查革過各肉菜銀數已逾一千

一百七十餘兩亦是相補與節省又自不妨也伏

聖裁

一議汰將領臣查得本鎮將領寧武總兵老營副總兵各一員河曲參將加副總兵銜一員偏關代州北樓利民太原參將五員馬站堡遊擊一員西路撫夷守備一員偏關水泉岢嵐老營守備四員中踞則利民寧武神池八角守備四員東踞則廣武小石盤道平刑守備四員汾州守備一員皆係沿邊信地自未額設至每踞各有操守防守每營各

有中軍千把總等官俱酌地方緩急營軍聚寡以為之數皆難議汰即振武鎮西太原汾沁平潞等衛所據各道所查俱係祖職食糧其不係祖職者任革即糧與俱革惟太原左衛有奉欽依授指揮同知秦學見在督臣門下聽用有武舉署所鎮撫龐渤見任陝西參將太原右衛有武舉授偏關守備被論聽調今復選用太原營中軍王化中原不支俸有武舉署所鎮撫彭振雲見任偏關守備武舉署所鎮撫程雲漢見掌左衛鎮撫司印有心州所武舉鎮撫崔崇見任寧武總兵營把總亦係

實授此外竝無報捷效勞傳奉緝捕等名亦無異  
省竄籍冒功冒襲等項臣謂汾州係全晉西門應  
復恭將以重其守河曲為全河要地應添守備以  
密其防已經具題雖與汰將領之議稍拂而恭  
將之復惟撤回原軍守備之設止停取班價竝無  
額外議加之糧餉或亦可行也伏候

聖裁

一清占役臣查得該鎮各占役有可定以額者有不  
可定以額者可定以額者如書記伴旗牌總旗  
應補等項是也不可定以額者如挑繡結棕各色

兵恒

工作及貼辦買閒役軍採運等項是也詎微不可  
定以額即欲求其人固茫乎莫能為據矣即雜流  
之可定者臣能定之臣固不能必臣去之後一一  
額外無再占也此等稽覈惟當責成該道漫不留心  
查覈果嚴有不期革而自革者若該道漫不留心  
即臣造之紙上報之該部徒文具耳嚴綜覈以祛  
占役臣已經具題若所定之數則該鎮共占旗  
牌八十二名總旗六十二名軍牢九百八十一名  
伴當五百七十名書記四百七十八名臣各酌地  
方之衝緩量營伍之大小定為額數發之各道責

令將各營路衛所應占人役製為粉刊刻姓名樹  
之公署門首以便稽查共革過旗牌五十四名總  
旗五十名軍牢四百一十名伴當二百七十八名  
書記一百五十九名至於駝馬共革去四百四十  
五匹除壯健抵補新汰馬數外止正兵營駝馬一  
百三十九匹變價銀三百八十二兩二錢標兵營  
駝馬一百二匹變價銀二百六十六兩五錢寧武  
道原設有排馬五十四匹諒留一十六匹聽差外  
革去三十八匹總兵自備戰馬一十九匹革去十  
三匹止存六匹副總兵自備戰馬二十四匹先經  
管糧劉主事革去二十四匹見存四匹叅遊俱定正  
駝馬三匹守備俱定正駝馬二匹中軍千把總以  
下俱定正馬一匹惟督臣寄操標兵官軍五百五  
員名除正馬外有駝馬一百一十六匹因時調陽  
和操練往返頗遠駝載介冑勢不可無姑免議革  
竝無一軍騎兩馬者至於罷閒衛所職官律例原  
有應占軍伴等第臣俱裁為一名即在前定數目  
之內至於武職乘轎惟總兵有之副叅以下該鎮  
俱無以例臣已查照屢次禁約申飭至於嚴為查  
稽確為遵守則該鎮道將與有責焉臣固不能與

知已然所占即軍章之惟使歸伍固不能省糧餉而抵年例也伏候

聖裁

一議支布花臣查得該鎮布花載之會計錄者偏老河曲一帶因近大邊地極衝危氣復嚴寒以此守邊守城一例同支布四疋花一斤八兩折銀一兩二錢九分至軍武則已殺每名止支布三疋花一斤八兩折銀九錢九分至馬代則又殺每名止支布二疋花一斤折銀六錢六分矣若代州守城雜差之軍與奇嵐太原汾州之軍則支愈殺每名止

兵垣

卷五

支布一疋花一斤折銀三錢六分而其間猶有止折三錢及二錢六分七釐者大邊之城去邊咫尺守邊守城原無軒輊故布花一例漸近腹裏則漸減布花詎惟守城即守邊者亦且視之大邊霄壤也原例斟酌似已適宜無容議減况目前燕虜跳梁疆事孔棘而邊軍久困剝削尤稱疲瘁豈惟守守士之日非割肉充腹之時即稍稍分司亦不咸以抵年例能得幾何恐緣以致失軍心又為不便且亦非

祖宗懷恤軍屬之美意臣不敢也惟各項占役

稱安逸且此輩藉將領聲勢固有不俟布花之頒而自煥者革之非為過也臣所定各將領占役俱將布花停革計屬平寧武奇嵐三道屬係戶部支領者共雜流一千六百一十六名扣過布花銀一千六百三十五兩四分八釐守巡翼寧分守冀南三道屬併寧化一所不係戶部支領者共雜流四百一十三名扣過布花銀一百一十四兩二錢零是所當徑抵年例者也伏候

聖裁

一議修築臣查得該鎮虜款以來邊臣類以脩築售

兵垣

卷五

功故增補者多無修而報修題議者類非險而為險且急於議修而緩於議守是邊備僅靠無知之土木更密於腹裏而疎於邊方是工程祇塗有知之耳目且鹽菜工食歲費至幾萬而無稽班壯營軍日疲於土功而不息頃臣冒昧以停工覈險隘二款具題蓋重所有恨也顧修守為籌邊之要則又非可盡廢者惟議所當議斯修所當修修所當修則費所當費臣查得該鎮以前修完者俱經勘覈造入閱冊本年見修者如西路之威胡溝至清草節邊牆龍兩坪并晉明二堡中諾草武城

兵部

卷二

河壩王野梁迤西塌壞邊牆東路之崢縣南關俱係當築即東路見修清裕清泰清淳三堡雖係題議原非急工且俱係空城竝無一軍一民見住而且以輓包之蓋前撫臣祇欲假此抽回原議修邊支剩銀兩不作前鴈平積賸故爾妄議其實為填財於廬山之壑也臣久欲題止因此工已將告成又係成事以此不說耳臣恐以後議工如以者不無也據臣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有急當議修而勢不容已者臣併行三跪各道將覆議委係應修臣復批行佑就工料自二十年為始次第興修

聖裁

其應用班役應支鹽菜俱候督撫隨年酌量請給臣將所佑各工分道造冊送部科候議至於邊牆之隨時圯壞暫用營軍修補者以時固難以定議而他日亦不必叙功庶險者必修修者必險而粉飾之習破耗蠹之弊祛矣伏候

一議造器械臣查得該鎮器械舊冊所有者各庫固多無存而各庫所貯者舊冊實多未載即今閱所查比上閱原額軍火器械增出六十三萬有奇則該鎮所不足者非器械也特足而不適於用要亦

兵部

卷三

與無兵同耳緩急何賴焉臣將見存軍火器械各分別堪與不堪鐫記明白登入閱冊外臣思得中國可以勝虜者惟火器而大器中大而便於城守者無過連珠毒虎等砲小而利於攻擊者無過三眼雙頭等鎗臣復行各道查造此器每營踴定以數目舊器可改者取用其原鐵新料可增者復為之查處應平道見委通判劉國憲監造毒虎砲五百位三眼鎗三千杆鉛鐵子一萬個箭四萬一千五百枝寧武道見委通判姚希元監造毒虎砲五百位三眼鎗二千九百杆鉛鐵子六萬六千個神池堡暗甲四百九十副岢嵐道見委署西糧廳經歷千梓監造毒虎湧珠等砲一千二百七十位三眼鎗七千六百五十杆鉛鐵子十四萬八千八百二十個盔甲一百四十副暗甲一百領腰刀八十把弓八十張箭八十把除舊鐵外查動塞田餘地等項銀共三千二百九十四兩四錢五分零置備工料剋期報完庶幾可以待用臣已經造冊送部科查考臣又試得攢槍扁箱二車我用以守則敵不能攻我用以則敵不能守火器非此必不能盡所長臣已經具題復照原式先造六兩發之三

聖裁

開式每一大營大約得車一百輛即可成一大陣臣行各道查動堪用官銀照式製造操演備用雖工本費銀千兩以上然既有以車即可以代馬臣今所汰馬比會計錄原額約短一千三百餘匹臣謂即以今所定為額不必再補每歲所省之料草計可得萬金即以此車之造不得言費也伏候

兵部

卷十

七

一議查逃故臣查得該鎮逃故之扣往往禁令日申然終不無欺匿者蓋軍逃馬倒自管貼隊而報之千把總千把總而報之中軍中軍而報之營官營

官而報之該道其中懸隔既遠故其欺蔽亦多管貼隊而不開則營官有不知者營官而不開則該道有不知者即云按季點查彼亦按季開補其間日月之移新舊之接續真有難以究詰者而該道亦有明白扣除軍餉抵充公用扣除料草幫買營馬者將領做做或風愈無忌憚此應開者十九而實開者不十一也近經各道同戶部管糧衙門遵照部議嚴行稽查即幫馬公費等項俱各改正不許再於此銀內取給而各將官因部議有開報數多與該道同行薦舉隱匿數多與該道分別叅

聖裁

兵部

卷十

七

治之例罔弗嚴設法嚴查以故本年自正月起至今八月終止所扣逃故還官銀兩數至六千四百四十餘兩視前不啻幾倍雖本年經臣閱查汰退者多固非往歲可同而逃故之扣蓋庶幾其一清矣所謂以開報責將官以查覈責該道者真清逃故之良法也各司道將領查扣逃故銀兩實數統候經督撫據實奏聞該部覆覈紀錄議處蓋省得一分耗蠹即添得一分積餘而糧料之節不貲矣伏候

一查預發臣查得該鎮年例俱係當年給發原無預給但部題原款內有及時多買本色以收奇贏在山西鎮儘可舉行且本鎮民運本色內查有積銀甚多可充糴本行之尤易為力者蓋本鎮額坐太原併汾州等州縣歲派三關本色米麥豆二萬一千四百七十六石七斗九升近奉部題上納雖係本色派徵俱係折銀每麥一石折銀一兩二錢粟米一石折銀一兩黑豆一石折銀八錢其腳價仍以遠近為差不等每百里每石銀一錢原銀徵完候秋成查照三關併本處時估貴賤發銀備



脚價與大戶糴買上倉餘剩之銀留貯本庫明報  
司府候充荒年價貴不敷之需臣查得天時有豐  
凶不常故糧價有貴賤不一委難預定但以十八  
年計本鎮本色糧共折派銀及脚價三萬一千九  
百一十八兩一錢七分零今查解上過本色併未  
完銀二萬六百三十四兩一錢七分零見支剩銀  
一萬一千二百八十四兩零是稍豐之年每歲僅  
用折色三分之二便可得本色之全也臣以為與  
其貯此銀而備荒年之價孰若發此銀而糴豐年  
之糧蓋積銀在庫在荒年不得不隨貴價而糴其  
權係之乎天而我無所與力積糧在倉惟豐年始  
剩賤價而收其權係之於我而天不能為災若將  
此銀起今歲時估頗賤俱解布政司發行戶部於  
三關歲用之外盡數糴糧在倉以後年分但有積  
餘俱起時買上實收循環內即開為各縣備荒本  
色名目僅遇凶年價值偶騰即將原徵之銀解貯  
布政司免其買上本色而以累年所備者抵兌候  
豐年糧賤仍復照舊買運時雖有豐凶我之糴買  
惟乘其豐而不值其凶估雖有貴賤我之買運常  
值其賤而不值其貴臣計三年之中當餘一年之

積九年之中當餘三年之積如所積已多量酌其  
數扣抵年例若云倉糧易浥則通融支放以抵  
糧銀易之數而以益糧銀易之新者相續而兌補  
之不惟倉庫充實邊關之緩急可備抑且贏餘數  
多年例之扣省不貲至於大戶不苦於凶年買運  
之難額項不致為別項那借之用又其利之小者  
也所謂生財節財計無便於此者伏候

聖裁

一議市債臣查得沿邊各鎮市債累閱冊內俱開債  
目惟本鎮市債累閱冊內止開銀數雖原報循環

兵部

卷五

年

內固亦有管收除在總撤數目而那移任意增減  
隨人要不足憑也且本鎮市債自二十年來無論  
未經查閱即債物循環簿籍動輒失落蓋併其籍  
而亦未之稽矣臣今查市債因無上閱舊管可憑  
以缺將今庫內見貯債物逐項盤驗至本年五月  
中止除撫賞本色銀四千二百一十六兩四錢五  
分一釐二毫易馬本色銀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兩七錢二分七釐八毫及老營未扣還債價銀五  
百八十兩七錢一分撫賞借支未補銀一百一兩  
七錢一分九釐五毫外累年積剩舊債併十八年

未用新貨及銀盤鐵鍋等項查有的數共約價銀九萬八千二百八十九兩六錢零內有初市之年買到未用者身分極高價值亦貴一向恐與庸人致伊比例索要因而堆積年久幸未浥壞尚可變價臣已行道估變又查出無毛皮張濕浥蟻改金衣壞爛布疋等項臣俱行道究陪追補臣又查出原在庫而未登閱冊段布氈條等項共值銀三十兩九錢八分亦行道究罪明登實在數內內水獺皮原買價值長短約在九錢以此節年虧折銀七千五百四十四兩八錢二分八釐五毫二絲派

兵部

卷二

五

坐見在皮內係實無之數臣已恭題請豁其收買市貨應用官員併嚴禁多買事宜臣復於市額疏內議題各債細數臣造冊報科部以便下次作為閱冊舊管以後市貨計或可無侵浥之虞矣伏候

聖裁

一飭經制臣查得本鎮經制原額官軍馬羸之數與今臣閱查之日官軍馬羸之數增減固有不同原額歲入民屯鹽課年例之數與今臣閱查之日民屯鹽課之數徵發無大相異計錄內原額官軍五

萬五千二百九十五員名馬羸二萬四千七百六十四匹頭至本年六月終止實在官軍五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員名比原額少二千六百四十一名馬羸二萬二千九百九匹頭比原額少一千八百五十五匹頭據此而算糧餉所省固多然節經汰退併臣近閱退者俱未召補則以固難以為額也臣復酌量地方衝緩營伍大小議為定數行各該道照數召補數足即止不許溢額共議添出軍二千一百八十三名馬一千二百四十四匹比今汰退之數雖稍有增加而視之原額之數則所減多矣

兵部

卷二

五

計二項軍馬歲出糧料草束布疋等項共該銀一十萬四千二百九十石一斗四升豆三萬一百九十六石二斗折銀五十萬二千六百四十七兩八錢九分九釐七絲而總算本鎮主兵歲入民屯鹽易年例等項本色米麥共約五萬八千八百四十二石八斗五升二合本色豆共三萬三千八百三十五石九斗四升折色銀共約五十五萬九千五百四十一兩七錢九分七釐八毫六絲四微折色比歲出長銀五萬六千八百九十三兩八錢九分八釐七毫九絲四微豆比歲出長三千六百三十一

九石七斗四升米麥比歲出短四萬五千四百四十七石二斗八升八合除將長出豆抵去米三千三十三石一斗一升六合仍少米四萬二千四百一十四石一斗七升二合每米一斗二升約算銀一錢用去銀三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兩一錢四分三釐止剩銀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兩七錢五分五釐七毫九絲四微客兵年例併扣除草價共銀七萬五千九百八十兩今計應支客餉陝西入衛并京塘擺撥汾州營馬禦冬官軍撫賞等項共支銀五萬三千九百九十六兩三錢九分尚剩銀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三兩六錢一分主客兵二項共剩銀四萬三千五百三十二兩三錢六分五釐七毫零然遇閏當加銀五萬餘兩而民運屯糧歲有拖欠且災荒之費免不時益易之斗頭難定所剩之數止可以預本鎮不時之需終難以抵本部應發之例也至年例之抵贖贖正課事例餘課等項共約銀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五錢零似可為額而還官逃故之扣則多寡難以預算汰過正駝馬共一千五百八十八匹估變過價銀三千六百五十四兩三錢俱貯之各庫聽備另行買補家丁

市本撫賞額費併貨物見存追補等項俱已造入各款若工程之修築器械之置造此皆隨時酌議亦難以一定為額也兵馬錢糧歲出歲入各總數數目臣另造為經制一冊同貼說會計錄送部科查議外臣又查得該鎮兵糧有當經戶部而戶部不與聞者有相沿為規而在所當議處者即今經制一定將為永規似當酌處如本鎮長林賈家二堡官軍共四百七十八員名本堡馬十匹併已改撥老營馬二十七匹每歲支糧餉料草布花原銀共四千七百八十二兩六錢一分零此軍明係主兵所支之銀明係民運而銀不解戶部而解之西非事體臣已將此項銀兩併入民運此項軍馬併入老營仍赴戶部關支此應議入計錄者也本鎮所議加給料草原謂四月上半月青草未茂九月下半月水冷草枯以此額外加給一月今查計錄并本鎮支料則例則自十月至四月七個月原俱有正支料草夫九月無正支固應加給四月已有正支料草而又云加給上半月是不幾於重複乎但聞三鎮俱有加給事體未知歸一與

不取乘今再一查議脫云已加者不可復減顧名  
項不正即議裁之以為各營補買馬匹之需以本  
軍之所願而抵本軍之所陪當亦無不可行者又  
邊腹馬匹料草原無二例肯嵐營馬每歲止銀七  
錢五分已為偏苦而冬三月每匹又扣除銀三錢  
七分五釐以供偏老河曲軍士上半年加給三分  
本色支用馬二百四十四匹共扣銀九十一兩五  
錢似為不堪所扣之銀應於剩銀內補給免其扣  
除亦甦軍困之一策也伏候

聖裁

兵垣

萬曆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議復屯監舊規仰裨安攘長策疏

題為議復屯監舊規仰裨安攘長策事臣奉

命閱視山西邊務於四月十一日據布政司經歷司呈

奉使司劉付蒙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

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蕭大亨

案驗准戶部咨該本部題覆戶部給事中劉弘寶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是屯監係實邊要務着閱視各官逐一清理務求

實效無事虛文欽此遵行間又據該司呈本使司

劉付蒙前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李采菲案驗准

兵垣

題為奉

明旨該本部題覆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周孔教

題為奉 明詔計 國用并陳一二未盡事宜以

備採擇事覆奉 欽依備行抄呈到臣遵奉

明旨備查該部覆議先今事理會同總督宣大山西等

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右侍郎蕭大亨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朱孟震前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賈希夷今巡按山西監察御

史尚璧星會行糧屯道參政楊歸儒轉行屬平肯

嵐寧武守巡冀寧冀南河東九道刻發屯單選委

總散委官分投清查丈勘去後今據糧屯道造送

大勘過太原左等十八衛所并坐落有司民佃屯田荒熟地段文冊并酌議均節事宜到臣臣惟各道丈查過地段文冊固為詳明但冊數浩繁據此造報不無勞費除臣等覆覈明確摘取荒熟地段總數數目造為一冊送部查考原冊仍行糧屯道備照外臣等會看得本鎮屯田其中有新丈出而當加糧者有舊差誤而當改正者有原係本色今查明改折色者有地係荒蕪而應改徵以便召佃者有地雖增而糧不增仍通融攤派者有地雖減而糧不減仍通融帶徵者各道之所議與臣之所覈俱在原冊總候戶部查照覆奏於完欠之稽覈催徵之賞罰則部覆已備臣不敢繁 噴第皇上方謂屯益為實邊之要務責臣等務求實效無事虛文則崇實祛虛屯益之中各有當議者臣閱歷之餘頗得一二冒敢不為

皇上盡之蓋屯糧之初起也每頃本色不過一石而其後有漸加至二石三石者每石折色不過三錢而其後有加至五錢八錢者即今臣閱該鎮屯餘紛紛告累者月無虛日莫不援初例為辭是糧額漸增之明驗也惟糧以漸而多故逃以漸而衆惟逃

以漸而衆故地以漸而荒即今成熟者固難信其告擾而過為紛更乃若丈出荒屯其所懸虛額之糧與熟者猶然一例也此而不為之處即寬以三歲起科之限未見人之樂認矣莫若將此可墾之地除高墾者仍每頃起屯豆二石外餘地查照偏老輕折之例俱每石改為三錢明示以三年之後惟照此起科以後並不加增糧輕則認者衆雖視今日之虛額若見其減而計後日之實數則日見其增與其徒懸虛數而重人之畏孰與酌定實數而減人之從故輕折不可不議也又累年以來值災歉屯糧之拖欠歲不下數千其間屯頭之侵漁者難必盡無而其為荒地之虛數者亦多也嘗聞振武衛以欠糧被繫者常逾百數蓋有承種一畝而責至完數畝之欠者有佃種一年而責其完累年之欠者有之何或手之不敢承種而地日荒糧日逋也今熟既已分明責戶自為力以後除荒糧停止豁免外其餘俱係熟地各道嚴為查催再有不完善何說之辭至拖欠屯糧臣以為自十六年以前者盡行豁免十八年以前者諒為帶徵則舊逋既蠲復業自衆况累年所欠者即責比

必不能完與其存此虛數而阻其佃孰與豁地虛數以召其歸故蠲逋不可不議也至於不堪墾之地各道執以為原係額地恐失原數難以開除不知理屯者常患荒蕪不明今荒熟分矣荒之中可墾不可墾又分矣即可墾者停糧召佃尚未必一時認佃有人若不可墾之地即存之徒為虛數何益實用况國之所資於屯者謂藉其實糧非藉其虛額也臣謂不若將此不可墾地八百六十餘頃盡數豁之聽軍民自行墾佃永不起科不惟屯額一清而認佃者亦無包陪之恐故虛地不可不豁也然此為冀寧以南六道之在腹裏者計耳若屬平寧武苛嵐三道屬沿邊之屯只以鹽商墾之便已無餘矣蓋部題責令鹽商墾屯者原欲以墾田為實塞之計假鹽引為墾田之媒非徒為增糧石於一時也但查得沿邊既有塞田又有餘地臣閱歷所至即險僻之山危峻之嶺無寸土不開者有何地可墾即荒屯有主孰肯容商人開墾縱商人欲墾寧無虞日後爭奪故本鎮商人陳偉器陳祥潤等雖報墾過地一百二十五頃七十畝歲納雜糧六百五十三石五斗其實糧有實數地皆

虛名不過上下相習為欺耳此詎獨商人罪哉不授以可墾之地而惟責商人墾地不問其無已墾之地而惟逼商人納糧是召墾之初議僅為加引價之別名也夫緣東鹽之虧折方寬減各商於額糧之內而乃增墾田之空名復重困各商於額糧之外似非原題意矣臣今查得三關荒地除不可墾者應行除豁外可墾之地僅九百餘頃計本鎮鹽引每歲十八萬有奇臣已行令三道今歲照所領之引給之以地明歲驗所墾之地給之以引每引墾地一頃議於二十一年起屯豆二石給引二百即照今四至條段均勻搭配分給各商隨所認之多寡該道給與印照永為已業不許成熟後屯餘復行爭占其糧即作為鹽屯名色隨各商所坐鹽糧倉口上納實收繳部仍算屯糧之數但其催徵上納俱與衛所管屯官不相干涉惟屬戶部管糧衙門稽查明歲三四月差官查驗如原地未開禾種禾布即京華勢書土居豪石定不許得占一引認墾之後將以前認過無地虛糧盡數豁免此地之糧每畝二升視前日所報五升者輕重既懸而起糧之例寬以三年視前日朝報墾而夕

納糧者苦樂更異各商利拆秋毫必樂認輸二升之實地而不願包五升之空糧即以所豁免虛數為開墾實費尚有餘各商亦何得以無地可墾為解也臣復召商與之面議已各欣然願墾見赴各道認地矣候認完之時各道仍將認過商人姓名并地畝引數目造送戶部管糧衙門徑送戶部查考以十八萬之引而墾九百頃之地數適相當邊屯庶幾其可開矣而本鎮之鹽則尚有可議者蓋鹽分四色貴賤迥異蘆淮為上浙東為下宣大二鎮止開蘆淮二色俱責陝西四鎮兼開淮浙遼東一鎮兼開淮東俱一貴一賤惟山西歲開淮浙東三色鹽一十八萬引蓋一貴兩賤矣商人所以趨中者惟以二七五之寬減少為之補臣謂三鎮事係一體宣大之商何獨榮而山西之商何獨苦也淮蘆之引額已定固難分外加添獨不可通融分派乎則撥東鹽三萬與二鎮而改蘆淮三萬於山西亦均平之議也若曰此中有寬減則撤去之東鹽在二鎮亦照此寬減改來之蘆淮在本鎮亦照彼全輸又何不可之有且東鹽虧折過半而商人猶中之者亦謂東引之無壅也近自九年添

開三萬引東鹽已漸壅滯而山東內商復將行鹽規矩盡行更變每引止正副鹽斤不過五百六十今任意築打大包多不經掣以一引之名而行三引之鹽致本鎮各商十三年以後之東引窳墜十數萬在司不能變價幸血輸邊俱成煨燼若不急為議處則東引將為空名不獨虧折商本火之而淮浙亦壅矣欲為目前之計則行令山東運司查賴運使所議秤掣舊規包必照額不許任意多築但場內之鹽必經秤掣方許出揚不許引中止以三四十引赴驗如有私築大包并脫漏掣驗者即以阻懷鹽法治罪盡行沒官是一說也若為經久之圖則將添開東引徑將勘合發貯該司就令內商照邊商所中之價輸納該司將所收東鹽引價每歲八月間類解邊關戶部衙門即發與邊商查照時估帶為買上本色與淮浙鹽糧一同入倉實收照常繳部則邊商雖有買運之勞實無包陪之苦內商既有壅積之慮必不行濫額之鹽是又一說也而據臣所聞東鹽之壅則猶有大當調停者蓋東鹽惟中之山西遼東二鎮而二鎮所壅積

歷今不下三十餘萬數在該司或可一查而  
 二銀釐行東鹽不過十餘萬而墜至三十  
 餘萬則全積三年之引矣即多方設處每歲行去  
 十餘萬引必得三年方可行完而後三年之引  
 又陳陳相因是東引之墜無已時也琴瑟不調必  
 解而更張之今之東引儻亦更張之會乎准引雖  
 難多加而借其暫添以通東引亦無不可蓋淮鹽  
 每引官價五錢而東鹽每引止官價一錢五分是  
 淮引一萬即可抵東引三萬有餘也臣以為當此  
 東引大墜之時將陳引暫行存積三年免其開中

查照山邊見中之東引而暫以淮引補之在遼東  
 者臣不知其數若山西鎮只開淮引二萬便可抵  
 東引六萬有餘行至三年則舊積之東引已通而  
 新加之淮引即止淮東仍各復舊無病於淮而有  
 利於東且東引行則淮漸當益無滯是始借淮引  
 以通東鹽之窮終又緣東引以永淮鹽之利為東  
 亦以為淮也若慮淮引之加或致淮鹽之滯則淮  
 引之利原厚東引之本尚虧滯東不若滯淮而况  
 本鎮應抵東鹽淮引之數原不甚多其於淮鹽之  
 通塞又自無加損亦何憚而不行是又一說也至

旨

於鹽糧之孤坐有遠近苦樂之異則當為之酌停  
 時估之議報有賄通私減之實則當為之覈察倉  
 糧之輸納有耗糧席楮并諸無名之費則當為之  
 裁釐倉攢之收受有虛出通關羅批抵充之弊則  
 當為之究禁皆鹽法之不可不議者伏乞 勅下  
 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施行庶屯鹽之議不為虛  
 文而疆場之間可臻實效矣緣係復屯鹽舊規仰  
 禪安攘長策事理謹題請

鴉曆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具題奉

兵垣  
 聖旨戶部知道



舉劾閱視在事文武官員疏

題為邊務久廢閱視當嚴懇乞

聖明復舊典專差遣以圖安懷事臣於三月初六日

欽奉勅諭閱視山西邊務臣謹會同山西前巡

按御史賈希夷今巡按御史喬璧星議照欵貢幾

二十年邊務凡經六閱矣乃分鎮而閱分閱而復

厯勅旨惓惓於圖實功祛虛靈不啻日星之炳

鉄鉞之嚴則始自今日蓋往閱在虜囚輸志之時

主於稽前績今閱在虜囚寒盟之後兼以規後效

故所責成者若是之諄且悉也臣以謫庸謬等斯

兵垣

數陞辭而西蓋日夕凜凜懼無能得當以稱塞

萬分之一用是周歷三關稽覈八事即僻而一臺

一堡瑣而一草一豆臣皆躬校而閱之蓋自三月

之終以迄八月之始而後足跡始徧其間點虜驕

橫之由兵馬困罷之故儲餉耗胃之因將吏玩愒

之自臣不敢謂一一灼有的見顧其大端則亦略

窺其一二矣除一應冊籍另行奏繳一切人犯

另行究招職掌不相閱涉者臣之論薦不敢濫及

功罪頗屬輕微者臣之獎戒一遵舊例外謹以三

年內有關八事文武官員功罪之昭昭者為

皇上陳之在文臣如原任奇嵐道按察使李時芳姻屬

罔

上近已經臣奏論原任鳳平道右叅政張惟誠功過相

半近已經臣劾題原任寧武道按察使申維岱

罪多可指功無可錄先已經臣同科左給事中張

應登劾罷臣俱不敢槩敘若分守冀寧道右叅政

王以纁直誠外無粉飾沉靜內有執持旬宣之望

風隆紀綱之司堪寄分巡冀寧道副使袁弘德機

圓識朗抱偉氣雄諸驕虜威聲赫爾秦關肅憲度

譽望燁然晉塞奇嵐道右叅政今告病張世烈才

兵垣

猷卓犖品格孤貞簡乃兵而飭乃器危邊方效綱

繆來何暮而去何急絕塞如失怙恃分守冀寧道

右叅議今陞任馮子儀器磊磊其凌霄聳壑才恢

恢乎遊刃輕車易紫之勲績正崇汾晉之風猷如

昨布政司左布政使艾可久直心古道事事恥尚

靡文亮節忠猷念念動求實際鎖鑰重望方岳高

標糧屯道今陞任右叅政田樂雄才峽倒遼抱淵

泓酌撫催而惠滿三關寄折衝而塵清一路戶部

管糧主事劉允浩然剛大之氣百折不回嚼爾冰

玉之操一介必謹剔剔不遺餘力節縮真是苦心

原任管糧郎中孫玄器度豁開操履端嚴軫賈而措注雅有調停慎出納而銖兩毫無爽忝以上諸臣皆以文臣而整修八事效有勤勞均當照例叙薦陞賞內布政屯糧等事雖與邊事無與而餉餉攸賴馮子履田樂雖已經陞任而績在閫中例得併薦以俟敘賚內袁弘德原自衛邊調任而邊張世烈止因無子投閒而實心似此絕少亦當急起原官以究厥用劉允計履任之日未滿一朞而覈節省之積實踰數載應加銜優異以為任事之勸者也在武臣如原任副總兵朱永祚原任參將林桐近已經臣論罷罪無可原原任參將周易遊擊錢燁原任守備婁弘業節經撫按論革功無可贖原任太原營參將潘雲程近經寧夏閱臣論降顧陝中之新惡固著晉中之舊穢更張降調尚不盡辜革任方為正法臣皆不敢復贅若河曲營副總兵管參將事張承業偉貌桓桓小心抑抑禁剝削於隊伍之中而恩孚醪績鳴刀斗於河隍之上而威懾大罕代州參將劉為棟度雅識融藝精猷壯慷慨有請纓係組之志雍容得輕裘緩帶之風太原營參將趙勳燭事明如觀火談邊捷苦懸河

腹有甲兵態絕韋脂三關遊擊趙陞英銳之氣標霍之才學弓橫棚而氣欲吞胡絕少分甘而恩能結士神池堡守備呂仁貌若熊熊心同葵藿芻牧成爛然雲錦墩堡完屹矣今湯偏關守備彭振雲約束嚴而不顧掖標之多口雅見擔當拊摩切而能致部曲之傾心足覘猷略器堪受大才可投艱廣武守備尹思忠才猷沉毅體貌驍雄結士不吝投醪禔躬能甘茹藥盤道梁守備孫繼業貌類儒生志超武弁角射而巧力兼備恤軍則甘苦與同原任偏關副總兵今調任鄭尚金清操貫月爽氣橫秋俯循善而恩威又著於衝邊駕馭長而姓宇遠播於荒徼原任平刑守備今陞任袁鏗器宇鷹揚才猷駿發挽烏號負穿札貫虱之能繕雉堞多扼吭拊背之計原任八角守備今陞任劉一藩馴雅度矯矯通才督工程不辭沐雨櫛風馭軍卒頗能解衣推食原任正兵營坐營今陞任俞尚德貌沉毅而出之以恭才精明而將之以慎植節可表純誇論兵時見韜鈴原任奇嵐守備今陞任張世勳清操四載不磷銳氣千人必往久繫邊關之望可期屏翰之勲以上諸臣皆以武臣而整脩八

事效有勤勞均當照例敘薦陞賞內鄭尚金等雖已經陞任而功次俱在三年趙陞雖歷任方新而陞轉原自臣屬例得併薦以俟敘資者也臣又訪得原任分守冀寧道右叅議郭子直猥鄙之貌蠢弱之質技雅擅乎雕蟲才實慚於製錦當官而囊篋計急操履頗媿清嚴持憲而內外閑弛關防大為疎漏當堂昏倒左右之驚愕如癡固緣夙抱暈風之證公署常開文案之堆積若山解犯肩勝守候之苦詞訟不分輕重惟有罰贖即指揮朱承恩之私補軍役亦罰穀五十而革其月糧本官之屢

兵恒

卷二

第

兵恒

辯可憑盜情無問真偽一槩連及如孟縣劉永昌等之無辜平民亦拷死三命而恬不為恤屍親之原詞可據捕役按月送比期以嚴儆備也而或比或不比一任吏書辛桐之主張曷能掩平定馬吏目之口紙贖登報循環宜克正支也而或三十或四十俱係舍人王好問之逼取幾乎殞樂平劉庫吏之命取布客馬倉之梭布散之皂快門書而倍取其利近於以官為市矣孰云皆郭老二之與謀索絨行賈延浩之羊絨自置絨絨整而半縮其價不幾掩目櫻金乎豈盡由朱應麒之妄稟蠅頭

之利必析即本家所帶斜紋布且分發之衙役冠執等而敘取其原值雞筋之微不棄即本宅所藏刻絲補亦派發於鋪戶李金等而苦累其包陪此一臣者當官已叢物議去任益滋人言孱綿已非盤錯之才瑣尾尤失監司之體所當諒為調處以示懲創者也利民叅將閻金阜性頗靈明術工鑽刺在前猶騰虛譽爾來大著穢聲營馬之羸弱者踰八百匹而猶強執為攢餒有法幾於大言而不慚營馬之閱汰者幾三百匹而每匹多以九錢估價實欲賤收而博利指造大閱旗幟每軍剋銀一

兵恒

卷二

第

兵恒

錢閫營共剋銀二百八十兩敘送者管隊何月也假送過往下程每歲扣銀三百二年共扣銀六百兩收掌者中軍張屏翰也私占家人閻爭等八名每月冒銀五兩四錢矣而又占牲手王天倫等五十名打牲有數扣算年不下百金王繼存郭天節皆其指證之人包賣旗牌楊房官等六十名每名歲索銀二三兩矣而又占牢伴夜役李天相等一百名納價有等攢斂月不啻數十王庭流劉羊皆其納辦之戶役採秋青草束歲逾五萬而每束以二分作價散軍而扣其糧計銀何止一千也旗牌

邢崑之收簿足憑販買人癩馬月約百匹而無匹以十二兩作價逼軍而變之產計獲約有三千也而營軍劉錦之怨聲載路十七年派夷馬二十五匹假稱自李總兵給發而明侵朋銀肥已喬祿之指證昭昭十八年扣加給料銀五百兩指稱為李總兵餽送而竟將原銀入囊王寵之過付歷歷聽楊章之撥置而李枝以三十棍斃命即以賄和免詞其何逃於巷議緣張存哲之揭告而呂尚仁以自抹身亡實為本官剝削難以證之府堂受鄭國良等銀五十兩召買之米草即麓浥而強之收矣而李宗學以私債打死毛學武非一百二十兩之入焉得其立案不行也索高公相等銀三十兩上倉之鹽糧比時估而縮其報矣而周紀以開賭引誘李賢非一百兩之送何得其釋放免究也行同市井慾滿谿壑宜從三禡之條庶重一方之寄編開參將楊一名血肉之具徒雄展措之才無取性多躁而鞭笞輕用營口沸騰心更貪而剝掘多端軍膏罄竭初履任即索受守備官操防官之花幣值價奚啻百金假養廉而占佃土柳溝草莽城之山莊役軍實踰五十旗牌半伴君程斌孫淮等

占至一百五十矣而又有鷹手二十名魚手十二名視查軍之嚴例何啻弁髦造甲置旗向趙甫李彥英等扣至三百餘兩矣而又散公費每軍八分敏使換每軍七分計剝削之穢跡直滿囊篋種菜園而占軍役已屬非法而復派菜於營軍每畦價銀五分共不下六七兩管家左明之歛散可憑開淫店而圖房課甚為非體而因被訐於任生送銀二十兩跪央五七次證人王邦美之解和有據更換旗牌王世臣等二十名每名索例銀二兩作成者旗牌頭徐納會也新收半伴劉忠等三十名每名索例銀五錢過送者隊長楊遇春也包小馬六十匹發堡代養而草料之冒支歲約三百占營軍五十名包納班價而月錢之收納月計三十指大閱而索雨氈於各營計每營十數條而不聞散給之聲以故衣而易夷馬於各口計每月十數匹而厚博營軍之價賈家永興等堡閭河咽喉等墩限過數月始一報完既經一查率多虛覘李巡撫不免倉皇申按察因而錯愕借營軍為之助力實係無辜問益業已預支揣當有巧况偏關係市賞之衝全憑駕馭而本官以庸劣之器何藉應酬

欲重衛邊之守當嚴祇輩之德山西掌印都司張天輔體若重厚而性實類乎愚癡貌似魁梧而才則短於振刷占軍伴四十名每月扣糧銀三錢歲約百五十兩軍伴吳韓先可證也學削鐵於針頭向門鋪五十間每間科銀五分季約七兩五錢住人張真可審何殊禦人於門外應襲千百戶舍人結送常儀即云二三兩而不辭狐兔之義安在關城地方夫役查點不到每發斷事司而罰贖摧剥之苦堪憐司吏郭漢臣以加納懇其起送餽銀十餘兩而留坐待茶伴當盧永福其奔茶之役也遽

兵垣

卷二

三

忘上下有體把總朱文翰以過堂恐其摻求具銀百餘兩而後堂親受舍人于鑪其指引之證也誰云暮夜無知柴炭銀兩原係衛官收解而何為改委司獄周思文說者謂潞紬四疋之過付為之先容平路班軍自應隨祭而乃爾嚇逼領班劉世傑自此而斂扣十兩之賂遺逃為常例程其品刻一物蠶爾校其藝則九天常虛徒慚食粟之軀何裨專閭之寄原任汾州營守備今陞大同坐營孫維技藝樞閑而操履實為恣肆貌固偉而志行率多卑劣家丁謝朝等五十名補民壯司百海等之

缺營伍之訟牒盈庭縱家人李守仁等二十名頂軍壯杜自保等之糧司隊之怨聲載路柴炭輪供於營卒月納至四百五十担而掛欠者即行捆打任子孝張化可證安望其同甘共苦公費攤出於月餉歲斂銀六十兩而每名仍月出幾分郭廷章張正可問曷責其超距投石候浪等之駕馬五匹既經奉文裁退而復派以駕馬文數且每匹博價十五兩是汰馬祇為潤囊之媒總鎮之牛車二兩已經撥軍擡運而復每軍科銀九分計斂扣約一百餘金是送車即為網利之因金鼓旗幟破壞詎

兵垣

卷二

三

可不整而陳文時等六名每名每月折銀五錢歲折銀三十六兩豈皆為工料之需牢伴夜掠使令詎能不備而安正已等四十名每月留二十名聽差二十名貼辦無非為囊篋之計馬匹料草每次剋銀二十兩致祭尚朝等忘聲飲泣軍役包攬每月貼銀六錢縱劉志法等狐假虎威任廷學以巡跡不到責撻已足示懲又縱李功茂等責其母妻逼索去耳墜一雙丁香一副得無過酷乎王思中以裁縫供役五名已為非分又占閭小八之三名木作并鍛銀匠郭成等十名銅匠賈黑子等四名

不知有法矣在官已致離心去任溫滋多口處分  
非過展措為難原任正兵營標下守備今陞大寧  
都司僉書李鎮中年力固富而貪殘聲滿三關騎  
射雖優而剝削怨撤闔伍家人頂食軍糧者二十  
分數載盜冒月餉奚止千金隊長代養官馬者二  
十匹幾年侵扣料草豈不數百但值節序掾旗牢  
伴等役二百名每名納扣頭銀二三錢寧思瓜李  
之當嫌每領料糧二司六隊等軍二千餘每名扣  
使換銀一二錢罔念甘苦之與共造送糧冊空名  
之軍常冒支三十分以潤私囊易買騫馬神池等  
堡每強賣數十匹而博厚價縱部軍為賊而坐分  
其賊人有窩主之誣任惡勇凌軍而全不知檢營  
有二守之號公惡已播於分標後效難期於佐閫  
以上諸臣罪惡皆屬顯著而處分難以槩齊內楊  
一名閩金臯穢聲大著張天輔驅策難前均當革  
任回衛孫維才藝頗長李鎮中技略尚壯均當降  
用以示曲全者也顧文武之司紀綱全在撫鎮而  
撫鎮之寄宰握又在總督如原任山西總兵李迎  
恩在鎮素多穢聲去任猶干遺謀原任總督尚書  
鄭洛抒籌方偏於心邊課功難定於三鎮臣不敢

槩叙如見任總督軍門蕭大亨真純體國博太  
宣猷馭夷兼用威用惠操縱悉有圖機籌邊期足  
食足兵諷畫皆為永利幾千里封疆託重鎖鑰功  
隆十數載虜囚知名于城譽赫宜錫殊恩用嘉  
茂績者也原任山西總兵今回府管事李如松觀  
其貌桓桓可觀而心則蛇蝎聽其辭侃侃足聽而  
性則虎狼術工結納縉紳半入其牢籠真稱百足  
技熟機阱條采多為其把制何數三窟謀革秋青  
也似皎皎彰彰而內丁通夷之雙糧肉菜數千為  
額類多虛冒大已又不勝駭諭之終額借糧料也  
似照照示愛而守備中軍之相挈責打不一而足  
時挾威勢凌人寧獨無狐兔之思發大段四百疋  
於各營每疋作價十兩共作價四千兩皆未永祚  
為之轉發而扣餉解送寧顧膏脂之竭寄營馬二  
百匹於各伍而每匹領草料七兩共歲支草料一  
千四百兩皆吳濫溪為之驗看而扣糧代餒不勝  
駭削之苦摘各營諸鄉導夜不收數百名假以聽  
差而實則納價歲獲何止二千提各營諸鐵木等  
匠役數百名有則解人無則解銀月弄不下幾百  
節壽之魄遺以將領之尊卑為等副將三十兩守

備十兩每歲可逾二千金皆家人張登雲孫繼先  
按簿而收老弱之馬匹以營路之大小為差副將  
三十匹遊守十匹每匹定價十八兩悉掌房胡繼  
先孫汝孝照季而發贖錢遊擊之慢而提中軍王  
柱國恣其捆打逼索銀三百兩轉達者唐熙宇也  
而安本固之五百則有黃相公為之先容挾周叅  
將之貪而差旗牌胡桂芳罕其掌房辦送銀四百  
兩往遺者仇二也而郭維垣之一百則有宋斗山  
為之指引比營派弓矢彼營派果茶皆託掾吏紀  
名之名也而日恣科斂那念行伍之當憐今日遂

袁前峰明日送楊古墜并有優伶蹴鞠之各役而  
時為起發幾致骨髓之已聲惡踞通判之抗禮輒  
為之碎扇裂冕而張維誠之幾飽老拳則幸賴申  
按察之解援恨宋秀才之失迎忍為之繫毋辱妻  
而王學書之幾遭毒手則魯有王御史之彈劾止  
知拊一不失伯爵寧思求為匹夫亦不可得之格  
言常稱丹朱只用奇兵盡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之明訓殘重之所劫至於閩鎮將卒惟庸剽髓而  
亦無敢腹誅而反脅傾險之所懾至於蓋省官僚  
燕居私語而尚為之捶首而吐舌此一臣者才略

本屬可用而惜其自甘於貪穢之途簡練亦知留  
心而恨其不急為潔雪之舉即佐府尚難期悔悟  
須革職庶可望磨礱所當罷其管事寄之空銜以  
裨其省改者也原任巡撫已陞兵部右侍郎今丁  
憂沈子本柔靡存心貪黷成性全無正大光明之  
氣專工猿攀狐媚之謀兵甲錢穀漠不留心而心  
惟急急於賂遺吏弊民瘼漫不著念而念惟營營  
於筐篋秋防移駐文綺臺蓋之收受不可悉數而  
下程之變價每次亦餘三百行戶多為罷市出巡  
委道徒罪不應之坐問幾至數百而各犯之罪贖

總之不下千金營伍幾至一空鴈門商稅兩防供  
億歲約不逾三百而假交際而充囊橐者取至一  
千二百三十兩歲無虛月月無虛日卷冊照照可  
憑三關賄銀取抵羊例歲計不逾五百而指饒遺  
而肥身家者取至三千三百六十兩或託之鄉官  
或託之都貴簿籍歷歷有據在任二年而易黃金  
於汾州者一千兩金鋪之怨聲猶存報陞一旦而  
提紙贖於各屬者五千金庫藏之積銀如洗貪肆  
如滿叅將營軍切齒而亟荐其才羨何取於激揚  
庸鄙如黃中軍標務何裨而盛誇其功要惟酬其



營幹訓廉戒貪將吏各有誠語而所好弗如所令  
人誚藏身不恕開府佐樞遷轉多屬速化而資望  
皆非所論悉緣錢神有灵更可異者 國家方以  
市賞羈縻則市賞貨物皆疆場重務市賞債價悉  
內帑邊需而子木之包攬市債則已數年於茲矣  
十五年同知周評領銀二萬九千兩則遣家人持  
書追至蘄州攬歸其家包辦矣十六年同知周世  
科領銀二萬八千兩則遣家人持書追至太谷伴  
歸其家包辦矣即今丁憂家居而十七年遣家人  
持書來討潞安同知蔣洽督造以洽浙之錢塘人  
也而所領銀二萬八千三百餘兩復為其攬辦矣  
十八年遣家人持書來討布政司經歷周文政督  
造以文政浙之長興人也而所領銀二萬八千兩  
又復為其攬辦矣頃臣查西盈庫所貯市債率多  
濫惡不堪而水泉口每給夷人輒至擲地詬語則  
以子木之在任也本鎮市債攬置自子本解驗亦  
自子木子木之不在內也本鎮市債始以書而討  
既復以書而送即濫惡充數而一喙孰伸即陳腐  
相因而發買不止率此而行雖改委府佐其破冒  
固猶之前耳然以前之破冒入之委官之手尚得

以檢戶爭低昂以數年之冒破入之子木之費  
敢與子木辯美惡故晉中相傳以為自有巡撫以  
來未有所得之多如子木者蓋慘括於庫藏者十  
之九而侵冒於市債者十之五故也行同餐餐即  
誤邊計而不恤心類穿窬即盜邊需而不忘罔顧  
肆知之慙祇辱八座之任急當議處庶協輿評原  
任巡撫今聽調李采非才庸而加之以陰狡性貪  
而濟之以暴酷由右轄而左轄無一善狀晉人為  
之感額疾首自藩司而開府備諸醜形輿論為之  
切齒腐心望軍民之詞訟每告不下千紙明貼五  
百張暗批五百張雖戶婚田土之小事而羅網無  
遺變收受之下程每歲不下千金秋防則發代州  
駐省則發陽曲盡肉菜酒果之行戶而攤陪有差  
鴈門關稅課簿而稽取至二千二百餘兩而更益  
之以獲利入援等銀不明盜邊儲乎三關紙贖對  
卷而查取至四千一百餘兩而類推之三府四州  
諸處又奚啻累萬也秋防之查盤一次而問贖二  
千六百四十二兩坐罪者三百寧顧整蠲乎膏脂  
戴宦之被告一詞而問贖二百四十五兩  
一年幾登鬼錄於國圖則泰遊守之計



或三百各有成規即貪肆如朱永祚而存首將材則以烏銀走金壹二把金銀臺蓋四副蟒段福機等紬十六疋折程四十兩為之上壽於代州也府州縣正之給由或三百或二百各有等差即庸鄙如中維岱而薦備開府則以銀壹二把銀臺蓋四副彩段文綺十二疋共值銀三百兩為之辦送於寧武也呂按察之勁操視采菲曷啻梟鳳而惡其形已之短每對人斥為迂腐致各司道之竊笑而不知焉別人品之淑慝王布政之清節較采菲何數薰蕕而恨其異已所為厄之日惜其倖瀛致王

典

卷二

夫人之喝罵而不顧忍負良友於幽冥礦盜之盤踞五臺始不以聞既不能處職司已屬茫然矣而捕官被毆且以張守清為解散而妄為咨部其將誰罔采菲之玩寇殃民連御史言之任御史言之調用已為過分矣而株求根據切恨韓取善之條陳而百計中傷是誠何心更可恨者大學士王家屏之堅白不滓蓋

皇上所素諒而託言節儉之饒冊開不下數百吏部楊巍之清苦無倫蓋中外所夙知而駕言壽儀之贈簿註亦云百兩至於遺閱視而嚴勞擾之禁

皇上之明旨凜然條事宜而重虛糜之防臣等之心惕若乃采菲且借為利府視為債媒正月十七日差快手白玉堂領商人周佐等贖銀一百九十六兩四錢赴京買紬段紗羅曰候大閱也三月二十八日大使梁天福領王澤等贖銀一百六十兩曰候大閱也二月十五日動銀五十五兩與銀匠葛雷製銀壹二把銀臺蓋五副曰送大閱也二十一日又動銀九十六兩與銀匠葛雷造金花二對金臺蓋二副曰送大閱也至於西盈庫紙贖冊內二月二十六日開云奉李撫院憲牌取銀五

典

卷二

十兩送閱科張訖償曰姑為預備尚屬有詞今查半作開除悉歸何所

皇上試提采菲而問之所取銀五十兩送閱科者果付之何人送臣臣與以何回書令采菲置對如果送臣臣甘其罪如係借臣名目充已囊橐臣不知采菲何以對人再施面目也然猶幸臣之早見以冊得自其枉不然采菲固當為異日之梁問孟臣何辜乃為異日之鍾化民如采菲者即從削籍之例尚無以服沈汝梁之心而猶在調用之列其何以塞祝大冊之口此二臣者在沈子木雖才略稍長

而給鑒已盈在李采菲則穢跡固彰而良心已死  
至二臣諸括取賊數俱在臣查盤底冊中謂臣為  
誣臣當出底冊證之蓋均當褫革以懲貪風以洩  
公憤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分別覆  
請施行庶既往之功罪已明而將來勸懲益勵其  
於疆場當不無少補矣臣干冒 宸嚴無任隕越  
屏營之至緣係邊務久廢閱視當嚴懇乞  
聖明復 舊典專差遣以圖安懷事理謹題請  
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具題十月二十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議處本鎮管糧職官疏

題為嚴查主客召買未完錢糧併議重懲侵盜及申  
明管糧職掌以裨邊計事據鳳平道兵備右叅政  
吳同春呈稱准戶部管糧主事劉兌手本查得東  
路管糧太原府通判劉國憲以才誠兩合之人當  
軍民交會之地晰奸弊如燭照而意定神閑釋糾  
紛若理絲則目張綱舉相應照舊管事本道覆看  
得本官年資壯盛操守清嚴平收放理訟詞郡邑  
帖服革冗役去浮費衙宇清肅才與官稱人與地  
宜相應准令照舊管事等因具呈到臣又據山西  
行太僕寺卿兼寧武兵備熊汝器呈稱行准戶部  
管糧主事劉兌手本查得中路管糧太原府通判  
姚希元秉性忠誠處事勤敏追積欠之召買而勞  
怨不辭清高閣之文移則夙夜靡懈相應照舊管  
事本道覆看准得本官才力精健事體通明卓有執  
持不避勞怨委屬稱職似應照舊管事等因亦呈  
到臣據此查先據山西布政司經歷司呈奉使  
司劄付蒙前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李采菲案驗  
准戶部咨該本道題前事奉

聖旨這召買錢糧侵欺拖欠該管官爾縫遮飾清弊顯

白其奏其餘俱依擬行欽此欽遵抄呈到臣除西  
路糧同知郝應芳見今奉

旨勘問臣似不當復一置喙第郝應芳歷任西糧廳正

在臣應閱三年之內其功罪之實臣固得而覈之  
况臣又駐偏關聞見頗悉應芳當官之狀臣竊亦  
有所知茲且遵奉

旨勘問臣似不當復一置喙第郝應芳歷任西糧廳正  
右部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蕭大亨巡撫山西右副  
都御史朱孟震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喬璧星將東  
中二路管糧通判劉國憲姚希元會行鴈平寧武  
二道會同戶部管糧衙門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  
臣覆看得本鎮三關錢糧胥屬之該部經理則三

明旨議處各路管糧官員臣亦何得避嫌而無一言也  
蓋應芳性氣稍涉驕直而心每過于寬濫察未必  
精詳而守則無所議若劉主事所察胡邦寧賈謨  
之事臣查卷簿一一有據前案題按察使李時  
芳已述其槩矣即劉主事之精嚴此固可窺其一  
斑而應芳亦何說之辭特其事各有因實前道主

路之司錢糧者自當屬之該部考覈此固不易之  
議也臣前閱歷鴈寧時中路通判姚希元任甫月  
餘東路通判劉國憲尚未履任臣固不敢謂于二  
官即有真知然臣閱查未報之事則二官近日為  
臣完報者已數月矣在劉國憲則事體精詳才猷  
練達在姚希元則雖非揮權之器雅有勤飭之心  
臣竊謂二官均勝其任今據鴈平寧武二道會同  
該部查覈與臣所見相同則二官委應照舊留任  
以需其成至於西路管糧同知郝應芳見今奉  
史奉

之而應芳成之耳無論其他只為副參遊守借銀  
七百兩抵邦寧侵欠之米而以馬免餘利償之臣  
不知一同知幾大面情而能令副參遊守等官為  
之出銀也且歐陽璘借支之虛申批之自該道賈  
謨馬免抵償之冊繳之於該道趙宗儒積餘之米  
豆取之自該道該道為以一事內不自安即手啟  
繹絡道途令郝同知為之委曲彌縫蓋無慮數十  
且不勝其捶尾乞憐之態矣至於賈謨王墳之被  
告延久未究則以賈謨父為該道中軍李時芳視  
之甚密原告李果珍聞原詞一批該道其惶懼逃

縣而不敢出理固恒情也後該道雖行而都應芳恐傷該道之意則猶該道之在地方耳至于累年召買之銀臣細訪之應芳實無所準臣又查得應芳考滿報過累年支放馬免積餘銀三千二百五十三兩二錢零已奉前撫臣明文動支二千八百六兩六錢一分六釐分發西諸各營置造器械見存四百四十六兩五錢九分零貯庫而臣查閱時又續報出積餘銀六百一十一兩三錢夫既稱羨銀即應芳不報人固無自而知况三路皆管錢糧之官別路無一報者而報之自應芳始別路未有

兵垣

卷二

奏

報百兩者而報三千八百餘兩自應芳始即云矯情要亦可以為難伸節於冥冥之積羨而情行於昭昭之召買舍已得之數千于庫藏而圖未得之一千于商人萬知其非情理矣即今西路之人多有為應芳稱屈者臣謂應芳事體寬縱稽覈疎濶原有所以自取何得言屈但臣所知而信者應芳之守即今

明旨查議管糧官固方重操履清潔之選如應芳者臣謂難以一青而盡弃也若召買之負欠則各商以本年所領之銀而補上年所領之數相沿已久固

非一日三關皆然固非一西路即今中路監比者尚累累臣查其所欠蓋視西路畧無軒輊特應芳失于為彼議免而要之原係斗頭加添則商人固自有辭即賈御史之酌為題免亦非過縱也以一臣者臣以為當量為處分以示曲全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特劉國憲姚希元照舊管事都應芳候按臣勘明之日量為處分公道昭明而邊方之臣亦知所勵矣緣係嚴查主客召買未完錢糧併議重懲侵盜及申明管糧職掌以裨邊計事謹題請

兵垣

卷二

奏

旨

萬曆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舉劾閣外在事文武官員疏

題為仰遵

新命舉劾閣外在事文武官員以重邊政事臣欽奉

勅諭閱視山西邊務該兵部具題閱例內有叙在事

之臣一款責臣等將境內文武將吏除自萬曆十

六年正月起到十八年十二月止照例閱叙外其

十九年正月以後到任在應閱三年之外而有地

方之責者應照先年大臣科臣閱視之例一併即

事分別舉劾已經載入

勅內蓋謂舊任者之功罪當覈覈其事於三年之內固

矣

卷二

奏

可以示懲勸而新任者之賢否當辯辯其品於三

年之外尤可以便責成也臣謹據耳目所及合之

咨詢所得而據實為

皇上陳之如屬平道兵備右叅政吳同春丹衷矢日素

節凌霜整邊備機類張琴壁壘變色殲巨寇勢同

拉朽巖谷消氛崙嵐道兵備右叅政楊芳器局渾

金粹壁才華流水行雲振飭嚴而介胃之爽氣正

騰綜覈密而營伍之積蠹若掃分守異南道左叅

政林一材博大中涵縝細沉静內有擔當籌利弊

真若倒峽懸河軫蒼黎不教舊焚極溺也糧道右

叅政楊歸儒督餉而調劑雅合機宜清屯而區畫

足垂永利偉抱遠矣淵渙英標屹然岳立以上諸

臣任未及期舉在閱查之外而職關八事皆在閱

屬之中均當薦揚以示鼓舞內吳同春甫入地方

而平二十年盤跡之礦盜為肘腋間消一大患聲

色不動注措多勞今任雖淺舊俸實深仍應加銜

優異以酬其功者也北樓口叅將施朝卿器槩卓

爾不群志操礪然無滓懲積弊而極力剔剔號令

凜矣霜嚴軫疫瘵而殫慮撫摩行伍熙然春盎蓋

計其期在山西諸將之後程其品在山西諸將之

先所當久任以備異日大將之選者也又訪得水

泉營守備鄧永和年力頗壯而性本悍癡射藝雖

閑而事多猛浪換馬尾而取客人之校布每桶剋

短銀四錢計二百桶剋短銀八十兩馬元等之告

詞可憑指漏稅而挾商人之貨財每家嚇銀三兩

計十家嚇銀三十兩吉珍等之被害有據撫夷正

支原有額定之費何至派該堡酒飯行一百家而

每家出銀二錢也位邦宰張天祿等為之飲泣吞

聲無乃利盡錙銖夷人往來自有一之規何乃縱

守口夷人三十名而入城歇宿一夜也竊連祿渠

求強等被其混搶貨物寧止防弛出入徇力哥包倡於城中不惟不能驅逐也而本夷每出口外即撥營軍為之看守不幾於同猶鼠之眠母猪子討賞於紅門不惟不能懾服也而本夷一下堂階即捨永和與之開關何望其落犬羊之魄班軍之守邊以閏三月限滿而乃預放一月則利月餉銀一百兩之可以潤囊張安之戰馬以打牲走死而乃梟為倒死且占侯春等二十名為之鷹手縱麴孽而逼縊死嫡妻李氏該所之申文見存逞殘暴而毆打死家人徐淮該道之批詞未結魏管家之縱肆無忌即二十梟何足示懲汪坐堡之挾制有因乃三十兩不以為德任千總於寧武已多惡聲冒守備於永泉更無善狀况以地為黠虜所日窺全憑駕御而本官為輿論所共嗤何裨緩急履任方逾半載積過已過百端此一臣者應當革任回衛以示懲創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儻臣言不謬將吳同春加銜示異楊芳等久任責成鄧永和革任庶旌別明而賢者益勸不肖者益懲所裨邊計良非淺鮮矣臣冒

請

命之至緣係仰遵

新命舉劾閣外在事文武官員以重邊政事理謹題請

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具題十月十二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舉劾鄰邊有司以重邊政疏

題為舉劾鄰邊有司以重邊政事竊惟安攘之要略每在文武之兼資故邊鎮之間所以為國家壯神氣者在諸將領將領不可不核也是邊民之干城也所以為國家養元氣者在群有司有司不可不擇也亦邊民之保障也二者蓋邊計均有賴焉而臣之所閱在山西一鎮鴈寧以內半屬腹裏所藉於有司者尤急也臣於閩查之餘隨事體驗諸有司之賢不肖聞見頗真敢據實為

皇上陳之如太原府知府今陞浙江副使韓萃善正氣

兵部

百折不同清操一塵無滓精明協渾厚以並運三晉治行無雙博大合鎮密而無施肆載循績稱最太原府同知武體揚貌莊偉心也光明試之事恢恢乎八面咸宜蕪其守硯硯然一介必謹同知趙可學才長於繁劇而應以從容事得之精詳而出以果斷司補絕警猷猷稱平通判毛鳳翼沉潛有度秀雅負奇不色聲而自雷厲風行出緒餘即可授艱遺大推官劉超性本誠一養復溫粹法嚴三尺蓋為治獄深文操砥四知雅抱匡時偉畧岢嵐州知州李鳴世剛明有執清介無私志不撓於困

符器益利於盤錯陽曲知縣侯廷佩真率絕無粉飾沉毅綽有執持操履何愧神明撫摩真同父母榆次縣知縣盧傳元宵次青天白日氣宇翠竹碧梧煦育切而閭閻傾心法令嚴而豪猾縮首介休縣知縣王一魁聲整凌霄之器批却導窺之才事如遊刃以迎機政若鳴琴而中節清源知縣邵蒞慙慙為民副方任事催科一毫不擾編審萬口稱平以上諸臣皆鄰邊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行取之選內韓萃善近日雖已報陞而三年俱在閩內例得併薦以俟優異者也又訪得原任中

兵部

路管糧通判今陞任海州知州路曄韋脂習工當官頗著虛譽簠簋不飾去後大彰穠聲以查盤而受花幣折席每處不下數十兩即黃知州之借備辦送意渠不受而渠徑受之致累庫役王二哥子等代為補陪迄今囑告未已緣召買而扣主客正餉每千不下五十即邢主事之折衷時估本當遵依而渠且違之致令官商武榮等託藉有詞原數竟爾不完王真張治功買永寧倉草東本官之查盤已云無短少浥爛矣而坐八角塘軍關支乃分毫無草屢行查處而亦漫然不報實收之虛出

夫豈無因郭玉王鶴買萬億倉米宣武道之時  
估原定買一斗七升矣而及本官繳到實收乃止  
一斗三升酌令補買而亦力主不完米石之拖延  
端必有故倉斗級段朝臣告收官王大謨盜賣官  
糧二百餘石批廳查問自宜正法也乃受王大謨  
銀八十兩欲坐朝臣侵盜即改批東糧廳而轉行  
囑託卒致王大謨之脫網原卷可查商人秦希奎  
告奸商劉朝鳳指侵召買銀二千餘兩行廳究處  
急宜懲奸也乃受劉朝鳳銀二百兩至今束之高  
閣即拖欠二千石而一任不完竟縱劉朝鳳之濫

橐原詞可徵積書王治侵召買銀七十兩而部詞  
按歷者已逾三年至近日方始歸結無乃甘同猶  
鼠之眠草束坐給連底苦銀六百一十兩而每軍  
之支領者止得正數底苦銀併扣入囊其何掩於  
籠雞之口此一臣者性雖靈明而事多粉飾力方  
強壯而分已盈溢前愆既叢於佐府後功何望於  
牧州所當照不謹例剋帶閒住者也孟縣知縣遠  
學禮心頗近實而精神短少注措恒苦於周章守  
亦知謹而事體踈濶關防逐弛於左右大戶尚奇  
盜取庫銀四十餘兩已經審明取供矣因戶房吏

劉自柔受銀八兩逐勝稟移罪義子崔天保而吞  
卅反致漏網張官等足為的憑何取懲姦積快鄭  
時春指官詐財律應擬遣已經被人告發矣因刑  
房吏武愈受銀二十兩逐勝稟問徒罪申詳而已  
革復入應役吳元明實其原告無乃縱惡宋明以  
積皂而使假票嚇詐即盡法而究其宜也而忿趙  
汝明之告揭反將汝明招回擬罪而宋明之戀後  
如故復何憚乎王仲其以收頭而花費官銀即罄  
產而陪非過也而聽劉自柔之撥稟友令仲其攀  
告樂婦而王五喜子等之榜逼代陪伊何辜也單

學義以酒毒身死原詞涉偽矣而止因武愈之挾  
銀二十兩而不迷徑執杜進科為打死致生者啣  
冤於囹圄劉東周打死戶姪人命逼真矣而止緣  
王遇春之得銀三十兩而勝稟竟解劉東周為無  
事令死者飲恨於泉壤賊犯劉邦谷招攀窩主劉  
成聚的係真情而直堂吏受成聚銀八兩逐爾開  
放過錢者劉成雲也而坐令大盜展脫強賊方來  
等劫盜銀七百餘兩業已審明而直堂吏受失主  
銀十二兩妄加一千冤陪者楊計周也而至今糊  
塗未結王啟才母趙氏之所落一指則快手吳應



元之鎖詐凌逼不堪也而趙氏具告反為坐誣擬  
徒衛役之縱放原招鑿鑿見存并泉驛民李選之  
質當官衣則驛丞張九錫之挾讐妄稟非真也而  
李選鞏責竟以棒瘡身死刑責之任情原卷歷歷  
可據蓋本官夙負風症兼乏幹才政務日見廢弛  
事權因而旁落即彼之自對按臣亦有漸覺支持  
不來之語其非百里之寄明矣顧其庶隔未壞問  
學素裕所當改授教職以示曲全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韓萃善等擢用  
行取駱驥聞住遠學禮改教庶激揚之典明而賢

兵垣

卷二

者知勸不肖者知懲於邊計未必無以補矣臣干  
冒

宸嚴無任隕越屏營之至緣係舉劾鄰邊有司以重邊  
政事理謹題請

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具題十月十二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薦舉承委官員以彰激勵

題為薦舉承委官員以彰激勵事臣以謫劣誤荷閭  
寄一鎮之間兵馬之浩繁糧料之瑣委有係禁螭  
集而非臣一耳一日之所能周者則其勢又不能  
無所委而部覆議委官一款蒙

皇上許以優敘正薦者蓋推心置腹而激臣與承委者  
之同心共濟以竣此

重典也臣茲閱事幸告完矣即未能得當以塞任使之

萬一而

成命庶幾可復則所藉於承委者之心力要有不可誣

兵垣

卷二

者謹遵例為

皇上陳之如平府 同知黃嘉善性剛毅而有執持才  
精練而無苛察慘剔朗如懸鑑蠹無弗掃評品較  
若持衡物莫能干本府推官賴光泰心同赤子而  
綜核密則老吏歛手節擬素絲而閔防嚴即大俠  
捧心器宇凌霄聲望品格玉質金相潞安府推官  
李騰鵬貌朴而經緯則井井無爽心直而抱負更  
淵淵有奇謹操履何愧肆知清弊蠹惟恃三尺以  
上三臣皆查覈有勞安靜無擾均應薦揚以備擢  
用行取之選內李騰鵬雖未馳驅塞圍而腹裏應

查錢糧皆其經手例得併薦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黃嘉善蔣光泰

李騰鵬作為正薦擢用行取廢官材辯而吏治興

未必非激勸之一機矣臣干冒

宸嚴無任踴越之至緣係薦舉承委官員以彰激勸事  
理謹題請

旨

萬曆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具題

卷二

推廣閱例薦舉閱屬官員以裨吏治疏

題為推廣閱例薦舉閱屬官員以裨吏治事臣奉

命閱視山西邊務凡該鎮文武將吏有關邊事者閱以

內臣遵例列其功罪矣閱以外臣遵例別其淑慝

矣至於承委官員沿邊有司臣復查照新題之

例各舉劾以彰勸懲矣顧臣所閱之地方則與諸

臣有不同者諸臣以邊鎮為名而臣以省會為名

諸臣之閱屬為一鎮之將吏而臣之閱屬則合省

之官僚蓋論邊務惟屬平苛嵐寧武三關而守巡

冀寧分守冀南實俱在閱冊之內論奏報則惟

具題

卷二

屬平苛嵐寧武等六道而守巡河東分巡冀南實

亦在盤查之中惟河東巡南三道查過八事止造

冊發該道備照不入奏繳以此三道不在舉劾

之數而三道屬之文武官員則得而獎戒之此相

沿閱例也臣又查前科臣閱視舊例於右布政按

察使并清軍道俱有薦劾蓋謂太原俱係閱屬舉

劾已及於有司而紀綱有司者難漫不置可否然

平潞既經盤查獎戒槩行於將吏而監司將吏者

亦難漠不為品評也且今查丈屯田九道胥倖心

力義尤難以獨遺而臣叨列耳目風聞尚得薦劾

况茲俱與共事臣又何敢避市恩之嫌而不為

皇上一陳之臣訪得布政司右布政蔡廷臣直心皎如

天日長才沛若江河清我伍而實塞績滿邊關佐

徽省以分猷聲隆保障分守河東道左叅政趙曜

劉方博大渾厚精詳布膏澤以宜民蒲東日暖肅

法紀而馭吏山右風清原任按察司按察使呂坤

勁氣可塞天地包孝肅之流風介履足振懦頑趙

清獻之雅正功高齊晉望重節旄按察使郝維喬

偉畧淵停颺發亮節玉潔冰清表像肅而吏無二

天紀綱嚴而法有三尺分巡冀南道兵備按察使

張孫繩昇最重器經緯全才嘆笑不以假人而汾

南度肅意念常切利物而上黨春融清軍驛傳塩

法道僉事李汝相真誠而無粉飾易直而絕脂韋

嚴稽覈驛路之冒濫肅然酌調劑離司之規條炳

若分巡河東道兵備僉事杜華先勁毅蒼松古柏

貞白秋月冰壺法紀明而豪宗為之斂手縮頸惠

澤流而黎氓登之熙臺化日以上諸臣皆一時藩

臬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用內呂坤雖已經陞任

而臣閱查時正在任職且其實心碩望尤當急擢

邊方巡撫以振邊務者也此外任職三年之內者

以 貴 聖聰矣臣又惟 國家排難仗節之臣

類得之犯顏敢諫之士而臣之閥屬則有二人焉

原任徐溝縣縣丞王麟趾忠肝貫日義氣凌霜白

簡寒而城社落膽烏府鷹鷂素位行而閭閻傾心

晉陽鸞鳳交城縣典史王之棟一真獨抱百折不

回抗章無嫌齒馬雅追鮑史之風被詰不憚批鱗

可踵汲直之躅臣自度材品瞠乎居二臣之下而

謬以閭役乃儼然臨二臣之上臣竊媿之故敢不

避忌諱一伸其喙王麟趾雖近已陞陞而外吏之

淹已久似非所以收其排闥之忠王之棟雖方爾

僉任而固衡之念實深似當原其顛愚之愆此二

臣并 臣

皇上少霽雷霆之餘威溥施雨露之 洪造還之諫職

責以後効則二臣之圖報寧惜捐糜而言官之鼓

舞不啻深重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

臣言不謬覆議上

請將蔡廷臣等擢用呂坤急擢巡撫以裨邊疆王麟趾

王之棟還之諫職以重言路仍將山西閥視之例

除六道在閥冊并左布政乞糧道等官照舊舉劾

外其守巡河東分巡冀南并右布政按察使清軍  
道既經盤查均為閱屬既係閱屬均當舉劾或附  
之閱視疏內或列之閱視疏外酌為定規俾閱臣  
知所遵守庶激揚之例既明而勸懲之典益備所  
裨於邊方吏治者不淺矣臣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俟

命之至緣係推廣閱例薦舉閱屬官員以裨吏治事理

謹題請

旨

萬曆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具題十月十二日奉

卷二

聖旨吏部知道

蒐舉將材以備擢用疏

題為遵

旨蒐舉將材以備擢用事臣惟三軍之命係於一將而  
况求將於黠虜跳梁之時則需人尤稱急焉故採  
之不可不廣也願將不得人以卒予敵而况求將  
於邊備久弛之後則得人尤稱難焉故擇之不可  
不精也臣等奉

皇上閱邊之寄謬條閱視事宜而終之蒐異材一款蓋  
憤西陲之挫劫而希心旁搜博羅之下或有衛霍  
韓岳者流足以副

奏摺

卷二

當宁拊髀之思者乎臣庶幾一遇之當以國家緩急  
不無萬一之藉而熟知時固難其人矣即山西夙  
稱將材臣入關以來察以一已之見聞參以司道  
之開報略其全而責其一節弃其短而取其一長  
則可以當偏裨之任者亦間得數人焉而要不敢  
謂可當異材之選也惟分巡冀北道副使袁弘德  
先任肅州道嘗擢肅州孤懸天末日與虜因為伍  
故該路將領亦日以戰鬪為事開報彼中將領數  
人諸堵虜之狀鑿鑿有據該道既與共事計所稱  
非虛臣方蒐訪異材又何敢隱蔽謹具據實並為

如振武衛指揮黃天愛太平左衛指揮袁應  
蘭汾州衛右所副千戶惠迪吉近已俱經推用臣  
雖庶其可用不敢舉 竇外訪得太原前衛指揮  
畢忠桓桓偉貌皎皎清操聲名久振於賢科保障  
可藉之塞圍太原左衛指揮李承芳器宇雄秀才  
識深沉頗究七書之略宜膺一面之司太原右衛  
指揮朱長祚精銳之器奕朗之才司補而夜無吠  
犬管局而廷有懸魚寧武道中軍指揮王坪貌類  
羅熊韜熟龍豹雅負飲血餐頭之氣更擅穿札沒  
羽之能北樓援兵營把總百戶許四力足扛鼎氣  
可拔山管口而卒有攀轅引臂而無失鵠東路  
管頭司把總指揮使李璋青年雅度絕技長才紀  
律嚴而蕙介提躬略開而慷慨任事太平左衛  
武舉官郭希孟技略三捷武試籌畫獨冠一時韜  
鈐富於膏中設施宜究之塞上以上諸臣雖操  
履未必協一而才器皆屬可用均應薦揚以備守  
操之選者也又訪得肅州叅將楊濬威雄虎視望  
重龍沙不遺寸鏃而批虜報讎之大墨霧釋冰消  
間出番言而吉囚擾邊之深情洞肝傾膽指揮同  
知汪承宣挺身入虎穴莊虜為之落胆寒心奮臂

引烏號絕技可稱穿楊貫虱肅州衛千戶李君炳  
拔矢而目不瞬氣傲極金角瘡而志益雄忠堅累  
華新城堡防守千九余世威軍軍而解莊囚之圍  
功存孤堡一陣而集七虜之級名震諸夷下古城  
防守百戶王彪威懾犬羊號稱虎虎屢著寧斬之  
奇勲可膺千城之重寄他如嘉峪關守備查勇魯  
斬虜首六顆而大雪人心之憤清水營守備盧養  
正曾殺虜二級而反罹提問之辜肅州衛指揮崔  
環沉機有筭孟參將之擒壯力太滿可本官曳車  
衛擊之力居多草溝井防守百戶 尚賢忠勇絕  
倫在禿賴之虜去屯種牛三十七隻本官奪駝當  
馬之氣獨銳以上諸臣皆素副使所目擊為真而  
臣之耳聞亦飫者也即今本鎮偏關水泉之間將  
領非人市規頗壞况杜囚東歸之日正西鎮解嚴  
之時如楊濬諸人倘得量移一二鎮此衝危一以  
盡彼之長一以作此之氣是臣之所冒昧翹慕而  
不敢必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覆議上  
請將畢忠等酌行推用楊濬等酌行調擢雖未敢必臣  
之所舉可以當蒐異之

或有效一割之用者其於疆場或亦未必無少補矣臣干冒

不嚴曷任聞越俟

命之至緣係遵

旨鬼舉將材以備擢用事理謹題請

旨

萬曆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工恒

卷三

卷三

閱視事竣六繳各冊疏

奏為邊務久廢閱視當嚴懇乞

聖明復

舊典專差遣以圖安攘事萬曆十九年三月初六日臣

欽奉

勅兵部給事中張貞觀先因虜酋款貢邊惠稍寧猶慮

人心懈弛每三年閱視或遣大臣或遣科臣或就便

委巡按御史乃各官各循虛套無益邊防近採言官

建議特遣京堂科臣相兼閱視九邊各一人期各盡

心稽挾振舉邊務茲特命余前去山西地方查照先

兵恒

卷二

卷二

今事理將一應邊務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從實查閱

要見錢糧積下若干有無侵冒險隘增脩若干是否

完固兵馬添補若干果否精練器械整造若干果否

堅利屯田鹽法曾否脩舉收買胡馬有無實用及一

切應行事宜悉查原議一一親履其地設法稽覈惟

以事完為度不拘限期毋但託付委官據憑文冊苟

且塞責邊臣有看實脩整著有勞績及踵襲故套搪

塞誤事者俱從實具奏以憑賞罰其所閱之事務照

依年分定以萬曆十六年正月起十八年十一月止

三年以前者不許追敘三年以後者不許混敘其承

委見任官員計分別舉劾凡舊管新收開除見在務  
要據實造報分別明白其京餉錢糧及勘覈工程未  
經奏報者併入奏報毋得草率了事及有所依違曲  
為回護以負朝廷責實之意勅內開載未盡者俱查  
照兵部題准事理施行今受茲重委須殫忠誠悉心  
查覈仍遵照近旨務安靜省約正已飭下痛革宿弊  
斯稱任使如或功罪不明奏報不實及循襲故套勞  
擾地方責有所歸余其慎之慎之故勅欽此欽遵該  
臣詣山西鎮會同前巡按御史賈希夷今巡按御  
史喬壁星先將原議八事列款并京盤十七十八

奏

卷二

兩年錢糧備行屬平岢嵐寧武守三冀寧分守冀  
南道造冊案委平陽府同知黃嘉善推官蘇光泰  
細加盤驗查覈的確按款開具管收除在冊報前  
未臣復徧歷三關營堡併太原汾南各州縣逐一  
嚴查一應錢糧自毫釐升合以上悉經盤查明白  
十六年京盤錢糧已經前按臣賈希夷本年三月  
內奏繳訖應閱八事造完文冊并京盤查出有  
罪人犯併入閱招除青冊送部查考外今將查盤  
過山西鎮十七年正月起至十八年十二月終止  
京盤主客兵并各項錢糧分別管收除在造完文

冊理合具本專差承差郭佑齋捧  
進繳謹具奏

聞

萬曆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附八事冊議

兵垣

卷二

八

來類以今閱

一曰積錢糧該鎮錢糧每歲出入各有定額即各道力為樽節亦豈能炊無米之粥且所稱積錢糧云者非謂於額數之外神運輒以收奇羨惟在於額數之中覈虛冒以剔冗浮如兵馬之逃故必開市賞之原數不溢盜糧召買虛出減報必釐民運也逋收納支放必覈是皆所謂積也舍此不圖而假墾貸以剝軍膏權子母以取軍息即倉庫稍充是飾一時觀聽而營伍則枵然矣以此為積與漫無事事者其間能以寸哉自有閱視以來類以今閱所餘與上閱所餘之數較多寡而功罪不知民屯盜易等項有不徒以人事之侈約為盈虛而以天時之豐歉為伸縮者閱積貯者固惟當致辯於節省之實心似不必求多於積餘之定數也

二曰脩險隘查各道所修險隘固有多寡不同然累閱以來類以修築售功增補者無跡可據固多無脩而報脩在題議者即有工可尋亦多非陰而為險况軍壯分派之額原既有衆寡不同則各道修補之工故自有多少不一焉可較量於丈尺之間以別優劣哉且自虜款二十年後與日不以脩築

兵垣

卷二

障之益愈弘

為事即山西一鎮計之歲費不下二十萬金而城堡墩臺襟聯櫛比似可據以守矣第密於議修而踈於議守即所修者亦多詳於目所常經而畧於見所不及舊者方新新者復舊日尋畚鍤何有紀極故議者欲少停工作一以休養人力一以節省浪費良非無見竊謂每一閱視即當將後三年應修之工酌議估就務使險者必修修者必險而舊可據守者惟議所為防守之具即叙列效勞亦惟及於題議工程其增脩補脩一切漫無稽考之數俱從刪削庶紛飾之習可破而障之益愈弘耳蓋險隘之設所以限內外非能拒虜使不入也惟拒虜使不得遽入彼掘毀必移時攀度必俟宿吾之烽燧一瞬可延百里域中大儆備矣此險隘之便也若徒恃無知之土木而必欲高深之外又一高深未見可以常恃而不毀者况也以人險得其人即平原拒三尺堵足為金湯不則金湯亦無人境耳故議險隘者當達觀於險隘之外而後可

三曰練兵馬夫練兵先自養兵始自款虜二十年以來蓋視兵馬為贅龐以為無所復用之也無論將領之股削百端占扣萬種即市賞之費明知其不



應需之軍而猶曰 內帑不足也市易之馬明知其不堪給之軍而猶曰可充騎操也率此而行且幾於無兵無馬而又何練之足云故必欲扣有禁影占有禁盡剔其所以剝軍者而後軍有超距之風補營馬有處市夷馬有處悉養其所以病馬者而後馬有騰槽之氣士飽馬壯庶幾哉可以次第言練矣顧各營雖有額軍而將領所持以緩急者尤賴家丁然家丁必須厚養將領豈能自辦今不論人之賢否見噎廢食一以裁削為主俾家丁日就消滅彼將領為保全首領之計肯自輕其生

兵恒

卷二

於必不保全之地哉是今日之節以束縛將領之手足而撤邊之備也目下方講剪虜而所為若此何異却步而求前哉故將領當聽其多蓄家丁而不肖之捏冒者該道時加稽覈必罪不宥即云糧餉難添而取汰除老弱之糧益之無論一可當百當十即一可當二猶愈於耗糧餉而養無用之物為已此又今日所當破格而急圖者也

四曰整器械看得各道軍大器械查此上閱增多數十萬者蓋緣累閱所造之冊原非實數冊開者半為庫中所無而庫貯者多係閱冊所漏今閱俱經

從實開收以此查出器械數多顧所稱整器械云者謂人與器相習隨取隨足隨用隨利又非謂武庫之藏徒取充棟已也該鎮之器械固多惟隨軍被執者稍屬可用至於庫藏所貯朽爛不堪者十之七即堪用而人不知所以為用者十之三縱式樣煩夥要與無兵同矣謂當以見貯舊器分為三分每歲責該道查改一分以三年為限務令盡化無用為有用造作即儼如對敵試演即禦若拒虜務使器器可用人人能用斯整為實整而緩急或當有濟耳然我中國之所稱長七者惟火器而

兵恒

卷二

火器恒不能盡所長則以戰車不備之故且虜所恃者惟馬與弓矢我可以捍蔽虜矢遏截虜馬者亦惟戰車戰車誠具則虜長無所用而我得盡所長必勝之具實不外此此又器械之中第一喫緊而為今日所當急整者也

五曰開屯田邊之所資於屯者非徒取增糧額蓋謂塞地之墾既多則塞上之積常富塞糧之價常平而我之召買鹽糧常值其賤此其為利視加增於升斗之間者真相萬矣我國家有額內之地三歲起科額外之地永不起科之例蓋例不在彼而

在此故也乃屢閱以來惟以增多為功故有無地而妄增虛數者有增虛地而并增虛糧者有因虛糧之增併其實佃之地棄之而逃者有將逃棄之糧攤之見在之戶而併致其逃令人視屯如阱避之惟恐其不速者虛額日加實徵日少是以增之道減之耳除閱冊屯數照舊造報近已復將該鎮屯地通行清丈實種者必徵實荒者免徵據目前之數視昔似減而荒者無徵則荒者必墾究將來之效較今必增與其以增而致減孰若以減而致增哉率此而行而又侵欺必禁於屯頭拖欠不

假於豪右催徵併責之有司參罰以嚴於武弁也庶幾哉可清而理矣若夫沿邊崇岡峻嶺之區謂宜聽令軍民自行墾佃不必一槩起科總之利在邊疆固無事切切以加賦為功而欲盡地而墾即盡墾而稅也

六曰理鹽法夫中鹽實塞古稱飛輓即山西一鎮召中鹽糧足可當民運之二蓋其重矣但查鹽分四色貴賤各異蘆淮為上浙東為下宣大二鎮止開蘆淮二色俱貴陝西四鎮兼開淮浙遼東一鎮兼開淮東俱一賤惟山西歲開淮浙東三色鹽

一十八萬引蓋一貴兩賤矣乃商人所以爭趨告中鹽無滯引者則以七二五之寬減以為之補也近有墾荒中鹽之例遠商陳偉器等土商陳祥潤等報墾過地一百二十五頃歲輸糧六百二十五石似為額外之增其實糧有實數地皆虛名不過上下相習為欺耳竊詳部題原欲照墾田給引者豈徒為增糧石於一時實藉墾田為實塞之計假墾引為墾田之媒乃不檢以可墾之地而惟責之墾地不問其無已墾之地而惟責之輸糧是報墾之虛數僅為加引價之別名矣七緣東鹽之實折尚寬減各商於額糧之中乃增墾荒之虛數而重困各商於額糧之外部題初意似不如此且東鹽自九年添開三萬引已漸墾而山東內商復將行鹽規矩盡行弛廢築打大包多不經掣以致邊商十三年以後之東引寢墾十數萬在司不能變價辛血輸邊俱成煨燼似又不可不亟為一處也今已將各清出荒屯召商認佃仍寬其起科之限豁其無地之糧墾實地與納虛糧較利率寧百哉商人利析秋毫籌此至熟當必有起而應之者

七曰收胡馬八事重於胡馬之收者原取其壯我軍  
實乃欵貢日久因循日甚虜率以駕馬充數入邊  
即死勢不能售乃強給之軍而扣月餉以充價且  
預期赴領之苦種種難言夫始以我有用之銀易  
夷人無用之馬既後以夷人無用之馬耗我軍有  
用之餉所謂割肉充腹自斃之道也策莫左矣且  
冊開胡馬之數每以後閱較前閱者蓋以收養之  
多寡稽將領之勤惰以將領之勤惰別將領之功  
罪云耳今夷馬之入營有一之復存者乎而冊尚  
開曰夷馬若干究而察之實未嘗有一馬則奚取  
於是虛數而開之以自欺也故收胡馬一款謂自  
今為始止當開馬價之完欠其胡馬虛數悉從削  
除而軍士領馬賠償之困務盡洗刷即市本不敷  
寧另為議處而必不可復以此困吾軍庶在軍可  
獲積久之苦而在官始無剝軍之名若夫堅持已  
定之數而必不私加以益虜之驕棟擇赴市之馬  
而必不委徇以壯我之氣此又該鎮道將之事而  
為今日所當嚴為責成者也

八曰散逆黨閱視八事終於逆黨之散蓋謂華人通  
夷如先年趙全李自馨等居虜日久為虜嚮導醜

毒內地故多方以散之今在山西鎮如李龍李虎  
王筆罵氣辛惟增及小土骨赤扯布之類蓋其人  
也乃今公然為虜爭市而我中且賄賂交歡無策  
能散其禍散者不過被擄回鄉人口甚至即回鄉  
人口且懼開翼端拒之而不納或納之而復羈留  
以俟虜之找尋是方驅之聚而又何望其散也夫  
板升十萬非我中國赤子乎虜乃能驅華人而  
夷之而我中即彼有罪逃夷一不敢納問納之而  
深藏固閉端端為日慮虜知也舛史甚矣晉中即  
半屬內邊而偏老一帶逼臨板升二聞扯囚昏闇  
一切撫御安輯不逮掩囚遠甚則或行反間以離  
其用事之頭目或廣招來以携其散居之黨與正  
惟此時舍此不圖而惟歲取一二乞貢安插者實  
散逆之欵即八事中不列此條可也

掖垣諫草卷二終

掖垣諫草卷之三

泗上張貞觀惟誠父著

工垣

權璫罪惡已彰斥逐宜決疏

題為權璫罪惡已彰斥逐宜決懇乞

聖明俯察群言急賜處分以杜亂階以清政本事惟

我

皇上統天御極蓋二十年於茲矣其諸炳炳琅琅遠之

馳驟帝王近之光軼

祖宗者固更僕未易悉其弊乃至嚴於近習有奸必發

工垣

卷三

無罪不懲律內監諸臣日凜凜救過不暇而罔有

越志則又古今希覩而為普天率土所傾心而景

頌者也故即通如馮保橫如張鯨一經摘發或斥

或疎曾不旋踵他又勿論已頃者司禮監內官田

義交通內外竊擅操柄貪黷之欲無涯欺蔽之形

有據近已為科臣鍾羽正臺臣于永清等交章發

其奸狀中外顚顛咸翹首跂足異

皇上早速雷霆之誅以伸國法而今且越歲矣處分

之肯尚爾遲遲何

皇上二十年致嚴於近習一旦於莽而顧有所寬假也

此則臣之所未解也田莽之罪其詳已備諸臣疏  
中臣局敢復撮拾以瀆聖聽臣第以莽之必當  
斥逐者為

皇上陳之

皇上以靜攝之故久輟朝講臣工竟歲罕覩天顏

乃德意不至湮鬱機務不至叢挫則惟恃章奏之

上下常通耳邇來上者不以時票或送或留下者

不以時發條早條晚中外籍籍謂

皇上之勵精不替原無倦勤之思惟田莽之擅弄行私

因成壅滯之漸不然言切

工垣

卷三

聖躬或間留以備省覽而一推用一彈劾此於省

覽何裨而多從停閣且論莽者留論莽所關涉者

留即莽亦何以自解於人言臣謂以撤壅蔽剔莽

當急斥也方今寰宇不輯疆場多故所需得文武

將吏以收撫綏振飭之功不啻農之待歲已疾者

之急倉公也而銓樞二部莽每視為利藪日為將

吏鑽求美缺且挾轉達章奏之權而要以不得不

從之勢少不如意輒謾為諛語曰爾部東還有用

我處即今主銓秉樞之臣可一問而知也

皇上軫蒼黎之日瘁方屢飭吏部慎簡文臣念醜虜之

喙之忠以免尸曠之罪也而奈何竟持不下 君側之惡不言既煩

皇上之責罰言之又不蒙

皇上之聽納誠不知其何適而可矣臣謂以信 諭旨則義當急斥也臣尚憶往者張鯨縱恣不法一時臺省之臣交起攻之

皇上少有寬假鯨遂造捏不根漏播中外謂以貨賄獲免致言者誤信風聞觸忤 聖怒大傷 國體茲

田義之事正與鯨埒倘

皇上置之不問寧能無滋中外之疑且小人情態每憚

工部

卷二

四

下

於未覺而縱於已露今義之罪惡業已昭昭 聖鑒知而不處當復何忌至恐自此以後之義大非自此以前之義矣况諸臣糾義業已與義為敵而義猶安然廁秉筆之列章奏上下悉其所司脫義而肆其報復之巧於批荅之間寧無人人自危乎即

皇上当明當天賜計難逞伎而以陰狠之性被鬼域之謀則此亦不可不慮矣臣謂釋群疑而安群心則義當急斥也臣非不知義能禍人而乃以言費禍念臣謬叨耳目之司詎當致身以報

皇上禍福非所置慮故輒冒昧披其款款之愚伏乞

皇上詳繹臣言大奮 乾斷急下諸臣之章將田義屏

逐仍籍沒其招權納賄所得者以正法典庶亂階

可杜政本可清蓋執狐疑之心者來讒邪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自古記之矣惟

皇上垂察勿使臣之諫留中者而復留中也天下 國

家幸甚千冒

宸嚴無任隕越俟

命之至謹題請

旨

工部

卷二

五

下

萬曆二十年正月初七日奉

旨

奉差應避原籍疏

奏為奉差應避原籍乞

賜議改以便責成事頃該工科等科都給事中楊其休

等題為泗城會勘已久竟無成議懇乞

聖明嚴加責成以保重地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着本科張貞觀去欽此念臣以謏劣待罪掖垣近

蒙

聖恩擢右工曹則勘議河工正臣職掌臣即駕蹇萬不

足以當

明旨風力之選亦曷敢有所推避第臣區區微衷有不

工垣

卷三

六

得不一鳴於

君父之前者臣籍貫徐州沛縣而徐沛為河漕總會之

所即泗城積水壅滯記濫所病在淮而實黃河迫

之使溢此係上流蓋亦勘議所必及者至地方諸

當事無論總河撫按之臣謹屬治轄即一該道一

有司皆有鄉邦公祖父母之分焉而今茲之勘則

又奉 勅之差也往奉 勅行事者即總河撫按

禮得與之抗議而專裁若道府州縣例且任其委

督而奔走非故自為隆重求以濟公家之務勢固

應耳臣以徐沛之產而冒肩其任亢之見謂非守

土所甘而抑之則又難以考成徇焉見謂非 勅

使所宜而專焉則又易以滋詬交接之體貌當不

無舛紊往復之文移或難於參駁即 勅命為重

義不復顧其私在當事諸臣或亦能為臣諒而反

之臣心則終有不能釋然自安者且迴避原籍之

例屢經申明如隸籍南省者近俱不補南臺足為

的證即勘議不與民事固難與此埒論而要於事

勢可行體統無礙則一而已伏懇

皇上鑒臣事涉嫌疑情非規託容臣迴避改遣科臣一

員前往勘議庶公私兩便河漕允賴矣臣干冒

工垣

卷三

宸嚴無任隕越俟

命之至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遣勘河工不預民事何必引避便遵旨前去會議

該部知道

淮湖匯積有由疏

題為淮湖匯積有由

陵泗極護當急直陳閱歷所見併披愚慮以裨永圖事

竊惟

祖陵者 國家萬年之根本係焉即運道民生不得與

之較軒輊而歲漕四百萬以給 京師惟此一綫

河渠是藉則運道詎云可緩鳳泗維揚又為湯沐

襟喉重地即民生所關亦非細故也茲緣淮湖停

漲

陵泗受浸撫按之臣急圖宣洩以紓然眉是以有導淮

定則導湖達江海之 請而一時同事諸臣或憂

捷速或慮整頓之為公家長慮雖有異見要無

成心也該部科道覆差官勘議誤以職掌及臣而

且奉旨

祖陵運道俱不相妨之

旨是於三難之中求兩利之畫也閭閻如臣所圖為得

當以爾塞萬一者固惟俟當事諸臣與議會同而

後定顧臣奉有 嚴旨令臣先看泗州則

皇上一念純孝之心又有獨殷於

祖陵者臣敢不據所見者先為

上陳之臣 陸辭而南遇新任總河尚書舒應龍於

清桃之間臣與之先後循高堰入泗城展謁

祖陵則見淮湖浩渺一望無際泗州危城飄泊於萬頃

波濤之內如水上浮盂坼之水復滿公宇民居自

香花門一街之外舉在水中車馬則地泉已透填

基則無土可挖民多附城而居構巢而處田產之

稍腴者悉沒於水所存惟

祖陵西北接連虹縣一帶係山岡疏脊少有耕農其室

廬頽敗氣象慘澹真非有人心者所忍見聞已乃

祖陵下馬橋以東東閘以南俱成洪濤巨浸即今水尚

工垣

卷三

九

沒石隄數層而伏秋見存水痕則不沒者止二層

耳今水之上仍當有五尺無論下馬牌邊自神路

以至三橋并諸儀衛丹墀蓋無一而不被水無處

而不尚有水痕一二尺也而自西水閘衝入舊

陵甬者約闊十丈長三十餘丈積水尚餘三尺松

栢數百株俱為枯死其存者亦多萎黃雖

玄宮巍然高聳非水所可遽至而浸灌漬滲之勢日甚

一日衝蕩震撼之聲歲增一歲又豈臣子 思言

哉且周家橋伏秋漫流者閘可四十餘里滔滔東

下而通濟閘之灌注更急淳家灣報決者業已四

次矣高堰一隈大澗等處危如累卵萬一橫潰則  
裏河之民生運道勢將立盡泗城目前之顯患又  
未始不為高寶意外之隱禍也夫

陵泗之面淮背黃淮黃之會流入海所從來舊矣

陵泗何以昔不苦淮而今獨苦淮之漲淮何以昔不苦  
黃而今獨苦黃之過也臣參之故蹟稽之人言蓋  
淮弱黃強分本不敵黃之在昔年也下於淮下故  
僅能遏淮於黃流騰漲之日黃之在近年也高於  
淮高故復能壅淮於黃流消落之後即今淮之停  
蓄者南北百二十里東西四五十里蓋已汪洋若

工垣

卷三

海而淮出之口僅僅七十丈且口內數里以上縱  
橫皆以長閘莫測其畔崖則皆黃流倒灌停淤之  
所致也而黃高之故則實以海口之塞乃時謂海  
未嘗塞者蓋見淮黃見自通流臣謂豈必阻斷河  
流始可言塞即今雲梯閣以下河身尚有深二丈  
一丈四尺五尺者而至口則沙亘其中長閘約二  
三十里即兩尖出水之道潮退惟深五七尺是河  
之自上而下者乃自深而淺耳故河身之高即非  
人力能使之下要不得輒謂不高海口之塞即非  
人力能使之通要不得輒謂不塞也海口塞而河

工垣

卷三

三

因以高河高而淮口亦因以塞今之洩淮似當以  
闢淮口之積淤為第一義蓋淮為此淤所漲未能  
徹底通流餘二十年矣淤積已久其始必藉開挖  
之功而後其終或可望衝刷之効顧口闢而黃不  
殺則旋闢旋淤勢將何極故自來議通淮者胥謂  
洩淮不若殺黃蓋洩淮則黃愈強益以助其內注  
之勢而殺黃則黃始弱尚可以出停蓄之流然殺  
黃於淮流既合之後又不若過會殺黃於淮流適  
合之時又不若未會蓋未會而先殺則不過淮適  
會而始殺則不大過淮既會而後殺則無救於過

淮以其利害昭然而部覆累歲諸臣所題議者亦  
既詳哉乎言之矣但就淮洩淮則省而易就而殺  
黃洩淮則費而難圖殺黃於既合者得力固微而  
於運無妨而殺黃於未合者取効固大而於運稍  
礙然別標本之宜究利害之歸則黃必當殺尤似  
必當殺於未合之先方可以出淮而極

陵泗之墊溺消尚寶之憂危則又若為必不容已者至  
海口一處為黃淮尾閘人力既無可施宣洩竟何  
所賴臣見鮑家口王家營二決大勢由徐溝金城  
一帶盡歸伍港灌口等處入海緣此一諾地勢頗



下故決河就之惟中多湖蕩散漫無紀恐將來或  
復淺阻倘因其勢而利導之就其衝深之處疏為  
河形滌蕩深闊或足以廣入海之途似亦所當併  
議者也夫以關口殺黃通海之工而並議於時詘  
財匱之日或者見謂不經然河淮之患醞釀已深  
即今不一大為拯護將來之難更有千百此者况  
祖陵為國家億萬年毓秀鍾祥之始保護宜周恐終  
不得以勞費辭已他若瓦埠之說臣與總河者躬  
親往視地勢自卑而高固為難達而淮為二

陵全脉上流尤難議洩更遷之舉無論安土重遷為人

情所不樂就而以

祖陵前百雉雄規輒令頓成丘墟寧無故宮禾黍之悲  
且亦非所以嚴保障而重陵園也周橋之開在  
陵後六十餘里見有開口通流多添水口之說原屬無  
謂惟將注水高寶臣尚未至高寶亦未敢懸度其  
可受與否第淮縮黃伸理有固然微獨異議諸臣  
懼之即臣亦有大懼獨臣懼之即原建議者倦  
倦為置聞建壩之圖懼亦未嘗不稟稟切也特急  
欲為拯護

陵泗之計而為是不得已之思耳要不若仍出清口者

於

陵運民生舉利而無害也若張福隄則總河之臣已會  
同臣等於當口決八十丈淮流減過尺餘見今竭  
力挑挖淮流日駛目前尚當漸有消除伏秋亦可  
保無漲溢蓋原所議裁者係隄之東頭今所已決  
者係隄之西口坎隄原築五百餘丈坎口一決以  
東皆為贅龐合今見流清口共闊六百餘丈視原  
口已加五倍而視周家橋所議開則不啻二十倍  
矣或虞黃漲不免復淤而以既迅之流衝新疑之  
士當自無患不通况所為殺黃計者又未嘗不急

工

卷三

急也而清口之當開坎亦一徵已凡此河上諸務  
已經會委管河諸臣集議臣似不應先為喋喋第  
臣遍歷淮北之境即未能洞悉其委折而於梗槩  
粗有所窺故敢預披其款款之愚要亦以備集議  
之一助至於為

陵運民生圖百年之永利而定萬全之石畫則仍俟地  
方當事諸臣會議詳確臣當借手以報臣何敢妄  
謂有見而滋先入者之惑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  
議覆請施行臣局任隕越候

令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

重地災苦已極軫恤當厚疏

題為重地災苦已極軫恤當厚懇乞恩

賜破格蠲極以固人心以彰聖德事惟大君以天下

為一家何地何民非履如傷之視而有為國家

之根本所係夙稱重地者則注念之意獨殷而施

濟之惠獨渥此自古帝王湯沐之恩特隆於託始

之處而天下不得議其私者誠重之也況以國

家至重之地而邁天下極苦之災若今泗城者尚

可無出格之恩以係其心而慰其望哉夫

祖陵為我

聖祖

卷五

聖祖享壽鍾祥之所即國家萬世

聖子神孫之根本係焉而泗城實與之相依

祖陵重故泗城重而頃

皇上崇有特旨令臣先看泗州蓋重泗州即所以重

祖陵也臣仰遵嚴命馳至泗城凡湖淮匯積之由

陵泗危急之狀業已目擊而心洞之矣圖所為洩淮極

泗圖

陵保運之長畫已經會委管河諸臣勘議外至泗城所

當先為極恤者則臣敢冒昧為

皇上一乞恩焉臣入泗之初即榜泗州鹽州里老鄉民

紀還等連名告為懇恩拯救重地災民事告稱本  
州連歲凶荒又兼淮水泛漲田地淹沒一望成海  
逃亡將盡困苦難存朝不保夕萬不得已荷蒙撫  
按垂念破格存恤議將本州原代高淳溧水二縣  
寄養種馬歲該額徵起京備用馬價銀三千三百  
六十兩并漕糧題請蒙部議覆馬價自萬曆十  
六年起至二十年止暫免五年待水消退再行徵  
解漕糧求改折色每石徵銀七錢每兩水脚銀二  
分共銀六千一百餘兩萬感鴻恩但今地方腴  
田盡屬水底已納無田之糧僅存未淹荒岡稍稍  
薄收昨歲又傷穀賤每石本色值銀四錢求輕反  
重自舊年十一月奉文開徵限正月內完解貧民  
即欲控告緣期迫無及只得竭力苦完恐後仍照  
前數收骨難支愈遺後累今年馬價限期已滿水  
勢滔天雖欲賣妻鬻子完納亦無可賣勢必逃盡  
况又協濟徐邳河工夫銀四百五十兩本州修隄  
尚難措辦如何又得協濟他處懇乞轉達特賜  
准將前項馬價河工夫銀求為蠲免漕糧照依江  
南事例每石折銀五錢上納度疲泗窮民得需再  
造之恩等情到臣又據泗州監學生員胡思誠等

致仕鄉官李應奎等連名各呈同前事到臣該臣  
俱批行潁州道副使王之猷查議去後續據該道  
呈報據該州查議過緣由看得本州埜蕪青草城  
如覆舟逃亡連屋朽腹比有見之者莫不痛心酸  
鼻所告馬價原屬飛裁雖議暫免病根未拔即今  
二十年限期已滿水全未消從何辦納相應蠲免  
漕糧改折本為民便今納無田之糧既已難堪雖  
蒙改折比之重災五錢之數又加二錢是穀賤而  
折數反多求輕而反得重累即今已難撐駕日又  
必盡逃亡相應議減河夫協濟原為無水地方今  
本州水患滔天築隄捍禦自救不暇若再協濟徐  
邳誠為無辜相應議免合無破格題請少藉民  
困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泗州之困於淮水其危迫  
窘急之禍固甚於高堰修築之後而其浸灌淹沒  
之患實始於清口壅塞之日臣揆稽故牘遠不可  
考即自  
皇上御極以來迄今二十年矣曾有一歲不譚淮水之  
壅  
陵泗之急而求所以為宣洩之圖者乎而泗州之積困  
為可徵已惟是十六年以前之水有消有盈而十

六年以後之水增多減少固緣霖潦之偶盛亦因  
匯積之日深由今所見尚當春夏之餘已屬不支  
過此以往又適伏秋之際勢必益甚即今雖議關  
口殺黃力圖宣洩而目下伏水將發工力何措平  
成之慶尚未可以歲月程功此泗城士民所以急  
為蠲恤之望蓋云目前即不得速逃水患幸得以  
少徼 聖澤則官無追呼里緩催督或猶可以少  
救萬一蓋無聊迫切之至情也今查該州歲徵馬  
價銀三千三百六十兩據稱原替高淳溧水代辦  
雖遠無可憑乃先經題 請免至二十年者蓋意

工恒

卷三

數年之後災困當消而今之困於水且日甚矣曾  
謂不能辦納於數年水有消長之時而顧能辦納  
於近歲水無消長之日者乎儻念係重地又苦久  
災直議蠲豁亦除重累固浩蕩之 鴻恩即此恩  
難覲而量議暫豁水患一日猶在且與蠲除一日  
免其徵辦以賴疲瘵當亦無不可行者至本色額  
糧求准改折泗民不啻幸矣顧改折之例重災五  
錢如泗之困於水者已二十餘年膏腴之田盡成  
湖海僅存硯磨包辦額糧視之重災不啻徑庭而  
改折之數乃尚不得比重災之例所寬幾何若曰

求改與暫改不同則久災與暫災亦異曾謂泗州  
而僅可以災言又僅可以暫災例耶謂宜急照五  
錢之例改折以示寬恤即不然姑折五錢候淮水  
盡消泗民如故仍改折七錢儻亦通融之算乎至  
所謂協濟河工銀四百五十兩雖為數不多第泗  
人積困於水修隄則費填土則費車戽則費曾不  
能一仰濟於他郡邑而反為無水地方徵辦協濟  
無論勢有所不能即心亦有所不甘也河工歲修  
之銀不下數萬稍於河湖租內通融查補省此四  
百餘兩僅如太倉一粟而在泗人則如釋重負矣

工恒

卷三

還本州協濟河工之銀以為本州備禦河防之費  
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宜若可為也臣雖  
無地方之責顧前項銀兩俱係撫按諸臣先經  
題止題折臣特就所已題者量乞寬減非為創始  
何嫌代庖且泗城為

祖宗湯沐之邑耶

聖祖神靈朝夕陟降當必有日鑒在茲者觀其罹此飄  
泊沉淪之苦寧無恻惻見其微此蠲恤曠蕩之恩  
寧無康豫臣謂

皇仁之溥即所以為

聖孝之洪也關係 聖德良亦甚鉅又微獨以紆積困

之泗民而已儻蒙

皇上不以臣言為謬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覆 請施行泗民幸甚臣愚幸甚臣干

冒

宸顏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工垣

卷三

會題開口殺黃大工疏

題為泗城會勘已久竟無成議懇乞

聖明嚴加責成以保重地以慰人心事據整飭淮揚海

防兵備右布政使張允濟徐州兵備右叅政周夢

賜穎州兵備副使王之猷會呈節蒙臣案驗欽奉

勅諭并蒙前總理河道工部尚書潘季馴今總理

河道工部尚書舒應龍總督漕撫兵部左侍郎陳

于陞劄付及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舉彭應參王

明案驗奉都察院勘劄俱准工部咨前事備行司

道即便會同查照 勅內開載并節次部覆事理

工垣

卷三

督同各該管河有司等官併知音鄉老平水匠役

躬親相度

祖陵泗城積水果否為高堰所逼高堰逼淮會黃果否

為運道所係開周橋以洩淮清口果否有妨導淮

流以注湖運隄果否無礙設開啟閉是否可利宣

洩濬支分流是否可達江海泗城應否議遷張福

隄應否議弛或謂淮之受病原在黃治黃即所以

治淮有欲濬海口以通下流者海口果作何狀是

否人力可施有欲復故道以分上流者故道果作

何形是否成功可必嘗家營之會議已決而復罷

在否是否可圖五港口之濬會已開而旋塞即今  
可否再議瓦埠通江之處應否再勘射陽湖入海  
之途宜否併疏至於河身日高一曰受病何由隄  
岸歲增一歲長策安在勿潛主先入勿預委後責  
較近久以別利害析標本以酌緩急籌悉兩利議  
歸一家要於泗水可洩而又無壑鄰之虞

陵寢可固而亦無梗運之憂果有成說就將應議工程  
應用錢糧估確畫圖貼說具呈本科併呈河漕撫  
按衙門統俟覆勘議題又移行各分司知會等  
因衆此已經三道會案行據鳳陽府知府李驥千

工垣

卷三

淮安府知府李元齡揚州府知府吳秀會呈行據  
泗州知州汪一右山陽縣知縣曹大咸寶應縣知  
縣陳塏安東縣知縣楊日采清河縣知縣冷啟元  
盱眙縣知縣李上元會呈勘得淮水發源千里而  
清口出水止七十丈口以外則黃流阻遏口以內  
則淤沙橫截淮之受病有由矣只今已決張福口  
八十丈視前水口固已倍之而於迤東淮之故道  
向為橫淤所淤者復開通三岔合而為一兩地水  
勢業已通行消落過二尺五寸其效驗已著然  
而清口內積淤不除則內水終無由宣洩須將本

沙估計銀數盡數挑挖然後酌量額坐夫役名數  
為逐年疏濬之用庶歲有常濬之工口無停留之  
沙而淮水當自無不出者然治淮不先殺黃則終  
非得計殺黃不於未合則終非完策往有謂開管  
家營者其流已合則分黃力淺有謂開三義口者  
之西十里許勢屬迎溜自以開歸草灣視舊議由  
漁溝迂迴八九十里者地既遠近懸絕所費又不  
及三分之一且腰舖去清口止數里即於一段運  
道以梗然引以全淮之流為力最易即不然河水

工垣

卷三

自草灣分出其運艘自彼中汴流而上亦不過迂  
道五六十里但新河道由鮑家口橫衝去處相應  
堵塞更兩岸建隄以圖永久其人力可施者也  
恭候覆勘等因到府又該鳳陽淮三府知府李驥  
千等會同親詣清河安東等縣仍督同原勘州縣  
正官汪一右曹大咸等遍歷諸地看得淮自桐栢  
發源諸水匯聚皆由清口而出自雲梯關入海則  
清口猶咽喉也且與黃河交會二水併流黃大而  
強勢如奔馬故淮為所障其清口之上有淤沙橫  
積中間油沙十之七板沙十之三委宜盡行挑濬

水勢方可通行遂經估量得南北約十三里東西長二千三百四十丈應桃口闊四十丈底闊十五丈各隨水勢高下以為挑濬淺深務期濬深一丈為準共約用銀二萬兩造船八十隻每隻用銀八兩共用銀六百四十兩置器具銀二百兩通共估銀二萬八百四十兩挑口既濬之後非立歲修之法未免復淤仍應設立守口夫五百名每名銀七兩二錢共銀三千六百兩臨時再調各隄夫五百名共夫一千名時加修守內撥夫一百六十名充為水手即令撐駕看守各船三年一修議定歲修銀八十兩三年共銀二百四十兩永為定規庶挑濬之功可久而長淮之水永不為涸患矣第清口雖濬止可以治淮而濁流復爾浸入浮沙猶然淤塞又非善後之圖故殺黃之功與關口之圖蓋相須為用者初議開警家營與三義口者孰不為殺黃計或近而固功或遠而妨運惟會勘得腰舖在清河縣之西可以殺分水勢應於坎處大開河口以殺黃流三分之一且下達清口僅數里僅運道少濶則挽漕救濟亦甚便益黃不得以侵淮而淮大遂其東注計莫便於坎者量得應開腰舖河道

計土論方入口三里計長五百四十丈口闊六十丈底闊三十丈深一丈六尺每丈計土七百二十方共土三十八萬八千八百方每方工銀八分共計銀三萬一千一百四兩又地勢卑窪蘆根盤結難工約十里計長一千八百丈口闊四十丈底闊二十丈深一丈六尺每丈計土四百八十方共土八十六萬四千方每方工銀一錢共銀八萬六千四百兩又易工三十一里七分零計長五千七百一十二丈口闊四十丈底闊二十丈深一丈六尺每丈計土四百八十方共土二百七十四萬一千七百六十方每方工銀八分共銀二十一萬九千三百四十兩八錢以上三項共該銀三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兩八錢其委官書役供廩棚舍及兩岸築堤堵塞鮑家口等處十五道小河人工等項該銀一萬兩連前挑濬清河口淤沙夫工等項通共銀三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兩八錢估計造冊到道職等會同管理中河工部郎中李瑞管理南河工部郎中黃日謹約日於清口齊會公同商議仍乘小舟相與往廻相度竊見今日之所

保運道救民生者其計莫先於治淮以全泗尤  
急於治黃以導淮也夫二水入海而交會於清口  
黃不可淤而使之入淮不可遏而縱其出斯兩無  
患也何邇年以來黃流作梗淮湖暴漲上而震驚  
陵寢下而魚鱉赤子至近歲以來為害滋甚至使歸然  
泗郡變為池沼坎何以故蓋淮不敵黃其勢明甚  
黃之消也下於淮故淮猶能稍逐其東注之性黃  
之漲也高於淮則淮大梗其順下之常況又截以  
高堰隄以張福而向所稱洪澤諸湖者南北幾一  
百二十餘里東西亦幾五六十里汪洋無際僅以  
七十丈清口出之且口以內橫以淤沙南北十三  
里許東西可二千三百餘丈水面漫流深者不過  
四五尺淺者二三尺一尺止爾強黃外障弱淮內  
停又何怪乎

陵泗之受病也然而黃高之故莫不歸咎於海口之沙  
海口沙墊而河身因以日高而淮口因以日塞淮  
口塞而鳳泗因以日病今欲投救病之藥惟審其  
病之標本而治之則病自可廖故必決沙之壅坎  
口者則淮自出殺黃之遏坎口者則淮自常出蓋  
沙之壅坎口也亦既有年矣今已裁張福隄八十

丈視前出口不啻倍之踏量水勢已消二尺五寸  
則疏口之功效彰明較著但今伏水一發黃流頓  
高而淮水遂遏淮之已落者復覺漸增以今時計  
之泗州內水常下外水二尺五寸必再落淮流三  
尺五寸而後內水可出今據府縣各官勘議俟伏  
秋之後將淮口大加疏濬直至淮水深丈餘處而  
後止庶乎開挖既深而坎口之壅可大開矣然清  
口既闢而黃流不殺則關而後淤是何異於開門  
延盜也顧往議有謂開營家營至草灣入河者此  
在淮黃既合之後有議開老黃河由三義鎮以入

草灣者雖在淮黃未合之先然查三義鎮至清口  
三十餘里上流既遠下流必澀歲漕萬艘急如星  
火三十里水路不通則過淮之期必踰咎將誰任  
故往年老黃河之議旋議旋罷竟未建必然之畫  
蓋以迂迴百里糜費百萬彈力數年而後可垂成  
成後且慮有運道險阻之患則今又安敢以輕議  
也於是反覆勘度惟有清河縣之西所稱腰舖者  
河形彎曲迎合水勢於此開一支河以分全流三  
分之一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俱經各府知府  
等官會估合用挖口開河工價前來又該職等復



計效實相同據工力財費雖不無煩鉅然欲以殺  
強黃之浸遏伸全淮之東流洩湖水之瀾漫以無  
貽

祖陵運道之憂計誠莫便於此者或猶以清口去腰舖  
尚隔十里倘分黃後河道於此少梗淺漕膠艘是  
可慮也又以河無兩行遷徙靡定倘分黃後順流  
全下致奪正河又可慮也然不知以數里之運通  
以黃流三分之二而又挽以淮流湧出之全蔑不  
相濟萬一稍梗而數里撈漕之工亦甚易易若奪  
河則更利矣黃遏淮流則清口淤而鳳泗病若全

工垣

卷三

河一讓淮流則洪湖滔滔東注高堰不必歲隄

陵麓益見亢矣利之一黃去王公隄僅隔一線一有疎  
虞則萬命在呼吸間若止單注淮水則王公隄不  
受衝蓄清江浦不必遷移利之二黃流一入通濟  
開則高寶之水皆濁而湖隄多決若止單注淮水  
則淳家灣邵伯湖諸處必無近日衝決之患而歲  
省築隄之費不知其幾利之三昔議復老黃河猶  
慮迂迴百里草莽曠野之濱恐生他變若新河能  
奪全黃則順淮而下逆黃而上多行不過六十里  
中間並無險阻可虞事逸功倍利之四即以全河

工垣

卷三

五

而讓之淮其何憂至若海口一帶為淮黃尾閭而  
淤積水淺調為可慮近議欲就鮑家王家等決口  
衝深之處疏為河形俾歸五港灌口以廣入海之  
途亦屬有見但鮑家口方為新河經由之處必堵  
築堅厚而後可興工似難再為入海之路且二決  
近處雖若可疏之為河形一至東安湖則漫衍無  
歸恐易致壅淤且淮黃歸宿獨以雲梯關為大若  
再分入海之途則全體微弱衝激為難而海口將  
日益壅淺終不若仍歸併正口者尚可冀衝刷之  
效於萬一耳若海口一帶淤以隱伏於蛟溝不測

之中而淤套漸遠於海關百里之外不惟措手無  
策亦且駐足無地惟關口殺黃之功既施則淮黃  
併合即海淤橫積亦將以漸衝激振刷而去未可  
知也抑又有說焉自淮浸泗城其慘澹凋頽之狀  
有非筆楮形容其萬一者譚之歲餘而外水雖減  
城內涓滴之水尚未消落及今伏秋之霖潦又至  
公私廬舍必將傾者圯而圯者蕩矣今所議關口  
殺黃之策費幾三十餘萬蓋以衛  
祖陵全運道救生靈於三難之中而建萬全之畫自不  
應以財費為解儻

當寧以南北報警財用匱乏不能旦夕決計則此億萬生靈之望孤矣則夫急發帑銀擇日鳩工勿以邊事而遽輕重地勿以工詎而遂惜帑金是又泗人之所籲天而望者也若周橋之開濬州城之改建瓦埠河之逆流俱已蒙部覆罷報不必再議併將覈估過應挑積似應開河道工程難易土方等項銀數備呈到臣又准中河郎中李瑞南河郎中黃日謹手本俱回相同據此案照本年正月內該工部題為泗城會勘已久竟無成議懇乞聖明嚴加責成以保重地以慰人心事議覆工科都給

工部

卷三

三

聖明

事中楊其休題前事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泗城積水應該開濬工程既議論不一依擬差風力科臣一員前去會同河漕撫按官虛心踏勘務于

祖陵運道俱不相妨從長計畫具奏欽此隨該工科等科都給事中楊其休等題奉

聖旨着本科張貞觀去欽此臣于本年三月初六日欽奉勅書陛辭而南遇新任總河尚書舒應龍於清挑之間臣即與之循高堰入泗州展謁祖陵隨將會勘過

陵寢泗城水勢民情危苦諸狀與夫黃淮分合大畧及

先弛張福隄口放洩淮水仍俟與諸臣會議另

題緣由先行題報訖又節准工部手本為湖隄

屢決重運可虞懇乞

聖明嚴飭當事諸臣保殘隄以濟目前疏下流以圖永

賴事該巡漕御史彭應參題又為事關專職見聞

頗真直陳宣洩泗水保全運道緣由懇乞

聖明裁定以垂萬年永利事該管理南河工部都水司

郎中黃日謹題又為高寶湖隄難支守臣條議有

據懇乞

工部

卷三

三

聖明

勅當事之臣修後祖制毋忽群言以保運

道以奠民生事該南京署工科事禮科給事中朱

維藩題又為淮河議濬失策地方貽害可虞乞

勅當事臣工實心料理以圖萬全事該巡監御史

王明題又為詳陳河患始末以備科臣會勘事該

戶科給事中耿隨龍題又為衰庸歸骨有期大馬

戀主尤切謹以熟試河情瀝血具陳恭候

聖明採擇事該總河尚書潘季馴題又為河工勘議在

即撫監二臣見若相左而實則相成乞勅行會

勘諸臣為國秉公務求全策以圖永利以成和

衆盛美事該巡按御史高舉題又為河患决裂支河議紛紜未定敵陳千慮之愚以資河臣謀斷并乞

望明發帑金以濟大工以保萬年永利事該南京河南道御史陳邦科題俱該本部覆議各官所陳河道事情備行科臣河漕部院巡按巡漕巡監各御史率同司道等官從公勘議一併會題等因節經題奉欽依備行到臣俱經節次案行三道會同分司轉行府州縣遵照查勘仍又約日齊集前來清口等處臣與總河撫按諸臣率同司道府州縣等

工垣

卷三

官通歷淮黃交會與江海下流套口及湖塘隄岸開闢去處水陸循行周諮荒度已經三月仍行令各官帶同平水匠役知音人等打探水平量計道里估計應該開挑河道合用工價的當數目會議通詳以憑會題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理河道兼理軍務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舒應龍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于陞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舉彭應參王明勘議得淮黃之會流入海其來久矣碩淮黃之所同趨者惟此海

而淮之所以由河達海者惟此清口自海決之開濬無期而河身緣之而日高自河流之倒灌無已而清口緣之而日塞以致全淮之水歲歲僅出淤上之浮流而倖蓄汪濊於肝泗者浩渺無際上而浸漬

祖陵下而昏墊民社近餘波所溢且岌岌乎漫及高甯興泰而運隄亦苦其衝决已且全淮不出則河無所藉以蕩滌海無所藉以衝刷是淮與河與海又交相病也二十年來憂國奉公之臣無歲不蒿目腐心為導淮護

工垣

卷三

陵之計如故道之議復三義鎮之議開營家營之議關利害鑿鑿然多旋議而旋罷者一則為運道相妨干係頗大一則為勞費之舉首事為難也然不可

以祖陵之故致妨運道寧可以運道之故任

祖陵之為壑乎勞費誠難為首事碩前以遺之後後復以遺之後來者醞釀之患日深决裂之期益迫寧復可以相推遺耶今據司道會同多官所議者一在闢清口之淤謂淤沙不闢則淮終不出故欲以二萬餘金為闢口之費一在分黃河之流謂黃流

不殺則清口即開而復淤淮終不得常出故欲以  
 三十四萬餘金為殺黃之費清口有大挑之工而  
 又有常設之役者所以保其不復淤也分黃而於  
 上流者謂未與淮會先殺其勢也上流而止於清  
 河上十里者取其順灣迎溜且去口不遠必不致  
 為運道梗即萬一少有梗澀而人力固猶易圖也  
 分之於上而復合之於下者取其併流衝海之力  
 專也合必於草灣之下者恐其復衝正河為淮城  
 患也鮑家口王家營二決必塞者緣二決橫衝新  
 河恐其散溢無歸也兩岸俱隄者以地勢下於東

北恐其潰決則清沐海安之民不得即業也此一  
 役也工固稱大而為利亦甚博費固稱鉅而為效  
 亦甚廣且無論通濟開不受黃灌王公隄不受黃  
 蓄高寶興泰無決運沿民之殃而清沐海安有耕  
 獲平成之慶即盱泗之間全淮不瀕而

祖陵為億萬年鍾祥孕秀之所曾無游波之及其上慰  
 皇上以孝思下慰臣民之瞻仰所係當何如者或謂黃  
 不可分自腰舖分之則腰舖以下必不免淺阻河  
 性靡常臣等亦安能必其無淺阻顧十數里之淺  
 阻必可以人力通而要不可以十數里之運而致

山陵終於沉淪而不救且河不兩行亦不兩塞塞於此  
 必通於彼猶必大通於彼而後盡塞於此塞者梗  
 運通者事不可行運泝淮而下迺黃而上總之多  
 不過五六十里耳而或又謂黃河自古稱神非人  
 力所可挽萬一所關者不必常通如此重費何臣  
 等又謂水性就下惟所開者闊而深則水自無不  
 就且今為築隄之役者未嘗不費逾數十萬然隄  
 成之後何嘗不歲報決亦何嘗不歲報修乎隄不  
 以一成而廢修乃河何獨能一成而廢濬也出口  
 八口之虞或間有淤淺謂宜以歲修之法歲濬之

則自當常通而不塞固難預意其塞而輒不為通  
 也而或又謂既分於上以讓淮矣又合之於下以  
 扼淮以彼易矣奚擇焉不知黃會淮於清口其勢  
 為直截黃會淮於草灣其勢為並流兩相逆則停  
 兩相依則下水性固然萬不致復為淮阻倘曰為  
 黃所逼逆壅而上東南則溢於舊河仍出赤晏廟  
 有淮城運河之隄西北則有新河之隄即萬一潰  
 隄而出南惟出射陽北惟出安東諸湖俱不能為  
 細郡

受園之病如今日也若海口之淺塞人人能譚之而欲

講求濬治之策則即神禹亦莫可着力蓋潮沙往來掀空浴日莫可窺其涯涘况可施其畚鍤哉惟全淮既出合黃東下或河身漸深而漸深海口刷而漸闊其則事理所可必而庶或有萬一之效者至於鮑口二决臣初以為雲梯之海口既塞則留以導入灌口或亦足以廣入海之一途今司道所勘謂當塞其决以併入正河庶或可望衝刷於口以實深長之慮臣初見不及此似當以諸臣所勘者為主其他三工五塘之濬修沿河利害之興革容臣等會同續報至分工派夫約期責成則俟議

議允日酌議上請其應動銀兩查本地方庫藏並無積貯或留動餘鹽或取之南戶工二部或發內帑則在該部隨宜請動非臣等所敢定擬也夫時因釀亂於西鎮倭奴構逆於東藩邊境之申需方殷國家之應酬旁午臣等當其時而輒議以大工請以大費似為時詘舉羸第念

祖陵為國家億萬年根本所關實重而淮湖停漲餘二十年為禍已深極護之舉實不容頃刻少緩而捐補塞之未計求萬全之永圖則又終不能舍關口分黃之外而他有可為者矣臣等所以終不敢

以時事多艱而遂遷就其說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覆請施行臣等無任激切俟

命之至緣係泗城會勘已久竟無成議懇乞

聖明嚴加責成以保重地以慰人心事理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重地倭備當周民窮可憫踴

為重地倭備當周民窮可憫乞

賜破格計處兵餉以保萬全事惟江以北夙稱重地而

淮揚一帶西屏鳳泗則為

陵園之保障北蔽徐梁則為中原之門戶南襟江湖則

為歲運四百萬石之脉絡蓋尤地之重焉者也頃

緣關白以么麼亡命崛起島嶼併吞諸部狡焉啟

疆陷朝鮮而撤我東藩薄遼左而逼我畿甸一

時廟堂之上蒿目矢心群策輻輳籌之亦既審

而備之亦既嚴矣然計我地勢揣彼情形自遼而

天津而登萊而淮揚固在在患切剝牀而淮揚乃

運道咽喉倭方志不在小則必思為扼吭拊背之

圖勢固尤岌岌也夫我之地莫淮揚為重而倭之

所欲乘莫淮揚為急臣頃以勘河之役奔馳淮海

間又見武備之卑弱莫淮揚為甚而民生之瘵敝

而莫支者又莫淮揚為最也則倭備焉可不周而

計處倭備為萬全之謀者烏得膠柱而不為破格

之籌耶蓋淮揚之濱海者北起海贛南盡瓜儀延

袤何啻千里而屯守之兵舊不滿萬近該漕撫按

監諸臣遵奉

明旨議添遊擊一員募遊兵三千屯駐廟灣而又招南

北精兵一千五百以益標下之數棟各場之靈勇

調五道之客兵亦庶幾可恃而臣則猶有餘慮焉

揚州乃江口一大都會而官兵止三百餘名當嘉

靖三十六年倭犯淮揚僅數千而揚州添設總

制壓以重兵今倭方號十數萬而重地如揚欲恃

三百兵以無恐豈泰山鳥卵之勢也若曰以一標

營捍衛二郡淮有事駐淮揚有事駐揚脫倭分道

而入則又胡以待之今查自三百名兵之外有瓜

儀兵一千三百六十名三江會口兵八百六十名

應再募土兵一千名添設參以一員駐劄揚州統

屬訓練庶與遊兵相為犄角與淮兵互為聲援率

然之勢成而臨時可無掣襟露肘之患顧海贛以

南幾三百里倭無處不可登岸而海州無兵安東

無城均為要衝即云責之廟灣遊兵乃中隔雲梯

大洋勢難相顧倘倭分兵自岬而入則直向邳徐

如蹈無人之境而淮揚屯守之兵反居其外似為

危道也臣查得徐邳原設有參將一員乃其營兵

則止徐州衛與左衛班操城操軍丁五百七十餘

名城操軍舍三百七十五名馬兵一百名其中半

雜老弱外惟徐州蕭縣民壯三百八十二名隨營操練而他州縣之民兵不屬焉有將無兵緩急何濟謂宜益以徐邳各州縣之民壯千名或再於徐邳所屬摘揀土兵千五百名量添馬三四百匹立一大營常川操練以備調發如倭報已急則留城操者守城而率民壯土兵出駐邳沐專防海安即倭從汧入而我有徐邳之兵遏其前有淮揚之兵躡其後亦庶幾無隙之可投已然淮揚二郡民不務積逋末者多擔石之儲十家而一二耳而况益以招聚之主兵調發之客兵嗷嗷待哺者愈衆

海鹽一警則當收保閭閻閉關清野米珠薪桂兵民胡以取給環而困之自斃立待念之殊可寒心謂宜乘今秋成之時查漕庫積銀於淮揚二城各糴買糧餉數萬石儲之倉庾以備汎期且倭奴既據朝鮮則淮揚警備當無已時或於明歲漕糧中兩處各留十萬石以備不虞而以臨德倉米補其缺額儻亦有備無患之算乎夫兵雖稍稍議添而千餘里間倭聚而攻我散而守無所不備即無所不寡亦安能必邀擊海上之果勝而不至躡蹠我郡邑也而郡邑之守衛全資鄉兵近雖有團練鄉

兵之新創而積安已久各處類猶以空文視之臣所過並未見某州團練若干某縣團練若干即練之已為極既渴之井而况不練何救於將焚之突也謂宜申嚴各兵備官督責有司酌量地方之大小以為衆寡或練練一二千名或七八百名籍名在官日省月試務求實用勿視虛文一應神鎗鳥銃連珠毒虎等火器凡可以備攻擊預城守者責成各道多造數百發給各處為式俾其習練即不幸倭入我內地而我處處皆備人人皆兵或尚可以資捍衛而免荼毒耳儻有調發查給行糧平時無主餉之繁而臨時獲客兵之利用更大矣至於淮有聯城而雉堞僅半於大城存之足以衛民仍之不免藉寇應急議加高以固唇齒之勢鳳陽無城而

陵寢且藉以拱護城操軍三千守陵軍三千應速議棟練以筆包影之姦竈勇已選而未闌於枝終為不教之民則分寄沿海各營以練之者宜急也蓋徒可招而靡繫其心終為烏合之衆則預訂獲饗賞格以鼓之者宜預也倭之來意不在搶掠而有攻城畧地之思當預有姦細為之潛伏窺伺則

盤詰之令不可以不嚴我之禦倭勝不在於  
在邀截海濱之際當先有瞭卒為之遠近探  
入犯之期不可以不審此皆今日之當汲汲而圖  
者乃地方之間添一兵則必增一餉而兵餉之虞  
不在官則必歸之民近漕撫按諸臣議加兵餉  
八萬餘兩而欲以二萬派之百姓以六萬取之餘  
鹽贖稅豈不知鹽稅為邊需而此留則彼匱蓋誠  
念民命為邦本而民窮難復加耳該戶部具覆止  
議留贖稅一萬五千九百兩謂鹽課不可留加編  
不容已而且援浙省提編之例即地方亦何說之

詞第臣之足跡幾遍江北得備悉地方凋敝疲瘵  
之苦則萬知其不能復當此六萬三千餘兩餉銀  
之派也蓋廬鳳之境地本脊薄又岡峦相錯時苦  
旱災而淮揚徐邳之郊近以黃河為漲無處不病  
南壅淮流則盱泗悉沼北阻汶沂則徐沛皆魚  
宿桃雖之湖水汪洋東西約三四百里民絕望於  
有秋清沐海安之黃流灌溢南北約三四百里地  
悉沉之水底高寶興盩淮湖歲溢隄岸歲決澤國  
生靈久委溝壑無以歲修之工日繁夫料之陪無  
已據臣閱歷所至無地不為蒲茭之場無處不為

滄桑之變骨已立而猶敲朴於催徵膏已竭而猶  
腹削於供億其慘澹流離之狀與呻吟疾痛之聲  
見之愴心聞之酸鼻即鄭俠流民之圖要不能盡  
其十一也以此而復加以六萬餘兵餉寧惟民已窮  
而歛不休勢將有瓦解之憂抑且兵已集而餉不  
繼復恐有脫巾之虞適以其為江北衛者為江北  
禍耳臣查得撫按疏中稱江北類解馬價銀共十  
一萬有奇止議本年暫留二萬買馬而以後年分  
量留三千臣思鹽課係邊需故額誠難多留而馬  
價之積於兵部者稍有贏餘即往者洮河之警近

者寧夏之變

皇上各發過馬價數十萬兩無少吝祛淮揚之重尤非  
洮河寧夏比而倭處近郊垂涎獨切其變當不減  
洮河寧鎮之危且迫也昔既無惜於數十萬而以  
戡洮寧已然之亂今獨奈何惜於數萬而不以預  
淮揚未然之方臣謂即如撫按諸臣之議將兵餉  
二萬仍派稍腴州縣其外四萬三千八百餘兩乞  
留馬價抵之免再加編所餘馬價併乞再議酌留  
數萬以為揚徐添兵買馬并客兵調發之需使江  
北子遺之民咸知



皇上存恤以一方獨在閩廣吳越之右其御戴感慕之誠其有不絕約而維不膠漆而固者可使執挺以捷堅利又何島夷之足患哉以本省之民養本省之兵在閩廣吳越同或異同而臣獨謂江北之不可者蓋真見江北之困於河漕為他省之所獨無而漕糧之轉自淮揚為國家之所獨重而數萬之馬價以保四百萬之漕儲權衡輕重宜若可為也臣謬叨耳目之司目擊地方之困不敢不為皇上一披其款款之愚若曰臣以梓里為鄉土于澤也則天地神明當共鑒之儻蒙

皇上不以臣言為謬伏乞

勅下該部虛心酌議覆請施行江北地方幸甚臣干

冒

宸嚴無任聞拔俟

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年九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條列河防事宜以裨漕務疏

題為仰遵

明旨條列河防事宜以裨漕務事項緣黃淮漲溢

陵泗受浸地方當事諸臣共櫛極洩之圖間有異同之

見荷蒙

皇上俯俞該部之請命臣與地方河漕按監諸臣會

同勘議臣於本年三月初六日欽奉 勅書 陛

辭而南續准工部手本該巡監御史王明題為淮

河議濟失策地方貽害可虞乞 勅當事臣工實

心料理以圖萬全事又該戶科給事中耿隨龍題

為詳陳河患始末以備科臣會勘事該本部議覆

節奉

聖旨是這河道各處為害眾論紛持你部秉與張貞觀

說知照依勅書內先看泗州還與地方官於年來有

河患處聽逐一踏勘從長計議大加疏濬以圖永利

毋得補塞目前欽此又為衰病歸骨有期犬馬戀

主尤切謹以熟試河情瀝血具陳恭候 聖明採

擇事該前總河尚書潘季訓題前事本部議覆恭

候 命下備行勘河給事中張貞觀及移咨總河

尚書舒應龍總漕侍郎陳于陞併咨都察院轉行

巡按巡鹽各御史會同從公勘議就中擇其長便者從之毋得為兩可調停之說以誤大計又為時事孔艱防禦無策敬陳一得以圖萬世治安事該工科都給事中劉弘寶題前事本部議覆恭候命下備行勘河給事中會同河道及各撫按官即將近日題行節年建議河防事宜逐一踏勘明白分別是非緩急應行應止覈實上聞以備採擇中間如有重大工程關係緊要勢不容已者作速具題前來以憑覆請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到臣該臣通將諸臣先後所題與該部所覆事理會同地方河漕按鹽諸臣通行該管司道及各府州縣掌印管河等官逐處踏勘仍分別利害緩急是非行止明白詳報及該臣親同各官躬歷沿河沿海沿江沿湖凡係節年有河患處所喚集地方鄉老知音人等窮源遡委講求相度一一查勘稍得梗槩其應議工費亦即督行司道委官斟酌估計去後續據回覆前來已經臣等會議一面將緊要弛張福隄以洩泗漲開腰鋪河以殺黃流闢清口以出淮水及將揚州府三工五塘應議修復工程緣由先後具本題請訖所有勘過各處河道

中有當及時規畫以圖善後者臣謹仰遵明旨據實上聞該臣會同總理河道工部尚書舒應龍總督漕運巡撫兵部左侍郎陳于陞巡按御史曹楷巡鹽御史王明議照我國家定鼎燕京一切軍國之需悉仰給東南所為輸漕者惟此一線河渠是藉而河渠所經各自徐以南自淮以北勢不能遠黃河之害因而資之為利業已借黃河之利亦因而併受其害即上以泉漕下以湖漕而要未有不視河漕為利害者自河身以墊而日高河流以高而日溢北阻汶泗則鎮口之淤旋挑旋塞湖河匯積無涯而泉漕病南逼淮揚則隄岸之決歲修歲圯裏河以淤常滿而湖漕病鳳泗淮流閤不得下則遊波直逼階墀而祖陵病沿河湖潦聚不得洩則郡邑悉為池沼而民生病以其日墊而高有加無已蓋萬目所共覩要在必測徐呂二洪之失險驗徐邳各城之增隄而後可知矣何能為諱而亦何事為諱者而究沙之所墊河之所以高則歸咎海口者謂淤塞之漸遠也而伏秋之消減無常流又未始不迅謔過隄築者謂約束之太迫也而當日之行由地中

始不深考故蹟而悉分合之變詢長年而審通塞之因或謂黃河之在前也徙決不常支流時分數道水分故沙隨以分祇見其為少黃河之在今也東流不變大勢總由一股水合故沙隨以合祇見其為多或又謂河身之淤墊日亢清流停壅是以濁流不能得蕩滌之力或又謂兩岸之舊岸久失旁流盈溢是以中流不能收衝刷之效即人言未必皆同乃事理殆不過此蓋嘗聞漢人有言河南岸強則攻北岸北岸強則攻南岸南北俱強則下流受傷我朝之治河弘治以前懼黃河之北犯

五

卷五

五

張秋惠會通也既日隄北岸而障之使南嘉靖以後懼黃河之南踰開歸惠

陵園也又日隄南岸而障之使北今南北俱強舉全河之水而束之使中則亦舉全河之沙而束之使中河奚而得不高徐淮上下又奚而得不重其害也而此一段河流不變則運道實利之勢必不得更導而之他何能以棄舊從新而為避淤之計大都河之性以合而急分而緩而河之害則以合而大分而小故欲拯河害間亦有勢不能不分者或斷其自外入或減其自內出或疏渠而洩或築壩而

留或上合而分或既分而復合要惟因地制宜相時適可固亦難以一定拘已然古之治河稱易而今之治河稱難蓋古以河治河今以漕治河古之河淮異派今之河淮同流古惟求利民生今兼求利

陵運故也即先今建議題行者言人人殊然每乏兩利之畫而竟鮮一成之算蓋誠難之矣識者謂治河惟有補偏救弊之策難圖一勞永逸之功固有味乎其言之也臣等會議得今日所為補救者約數條雖一時並舉為難而要皆民運急切之圖俱

五

卷五

五

係詢謀僉同之論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覆請次第舉行其於漕務或未必無裨萬分之一矣謹題請

旨

一曰關新渠以便宣洩我國家歲漕江南之粟以實京師鎮口之北漕以開鎮口之南漕以河以清黃交接之一界也綠清弱黃強故歲歲受淤然往河身未高黃固能淤清於暴漲之時清亦能滌黃於消落之後自外河以沙墊而日高致內水以積久而日溢內華以上至滿家閘河湖相聯浩淼

無際無論淹沒徐沛滕嶧之民田數千頃即夏鎮之漕勢且岌岌乎殆矣近議沿湖之西改挑新河一道東岸砌石隄以防湖水蓋欲藉一時牽道之便然圖所以避湖而不圖所以洩湖當時識者已預憂此河之仍當為湖矣然亦不意其目前即為湖也乃今歲東省雨潦太多積水暴下匯聚湖內苦無出路漕水之溢至於上逼南陽潰決亦多而民間之為壑者自徐而沛而滕嶧而金魚上下綿亘數百里新鑿運渠瀾漫為湖者業已十之八九丁家集以下三十里畔岸多缺牽道甚艱春運在邇大為可憂則宣洩之踞要不可不廣矣臣等查得內華以下地勢原亢當時利捍黃移河於此而內水不趨以故冬春之洩甚微湖水因而大漲原向茶城東河舊身地勢甚下湖水傾注甚順而為牛角壩築斷不能外洩今議於新河未入內華之上接開一河另出黃河比舊河稍深仍建石閘二座視古洪約高數尺規制一如東鎮口就將此作西鎮口與舊口互為啟閉東淤則啟西而挑東西淤則啟東而挑西運至固兩處行舟黃消亦兩處洩水計地止二百七十丈道里甚便工費視原

議添東鎮口者僅僅相當乃比之添東鎮口利則相倍矣何者東鎮口議在古洪之下即係舊河一口而此直接新河則新舊為二口且河湖之水向此而不向彼自彼開口止便於通舟而自此開口無便於出水故也又查得梁境閘下東岸外為伊家林自此至莫直以西黃河岸約四百餘丈探量得湖水比黃河水面見高七尺宣洩極便惟中為戴家山隄併大王廟小隄及伊家林橫壩隔斷以此匯積無涯今議自戴家山隄根起且挑八丈闊小河一道仍兩面築隄俾無泛溢河成將隄壩三層俱各開放縱放湖水外洩候湖水稍稍或自內華閘漕隄起接開至戴家山新開河口或自新開河口直開至伊家林接通梁境閘下或專備洩水或隨便行舟或建添口閘或止作土壩通候湖水消後新渠隄岸露出再行酌議伏候

聖裁

一口復故河以籍滌刷查得黃河經行兩岸自徐邑而下河之北則有蛤蟆連汪周柳落馬諸湖與蒙沂諸山之沙河之南則有即家埠子諸湖與孟山符離橋之水然而邳城宿桃不病水災者則以址

有沂直武阜南有小河白洋諸水胥由之以入河故也近黃河日墊而高而諸河之口俱淤阻不通以故諸水之停滯者日盛一日在北則漫及邳城之遙隄自呂梁以南下至宿遷約二百餘里汪洋無涯一望如海惟藉宿遷董家溝一線之路以出而黃河水漲亦時復灌入邳宿之地歲沉水底者蓋十居七八矣而桃宿之地在南崖者沒入即家等湖不下數千頃歸仁隄歲修之工時作時圯費復不貲更非長計今查得武阜二河湮塞已遠難以復開其沂直二河淤塞各止十里黃漲之時外

水固高於內黃落之後內水仍高於外合將此河照舊開通於河口隄口上各築土壩夏秋則閉之以遏黃冬春則啟之以洩湖其南岸之小河白洋淤塞亦止十數里一併挑通每歲各築二土壩秋後徹之各河舊俱有隄岸束水挑濬之時就土加築為力亦易使諸湖之水每歲有半歲宣洩雖不敢全望有秋而春種可布即一季之獲尚可庶幾也且清流仍歸大河則淤墊之沙亦或藉以滌刷所利漕務尤非淺鮮夫役臨時酌量於地方派調伏候

聖裁

一曰砌歸仁之隄以護

陵惟

祖陵之在泗城為萬世

聖子神孫毓秀鍾祥之所蓋地莫重焉而淮河遠其前

黃河帶其後所以時為不虞之防者亦甚周至前

總河尚書潘季馴於萬曆六年建築歸仁隄四十

餘里蓋防湖河之踰虹而泗為

祖陵患也近以白洋小河二口淤墊不能出水以致孟

山符離橋之水盡歸即家埠子諸湖浩蕩瀾漫百

工

卷三

里為壑昨十九年河決峯山石隄黃流灌入挾湖水之勢浸沒衝蕩不沒者僅三板蓋惟石砌者如故而土芭埽工十已坍七八也今歲辦料鳩夫併力修治已報完而黃河暴漲自白洋西溝灌入河湖相伏坍塌者又已過半若仍前歲用土埽則歲費財力悉付河伯誠為可惜萬一蟻穴一隙將河湖併下會流以陡直趨泗城只今淮水為孽尚苦宣洩無路若復加此

陵園之害詎可勝言今查沿隄緊要未砌之工止三千九百一十二丈計砌石七層該工料銀三萬六千

五百五十四兩零無論每歲所省不貲將

祖陵無意外之虞所關實重且高堰禦淮僅為淮揚之門戶而歸隄防河實為

祖陵之保障高堰通議砌石而缺隄乃仍用土埽亦為輕重不倫矣是所當急舉而不容緩者也先險後夷每年約完千丈酌量以四年為期完報銀即於今議留漕米輕贖內支用夫役臨時酌調不議工食伏候

聖裁

一曰復邵伯之湖以利運查得揚州地方隋隄二百

工部

卷三

書

餘里之中包有寶應高郵邵伯三湖之險如昨歲湖水泛溢異常寶應槐角樓屹然安堵高郵清水潭小決勢塞惟邵伯淳水灣決至八十丈決之復塞塞之復決此何以故則高寶有越河而邵伯無越河也河湖地形北高南下水性奔騰屈於此則伸於彼高寶有重隄湖水為所隔限不得東潰將蓄威逞銳轉折而南一遇卑弱之處加以深險之灣其決裂而肆出固必然之勢也蓋越河有則俱有無則俱無猶得以共其利而無偏害當時有通你一河之說極為卓見祇以費多遂止今有越隄

則害小無越隄則害大明驗業已彰彰焉可惜費而不為之計永久乎且一有決潰縱堵築完固所費已多然但可以補所開之隙而與泰縣州縣已沒之田園廬舍竟何救於萬一今查應開越河處所計長二千八百四十七丈面闊二十丈底闊一十六丈照河長丈尺應築東隄一道底闊七丈頂闊三丈五尺高二丈於露筋鎮南入口至邵伯鎮止出口每口建大閘一座東隄造小減水閘三座通計物料夫工共該銀一十萬二千一百餘兩即可竣役屢行司道估勘已確惟以木工在即事難

工部

卷三

書

並舉或俟大工完後時和年豐續議興作所費視高寶僅十分之五六而漕艘之險與興泰數州縣池沼之殃頃可脫去所利則誠大矣又查得有鹽商吳守禮為豪商變亂祖法侵匿國課等事奉

旨勘問見該追捕引價銀十餘萬兩倘於題奏之後即留以為開達夾河之費則內帑不費分毫而坐成一河尤為便益也伏候

聖裁

一曰立歲漕之程以深漕夫高寶諸湖周遭數百里

西受天長七十餘河之水每秋水灌湖止恃一縷之隄為之障禦勢極危險以故

祖宗之法但許深湖不許高隄惟令沿河以淺船淺夫取湖之淤厚湖之隄以故湖愈深而隄愈高竟百年不聞決溢而興泰高寶等州縣胥稱膏腴富厚之鄉乃後寢失此意以濬淺之難不若築隄之易每湖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既久湖隄之頂幾齊樹杪隄以內視水高不踰五尺隄以外視民田則踰一丈湖水棒起而高寶等處悉為孟城矣循此安窮寧無寒心此近日揚州知府吳秀所以有

二疏

卷三

復淺政之議也業責之置造淺船督夫撈濬矣恐程限未立終為罔功且淮屬一帶因逼近通濟淤淺更多疏濬尤急俱應酌量地里造淺船如式濬之或條蕩使隨水而去或以所濬之淤加培隄外漕艘經行河湖之身上下大約俱以常深五尺為準深至六七尺者方行免濬久之水深一尺隄即增高一尺以岸為隄隄安從決且亦何用歲費修築為也若止襲牢不可破之修築以支吾目前將來必有閭殫為湖之禍臣等誠不知所終矣伏候

聖裁

二疏

卷三

一曰定歲守之規以固遙徐邳以下之有縷隄蓋自隆慶六年始而遙隄之建則萬曆六年前任總河尚書潘季馴所創議也當時水行地中以岸為隄後河墊而高伏秋水至輒盈溢岸上以故順河而加縷又其後河墊而愈高舊岸悉沒於沙底水行地上縷隄之決歲以數十口計恐河之奪而他夫是縷外而築遙也然據當時遙隄之議蓋云縷隄逼水太緊闊之使怒通速其決遙隄去河已遠即有溢出之水至隄已緩消落則仍復歸河耳及遙隄既成而又歲修一如前例竟不能割縷隄之愛者蓋謂重門禦暴縷固則遙可保亦非無見也遙縷並峙原以防溢非以壑鄰人亦孰得病其為障而弛之但今以河底之墊致河岸日增以河岸之增致縷隄日益岸幾與隄平河幾以縷為岸矣而縷以內其深若奔無論積潦停蓄淹毀民間田廬無算即遙根且日為水侵而萬一決溢勢若建瓴遙且難支是歲費財力以益縷衛遙者其究乃至於禍遙也是以先年有弃縷守遙之說而近日有放水淤地之議蓋誠見縷之難恃遙之當守耳然

必先淤平內地而後纓始可議棄尤必先多築斜隄而後淤始可議放今議徐邳以下其無遙隄者仍舊歲修纓隄纓外已有遙隄者先於遙隄之內相其地形添築順水斜隄數道上屬之遙隄之身下屬之黃河之岸一以護遙一以逼水斜隄以漸而完斯纓隄以漸而開內地以漸而淤斯外隄以漸而弃南岸已有格隄者酌量地形水勢次第查照新例放完一切椿埽不必再費估修惟以修守纓隄之夫費紮築遙隄使之高厚務以前題歲修一尺為式年終報查則溢出水皆至隄根河

工壇

卷三

奏

三

聖裁

一曰建閘壩以資盤涉陳恭襄之經理漕事也於永樂十三年建淮安伍壩運船經壩入淮十四年則又即宋喬維嶽所開沙河舊渠益加疏濬置有新莊福興清江移風板閘通互啟閉漕輓大利然考是時黃河之水由壽之正陽鎮入淮則伍壩之外黃淮蓋合為一體下海者也而河下湖高內方時

工壇

卷三

奏

三

患淺閘伍閘之設豈徒捍外水而防其衝射實以蓄內水而恐其乾涸以故官民船隻悉有伍壩車盤即漕鮮之船亦數日一放而法禁嚴審誠重之也今通濟閘則專受清淮非復濁流矣緣長淮內灌內水患溢不患涸矣即黃水暴漲亦或凌淮而逼通濟而復有運船過畢閉閘築壩謝絕外水之例矣乃淮之上下內河不免時有淤塞則由閘進者十之二三由決口進者十之七八如往決天妃壩近決安樂鄉即內有伍閘其何救焉故今所當議者惟申嚴萬曆七年都御史潘季馴所題復舊規以利漕十六年都給事中常居敬所題嚴啟閉以杜淤淺之例責令運艘白糧等船俱於四月內過淮出口而鮮貢等船亦無復有參差後時者各船早盡一日則通濟閘早開一日即可以拒外河之黃流而免內河之挑濬不係乎伍閘之復不復也前總河潘季馴於萬曆六年曾議復伍閘而後乃拆去新莊一閘止改移通濟福興二閘於適中處所亦見今昔異勢可以無復故也惟是近淮水之入通濟地勢相懸為閘所束約高數尺漕舟逆流而上牽挽不無大費人力則開通濟而閉福



興或開福興而閉通濟亦稍為平水之一助而自通濟至福興相去頗遠即閉下閘而上閘之水尚陡若於兩閘之間再添復新莊一閘互為啟閉則閘鎖愈密而水勢愈平運艘經行更為便易至於伍霸惟方信二壩過船近河流全向草灣正河已塞即方信壩亦當無所用之查得清江浦原有仁義二壩湮廢已久今河不至淮城則舟悉過清江是所急當修築以便車盤者也伏候

聖裁

一曰加石橋以固老隄撈屬河道以高寶湖險為最

工部

卷三

五

幸高郵開有康濟越河寶應開有弘濟越河兩隄相倚是為永利然越河未開西老隄止一面臨湖越河既開西老隄則兩面臨水每遇伏秋浪行隄上是老隄以越河而愈重也查得寶應以河中之於日高致湖外之隄日矮近議加石二層見今包砌以為可恃至高郵西隄石工之外復有排樁視之寶應原屬堅緻乃近日湖水日高隄亦日卑即所稱排樁者亦衝蕩殘缺十損四五十九年清水潭之決蓋水自隄上漫過河湖相通外隄不守耳今雖於隄上加築子埂一道防禦目前然以掀天

之浪而撼數尺之土將如湯沃雪曷可恃以無恐也查自金門至陸蓬止二千九百丈須照寶應近議加石二層其排樁之毀損者通行接補庶為完策該道勘估二項工費共該銀八千二百餘兩工費不貲一時難以聚舉而實為此河不可已之役或不拘程限聽其隨宜區處期於有成廢外湖之險可禦而裏河之績可保伏候

聖裁

一曰裕經費以固河防我國家漕運由承儀至通

工部

卷三

五

惠河雖綿亘三千餘里顧河湖之患惟淮之南北為最而修築之費亦惟淮之南北為急且河湖日高一曰衝決之勢愈增而隄岸歲增一歲幫修之工愈夥雖萬曆八年曾題請歲修河道銀三萬兩而歲出每浮於歲額東那西借朝給暮空即有緊急工程亦多以匱乏而輟如三工之議題自十四年而至今尚以經費之缺坐視興泰高寶之陸沉是其驗已即今河之南北所當及時興舉者如加歸仁之隄石闢芒稻之支渠洩微赤之湖開沂直之河雖事固難以一時並舉而工則均為河漕求圖倘經費不裕即孟賁焉能為徒手之搏巧婦

何能為無米之炊哉查得過淮漕糧三六二六輕  
齎銀內例該二升河工米折銀一分後雖以通惠  
河成改濟邊餉而其始則修河故物也累年議有  
河工此銀俱準留用今河工輻輳為費更為不貲  
且此項銀除留補歲修四千四百五十九兩八錢  
募夫工食一萬五百八十兩止餘九千餘未及盡  
留若復限年議留所濟終為無幾合將此銀九千  
餘兩仍改歸河道項下續舉前工免行解充邊餉  
以河上之原銀充河上之工費視移枯於他項者  
誠為不同彼邊費歲愈數百萬豈藉於此而前項  
工程倘以財匱束手不免徒為譚柄耳伏候

聖裁

一曰改災賦以獲安寧竊惟自嘉隆以來河湖無歲  
不漲決沿河湖之僻邑亦無歲不被其浸沒而淮  
北之尤苦於河者則無如淮之安東淮北之尤苦  
於湖者則無如楊之興化其當急為變通而難以  
膠柱者則無如二邑漕糧之議折蓋安東自草灣  
決後田地悉沒於水往曾議廢縣治綠地濱河海  
鹽盜充斥防守為難因而中止然查十數年來京  
庫錢糧俱無徵解即每歲漕糧該一萬四千八百

石俱議將該縣柴租魚稅并本府所積軍餉商稅  
銀代為補兌自七年起至今止本府代補過銀四  
萬九千餘兩府庫官銀有限頻年災患無窮慘枯  
業已無餘代補寧可常繼乃興化則勢居下流地  
形如釜田土之匯為巨漫業已有年而額糧較他  
邑又重查額地不過二萬四千二百餘頃而為糧  
五萬五千石維揚一府共起運米九萬七千而興  
化則三萬二千他州縣每地一項起運米有一斗  
三四升甚有二斗七八升者而興化則每頃起運  
米一石三斗五升是十倍五倍之數也據稱原糧  
止三萬七千八百石後以孫官保妄奏欺隱額  
外加糧二萬石雖年久難以盡憑而百餘里之大  
邑漸縮至六十四里幾去十分之五則賦重民逃  
戶口蕭索固可驗已又何怪乎陸泰張孜顧一清  
李鎮劉應軫叩

九閣而控究者屢屢也嘉靖四十年該府議將通泰高  
郵江都儀真泰興如皋七州縣存留黃豆一萬四  
千石代兌本縣糧七千石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四  
十四年每年又以豆易米代出兌軍糧三千五百  
石隆慶四年告蒙本府議發倉稻八千七百七十

石辦米嗟允蓋亦真見該縣之糧委屬偏苦而為是無聊之計耳十九年該前漕撫侍郎周案以興化安東並請改折而未蒙俞旨謂以後非被災極重不許輒議改折夫即所謂重災者蓋指一歲偶遭而言乃二縣之民幾為魚鼈十數年於茲今且未卜所終要不特可謂極重之災而已也則前議乞將安東全糧與興化浮糧二萬石照重災例改折五錢令其辦納上不虧有常之國課而下可甦久困之災民計誠無便於此者若恐各處倣效成風則各省府屬孰有如二縣災困之極虛

加之糧者安敢妄為止援或恐改折多逋則寬以改折之恩仍繩以漕米之法若米兌而銀未兌領運官旗不許開幫即將該縣掌印管糧官照漕米規例降罰載入議單著為定例又孰敢甘於課殿以自取罪戾哉臣等以踏勘河防通歷二縣之境委見民不堪命勢當亟為極恤以此即近奉有旨而不憚再為喋喋也伏候

聖裁

萬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

接築隄岸以護陵麓疏  
題為接築隄岸以護

陵麓事據署理潁州兵備道事鳳陽府知府李驥千呈稱蒙臣等批據泗州申桂奉祀朱宗唐呈稱護陵大隄自萬曆十二年奉文加砌大石四層緣裏口未添幫石往往土由石縫被水掣出遂使土石相離中多損壞又大隄盡頭東灶一段計長四十八丈先有民居遮蔽未會議築近被水漫民居他徙竟成空缺又隄內東閘小河有水係由山西管公店東流穿金水橋以度

陵前出國牆外由閘入淮兩岸計長一百五十丈自設隄建閘以來向未下板聽其內外通流每年水漫兩岸林木多被淹損近蒙置板設夫歲時隨水消長以為啟閉外水已可捍禦不入惟遇天雨連綿裏水驟漲亦有漫漫兩岸之時應行修砌岸隄以免浸灌又下馬橋內外低窪一遇水泛之時大小官員展謁行禮亦多阻隔并宜修墊等因蒙批潁州道查報又蒙河撫按監各院批同前因俱經備行該州覆加查勘去後今據該州申該知州汪一右親詣

陵內同奉祀朱宗唐逐一覆勘得

祖陵東南山麓之下原築護隄三百九十四丈委因未

添碎石幫貼遂致水從外汕土多內傾又東隄向

此一段計長四十八丈正在

祖陵左臂民居以徙誠為空缺亦應照前接砌其金

水橋河係自西往東出閘流入淮河兩岸先曾包

有碎石近多塌損委應加築大石俾水無溢出方

可栽補樹株下馬橋內外低窪並應培墊以便經

行以上工程俱屬緊要不容遲緩隨經率同本州

同知馬尚綱逐一估計護隄三百九十四丈內應

添幫碎石用灰灌砌該銀二百六十三兩三錢八

分大隄東壯蓋頭添砌石隄四十八丈該銀三百

一十九兩六錢八分閘河兩岸添砌石工一百五

十丈該銀六百六十四兩九錢下馬橋址內外墊

砌該銀伍兩八錢五分以上通共用銀一千二百

五十三兩八錢一分查有庫貯賑濟銀餘五百兩

賑剩放粥銀七十七兩八釐四毫營田平糶銀四

百兩本州修隄支剩銀四百八十一兩九分通共

銀一千四百五十八兩九分八釐四毫於內動支

一千二百五十三兩八錢一分起時買辦物料即

可擇吉興工等因申詳到道該本職看得護

隄之隄先加大石四層止於外面未及裏口以故水由

石縫而入汕出內土土石相離致多損壞今非內

幫石砌不能垂之久遠大隄盡頭有東止一段近

因民居移徙多空既在

祖陵左臂豈宜容有空缺又東閘水口兩岸原包碎石

低窪水常漫入平地淹損樹株下馬橋址低窪遇

水經行多阻節今淮水積湮之患雖已議行開口

分黃可望疏洩之日而

陵麓所為捍禦防護之計不厭周詳完固使無涓滴之

侵既經該州覆勘前來相應請乞具題興築合

用物料錢糧就於該州庫貯官銀動支鳩夫辦料

計可勒限修築刻期報完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

理河道提督軍務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舒應龍總理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

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于陞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曹楷王明看得

祖陵為國家鍾祥基命重地二像毓秀萬水朝宗

不惟淮河環遶三面諸湖匯聚四周即前後山麓

之間北有沱溝來自玄武之境西有管公店水貫

串金水橋之東兩相交互會流惟淮誠嶽瀆異之與區所為永延

宗社億萬年鞏固之慶至無疆也即今淮水受阻黃流業已講求導利之策可望疏洩之期惟是

陵麓本有之水亦宜加慎隄閘之防以祛暴至之害所據該道呈詳估勘護隄在內之添砌襯石在北之接築空區閘內之包砌兩岸橋址之培墊內外悉為有裨護衛

陵麓至計相應會行具題伏乞勅下該部查議覆請備行河漕諸臣督行該道轉行該州即便動支

前項庫貯官銀鳩夫辦料擇吉興工勒限來歲三月之內報完務期堅固完密可垂久遠完日聽河漕諸臣覈驗的確具報該部查考緣係接築隄岸以護

陵麓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

沿河夫料陪累已極疏題為沿河夫料陪累已極乞

賜諒處以甦民困事竊惟運道民生兩者固稱並重然以運道之故致民間竭膏剝髓苦無寧歲將皮盡而毛無所傳若今日淮徐沿河地方則亦非運道之利也蓋濟寧以北清河以南河事歲有成規無大決溢即夫料等項或亦間需之民而民間猶未為累惟自鎮口至清口以河為運而以防河者防運河勢之變遷日甚一日故河工之修守日增一日而民間之陪累亦日加一日如隄淺白募等夫

額坐州縣者各不下數百名甚有千餘名者因招補原無頭役故里甲原無幫貼後不知作俑何人責派各州縣僉取正戶而頭役於是乎起矣惟各州縣僉有頭役而幫貼於是乎始矣其初惟間助食米後乃日加月益每名除官銀七兩二錢或八兩外係幫至六七兩漸至十數兩今卸宿之夫有幫至十四五兩者視正項官銀不啻兩倍而民間之累苦殆不可支故以一帶地方不苦差賦而反苦夫役蓋差賦有定而夫役之貼無定所謂輸賦外之賦納差外之差者非耶然額坐各州縣者猶

曰為本地包陪也如廬鳳等府各有協濟沿河夫役彼處止解工食而各處代魚頭役工食之編解有限而頭役之幫貼無窮是不惟為本地陪而更為他處陪濟之夫役以紆其困者乃益之陪累以重其苦也無論力有所難辦即心亦有所難甘矣又徵獨工食出自民間者民間包陪即如遊夫之設歲給八兩乃取之二六輕齎官銀者而亦分魚之各州縣官銀止居其一而私幫反居其二又何說也其究至於各夫覬私貼之厚而逃贖止扣官銀反以逃為利各管河部夫官樂代役之逃而報

工部

卷三

十

工部

贖不過一二亦以夫之逃為利甚有因夫開值厚任意包占全冒工食者籍名在官額數雖多而實役在工十僅六七如近日中河即中閔世翔查發雖寧委官以一人而包夫至十四名則他可知已若夫正戶僉派之始里書之詐騙蜩起而代役逃贖之時衙胥之勾攝騷然又其餘也至於河工物料委官支銀買辦不許派累小民屢經題有明例而後則無一不取之民梢草繩麻等項當事者分派之各州縣各州縣即分派之地方或照里甲或照保甲攤斂追逼急如星火官之所發者一而

民間之所陪者十民間之所費者雖十而官之所實得用者尚無一也蓋緣管河職官以出為瑣事而付之陰羨等官憑其收支故陰羨等官以此為奇貨而需之閭閻小民任其漁冒有秤頭之索有折乾之納或以無而報有或以舊而為新種種散實不可枚舉以輩之囊橐歲歲隆隆然稱富而閭里之蕭索則不可言矣夫以歲受河之害者此民視之他處已為獨苦而歲受河之累者此民視之他處又為獨甚若不急為停調在者日累累者日逃將來真不知所終而臣反覆思為調停之計則亦

工部

卷三

工部

竊有一得之愚請終言之蓋夫之所以幫貼日厚因由代役之積猾無藉巧索橫勒亦由河上之衆役煩興東撥西調故欲省里甲之私貼必須免僉正戶欲欲代役之應募必須加增工食而工食之所自出計非縮其夫數惟有派入鞭銀縮夫增銀者於民生誠厚顧河上方爾多事而緊從裁削恐無以應卒然之調發編銀給夫者於河務誠便顧地方方爾久災而緊從加編恐非以甦已困之疲瘵臣以為淮徐一帶沿河之夫除開溜夫及隄老原不調發者仍照舊數給銀其餘但係隨時撥役

者工食俱照徐州夫役近日題 准事例以十四  
八錢為額將頭役盡行革去不許再僉原額坐各  
州縣者其應增加之銀若干量以五分裁減夫數  
通融加添量以五分帶入鞭銀通融派征若廬鳳  
協濟之夫應增銀若干仍於廬鳳各地方增編解  
給無以他處之夫而累本處之民若洪夫之原支  
船稅遊夫之原支輕齎者應增銀若干即於洪夫  
遊夫原數內裁夫增給勿以官募之夫而苦民間  
之貼其裏河各夫役既稍簡銀自足用並不許借  
為口實妄行攀告此則增編於民者雖有加賦之  
名然惟明加者少而陰減者多民不以為累而反  
以為利裁損於夫者雖有減削之實然令稽查果  
嚴而包占果少夫數雖少減而實用不乏至於給  
夫役之工食則寧先時而使全以歸已無後時而  
致半以償人者不可不議酌夫役之調遣則因地  
里之遠近為犒勞之厚薄者不可不優蓋厚於夫  
則夫無逃躲之虞夫不逃則永絕正戶之僉是為  
夫即所以為民也乃料之為民系者起於責辦於  
各州縣臣以為河上設有管河府佐辦料正其職  
掌又何必徒付之州縣而令其擾民也謂宜將

歲修估就料物司道會委職官之廉幹者領銀  
辦分堆各廠酌量所用之多寡以為之盈縮  
一應收支俱責管河府佐統司不得經陰  
義委官之時其開收除在該廠終報司道查考  
至於辦料可取之各縣草可取之各湖蕩者歲  
撥夫役乘時採運亦可以省歲修之半河上之料  
惟取辦於管河之官則州縣之民自不致有攤陪  
之累且收有實數支有實用不獨民無所苦而且  
河有所資然料價之估必寧從其寬令買者無私  
陪之患料價之領必寧從其早令買者無誦貴之  
憂斯官樂於辦而事易以集可以永杜民間之害  
矣蓋惟此夫料之擾為民間之實害亦惟此增銀  
官辦之說為法民害之實際若避加賦之空名而  
徒酌議於調撥之疎密以求去頭役則頭役必不  
可去利州縣之立辦而徒頻煩於禁令之嚴肅以  
求革派買則派買必不可革何者為所以處之者  
終能其實故也頃者夫役之擾已經巡漕御史彭  
應參 題奉部覆行總河之臣查議計必自有定  
畫而臣以河干之役知之更詳憂之更切故不憚  
再為喋喋

上不以臣言為膠伏乞

勅下該部覆請行令河臣會同撫按之臣從長酌議

具奏施行庶沿河之困少獲而亦未必無補河

務萬分之一矣緣係沿河夫料陪累已極乞

賜議處以甦民困事理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

奏主

書

目

全河之患孔殷善後之計當預疏

題為全河之患孔殷善後之計當預冒被愚慮以裨

採擇事竊惟天下之患言於未事則人心病其為

迂而已事而言則又言之而無及於圖圖於未事

則人必病其為擾而已事而圖則又圖之而無收

於患以臣觀於今日之河萬不可謂無事即談河

患於今日已非未事而言而圖河患於今日已非

未事而圖也而況可泄泄然視為無事病言者之

為迂而圖者之為擾也患將不知所終矣頃以淮

流漲溢浸及泗

工部

奏主

書

目

陵臣因待罪工垣之末誤被河干之命該前總河尚

書潘季馴以熟試河情具陳部覆一併行臣勘議

臣惟舊河臣則歷河上餘二十年其經歷之多籌

畫之審當自謂後聖復起不能易而謏謏如臣曷

能妄置一啄顧臣即勘歷所見與舊河臣所言者

兩相質驗則所謂河以專而急分而緩也故河之

難奔隄防之難廢與海之無容濬也是臣之所信

也其謂洪石之非為沙揜徐之原卑於黃泗之原

卑於淮而河身之原未墊而高也此則臣之所疑

也蓋河身之高人所共見而季馴乃獨謂不高者



臣揣其心得無謂遙隄之役原稱以隄東水以水  
刷沙河當益深今河身日高則是隄未嘗束水而  
水未嘗刷沙也是以不能不諱乎乃臣則謂今全  
河之病皆起於河之高則欲極全河之患正當急  
講束河之高而束河諱之且自河之高而出岸也  
勢不得已不為之縷以約其溢自河之曰高而縷  
且不足恃也勢又不得不為之遙以防其決則  
河之所以雖高而不至潰決四出有妨運事者實  
賴束隄集之力固不必諱言高以成之也若夫河  
身之高則全河經流已失勢或自不能無沙墊臣

七

卷三

三

查自嘉靖三十年該總漕都御史應禎改建通濟  
閘以接淮而避黃時固已稱河高內灌又非自今  
日始已第以己高之河而欲深之使卑為計誠難  
乃季馴謂若有卑河以就地者願甘其辜是又坐  
視之也夫河身日亢今已至於南壅淮北遏汶旁

匯諸湖

陵寢民生徐泗高寶無一不受其害而運事猶可濟者  
則正以底岸齊高見高而不見阻故猶可延旦夕  
然計河之高歲止以一尺計即十年當加一丈矣  
今已以縷為岸水幾與平遙之高率復有幾勢不

得不縷之上日加縷遙之上日加遙其究至隄不  
能束當必不免潰決而他徙此時運道

陵寢民生又不知作何究竟也然此其患猶在數年之  
後者即今鎮口以北夏鎮以南汪洋浩渺一望無  
際架木橋而度牽道者業已數年近雖挑有新河  
而隄工尚未報完河身半已成湖今雖議闢塔山  
伊家林等處急圖宣洩以出原岸而內水停蓄約  
數百里所消數日僅以寸計崖岸沒於水底者數  
尺奄忽春運逼臨倘岸終不出或岸少露而河身  
冲蕩淺墊尚不知當何以為計即徵倖萬一可濟

七

卷三

三

目前而一入伏秋外水復漲內水復積岸將復沒  
矣即今人力所可為者不過俟水落岸出急完石  
堤束水歸漕以裨運事然亦僅一二年可藉牽道  
之便外水之高方有加無已則湖之積當日深湖  
水之增既有加無已則隄之工當日益久之無論  
民田淹浸漸廣舉徐沛滕嶧而壑之而汶泗之流  
停壅不下迷漫決溢勢所必至即會通之漕寧保  
無事其患有不獨在民生而移之國計者高寶  
之湖運方改而為河而坎處之河運漸匯而為湖  
此不比講膠采則東謀加口耳念之卒無寒心查

湖東舊通加河之路有中心溝性義嶺等處洩水入曹莊湖頗為便利而近經鑿試數井沙礫之下兼有伏石計非萬夫之力終歲之程不能竣事因而中止未敢輕議且此段湖水蓄之多則浸沒漕渠而洩之多又黃流內灌方今內水盛固苦無從洩待與外水平又苦不能洩兩利殊難萬全無術更可憂者呂梁上下至宿遷之董家溝約二百餘里頃以狼矢溝旁瀉之故河身淺墊沙渚錯列十月間雖已築塞本溝逼水冲刷而肆溢之勢盈溢兩岸幾等伏秋上多浮漫之流則下解滌蕩之力

倘深刷未能復故無論此後徐城萬為難保而自徐以北一帶緊要堤岸尚屬可虞是可謂無事而不思所以為之圖哉臣又覆思維方今

陵運民生無一不受河之病而

陵運民生之受病無一不在河之高致病既有其自則祛病當尋其源其惟減殺黃流乎蓋河之高誠難使之卑而分其上流高者或不至于日益河之分誠不免虞其塞而斷其外援分者或不病於兩行先臣霍韜引河他注之謀恐亦卑河之一畫也而引河莫利于回沁蓋助河為暴者南有伊洛縈迴

北有分濟丹沁而惟沁為大約居黃河四分之一原自木蘭店大樊口等處達衛入海綠天順七年全黃曲孫家度入淮乃導沁南濟二洪而入衛之故道始於未幾又引河合沁以出徐而河之勢自以益增若壩斷洪一支無令會黃導之仍由衛而下天津則黃河減四分之一其利有不可勝言者蓋全河之水約以二丈為準去沁則高當減五尺矣全河高減五尺則北不過汶而鎮口內之匯積為湖者將滔滔南注利一南不過淮而

陵間之汪歲如海者將混混東下利二旁不阻湖而

河之左右如周柳埽子邱家等湖沂直小河白洋等河俱時時傾灌以河為歸徐邳桃清之民永無昏墊之患利三淮水東流而周橋之溢與通濟之灌分數自減淮揚一帶地方無決隄沼民之苦利四左不決荊隆口黃陵崗等處而會通永無河患利五右不決孫家度趙皮寨等處而鳳泗永無黃流利六河不出岸衝刷自力清流下河條蕩更迅河日深下隄免增修利七臨清以上弱汶之流時苦乾涸下流既盛則上流之停蓄自深利八衛水原日民多引溉綠濟運不足常懸厲禁既助以沁

隨取隨足各充其量大為民便利九河流環拱  
京畿形勢較前愈壯利十而說者或謂沁大衛小  
河狹窄不能容不免泛溢為害則廣關衛河之身  
堅築河旁之隄何不可者或又謂所過衛輝等處  
河近城廓民居輻輳難開而廣則於衛輝之上下  
遙導河流令其襟於前或帶於後去城約十數里  
亦何不可者或謂臨清閘口不免內灌致傷以南  
運道則多建閘座互為啟閉以遏之逼臨出口斜  
導黃流以避之何不可者萬一為病計亦不過如  
今之鎮口清口而又何加也或謂沁水最濁與衛  
同流臨清以北運道恐致淤塞則全黃濟運自徐  
至淮約五六百里未聞其塞也而四分之一詎虞  
其塞乎或又謂親藩封建之所奈何引導黃流  
果致為害即郡縣亦不可果不致為害即藩封  
何傷開封之城非全黃所過之區乎未聞其驅黃  
而他之也舉事當權利害乃利害恒相倚伏回沁  
誠利於東南豈盡無害於西北第所謂利者實利  
而所謂害者或尚可以人力祛除則利多害少且  
若可為耳善乎韜之取喻也謂水流於地猶血  
流行於身河水潰決於徐邳猶血注於下為痔別

疏一支於海猶血運於肘股州郡引為溝洫猶血  
運於肌膚陝西沿邊修復秦漢故跡內資灌溉外  
限夷虜猶血運於頭顱回沁入衛倘亦運血肘股  
之術乎又臣常考嘉靖二十年以前黃河之患多  
在北時治之者惟分殺南流而北流自塞嘉靖二  
十年以後黃河之患俱在南臣竊以為治之者惟  
當分殺北流而南流自順則分沁之議亦先臣徐  
有貞劉大夏白昂已試之遺意而非臣臆說也况  
彼謂分河之所本有此不過拒河之所本無利害  
又不可同日語矣臣非不知十六年曾經科臣勸  
止顧彼時南患可支北圖尚可緩矣時南害已殷  
北圖似當急時不同也不得已而思其次則或於  
歸徐之間如梁靖戎家等口少加減殺俾入符離  
集出小河雖無救於全河而亦可出汶沂之流而  
緩徐邳之厄然不經鳳泗可於  
二陵無妨而全奪正河亦於二洪有碍欲使其利而不  
害在使其通而不奪如今近日臺臣陳邦科所稱  
水口隄口多築減壩分流或者其庶幾乎然河旁  
之淤皆新壩基難樹孟山之下悉塞工力亦艱且  
較之分沁之利則僅十之一矣再不得已而思其

次或於濁河之上如李家樓石城等處開通至郭家嘴俾入小浮橋雖無收於徐邨亦尚可以出微赤之湖而紆鎮口之急然必壩郭家嘴南口以斷永涸之流斯可以冲小浮橋正河而無淤塞之患工力無難奪河非虞然視之分沁之利則僅百之一矣前總院侍郎萬恭嘗稱去河患者以分沁為本良非無見也臣頃會題支河殺黃之工方以時事不偶報罷而今又冒有分沁之說蓋開支渠以洩淮僅為河之一節謀而分沁流以保運則為河之全體計事固難以一時驟舉而病源要在預

為講求恐亦今日之不可緩者若坐視黃之日高而付之無可奈何日惟補葺舊業已幸其一日之未便決裂則舊河臣之所以釀成今日者而已

陵運民生之患其有不知所終者臣勘閱沿河景象實不勝瑣瑣杞憂故輒櫛千慮之一仰干天聽即

人謂臣為迂為擾臣不計已伏惟

皇上勅下該部覆行河臣急為目前之畫無圖善後之策其分心一事仍會同該地方撫按諸臣虛心詳議可否具奏天下事非一家利謀臣偶有所見臣不敢隱至行止則一聽之當事諸臣臣固未敢

自是其見而必之也臣無任隕越待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

敷陳勘歷耳目所經疏  
題為敷陳勘歷耳目所經乞

賜議處以裨地方事臣本庸謏謬以職掌冒役河干緣  
臣籍貫徐沛所勘悉其本鄉是以奉有 遣勘河  
工不與民事之 旨乃臣實叨耳目之司一切民  
隱吏蠹例得與聞倘有所知曷敢終默謹掇拾經  
行所及得於聞見事當議處者為

皇上陳之其一則蠲豁當議惟茲淮揚徐邳之地為

國家運道所經則淮揚徐邳之民固 國家血脉  
所係而不可易視者况災沴所苦視他處不啻百

十倍

卷三

三

倍則賑恤所加視他處當亦不啻百倍除興安二  
邑已經臣會題請折外如淮以南之山盭高寶歲  
困於湖之決淮以北之清宿邳徐歲苦於黃之灌  
其凋瘵不支大都相同而黃之害甚於湖則湖北  
之苦更深於淮南據臣往還所見自清口抵鎮口  
五六百里自鎮口抵沛魚二三百里滙積汪洋幾  
為陸海而民間之舊逋新徵曾不聞蠲豁柰之何  
民不殍且離也臣為以上地方急應查十九年以  
前拖欠凡非京邊之儲盡與蠲免揭示遠邇以示  
寬恤土地淪沒者分別久近量議減豁或比照重

三

卷三

三

災事例盡數折徵以示撫字即該地方印糧等官  
參罰分數亦宜酌示寬宥地方稍從寬貸勿致以  
俸故而痛剝已罄之膏苦糴已竭之髓徒以驅吾  
民之死且徙為也廢亦繼係人心之一道乎其  
則里甲常謙自民間苦里甲而後有條鞭之法是  
條鞭之行所以甦里甲之困也然里甲之累有一  
分未除則便是條鞭之行有一分未盡臣未盡歷  
江北之境誠不知法例若何但據所過聊一體察  
則固有已徵鞭銀而復役里甲者亦有見年頭役  
名色依然照舊食派私貼無算者夫業已徵其銀  
而復役其身是民昔之所苦者一而今之所苦者  
二也且頭役私幫出自見年偏累猶昔何稱鞭法  
臣嘗備員山東見鞭法之行較若畫一民間大稱  
甦息奈何江北而輒不同也臣謂既已改行鞭法  
即當悉去見年其間有重差如提鎖甲首走遞馬  
匹之類私幫之數視正額固多俱應明編不應暗  
貼俱應派之合境不應幫之數甲至於官府一應  
供應之數寧從其優無過於減仍嚴為申禁必不  
使里甲復至私用庶里胥之科擾可杜而災地之  
累苦亦尚可以紓矣若徒上沽節省之空名使下

受貼歛之實禍是盜掩耳鈴者類也臣未見其可  
矣其一則審派當謬江北戶則之審大約三年兩  
次而賦役之派則隨年一更矣夫三年而兩審原  
為全用里甲魚派頭役中有私貼數倍者恐致偏  
累故為是以均之今悉改行鞭法惟徵差銀戶則  
雖懸咎樂頗無大異物力消長豈遽至月異而歲  
不同耶臣常為令備知擾民之最大者無過均丈  
與審編每均丈一次其費可抵半歲之糧每審編  
一次其費可抵半歲之差蓋假升捺而肆索求指  
供報而恣漁獵里書積態萬不能免故也至於糧

工垣

卷三

金

糧

差之派每歲一更亦祇以便里胥之影射及奸頑  
之飛詭而且亦層多不經磨勘由票多不遍給發  
其多寡輕重要惟隨人上下其手而民間殆不能  
悉其數也臣謂審派之期俱應以五年為則以此  
年而審即以此年而派從糧或共為一層或各為  
一層要見閭閻郡縣差銀若干糧銀若干米若干丁  
若干則若干地若干每丁若干則該銀若干每頃若  
畝該銀米若干務要總撤磨算不差仍將原派之  
數揭示民間使其通知或冊呈府州送該道查驗  
照头的數登入由票入給一張以便算納即隨年

遇有蠲貸惟於大數內減除或隨年遇有改折另  
於本層外暫派至隨年遇有買賣地土暫於本名  
下代徵通候審派方行過割庶上省一分之擾則  
下省一分之費不惟可絕紛紛影射飛詭之端小  
民皆知從糧之數即有司亦得以自明無復多派  
之疑矣其一則驛遞當諒驛遞之間往來常病其刻  
也既寬以通融之近復病其濫也又嚴以節約之  
臣查萬曆十八年該兵部諒覆將節次題 准事  
例備細刊刻榜文遵守其慮之可為周而禁之可  
為密矣乃臣近往返水陸之間則見無驛不苦其

工垣

卷三

金

驛

難支而宿遷之鍾吾驛徐州之房村彭城東岸利  
國等驛多至於官吏逃避空無人焉臣細詢之則  
禁例愈嚴而冒濫愈甚每一次題覆不過成一次  
話柄每一書 詔令不過增一番故紙其冒濫之  
態臣亦不能悉數第近諒所藉以革冒濫者全在  
長單所倚以查給長單全在掛號委官而所委或  
係武職或係佐二首領漫無可否一槩唯唯掛發  
甚止托其書役代掛而官亦徒係空名虛糜驛遞  
廩餼供具不貲矣即各驛遞之應付亦不問其有  
單無單惟前途若何則若何耳夫季終填報循環

與年終造報科部惟此長單而乃至爾爾臣不知如之何慎而如之何造也又何怪乎驛遞之累苦不支也臣謂今亦不必多為之議惟將十八年所題覆者痛加申嚴責成撫按嚴督該道勿徒視為空言必圖見之行事而喫緊之地則在擇任掛號委官嚴查長單數目或不當用而用或當用而過索者務據例減裁勿徒避怨市恩或間有發借以懲一警百庶可少瘳乎若僻徑州縣夫馬原無多設而避忌查覈者悉利於趨則交界處所申戒當明也隔界接督道里或逾二百而夫斃馬倒無時

五垣

卷三

六

黃生文

不有則適中慶所添站當議也東岸桃山利國石山四驛江浙協濟馬價原係國初糧食共銀四千五百餘兩查七十八兩年止解十之二三而十九年以來則又分文不解雖按臣行文查取漫不經心致令馬戶逃移報僉富民自備工食代為走遞夫徐州之富民有幾曷能代四驛江浙之差而江浙之歲派有額豈容為秦越肥瘠之視臣謂此項銀兩在此所需甚急而在彼所視甚緩即嚴催解之法終屬隔省無救燃眉或將徐州起解錢糧查派四千五百餘兩於江浙而以江浙原給徐

屬馬價更派徐州則兩地省關解之煩而四驛無疲苦之累亦均平調劑之術也其一則課稅當議課稅在淮安者如關鈔四稅則隸之戶部分司竹木等抽則隸之工部分司以舊例也乃臣聞收查之責雖掌之部司而奏報之冊仍主之府且該府奏報之冊仍借府俵查收之名此其深意所寓得無為部司職在監督難以瑣親出納而官府責任有司庶可便於覺察乎乃該府所委查收者非首領佐二則課司倉巡抵充使供何裨稽覈委以若輩而造以府佐臣謂其近於虛收以部司而查以

五垣

卷三

六

黃生文

若輩臣又謂其為近於疎也且使盡知近日戶部四稅俱付委官而部司止嚴查其奸弊亦何官不可乃抽鈔二項則部司實查收之而清江抽分且不惟主其收無主其支矣更聞抽分之課歲入之數大浮原額而惟以前報定難以驟加每歲報者止視故額稍上下焉以故積猾書役多竄身其間恣侵匿而潤囊橐每名頂首驟至數百則其為利窟蓋可知矣又白糧回空搭貨利輸由開船戶年限未盈輒換號票入利之孔日多一日至於各廠營造提舉等官報估物料冒破更多弊端蠅出不

可究詰即今日該廠經歷李衡為木作所詰告濫  
冒之數幾至數萬亦足為的徵已九坎錢糧鎔鍊  
悉係國課乃出入委若泥沙寧無可惜且淮揚  
方外窘倭備內苦河工搜括業已無餘措置正爾  
乏策此等稅課誠循舊例添委廉明有執府佐一  
員兼理查收則歲入所得當必不止僅如故額其  
各廠報估船料一併責成監收府佐覆估的確開  
銷錢糧一併添入撫按查盤關防耗蠹勿徒碍阻  
部司體面過為含容滋弊長奸部司亦無得曲庇  
各屬致熟瓜李庶出入當亦不至冒濫如前而但

工塲

卷三

七

多一分之積即可以濟公家一分之用不猶愈於  
漫無稽考坐令付之無何有之鄉乎寧獨淮安即  
凡有鈔稅衙門一體通行添委代理不惟部司之  
體統益儼然隆重即部司之心迹益洞然照朗是  
亦部司之利也以上數事皆臣得於勘歷竊計其  
當加議處者故敢冒昧瑣瀆倘蒙

皇上不以臣言為謬

勅下該部酌議覆請行令地方當事之臣計處施行  
其於民生國計或未必無萬一之補矣臣干冒  
宸嚴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工塲

卷三

七



棟橧勘歷輿論剖列官品淑慝疏

題為棟橧勘歷輿論剖列官品淑慝乞

賜酌處以昭大公以裨彰瘝事臣謹蒙簡命遣勘河

工幾逾一稷該地方一切吏治臣未嘗不隨處廉

察第念臣事原專於勘諫責難驟為激揚即一應

河上官員亦統俟大工完日聽總河之臣甄別叙

列惟是勘閱所經察之民情質之行事有賢而偶

罹過誤所當原貸者有不肖而徼倖脫網所當追

懲者有已經處分而輕重尚未協人心者有見在

任職而聲問大不理衆口者臣任叨耳目即風聞

土地

卷五

三

三

猶得有言况業聞且見之矣又何敢避忌嫌怨而

不一直披其愚乎如原任淮安府管河同知唐民

敏蓋舊總河潘季馴所劾而革職提問者臣返往

淮徐則士民合詞稱賢且交口而訟其枉臣細加

訪詢則民敏之任職淮徐其冰蘖自勵不染一塵

足稱清吏其裁節夫馬供億不曲徇權要過客足

稱剛吏其孜孜民隱乞蠲乞貸即一椿一草寧觸

怒上官而必不肯以派歛滋擾足稱循吏其威明

所攝奸吏猾書舉落魄斂手而經理民運諸注厝

悉井井有條足稱才吏其被劾也祇以放回判官

彭鶴之故乃彭鶴之放該道實主張之情節頗屬

可原且舊河臣之甘心民敏原不在彭鶴之放而

在磨臍溝之爭蓋徐南而磨臍溝一口分洩黃流

留之則可救徐城之厄而塞之亦足為運道之利

時總河主塞民敏主留意見相左文移批呈之間

總河啣恨而借鶴之事以發之其詳具徐守所傳

招九錄中臣蓋久得而悉之矣臣謂河上之官正

患唯唯漫無短長侃諤如民敏無論所爭必是即

為保徐城而爭本官自徐陞任亦并州故鄉之意

所謂君子之過未可盡以為非也更民敏為吏執

土地

卷五

三

三

與通判胡傳以傳之職而倚若心腹以民敏之賢

而惡若芒刺舊河臣之不厭人心固多此則其大

而顯者矣二十年大察

皇上嘗命各省撫按摘舉清吏如民敏之清且循且剛

且才也正今日所急而不可必得者寧容以可原

之過誤而俾其輒至沉淪乎臣謂若此官者當急

與虛心勘結簿示懲警復其原職以需幹濟者也

淮揚之民七月初有鹽城之噪聚蓋激於知縣董

繼祖之誤派募兵而八月中有通州之噪聚則激

於知州馬有慶之被論回籍也二官或調或罷已

經部覆奏 俞旨矣臣謂輕重之間頗為失平夫繼祖之令蓋臣未能悉其詳但令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弟脫繼祖平日之撫摩鞠育一如父母之愛子弟或即未能有父母之愛而僅僅為百姓之秦越人不至為寇讐也則派兵之事縱一時稍誤民有叩公庭而訴不則赴上司而理耳何至繁聚有徒圍統縣治而繼祖輒亦閉門縮不敢出曰焚簿籍則焚簿籍曰免再募則免再募惟命是聽而求放罷教官為也且當其時民更要之以不許重刑則繼祖之酷可知已要之以不許徵累年積欠則繼祖之催科無序又可知已以是官而議調烏往而不為寇讐也所調之邑民又奚罪焉有慶之守通臣亦未能悉其詳乃民間一聞被論本官將為歸計也走聚多人充滿衢巷挽留不能因閉塞城門使不得旦夕去至裂布揭書保官安民四字於城上幸該道布政張允濟自揚蕪程趨入委曲譬曉方各解散而本官始得浩然長往矣夫禁輟卧轍古今修為循吏榮軌若有慶者即未敢必其為循而民情若以其不為庸俗吏蓋可想已

雖經論列止擬降調蓋亦灼知其未可遷弃

部覆竟至諫罷試觀通民之情何如蓋民則有慶之官履何如繼祖繼祖以見任之官民惟恐其逃之不去有慶以被論之官民惟恐其挽之不留有慶且欲求為繼祖之調不可得焉是百姓所好未必為賢所惡未必為不肖而吏治不當取決於民心矣若謂通民之變為有慶所鼓則臣萬萬不敢信也臣謂以慰通人庶公道猶存而人心安服矣若仍當調以慰通人庶公道猶存而人心安服矣若至部司之中如原管徐州倉戶部主事傅崇明嘗以御史錢一本之劾而行勘矣繼以勘之無事而起補原官且遷郎中矣乃本官之破甑雖完而地方之穢聲甚著據臣近所耳熟則曩錢御史所為權及芻草果菜及攬收民詞濫行科罰等事言言逼真蓋錢御史面得之前道副使陳文燧故言之親切而要亦述其大槩尚不盡其十一也最可鄙者陳副使為地方忿激當遣使優人諶之有枕頭護布獨賊之朝蓋以護布影戶部也而本官俛首甘受曾不敢措一語至今民間舉相傳為笑柄原勘虛實臣亦不暇苛求即如該道勘文內所稱見船即稅及陳副使遣船戶赴稟曰若不准免情願

捐俸代納數語崇明見之亦可以愧死無地矣尚  
出而覲然對人再施面目是尚知人間有羞耻事  
乎且勘疏雖以罰治為請而尚未奉 旨崇明  
輒來補官又何弁髦 明側冥然不知有法紀也  
中州冲衢恐終難以遐陬僻壤不及見 旨為解且  
既果未見 旨意又何知

聖意處分必如部擬而先來求補哉臣又窺其多援善  
鑽刺蓋不惟預知其勘之必無事且預知 旨下  
之必如所勘矣語稱百足之蟲至死不仆崇明之  
謂乎未幾而補又未幾而升豈其偶然臣竊為之

上

卷三

生

不平也如見管清江廠主事孫瀾則物議沸騰怨  
聲載道即同寅中多竊嗤而唾之羞與為伍臣亦  
不暇瑣拾以傷厚道只如商民船隻例該盤霸而  
驟收由開以縱之行是何課額船戶吏票例滿三  
載而數易票單以利其入是何典例地方喧傳謂  
該廠抽課徑實日多錙銖必析歲入之數視正額  
倍加而歲報之數視所入僅半臣固無從稽其細  
目但書役頂首驟增至四百兩而內外兩班漸加  
至數十人即按臣訪拿三名而竟以曲庇解脫未  
盡正辜淮民尚為切齒則其漁獵侵匿之態固亦

上

卷三

生

略可想見已至於船料收造雖有各廠經歷等官  
而本官實係監督乃經歷李衡被告漕撫衙門冒  
破之賊幾至數萬本官果不知手抑知而甘為猶  
鼠之眠乎臣更不得而解矣其尤可異者九月終  
漕艘雲集通濟開外南回急如星火及開關進船  
而本官謂為走漏船稅怒責各開牌數十板反語  
侵開者臣不知漕渠之設為行運艘耶抑專為權  
船稅耶戶部李員外與之比肩而處而涇渭遲  
地方有一鳳一鴉之號真所為路人口似碑矣近  
議支河分為三工除中南二河部司分督外尚需  
一部司河撫之臣會商累日竟舍之而用刑部蓋  
亦鄙其無足置數故耳若崇明若瀾者臣妄意以  
為必當重加處分以肅官常者也大都貪墨之害  
其在部司尤不數有司而懲貪之法每密於有司  
而疎於部司即間有叅發多從寬貸無過為體面  
惜然人以體面為彼惜彼且借體面以自固是大  
家之體面反為貪夫之鐵壁矣曾不思部司而司  
非大至狼籍人亦何苦賈怨招怒而為此好事哉  
臣謂惟不區區為體面惜於人有所憚而不敢肆  
乃所以為部司全體面也夫以郡縣之吏部司之

職即保之無是市恩德即効之無博風力名而臣  
不憚瑣瑣者惟是此衆一念是非之心不容自昧  
倘

皇上不以臣言為大謬伏乞

勅下該部酌為覆處則公道昭明而勸懲益著未必非

風勵群工之一助矣臣干冒

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干垣

與

記

自

柳垣諫草卷之四

泗上張貞觀惟誠父著

禮垣

公請冊立疏

題為建儲吉典已屆 諭期仰遵

明旨恭請舉行以隆 聖祚事惟我

皇上茂膺 帝眷蚤育 聖嗣 天開長發之祥人共

元良之戴乃者

皇上念關

宗社慮切本根特渙 綸音獨決

聖

奉

以

宸斷先於萬曆十九年秋 諭以冊立之事著改於二

十一年行已復於二十年春 諭以冊立出講一

併舉行大哉

皇言炳如日星確如金石 畿甸達要荒自臣庶暨

黎猷業罔不喁喁然喧傳踴忭慶 主器之有屬

已大小臣工仰體

聖心已經再歲不敢更有煩瀆茲當二十一年首春一

元肇始萬象更新

皇上曩所昭示中外者適其時矣

皇儲英齡日茂正有藉於薰陶引翼之功普天企仰

時深宜蚤慰其引領傾心之望臣等職司禮垣敬  
遵

諭旨披瀝上 請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稽冊立之舊章考

諭教之成憲具儀諏吉及時舉行將歡騰

九廟之神靈喜溢 兩宮之聖母而我 國家億

萬年靈長之曆自此益綿延於勿替矣臣等曷勝  
激切翹顙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具題

禮垣

聖旨 未下

儲位必當早正疏

題為儲位必當早正

諭旨難以再更懇乞

聖明仍決初斷以定大本以成大信以培萬世治安事

臣等辦事該科伏見禮部接出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

祖訓立嫡之條因以少遲冊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長

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子繼在弱質欲

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

部便擇日具像來行欽此臣等捧誦再三於三

禮垣

卷四

王之並封也嘆我

皇上篤父子之愛於嫡長之預別也嘆我

皇上杜覬覦之萌而於 中宮之待育也又嘆我

皇上厚夫婦之倫方將順稱慶之不暇又何容置喙第

以昔日 冊儲之原 諭與今日 封王之新

命又覆合而思之則甚有不能無疑者事關職掌

不得不昧死為

皇上一披其愚蓋懋建 元良關 國家之大本今出

惟行係 王者之大信自我

皇上有二十一年舉行 冊立之 旨而中外臣民蓋

罔不歡欣踴躍頌

皇上之隆以大本又罔不翹首跂足莫

皇上之成以大信矣乃今已屆 諭期臣等隨部臣相

繼以 請方傾耳 睿旨之宣拭目 盛典之舉

而 諭旨所頒乃至以 中宮為解並 封三王

視曩所稱 冊立者迥異得非謂 皇后敵體

聖躬 英齡方茂倘即今已正 儲宮而過後復

有 誕育事難為處乎臣等竊考

祖宗以來 中宮有出則立嫡而庶不敢干 中宮無

出則立長而幼不敢紊相傳二百餘年守為家法

蓋惟聞虛 中宮而定 儲位未聞懸 儲位而

待 中宮者如 仁宗之立 宣宗也以元年

宣宗之立 英宗也以三年 英宗之立 憲宗

也以元年 孝宗之立 武宗也以五年

列聖所立者非皆嫡出也乃 冊立之典多舉於 御

極之始則 中宮之年豈必過生育之期而何

列聖為 儲宮計獨不為 中宮計哉蓋亦謂

祖宗一代之家法必不可變故也寧惟

列聖即我

皇上以六齡受冊方當 先帝之二年時

仁聖皇太后之英齡固正茂也在 先帝曾未嘗以

仁聖皇太后而久虛 儲宮在廷臣亦未敢以

仁聖皇太后而緩 請冊立蓋總之守以家法耳何獨

至我

皇上乃過為 中宮慮而不為 儲宮慮哉 冊立之

章自萬曆十四年以來無歲不上亦無歲不數上

孟歷八年於茲矣而

皇上之諭不曰候 旨行則曰欲過 壽節舉行若十

九年二十年所謂着改於二十一年行 冊立出

講一併舉行則又 宸斷獨裁確乎不易者

皇上而果以 中宮為念何累年無一言及之而今忽

以此為辭耶即在

皇上止為 中宮原無他意而 宮闈之中開此一釁

端萬一有揣摩意指妄希定策之功者其隱憂所

伏尤非臣子所忍言矣再稽我 朝二王並建惟

皇祖肅皇帝嘗一行之然實嘉靖十八年與 莊敬皇

太子同封初未嘗以

皇太子與之並封為王也而當時 莊敬皇太子寔

王貴妃所出曾亦未有暫封為王復候 中宮之

旨蓋誠不欲開釁端以滋禍階

皇上事事取法

皇祖而奈何 建儲一事願獨以 中宮為辭而欲待

皇祖之所未待耶 蓋論夫婦之愛則 中宮重論 宗

社之托則 儲宮重我

祖宗不以閭帷衽席之情而易

宗廟社稷之計故不因 中宮之無所出而令 儲宮

之有所待此 國家常享長君之慶而 一王之

典所以度越百王者何可自

皇上而一朝隳之乎况屢定屢更又何以取信天下也

竊謂

禮垣

卷四

皇上此舉近之非所以定 國本遠之非所以成 王

孚上之非所以遵 先世之典章下之非所以垂

一代之法守蓋無一而可者 大君成命要於其

當不可使易也不則剗印銷印適足以明

聖心之無我耳伏乞

皇上守

祖宗之家法遵

先帝之成憲為 宗社計永圖勿徒以 中宮為諉託

為 國家慎却碩勿徒以並 封為調停收回難

命 勅禮部遵奉前

諭具像諏吉早正 皇儲之位併舉 二王之封一如

皇祖十八年故事庶大本以定大信以成而億萬年無

疆之祚自以培之有永矣臣等干冒

宸嚴曷勝戰慄隕越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

禮垣

卷四

冊禮關係甚重集論當公疏  
題為

冊禮關係甚重集論當公懇乞

勅下廷臣會議以定大典以安人心以息煩言事臣等  
切惟 國家之典禮必愜乎人心而後可以息天  
下之譏必乎乎公論而後可以愜天下之心至禮  
有關於 國家之大本者猶當謹始而慮終而事  
有出於聞見之不常者更宜廣詢而博採自我  
皇上冊儲之舊諭易而為封王之 新旨一時議論不  
無紛紛則以衆思之未集而人心之未愜也臣等

連日累讀

皇上之諭旨於群臣則責以爭論煩擾於輔臣則責以  
不肯擔當乃

皇上之所以表白

聖心者不曰遲疑未決則曰權宜以待臣等合而思之  
竊謂群臣爭論煩擾之心即輔臣不敢擔當之心  
而輔臣不敢擔當之心即

皇上遲疑權宜之心總之為未愜耳即

皇上且不能自愜又何有於大小臣工哉且

皇上諄諄舉

祖訓立嫡之條罪言者之背  
祖訓其一念法

祖之心慈慈良厚第臣等考

祖訓本條全文則所稱庶不得踰嫡而立蓋為兄弟相  
及由藩繼統者設非為 聖子神孫奕葉相承者

例也

皇上試一玩味必嘗有自得者况

祖宗以來從未有待嫡之事待之實自

皇上今日始

祖宗以來從未有 元子封王之舉封之實亦自

皇上今日始是

皇上此一舉也以前累百年之

憲典至此而一更以後累百世之章程自此而一變關  
係要匪細故柰何乃以未愜之心未同之議而嘗

試為之得無幾於輕乎又 諭劄之頒

皇上密以授之輔臣錫爵而揭帖之進輔臣錫爵密以  
報之

皇上舉朝噴有煩言咸謂

皇上取決錫爵一人之言定 宗社之大計而錫爵竟  
以一人之見誤



皇上 宗社之大計即錫爵亦且無能自解以謝盛庥  
之言矣夫錫爵誠亦何心或亦事起倉卒思之未  
必能熟見出一已圖之未必能審故耳我 朝凡  
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事每下九卿科道大小臣  
工公同會議取自上裁固亦

祖宗相傳不易之明訓也茲

皇上並封之諭典禮孰大於此政事孰大於此而且也  
群臣叢聚訟之議輔臣蒙不白之疑即

皇上諭旨雖頒而惓惓然猶以為姑為權宜計也則當  
公同會議者又孰大於此而奈何斯以一議即伏

禮壇

卷四

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合 朝大小諸臣會同從長酌議  
務求上可以合 祖制下可以貽孫謀仰是以慰  
九廟之神靈俯足以副萬方之企望必得至當歸一之  
說以愜

皇上之真心則輔臣之心愜而擔當自力群臣之心愜  
而異議自息天下萬世之心舉愜而一時之典制  
且將為百代之法守矣雖

皇上自謂 諭旨已明而臣等之心終有不能自愜故  
敢仰體

聖心而再為冒瀆如此曷任闕越待

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初一日具題奉

聖旨未下

並封待嫡事出異常疏

題為並封待嫡事出異常

祖制輿情均為未協再瀝血誠懇乞

聖明回 新命信 舊旨以釋群疑以定 宗社大計

事臣等竊惟自我

皇上有 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行之 諭而中外

所日顯顯然引領拭目者惟此 冊儲一事固萬

萬不意

皇上自食其言復以改向日之期者改今日之

旨而 冊立之故典反易為並封之新說也又並封之

禮 諭一頒舉 朝咸相顧駭愕疑之而不得其故然

猶意

聖上密託未採輿論宰臣擬 旨見出私勝倘乞得一

廷議則衆思之集當必有至當不易之論而 宗

社長計始雖失而終必得也乃群臣合辭以 請

而

皇上俱留中不下且 諭以朕意已定不必廷議矣又

惓惓自白其非有他意姑待數年而責臣下之疑

惑且責輔臣之亦疑

皇上矣夫 朝廷舉事必洞然無所疑而後可以銳然

有所行茲群臣疑大臣亦疑

皇上業已知之尚可任情而果於行乎臣等竊謂

皇上舉其不可解者有五而其不可行者亦有五謹

披瀝為

皇上一盡之夫 冊儲之請自萬曆十四年始 諭旨

之頒蓋屢矣然止言無嫡而並未言嫡之可待止

言 建儲而並未言 王之可封止言長幼之序

而並未及嫡庶之別乃忽更而為今 諭豈嫡庶

之名分當辨於今而不必辨於昔與抑 中宮之

嗣育自今以後為可待而自今以前不知待與與

其不可解者一

皇上待嫡之意惟借

祖訓為辭乃

祖訓原為繼統者嚴其防初非為繼嗣者立之例原為

有嫡有庶者示弃嫡之戒初非為有庶無嫡者立

待嫡之規而

皇上藉為口實且諄諄以此罪言者為訕為謗為背

祖訓豈

皇上真未細繹 訓文而援引無當與抑明知

祖訓之非可援而特假之以箝天下之口明知 中宮

之無可待而姑假之以塞天下之疑如科臣王如堅所稱與即

祖訓信為可遵亦惟今 諭始以為據而前之屢 旨固未及也又豈

祖訓不當遵於數年之前而止當遵於今日之後抑

皇上今始讀此而向固未之玩味與此其不可解者二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故一令之播聖如金石信如

四時凡以成王孚耳乃

皇上 冊儲之 諭定者凡幾更者凡幾始而僅更其

期今而併更其 旨更期者尚有期之可待更

旨者有無期之可尋知

皇上待 中宮至何時而立 東宮至何時也以屢頒

之 諭旨而竟不信於天下計亦非

皇上諭天下之初心矣此其不可解者三

皇上念 貴妃之奉侍勤勞嘗加以奇封矣 恭妃誕

育永嗣行將母儀天下

皇上曾不令與 貴妃同封而至於 元子之生已經

頒詔覃恩則主器之托要非一日而

皇上乃使之與次 三子 五子同封豈真虛之以待

中宮與抑所謂母愛子驕炎涼立見部臣陳泰來

所指真中

皇上之膏肓與

皇上萬非別代不正綱常之主溺寵僭竊之比第母既

以部封而 皇子復以並封而 王前既斬 恭

妃之封今復遲 元子之冊

皇上雖自謂無他心乃不幸有其迹矣其不可解者

四又

皇上謂累朝之典亦有正出亦有庶出而正庶出者或

有疾病之因或有別故之異故不稽

祖訓而立臣等查得自

祖宗以迄我

皇上其間惟 仁宗 宣宗 武宗係嫡出餘皆以庶

長立耳

累朝之 聖母稽之故牘

皇上所謂疾病所謂他故皆無所考豈真 內庭秘錄

非臣等所及窺抑亦

祖宗蚤建元良意別有在而非為此與更 中宮之侍

皇上時被晉接之寵與否

皇上之過 中宮時隆優渥之禮與否此在

皇上自有真知固非臣等所可輕道然宮鍾之鼓阜鶴

之鳴亦有機自不容終秘者若內未必有接遇之殊恩而外乃托為長久之深慮其亦孰從而信之

以其不可解者五臣等每讀詩至王之蓋臣無念

尔祖而知率 祖攸行匪獨 皇上以此為承家之孝即臣工咸當以此為體 國之忠也乃

祖宗從不以 儲宮待嫡而

皇上今日欲待之

祖宗從不以 元子封王而

皇上今日欲封之即嫡信可待而 王信可封也

皇上何忍以己之是而彰

祖宗之非且嫡不可待而 王不可封也

皇上何為以己之失而改

祖宗之得累百年不易之 國憲舉而驟之一旦十數

傳最正之家法舉而更之一時

二祖 八宗之神灵當必有惻然不安者且於

皇上念念法

祖訓之心何如哉此一不可行也謂非所以光前烈也

夫婦為人道之始萬化之原

祖宗豈固薄之而寧虛 中宮以定 儲位無寧懸

儲位以待 中宮者蓋 宗社之計為重則 聞

聞之愛為輕不欲以一己之私情而妨萬世之

大典耳而

皇上沉重嫡之文為待嫡之事即信出於

皇上厚 中宮之真心而輕

祖宗之所重重

祖宗之所輕亦為緩急失倫矣此一不可行也謂非所

以隆 宗社也天下之患每起於爭爭起於分之

不定分之不定起於名之無別正名以定分定分

以息爭息爭以弭患

祖宗每有深慮故有嫡則立嫡無嫡則不待嫡而立庶

之長者今不問長幼並封為王以待未可必之嫡

嗣在

皇上固謂長幼自有定序非有他意然

皇上所可自信者

皇上之心能必 宮闈中之心盡如

皇上之無他意乎又能必三 皇子左右乳保家丞之

心盡如

皇上之無他意乎即

皇上能必之一世而作法於今後將準焉

皇上又能必以後累世之益封盡如

皇上之無他意乎有一不能必者出乎其間即猜嫌起而情象乖陵逼生而彞倫數微獨開一代之弊端且將為百代之禍始矣或謂其慮不必然乃禁門貽萬年之痛燭影添千古之疑夫非怡怡兄弟哉坎三不可行也謂非所以垂後規也且皇長子自誕育之期以迄於今業十有二齡矣中外拱戴何月何時不以冊立為

皇上翹首跂足而今歲待至明歲明歲復待至後歲今且不曰待期而曰待嫡期猶可必若嫡則

皇上不能必之 中宮 中宮不能必之天者而久虛

儲宮以待萬方之企仰當何時而慰乎以其四不可行也謂非所以對天下也又次子各有藩國之寄故可分第胙土而封之曰某王某王若元子則將承乾御宇繼承曆服溥天皆土率土皆臣非一方一隅之任也若欲並封當以何地而封之即我

先帝嘗有裕王之號然寔因封 莊敬皇太子而併封之特其後之未由王而進為 太子非其始之以太子而封王也向使非有 莊敬皇太子之長則

皇祖之於 先帝必當無裕王之號矣何者 太子無分地之例故也且我 朝二百餘年禮部所存者止有 元子正位 東宮與 次子封王之像並無 元子封王之像

皇上諭禮臣以具像諷日臣不知禮臣將具 東宮像耶將具 封王像耶具 東宮像則非所以遵

聖諭具 封王像則非所以待 元子其必創為一像而後可耳臣又不知禮臣敢輒創二百餘年

祖宗所未有之像否也坎五不可行也謂其難以正名號稽像則也夫疑在所必不可解即

皇上自信其無他輔臣亦自以為信

皇上之無他而終無以信天下之心事在所必不可行即

皇上斷以為可權宜行輔臣亦自以為

皇上可權宜行而終無以息天下之譏輔臣之倉皇擬旨業已被不韙之名無辭以謝天下臣等計部臣必不敢奉此 旨內外大小諸司亦必不敢曲徇此

旨何者壞

祖宗之舊章恐得罪於祖宗成

皇上之過舉恐得罪於

皇上而違天下萬世之公議恐得罪於天下萬世也累

定之 明旨尚不難於易之一朝 新頒之 諭

音何難於反之一日伏懇

皇上慮周 宗社勿謂

祖宗為不足法計重根本勿謂人言為不足恤繹

祖訓原無待嫡之文祭 元子原無封 王之例或斷

自 宸衷以遵一代之章程或付之 廷議以聲

諸臣之聞見急回

新命仍決舊圖 冊教並舉一如

禮

卷四

皇祖十八年創行之斯人心妥服 盛典光昭 國家

靈長之祚行綿之億萬年無極紀矣且令輔臣失

之東隅而復得以收之桑榆終或有以自解亦所

以為輔臣地也職等干冒

宸嚴曷勝隕越俟

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具題

聖旨 未下

封王之

新命已回 冊儲之成諭未信疏

題為封王之

新命已回 冊儲之成諭未信三瀝血誠懇決

宸斷以定 宗社太計事項自

皇上有並封待嫡之 諭廷臣悚惶封章踵接槩未得

旨及輔臣以認罪改正請乃遂奉

旨謂既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 中宮無出再

行冊立夫異命已申及汗未易而

皇上睿衷天啟輒罷並封前之可以存

禮

卷四

祖宗數百年之家法後之可以杜子孫累百代之累端

即古稱 明聖轉圜當不是過何容復一置喙且

皇上於群臣也罪以謗戾挾制而於輔臣也責以黨衆

激惱

天語森嚴若斧鉞臣等方切惴懼又何甘抗 天

觸神而忤 雷霆第思封王之舉原為待嫡王既

必不可封則嫡亦不可待乃

皇上停封王而猶待嫡則 儲位尚虛 國本未定

祖宗之憲典猶為未合而納諫之 盛美猶為未盡也

更臣等反復玩味商量別處之 旨則又仰窺

皇上之心亦非徒以停一並封而止者敢不昧死披肝  
欲言以請逖考萬曆十四年初請建儲諭旨  
嘗稱元子嬰弱以俟二三年舉行今已歷八年  
矣而所謂二三年之待猶然與初諭不異豈以  
十二齡之元子尚可稱嬰弱抑如十九年之  
諭旨以聒激而延改耶待中宮之言不見於數載之  
前而忽發於今歲之請臣等竊謂萬非

皇上本心或亦

皇上事有難處者商量別處之法而不得又無辭以塞  
人言姑借中宮以少緩冊立耳然內閣輔臣

皆

皇上心膂之寄而元輔爵錫受眷最渥其圖報當更  
殷頃請召對

皇上已悉其忠懇矣即有難處者何新一見而不以示  
之即欲為別處之法而不得何新一見而不以商  
之倘如所請俾得造膝而籌則難處之中必當  
得善處之策何至惓惓以中宮為解徒以滋中  
外之疑也即

皇上之待中宮信乎則以宮壺室家之倫較宗  
廟社稷之計分固不敵以房帷比昵之愛較國

家根本之圖情亦不敵且

祖宗以來有嫡立嫡未有無嫡待嫡者而

皇上乃欲待之於元子十有二齡之日無嫡立長未  
有有長庶長者而

皇上乃欲虛之于御極二十一載之餘是

皇上所以為中宮慮者重而為宗社慮者輕也臣  
等又查得元子篤生之年

皇上頌大賚之詔于天下其曰祇承宗社示主器  
之有屬也其曰大婚有年熊祥未協示中宮之  
無嫡也是

皇上微獨請冊立以來不言待即生皇子以來已

不言待矣若曰待嫡則何以言祇承宗社若曰  
必待中宮則又不應有熊祥未協之語矣此一

詔也業已播之中國傳之四夷且將書之史冊  
垂之萬世而忽今以待嫡為說是天下有不信之  
詔旨也

皇上當日所以詔天下者何心而今乃若此耶且中  
宮敵體聖躬母儀天下宮闈所出嚆非其子

故有出則已子為嫡而庶子為庶無出則長即  
中宮之嫡子而少即中宮之衆子諒頌大妣之

徽音而曰則百斯男豈必百男皆出大奴而我

皇上於兩宮 聖母並隆孝養毫無軒輊謂

仁聖皇太后非

皇上之嫡母謂

皇上非

仁聖皇太后之嫡子可乎哉而抑何用待為也况 中

宮與

皇上均有統承 宗社之貴

皇上為 宗社謀即所以為 中宮謀而以 中宮猶

儲位即 中宮亦必有不能自安者蓋 中宮之

禮

計 宗社固亦重於其所自為計也至 聖諭謂

倘後有出欲追何及又謂後日事體難處思非不

熟慮非不審顧我 朝之無嫡非自今日始其不

待嫡亦非自今日始而 冊立之時竟不聞以

中宮壓長 冊立之後亦竟不聞以嫡出兩儲以

或 宮闈中自有家法有非外庭可與聞者不然

何 累朝竟無難處而亦竟無不及追之悔耶又

輔臣檢舉擬 旨之錯而請改正蓋謂錯 冊立

而為並封錯立長而為待嫡耳今

皇上既知輔臣之錯停並封而許之改正矣迺停並封

之 命而亦並停 冊儲之禮執待嫡之說而不

垂舉立長之儀是輔臣之錯為終錯而

皇上許之改正者猶為未改正也即

聖心何能終白於天下而輔臣亦何能終解於人言哉

伏乞

皇上念 儲位不可久虛思

旨不可再更上期遵一代之章程下務貽萬年之法守

急 勅禮部遵照 冊立出講一併舉行原諭具

條畝日及時請行庶名分定而閭閻可絕覬覦之

萌根本固而

禮

宗社永綿靈長之祚矣臣等千冒

宸嚴局任隕越俟

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具題

聖旨 未下



聖斷已決復疑疏

題為

聖斷已決復疑中外惶惑愈甚懇發部覆以安衆心以

成 大典事臣等待罪該科頃隨禮臣後請奉

冊儲之典者業已再三深愧積誠未至無能感悟

聖心而堂臣一疏獨復奉有禮部知道之

明旨一時中外臣民罔弗歡欣踴躍交口相慶謂此實

九廟神靈默啟

聖衷深惟根本之圖永培靈長之祚凡猜疑料度之杞

慮真同霧釋冰消而於 冊立出講之鴻儀蓋不

復

奏

奏

奏

勝傾耳拭目也及部覆已上復爾稽留微聞道路

喧傳謂

皇上以傳票錯誤罪及左右 九閣隔越臣等曷敢信

為必然第待 命累日竟從倖閣臣等始不能無

疑而中外臣民之錯愕憂危更有甚於 俞旨未

渙之先者矣臣等讀史見周成王剪桐葉與其弱

弟叔虞戲曰以此封汝史佚入賀成王以為戲也

佚曰天子無戲言竟定叔虞之封夫剪桐之事誠

戲而非真也尚執以為真而必成其信况下部之

出自大內本真而非誤也奈何反以為誤而自食其

言即云果誤不可戲容可誤乎

皇上固遠駕光舜不數周成而臣等亦豈甘下史佚故

願

皇上之速成坎大信也且京邸之報不數日而達天下

自

皇上有此 旨而謗言已遍於域中矣乃部覆復爾又

稽則薄海臣民方其獲見前 旨也已不勝驩然

喜而及其未承後 旨也又不能不駭然疑

皇上亦何為而徒滋薄海內外之疑哉我

皇上屢決而屢止者前後惟執待之一字臣等竊謂天

意

奏

奏

奏

下有可待者有不可待者今日以前尚為可待而

今日以後必不可待何者古帝王早建元良微獨

正名分以絕覬覦之端亦以便諭教而資羽翼之

助

皇上二十年之旨嘗謂 冊立出講一併舉行而又謂

欲先設官從何而名是

皇上固謂 儲位一日未正即諭教一日不可行也夫

倫序已明即 儲位猶曰可待而分寸之光陰神

禹所惜則諭教寧可待童蒙未啓即諭教猶曰可

待而十二之英齡婚冠期迫則今日以後寧復可

待蓋諭教雖同及時而舉則其教易入而學之就將亦易過時而舉則其教難入而德之成立亦難即我

皇上以六齡受冊以七齡出閣乃今天口即成珠璣揮翰悉入神解世務民情洞若觀火應若轉圜安享太平之盛治

皇上以為益得之天性所生手抑所籍於薰陶滋養之助者預乎盡成于

御極之後乎抑所獲於受冊出閣之時者多乎試一思之當必自有真見茲元亨已十有二齡矣情實

禮垣

卷四

天

三十一

漸起知識日開譬之湍水正可東可西之介譬之染絲正可蒼可黃之會也今日而學則他日為聖帝明王宗社安而天下蒙其福今日而不學則他日為庸君世主宗社危而天下被其禍

皇上上為宗社計必欲其安而不危下為天下計必欲其福而不禍則中為元子計必欲為聖帝明王而不為庸君世主願獨柰何不以

先帝之愛

皇上者為元子愛以

皇上之自謀者為元子謀而乃以已之無所待者令

元子待期且待嫡也即令受讀宮中而紫庭椒寢之優游孰與廣廈細旃之切瑳嬪嬙貂璫之狎昵孰與賓師保傅之嚴憚此又

皇上必有深慮者在

皇上既謂一日未冊立即一日不可諭教則諭教不可再待一日即冊立不可再待一日矣一日難待而况曰二三年待二三年之期已難而况曰待二三年不可知之嫡萬非所以為國家有道之長計也更

皇上曩所謂二十一年猶為有定之期今所謂二三年

禮垣

卷四

天

三十一

尚為無定之語以有定之期且不能必

皇上之信于今至無定之語又何敢必

皇上之信于後寧獨二三年為難信耶旨方下部而部覆復留是旬日之間

皇上已甘以不信示天下又况二三年之後天下敢以必信諒

皇上哉此中外之惶惑所以愈甚而不可解也倘

皇上上於該部所覆終不肯批發舉行是

皇上原無冊儲之意始惟以二十一年緩人言以添一並封禦人言已復以停一並封塞人言而

已所謂二三年後舉行要亦非為本心也不則

中宮可待寧獨二三年已哉宋臣范鎮有言曰置

諫官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

稷計事其君是為愛死嗜利之人故當時建儲之

章至十九上鬚髮皆白仁宗感動卒定大計臣等

以諫為職而又冒列禮恒責不啻與鎮同雖屢責

聖聰而積誠不若鎮終無以致

皇上之感動罪當萬死惟是不敢甘為愛死嗜利之人

以負

皇上是以憂察慮遠不能不言之切而說之詳也惟

皇上鑒其惓誠而留神採納焉臣等曷任墮越俟

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具題

聖旨 未下

國本宜念人言當恤疏

題為國本宜念人言當恤再被惓誠仰冀俞納

以安中外人心事竊惟冊儲之典

皇上所改定而示天下不復易者原在二十一年天下

所顧翹而信

皇上不復渝者亦在二十一年乃茲一旦有少俟二三

年之論以故大小臣工懷封章而叩九闕者

日無慮十數上連篇累牘計不下百餘疏數十餘

萬言矣而諄之愈力持之愈堅言者諄諄聽者藐

藐幾於以水投石徒令舉朝憂鬱不知所出惟

相與仰屋作無可柰何之嘆此豈

皇上厭其煩聒而悉置之不省與抑

皇上不存驚莞間賜披閱而特牽于愛昵濡忍不能

割遂爾盡置停閣耶臣等竊謂自古人主之預建

儲貳凡以自為宗廟社稷計自古人臣急欲其

君之預建儲貳凡以為人主之宗廟社稷計則

今日舉朝所不厭再三之責者亦無非為

皇上計安宗社

皇上而不以宗社為念則已如

皇上而欲為宗社長久之圖顧獨柰何忽之以為不

足聽或有所牽忍不能自決而一付之無何有之  
卿即言出小臣猶曰後生之激譚九卿皆

皇上之老成耆舊而言亦弗省言出大臣猶曰外廷之  
杞慮內閣皆

皇上之心膂股肱而言亦弗省至於閣臣王錫爵則又  
召以二年來以數千里

皇上欲舉國聽之者揭疏之入輒多不報頃以悒鬱  
成疾杜門請去亦又不報

皇上方欲付錫爵以天下事而天下事孰大於  
者碩不令得聞其忠夫豈

皇上所以召用錫爵之初心哉且

皇上所續而承者

祖宗以來相傳之歷數則

皇上所恪而守者

祖宗以來相傳之家法試上下

祖宗二百餘年間有

御極至二十一載而儲位尚虛者乎有元子至十

有二齡而冊教尚稽者乎有冊儲諭教之吉

典至於屢定屢更不恤舉朝之公議若今日者

乎是三者

祖宗朝無一為而

皇上獨甘蹈之猶惓惓自謂為遵

祖訓此臣等所未解矣臣等嘗考我

太祖所以示太子者有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

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

之子係天下之安危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

取敗止于一身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

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

靈皆受其殃又當時所以諭官僚者有曰尚憂周

鼎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必擇端人正

士以為輔翼使其熟聞善言不通諛行自然漸漬

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弃重器于途

而不知寶愛矣大哉王言真可為萬世法程而

我

成祖微獨於永樂二年蚤冊太子抑且于永樂五年

即令皇太孫出閣就學講讀官僚一切俱備

祖宗燕胎之圖類如此其急且遠豈碩若是為過計母

亦謂國家之大本有必不可輕者故耳今元

子英齡已茂未幾而讓冠未幾而讓婚矣語曰少

而好學日出之光又曰勿謂今日不學有來日勿

謂今年不學有來年日月逝矣是誰之愆言貴及時也信如

皇上所謂再待二三年恐已關之情實難於復塞已溺之積染難於復滌少成者性習慣自然異日雖欲教之亦無及已

文皇帝尚謀及太孫而

皇上乃不謀及元子是

皇上所以愛其子者反不如士庶人公卿之愛真所謂委重器于途而莫之惜也寧無念及他日天下安危與生靈殃否乎故臣等日夜反覆為

皇上慮竊以為無如 冊立便蓋 冊立一舉則 宮

闈絕覬覦之端而後黨可弭豕養藉薰陶之益而後效可冀上可以慰 九廟之神靈下可以副四海之瞻望此

明聖最勝之懿矩而蓋碩無上之極思也不得已而思其次欽全

皇上二三年 中宮之待則竊以為無如諭教便蓋論序之已定者無虞復更而先陰之已過者難以再得 中宮即異日有出僅妨於 冊立而不妨于諭教故 中宮即今日宜待亦祇 冊立或可以

待而諭教決不必待也雖未冊而教

皇上嘗慮官為難名然禮以義起即創為斟酌以通其變要亦無不可者不然不得于 冊立又不得于諭教置焉若棄惟百言而百不入也即

皇上曩所稱父子至親者臣等竊不敢信其為親而中外人心將愈危愈疑貿貿為惶駭而不知所適寧惟牘滿公車臣等誼當相率碎首王階以明諫職之曠伏惟

皇上鑒其血誠 俯賜採納無泯為復至留中也臣等 局任悚慄延跋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具題

聖旨 未下

國本所關甚重疏

題為 國本所關甚重

聖衷開悟無期再瀝血誠祈回

天聰事頃者臣等遵奉 前諭隨閣部諸臣之後以

冊立為請乃

皇上始易冊儲而為並封之

旨既停並封而執待嫡之辭一時大小臣工披忠悃而

叩闕闔者疊疊相望初猶間 賜批荅繼則悉沉

閣不報矣臣等竊以為 儲貳計關宗社

皇上豈真漠然無遠圖父子恩本天倫

皇上豈真慈然無至愛母亦外有所激於難言而一時

氣不能平少頃之當必渙然自釋內有所牽於積

昵而一時忍不能割少頃之當必毅然自斷且

心廟神靈軫奕世之隱憂必將有以默啟

宸聰兩宮

聖母急 國家之永計必將有以潛回

聖意冊教之舉要無俟臣等之復有煩瀆矣即今奄忽

三月中外臣民日翹首跂足而竟寂寂無聞也是

聖意尚未回而

宸聰尚未啟也 宗社之慮果輕而父子之愛未篤也

所為激於外者終未平而牽於內者終難割也臣

等即敝吻披肝復欲有所陳說何能有加於前言

亦何能復有加於諸臣之言惟竊繹請冊以來

皇上之累旨則臣等終不能為

皇上解而不知

皇上又何以為天下解耳其在萬曆十四年嘗謂

朕見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矣已又謂卿等懇請

悉見忠君慮國矣已又謂立儲以長幼為序

祖宗家法萬世當遵朕仰奉成憲俯察輿情豈肯以私

意違拂公論矣其在十八年則嘗謂 冊立元儲

名分已定以待時日候

旨舉行矣已又謂冊立

之事

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少待過十歲自

有 旨矣已又謂傳與兩京部寺科道官 冊儲

事明年傳各衙門造辦錢糧後年春舉行 冊立

再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矣其在十九年則嘗

謂父子至親已有明諭 冊立之事着改於二十

一年行矣已又謂若有再來煩聒的 冊立定改

於二十二三年行及 冊立之事本該更改姑且

存此一次矣已又謂 冊立典禮乃朕欽定成規

矣其在二十年則又嘗謂 冊立出講以事  
旨一併舉行且 冊立屢有 諭旨于明年矣今  
元子英齡業已十二非但過十歲也非可稱嬰弱  
也自十有四年至今非徒少待時日與二三年也  
大小諸司仰體

聖心默候諭旨非有所激擾煩聒也而忽舍二十一年  
已定之成規而為再待二三年無定之近 旨俟  
異日後未可必之嫡嗣而虛目前已可立之元  
儲向猶信為忠君慮國今悉指為亂法疑君向已  
示以造辦錢糧今顧期以 中宮無出向即已有

禮垣 卷四 音五  
所激而姑無所改今且一無所激而屢有所更是  
果

皇上以誠實待天下乎抑有所溺愛偏執而不盡然乎  
是果

皇上遵成憲察輿情乎抑不免以私意拂公論乎

皇上所自言者悉自舉而背之

皇上所屢申定者屢自舉而遷改之今日紛紜之廷論  
詎群臣之激

皇上實

皇上之負群臣也又 宮闈之中屬垣有耳即意向微

有低昂而潛窺巧伺播弄機關以圖定策之功者  
如鼓答桴况

皇上之屢決而屢疑朝更而夕改此其形跡之暴露又  
微獨意向之間已也寧無揣其所欲緩而妄意以  
為有所憎而欲舍緣其所欲封而妄意以為有所  
受而欲置者乎執狐疑之心以來讒邪之口持不  
斷之意以開群枉之門

皇上所謂二三年之待其間可慮種種固亦事理之或  
然而自古長 國家者之所時有者臣等不能不  
為

禮垣 卷四 音五  
皇上危之矣即 宗社之佑庇方隆萬萬可無虞而  
以十二齡主器之 元子猶日俾其狎媒于婦寺

之手官師保傳不為備詩書禮樂不為習正事不  
及見正言不及聞賢人君子不及與之薰陶而引  
翼其與以明珠夜璧委弃衢路而不之收恤者何  
異皇皇大業誠不知其奚所恃以無恐亦安所稱

父子之親天性之愛哉且

皇上所深嘉為敬奉勤勞者孰踰 皇貴妃則

皇上所甚愛而欲為之計安全永久者又孰踰 皇貴  
妃頃 冊立久稽而不決也中外喧有煩言頗多

委咎於貴妃者夫貴妃而果如中外所疑也

是為不善於自謀固非所以為自愛

皇上而果如中外所疑也是為不善於為貴妃謀良

非所以愛貴妃即內無是事而外蒙此疑竊以

為亦非皇貴妃之利

皇上何靳一冊立而不以什中外之疑成皇貴妃

之美乃致滋無端之謠隕皇貴妃之聞也更

元子霄質方茂正不再得之時而中宮熊祥果

協係不可知之數待不可知之數而失不再得之

時不惟非所以成元子要亦非所以安中宮而

翼子之圖未周即孫謀罔貽啓後之規未宏即先

猷靡暢不惟非所以慰兩宮亦非所以安

九廟臣等竊謂中宮可待而

祖宗之家法尤不可以不遵情愛可牽而盈廷之公論

尤不可以不恤長幼有序而隙駒之光陰則不可

以不惜二三年有期而逐免之烟戒則不可以不

念勿以私昵奪公勿以猶豫妨斷勿以徘徊釀變

勿以遷延誤時務信二十一年之

詔旨以培億千萬載之根本是在

皇上一加之意而已臣等職掌攸關時迫勢衰情感詞

窮不覺喋喋如此伏惟

皇上留神採納臣等無任隕越翹延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具題

皇旨未下



宗藩冒干

恩命大違 典制疏

題為 宗藩冒干

恩命大違 典制懇乞急 賜停廢以杜倖覲以重法  
守事臣等辦事該科于本月十五日接得 潘王  
理充一本為乞 恩請封事奉

聖旨這所奏既奉明旨以例前進封着即遵行題請以  
後來不為例禮部知道欽此臣等因檢査前次理  
充違例屢貢及部科據例屢執原奏再四看詳則  
不勝驚詫蓋 國家有一定之典制即至親不得

違制而妄有所干即朝廷欲厚其至親亦不越制  
而過有所與凡以重法守也 宗藩條例頒布于

世宗之四十四年 宗藩要例又申定

皇上之十年其親王封典欵下開載親王絕嗣許親弟  
姪進封為親王如無親弟親姪以次推及倫序相  
應者進封日後子孫除承襲親王外其餘俱照依  
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准加封着例前加封  
者姑准照常傳襲例後加封者查世次改正 明  
例森嚴昭如日星豈非一代典制為 宗藩所當  
恪守者乎埒堯之祖灵川王胤移以藩恭王再從

姪孫進封是正所謂郡王進封親王者次嫡庶子  
孫如理壇理埏遵照見例止應通襲將軍爵職在  
理堯胡得以兄弟之私愛而必干郡爵之禁在  
皇上何為以廢定之明例而輕拘踰分之請玆理堯之  
請之也惟以例前進封為辭而

皇上之許之也亦以例前進封為 旨乃臣等細繹前  
例所稱例前例後者蓋謂進封之子孫加封郡爵  
干例前例後非謂加封者之祖父進王爵于例前  
例後也若謂為進封者而設則例何以不曰進而  
曰加其所云例後加封查照改正者又豈進封者

之爵亦尚可改乎以加封之例而謬援為進封以  
加封之前後而妄指為進封前後在程堯豈真頑  
不灵至埒無非求濟其貪而妄為牽合以逞其欺  
誑耳

皇上真信為例前進封而許之是例前例後之說自此  
混而不明即今藩府中例前進封者寧獨一藩府  
例前進封之子孫寧獨一程壇理埏牽合要例前  
後之文以逞欺誑而恣覲踰者寧獨一程堯紛紛  
陳乞將與虛日新之則例同而難為辭與之則  
恩濫而難為繼皆一藩府作之俑一輕許藩府者

樹之的也即

皇上前旨謂特恩出自朝廷原不為例今旨謂為以後永不為例所以塞徑竇而防濫觴者非不諄諄嚴懇願臣等查得萬曆十三年秦王誼湏之奏

皇上嘗一許之其所奉嚴旨未嘗不曰以後子孫只照世次各王府不許援例也曾幾何時而藩府轉援以為例

皇上且聽而許之矣夫藩府所援之例固前日

明旨所云不許援者

皇上既不能執前旨而禁之於今日後所援之例即

今日

明旨所云永不為者

皇上又何能執今旨而禁之於後且秦府以首藩之特恩例本難援而藩府尚援之以必遂其私况藩府以衆府之濫恩例更易援而各府能無援之以求如其類更

皇上前旨所頒不曰情詞迫切則曰朕念懿親不曰特恩則曰憫念是

皇上明知例之必不可與特以哀憫之私情與之已耳如以情而已矣則繼此而請孰無迫切之情詞孰

非天潢之懿親孰非

皇上所當憫念一時之特恩將為異日之常典而條例之外復添一不為例之例矣與其濫施於後勢必難周執若防範于今猶可及止且藩府之所徵惠于國家者亦不為不渥矣姑無論以郡爵而繼統親王為不世之異數即恬狡之弟恬焯得封為鎮康王恬熿得封為安慶王理克之弟理坦得封為保定王雖加封悉在例前乃萬曆二年題准事例則雖例前加封者如係從支進封親王之後身終之日其子俱授以本等官職不得妄援例

禮部

卷四

三

前濫請郡爵灵川王以恭王再從姪孫進封則恬焯等之郡爵正近例所稱身終革襲者而理坦之封為德化王在隆慶六年則又例後冒封竟當改正者也今例前者未議革襲例後者未議改正聖恩浩蕩已不啻覆載而又欲並未封者而補之理克之請尚知有紀法乎彼蓋徒知以親王之子弟陡然同於郡宗為親視之奪爵不思以郡王之爵秩條爾進為親王為外望之榮得隴望蜀寧有止極且均一郡王已絕嗣者尚不繼其絕而已進封者乃反加之封軒輊太懸厚薄迥異其又胡以

唐名郡王之心也方今宗室繁衍蕩檢論制日引月長即束以禁例隄以明法尚恐不戢復舉數十年所刊定畫一之例裂而徇之王封而可以越例得又何有于諸名封之小者親王而可以違例請又何有于諸宗室之卑者其究至于謂詔旨不足信謂條例不足守奸宄因而下上積猾乘以詐欺綱紀頽隳法綱頽靡要亦非宗藩之例已我皇上事事取法

皇祖條例之設正

皇祖整齊宗藩之要領柰何徇一藩藩之私而頽輕

皇祖之制臣等尤竊不得其解矣蓋各藩所得而乞干

皇上者例所不禁之惠所不可得而乞於皇上者例所必禁之恩

皇上所得而厚于各藩者宗枋無窮之情所不可得而私于各藩者國家有定之制緣利以節惠斯惠不濫以制而禦情斯情不窮道固然也臣等職掌攸關義難緘默用是披瀝愚誠冒瀆

天聰伏乞 俯察微忠大奮 乾斷將前項冒封若璽機等照例查革以肅法紀或姑寬既往嚴禁將來

將今所冒請若璽等照例授封以絕覬私庶朝廷有必行之令 宗室絕妄援之隙 國家之典制愈明而臣等之職守無曠矣干冒宸嚴曷任隕越俟命之至

禮垣

卷四

聖

倖竇難以屢開疏

題為倖竇難以屢開 藩封決屬當嚴再瀝悃誠固

懇

聖明仍賜停輟以重典制事臣等待罪該科頃緣 藩

藩違例請封已得 俞旨臣等具疏執奏蒙

皇上既諭以遵前旨行又復謂以後援例的許臣等同  
該部叅來是

皇上雖篤於愛而未嘗不周於慮也惟是既寬於前而

欲杜於後勢終難行臣等方將復奏乃二十一日

又接得禮部一本為 冊封事奉

禮部

奏

聖

聖旨這冊封數內如何不開藩府朝廷親親之情既已

許定豈可中止連婚姻期都誤了着再開來只與封王

名色仍支將軍祿米情法兩全再不必執奏欽此臣

等恭誦再三仰見我

皇上委曲於 藩藩之封無非欲兩全情法以慰親親

之意願情法似涉兩途乃全情法原非兩事情行

於法之所得加別盡情即以存法何情非法法嚴

於情之所不得施則守法即以全情何法非情若

恣情而執法則法見為虐法固病廢法以徇情則

情見為私情亦病臣等竊謂

皇上之封 藩藩雖因情以屈法亦以法而病情殆所

謂情法之間而無當者也

皇上謂為兩全豈以與之以 王封而斬其祿為全法

限之以本祿而益其封為全情乎臣等查得萬曆

十年題

准要例以後 親王絕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為 親王

如無親弟親姪以次推及倫序相應者一人進封

其進封者所支祿米如原係郡王仍支郡王祿原

係將軍中尉仍支將軍中尉祿日後子孫承襲亦

照始進封之祿支給夫進封 親王者且不得觀

禮部

奏

聖

祿于本祿之外况加封郡王者亦何得希祿于本

祿之外哉 藩藩之原 請所以乞爵而不乞祿

者彼蓋知為例所必不可得而非故薄其祿以存

法

皇上奈何曲聽其說而以加爵不加祿為全法耶考

藩藩加封之 請非始自今日蓋萬曆七年其父

恬校已經齎奏惟時部科掇例而叅執之

皇上亦執例而裁抑之矣此一理塏理埏也恬校以父

為子 請既已不許於當年理克以兄為弟 請

乃復堅許於今日豈例當遵于昔而不當遵於今

抑思當斬於父而不當斬于子又豈部科之臣為  
皇上執例而諱者在昔為當從而在今為不當從與始  
無論

皇上始終自異難綱畫一之法守即臣等自處何敢獨  
後于先時之臣而溺其職哉大凡國家之事禁  
例未定之先尚可緣情以低昂而禁例一定之後  
必不可越例而上下蓋事例一破即多倖得倖實  
一啟即難復塞前因一許秦府而藩府遂援  
以為名今因再許一藩府而荆府已復藉以  
為地則宗藩賂壑之欲大畧亦可觀已及今力

禮

卷四

五

六

為砥柱尚恐狂瀾之必難復迴若復自決隄防何  
望未流之更有底止語曰涓涓不塞遂成江河今  
日之勢亦復類此若輕徇於既往而欲重禁於將  
來躬自以始息導其源而欲臣等以參奏遏其衝  
是欲挽江河之成勢而輕夫涓涓也必不得矣且  
自條例要例之頒布宗室凜凜奉若蓍蔡不敢  
例外錯寸趾越例者該部與臣等輒得裁節之  
宗室不以為怨而天下亦不以為刻凡以例之信  
也例至加封王爵例執重焉而理克違例而乞  
皇上即違例而授即部科屢屢執請

皇上寧破例而徇一藩府不肯執例而伸一部科之  
奏也例自以不信于天下矣宗室將何所遵以  
為準即該部與臣等為

皇上守禮又將何所據以為則借令加封王爵妄請  
加封如親藩

皇上破例而徇臣等亦弁例而靡而乃屑屑于一名封  
之期一婚葬之典一名宗庶支之微較錙銖而引  
繩墨是例以貴而屈以賤而伸以太而踈以小而  
密其奚以服宗室之心而

皇上亦安取臣等為東禮之司即至謂成命之難以

禮

卷四

五

六

中正則頃者並封之旨頒自

皇上視此藩封之命孰為重輕乃群臣執

祖宗之例而毅然以爭

皇上亦輒信

祖宗之例而怡然以聽天下不謂

皇上為未信而頌

皇上為無我蓋人君成命要于其當不可輕也又何有

于一藩封哉臣等謂

皇上於藩藩始因其懇乞而與之既以見

皇上展親親之情既因其執奏而寢之又以見

上成親之暴固為無負于理充而藩藩之干

皇上例後已封者既幸被其原貸之

恩例後未封者自宜安其應得之分亦難過望于

皇上

皇上何為而必執初命為也伏乞

勅下該部查理理理應得本等封爵及時准與封婚

仍嚴諭藩王勿得再有瀆奏以干法紀斯幸端

不禁而日絕

明例不申而自信臣等仰席

寵靈即欲一藉參奏以效愚忠亦無從矣 宗藩幸甚

謹

奏

奏

奏

冒瀆

宸嚴無任隕越俟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日具題

聖旨 未下

滇南貢賞係關 國體疏

題為滇南貢賞係關 國體乞 勅當事臣工相度

機宜以安遠夷以固疆圉事臣等待罪該科頃見

雲南撫臣吳定為西事多虞苦無長計懇乞

聖明俯賜酌議以保極邊重鎮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臣等取而看詳之其間戰守之區

畫兵糧之調度固自有主者若貢賞一節則臣等

與有職掌曷敢無一言以佐前箸之籌蓋自古帝

王制禦夷狄之常道不過恩威兩端叛則懾之以

威服則綏之以恩此一定之體也其或彼之叛服

靡常則我之恩威互用此又不測之機也大約吾

之內治誠修則叛服之情曉之於夷而恩威之柄

握之於我自無施而不可若內未可恃以無恐而

惟視夷之叛服以謀吾之恩威是持大阿而授人

以柄要未有能濟者矣惟茲薈蕞自併吞老撾八

百而其地漸廣自岳罕構逆而其勢益張雖姚關

一挫岳氏成擒數年頗稱寧息而十八年冬春之

內犯則迤西蠻莫之區悉被蹂躪三宣騰永之間

皆為震動我之勢亦孔岌而力亦孔殫矣乃黎京

桂之使一遣而彼遂以封貢為辭方物畢至即璉

民二司為之代奏其誠偽未可盡必而脫成獻琛  
納貢之藩臣即為保境息民之大利其機要未可  
失己以撫按諸臣所以會同具奏而該部所以酌  
為貢賞之覆也然貢賞之命方頒而邊烽遽起  
撫諭之使未出而警報已傳雖借口報讐而攻我  
屬夷終不得以未犯天朝為解雖事起阿瓦而  
父子昂立亦焉得以擺古不知為辭通貢之說非  
惟難保其終亦且不克有始矣於此而閉關以絕  
之執曰非宜願彼之貢物已入而我之賞吝未明  
彼且得執此為弊端然懼其釀禍而仍資予以報

禮部

卷四

書

之則彼以兵而來我以好而通詎惟示弱抑恐召  
侮尤非所以為國體重也無已則仍令黎京桂  
等同璉良土目先抵擺古詰其構兵之由責其背  
約之罪以觀彼真偽併告以賞吝已頒復稽之因  
官犯已遣復停之故以彰我緩懷彼如真有悔禍  
認罪之心堅為通貢乞封之請即責令具彼緬文  
遣彼緬使入頒貢賞可也彼如疑畏不敢具入或  
俾其給頌於孟璉孟良二土司所亦可也在我之  
貢賞既頒即在彼之貢封可議或錫之職爵給之  
印信俾其退還我迤西猛密無擾我蠻莫三宣亦

可也倘執辭以拒我飭辭以愚我當即罷我貢賞  
絕弗與通乃夷負我非我負夷我固可舉而責屈  
於夷夷要難反而責報於我矣撫臣所稱通貢之  
難而人不容不斟酌議處者意在斯乎大要主貢  
之權常使在我而不在夷通貢之類常使在夷而  
不在我而又惟借彼之貢以息我之肩而飭其備  
無徒恃彼之貢以弛我之備而懈其防則貢自可  
成成亦可久即萬一不保其終而於我之國體  
固自無損若令把柄在夷如昔人所稱以和自愚  
者則臣等誠不知其可耳然通夷之使類欲以口

禮部

卷四

書

舌得官則黎京桂汪必寵之情詞尤不可不審而  
介之夷類欲以款成免禍則孟璉孟良之情偽尤  
不可以不察而此亦就貢賞言耳臣等讀撫臣之  
疏其所為悉滇南兵餉艱苦之狀與所為議處兵  
餉之策情實詞危亦大可為寒心不知何所恃以  
制夷之命而能必夷之必貢貢之必久耶元氣藥  
餌之喻撫臣真有味乎言之矣未雨之桑既罔徹  
於平時已病之又無蓄於今日該部所為滇南  
破格之畫必當有在區區貢賞計非所恃矣倘  
皇上不以臣等之言為謬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覆

請行令地方當事之臣相機宜以投藥餌增兵餉以固元氣庶荒服之疆場永奠而宵旰之南顧無憂矣臣等冒任悚慄激切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禮垣

卷四

三

封典關係甚重疏

題為封典關係甚重禮臣執例當從再懇

聖明停罷藩封以杜倖端事頃者藩藩違例請

封

皇上輒破例而徇之該部援例而諍之者屢矣乃聖

意竟不可回而成命竟不可易

皇上豈以為親親之情必如是而後盡乎不知我

家之於宗藩恩有所當用則沛然無所吝惜者

固所以明敦睦之仁惠有所當節則凜然無少假

借者尤所以示裁制之象而要之恩有所節斯恩

禮垣

卷四

三

不濫不濫乃所以為至思惠有所制斯惠不窮不

窮乃所以為渥惠則裁制正所以為敦睦義正所

以全仁也理壇理埏之不當加封郡爵載在明

例柄如日星而理堯乃反覆瀆擾

皇上亦堅執而與之即各藩冊封之禽且以藩

藩不決之故而併為稽延是有見於敦睦之仁而

無見於裁制之象在今日不免為濫於恩在後日

將不免為窮於惠也

祖宗以來親親之誼所稱仁至義盡者似不如以然理

堯之敢為理壇理埏乞封者理機例後之濫封實



啟之故即理璣已封之爵臣等尚欲執例而議單其所已有乃璣未封之爵

皇上反棄例而增益其所本無是令甲之縣惡為虛文而秉禮之司俱為贅員矣璣所應得者將軍之爵級而其所不可妄干者郡爵舍其所應得而覲其所不可干婚期之誤實伊父怙姦誤之於先伊兄克理誤之於後非

皇上誤之也若恐婚期之誤而急昇以郡爵則凡違例而冒乞者郡爵既未可必得而妄干又未肯遽已孰有不誤婚期者

禮部

卷四

奏

皇上能盡憫而昇之武且與其俟不可得之郡爵而致婚期之誤孰與授應得之將軍而適婚媾之時者之為愈耶璣擬之婚期臣等不知視元子冊立之期論教之期孰為重輕乃於彼則置之而漠然不以為誤於此則憫之而諄然惟恐其誤

皇上之用情亦大為輕重不倫矣昔張釋之為廷尉時有犯蹕者文帝欲置之辟釋之執例而奏竟當罰金說者謂釋之能為君守法而法始尊文帝能不悅釋之之守法而法始信漢廷君臣可稱兩得禮臣為國守禮與法臣為國守法其職司一也文帝

能不悅廷尉之法而

皇上顧竟拂該部之例是

皇上之禮臣以守禮希執釋之而

皇上反以弃禮譙讓文帝也是亦大可惑已臣等竊謂

藩請可拒而

祖宗之禁例必不可以不守親情可抑而國家之典

制必不可以不嚴郡爵可停而各宗之倖門必

不可以不塞成禽可回而朝廷之濫予必不

可以不節故願

皇上之再一審思也

禮部

卷四

皇上雖屢有不執奏之

旨顧臣等業為

皇上守禮終不忍視

皇上之自屈典禮以徇藩封有

皇上之意未回臣等之執奏終不敢止者伏惟

聖明虛心鑒納臣等曷勝隕越俟

命之至謹題諸

旨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日具題

聖旨未下

循職掌瀝愚忠疏

題為循職掌瀝愚忠仰冀

聖明俯賜鑒納以保萬世治安事竊惟自古明聖之主不以時平緩競業之圖忠蓋之臣不以世治忘歲規之傲即運際恭隆會當熙皞乃君臣勤色相戒常如厝火積薪凜凜然嚴馭朽之防軫履冰之懼凡以保國家之治安於萬世非過計也今

皇上之天下何如哉 國家之德澤始未嘗不汪濊而今漸堦涖不流 國家之紀綱始未嘗不凜肅而今漸陵夷不振吳越之困于賦幾同剝肉醫瘡秦

種

卷四

五十五

隴之疲於兵已見推骨竭髓即今淮之南北煙波接天前解半菽之獲一畿之東南流殍載道室有懸磬之苦瘡痍呻吟之狀即鄭俠流民之圖有不能盡其十一者而地震天鳴流星杆火絡繹於奏報者抑何紛也西孽東蒙南滇北薊竊發於遼隅者抑何夥也 廟堂之上時聞鱗甲而尋戈矛曾無有師師濟濟之風邦國之間日競侈靡而滋耗盡已盡滂瀉靡敦同之氣吏治日飭于上而閭閻不蒙樂利之休杆袖日空于下而 帑藏無救匱乏之虞寧論非所以稱有道之長無虞之盛耶

昔人所謂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似不加於此時矣此即蒿目而籌焦心而計猶懼無以回方轍之天心挽多艱之國步乃今觀於

皇上所為君天下則竊愈有大惑焉臣等職司禮垣姑以關臣職掌者言之 朝著之規豈徒為是靡文

凡以通上下之情防壅蔽之漸也乃

皇上則經年傳免矣夫中外之精神意氣恒以有所飭

勵而奮無所飭勵而怠而久不一觀 天顏也寧

無滋玩愒而貽叢挫之憂乎講筵之設豈徒為此

綴飾凡以廣聞見于已資論思于人也乃

種

卷四

五十五

皇上則亦經年傳免矣夫 人主之聰明智慮每以有

所啟沃而日開以無所啟沃而日蔽而久不一親

儒臣也奚以廣忠益而收涵養之效乎

祖宗所以萃精誠之極通神明之感蓋莫嚴於親祀事

矣乃

皇上托以違和即

郊廟之大祀胥以遣代為常而他且勿論已往旱魃為

災

皇上不步禱

南郊乎一切 郊廟祀典何如步禱為勞而昔何以勤

而今何以息也毋乃非以昭仁孝而速乎格與  
祖宗所以隆上下之交萬地天之遇蓋莫重於煩召

對矣乃

皇上借言辭攝即閣輔之重臣曾不一蒙面對而他且  
勿論已往洮河報警

皇上不數召輔臣乎今日東西構難更視洮河為急  
而請之面不面許之對不對也毋乃非以親股

肱而托心齊與禮重於敵大臣者以實不以文  
皇上於大臣則厚于予資而聽信實疎溫於慰宣而任

用實略有所執持則目之為專有所伸援則疑之  
禮

為黨禮似隆於體貌語言之間而肘每掣於當機  
納誨之際何望能安其位而行其志也禮所貴於

體群臣者推心置其腹

皇上於群臣則意在效忠者猜為立名志切報主者  
罪以直以一時之偶觸而輒欲錮之終身以一

人之過激而併欲空乎善類長養保惜之意微而  
摧折弃置之念重奚資以俾任使而需緩急也至

于章奏之上下則又朝廷之血脉所關而批荅  
之遲速則實政令之通塞所係况

皇上既深居簡出朝講稀御矣所恃以流通無間者

惟此一章奏而又奈何多役停閣無論言出小臣  
即閣部之疏揭且屢入而屢不登無論謀關細事

即國本之重大且百言而百不報言涉

聖躬則留猶曰備省覽也而何併留于缺官之補言涉  
近侍則留猶曰忌齒馬也而何併閣于勘事之章

事一而有下有不下人且執同而謀其異言一而  
有停有不停人復見影而疑其形寧論成壅蔽之

漸且將滋官府之疑寧惟聰  
皇上之治功且將添輔臣之口實而又批發之問往往列

定以三日今且遲遲至日歷二日矣是非所以徹  
禮

隔闕而勵明作也夫凡此朝講諸務之地廢皆  
為

聖心倦勤之徵而凡此

聖心之急荒即為

聖治墮墜之本

皇上試思十五年前天下曾如此多故否  
皇上再試思十五年前

皇上曾如此朝講諸務漫不措意否則今日寰海之  
所以多事其係于

皇上之倦勤與否今日

上之倦勤其有關於寰海之治理與否可坐而笑矣  
上誠不安于今之

皇上而幡然為十五年前之

皇上則天下亦不終於今之天下而輯然又為十五年  
以前之天下也何有哉蓋君為天下主而君心尤  
為天下之主之有心有勤惰而敬肆即從此分心  
有敬肆而治亂亦即從此分自古及今要未有易  
者臣等觸事激衷冒陳悃款之愚實欲為

皇上保皇皇之大業非徒草具而塞責也即言涉迂懸  
伏惟

皇上憐而聽之若復添 留中之一疏而已也固非臣  
等所望于

皇上亦非

皇上所以自為萬世治安計矣臣等干冒

宸嚴曷任隕越俟

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

日具題

聖旨

悍宗越關奏擾乞 賜勘究疏

題為悍宗越關奏擾乞

賜勘究以杜紛爭以肅法紀事臣等辦事該科十八  
日接得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僉事許茂樺一本為  
看得事又接得 崇文門奉御孟舉等一本為門  
禁事俱奏為 隰川王府宗室充棟俊聯充煬俊  
棟具本二封由 崇文門進入通政司投下等情  
俱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等以為 宗室而越關奏已  
為典例有違越關而外額呼明更為恣肆無忌方

擬恭治以嚴懲儆顧尚未知其奏何情何辭也乃  
十九日則充棟等兩奏俱得

旨下法司矣臣等取而看詳之奏中詞指大同小異總  
之為管理府事充倭而設 而其所許充倭父

子凌虐宗枝挾讐裝害諸不法之狀頗悉若所稱  
打死服叔俊掃逼死堂叔聰瀾陷死宗枝廷瑜廷  
結擊辱堂祖聰搜扑責親叔充杞及韓友才張氏  
之死俱係閩人命為悖倫傷化之大者而反覆尋  
源遡委則實皆以管理一事釀之釁也事出讐捏  
則語多過情其有無虛實誠不可知而非一研審

明實則終無以折充棟等之心而塞其口法司之勘誠不容已第正本清源則臣等竊以為該府管理一事尤在所當急勘為蓋 隰川肇封自懿安王遼穆始一傳而為 恭僖王仕燧再傳而為 莊隱王成均三傳而為 康肅王聰湊而絕於莊惠王俊伯則聰湊子也湊之長枝既絕則以次自當及聰湊聰湊而湊之二子俊捷俊捷俱以管理軍裕之二子充棟充棟俱以車祿奔則舍聰湊嫡長孫廷瑜何適焉當時以廷瑜年幼為 懿安王第五子仕燧之孫俊捷圖去管理而該府始紛

禮部

卷四

奏

奏

案不行固所以杜越關之擾而 隰川府之奏等竊以為不得其平之鳴要未可以前例槩也已今君不急一查勘則該府之管理一日未安即該府之宗枝一日未安該府之宗枝一日未安該府之奏擾一日未息譬以積久而愈深禍以譬深而愈大將來不至闕然相戕不已也是非保全各宗亦豈所以保全管理者然而充棟等越關之罪則不可以不懲也蓋 宗室故違禁例越關奏擾已封者題 請降為庶人送發開宅禁住遞回沿途驛遞不許應付仍根究同行撥置之人問疑發遣

禮部

卷四

奏

奏

勅下該部院急行地方撫按之臣將該府今奏與前計情詞速為勘結勒限報聞勿徒推諉稽延致令各宗妄行瀆擾併將該府管理查核宗圖枝派充俟之舉是否以論序無紊充俟之才果否於鈐東有裨充撥等所序派枝是否真實充撥等世與相讐作何調劑務得妥便之畫以為長久之計一併具奏以憑覆處庶本源既正而爭競自消 憲典愈嚴而奏瀆自息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

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看詳章奏查參違 旨官員疏題為看詳章奏查參違

旨官員以彰法紀事臣等辦事該科於本月二十六日接得陝西西固城守備吳大臣一本為進貢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等看詳原奏字畫碎細模糊殊難辨認因查得萬曆二十年三月初六日先該本城守備戴陞為進貢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近有明旨看通政司傳典各省撫按官章奏字畫無得細碎模糊不便觀覽這本如何通不

遵行本當重寃姑念遠方且饒這遭以後該科參來罰治欽此夫章奏之字畫欲其真楷明白不欲其碎

細模糊 明旨申嚴業已非一次而中外恪守亦已非一日矣吳大臣進貢之奏胡為而又故違

之即曰 憲典之頒或遐方有所不及諳 詔令之播或武弁有所不及詳則前日之 旨固即為

該城守備進貢之奏而發者以一地之官而既誤於前又誤於後以一事之奏而既蒙原貸於昔

又復違悖於今原情難委於無知據法豈容於輕貸匪加罰治曷示創懲伏乞

勅下該部將吳大臣遵 旨罰治仍將先

旨再為申飭庶畫一之令常新而進奏之體益肅矣謹

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札

奏

下

陪推躡次分義難安疏

奏為陪推躡次分義難安乞 勅銓臣查循舊例以

絕疑嫌以一事規事臣不肖樸樸無所比數仰荷

聖恩拔自外吏受以諫職計資量俸視諸臣蓋不啻後

矣祇緣一時同事之臣誤以忠言偶蒙譴斥累累

去國垣省幾空遂致臣以兩期之俸承乏禮垣之

缺冒叨逾涯尺寸罔效曠負之羞方凜凜為日切

飲冰乃者吏部題補吏科都給事中員缺推兵科

都給事中許弘綱而繆以臣陪臣實不勝惶惴不

勝愧懼蓋衙門之陞遷轉陪各有一足之規其在

禮

奏

下

臣衙門若資同則論俸之淺深俸同則辨資之先

後今昔相沿已非一日即吏科之掌印間有自他

科改者重所司也例也然而陪推之次第舉未有

越實俸及者顧所安也亦例也臣衙門之資俸孰

先孰後孰淺孰深在部中原有定序在部臣自有

真知吏科之陪莫為而驟及臣哉科中之重俸猶

吏部之重資吏部之轉司必不肯紊有常之資而

以後凌先科中之轉科必不可紊有常之俸而舍

深就淺今以陪推而不問俸則正補將何所據科

推而不論序則部推又何論資藉今該部問循

禮部

卷四

禮部

卷四

禮部

卷四

禮部

卷四

而推臣不知部臣之心能自安否矣而奈何欲臣  
衙門中安之近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之推太常  
嘗以科臣許弘綱之俸再次於汝華陪推原非越  
次而止以筭俸虛實之間稍涉疑嫌弘綱且不憚  
再三之瀆屢屢引疾求去以明志豈故為是矯激  
謂其心不能自安耳臣之陪推越次事屬章章大  
非弘綱比臣獨何心而能安也至說部補疏中謂  
臣有閱邊勘河之勞等語若以是為臣解者臣俸  
讀之愈益慙赧欲死無地自容蓋人臣於國家誼  
當致身以圖報塞即捐糜頂踵何得言勞即殫力  
經營何得言績而况臣之奉欵二役祇相沿於故  
事罔收效於消埃疆場之耗蠹如昨河淮之汜濫  
滋甚辜戾方叢勞勩何有假程勞之舉謬為越次  
之推是特重臣之不德而以愧臣耳且自世道不  
古仕路多岐一官而內外異則隨內外而生隙一  
缺而煥涼異則隨煥涼而起竇然所以不至濫觴  
無紀極者猶恃有例以隄之也例之隄人與防之  
隄水同功例亦何可盡廢倘欲盡舉而廢之脫人  
不必皆自好意不必皆至公將無徒熾奔競之風  
而啟恩權之漸乎是亦理勢之或然而為維世者

之所當長慮而却顧者矣即如臣衙門都給事中  
內外之轉原以俸為據說者病其拘泥而毅然欲  
新之一且業已題覆而竟不可行則舊例之難  
破蓋亦昭然已孰謂陪推而獨可廢例為哉臣非  
不知陪推原非實轉而不能不為是喋喋者誠不  
能不為臣赧赧然愧而又不能不為世道瞿瞿然  
慮也伏乞

勅下該部以後各衙門推轉推陪一遵各衙門舊例勿  
得輕有紛更自決隄防以滋嫌疑以開微倖庶  
朝有畫一之法人絕覬覦之思且心志各安圖報

自力亦未必於任官無小補也臣瑣賈

宸嚴無任悚仄俟  
命之至為具本親賁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詐冒當防建學宜慎疏

題為詐冒當防建學宜慎懇乞

聖明併賜查議以杜倖端以正士風事臣等待罪該

科頃接得滄州通學生員陳愚衷等揭帖為欽

依禁例嚴防冒濫以正士習以端風化事內稱近

因長盧運司添設運學本州原以冒籍查除生員

周道等多以托商名覲圖復進即原奉欽依革

退冒籍舉人馮詩等潛居本州楊日章等潛居鹽

山縣幾三百餘人俱都該司署印俞運同蜩集門

下投認冊名即俞氏子姓俞克臣昇臣俱俞竄入

久住商籍及督學周御史巡鹽姚御史嚴查運學

興廢及保勘規條本學生員鄭朴劉昌運徐方同

等具揭投司辦祈商籍為既運使鎖拿朴賁及灶

不願發付運學等情臣等反復參詳不勝駭異夫

國家之羅才俊而竊任使也登進之途固未始不

廣則格于所收之外者當有遺才而禁不嚴則滄

於所收之內者將無真才其無當於任使均也故

當萬曆十三年順天等府詐冒盛行混淆科制該

臣衙門給事中鍾羽正等據實參奏下部覆題查

革冒籍舉人馮詩楊日章等八名因通行各直省

凡冒籍生員俱行查解一時學正肅清士習斤斤

稍馴於軌豈故自隘其途而示人以不廣無非杜

絕徼倖與真才以需國家萬一之用耳即先巡鹽

黃巷題建長盧運學而該部覆允其請亦無非維

係商灶作養人才之意故不虞其違謬方始詐冒

輒熾遂至如陳愚衷等所揭尔尔也馮詩楊日章

等皆奉

旨革解詐冒之犯今何得潛住滄州且方奉

旨查革時未聞其有祖若父弟若兄寄商於長盧之

運司胡今一旦而竄入商冊妄圖冒進且引類呼

朋輒至三百餘人也即本州查革生員周道等斥

追未久胡然而遂投託商夥建議添學以便徼倖

之私圖也彼運同俞加言既當事任則綜核當嚴

胡然而賄納無籍多開詭名至使馮詩等以奉

旨查革之犯而俱得復入商冊也况籍係同鄉依履當

嫌又胡然而令本家子姓克臣昇臣俱造入久住

高冊也即運使既尚實亦胡得以生員保勘無下

籍三十年之商而遽恣然鎖責鄭朴等輕重有差

也且嚴查商人子孫必真正嫡派及商資果饒千

餘方准送考生員保結不實坐贓究問固姚御史

稽核之意胡然而乃以威勢凌驅不保結之生員也雖青衿類多如忌而費序易生雌黃所結未必盡實而所稱馮詩等見住州城水月寺楊日章等見住監山縣俞氏子姓已俱造入冊商則事可一而查似又非為無稽者果若所揭是運學之設本以維商而反以滋弊未收育才之效而先啟容奸之階冒籍之蹊徑甫塞於數年之前而遂開於數年之後室之於畿甸而又導之於滄瀛也往日舊章與近時新例始不免弁髦視之矣故臣等謂冒商籍如馮詩楊日章周道俞鼎臣等不可不一

禮部

奏

卷六

查治徇賄托如俞加言不可不一查究即輕躁如院尚賓不可不一查處庶杜絕於今或犹可不至濫觴於後耳至於該司建學一事雖已奉有成命而撥度事勢其間似尤有當詳慎者蓋黃御史之請復此學原以河東為例順河東運司僻居汾留一隅非若長盧地當孔道為南北所輻輳也河東鹽課每苦不給非若長盧利次淮引為外商所盤窟也是可盡比而同之乎入籍三十年以上者不在冒籍之例明例雖云昭然竊意所稱入籍者或寄入各地方版籍應差賦乃可稱入如商人寄

居營利為日漸久果遂可為入籍乎若以所寄者為籍不知彼所稱原籍果遂除之否也原籍不必除則商人子弟自可赴原籍應試而外為添建一學今歲既可應原籍試明歲又可應運學試不得於此求得於彼是天下皆止一學而彼獨有二學也利名之權商得無兩操之耶且

祖宗設科取士卷分南北蓋謂南方故多藻績之文北方亦饒幹濟之器欲使兩地人才兼收併蓄耳今令南士緣此徑實北走運司希榮克進多收一南士即當多妨一北士

祖宗兼用南北之意似不如此更制科升自邑里所以防罷閑官吏逃罪犯及娼嫖僕隸之子而今令寬名商冊即得入試即有前弊遠在數千里外互相容隱其又孰從而稽之造士育才之區不將為含垢納汙之府耶尤難處者如提調督學等官與商或同桑梓或同里閭其皆事體所必有者商人子弟應考者不知以卿故迴避耶抑偃然試耶同鄉之卷閱之自同鄉寧無徇情之物諫耶人才際遇各自有數即今南方之擬甄陟撫不啻肩摩踵接豈必籍籍於此而後升墳墓背鄉井變易姓名奔

馳龍斷以望左右者類關箚不克自振如馮詩者  
流耳 國家亦何賴於災輦而用之君曰假此為  
通商計則以前學未之建何課亦未嘗稱乏耶蓋  
幾於益一而弊百矣故臣等竊以為建學一事尤  
不可不詳議而深計也倘

皇上不以臣言為謬伏乞

勅下該部院轉行所司嚴查馮詩楊日章周道俞克臣  
等果否竄名商籍希冀冒監運同俞加言果否賄  
納無籍妄行開報運使阮尚賓果否忿不保結凌  
牟儒生事果得實一一據法究處仍將該運司添

禮部

建運學事宜詳查建自何年廢自何年即今復建  
是否便於掄才協於輿論有無踵踵弊端如臣等  
所慮作何防禁俾無後艱勘議明悉具奏覆請  
聖裁庶倖竇可絕而士習可正其於風化當未必無小  
補矣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板垣諫草卷之五

四上張貞觀惟誠父著

禮垣

祀典關係甚重日久遺代非宜疏

題為祀典關係甚重日久遺代非宜懇乞

聖明躬親 廟享以昭感格以光

聖孝事竊惟帝王以一身為神明主所以通幽明之感  
者惟祭而所以妙乎格之機者惟誠乃所以致如  
在之誠者舍躬親無由矣故我

太祖高皇帝製為

禮垣

卷五

一

禮部

祖訓一書其款約十有二而始於持守即繼以嚴祀謂

凡祀

天地

社稷享 宗廟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故祭

祀之時皆當極其精誠不可以有怠慢其風雲雷

雨師山等神亦必敬慎自祭勿遺官代至於明著

違官代祀者惟歷代帝王并旗纛孔子等廟而前

一日猶沐浴更衣處於齋宮廩廩焉不敢即安也

夫以應違官而猶若此則應親祀者其精意之懇

惻又可知已以風雲雷雨等祭而謂必勿遺代則

天地

社稷 宗廟之祀其必不可攝以他人又可知

已

祖宗一代之謀謨實子孫萬世之法守

列聖相承罔或失墜即我

皇上御極以來始何嘗不兢兢記事謂

祖訓為必可遵後特以

聖體違和間有遣代耳乃今則視遣代為固然無論郊

社之隔越即

太廟密通咫尺猶爾矣無論冬夏之寒燠即春秋氣候

適調猶爾矣夫其始而間或一代也在

皇上固以偶爾靜攝為辭而

禮垣

卷五

祖宗之靈亦或以靜攝為

皇上諒既而竟不一親也在

皇上要難常以靜攝為解而

祖宗之靈亦安得常以靜攝為

皇上信至於

祖宗之心不必盡信於

皇上而

皇上之托不必見信於

祖宗則牲帛祝嘏悉為虛文奠獻裸將舉為繆節臣等

竊謂

皇上數年來攝祭之祭皆傳所謂不如西鄰之禴祀孔

子所稱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也欲以格

祖考而迓景貺必不得矣蓋

皇上與

祖考一氣相屬者語其位則曰繼統語其業則曰繼序

語其親則曰繼體語其祀則曰承祧主咥

皇上之所靈承者惟

祖考

祖考之所賤顧者惟

皇上故

禮垣

卷五

三

宗廟之祭匪

皇上莫主亦匪

皇上莫享也詩以顧我烝嘗而歸之湯孫之將明非類

不歆耳茲所遣代者不過勲戚之胄彼其氣果能

與

祖考通乎抑安在其為歆必以類也即

皇上嚴勅代者以仰體

聖心倍加敬慎諭非不稱慙慙願臣等以為

皇上機務之煩皆臣下所可任惟誠孝之心非臣下所

可體即令真如

聖諭敬慎倍加然終屬臣下之敬慎謂其能助

聖孝則可遂謂其能代

聖孝則非也詩咏有來雖雖至止肅肅而必曰天子穆

穆亦謂合天下以成其孝豈謂肅肅即為穆哉且

所飲之福所受之胙皆

祖考所以報

皇上者

皇上不自承而令臣子承之其如

祖考申錫之意何又士庶之家偶罹災變類百方祈禳

禮壇

卷五

和

禮壇

以圖消弭方今淮甸之水 幾輔之旱湖襄之風

霾交豫之淫潦所在為沴而地震天鳴甘寧殆無

虛月流星火光遼薊屢有報聞潘陽之天火至焚

毀千家之廬舍 留都之迅霆至煨燼

孝陵之松楸災變之警莫斯為甚以固可以徵天心之

仁愛而亦可以見

宗公之怨恫竭誠以格

祖格 祖以回 天正今日

契緊第一義

皇上亦安得漠不動念而一付之適然耶即往者西難

之克夷近日常事之就緒豈真 國家之威力能

制其死命亦惟是

祖宗之陰庇而默佑者功德鉅耳

皇上又何憚一出而不以隆其報哉况

皇上久處深宮未一臨御即精神當或靡而弗振氣血

當或秘而不和心意當或鬱而弗適弗暢值以秋

氣漸清金風競爽之候而一出以親祀事竊謂登

降裸獻之節又未必不為遊息調攝之助也臣等

職掌攸關誠慮所司奏 請秋祭役有遺代之

命以紓披肝瀝血預囑

宸嚴伏惟

禮壇

卷五

五

旨

皇上採祭臣等何勝隕越翹顙之至謹題請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日具題奉

聖旨 木下

職司典禮不忍見 聖明久虛 廟享疏

題為職司典禮不忍見 聖明久虛 廟享疏

聖明久虛 廟享再瀝血誠仰祈 親祀以光

聖德事臣等待罪該科頃緣秋祭廟期恐

聖心玩愒日久復以遣代為常謹援

祖訓披愚衷預濟

宸嚴蓋異

皇上之幡然一悟而格 祖回 天以消災沴迓景貺也乃俟 命數日不蒙

省覽已而復有 旨着暫遣公徐文璧恭代矣夫

皇上之不親 廟祀業已數年遣代之 命何啻屢屢

然始猶示以不能親祀之故若曰恐難成禮曰倍

加敬慎似猶有踧踖不安之意即十二年秋祭之

旨班班可考也今且直曰遣代而不言以何事遣代

皇上不親祀之故即

祖宗莫得而知即中外臣民莫得而知臣等誠不知

其詳矣孔子曰吾不與祭如祭釋之者曰當祭之

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

在之誠故雖已祭而缺然如未嘗祭也夫有

故而攝猶以未致如在之誠為歉若無故而攝且

無論如在之誠莫能自盡不知何辭以解於

祖宗又何辭以解於中外之臣民臣等默思其故得無

為渰暑未退時或難於出而

聖體之違和日久未盡康豫勢或難於出與然而今茲

之祭秋祭也且自 宮至 廟為地幾何莫獻裸

將為時幾何質明而行頃刻可竣何得以暑為解

即

聖體之調攝為信乎則

陛下之夙虞 深宮果日餐茶餌木以藥物順神耶抑

不免馳驅藥而以鴆毒迷心也果日歛精蓄氣以

屏嗜葆和耶抑不免溺佳治而以斧伐性也果寢

興有度日以勤惕飭志耶抑不免俾晝作夜而起

居失常也果喜怒中節日以平恕怡情耶抑不免

逐物意移而蹂戾震物也出於則入彼此實則彼

虛

陛下之所日有事者

陛下當必自知之可信於

陛下之心即可信於中外臣民之心可信於中外臣民

之心即可信於

列聖在天之心

陛下雖遣代而臣等謂猶可必其來享也倘不能自信

陛下之心何望信于臣民不能信于臣民之心何望信

于

列聖九臯之鶴鳴聞于天宮鍾之鼓聲聞于外即人不

可欺而况於神乎神且不可欺而况

祖考之與

皇上一氣感通猶為日監在茲者乎故臣等於

皇上今茲遣代之旨始焉訝其無故即繹思

皇上之遣代端必有故而又恐其終難自信於

聖心

禮垣

終難取信於

列聖之心也且暫者偶一為之辭即

皇上之旨而曰暫遣是亦明知遣代可偶為而不可習

為也而柰何常以代為安也哉考

先帝二年之廟祀嘗一遣朱希忠恭代因大學士徐

階懇以親祀為請

先帝竟親祀而如我

皇上孝祖之心詎後

先帝今日輔臣正君之念詎後徐階臣知密勿之中必

當有轉移挽回之道而孟秋之廟祀將欣覩六

飛之過駕矣臣等不憚再為煩

後世以

皇上之急於廟享議

皇上為負

祖宗而又以臣等坐視

皇上之急於廟享非臣等為負

皇上故雖甘為批逆而不計耳伏惟

聖明採察臣等何任激切屏營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日具題

禮垣

聖旨未下

卷五

九

一百六

銓臣被許事情大闕風化疏

題為銓臣被許事情大闕風化乞

賜勘處以正綱

常以肅法紀事臣等辦事該科於本月十九日接得國子監生吳鎮一本奏為禮臣論財逐婿蔑法廢倫懇乞 聖斷以正風化事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反覆看詳累累數百言大

要計原任禮部左侍郎今改吏部左侍郎趙用賢

始而擇婿子女既而無婿絕婚乞 勅法司究問

等因臣等不勝駭異竊惟 國家所以扶植元化

者獨恃有以綱常而士君子則又為綱常之標

禮垣

卷五

十

朝廷所以整肅人群者獨恃有以法紀而大臣則

又為紀法之守用賢起家詞林位二八座固所稱

朝廷一大臣而糾正故相張居正奪情一疏忠肝

直氣烈烈崢嶸又所謂士林翹楚海內望而震焉

者此其於綱常法紀之間當必析之素精持之素

定而乃有如吳鎮所許是以大臣而戮爾綱常以

士君子之尤而干爾法紀也竊不得其解矣據稱

繫之起也起於囑托之阻情之垂也垂於財禮之

索而伊父吳之彥之被論而廢也成於用賢之挾

忿下石此皆匹夫鄙狹之褊心小人傾險之常態

計必非用賢所宜有臣等率職一一為信乃若婚

相一事則訂盟約有錢御史為任斧柯有錢光祿

懋中納采問名之後與聞而為兩家助善者先今

申王二輔臣時行錫爵趙仲女之庚帖鑒鑒可憑

何得以交絕而斷其親如夫人之守剝歷歷有據

何得以庶出而藉之口詳繹奏內諸緝紳勸解之

書則用賢之絕婚吳氏其不厭眾心不理眾口固

又似灼無可疑者而讀諭德張元忭數齡之女俾

之不得從一而終彼忍為之弟不忍聞數語則且

不能不令人為用賢汗顏愴心矣近吳人士所傳

禮垣

卷五

十

有謂用賢被黜之後之彥濡足故交相以形迹自

遠實負用賢故用賢恨而至此即用賢貽之彥書

亦有坐待郡城五日不值之事則吳傳似為有因

用賢似非得已然矣不過朋友一時之乖違而為

羅已締之姻則兒女有百年之好縱之彥果如所

傳竊謂寧之彥負用賢無寧用賢負之彥寧復之

彥之交以全朋友之義無寧絕子女之好以傷夫

婦之倫也古人交絕不出惡聲而况以絕交絕婚

哉即臣等知用賢惜用賢然終不能為用賢諱為

用賢解也獨其絕婚於萬曆十年迄今越十有一



歲即子女已各廿齡矣之彥之於用賢為合為離用賢之於彥為絕為否計必數年之前當有定議而乃留至今尚無成說且聞用賢之女嫁已數年吳氏父子豈其不知又奈何不力爭於他適之時而評奏於今日甘隱忍於數年之間而忽發於一旦其中情節可疑亦尚種種蓋必頃一勘後可以別前日之是非杜後日之紛擾而乃僅奏有該衙門知道之旨臣等愈竊有惑焉蓋凡奉旨謂該衙門知道者多事無關係寢閣不行之類也即今吳鎮之奏曰論財逐婿曰茂法廢倫失其

惜體面故含糊稟擬無論非所以為陛下綱常紀法計即所以為用賢計者亦不免似親而實疎已傳之中外其又奚以服人心而息人議哉夫用賢昔日之謬謬獻忠臣等方仰切鳴鳳用賢今日之愚愚向用臣等方慶溢彈冠而不能不為是喋喋者蓋念臣等為陛下司典禮用賢絕婚一事悖禮殊甚非經一勘虛實難明臣等亦何能以其素負大節而遂曲為容護自同寒蟬也伏乞勅下該部院將吳鎮原奏詳為勘處婚事是否始許終絕姻親可否輒續輒斷果其詞涉虛誣不妨為用賢暴白如其事有的據無斬為吳鎮申理一併酌議上請務俾綱常可正法絕可肅其於風化良非小補臣等不任隕越俟命之至謹題請旨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具題奉聖旨這本有關風化着該部院從公勘明來說

星變益彰感格未著疏

題為星變益彰感格未著懇乞

聖明急崇修省之實以回天心以保萬世治安事竊惟天之所仁愛者惟君君之所敬畏者惟天天之與君其氣常相通其機常相感未有天示仁愛意而君不承以敬畏者亦未有君崇敬畏之實而天不為之乎格者頃彗星示異

皇上俯俞部請勅下臣工共圖修省勉修職業已決旬於茲矣固宜天心格而妖星旋滅也乃近據臺官所揭報該部者謂彗星體芒仍前未消更西南

禮垣

卷五

南

彗星

逆行入紫微垣內掃犯華蓋等星夫紫微華蓋皆環傍帝座以地何地而妖星駁駁乎逼而犯之是其所為示儆於

皇上固自有彗星以來所未嘗聞者豈天人之際有感而不應母亦

皇上所為感者重於責之臣而輕於反之躬外徒為警惕之空言而內未有警惕之實意與蓋古帝王之消弭天變常以振奮勵精為實際而齊居露禱且見為靡文常以負罪引愆為真修而減膳徹樂且見為緝節茲勅天之所為嚴而格天之所為速也

以今觀於

皇上則無論未觀所謂振奮者何如勵精者何如且未觀所謂齋居露禱之文無論未見所謂負罪者何如所謂引愆者何如且未見所謂徹樂減膳之節是古帝王之回天變不獨以其文併以其實而皇上之回天變匪惟無其實併無其文又何惑乎星變之愈甚而天心愈不可格也臣等今日所願為皇上效忠者無他不過即

皇上上所習以為安者而急為反正

皇上今日所當為天變加儆者亦無他不過即臣等日

禮垣

卷五

彗星

所藉以為蔽者而急於飭躬流連廸藥

皇上所就也而實為迷心之鴆毒今尚可無節與皓齒蛾眉

皇上所昵也而實為戕生之斧斤今尚可無遠與寢興自有常度所以順神而又聞

皇上為長夜之歡日至俾晝作夜矣今可無幡然改興寬嚴各中其節所以保和而又聞

皇上震雷霆之怒左右時有摧折矣今可無憬然悟與臨朝著以作群工

皇上不嘗寒暑不輟乎今何可經年不出也寧無急思

以復鳴鞭之規典 御講筵而咨啟沃

皇上不嘗春秋無間乎今何可累年報罷也寧無急圖

以先橫經之典與輔臣之延對屢允而屢輟元首

股肱之情奚所由以通也可終無所以聯其交與

郊廟之明裡歲舉職仁人孝子之誠奚所由以致

也可終無所通其感與止輦轉圖 明聖之芳軌

也而逆耳輒斥且一斤而不令復返是非所為開

聖聰以關忠諫之路也忿懷可無懲與建白糾繩

蓋碩之却慮也而苦口輒停且一停而不復發是

非所以為撤塵蔽而通 朝堂之脉也省覽可無

勤與至於輔臣請見則病禮臣請記則病群臣請

朝請講則病 聖躬誠有所謂安臣子何敢故強

之以其所未適 聖體誠以靜而攝臣子亦何忍

故強之動而擾第聞

皇上怠於 臨朝講而未嘗少怠於聲色之娛倦於躬

明裡而未嘗少倦於盤樂之好惰於賢士大夫接

納而未嘗少惰於躬墻嬪嬙之豫遊踈於大廷廣

衆之延見而未嘗少踈於深 宮曲房之晏佚豈

內廷皆調攝之地而 朝堂廟社乃皆為病疇豈

便辟皆却疾之具而拂士法家乃皆為疾實又豈

禮垣

禮垣

兕觥柔曼反為滋養之參苓而勤正務學悉為傷

生之鳥喙與臣等殆不得其解矣詩曰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茲以妖星而逼紫

微天之怒而渝也甚矣

皇上第曰警惕而竟未聞所為警惕者何在第曰臣工

修職而竟未聞

皇上所以修天職者何在得無戲豫馳驅視之耶凡此

因循不振之習今日星變之所由召凡此憂勤惕

勵之圖即今日星變之所由消臣等竊謂當天變

之未示尚或可玩日而惕時茲天變之已彰豈容

不改弦而易轍即天變之未甚已難習故而安常

况天變之已極又可緩圖而泄視臣等非故譏責

於

皇上蓋慧入紫微天心之所為示儆者已昭然獨重於

聖躬故臣等之所為效愚者不能不惓然獨望於

聖修耳不則警予之天且將為忘予之天此臣等

日夕所為

皇上憂危而不能安者

皇上往御書十二事獨以謹天戒為首豈今日而忘之

哉倘

禮垣

皇上俯賜採納以裨修省誓不一日即減者臣等請于

欺誣之罪謹循職掌冒瀆

宸嚴臣等無任隕越翹願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

日具題

聖旨未下

禮垣

禮垣

禮垣

仰遵 聖諭恭請出朝聽講疏

題為仰遵

聖諭恭請出朝聽講以慰群情以保治安事竊惟我皇上御極以來日惟勤政務學為兢兢一切御門陞殿之期經筵日講之會即風雨寒暑不少間抑何銳也惟自十七年後以聖體違和專意靜攝朝講之儀曠而不舉於茲蓋五歲矣中外臣工所為日啟吻披臆諄諄為不厭再三之瀆者惟此朝講所為日翹首跂足願願焉庶幾有一之聽者亦惟此朝講而聖意竟未回久曠之儀竟未舉也願

禮垣

卷五

五

緣禮臣以星變未弭祈修真意而

皇上亮其忠懇有待體中漸安出朝聽講之諭一時

臣工莫不欣欣焉轉相告語以為

皇上之朝講有期行且得一瞻聖表以慰累年之積

思以瀝累年之積愆也洎旬以來聖體之已就

安與否臣等誠不能知而出朝聽講則臣等竊

謂必難再緩蓋方今聖壽屆期自藩臬諸司以

及蠻夷諸長執王來同奉箋稱賀者近不下數

千里遠或萬里輪蹄交錯于道疇不齎心濯慮思

一觀天顏以罄嵩祝之忱而暑氣全消金風荐

葵陰陽適調莫斯為甚即以

皇上久未臨御之躬而昧爽而出橫經而聽要又不可

謂非時者且

皇上謂天變可畏不敢怠荒夫外必有不取怠荒之實

事而後見內有不取怠荒之實心

皇上有不取怠荒之實心而後天始有不取怠荒之實

應若諄復於語言而濶略於躬修身溺官壺之

晏安而口談朝講之飭勵即

皇上不能自信其非怠荒而何以愚中外之臣民即臣

民不能信

皇上之非怠荒而况欲乎靈爽之上帝此萬不得已之數

也况

皇上五年之間今日曰未安明日曰未敢今日曰靜攝

明日曰靜攝無論中外臣民皇惑而莫知所解即

兩宮聖母聞之寧無憾然不樂之心誠及是時而出朝

聽講愴然一如近諭則聖母知

皇上之端冕凝流儼然復御所為喜聖躬之保和而

樂兆庶之永賴者真不知當何如矣更今惟揚克

豫之間滙為陸海者地方數千里陵運以生交

受其病壽之無策極之無術披該地方諸臣之奏

牆有不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幾希矣難謂享溺福

離之苦非斬木揭竿之漸也業已俱經聖覽臣

等計

皇上食之不得下咽而能晏然高卧九閭漠不動念耶

即聖躬而尚未盡安也臣等謂朝講尤急焉當

十七年以前

皇上時朝時講矣而聖躬反以不安則

皇上不朝不講矣而聖躬反以不安則

皇上之所云不安者果朝講致之耶抑不朝講致之耶

蓋

皇上而時舉朝講則居外廷之日多而居內宮之日

少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日少整

肅薰陶之日多而般樂晏遊之日少茲

皇上曩所以稱安也其後舍其所以安就其所以不安

今尚不遠其所以不安反其所以安恐

皇上之安無期而朝講之無常不知為何日矣臣等敢

謂

皇上一日而朝講即此一日而安一日而不朝講即此

一日而不安先儒謂養才只是一事對症之

藥莫切於此惟

皇上繹思之矣此一朝講耳以格異至仁也以欽

而宮至孝也以答群心至順也以軫災黎至惠也以實

諭旨至信也以乘時序至適也以祛疾而保和至

驗也

皇上何憚而不為耶伏乞 宣諭禮部先於十二日舉

行 經筵次於十七日 登御受賀以後朝講即

不能循日講故事或月九六次或月凡三次或月

凡一二次亦無不可統惟

聖明裁定蓋但出朝堂即愈 宮闈但接朝臣即愈婦

寺無於危內求安無於動中取靜是在

禮壇

聖明一猛省而已臣等事關職掌謹默默慶

宸聰不任悚慄翹延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 日具題奉

聖旨未下

星變示異時事可虞疏

題為星變示異時事可虞敬據藉見以佐省修萬一

事竊惟我

皇上之御極於茲二十有一年矣而災變之頻仍無過

於近歲尤無過於今歲各地方之奏報者臣等先

於 請祀疏中已列其槩以續 聖覽不圖數日

來復有彗星之變如靈臺官所揭者臣等不諳占

候誠不敢妄為推測附會以求其事應顧自古星

變必書而前史亦多稱彗為師旅饑饉之兆以其

為仁愛之徵又不數地震天鳴流火迅震之可畏

矣

皇上業已俯俞部 請深切儆惕仍 勅臣工以修省

臣等復何容喙頌天之示人也有象必有應而君

之回天也以實不以文則挽回消弭之道固尤有

出於語言詔誥之外者臣等謹抒一得之愚仰願

九重之鑒倘

皇上俯賜 採納施行其於修省之道或亦未必無少

補也若夫 御朝講 躬禋祀速批荅慎 起居

育 震器而急根本之圖洽泰交而隆 召對之

典平情以聯衆志嗇欲以保天和是又臣等之屢

有請焉而未蒙聽納者今固不敢為再三之請而  
回天弭變實莫如為要更望

皇上加之意焉臣等尤不勝翹顙之至緣係星變示異  
時事可虞故摠芻蕘見以佐修省萬一事理開坐謹  
題請

旨

一曰恤重地以固腹心夫大君為元元寄命環海蒼  
赤何非其所軫念頃地分輕重則思酌緩急有不  
可以一律視者如江以北之淮鳳徐等處山以東  
之濟兗東等處北縣廣大南接開歸脉絡數省樞

禮垣

卷五

五

軸四方蓋所稱中原腹心地莫重焉者也雖連歲  
間有災沴然或無秋有夏或秋豐彼豐交相補濟  
尚易支持惟今歲則淮黃之溢獨蚤自三月以至  
五六月無日不雨更無日不暴雨即黃流所不經  
處又以黃身之高壅遏下流東省汶濟諸水併山  
澗諸泉停聚於鎮口之上消滴不下無論徐沛為  
壑即金魚曹濟間且一望無涯幾成滔天之勢矣  
此等地方終歲之計惟靠一麥乃今畝無秣粒之  
獲而伏水方漲種秋無期救數枵腹更復何望計  
惟有逃之四方與填之溝壑耳以地何地而可坐

視民之死且徒為也謂急宜勅地方撫按速與  
勘題即惟正之征亦須停緩勿徒以敲朴為驅查  
見在之積即與賑借無徒以勘報而稽冬春之間  
勢必大為或查照十四年十七年欽賑之例發  
帑金數十萬差官分賑以布德意使民戴聖  
恩可流可亡而不可使為不義庶腹心無恙即肢  
體必有疹癢尚可從容拯援倘地方多事恐天下  
不得安枕卧矣患豈必在倭與虜近傳印城淪沒  
傷斃頗多徐泗勢亦孔亟而南北通衢俱為水阻  
行者至迂道中州而度坎等景象皆數十年所無  
者計之真不可不急急也伏候

禮垣

卷五

五

聖裁

一曰軫貧宗以廣敦睦臣等頃讀山西巡撫呂坤貧  
宗失所一疏未嘗不嘆其用心獨苦所為諸宗微  
惠於

皇上者何其懇惻也乃疏末象有無祿府分雖有貧宗  
自難借口以希望外之恩等語蓋知其勢窮於濟  
而姑杜其擾耳然餘糧各府所無而貧宗實各府  
所有餘者固當為之請而無餘者亦當為之處似  
不可謂博濟難周而遂委之若弁使不得同於罪

宗之猶有口糧也貧宗嘗思干紀觸禁送入閑宅食糧以等無聊之情蓋各府皆然寧獨該省至於無祿宗婦可憐尤甚又何分於晉與各府哉夫凡

宗祖之一體所分一氣所流也至于以過期違例之故

逐令毫無所沾甚至身隱其名姓而為所不可為宗室之靈寧無愀然不安古人善推所為常以親親先仁民各宗即云世緣已遠尚可比於齊民一夫不獲恥同納溝於民旦然而况宗人耶謂宜勅行各撫按將境內宗人凡係有祿及無祿而尚

禮垣

卷五

奏

或自能治生外餘俱如呂巡撫今議款項嚴查某府有名違碍駁查未封貧宗若干位有名未給口糧貧難庶宗若干位擅婚私婚濫妾等項所生無名無祿貧宗若干位故宗所遺未討食米無子孀婦若干位仍通查該府祿糧有無積餘的數造送戶禮二部會議即本府無餘糧不妨通融議處或贓罰可留者留或雜項可奏者奏之即不必如晉府今題之數者謂勢衆難處則或於其間擇鰥寡獨顛連無告者酌為恤養以此於民間養濟之例又豈容已每月即稍有所給以資糊口亦足示

朝廷不忘親親德意蓋士庶之家疎遠族姓尚資身無

計尚且不忍其流亡而莫之收恤况以堂堂 聖

明而忍不疵其宗立視其枵腹待斃非情理矣伏

候

聖裁

一曰飭邊備以弭兵端古稱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則邊備之當飭審矣方今邊事正支大虜啖我市賞甘不忍吐雖延綏一鎮間被擾掠而尚未敢明言淪約宣大山西固猶可幸旦夕無事所可急慮者惟東之關白與西之火酋關白以崛起小夷一旦

禮垣

卷五

奏

構釁中國撤我東藩頃以講貢為名偽通倭而當事者欲了目前遂聽沈惟敬妄誕之謀致為貢事已成之報未幾而釜山之倭反戈內向我軍方撤而彼追已及以彼方銳之氣而乘我久疲之兵恐王京以一旦唾手為倭有矣是倭以貢愚我而我為倭所愚也震鄰剝膚之憂不將岌岌於遼左天津乎朝鮮誠折而入於倭則倭之巢窟已定或以大夷羈我於東北而各出偏師擾我於西南將登萊浙直閩廣風帆所便處處可登微獨禍中于遼 中國不得一日安枕卧矣是為朝鮮即所以



我非徒示吾字小之仁已也併力朝鮮以驅榻側之奸睡而又嚴備沿海以杜分道之奸謀是今日經略者與沿海各撫臣任也責飭不容不重且急也若大爾竊據兩川勢逼沱華往嘗誘合大虜戕我將兵近復移駐故巢快我賞犒蓋強之尤夫以沱華為秦藩腋肘曾無險要可憑而令岷強如此酋者日窺其側稍不戒備則禍深于閬隴而全陝且震動矣然今固止有衆數千猶可圖也圖之不早令得勾合滋息歲引月長秦關以西豈得援有寧日竊以為此一酋也 中國不可一日忘可

聖裁

一曰均河累以甦民瘵我 國家邊與漕並重蓋邊所以固 國家之藩籬漕所以通 國家之血脉其事原無軒輊然竭天下之才以供九邊而國不

言費而河渠一事則獨以沿河之民力支之非以邊費無涯而漕費有限耶第今之河非昔日之河今之費非昔日之費矣蓋緣河身日高則河水日增河水日增則一切堤防潰決之役日夥而河水日益民之浸沒者亦日益廣民患日深民之死徙者亦日益衆而今之供此役者固猶此民也夫以日死且徙之衆而加以日增且夥之工是受河之害者惟此方之民受河之累者又惟此方之民此皆沿河之所有而他省之所無者顧南陽以止止接會通之清流茶城以西無開漕挽之利害即曰倍費人猶甘之惟自南陽以南瓜像以此固 國家共公之喉咽而非此一方之所得私者乃支料調發胥責之此地雖有原議歲修銀約三萬餘兩而民間所賠只以一夫言之如沿河之隄遊洪關淺溜等夫及歲修之白夫與不時舉有大工之募夫往官銀七兩二錢或八兩外多不過幫貼三二兩近每名每月工食必不下二兩餘多或至三四兩矣夫官銀不足一兩而外加乃至數倍此孰非民之膏血耶近雖議明加為十兩八錢聞各役之不肯應募者如故正戶之分外幫貼者如故雖或

禮垣

卷五

間被蠲恤之恩而此項全無毫釐之減即一夫而他又可知己哀哀此民獨非朝廷赤子何獨困之以天下之所共無而使至此極耶民亦不幸而生於沿河矣竊謂天下公共之漕當以天下公共之力治之而不宜獨委之一方宜急勅該部覆行撫按悉心計處一切河上諸費如何可以不專累本方之民萬不得已則如九邊之例雖查復河三七升米銀以備用可也雖加分釐於漕額可也雖通融漕庫積銀如分拆省行月等糧內動用可也務一夫一料悉出自官而不以煩民即需民之

手書

辦而不累民之制庶政體公平而漕溺之才適可不至盡為溝中瘠耳伏候

聖裁

一曰申奢禁以挽撓風天行不無饑穰而樽節而備之其權在人民風不無奢侈而整約而維之其機在上惟上無必行之禁斯下有易流之俗俗日奢而不可返斯民日窮而不可支矣先是萬曆十三年該禮部具覆為申明禮制以一法守以奉宣德意事其所奉之旨固甚嚴而所擬之條亦甚備即大而婚嫁小而冠服巨而房室車輿微而宴

禮垣

卷五

手書

會書東罔不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務嚴踰侈詭異之禁以回諄諄敦固之風所以範天下於禮教者何諄懇也乃今察諸衢肆驗諸上民質之邦國考之畿甸其踰禁者如故違式者如故沿為故然莫之異也此固人心之以習而愒實亦法令之以久而玩詎惟為耗蠹之謀抑且為流漓之漸是不可泄然莫為之計也謂宜即向所頒布海內者重為申飭榜示務在着實通行無徒視為故事申明之後仍舊不悛者即以違制之罪罪之在內責之巡城御史及嚴衛在外責之各省撫按據實訪拿懲儆無以寬假無以姑息庶其少有憚心乎然京師為四方所則效法必行於輦轂則四海從風簪紳為庶民所標準令不違于簪紳斯萬民易嚮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則

皇上躬儉德以為天下倡尤要之要者蓋下之從好甚於令而身之帥下甚于言感應之抗固如此伏候聖裁

一曰消戾氣以回雅道論宋事者嘗病其有議論而無成功碩宋誠無成功矣然其議論或為禮與法或為和與戰事各有所起爭各有所據我國家

近歲以來未有所謂大興革大建除如來也而曉  
曉之論今日方罷明日復興相構相尋通作通止  
率獨無成功即於謀論且無當已此何以故蓋起  
於內廷之見與外廷隔大臣之見與群臣隔而  
群臣之見又各相隔此故論議之所由生而要皆  
有己之心為之也蓋事之是非人之賢不肖自有  
定衡何至常相矛盾惟見有己則見有人見有人  
已則見有異同見有異同則是非賢否始不免混  
淆難辨而謀論日多古君臣之相與都俞吁咈亦  
何嘗盡同而古人臣之上殿如虎下殿不失和氣  
者亦何嘗不異惟其心見國家而不見己則同  
非為徇即異亦不病其為爭苟其心見己而不見  
國家則同固為此即異亦祇所以為戾自古及今  
要未有戾氣日積於朝堂而世道清寧天下可  
常無事者臣等竊以為朝堂之上惟期于安  
國家自內廷以至外廷自大臣以至群臣舉當  
見國家而不見己故已所獨見為是而病人以  
非異我已所獨見為賢而病人以否異我戾也人  
所共見為是而我務矯以為非人所共見為賢而  
我務矯以為否亦戾也使內廷與外廷常相柄鑿

臣隣之倚謂何戾也大臣與群臣常相冰炭協恭  
之秉謂何戾也大臣群臣之中又彼與此常相角  
立而擠傾同寅之誼謂何亦戾也皆有己之心也  
皆足以生謀論而于天和謂宜勅下大小臣工  
一意以安國家為計而忘人已祛異同各捐畛  
畦偕之大道  
皇上又以無我之心執大象而臨之是非賢否一付之  
大廷公論而已不與焉主臣同德大小合志常  
持之以公心無參之以私心常處之以平心無乘  
之以偏心常操之以虛心無留之以成心常主之  
以真心無間之以巧心則謀論不期省而自省而  
太和之氣且融液於今之宇宙間又何灾治之足  
患也伏候  
聖裁  
一曰信  
明旨以錄慙直嘗聞伏節持義之士多出於犯顏敢諫  
之臣以其忠貞天植無事而能諤諤故有事而能  
蹇蹇也是以自古君天下者每開導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即有直氣慙詞觸忌  
誰者或一時不無拂逆而旋遣收卒之為國家

竭力盡瘁策勲樹績者十常八九彼其所自負者與所報主者原自不與庸衆伍也

先帝時以言得罪諸臣如石星等

皇上何嘗不悉起而用之而數年之前以言得罪

皇上者如趙用賢沈思孝等

皇上亦何嘗使之終錮何獨於鍾羽正張棟等而忍使

之一斥不返哉且吏部領覆輔臣泰交一疏力以

諸臣懇請叙用已奉有俞旨矣其推非朦朧也

乃移怒而罰之俸以阻其復推新命謂何而自

食其言之若是臣等竊見

卷五

書

皇上每以沽名賣直罪言者羽正等之不即收錄

皇上亦或疑在于此然而諸臣意本效忠實非鈎譽即

令諸臣而果如

皇上所疑臣等謂正不可不急用之矣何者惟

皇上之斥逐諸臣也而後諸臣之名始成惟

皇上之終弃諸臣也而後諸臣之名愈重向使

皇上採納其言即始斥而終返之則效忠之利歸之

國家容直之名歸之

皇上諸臣抑何名之有是

皇上之終弃諸臣者乃所以錫諸臣之光而重諸臣之

名也於諸臣不啻為榮獨國家無利而

皇上無名耳

皇上亦何為疑其好名而反與之以名且自失其利與

名哉即今行取內外之臣考選待用不知將擇庸

懦絀默者而用之乎抑擇剛直敢言者而用之也

方以敢言求新取之士乃以敢言弃已試之臣臣

等不知其可矣况天道之雷霆雨露常相須為用

豈以諸臣懲創已深而聖怒乃留滯不化哉聞

慧星之象為除舊布新則倘諸臣之舊過而與以

自新者未必非今日回天之第一策也伏候

卷五

書

聖裁

一曰重會推以塞疑俸我朝令甲著在會典者有

會推一款謂內閣吏兵二部尚書缺會推九卿科

道五品以上官推舉取自

上裁九卿堂上官缺亦會九卿推舉夫簡在之推歸

之

皇上而推舉之柄屬之外庭蓋以必盡群工之見而後

可稱公也故自

祖宗朝以來凡上之所用者必出於下之所推未有推

而不用者凡上之所急用者必出於下之所一

首推尤未有一二推而不用者蓋以推之所及必其愈于所不及而一二首推者亦必其愈于所次推者故耳即我

皇上簡用大臣始亦何嘗不率由此道乃近則有推而不用與屢推而竟不用者亦有推而不用其正用其副者甚又有推而至再至三始用其最後者在皇上一時之酌裁或自有說而在舉朝衆心之猜疑則無所不至推而不用則曰必其所推者內無援或內有援者不在推也推而舍正用副則曰必其正未有內援而副者有內援也用而不于其前

禮垣

卷五

三

推於其後推則又曰必其有援者前未推及而後始推及也雖間有所用得人不盡有此疑者然而疑者則常之七八矣雖斷之自皇上未必左右即可與力然而見疑者則終難以自解矣此非臣臆說也如往者何起鳴之以副而用則人疑如王遴之以屢推而不用則人疑如李長春不與內閣之推而屢推者皆不見用則人疑即今未推而主計之臣已復以風聞而疑此皆起于會推之不重而所推者未必用所急推者未必用所用者有出于所急推之外也使廷臣既以公而推

皇上即以推而用廷臣既以公而急推

皇上即以急推而急用則已推者與未推者各自相安

廷臣亦何疑之與有夫以

祖宗相傳之大法廷臣會同之公舉而令人紛紛呶呶疑為內結疑而外交疑為鑄刺不危於藥此法典而為冠紳辱乎臣等謂會推之舉必當以廷論為公簡用之宜尤必當以廷論為據惟當致嚴於方推之時不必致疑於已推之後庶疑嫌可絕而倖門或亦可杜也伏候

聖裁

禮垣

卷五

三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具題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摘陳 宗藩一二事宜乞併 賜議裁疏

題為摘陳 宗藩一二事宜乞併

賜議裁以一法守事方今屈指而談 國家艱鉅之務  
自邊方河渠外靡不曰宗藩宗藩矣蓋往為宗祿  
之歲增計也於是乎不能無刻覈之例近為宗室  
之困抑計也於是乎不能無寬恤之恩然整維成  
有所未周而調劑或有所未盡則嚴固寡思寬亦  
弛紀總非 宗藩長久之圖也頃者該部仰體  
聖明敦睦之心俯憫宗藩抑鬱之苦既議久任專  
官以清吏弊又摘應酌事宜以溥

禮垣

卷五

奏

宗藩

皇上業奉

明旨着九卿科道會議其間整維調劑

之宜尚有一二當併議者臣等謹據所見為

皇上陳之其一報生當重蓋宗藩今日之報生乃異日  
請名請封之地此時而清則無不清之名封畧而  
混則無可清之名封譬則網之網聚之領也考十  
八年覆議事宜覈之以藩司記之以格眼冊法例  
良稱詳備乃一遇名封奏到又不免查駁而滋延  
緩者得非以文簿浩煩檢閱未易故吏胥得因而  
為奸乎查部刻有名封一錄季續歲增法頗簡要  
謂宜倣名封錄之例外為一錄生錄每季終即將

禮垣

卷五

宗藩

奏

本季填註過各位下所報子女各分府內開某  
府某宗報生嫡庶第幾子若干位嫡庶第幾女若  
干位其母有無封號曾否奏選某為應名應封某  
為應名應糧分類細註每千歲終即將歲內四季  
所查過報生人數類為一總冊刻刊印刷部存一  
冊每府發給一冊即臣科中亦存一冊備查其以  
前未經查刻者與今刻名封祿俱定以萬曆元年  
為始補查補刻一如今例以後遇有名封奏到披  
此一查即瞭然在目不惟隨到隨題可無稽延而  
該府積弊絕指稱打點之媒該部吏胥亦無情賴  
駁勘之隙矣其一限期當嚴藩府名封婚嫁執非  
朝廷應予之恩亦孰非各宗應得之典而富厚者  
及時貧難者過期則以奏請之限不能必其盡如  
原議也今議停撫按之挾直達該部各宗所省誠  
為不贊預則限不如原議則所謂保勘用印請托  
乞恩之例像教授長史出結覆勘之例餽猶然在  
也欲貧者之如期而至難矣查十八年所議奏請  
事宜謂奏請之期務要挨年順序查題須一如科  
臣萬象春所定不得越過半年分致有參差如萬曆  
十一年報生者定於十五年請名十五年請名者

定於二十五年請封如長史教授抑指延緩不與  
申呈許各宗差人赴巡撫衙門具告以憑參究此  
例果行安有富者獨先貧者獨後之苦然近年所  
報果能一一如期乎有不如期者豈本宗之不歆  
速得名封其為長史教授之抑指延緩不問可知  
也而告發者幾人參究者幾人蓋寥寥無聞矣謂  
宜申明前限一切名封婚禮務依原限奏請報生  
十一年者務于十五年盡數請名既名十五年  
者務于二十五年盡數請封每年春該部查將各  
府應請名封人數開催一次限以本年六月內奏  
完其有本年應請而過期不至者不必待宗人之  
告發與撫臣之參究該部查據前報生名封原錄  
即行參論將該長史教授坐以抑指之罪行按臣  
提問正法其該府親郡王與管理府事者罰住祿  
米令其刻期奏報必俟俱完方為開支庶彼急于  
自為計即不得不急為各宗計而貧者可不致名  
封愆期矣其一王官當擇各藩之有長史教授等  
官寧獨籍以匡救闕失即各宗生名封婚之事咸  
責以結勘覆所係良重查十八年覆議王官事宜  
謂以後王府長史有缺宜令該部掄選才守無侵

屢經舉薦者陞補在任三年如果輔導有方鈐束  
得體撫按不時薦舉加陞俸秩其有才堪大任者  
破格優處以知府運使藩臬等官與同外官一體  
陞轉不堪輔導官撫按不時參革以懲不職另城  
教授職任亦繁俱應選擇陞授有克修職業者量  
擢審理等官以激其進法甚善也顧此例已久長  
史及另城教授果有以選擇而使者否果有以優  
異而擢者否其以衰老無為及才守有疵者充數  
猶之舊也一遷此職永錮同弃置無復轉期猶之  
舊也語稱有治人無治法以是人而充任即法例  
愈嚴祇足為彼勒索之地耳今議罷撫按之按令  
其直達則長史及另城教授其責任之重視昔當  
不啻百倍而又可拘泥牢不可破之故套執謂宜  
大破常格申明前例其長史一官必擇才力精幹  
操守廉潔屢應薦劾者充任即另城教授亦必選  
擇而使考察舉劾一隨外官三年之例升擢一如  
原議則人各奮勵而藩府之事可不煩有司而辨  
矣蓋必優其升擢於後而後可精其選擇于先即  
如運使一官近因特破舊例任者蒸蒸向風宗藩  
不輕干法則長史一官亦何嫌於破例耶其一

封號宜速查得各宗室選婚每奉勘合後近者五六年遠者十數年方稱選者蓋多係先已擅婚而奏請于子女已生之後者彼豈不欲早得封號之榮而乃為此稽延亦謂請封號之費甚鉅故耳今議有選即婚不必候封號宗室之困莫此為大矣然封典係國家敦睦之鴻恩速使之如而不能速使之封彼將謂已非擅婚可藉封典而夫淑恭宜等號行為虛設矣竊謂請封之所以費者起於頒封之遙延而頒封之所以遲者起于期限之無定謂宜限以奉到勘合之日選後即報婚報後即成婚俱不得過一歲之外每歲已畢婚宗室歲終各該親郡王併管理府事者即與類冊請封奏批到日該部題覆不得過一月題覆之後頒給封號亦不得過一月大約成婚即奏有奏即題既題即頒則既可無不婚之宗亦可無不封之婚庶各宗不獨無私婚之愆而且得沾浩蕩之恩矣一禁例當一我國家所謂整肅宗藩者有條例有要例者有事例有事宜而總之又有會典併禮司職掌可謂詳且密矣而其間禁例有錯雜而未一混淆而未明者每足以亂各宗之耳目心志

而滋各役之誣詐需索不一申明終為弊竇如親王封典一款謂親王絕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為親王如無親弟親姪以次推及倫序相應者進封王後子孫除承襲親王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世次之以本等爵及不准加封嘉靖四十四年例前加封者姑准照常傳襲例後加封者查照世次改正其進封者日與後襲封子孫惟照原祿支給此載之條例要例與會典者無以異也及查萬曆七年事例開載例前親支進封親王者姑照常行若原係一再從之親進封雖在例前其次嫡庶子止照條例授以世次本等官職已經封襲者待本玉身終停襲以後郡王進封親王者雖係親支次子以下亦止授以本等官職夫前所云加者指其子之加封郡爵而言也後所云進者指其父之進封國爵而言也若以子之加封分例前例後則例前進封者例後未封之子俱當如例停封若以父之進封分例前例後則例前進封者例前例後之子俱當照常傳襲蓋進可以誤加加不可以誤進雖一子之懸賞徑庭之一而今兩利俱存莫觀畫一故主於典則以進為辭主於不典則以加為辭以往



日秦府之請近日瀋府之請皆稱為例前進封者之子孫百計營謀期於必得蓋此進字誤之也竊謂此項原主限其子惟當以子之加封分例之前後不必以進封為據也若例後進封者自無待言矣又如濫妾子女一款謂宗室庶生子女必其母妾係額內應娶人數曾經奏選明白者方准請名請封如不生奏選或入府在正配未封之先皆為濫妾查係額內人數其子姑准請名歲給本色米十二石額外者不給此其揭之要例者而以奏選之例分前後則實以嘉靖二十三年為准蓋科臣

為例後所生止補題口糧是已夫以四十四年為准則二十三年之後濫妾之子舉得請封而以例為限其子則例所娶之母豈例後皆不許其生育乎此項原限其母謂宜止以母之限分例前例後不必復問其子或以二十三年之題覆為准或以四十四年之條例為准當令歸一明示各宗勿徒以兩疑之例啟宗室之觀心滋吏胥之騙局也凡此數款皆臣等有概於中而切謂其當併為酌議者乃其最要者則又在該部申此之例服如日星必使宗室皆知例之有定無用於干則自無廢浪之費又在

皇上執此之例確如金石必使宗室皆知例之有定必難於干則自無僥倖之求所裨宗藩良非淺歟已至於該部所題廷議四款其曰管理府事曰奏請期限曰擅婚子女委皆宗室所困苦既於例而不獲自申者悉應如議附入要例以便遵行獨辨正追封親郡王例係關

祖制頗尚有說臣等查得

聖祖初定封爵典制載之 大明會典者雖未明開世長子之子受何封爵勸其稱世子女與郡王女同

世孫及郡王長子女與鎮國將軍女同長孫女與  
輔國將軍女同再查

祖訓供用篇稱 皇太子次嫡庶子封為郡王撥賜典  
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與親王女已嫁者同則  
世子之子本等爵級止當為鎮國將軍長子之子  
本等爵級止當為輔國將軍固 祖制之已定者  
其世子之子得加封為郡王長子之子得加封為  
鎮國將軍則以世子進封為親王長子進封為郡  
王身享王爵故其子俱得加封也若世長子止以  
子之貴追封王號視之身受王封者終屬有間

禮垣

卷五

聖

旨

祖制新封其子亦謂世長子之王親原係推子之實貴  
以責其親不應後以親之虛貴而及其子耳

世宗之條例所以寧守

孝宗十四年之規制而不徇

武宗三年之 特恩者蓋重

祖制也然親郡王之爵原為世長子所應得視之旁支

入繼追王其親者固自不可同日語而世長子之

子既為王則世長子之子亦且各得享郡王

鎮國之爵乃世長子之次嫡庶子反不得受郡王

鎮國之封古稱我子豈得無先帝子等以此揆之

則世長子之心詎獨能安全緣加封雖若異於

祖制而要亦為善變矣况以追封之王孫而貴其子則

與身自為王者必當有辨或與之郡王鎮國之封

而祿仍照本爵支給如旁支繼絕之制亦一說也

更子女皆出一人加封其子恐不得獨斬其女則

世長子之女亦照其子進封或授以封號而祿仍

其舊亦如子例是亦一說也部疏謂事干宗藩禮

宜詳慎臣等之見固亦該部詳慎之意耳伏乞

勅下該部併為議覆施行臣等曷勝翹願之至謹題請

旨

禮垣

卷五

聖

旨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

看詳章奏糾劾罪廢詞臣疏

題為看詳章奏糾劾罪廢詞臣歸辦干進以維士節

事臣等侍罪該科頃見原任翰林院編修今開住史鈞一本奏為感激 隆恩披陳孤悃懇乞

聖明鑒宥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取而看詳之則鈞之奉

旨開住也原以縱子冒籍而鈞之以縱子冒籍開住也

原以臣科給事中鍾羽正之摘發事關職掌臣等

有不能無言者我朝令甲試士必於其鄉而後

嚴冒籍之禁蓋謂士之素優多難掩於鄉人之耳

禮垣 卷五

目而里籍易則難核士之才品各隨其南北之風

氣而凌奪生則難均此固國家一成不易之典

實亦

祖宗太公至正之心也鈞已被冠紳為王臣且官禁署

為侍從之臣其當兢兢奉若憲典為何如者而

乃敢令其子史記純竄籍通州與楊日章輩幸一

時之詭遇懷百年之典章是誠何心當時省臺之

臣交章參論部覆奉

旨將史記純同楊日章等革回原籍為民而史鈞特以

縱子冒籍勒之開住所以挽叔季之頽風而杜奔

競之陋習者溥天率土蓋莫不快

大聖人之作為而鈞乃自謂為枉謂為不甘又何心也

鈞而誠為枉也必其子非冒籍而後可必其子之

冒籍鈞不與知而後可而以世家之裔舍密千里

之故土附籍於素所不知之衛軍奚而得謂之不

冒父方膺任於京邸子乃附籍於畿郡又奚而得

謂之不縱乎記純以童穉無知急赴功名冒之罪

猶可言也鈞以班聯近禁明習朝章縱之罪不

可言也烏得以十九年例寬其子而輒欲復媒之

進哉臣等竊謂鈞之開住環海士人罔不為鈞

甘之獨鈞自昧其良而謂者所不甘耳泣同向隅

枉非覆盆自貽伊戚於數也何尤且本年六月鈞

已推點外省試矣鈞而誠疾直當以疾辭而疏且

累百言諄諄若恐人之疑已而預為自明者當時

人固已諒其有托而留為子營中之地而其後竟

符若左券此其詭秘之謀固有不止於冒籍一節

者

皇上以縱子罷之特就其罪過之暴著者言之耳而今

奈何併昭昭之白過而撫辨以為可原也至其所

稱隨任寄籍事屬相沿尤為不經國家開科羅

士二百餘年撫鉤所稱撫亦不過太僕寺卿毛渠鴻臚寺卿陳璋與鉤為參耳渠璋之為繼與否尚遠不可考即若鉤之繼而

世宗偶一宥之亦不過

聖祖一時望外之特恩要未可援為例也脫可援為

例而謂隨任皆可寄籍則舉朝之臣孰無子弟

舉幾旬之郡邑孰無可寄之籍何僅僅於鉤一見

之而此外無人耶至云借途以便納監更為繆戾

餘姚之籍孰不可納而必通州哉以鉤之別名甲

榜備員詞林緣子誼累遂至訖淪即微鉤言人寧

禮垣

卷五

至

無憐之第念朝廷之愛惜人才非獨取其才尤

取其心鉤以禁近之臣而甘於縱子冒籍收功壘

斷此其心已不知有紀法不知有

皇上質以聖賢勿欺之訓蓋所謂不忠之臣也即

聖度海涇憐才為急亦奚取於不忠之臣而用之且憐

才者亦

皇上憐之耳亦

皇上之當軸秉樞者為

皇上憐之耳鉤即才要非可自為乞憐也捶尾而乞憐

將如士節何况近奉

明旨謂廉靜實行的不次推擢用示風勵

皇上之崇獎恬退蓋如此鉤以罪廢之臣而乃汲汲自

媒以求復用不知於廉靜之意何居鉤而三復此

旨當咋舌媿死尚能出而覲顏交戟內與在朝臣工

復相揖讓耶伏乞

勅下吏部查照原奏一議處分以為嗜進竇擾者之戒

庶法典常嚴士節不墜所禪世道良非淺鮮臣等

冒勝隕越俟

命之至謹題請

旨

禮垣

卷五

至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別職掌辭會議疏

奏為別職掌辭會議併乞罷斥以明官守事頃者吏

部左侍郎趙用賢以絕婚一事為監生吳鎮所訐

業已奉該衙門知道之

旨臣念事體當明分義難默用是披瀝一請勸議繼

而臺臣陳鼎趙標各據所見俱蒙

旨下部院從公看議矣及該部院之議處覆請也奉

聖旨這事情該科原參大開風化如何通不行勘徑將

原告作被告這等說張貞觀也該有罪了着會同該

科再議來欽此臣捧讀再四不勝駭異不勝惶悚即

禮垣

卷五

至

香

明旨寓意深遠非臣愚謫所能窺測而以意度之或謂

部院所勘與臣原疏不無少異而欲臣參看之以

示公也抑或謂臣之原疏與部院所議不能盡同

而欲臣參看之以輸罪也顧臣罪不敢辭而會議

則必不敢與蓋國家設官各有職掌凡一應章

奏奉

旨而下六科六科得據所聞見而參駁之此臣衙門之

職掌也及奉

旨而下之部院部院得整所詳審而勘覆之此部院之

職掌也雖會勘之事會同各該科臣者固多然必

其出百司所條者而科臣始得與其議亦必其係

別科所參者而該科或得任其責耳固未有以某

科所自請勘議者而復令某科參乎其間也倘以

某科所請勘而復令某科與議人各有心則心各

有見科臣脫執已之說以必部院之同部院將從

之乎違之乎部院脫伸已之議以必科臣之同科

臣將順之乎違之乎且無論謀議道舍易以妨斷

且無論見出私腸易以滋嫌即於政體亦大屬不

便矣頃者趙用賢吳鎮之事緣係科臣職掌臣實

察其端而臣又何敢與其議也且勘之一字重言

禮垣

卷五

至

香

之則為審勘審勘者行撫按實以人證而嚴為對

訊者也輕言之則為議勘議勘者下部院審其情

理而量為酌覆者也審勘勘也議勘亦勘也用賢

之事雖不可不為一明而女已他適則事屬難挽

職列卿貳則體有當全蓋止應勘議其情以杜後

日之爭無庸勘審其人滋目前之擾者也故臣之

冒昧具疏亦止云乞下部院而未敢云行勘於撫

按即屢奉

聖旨亦止云部院從公看明來說云一併看明來說原

亦並無行勘之文也部院之據事勘覆正以遵

奏

明旨而何敢輒為行勘哉若曰行勘無論非臣之初心且非

皇上之原旨矣即部院所議與臣所疏不無大同小異之嫌然在臣方以未定之見請下之部院以究其歸在部院則以已成之說覆奏之

皇上以聽其斷臣之略恐不如部院之該而詳更臣之初說在單詞方具之時而部院之覆請在衆論既集之後臣之隘恐不如部院之公而審止可據部院之所勘者決臣之請要不必又執臣之所

禮垣

卷五

平岳

禮垣

疏者而正部院之所勘也况臣當日之請固亦

曰為用賢暴白為吳鎮伸理原非偏徇於一家即部院今日之覆亦以輕疎責用賢以誣擄罪吳氏未嘗不持平兩議蓋又異而不失其為同者且無

事於再議而又何必於行勘也若以奏辯之先後為屈直即民間原被兩造成亦止據理酌情公為裁斷而非可以告之先後遂足為勝負之斷案也况事在朝堂尤非民間比哉獨

明旨謂臣貞觀也該有罪則臣實莫逃其辜蓋用賢之事其初也輔臣欲以含容完結而臣謬於職守不

能曲成其意罪一其既也部院謂當降吳氏而

臣昧於通方不能先解其說罪二紛紛持議者間

至以趙氏絕婚擬為聖賢之遇變而通而臣拘於

經常獨聞莫能識歎請以勘諒明之罪三方今

聖明在宥英哲盈庭而令負罪如臣者濫竿耳目之列

不幾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伏乞

皇上察臣職掌免臣會據惟將臣罷斥以明不職之罰

臣雖薰死草野且將戴

皇上隆天厚地之恩於無數矣臣干冒

宸嚴無任隕越俟

禮垣

卷五

平岳

禮垣

命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謬陳酌慶貢生一二事宜疏

題為謬陳酌慶貢生一二事宜乞

賜裁議以廣登進以一事規事惟我國家所以慘羅  
豪俊裨益化理者惟恃有科貢二途其在國初  
原無軒輊而後乃右科而左貢迨今則需用於科  
者十之九需用於貢者十不得一矣說者當欲大  
破拘攣盡易鱗次之故習矯以超拔之新規識者  
建之乃竟格未舉則於需才誠便而於人情不無  
少拂也頃萬曆十九年該國子監祭酒劉元震酌  
條選貢之法以請而部覆遂得

禮垣

卷五

五

俞旨寓選貢於歲貢之中超一貢於五貢之內異等無  
久淹之嘆既得效尺寸於朝廷中才無凌躐之  
嫌復得脫泥途於蠻序率而行之拔一才即獲一  
才之用早一日即得一日之力雖不能增異科目  
而要亦可當十分之五一時之懿典即為百代之  
章程可矣獨念今之以新例選者皆各府衛州縣  
鄉校中所稱出類拔萃不與庸衆伍者也出而應  
舉即難謂人人皆青錢之選蓋庶幾拔十得五焉  
茲悉羅而置之而歲國學矣雖國學例有三十五  
人以待冒監之士其進取不為無踞然以兩十三

省每選之數計之當不下一千二三百名而欲僅

以故額待之是昔之散處于鄉校也以額無所限

而遇合反易今之聚處于國學也以額有所拘而

遭際反難破格之鴻恩不足以昭異而適以阻

其進取之階拔尤之盛典本將以示優而何故

隘其登庸之階所以窮則思通而別為諸士一酌

處蓋誠今日之不可不急者矣說者謂當倣戊辰

恩貢之例幾省各于額數外增添十有五人是或

一道顧彼僅特舉之例而以此則為有常之法且府

衛州縣貢各有年前後差參難以歸一制科之增

將以何為期乎說者又謂當仍歸各省鄉場之中

與同鄉學諸生一體應試亦或一道顧應貢之年

偶值科期廷試方竣之時即秋闈將開之日奔

馳回省時且無及矣臣等反覆籌之畿省之制額

既以戊辰之貢而廣不密不以此分田之貢而增

選貢之士惟在縣貢之歲為多則制額之增亦惟

當以縣貢之年為准如分萬曆二十二年通縣

貢廷試亦適當鄉試掄才則堪廷試之後即

分送國學而如庚午之數勸增制額其不係縣貢

及雖係縣貢而偶與試事不相值者嚴試止照原

數俱許令散歸各省應試與同鄉學諸士一體憑  
提學官考送蓋選貢之例倘不開則彼猶然為鄉  
學士即歸而應各省之試要亦各鄉學本有之數  
非為有病於鄉學也獨兩畿鄉場曾監之士原別  
以血字號蓋為額數有定恐其或浮於額外抑恐  
其或太縮于額內也茲選貢之應本省試者原無  
額之可拘亦不應有號之可辨惟混同鄉學諸士  
以校藝為主庶各得其平而稱大公平是不可不  
議也然破例超拔原欲藉其幹濟苟無所節制俾  
之久汨沒于棘闈以消耗其雄心而隳頽其壯氣

則與歲薦奚擇焉而日增月益且或啓鄉學諸士  
之爭合議以四科或五科為限已歷額次而不中  
選者即與選除不必聽其再試庶彼知科次之有  
數而油然淬勵且幡然動利用之思尚可早得其  
力乎是不可不議也至於歲貢一途

祖宗朝以來累次中定原式止以食糧年深文理通曉  
為主其後自寬而嚴乃有累經科舉方准起送之  
例又其後自嚴而寬乃有曾經科舉即准起送之  
例夫嚴之以累經科舉者意重選選寬之以曾經  
科舉者意重體恤固各有攸當也但查得近日起

貢之例則自此畿以至十三省俱以曾經科舉為  
例獨南直隸一省猶以兩經科舉為例科舉一次  
者皆不准起送即今各省之貢投文禮部蓋昭昭  
可憑也夫以二次科舉為准固不失為精選之意  
第均一貢耳均一科舉耳在他省止限以一次而  
在南省獨限以二次無論在諸士有幸不幸之感  
即于事規亦難稱畫一矣謂宜通視各省之例以  
一次為准著為定規其以前遺落者照例補送惟  
提學官于考選之時仍酌其年力稽其行藝果最  
過桑榆藝屬荒戾者量與冠帶勿得一舉輕重充

貢惟嚴其選于考貢之日不必苛其法于起貢之  
際庶堪貢者俱有脫穎之期而不堪貢者亦無冒  
進之虞是亦均平之一議也臣等事關職掌謹冒  
為披陳如此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覆

請施行其十貢典當亦未必無小補矣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



賓興之期已近榆才之議未確疏  
題為賓興之期已近榆才之議未確謹循職掌摠愚  
見懇乞

聖明覆賜裁議以定大典事竊惟 國家所以翼宣  
皇猷者莫人才為急而 國家所以收羅俊傑者莫科  
場為重此其擬議於一時將以裨萬化之理而定  
百世之程非可苟焉而已也若徒徇徇人意姑為  
調停以了目前而不顧其後之可行與否無論非  
謀 國之忠將如榆才之盛典何臣等反覆詳  
萬曆十九年該部院會同科臣所議科場事宜雖

已經奉有

俞旨而臣等不能無惑於原議之杆格而難通也諸臣  
所會議而題覆者其款有八而主考與分考及重  
內簾之權復監臨之體則其大者大者 而可  
行則餘無不可行大者而不可行則餘無一可行  
者謂主考不必京差而用進士教職矣又恐進士  
不願選教而欲飲之以行取優陞之例又恐教職  
不能如額而欲充之以別省府之官謂分考不必  
甲科有司而欲用副榜舉人矣又恐副榜之不願  
就教而欲遇之以三科國學之轉又恐副榜如類

而欲致嚴於乞恩就教之途所以為儲養考官之  
計者良亦苦心第自議 允以來已三年於茲矣  
不知進士圖優陞行取而願就教者若干人果足  
以備明歲主考之選否倘進士不足果可逐取足  
於隔省府佐否又不知副榜圖三科國學之轉而  
就教者若干人果足以備明歲分考之選否倘副  
榜不足果有嚴選就教之乞恩者否且無論進士  
教職之有無即有之矣或即未有而克以府佐矣  
不知以按臣為監臨而此二官者果能使之不悞  
於執勢不悞于威如前所差之京考一無與於外簾  
否議者以為可必而臣等則未敢必也即分考盡  
副榜矣盡嚴選之乞恩矣其藻鑒所具不知視以  
前所用甲榜之有司為執精其真才所羅不知視  
以前所用甲榜之有司為孰優議者以為可用而  
臣等不敢盡謂可用也往京考未差而權在外簾  
也純用甲榜有司而教職不過僅存其名近京考  
已差而權在內簾也參用甲榜有司而教職不過  
僅居其二說者方以通年甄錄得人為制科幸今  
願欲盡去甲榜有司而純用教職是前之為榆才  
計者由疎而密而今之為榆才計者反自密而疎

矣不知當時諸臣之意果真欲以考試之事盡付之教職乎抑陽付之教職而陰畀之按臣明以重內簾為名而潛以復外簾為實乎若奔甲榜有司而以試權專任教職則於謀為疎若籍名於任教職而以試權陰畀外簾則於事為罔蓋外簾之權以

明旨申于

累朝不能挽之而使不侵以京考行於數

年不能特之而使不變而乃祇欲以執於之權付之教職以與赫赫持斧之使抗顏而爭恐萬萬不能矣所謂京考未差之先外簾特陰司其柄京考

禮垣

卷五

五

五

既罷之後外簾始顯有其名恐亦勢所必至何取乎主考之更二進士為也至于議罷京考則臣等尤不能無疑臣且不敢究盡利害姑就會議覆疏所及者言之謂京考夕實不消可正進奏之體是矣而曰遠道跋涉恐疎閑防今南省試官不相去二千餘里乎關防何又獨密即未密又何不併議罷也且教官府佐聘自各省道里之遙與京考奚擇焉而獨京考為可疑哉其曰按臣有典賢之責兼總理之勞較藝掄才歸之京考事權驟有更移是矣即如今議則事權仍歸于內其更移固猶首

也豈不甘更移于京考而反其移于進士教職及府佐耶其曰歸諸按臣則事權有統可息爭競之端是矣不知所謂事權者果考試之權抑監臨之權乎若曰監臨之權即前易而京考何嘗不統之按臣若曰考試之權即今更而教職其得遂復統之按臣耶若論禮節則按臣有地方之責即以他公事過境者罔弗賓禮而况奉

命遴才主賓自當有辨亦何至易生形迹耶蓋臣爭

罷京考意在復外簾之權以為京考不罷外簾必不可得而復也而部院議任教職意在專內簾之

禮垣

卷五

五

五

柄而不知京考一罷內簾必不可得而重也若事權仍歸內簾則臺臣何苦於爭罷京考若內簾必不得重則主試何取於復易教官至於諸臣所稱省費之說則原議所謂論法者止當權事之利弊以為損益不當就用之盈絀以為興革難緣餽廩之需議罷弓旌之使固以鑒鑒于足為破的無俟臣等言矣獨京考之議原題自科臣而科臣之差每居其強半則臺臣嘖嘖時有煩言故十九年會議時嘗聞臺臣議論多有閱視改用按臣則科場應用科臣閱視已還科臣則科場應還按臣之說

禮垣

卷五

五

五

臣等竊謂京考議自科臣而科臣即任其差亦不無奪人自便之嫌京考似必不可無罷獨科臣或可無遺耳今翰林之儲固不乏人專用詞臣主之而副以部寺即編檢不足益以吉士不猶愈于用進士教職府佐乎至于分考則必當用本省甲榜有司蓋斷斷乎無可疑者彼先事結納臨時查認本省官為政信有此慮然正皆往時重外黨之有司非近日重內黨之有司正皆往時閱墨卷取裁于二司之有司非近日閱硃卷取裁于京考之有司也往以在外黨閱墨反用之不疑近以居內黨閱

硃卷反欲弃之不用果何見而為此議耶若教職之聘或謂舊制難以盡泯意欲姑存其名則每經各聘一員固可或念教職未盡可任必欲盡責其實則五經俱省之不聘亦可蓋

祖宗之法有必不可變者變之固為紛更有必不可不變者沿之亦為拘泥試事而專任內黨此制之必不可變者也內黨而專用教職此制之必不可不變者也况近諸臣之議以實可用之京考且欲罷之以惜財乃於不盡可用之教職而碩欲增之以滋費此又無當之甚矣臣等謬以為會場鄉場一

禮垣

卷五

五

五

事也會場既重內黨則鄉場不應獨異畿試省試一體也畿試既重內黨則省試不應獨殊欲復祖制必重內黨欲重內黨必用京考京考用而後內黨之權始專內黨專而後監臨之體始正若區區為門牆植一桃李為衙門爭一體面本係良法而故為之掣其肘本無他蠹而強為之索其瘢以致朝無畫一之令國無經常之典徒紛紛如聚訟然無論非諸臣協恭和衷之體即為國忘私之公心亦必不應爾也臣等職掌所關敢不避嫌怨而冒陳其愚如此伏乞

勅下該部會同九卿科道衙門公虛詳議覆請定奪即謂京考可罷亦必別求一至當歸一之說以垂永式無徒姑為委曲調停如前日之議庶群言之紛紜可定而一代之典制稱隆矣臣等無任激切願翹之至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具題奉聖旨著禮部會同九卿科道官酌議來說

皇儲諭教已舉逐臣愚竊可原疏

題為 皇儲諭教已舉逐臣愚竊可原懇乞

聖明宥過憐才承 賜敘錄以彰

聖德事竊惟臣之進言於君與君之聽言於臣惟顧其

心之何如心誠出於為國而非為私即一時觸忌

忤命之迹若不無可罪乃一念奉公效忠之實

終有可原原心以宥其罪而不即罪以弃其心此

自古聖哲之主所以恢覆載之雅度而愚竊之臣

所以收桑榆之偉功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優容狂鯨嘉納讜直即觸忤

禮垣 卷五 先帝如石星詹仰庇等批逆

皇上如趙用賢沈思孝等咸蒙不次之擢舉荷拔茅之

遇此即止輩轉圜又復何過以故一時臣工幸處

不諱之朝罔弗思被肝竭臆畢智歷懼以伸一喙

之忠而詞氣驕激意旨訥鑒往往致觸

聖怒而旋鳴旋斥者亦復不少願

皇上震之以 雷霆之威必將慨之以 雨露之恩而

諸臣摧仰於目前必且登庸於日後解網回春當

俟 聖意之自定職等亦何敢槩為強活惟 諭教之典業

已舉行而當日以懇請 諭教被罪諸臣尚爾淪落此在

皇上當必有惻然於諸臣者職等敢不為

皇上一望焉

皇長子冊教之事定於萬曆二十一年舉行此十九

年

特旨也乃

明旨方新諸臣未能悛順而復預乞講讀

聖怒方甚諸臣未能濡忍而復爭為竇解致

天威愈激而愈加臣罪愈救而愈重一時斥逐班行幾

禮垣 卷五 空在職省署若鍾羽正張棟李獻可丁懋遜等之

佳楊其休孟養浩陳尚象舒弘緒葉初春在臺臣

若鄒德泳賈名儒部臣若董嗣成蓋相繼出一國

門者纍纍十有三人矣夫不量可言之機而以難

言干

聖怒諸臣誠不能無罪即

皇上斥之朝堂斥之隴畝諸臣計且甘之如飴亦何敢

復有他覬第諸臣之所爭者 諭教之事而諸臣

之所連類而救者請 諭教之人也茲者

皇上諭教之典已成歡騰

九廟慶洽 兩宮自臣庶及黎獻由 畿甸達要荒罔

不沾沾然手額而幸 震器之已定

聖功之已端而諸臣以懇請 諭教獲罪而去者顧猶  
使之煥屈於丘園泥蟠於草野曾不得再依 日  
月之光復遘 風雲之會以畢展其生平報 國  
之忱將非所謂陰用其言而顯錮其身耶即職等  
隊逐鵷行日覲然出入交戟內蓋不任慙報欲死  
矣且

皇長子之諭教固我

皇上軫

禮恒

卷五

亥

看

宗社之遠圖計根本之深慮也諸臣之言雖懇執非為  
皇上圖

宗社諸臣之詞雖激孰非為

皇上慮本根乃竟以為

宗社本根之故而令之斥逐不返彼其所以報

皇上者誠無所恨乃

皇上所以自計

宗社本根者毋乃輕乎

皇上而誠重圖

宗社重慮本根也則諸臣之罪必見其可原諸臣之心

必見其可諒諸臣之身必見其不可一日而遺僕  
阨窮也更

皇上賜環之恩不輕加於諸臣者意不過以斬之爵位  
可以辱諸臣而使之賤顧諸臣果以爵位為榮則  
當時豈肯干

皇上之怒諸臣甘於干

皇上之怒則必不以爵位為榮且自諸臣之相繼去國  
也而天下始高其名自諸臣之一去不還也而天  
下愈高其名

皇上試觀今之朝臣有不傾慕諸臣為奇品偉節而日

禮恒

卷五

亥

看

冥

皇上之用且不憚以身殉之者乎即朝臣而天下人情  
可觀已是

皇上之所為辱者正天下所以為諸臣榮

皇上所為賤者正天下所以為諸臣貴者耳

皇上嘗責諸臣為好名柰何反益之以名也惟一收而

用之則諸臣之名日泯

皇上之名日彰而 國家且獲得人之利亦何憚而不

為哉又此十數人者皆拔之數千人之中養之數

十年之久而非一朝一夕之間所能涵育而陶成

也一旦斥使長往長養之甚難而推折之甚易  
國家愛惜人才豈應若此况平居有侃侃不阿之  
風猷者臨事多蹇蹇匪躬之忠亦其節槩堅定不  
奪者其建樹多磊落不群方今中外多艱需才正  
急與其求之初試之衆孰若求之已練之人職等  
於諸臣蓋萬萬可保其不負

皇上也然由諸臣而前若姜應麟孫如法羅大紘等之  
爭冊典由諸臣而後若王如堅朱維京徐杰等  
之爭並封其為建白不同其為

皇上

禮垣

卷五

年

宣統元年

宗社根本之圖則與諸臣一也其罪之可原而心之可  
諒亦與諸臣一也

皇上既以

宗社根本之故為

皇長子端蒙養之功何靳以

宗社根本之故為諸臣關彙征之路職等欣逢 盛典

誠不能無繹思於諸臣故敢仰體

聖心而冒披其愚如此伏懇

皇上擴同天之度宏使過之仁

勅下該部或優其原職以昭破格之

恩或酌為推補以資任使之効則諸臣將矢竭捐糜而  
聖德且超軼今古矣職等何勝隕越翹延之至謹題請  
旨

禮垣

卷五

年

宣統元年

俯循職掌謬陳 睿養五要疏

題為俯循職掌謬陳 睿養五要乞 賜採納以裨

聖功以培治安根本事竊惟自古國家之理亂每於君

德焉握其機而自古君德之成敗每於儲教焉決

其向是儲教焉蓋育德之原而宰治之樞也良亦

甚重矣頃者

皇上珍 元子之英齡日茂念

聖功之蒙養宜端雖 刑立尚屬少需而講讀已圖急

舉所以為

宗社長久之計者其慮誠深其典誠渥也臣等濫竽禮

札垣

卷五

主

垣欣逢盛事謹抒千慮之愚用竇 九重之鑒固

知涓塵之細無補海嶽之高深乃此芹曝之忱則

期助夙夜之宥密倘

聖聽不遺於菲封庶 睿養可躋之光大矣謹題請

旨

一重輔導之選以資引翼惟

皇儲出閣所以為之輔導者有侍讀侍講侍書校書

等官職至備也頃該部預請推選已荷有

俞音矣然我

太祖嘗謂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正人又

謂 儲君重器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

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通諛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

而先臣馬文昇王鏊諸人亦謂今國家東宮官以

序進未必極天下之選宜選老成醇謹之士以資

啟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是轉導之職微獨取於

備官蓋尤重於得人也即今坊局秘館所貯固多

彬彬之彥然論資不論望則鴈行而進者豈皆馮

翼孝德之英採華不採實則魚貫而推者寧無浮

競泆阿之類謂宜

勅下內閣會同部院大臣慎選名實相符問學淵博行

札垣

卷五

主

履端方者以充其任其侍書校書等宜猶宜嚴加

遴擇務各秉至公以求至當如有營求冒進者許

科道指名參寃蓋自公卿以至士庶人之子未有

不為之擇師友以資進修者誠重身家之計耳

皇儲關天下安危視公卿士庶之子迥若星淵如之

何而可漫以匪人充數也伏惟

聖裁

一嚴內侍之擇以慎漸染

皇儲出閣則為之伴讀為之服役勢不能無需於內

侍而此內侍者其與

皇儲勢易親而情最易洽事易習而言最易入其薰陶漸摩所係視之外廷講讀諸臣不翅百倍也且外廷諸臣能效故沃之功於講讀書寫之時而不能畢切磋之力於講讀書寫之後朝夕起居隨時與俱則講讀所不及陳書寫所不及正諸內侍實尸其柄矣頃聞

皇上已為

皇長子

欽點伴讀四名 肅斷所裁當必有武臣等居在外廷何能輒別其淑慝第考我國家故實則憲宗

禮垣

卷五

三

五

之教 孝宗也得一輩吉任典璽局而遂以肇十八年之治平 孝宗之教 武宗也用劉瑾等八人而因以釀十六年之禍亂其機如此胡可不慎今我

皇上嚴御內侍諸貂璫者流皆凜凜救過不暇萬無如當時所謂八黨之邪佞然亦豈皆堂時所稱輩吉之忠直者乎謂宜

勅下司禮監會同各監局老成公直管事人員慎選內廷應備官僚以侍

皇長子起取寧取其質慧無取其儇捷寧取其木訥

無取其華佞倘徇私濫用外廷有聞即許參斥庶侍從僕御罔非正人而左右皆薛居州自無與為不善者矣伏惟

聖裁

一勵緝熙之功以懋進修語曰少而好學日出之光言貴及時也我

皇上以六齡受冊旋即出閣今

皇長子業已十有三齡視

皇上出閣之期蓋已不啻為遲矣情竇既啟則物誘易移所以防閑之者尤不容於不周神識已開則真

禮輒

卷五

三

五

醇易散所以涵養之者尤不容於不密乃講讀之像則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矣日中而進講讀畢而退矣而朔望而令節而大寒大暑宵多間歇間歇之日所與遊息而資薰陶者誰也一歲中僅得數日一日內僅得數刻一暴十寒一傳衆咻臣等竊慮非所以收時就之益而成基命之德矣謂宜於功課既畢之後從容遊息之時仍令講讀諸臣周旋其間至暮乃罷稍畧君臣之儀間敦師友之好俾程頤得以效折柳之規而史佚得以正剪桐之戲時一跬步不離正人非僻奚自而入於末臣



嘗稱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宮妾之時少為聖學之要寧獨

大君為然即 儲教亦急也而於十三齡之 儲教則尤為喫緊矣伏惟

聖裁

一揭觀省之要以備法戒蓋聞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飾章繪句摘華採藻不過韋布之常業景愍鑒

覆洞機觀理斯為帝王之真修

皇長子行有帝王之責講讀諸臣烏得徒循故事授以韋布之學謂宜於講讀書寫之外時有規迪凡

禮垣

卷五

主

東

機務之當知賢奸之當辨

上天之當敬

祖宗之當法百姓之當恤財物之當惜但關民隱國

計 君德世風罔弗諄諄為之開陳仍倣先臣所

進聖功圖帝鑒說之式分門標類援古證今務俾

明白簡易一展卷而善惡俱存勸懲畢備日進二

三條以杜遏其邪萌而欲發其善念是涵養性靈

之要術而充廣器識之上務也伏惟

聖裁

一勤

聖明之誨以益警覺惟今

皇長子出閣所以開廣其聰明而玉成其德器者惟

茲內外官僚固當內任其責矣然考

祖宗故事則 宮闈之訓時復倦倦蓋納誨自臣下其

言容有入有不入而誨自

君父則是惟無言言之期受視臣言誨其效蓋萬不侔

也嘗觀我

太祖因太子從閱 闈止令左右導之適歷農家觀其

居處飲食器用等項而諭以念農之勞又因太子

之侍問以講習何書因對以看書至商周之際而

禮垣

卷五

主

東

諭以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而本之敬身

成祖賜東宮以文華寶鑑仍諭以修己治人之要具於

此書又因東宮講論語和同章遂究極君子小人

之辨

祖宗之於儲教其不靳而命耳提類如此所以教易入

德易成而靈長之祚用能延綿於萬世也我

皇上念念法祖則

皇長子講讀還 宮之後寧無時一如

二祖之倦倦乎而言教之聽不若身教之役則御朝講

以教勤躬禋祀以教孝平忿懷以教仁公債利以

教檢聲律身度何非法程上下陟降何非故牖是  
又默成之教而臣等所日顯翹為

皇上望者伏惟

聖裁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上本奉

聖旨

禮部

卷五

主

出閣屆期懇乞 聖明急俞部請以襄 大典疏  
題為出閣屆期懇乞

聖明急俞部請以襄

大典事竊惟

皇長子冊教之典寰海所為矧百歧足者業數年於

茲矣頃者

皇上獨決宸斷特渙 綸音少稽 兩立之儀先舉

講讀之禮中外蓋罔弗手額稱慶頌我

皇上之為

宗社慮者遠而為根本圖者重也今屈指計原諫出講

禮部

卷五

主

吉期不數日耳雖講讀官員已有 成命乃兵部

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像仗請不報禮部以酌定

像注

上請又止 允其預告 奉先殿與朝謁 兩宮之議

而餘俱停免及該部遵

聖諭覆行酌請亦復停留不報豈謂各部所擬悉未當

聖心而故稽留以俟裁定乎臣等讀

皇上前日冠服之諭謂不可遽用 東宮之像又不可

下同 親王之服是

皇上之裁示諸臣業已甚明而諸部臣之請所以俯酌

舊典仰答 新命者劑量亦稱苦心矣

皇上亦何疑而何待焉即禮臣所議 御門受賀與

皇長子見群臣之禮雖舊未見附於講讀款中而

東宮親王 冊冠舊像實有缺例即 親王冠禮

且以成禮而賀賀畢而見而

皇長子之初出乃不膏 親王之一冠又安見今日

之不下同於 親王也且 震器方臨 講幄

宗社將培千秋萬禩之休而 元儲初出 闕幃臣庶

舉切就日望雲之想此非一稱慶即臣子之心亦

何由而安此非一瞻拜即臣子之望亦何自而慰

禮垣

卷五

全

更謁謝止於

兩聖母而缺然於

皇上 中宮母妃之前恐非所以教孝拜賀斬於

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恐非所以別序臣

等愚謬之見竊以為是皆今日之喫緊而難以驟

免者也若護衛像仗則侍衛侍像明載於出閣之

條更為昭即

聖心尚有所疑者計亦不過煩簡多寡之虛文而所已

決者則出閣 講讀之實事即今時日已迫正宜

急下原奏以便酌調而併付之沉閣則

聖意莫可窺測而部臣無由奉行臣不知護衛何時選

儀仗何時製奄忽屆期寧無有悞 大典哉且像

仗護衛

皇上前已諭該部查照 會典酌議矣而柰何又覆其

奏耶蓋我

皇上昔日之出閣也在 冊冠既行之後禮之當行者

已行於前故不見其為煩

皇長子今日之出閣也在 冊冠未行之先禮之當

行者悉未之行故不容於太簡要之無非調酌惟

東宮親王之間為之損益耳伏乞

禮垣

卷五

全

皇上急下兵工二部之請以便侍衛侍像之備其出講

儀注仍望俯允禮臣前情則不爽酌議之初諭而

有先出閣之鴻像矣臣等無任悚仄翹願之至謹

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張貞觀等這廝每又來要功贖阻好生可惡本當

重治姑且各罰俸一年如再有奏擾的預教別有

旨行

氣序熙和 聖躬康豫恭請復 朝講之規疏  
題為氣序熙和

聖躬康豫恭請復 朝講之規以新

聖治以光

聖德事竊惟自古帝王率以勤政務學為兢兢即運值

豐泰不忘宵衣旰食之思即躬秉神明不廢廣廈

細旃之訪豈故為是好勞蓋謂聖政不日振則日

弛始乎振卒乎弛則治功必自此而隳聖學不日

進則日退始乎進卒乎退則真修必自此而累故

耳我

禮

卷五

全

聖

皇上之御極於今二十有二年矣雖何常不汲汲於勤

政務學朝者日臨講筵時御戎惟自十七年以來

偶因

聖體之違和遂致 朝講之間輟中外所日翹首跂足

為

皇上望者莫此二事為要中外所日瀝肝歔為

皇上陳者莫此二事為煩而竟百請而百不聽也豈

皇上曩所稱違和者未盡平而靜攝者猶昨乎雖

九閭遯密職等未由悉 起居之詳而處近所聞則

聖躬之保和似已漸底康豫之境而無事靜攝之功矣

以 清明強固之身而際此春和景明之候所以  
復 朝講之規而急政學之務者惟此時為宜而  
更何待焉蓋

皇上昔以違和為委而輟 朝講必復之于既和之後

而後見始之暫輟者非真偽倦勤

皇上昔以靜攝為辭而停 朝講必舉之于既攝之餘

而後見始之暫停者非真偽藉口不則昔之朝

講暫輟也在

聖躬未和之前

皇上尚有辭於天下天下亦尚或以此為

禮

卷五

全

聖

皇上諒今之 朝講終輟也在

聖躬既平之後

皇上將何辭於天下天下亦何能復以此為

皇上信且今之時勢何如哉虜伺禦于西鎮僂構通于

東藩天變于上而衆緯著數十年未有之咎徵人

離于下而蒙海遘數十年未有之災困至於充豫

徐揚周方數千里皆中原腹心重地而殍餓流離

米珠薪桂有割折嬰孩充一飽以延旦夕之喘者

嘯聚劫奪之形岌岌乎成斬木揭竿之漸矣

皇上試上下數千年間有時勢如此而能保 國家岌

然無事仍稱長治久安者乎正宜觸目而軫側身而修日廟鳴鞭之議以飭勵臣工時舉橫經之典以咨諏治道尚恐無以回方蹶之天心挽已艱之國步乃猶泄泄然恣恣於聲色盤樂之娛遽遽然逸豫於官壺穆清之內足不一出閭域目不一接廷臣而徒以區區語言訓諭之虛文期收拯援安輯之實效此猶却步而求前必不得之數也然我

皇上朝講之不復者意必希慕我

世宗肅皇帝之遺軌然臣等考

禮壇

卷五

命

言于

世宗故實則三十年以前朝講毫無間歇而又時進

閣部諸大臣相與商確軍國重事籌畫邊境要

機至於廢唱迭和諠然魚水無逸駁之講至賜坐

賜宴盡飲而罷是乃我

世宗所為赫然中興身致太平者其後綠崇事玄修勵

精以怠而權歸宰執宇內因而多故鼎成之日已

不勝朝講希御之悔此則

世宗末年釀亂之失德而非三十年以前興理之宏猷

也

皇上念切法

不跡其所以得而乃襲其所以失不察其所以治而乃尋其所以亂即於法

祖之初意亦大刺謬矣職事待罪禮壇凡國家一應

朝會講筵之儀皆職司所有事於二月十二日

又當經筵之期所司擬例而請業已得

旨矣恐錫期後有傳免之

命故敢預披其愚若此伏懇

皇上乘

聖躬之已豫念時事之多難適此和煦之時急復朝

講之典即逸安日久一時或未能盡復其常而月

禮壇

卷五

金

言于

或三四朝或五六御講筵久之精神日鼓志

日清必有寧樂居

大庭而不樂沉溺於宮闈寧喜接賢士大夫而不喜

狎褻於宦官宮妾者將故轍盡復即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且自此貽之又何一時災變之

足虞耶此非難事惟在

星上一憬然覺效然奮耳臣等干冒

宸嚴曷任隳越翹願之至謹題請

旨

禮壇諫草五卷終

擬垣鍊草後序

風聞之譽若京邑慶雲  
威鳳祥麟希一覩見而不  
可得近自克來沛接之

序

一

貌一坐一立若泰山喬岳不  
可動搖也然之之論一語  
一之若和風甘雨沁人心  
骨也之飲我以酒一酬一酢

若之之盟若佐之史不可

媒褻也窺之之心一思一

念若明鏡心水不可混

濁也蓋竊嘆曰名不無虛

序

二

蓋信然矣居兩月之病

又兩月之不赴稱古人矣

余歎歎久之已復得鍊

草讀之讀既畢又竊

嘆曰之之稱古人久矣何  
也余讀聞邊諸疏而謂  
晁大夫之論兵事論貴  
粟不能過也讀隆泰文

序

三

預備教正士習端風化諸  
疏而謂賈太傅之痛  
哭二流涕久矣息不能  
過也讀回至變裁宗藩

諸疏而謂劉子政之日  
食外戚等封事不能過  
也則之之稱古人豈待  
今哉且其累疏冊立既

序

四

已觸  
天子怒矣而更憐之  
臨御講筵不置直慙忼  
慨汲長孺不能過也余嘗

謂漢武帝能知人又能  
知言當其時稱汲長孺  
為社稷臣是其知人也其  
於天人三策先儒多其正  
序五  
值明道之今又疑其道  
出於天之論稱為醇儒  
余獨曰有是於人之迂也  
義利之說孔孟蓋屢言

之仲舒既號為儒豈不  
習聞而道不出於天人正  
不解武帝獨曰條貫未  
究統紀未明是其知言者  
序六  
也假之而遇武帝也必以  
社稷臣目之而又必以條  
貫究統紀明者視此鍊  
草矣



省

萬曆庚戌仲冬長至秣陵

鄉晚生高汝毅頓首拜

識

序

七

晚生張文錦謹書

書披垣疏草後

都諫惺宇張公既捐館之三月其子文學伯超君偕其仲季過不佞齋頭手一編出示曰此先君子前後官掖垣時所上疏草也先君子自甲午歸田後歲之篋笥者餘十五春秋矣客

序

十

歲冬不孝輩檢得之間請諸先君子曰茲草也父之所以披裘陳悃剔弊釐奸呌閭闔而觸雷霆者種種而在卽其間有聽不聽行不行然耿耿寸心殷殷石畫終不可自甘埋沒淪於敗紙而竟謂百世之下無知我之子

雲也先君顧不孝輩曰在官言官在職盡職人臣之分當爾昔不有進而諫君退而焚草者乎介推之母曰身隱矣焉用文之爾輩卽欲貽爾父以令名是在自勉幸無令介推母子笑人地下也不孝輩退而強付剗厠氏

序

二

詎意殺青未竟先君子竟不睹是編之成耶先生交不孝父子有日能終無意茲編乎不佞江以北人也與都諫君地比俗同夙隆愛慕邇官於沛日從邑人士聆其朝端大節林下高風殊憾從游之晚私心自謂

重瞳回霽朝夕賜環海寓蒼生大蒙復庇卽鄉邦後進亦可藉寸波自潤矣天禍吾鄉哲人遽萎遺文在目把卷悽然曩稽漢代彭城有劉中壘氏者懷忠蓄憤報主陳猷載之信史蓋言若列眉識倖燭照當其時負宸臨

序

三

朝者能一諦聽而酌行之其所裨補者效詎一二可陳忠弗見售逾世不遷逡巡下位閭沕以歿論世君子徒涖懊惜以今觀於都諫君之薰謨碩議遇合遷延洵千載同轍矣沛徐接壤其山川清淑蔚起人文前有中壘

後有都諫中壘之文深淳爾雅今傳  
之秋林者有新序說苑讀者共稱之  
都諫之疏誠篤懇至無雕琢藻麗之  
習信可興列而三矣觀者尚有以諒  
余言之非佞

萬曆辛亥歲立夏日中都晚學生蔣

序

四

體仁謹識

晚生張文璧書

掖垣諫草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張貞觀撰貞觀字惟誠別號惺字沛縣人萬曆  
癸未進士官至禮科給事中萬曆甲午以請皇長  
子出閣講讀罷職爲民此其歷年疏草也凡在兵  
垣者二卷工垣者一卷禮垣者二卷

蘭臺奏疏三卷

〔明〕馬從聘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  
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蘭臺奏疏

無卷數》提要

蘭臺奏疏目錄

卷一

擬崇實學務實政核實功疏

擬惜人命以養天和停傳造以恤民艱疏

查叅解官疏

查叅內臣疏

乞究處臧犯疏

諫停抄沒疏

請罷營臣疏

叅究鑽刺武官疏

蘭臺奏疏目錄

催發叅究疏

議拯運道疏

恭報糧船過洪疏

查叅運官疏

消弭災變疏

卷二

糾叅盜臣疏

摘陳漕政疏

議補科道疏

議併河漕設巡撫疏

議處科場疏

參處府佐疏

乞復用人舊制疏

議通鹽法疏

議撫臣駐劄疏

議舉營田疏

催補司官疏

懇請停遣中官以維鹽法疏

再陳中官不宜干撓鹽政疏

卷三

蘭臺奏疏目錄

乞裁察無沒官鹽疏

祈究處貪官疏

乞查究偽印巨奸疏

再陳無沒官鹽疏

乞敕察棍徒弄法疏

懇乞回籍疏

再陳會查鹽政疏

撫安窮寇疏

蘭臺奏疏卷一

明靈壽馬從聘著

畿輔叢書初編

擬崇實學務實政核實功疏

今天下事最大者則莫如士習吏治邊務矣士習弗正則無以維持名教而天下之心日漓吏治弗興則無以綏安黎庶而天下之元氣日索邊務弗飭則無以振揚威武而天下之神氣日靡此三者所關匪細也其在今日則有大壞極敝如江河之日趨而莫知底止者識其敝而亟返之是有道焉一曰崇實學以端其趨二曰務實政以考其成三曰核實功以勵其氣何言乎實學之當崇也國家設

蘭臺奏疏卷十

學校以造士求以適用也今操觚翰者竊記誦以獵聲華而叩之則無有剽蕪沒以媒青紫而用之則無當間有好奇喜異者又索之不可知之域舍經傳而內典之爲披薄彝倫而釋子之爲友忽其仁義道德之常而治其虛無浮游之說鼓波蕩之士習而趨之風至陋矣臣愚謂宜申敕教條明示嚮往士有通今博古者錄之而黜其剽竊者孝弟力行者舉之而斥其浮誕者又嚴責督學之臣率先振作卽以上風之醇漓定督學之殿最庶趨向明而士習其可正乎何言乎實政之當務也國家懸爵祿以授官凡以爲民也今司民社者以簿書爲常職而民瘼周聞以催科

爲善政而拊循則缺又其甚者工爲剝削曲事逢迎苟可以悅上官之意雖竭民髓而不恤苟可以濟溝壑之欲卽廢民膏而不計蓋類若穿窬而行同市井矣若之何令民命之不日殘而民生之不日困也臣愚謂欲安民生惟在實有司勤撫字欲有司勤撫字惟在責撫按公體察吏有廉勤公謹者舉而食墨者劾惻惻無華者旌而文巧者罰其睚情徇私以愛憎爲毀譽者坐罪不貸庶法令嚴而吏治其可興乎何言乎實功之當核也國家設立將士以衛邊將以禦侮也今司邊疆者以和好爲權宜以賄虜爲長策馬價暗償而脂膏已竭金幣日增而求索無已一或糾

蘭臺奏疏卷一

二

衆入犯我師輒以敗聞甚至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而罰弗及戰鬪之際有奮挺前進以捐生者而賞弗及將士安得不解體也臣愚謂宜申敕憲臣覈實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斬獲虜首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某處守將某關壁不救被虜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庶勸懲當而邊務其可飭乎雖然督學董一方之學政也撫按綜一方之吏治也邊疆憲臣核一方之軍功也其實成固不可不重而端木澄源則總歸之皇上之一身經筵日御召對時勸此爲皇上典學之寶也辨色視朝日中聽政此爲皇上勤政之寶也賞不遺遠罰弗遺

近此爲皇上核功之實也皇上誠審是三者而力行於上公卿百司協贊于下則精神感召誰敢不敬應者將見風俗懿美治化醕濃升斯世於大猷輦邊陲於甯謐萬世無疆之休將在斯矣惟皇上留神省覽則世道幸甚宗社幸甚

擬惜人命以養天和停傳造以恤民艱疏

竊以人君一身操威命靈爽之權享萬邦玉帛之奉亦何爲而不得乃好生之德載之虞書卑服之訓垂之夏典古之聖帝明王何有天下不以恣睢而故抑其心以下徇閭閻之赤子哉誠知民生莫不欲壽故生之而不傷民生莫

蘭臺奏疏卷一

三

不欲富故節之而不困所以體天地愛養之心而造四海元元之命也彼其時天地降禎黔黎戴德太和洽於宇宙聲稱浹乎來茲厥有由矣我皇上重辟三覆固圉歲清比聞細民稱冤覓死禁地遂惻然動念特諭秉憲之臣虛心鞠審非不知人命之當惜矣奈何貂璫婦寺敲扑時聞冤號之聲徹於大內似於愛惜人命之心未免有違者豈以此輩微賤死生無關於天命乎臣聞庶女籲天霜飛燕地孤兒被枉風襲靈臺一物感之靡有不應況乎冤斃者若是之眾也竊恐乖厲之氣上通於天邇來災沴頻仍雨暘失序是未必無以召之言及於此何可不爲動念也我皇

上憫災下蠲租之詔救荒頒內帑之金比念民生剝敝由吏治昔歲懲貪戒汚歷歷明旨非不知民艱之當恤矣奈何傳造之今日益月增陝西之禍四川之屬不一而足似於軫恤民艱之心未免有違者豈以下民易虐貧富無關於國運乎臣聞君民一體剝民以奉君猶割股以充腹股盡而身亡民窮而國危矣邇歲河南閩中一遭饑饉赤子弄兵潢池甘投法網而不顧念及於此何不爲寒心也伏願皇上念人命之匪輕思民財之有限體虞舜好生之德勿或無辜妄殺以干天地之和遵夏禹卑服之規勿或額外傳造以重黎元之困將見和氣感召休徵協應恩澤

蘭臺奏疏卷一

四

覃被兆庶又安而天下萬世誦皇上之仁儉直與舜禹比隆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查參解官疏

題爲解官換錠盜銀審驗已確謹據實查奏祈賜究處以懲奸弊以重國儲事臣奉命巡視銀庫監臨出納稽查奸弊是其職掌今六月二十日據該庫揭開山東解官周成文解到漕折銀三萬一千二百兩赴太倉銀庫上納次日清晨該臣至庫同監庫主事馬維馴陪庫員外郎傅之基開驗第一鞘內銀一千兩十九大錠一小錠心竊疑之謂每鞘二十錠每錠五十兩以合一千兩之數此從來解納

舊規亦備在鞘冊可查也何有銀錠大小之不同隨取小錠用天平秤較止銀四十三兩復取印封樣銀及十九大錠逐一秤較每錠五十兩外大約多重三錢五六分不等夫一錠重銀三錢五分總計一鞘二十錠共重銀七兩今小錠內卻少銀七兩似爲解官知其多而換錠竊取之也臣等復取銀錠原造字迹逐一辨驗每大錠上各造某州縣漕折銀一錠五十兩整及銀匠姓名小錠止造某州縣及銀匠姓名並無造明銀數夫大錠止造正銀五十兩既未開有餘零小錠因何少銀七兩又不明開銀數其爲解官知其多而換錠竊取之益無疑也臣等復將三十一鞘

蘭臺奏疏卷一

五

通行驗看每鞘內攪一小錠每小錠少銀七兩中間復有剪邊二十餘錠及至秤兌有一千兩僅僅足數者亦有少一二兩少三四兩者蓋僅僅足數者止係抽錠改傾間有短少乃既改傾而又剪邊者也除正數短少當令補足外竊思銀兩既已足數似可無事苛求矧一卑卑縣佐亦何足以煩論列而瀆宸聰第事干錢糧奸弊百出雖重懲之猶不止也前歲河南解官李廷槐劉案剪邊事犯曾被參提問罪褫職臣謂法令方新庶幾人心知儆會未幾時而解官周成文復踵前弊換錠剪邊情不知畏若不奈處誠恐侵盜信爲得計倣效遂至成風將來弊竇叢生莫可究

詰是小民之脂膏川以實朝廷之積貯者祇以潤奸人之囊橐矣且銀錠缺數缺邊匪但情弊易見亦且支放為難見今太倉庫貯河南所解前邊銀九千餘兩當事者畏避嫌疑不敢給發蓋慮不知者私議太倉銀錠從何剪邊監收之人其誰辭責雖事經題明亦安得人人而喻之臣為此懼則據實查察蓋亦有所不容已也伏祈敕下法司將解官周成文行提勘問果有侵盜情弊依律究懲庶法紀可昭奸弊可杜而國計民生未必無補矣

查察內臣疏

題為地方人命事本年十二月二十日據思城坊五牌四

蘭臺奏疏卷一

六

鋪總甲劉其報稱本月十九日巳時分有地方官牛房軍人韓鐸叫知本役說稱有甯二在於官牛房內身死當捉王內相家人王昇韓鐸羅恩李彩見在等情到臣看係人命隨批行兵馬司相驗去後今據該司掌印指揮潘維高呈稱遵依帶領吏件人等親詣已死甯二即甯大銀屍所眼同屍親相得本屍生年二十六歲屍傷在冊相畢令總甲浮理外當場審據犯人李彩執稱係武驤右衛軍向在尙膳監內相王應科名下答應有先存今被應科杖責身死甯大銀於本年十一月內買頂本監未到官房役王甯差役充當比王甯向欠王應科官伴月錢并大銀十一月

十二月官伴月錢共五錢通未交納至十二月十七日王應科當差彩與未到官何祥將大銀拘赴私宅逼討前銀比大銀說稱月錢俱是王甯拖欠不肯輸服王應科喝令彩等責打大銀不服以致應科氣忿先行踢打復令彩將大銀探倒何祥執棍責打十五下仍將大銀押送外牛房內相趙經處墩鎖門房內在官軍人韓鐸看守至十八日趙經又令在官軍人羅恩責打十板仍復墩鎖至次日巳時分大銀被打傷重氣絕身死等因呈解到臣除而審相同外為照內相估用厨役私討月錢非正法也况甯大銀認役未及兩月欠銀不過五錢輒被王應科逞忿腳踢於

蘭臺奏疏卷一

七

先棍責於後押付趙經用刑苦拷且復擅行墩鎖竟致越宿殞生人命重情法當鞠究但王應科趙經俱係內臣例應奏請伏乞敕下該衙門提問正罪庶死者不致含冤而法紀方無枉縱矣

乞究處賊犯疏

題為監犯久羈正罪無期仰祈明旨處分以便遵行以彰法紀事臣近奉都察院劄委帶管巡視中兵馬司事務檢查舊案內一件該前任御史李宗延題為貪饕勳臣定價鬻官縱容猾役設局股軍乞賜斧斷等事蓋因見監中兵馬司犯人吳坤白如璧顏如珍盧光祚與人命重犯葛應



奎俱係總督京營臨淮侯李言恭下樣房書辦先以喧犯到城互相稟訴據葛應奎稱伊等樣房作弊剝削營伍款項多端每年騙銀約共二千餘兩歷有指據時御史李宗延痛奸書之玩法告主帥之非人隨具疏奏論而李言恭亦具疏奏辯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隨該兵部題覆於李言恭議行照舊供職於吳坤等議行法司提問疏凡再上未奉明旨繼值軍政考選言恭循例自陳奉聖旨卿典營務著照舊總督卽出任事不允辭兵部知道欽此爲照李言恭先經論列部覆雖未處分後因自陳奉旨業准留用臣亦無容再議矣至如吳坤等俱以市井奸營充替

蘭臺奏疏卷一

八

辦倚督府爲城社大恣狐鼠之謀吮營軍之脂膏難滿窟壑之欲弊竇奚啻百出賊私多踰二千此皆同類之口供非若風聞之無據也緣係被參人犯未經奉旨羈獄日久結正無期懇乞救下法司將吳坤等查照原奏事情提問如律庶諸猾之奸弊知懲營伍之夙蠹可除而以清戎政以肅法紀胥繫之矣

諫停抄沒疏

題爲抄事未完因災應恤懇乞聖明速賜寬處以裨聖德以安人心以回天變事頃者乾清坤甯二宮一夕並災該內閣傳奉聖諭禮部遵諭擬款備擇業已奉旨遣祭飭官

及合行事宜論還候旨行矣天語昭昭煥如日星又經閣部諸臣條陳具在臣何敢瑣瀆以煩天聽惟是臣等奉旨監抄以來倏經兩月有餘所沒各家粗重器物充牣宮庭致火之由未必不由於此且各犯雖經處分而前件猶未結絕臣敢無一言以爲修省之助夫皇上始而抄及張誠張勳霍文炳等以其貽冒職銜連姻外戚臣等方兢兢奉旨之不暇夫何容言繼而抄及張禎王鉅等一十八家以其引誘撥置生事害人雖較之誠等情固有間而罪以撥置不爲無名臣等亦兢兢奉旨之不暇夫何敢言惟是鎮撫司一行打問則招扳愈眾株連無已由宮闈以及釐穀

蘭臺奏疏卷一

九

由釐穀以及畿輔挾詐公行罔然騷動怨聲騰沸咨嗟載道於斯時也臣不宜明白據實爲皇上指陳其狀乎徒以孽山閹作未必無自取之因則不宜言身在事中或不無庇護之嫌則不敢言且恐愈言愈激爲禍愈烈故默默隱忍終日相對徒爲長嘆致使民怨已深天怒隨之釀有今日之禍臣雖萬口何所逃於不言之咎乎顧今上天雖已見災而予奪無常之命正視聖心以爲轉移聖心雖切兢惕而出入無常之心恐因災過而或哀止臣願皇上深惟致火之由近思消災之故欲回天心則請自回人心始欲回人心則請自回聖心始欲回聖心則請不吝改過渙發

德音大宏祝網之仁量寬各犯之罪如正犯之財產已抄入者無議矣其父兄弟姪原以無罪波及者量還其房屋田土可也王鉦等之畏刑供報其在刑部已追完入官者無議矣其見在追比者卽爲停免可也張恩等三人一語被扳并沒其產亦已甚矣卽徑釋其罪可也由是自內以推之外凡挾仇訐首者悉宜停免望風扳報者俱與開除安內外反側之心息遠近驚惶之慮更惟博採諸臣之議勤修當務之實則聖心既同人心亦同人心既同天心亦同將不旋踵而踴躍歡呼足以召人和而消天變社稷無疆之休在是矣不然徒崇遺告之虛禮而不求致災之本

蘭臺奏疏卷一

十

原徒事修省之靡文而不務消弭之實政臣恐天鑒日臨尙有不測者在也臣等奉旨監抄而今日之變談者大都咎此故專以抄事未完者言而他不敢漫及也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罷營臣疏

題爲冊使辱國被逮營臣兵柄當釋懇乞聖明亟賜罷免別選才望勳臣代總戎務以彰乾斷以釋羣疑事夫封侯之非策也舉朝之臣皆知之惟是輔臣決意主持樞臣極力擔當事已垂成勢難中止李宗城以通侯之貴膺簡命之隆前思主恩之重後畏國法之嚴陛辭之日卽致身報

主之日使倭果委心效順則守一封無過之約固足以明我信義之重卽倭或狡詐渝盟則勵百死不變之操亦足以銷彼窺伺之謀庶幾此一役也雖未爲久安之計亦可結目前之局豈不毅然稱不辱之良使哉奈何念重貪生心非許國一聞流言之傳布輒先棄節以潛逃辱體傷威莫此爲甚皇上赫然震怒扭解來京三尺俱存臣何容贊獨念李宗城者今總督京營臨淮侯李言恭之子也子旣以辱命被逮其父尙可使之握重兵居要地恬然不以爲意哉且言恭貪婪不檢御史李宗延曾劾之病殘曠職科臣徐成楚曾劾之該部題覆委曲議留俱以宗城出使之

蘭臺奏疏卷一

十一

故也其曰伊子李宗城承命冊使日本父子忠勤尤當體其私而寬其議今副使楊方亨及隨從員役四百餘名尙在倭營安然無恙而宗城委棄印冊乘夜潛逃所謂父子忠勤者安在耶其曰朝廷方簡其子以重皇華之選似當優其父以寬內顧之憂夫以言恭屢經彈射皇上任之不疑所以優之寬之者至矣宗城之急急於私逃也豈內顧之憂尙有未釋耶抑亦未講於皇華之義耶夫言恭之宜斥而久留也旣以子出使之故今其子已逃矣業奉旨逮繫矣縱使言恭負干城之望抱克壯之猷亦宜無顏就列而况貪婪不檢病殘曠職真有如二臣之所劾也則京營

重任甯可一日苟容乎哉懇祈明旨將李言恭並行罷斥仍救下該部會推才望勛臣補充斯任庶國典以昭真情共快而於戎政軍機亦重有裨矣

### 案究鑽刺武官疏

題爲武官潛京鑽刺棍徒違禁走空事據中兵馬司副指揮王道達捉獲走空犯人一起錢大源供年四十二歲係宣府右衛冠帶總旗於萬曆二十一年四月內蒙兵部推陞北路雲州守備八月內更調鎮安堡至二十三年二月內貪玩事犯蒙宣大巡按御史戒飭大源自知官聲敗壞告病回衛今年二月內要得起用來京在於先年嫖娼娼

### 蘭臺奏疏卷一

三

婦辛一兒家姦住至三月初十日大源行至西長安街五聖廟門首撞遇在逃棍徒張思田窺知大源來歷易得誑騙即便向前誘說我好似認識你曾做守備可惜這等一箇身材如何閒廢若要幹起用我與你尋條門路此處有我契友胡藻係宣大軍門巡書他素諳各衙門事體可全你拜訪共相扶持大源聽信即同張思田至胡藻寓處拜望講話各散訖至五月初四日張思田胡藻尋至娼婦家向大源稱說我們尋得相知脫逃洪俊宇他說不在官伊姐夫王舉人與兵部中郎中相厚若事得成要謝禮銀四百兩當面封記方纔成得等語大源應允止先備銀二百

八十八兩寄在賈綱相識朱汝奇鋪內至二十六日比張思田洪俊宇約定先至宋鋪等候大源隨後邀同胡藻一齊到鋪眼同將前銀拏出驗過仍付宋汝奇鋪內質放其餘欠銀兩候事成找完講畢各散訖大源屢向張思田洪俊宇問信伊哄說你告病未久事當緩圖可在此再守候幾月方可成事大源聽信守候間不期緝事兵番武得功陳科訪知大源等形迹可疑襲至娼婦幸一兒家將大源等拏獲到官當蒙審出前情併追出原寄銀二百八十八兩除逃犯張思田洪俊宇俟緝獲解報合將見在賊犯備由呈解到臣該臣獲審相同叅看得邇來廢閑武弁潛住

### 蘭臺奏疏卷一

三

京師倚託棍徒賁緣鑽刺屢經該部題請明旨申飭禁例森嚴昭如日星不謂錢大源張思田等明知而明犯之恬然無畏也錢大源先任鎮安堡守備賊迹敗露已經按院戒飭勒令告病回衛矣亡何攜賄入京欲以剝軍之財復爲起官之具張思田等窺知大源營求之私可以行其誑騙之計也遂呼朋引類共相牢籠借口部司熟識請託可通先以二百八十八金質當於宋汝奇之家蓋暫設爲假手之謀實視爲充囊之物矣儻幸而中則該部併被其點污卽不幸而不中則大源已遭其白騙此真市井之神奸京師之巨蠹均當重究以示懲創者也除見在銀兩發司

收貯脫逃張思田洪俊宇行令嚴限緝拏外伏祈敕下法司將錢大源等提問如律仍枷號示儆該司員役緝捕有功并行紀錄獎賞庶勸懲昭明人心儆惕而禁地奸徒亦稍知斂戢矣

### 催發祭疏

題爲捉獲奸徒祈降明旨究處以昭勸懲以明法守事先該中兵馬司副指揮王道達申解犯人錢大源等一起據錢大源供係廢閑守備攜哨來京營謀起用轉託棍徒胡藻張思田洪俊宇許以四百金代尋門路先將二百八十八金質放於綢客宋汝奇鋪內定議事成付完偶遇緝事

### 南臺奏疏卷一

古

兵番連賊捉獲送司申解到臣審實無異隨於七月十八日具題延今月餘候旨未下竊惟禁戢奸宄肅清畿甸自是兵馬本務况鑽刺走空之禁屢經該部題奉欽依刊布告示又昭昭在人耳目者今錢大源用財干進正合鑽刺之條胡藻等指稱誣騙明犯走空之例該司兵馬王道達人賊俱獲審實解報可謂能其官矣若不仰藉明旨重加處分誠恐禁令祇爲虛文人心何由警惕將來狐鼠公行於輦轂颺颺盡見於通衢又誰得而禁之伏乞敕下法司將錢大源等查照原疏盡法究擬該司員役緝捕有功照例紀錄庶法嚴而奸徒知戢實信而人心競勸臣職司巡

視亦得藉以道責矣

### 議拯運道疏

題爲洪限已逼河水日消乞敕總河大臣從長決策多方拯救以濟然肩以裨漕務事我國家歲漕東南四百萬石灌輸京師督粟責之漕臣治河責之河臣誠以百萬軍民之所係命蓋重之也臣萬歷二十四年冬受命催餉適值浙直告災黃河稱竭顧瞻時事竊抱殷憂日按職掌以相期責不遺餘力惟時總河尙書楊一魁目覩黃流斷阻日馳河干百端籌畫議開小浮橋築義安山濬小河口引武沂泉諸工並興亦自信無遺策矣夫一魁河臣也治河乃

### 南臺奏疏卷一

五

其專責時方畢力經營卽臣何敢遽生異見以掣當事之肘茲築舍之議哉既接一魁報工疏揭謂小浮橋開壩放水勢如建瓴徐州迤南陡增二尺黃河庶幾復觀昔年景象臣一見之竊沾沾喜也而尙不敢信以爲然每行據運官千戶江通王維翰等逐段開報咸稱河淺膠舟起剝方進臣屢嚴督管河各官多方築濬勿致阻誤各官回報皆謂官民船隻通行無阻無論報臣爲然卽總河前後二疏不謂河水通流新運可濟確然以實見得是自任哉臣三月十八日催餉糧船五千六百餘隻尾押過淮忽接總河手書云因河水流而不盈親至義安山看得水口合而旋

決塞之不易又勘得迤北有濁河故道可疏足濟鎮口以下三十里之淺等因又據千戶王維翰呈稱本幫船十四日行至黃鐘集不期河水陡耗尺餘致船淺開每船起米三百六七十石方能擠拽過淺等因又准中河郎中黃承元手書云義安山決口築塞將成而小浮橋新渠窄狹洩水有限黃流停漲數日退縮而西來流遂緩旋又決原壩二十餘丈以故日來小浮橋之水漸微雙溝以上灘淺復生重運艱澀爲今日然眉之計當將原議草開速爲建設置黃流於度外惟以見在水搏節用之庶可通運等因臣蓋不勝驚異謂前此河臣皆謂河道通流可保必濟今

蘭臺奏疏卷一

未

五千糧船聯檣畢集考之洪限業已屆期何一旦決裂至此也臣觀議單一款糧船依期前進河渠淤淺疏築無法致有停阻不得過洪抵灣罪在總理河道悉聽科道官參究又一款河道大小官員臨期誤事者照依運官參降事例阻淺十日該官有司軍衛罰俸半年阻淺二十日罰俸一年阻淺一月軍官降一級同衛差操有司降一級赴部調用管河郎中照才力不及事例降一級調外任河道都御史聽南北科道巡鹽巡倉御史參奏定奪今河道停阻從來無若此之甚執此以罪河臣其何說之辭第今春天道亢旱風霾異常河水陡消適當時變且目前料理需人

似宜責以後效但恐時勢已迫工難速成數千糧艘豈能久待雖總河尙書見今往來河上督率官夫開濁河故道建束水草開欲饒倖萬一之能濟不知濁河故道與小浮橋等耳小浮橋旣已無濟濁河雖開安必有濟哉至開閘蓄水惟閘河爲可用蓋開河兩岸皆隄水無所洩若黃河舊身可闊數百餘丈卽行開閘水將傍溢竟亦徒費無益也臣聞黃岡決口迤上有北岸掃灣一處直對正河僅止三里從此開濬卽不能全輓正河亦可仰受黃流之一二又舊河口有一淤背阻礙河流應量加展窄數十丈順接水勢亦可延黃流一線之脈二策皆足濟運前者各官僉

蘭臺奏疏卷一

七

謂可行一魁恐引賊入室持議不果似猶泥於成說者噫此何時也勢已焦喉患且剝膚苟有裨於通漕何必出自己見伏祈嚴敕總河大臣虛心酌議以上二策果如可行卽多調夫役併力疏挖以期克濟儻因循不決坐失事機致洪限有違國計有誤河道大小臣工皆難辭責容臣查照單例據實奏仰聽皇上分別議懲庶人心知警而漕事或可補救於萬一耳

恭報糧船過洪疏

題爲恭報糧船盡數過洪以慰聖衷事節據專管漕務按察使白希繡徐州兵備按察使徐成位呈報各總衛所運

萬曆二十五年分該過洪糧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九百七十八石七斗二升七合船五千七百二十五隻俱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盡數過洪訖緣由到臣臣惟黃河之爲漕患也在往歲獨畏其驚濤在今歲更憂其淺灘蓋自黃河決口全河南注鎮徐一帶僅賸涓流臣自受命南行目覩中河景象已知其必爲漕梗矣故當首幫過江之時卽填給印封令隨所過河水淺深逐段馳報時值浮橋新開河冰始泮間雖稱有灘淺尙可剝輓通行不謂三月以來天道恆暘河水消縮邳宿三百里之運道尙可停舟徐鎮數十里之漕渠遂同平陸臣一得報神怖心驚謂數千糧艘

蘭臺奏疏卷一

六

業已齊集不知將安稅駕也時恐洪限有誤已先具疏上聞隨經總理河臣督領官夫分投疏築上源掃濶開而鎮口之水漸至義安決口塞而浮橋之水復來二流既合漕艘始利臣復行專管漕務按察使白希緇徐州兵備按察使徐成位分駐徐宿上下躬率管河押運同知通判把總等官或對岸捲掃以資衝刷或攔河置壩以遏下流仍嚴令旗軍盡卸土物分行有司多備剝船晝夜程督挨壩遞進又該常鎮糧儲兵備右參政彭國光尼昂催押揚州遊擊袁世忠徐州參將韋國禎南北護防兼以統率之兵資其拽輓之力以故五月未終而重運糧艘完璧抵徐洪之

北矣此皆賴我皇上仁惠潛孚軍士忘勞於鼓舞威靈遠懾臣工奉命以肅將運道雖值偶艱限期幸無大逾誠非臣始望所能及從此入灣抵壩可保萬全則輸之問閭者已爲大庾之積輓自士卒者盡屬軍國之需皇上旰食裕國之懷庶幾其少慰乎一時其事諸臣勞苦實倍至於總理河臣自徂冬以至今夏馳驅於徐邳桃宿之竟衝冒於風霜雪露之中啓處不遑以籌河務臣所目覩也豈其不知而好爲露章以相譏切哉蓋以總河職在通漕儲精上關國計運道淺阻惟河臣之責臣不敢以顧其私糴艘過洪亦惟河臣之功臣何敢以蔽其美總之事在爲公誼存

蘭臺奏疏卷一

九

共濟臣無容心也除分督司道等官例得事竣薦舉外若總督漕運戶部尚書褚鈇懇款許國之忠慷慨匡時之略擁節旄於淮上則惠澤與威令兼施而如山如河東南誦保釐之績持籌算於幄中則調劑與會期不爽而爲雲爲雨中外倚康濟之猷望孚秉衡勞堪施鼎總理河道工部尚書楊一魁清肅而簡要忠亮而篤誠慮先宗社之本根則力輓狂瀾而注海業見三陵鼎峙念切軍民之命脈則廣疏支派以通漕竟看萬舸雲流匪直利涉舟楫之通材允屬陶冶乾坤之妙手提督漕運總兵官新建伯王承勳風神閑雅天韻沈雄號令行於賞罰嚴明之間董十萬翰

飛之旅而若雷競奮策定於樽俎雍容之際操數千艘集之舟而如電爭馳忠猷克紹家聲妙略允資邦計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李元齡履淮泗之舊遊故智略無煩再試而導積防衝直擬平成之蹟管理中河工部郎中黃承元歷汶衛之熟路故規畫甫竭一斑而尋源置壩獨高利濟之功淮安管廠帶管淮倉工部主事羅尙賓以飭材而兼司餽餉百工中度萬龜銜恩爰識經綸之妙用淮安鈔關帶管理刑南京戶部主事王忠顯以樞關而攝領刑章百艦星飛三尺霜稟具占操縱之微權徐州管倉戶部員外郎葉偉峙糧糗以待輓輸之眾而頒粟及時歡聲徧播於

蘭臺奏疏卷一

三

河許揚州鈔關南京戶部員外郎武揚獨刀錐以酬櫛沐之勞而啟關如限芳猷驟動於維揚過此則入鎮口矣又如夏鎮管閘工部主事楊爲棟南旺先後管閘工部主事陸化淳胡贊張秋管河工部郎中康夢相皆隨地以盡先猷泉源之蓄潴以時相機而圖永利漕渠之盈溢不竭前帶已聞起納後至何有留行以上諸臣皆殫勞運務著績漕河臣所迪知灼見而不收不以上聞者也

查泰運官疏

題爲查泰倉獲運官以清漕政事據浙江帶管糧儲右參政唐守欽呈稱行據杭州府招問得一名陳文義年四十

一歲係海甯所單狀招萬歷二十三年蒙委本所在官千戶楊師旦督運僉選義與已到官李萬等四十一名各管漕船一隻領兌本年分漕糧師旦因見各船領有行糧等銀指以沿途過淮到京費用及泰官紙劄四十一船除座船書房船四隻原無使費餘船三十七隻將行糧每船扣銀二兩四錢計銀八十八兩八錢又以船至水次兌糧每船科供給銀五錢共銀一十八兩五錢又分外科每船加紙劄銀三錢三分共銀一十二兩二錢一分又以呂城鎮江送禮每船科銀三錢五分共銀一十二兩九錢五分又過淮使用每船科銀四錢共銀一十四兩八錢又以上京

蘭臺奏疏卷一

三

投文用費科銀每船一兩共銀三十七兩指泰官每船又科銀一兩共銀三十七兩各船交兌完畢每船例給羨餘銀四兩止給一兩每船剋銀三兩內李萬張瑩徐行仇鳴四船分文不給共剋銀一百二十七兩又扣席銀每船一錢二分共銀四兩九錢二分比義因見本官貪剋沿途將米與駕船人役食費并自己行糧匿使慮恐交納不敷暗將黑米插和在於桅後一船二十四年五月船至桃花口地方師旦聞知插和查究問義懼責治奔船逃回隨該本官具呈前巡漕况御史批行浙西總督等案報比有義兄將糧交完義思被師旦剋斂前銀復又盤糧要得泄忿及



有義勇李萬同各甲將師旦科斂情弊告蒙浙江撫按衙門批發道府究問浙西把總臧國光查得陳文義見在聽問具呈請批該道遵行杭州府李知府審得師旦科索歷歷有據而沿途過淮到京使費實爲不貲其因公者量追一半非因公者全追各給軍量擬罰穀文義知虧脫逃實起毀端擬杖示懲轉呈詳到臣惟漕政之蠲惟科斂爲最甚運官既有科斂則旗軍得以持其短故夾帶遞延插和盜賣之弊一切置不能問往往侵費官糧起納掛欠率皆由此踵習成風牢不可破前後漕臣百計飭之而不能止也若師旦領船四十一隻科銀三百餘兩已

蘭臺奏疏卷一

三

則不法奚以禁軍士之姦欺費卽因公何至如賊私之狼藉量罰未伏其罪盡法庶儆其貪既經該道審問明白合應察究參照海甯所領運千戶楊師旦叨承世職罔恤漕規藉領運之權用吸軍餉假非公之費以實私囊既違犯賊之條允合立功之例伏乞敕下戶部咨行漕司將楊師旦同運軍陳文義行提到官查照律例盡法究懲庶貪風少儆積弊可釐而漕政其一清矣

消弭災變疏

題爲災變疊出危機可虞懇祈皇上聖順人心以回天怒事臣奉命催餉糧運六月十九日尾押過德州見山東司

道等官對臣言近日泰山崩開一處相離一里有餘共相驚詫以爲非常之異及二十三日行至天津見邸報始知殿庭被災視昨歲兩宮之災更加酷烈益不勝悲歎謂邇來時事乖舛四方災報頻仍然未有昭明顯赫如此之甚且并見於一時者也隨該閣部臺省諸臣指陳朝政之闕失條上修省之便宜纖悉俱備業蒙俞旨次第施行轉禍爲福易危爲安此其機矣而開礦一事尙未允停及見錦衣衛指揮楊宗吾奏究原奏官許廷諫恐嚇官民財物假雕印信關防等事雖奉旨允行撫按提問而開採如舊皇上將謂懲此一人遂可盡絕騷擾之害全享開採之利乎

蘭臺奏疏卷一

三

礦之蠹費殃民招釁啟亂前後諸臣言之已盡臣無容贅獨計泰山者五嶽之宗百靈之會也一旦崩移豈無自致蓋地脈宜於厚藏靈氣忌於宣洩年來開礦之使分道四出無論有礦無礦一概開挖斬絕地理之綱維毀傷山川之靈氣泰山之崩兆實應此及今停止尙悔其遲若再因循更復何待昨輔臣所奏專責撫按管領收採取盈今數尙爲委曲遷就之術未盡拔本塞源之論奈何皇上尙以爲難也况原奏各官盡無籍乞丐之徒資身無策借名獻礦因而窟穴其中藉威生事騙詐擾民無所不至而仲春實爲之倡曾經河南撫按連章奏原疏見在可覆而核



也至於眞保等處奏官鄭一麟等初至地方尙騎馬張蓋  
既而乘轎辟人卽投靠棍徒亦抗禮縣官嚇取財物况閭  
閻細民其何以堪紀綱凌壞已極人心痛怨入骨種種惡  
孽俱不在許廷諫之下懇乞皇上當此天怒已甚時勢已  
極屏絕殖貨之私亟下更始之令將前後遣使悉行召還  
仍行各地方撫按查原奏官所犯罪狀據實上聞分別議  
處川彰皇上改過不吝之誠以洩萬姓積憤不平之氣雖  
天之降罰厥咎尙多而泰山之崩兆實在於此故亟停開採  
實今日消弭之一大端也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蘭臺奏疏卷一

西

蘭臺奏疏卷一終

蘭臺奏疏卷二

明憲壽馬從聘著

糾察盜臣疏

題爲盜臣遺臭士類蒙羞懇乞皇上亟賜屏斥無使重玷  
清班事臣接邸報見巡城御史况上進奏劾司經局洗馬  
鄒德溥盜分匿賊等事奉聖旨鄒德溥著吏部察看了來  
說欽此竊思德溥職證已明情詞畢露皇上不卽處分付  
之吏部得非謂德溥衣冠之流盜銀穿窬之行事出駭聞  
法難盡執欲得其疑似之端以遂其引避之計乎此皇上  
覆載之宏量茹納之寬仁臣工當將順之不遑何敢復贅  
第德溥事犯至此有百口不能辭萬罪不足惜者誠爲皇  
上陳之臣尙記霍文炳小房一區原係賃人居住當工部  
估價之後德溥卽向中城求賃臣查兵馬司冊報本房見  
有人賃住矣遂據以辭之而德溥不已也無何又託言承  
買臣以事屬工部辭之而德溥猶不已也一則謂同門人  
王良材就中講習一則謂附近東華門便於入直四覆三  
番千態萬狀必欲求遂而後已惟時臣止厭其瑣屑猥鄙  
置之不應而初不虞其假住房之名懷盜竊之計也旣而  
德溥勢驅計誘竟將居者強之使去而所稱講學人直者  
竟屬空言其實未嘗一朝居也以今日之事犯回想前日

之情詞謀盜之形宛然在目不意德溥冒道學之名忝清華之貫乃人面獸心狗偷鼠竊寡廉鮮恥辱人賤行一至此極也然亦幸而早敗耳儻夏龍不首盜迹不彰以彼生平之虛譽處今日之清階行且漸躋要津立登揆路恐其以盜跖之心與聞國家之議壞法亂紀干名犯義無所不至其爲世道人心之患有未可一二數者此等事情言之則汙口吻書之則汙簡牘在國中則爲冠裳之玷在鄉井則爲梓里之羞卽豺虎不食有北不受萬世之下且有餘臭焉而可使之列詞林隨侍從重遣清班之辱乎德溥盜詞畢具諒已無地自容臣亦何樂有言第恐看議者不察

蘭臺奏疏卷二

二

或聽其委罪於良材借名於鄉四以遂其詭脫之計且臣曾待罪中城前項情形知之頗悉不敢不據實上聞皇上或以賊證既眞法難輕宥而正其竊盜之辜惟命或念其廁名講幄姑從寬典而移之不齒之列亦惟命臣無任惶悚恭候之至

摘陳漕政疏

題爲奉差事竣摘陳一二緊要事宜以振積習以裨國計事臣受命催餉一歲將周因得歷覽河防備閫漕誌聞營有概於中矣祇見前此漕臣催餉事完多有條議言者近於循規聽者視爲故套雖經部覆奉旨允行其實遵行者

十一而廢格者十九也臣亦何樂多言以取畫餅之誚惟是事有積玩常振權有掣肘難行臣既不安於心何敢不聞於上因不揣愚陋條爲四款用備採擇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敕下該部覆請施行其於漕計未必無補也臣無任惶悚俟命之至一訓練漕卒以防不虞竊惟國家挽漕用軍而統之以材官總之以勦帥蓋示寓兵於漕之意爲慮至深遠也邇來承平日久此意浸微官軍全不知兵敵器咸屬戲具此在平居無事既不思爲未然之防一遇中途有警將何以禦卒然之變是不幾於以漕予敵哉如正德年間流賊出沒江洋糧艘大半燬燼此往事可

蘭臺奏疏卷二

三

鑒已矧今島夷匪茹震鄰之恐甚切礦徒潛伺腹心之患更殷一切防禦事宜誠不容緩臣見旗軍外水中強健者甚多若教以步伐角以藝能總計全漕可得勝兵十萬人但器械責以自備恐疲軍力有難支終屬具文無裨實用似當官爲處給者如蒙敕下該部咨行漕運衙門通行七省直兵糧道查議動支何項官銀將所屬衛所每幫辦給牙旗五面每船給鋒利大刀二件長鎗二件銃礮二桿弓矢二副務期件件可用併在船糧餉鼓吹置立文簿歲令運官交接稽查督責旗軍時加修整仍聽巡漕御史督責各把總運官或遇守閘阻風乘暇訓練教以擊刺之方作

其勇敢之氣如是則隨幫有備到處皆兵無事則爲鳴榔擊楫之夫有事則爲荷戈挽強之眾無論漕精永保而折衝亦有賴矣此在平時尙當講求其於今日尤爲急務誠不可泄泄緩視之也伏祈聖裁一速興河工以備新運竊惟黃岡塞止之議河漕二臣爭之久矣頃該臣等奉旨會勘先行據司道議報謂欲塞新口必大挑正河而後水有所容欲復正河必竟河築隄而後保無復決計費非一百二十餘萬金不可此用必塞之說也又謂欲用小浮橋必開兩河口而後全河可來欲開兩河必隄山西坡而後水無旁溢計費非三十餘萬金不可此用不塞之說也二說

蘭臺奏疏卷二

四

各有攸當持議原未歸一臣會同總河尙書楊一魁巡鹽御史楊光訓督同濟甯道按察使龔勉徐州道按察使徐成位河南管河參議王嘉謨親至決口之處相度地形審察水勢謂舊河見在可因何必旁尋蹊徑以幸不可知之功陵運但保無虞何必力挽全河以窮不可繼之費始議展挑對灣接口之處補築南岸缺窪之所間有淺阻量爲疏通行之一時運道獲攸往之利積之日久全河有恢復之機利多害少費省工倍爲陵廢運道之計似無便於此者此則臣等酌諸說之中爲一定之畫再四籌度眾議僉同而後敢會疏以聞於上維時總漕尙書緒銑雖會移書

約會辭以瘡疥未行卽其人智高一世豈能坐照於千里之外無怪其惑於異同之見而猶有二三之說也卽今伏秋已盡轉眼新運將及不乘此時作速興工左牽右掣迄無成畫僅臨期設事誰任其咎卽如今歲河道淺阻臣雖至愚亦安能舍河臣而責備於漕臣也旣經該部議覆再行會議臣等亦何必執前說之爲是惟祈敕下漕臣無憚遠涉之勞一至決口之所公同總河躬親相視則順逆難易之勢了然在目不必借聽而異議自消事功可立舉矣若今日治河之病原自有在而黃岡之塞止不與焉夫黃河善淤從來遠矣故沿河州縣俱設有淺夫原爲挑河而

蘭臺奏疏卷二

五

設如夏鎮額夫一千二百五十四名徐州額夫三千五百一十六名邳州額夫八百三十五名雖他處夫數不同總之計道里遠近以爲多寡自足供一處挑河之用使常水落灘見之時卽率前項夫役於灘淺所在逐段挑深俟伏秋水至衝刷一空黃雖善淤安得數十年間河身遂高與城齊也惟是前此治河者創爲束水滌沙之說歲增長隄若干丈歲築掃壩若干處卽謂治河得善策矣而不知此朝三暮四之術也所謂束水滌沙者果遂能滌之以歸於海乎無論旋滌於此復停於彼日河水暴發併前隄壩盡化而爲河身矣此與載土實河者何異河身安得不日高

也蓋由河官以挑淺則用力勞而無可見之績築隄則取效速而有可紀之功所以相率日習於非而不自覺耳如蒙敕下總河大臣督行各管河官除水漲冰凝之候卽率各處之淺夫挑各處之河道總河但時加稽查勿令虛曠則河道不日深通而壅徙之爲患者臣不信也伏祈聖裁一清船額數以杜虛冒竊照各衛運船額有定數廠旗造船議有定價載在議單甚詳也間或風濤漂損尙云拯救難施亦有風夷浪靜循河而行稍有擠挨應聲碎裂者比比而是凡此皆由料價剋減太甚工匠製造不堅故耳如杭州衛二十三年新造船隻適遇減存次年領運卽稱釘

蘭臺奏疏卷二

六

板解散不堪裝載此該省帶管糧道王之麟親以對臣言之殊爲可恨然此猶就有船者言也至有年限已過拆板盜賣而不送廠改造者有領支料銀衛官分費而畢竟無船者幸遇減存彼此借移一經派運輒稱灑帶夫以朽腐之舟行江河之險加以米多船重風浪難敵淺溜難挽其不淪胥而覆沒者亦幸耳嗟夫數百石之糧十軍之命係於一船可任其敝壞一至此哉如蒙敕下該部咨行漕運衙門轉行七省直督糧道通查所屬衛分額船若干見在堪用若干其損壞不堪及缺數未補者若干查議應勅官銀補造足額督造委官務擇精明廉幹者充之仍將委官

及工匠姓名造刻船尾遇有漂損申報總漕及巡漕御史官匠姓名一併開報果係風濤不測情或可原如係製造不堅概議察究若損壞數多該管糧道亦難辭責庶責成既嚴人心知儆工料保無目破而儲精亦少漂流矣伏祈聖裁一照舊更番以蘇官困竊照酒例印運更番一以均勞逸一以圖料理載在令甲永爲定規各省通行萬口稱便至萬厯二十四年漕司條議掌印運糧三年一換意爲更番不如久任之專委一年不如三年之考成爲計未嘗不善但就人情論之印運更番原爲先期料理下年運務一年一更則掌印官視新運爲自己事一切料理爲甚急

蘭臺奏疏卷二

七

三年一更則掌印官視新運爲他人事一切料理爲稍緩與其三令五申責令整理而不足孰若思患預防使人自爲計之爲善也且各官負錢糧之重冒風波之險跋涉經年危苦萬狀而不得一時之休亦非情矣又查單例開載漕糧十月開倉十二月完兌開幫稍遲察到有例今各官有上年冬初赴運次年冬盡方回者舊事未完何以整新運里門未入何以速完兌人情事理種種未便查得該部議覆謂山東遮洋二總道里頗近相應改令三年更換餘俟人情稱便不妨再議蓋已知其難行矣今山東遮洋二總運官眾口一詞僉稱不便何如仍舊之相安也再照印

運更番十三總同此一例獨通州衛官視印屯爲奇貨經營到手牢不可易領運隨帶用無籍乞丐當之及侵費官糧盜賣船物以彼赤身窮棍何所追償漕法之壞至此極矣是更番之令通行於七省而獨格於通衛誠不知其何說也如蒙敕下戶部轉行漕運衙門將山東遮洋二總運官照舊更番通州衛運官一併更番庶勞逸適均政體盡一而漕政爲益舉矣伏祈聖裁

議補科道疏

題爲差缺勢難終廢時窮法有當通懇祈聖明酌議陞用以濟時艱事我國家建官六卿握政本之司臺諫專糾察

南臺奏疏卷二

八

之任六卿失職臺諫得以議共忠邪臺諫失言銓卿得以行其黜陟彼此相維大小相制立法之善前代無比使委任得人職業無曠祖宗之天下雖與天無極可也邇來皇上乾剛獨斷政柄躬操內外羣工鮮能稱旨員缺不補遷轉不行實有厭弄臣下之意臣謂官職不稱惟選擇其人則可並廢其官則不可以御史一官舊稱重任即今皇上所使爲肅吏安民紀功錄罪有一不責成按臣者乎故當此天災人怨之時倭橫盜窺之際方內晏然無敢越志者徒賴此數輩紀綱之使在也乃今在內中差之缺一十有六兼攝止有五人在外中差巡歷二年竟無一人往代

者意氣消靡進退狼狽所望於徵召之典者不啻農夫之望歲也近見邸報在外有司年久的亦既奉旨陞用矣是行取不可選得員缺又難終已臣反覆思維尙有一說焉夫舊例行取諮訪參之眾論考選不厭再三厥典誠重第羣數十人而取之也其驟集闕下若見以爲多其遲至歲月又見以爲少差遣不敷催請甚難則何如隨缺陞用之爲便也見今科道缺官宜卽於內外相應衙門中選擇老成正直精明端亮者隨時陞用如此則人數無多既不患遴選之弗精有缺卽補又不患任使之久廢儻委用不效則每歲年例之推五年考察之典俱在誰得而私之此雖

南臺奏疏卷二

九

一時通變之權較之黜陟不明賢愚同滯其爲功效實相萬也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祈敕下吏部覆請施行其於用人圖治之機未必無補矣臣無任惶悚竢命之至

議併河漕設巡撫疏

題爲河漕分督未便巡撫兼攝非宜懇祈聖明順時更制以利轉輸以安重地事臣惟國家倚漕河以轉運設督撫以保釐均重任也顧官有宜合而不宜分者分之適以滋掣肘之患有宜分而不宜合者合之適以貽叢脞之憂語曰惡之不調更弦可彈車之或蹇易輪乃安處今日之時勢而思以拯救之亦更弦易輪

之會也臣試爲皇上詳言之自國初文皇定都於燕始命平江鑿渠淮浦灌輸京師厥任甚專嗣是以功臣子孫長於執紼之間不可獨任方命都御史王竑出總漕運兼理河渠河漕原未分設也間值河有他故特遣大臣行視圖方略治之事竟還朝正德以來猶旋設旋罷而總河專設則自尙書潘季馴始矣迄今十有餘載河道顧日以不治其故何也蓋治河猶禦夷也帝王之於夷狄每治之以不治惟河亦然時有潰決則堵塞之間有壅淤則疏濬之如是而已自總河既設職有專司居常無事恆恥績效之未彰每懷尸位素餐之懼興作無當可惜帑金之妄費祇貽

蘭臺奏疏卷二

十

畫蛇添足之譏如先任總河二臣或築隄壩以障淮流或鑿性義以分河勢蠹費冒功言之可恨至於今日其患又異是矣一柄兩持戈矛互生謀惡不出於己功惟恐歸於人或此有所敷陳在彼多方以撓其議或彼有所規畫在此百計以阻其成共事已成冰炭之形屬僚漸分左右之祖金錢空擲輪輓益艱詎厲日形於封章禍害乃遺之國家矣然則何如漕河歸一之爲便也蓋漕以河行河爲漕設名木相因事亦相涉若得其人而兼理之將委任既專事權斯一當局無越俎之嫌旁觀免築舍之議其便一也號令不分奉行無二杜諸司承望之私消大臣分爭之隙

其便二也漕爲專職河爲兼官居恆但檄所司以疏通遇患方乘暇日以巡視絕微功之念省糜費之端其便三也夫以不便如彼而其便如此亦何事拘束故常而不爲一議兼任耶然此亦有說焉蓋總督漕運至爲煩瑣而又加以巡撫之任一人之身百責攸萃拮据尙難又何暇出其餘力以治河耶嘗考先年倭寇侵犯維揚曾從御史馬斯臧之請專設巡撫於揚州後因倭寇寢息復歸併漕撫初猶駐劄揚州後遂漸移淮安而海防始日弛矣今歸夷大舉海氛甚惡顧茲維揚繫陵京之屏蔽當漕運之咽喉商貨萃聚倭素垂涎僥揚帆內指此中實爲首犯之衝恐非

蘭臺奏疏卷二

十

總計之臣所可遙制而坐策者今議漕河既併有難概責以巡撫之事宜專設巡撫一員令駐劄揚州或通泰之間使之整頓兵馬簡練軍實專爲戰守之圖期建安攘之績查昔年原設巡撫衙門見在揚州稍加修整即可駐劄無煩創建其勢又甚便也或者謂漕臣必藉巡撫之權方可行漕運之事不知漕臣統轄七省其巡撫所屬者僅江北四郡耳其他湖湘吳越之間宋梁兩省之地固無治所不及者漕令何嘗有不行耶况穿渠轉餉以裕萬年之積貯者河漕之任也事相關也開府建牙以圖一鎮之奠安者巡撫之任也權不相涉也今一換置之間而官不增設費

不重加政體人情俱爲全利亦何憚而不爲之臣非不知循默可以無過易置未免招嫌第目擊河漕之決裂已甚武備之積衰可憂不得已而爲是曲突徙薪之議若失今不圖一旦患生臣測圖之其有及乎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過計祈敕下該部速議施行國計幸甚地方幸甚臣無任皇悚待命之至

議處科場疏

題爲京開錄士大謬禮官持議未平祈敕部院從公看覆以信明旨以服人心事竊以文體之醜滿闕士風士風之邪正關治化邇來文體蔽壞屢屢宸綸申飭釐正不啻再

蘭臺奏疏卷二

主

三而其敝乃益甚良以禁令止屬之空談革懲未見之行事以故忽明旨而不信玩禁例而不遵法之不行自上始耳有如今歲北闈取士乖謬實多業經科臣疏奏奉旨看議該部卽仰承德意遵例議懲以儆將來誰曰不可奈何其不盡然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如吳應鴻鄭榮文理怪誕不經徑議革斥是矣第據該部之所指摘文中疵語則邱夢周張蔚然安在爲應鴻與榮之次也趙士驥鄭宏材安在爲夢周蔚然之次也曹藩趙名言又安在爲士驥宏材之次也乃該部於夢周蔚然則曰姑免斥革矣曰終身不許對制矣夫所謂不許對制者將令其衣巾以終身乎抑

尙許其入仕乎儻許入仕則固依然入彀之英也何以云重懲也於士驥宏材則曰限六年部考定奪矣於藩與名言則曰待論定而議罰又曰限三年部考定奪矣夫所謂部考者非覆試之意乎頃奉明旨不必覆試恐滋弊也而顧欲覆試於三年六年之後其弊尙可言乎且其覆試也將虛應故事已乎抑尙酌其去留也如有去留則視不許對制者不尤重乎何輒概云量懲也至謂曹藩爲庸謬而不屬險怪似與名言俱在可原者臣查督學校士文理疵謬當在降黜之等豈不可爲諸生者而顧可列高魁之選乎又部疏前引新奉欽依申飭科場事宜內開文理險怪

蘭臺奏疏卷二

主

不經及荒謬不堪者奏請革斥主考等官分別罰治今藩與名言非所謂荒謬不堪者乎何自言之而自背之一疏之中首尾不相應也况洗改關節均屬可疑而考官之被調亦以曹藩與汪泗論之故論旣定矣又何說之可原也夫禁例在前公議在後而諸生甘自蹈之卽照例議斥原不爲過儻皇上加意憐才不忍遽棄暫示裁於今日尙需效於他年則發學肄業以待再試實皇上加惠之盛典曠蕩之深恩非臣下所敢與也至於考試二臣則猶有可議焉夫順天主考者全天敘也副考者焦茲也論關節則罪當各坐所由論文體則罰宜先及主者今觀禮官之駁奏

及部院之平議係文體之疵謬者居多也取士如此衡鑒謂何卽天敘之辨疏亦曰五經俱臣涉筆金榜俱臣登名此真語也今在竑旣已敝破天敘何獨瓦全縱言者偶遺彼獨無愧於心乎旣不與竑同調亦當量行議懲庶爲公平正大之體也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乞敕下部院再加參酌邱夢周等應否與吳應鴻鄭萊並議裁懲主考全天敘應否量議薄罰從公議覆仰候聖斷庶明例不爲虛文公道不至漸滅而掄材重典爲益肅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參處府佐疏

蘭臺奏疏卷二

古

題爲府佐患病同里職任久虛乞賜議處以重官守事臣奉命督理兩淮鹽法揚州乃其駐劄之地受事以來值該府知府陞轉通判降調管河江防同知二員一督工徐邵一分署瓜洲府署官僚缺乏殊甚乃清軍同知王以孚亦以抱病行矣使本官患病未久或雖久病而尚未離任臣亦可以無言查自二十四年十二月臣以僨運經過揚州見其口眼欹斜觀望甚爲不雅文移舛錯志意業已全隳猶意其一時偶病或調理可愈也旣而本官因解木被許前病轉加隨具文乞休而道府諸臣稱其年力尙強操守無壞令其在途調理痊可速來赴任不謂本官輒徑飄然

長往矣及今半年之外尙無履任之期該臣看得朝廷因事建官日月不容少曠人臣奉公守職去住豈可自由况揚州路居南北之咽喉地當商賈之輻輳江洋爲鹽盜出沒之藪海口爲倭寇入犯之衝頃蒙皇上軫念重地創設撫臣以圖永奠法度更新之始正官僚整飭之時凡一切清戎實伍輯盜安民胥係同知專責今以孚疾病旣已纏綿煩劇豈堪負荷且其在籍已久就列實難是尙可不爲議處而久虛員缺以待哉爲照揚州府同知王以孚履任雖無大過抱病惜其難痊經年偃卧私家豈是當官之義名位空懸宦籍甯無竊祿之羞宜令投閑免遭重戾或念

蘭臺奏疏卷二

圭

其病體非係衰殘易地尙堪驅策則量調簡僻以責後效是亦愛惜人才之意在該部酌議上請非臣所敢定擬也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乞敕吏部再加參酌將同知王以孚准照有疾致仕或量調簡僻遺下員缺速爲推補庶憲度有常官職無曠而地方深有賴矣

乞復用人舊制疏

題爲士氣消磨日甚世風淪壞堪憂懇祈聖明深維遠慮修復用人舊制以勵臣工以同泰運事竊以自古君雖神聖不能獨運而成功則用人爲之先矣况九卿股肱之任臺諫耳目之司用人之中尤爲重要進退消長之間關治



亂興衰之數不可爽也故必九列無虛位而後濟濟師  
爭效靖共之誼一有不法納言者得持文墨以議其後矣  
亦必科道有常言而後審審謂各輸匪渠之忠一有不  
當秉衡者得據先資以課其殿矣夫如是故賢姦易判用  
舍不淆朝無倖位之夫野鮮留良之嘆斯端拱之化成而  
無爲之理得也乃今日之用人則有不然者卿貳十五虛  
席部院強半代庖員且不充人奚暇擇此在平居無事已  
非所以昭明良之盛隆喜起之風一旦國家有事求可爲  
排難解紛持危定傾者果誰其人哉有如昨歲兵部侍郎  
邢玠不先補任東事告急經略需人廷臣寥寥數員恐亦

蘭臺奏疏卷二

七

難其任矣故與其拊髀於臨時孰若儲材於平日皇上念  
及於此則九卿員缺之補何可緩也至於科道秩固清華  
責亦艱鉅非謂人人皆可勝任者今見在者不與其出何  
以昭勸懲之公應選者不與其入何以盡英賢之用惟勸  
懲不行也將譏彈得憑其胸臆而國是愈消惟英賢不錄  
也將臺諫祇取爲具員而忠諫日遠此理勢之必然而朕  
兆之已見者無論非朝廷建官之意恐於皇上求省煩言  
息議論之心亦甚拂矣況臺臣職主糾察東西南北惟其  
所使有如昨歲御史陳徵不先補任曠承欽命選使監軍  
臣竊那借別差安得朝令而夕行也故與停取而任其消

磨孰若精取而嚴其殿最皇上念及於此則科道員缺之  
補何可緩也夫股肱不可缺耳目不可廢黜陟不可不行  
賢愚不可同滯事理易見功效相遠以皇上聰明聖知夫  
豈無辨於此乃諸臣請之益力皇上持之益堅其故果安  
在耶意者以卿貳高爵重祿未肯輕以與人故苟可兼攝  
不必於備員也又以科道沽名取譽逆耳厭聞故難其進  
退以示裁抑也臣皆以爲不然蓋爵祿名譽人主鼓舞豪  
傑之術也惟上懸爵祿以待士故挾材抱德之英咸思附  
日月之末光建鼎鉉之大業而國家方賴其一臂之用有  
如上愛其爵祿則下愛其所學將寄迹於考槃殆光於衡

蘭臺奏疏卷二

七

泌士高嘉遜之節朝貽播棄之名不信仁賢誰與共理雖  
有爵祿將焉用之且臣下惟恐好名之不真耳夫責難陳  
善名曰恭敬排姦斥佞名曰忠直使人臣皆能好名以堯  
舜事其君而竊附於恭敬忠直之義顧不休與不然獻諫  
希榮黨邪伐正此不好名之尤者也國家亦安所賴於是  
臣而用之二者相提而論孰得孰失孰偽孰真宜有分矣  
皇上念及於此則九卿科道之補又何可緩也臣抱此懇  
誠久思獻納第恐言詞拙訥不能感動聖衷故遲回至今  
竊見人才日益凋耗議論日益繁淆不勝杞憂日昧進言  
以下天聽伏乞皇上廣求端亮之賢盡補卿貳之缺而以

糾彈付之納言慎選忠直之士川實臺省之員而以進退付之公論蓋皇上深居穆清臣下臧否其勢不能盡知若夫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愛惜人才以共維國是宰相蓋與有責也皇上職要惟爲天下擇一相而已儻員缺不補考課不行用舍供其好惡賢愚聽其消長將使爵祿不足勸名譽不足矜人習僥倖之風士無砥礪之氣而人心世道竊莫知所終也伏願皇上留神省覽臣無任懇切悚慄之至

### 議通鹽法疏

題爲淮鹽額地日促浮課日增商困已極引壟難售懇祈

#### 南臺奏疏卷二

六

聖明及時拯救以裕邊儲以圖永利事臣猥以謏才受命督理兩淮鹽課當此工役未息征調繁興凡可益課通商以佐主計者之萬一實臣之分亦臣之願也顧今兩淮鹽法敝也極矣夫其敝也有源而其通也有漸苟不疏其源而冀其流之通雖使劉晏持籌計然決策恐亦難以善其後也臣試備舉頽末爲皇上言之夫淮鹽之利甲於天下惟其行鹽地方之廣耳逮後日侵月削漸失其初如江西之南贛吉安湖廣之衡永郴寶皆改行廣鹽矣河南之南陽僅存舞陽一縣餘亦改行解鹽矣地而去而課存其故已不可曉況今之淮課又非往日之故額乎往日淮鹽歲額

七十餘萬原有常股存積之分邇來無論邊情緩急概爲開中矣往日正鹽每引不過二百觔今則加以餘鹽挑河等項每引五百五十餘觔矣夫額地之減者已三分之一而浮課之加者反數倍之多鹽法安得不稱壟商人安得不稱困也見今商人已納餘銀守支未掣者積引三百餘萬儻由此而不再加增三歲之積率以爲常尙恐難繼奈何各邊工本之引又日加而無已也豈未悉夫加引之爲害耶蓋凡此攘攘負販之徒皆爲利來也稱貸資本計日起息以冀贏餘之入今納銀於三年之前揆賣於三年之後盼望掣期不啻農夫之望歲一旦令新中者反得而起

#### 南臺奏疏卷二

九

越焉彼獨何心詎能甘乎且歲額行鹽止有此數既賣於此又賣於彼是罔利之術也聖鹽既已無期餘銀又不容緩嚴刑苦逼剝肉醫瘡是劫奪之政也商資既虧漸圖改業歲課百萬徵辦何從是俱困之道也主計者儻爲國家計久遠何不念及於此哉該前任御史楊光訓目覩加增引目萬分難繼疏請停中已經該部議覆斷自二十六年許爲停止亦已灼知其害矣乃時未及停復加遠沒舊引突至一十七萬近遼餉又加三萬矣此二十萬引不知將安消受乎臣查淮南歲額定鹽八單其實正行六單耳淮北歲額定鹽四單其實正行三單耳餘未行之單皆壟積

之數也自昨歲京掣新復適遇前項違沒諸引附搭掣賣多至二十餘萬足抵兩淮一季之數故今歲正月又當春掣之期據督捆委官呈稱商人因前歲掣鹽過多堆積江廣不能銷賣今掣期已迫不肯承買差人拘提俱閉門遠避乞行改委等因該臣多方招諭定之以期限威之以刑罰必竟遷延違逾一季直至四月掣驗始完蓋地方有限食鹽有限前有一引之加則後有一引之壅此理數之自然無足怪者夫一歲之中已積一季長此不已將安底極故臣以爲加增引目萬萬所當暫停也夫加增停矣僅不益甚其壅耳而見在積引亦終不能銷臣日夜思維求所

蘭臺奏疏卷二

三

爲疏導之策莫知所出如割地不能復矣存積不可望矣勦重不可滅矣獨禁絕私販一節尙在可行除近在江北臣督責所司設法禁嚴已不遺餘力矣其遠在江廣河南臣巡歷不及人心易玩且兩省司道舊不相屬而兩廣南贛軍門俱得而節制之勢有遠邇便分向背昔年割去地方大半由此今所恃以共事地方者獨鹽法一道耳有司藉口便民鹽道鮮能任怨以致私販充斥視爲當然如湖廣荊州一府在附府江陵數縣尙食官鹽其夷陵長陽等處爲私鹽所阻官鹽曾未一至其地湖省如此江西更甚是淮鹽額地明割者三分之一而暗侵者不知其幾也雖

有年終查奏之例不過就一府總計以此縣之多補彼縣之少僅完八分以上冀免奏罰足矣此二分未完之數卽前所謂每歲壅積之數也當此國計虧調課額阻滯之時安可因循故弊不爲破格一處臣看得州縣戶口之增減生齒之繁耗每數十年而一變舊定鹽額間有當更今宜行令各省鹽法道督各府州縣掌印巡鹽官通行查議某處銷引溢額今宜加引若干某處銷引足額今宜照舊某處引全未銷或係道里不便作何搬運或係私鹽阻隔作何禁戢亦必計口授鹽定以引數比照舊額有增無減限兩月以內酌議明白造冊送臣以憑按冊發照照數銷賣

蘭臺奏疏卷二

三

凡兩淮見在行鹽地方務期盡食官鹽以圖漸復年額儻仍前怠玩借言民利私鹽之賤誘以私販遏捕之難非係忘情國計必是才力不及聽臣差滿照例摘奏重加罰降將見責成既嚴斯奉行知謹待至數年行有成效積引漸銷再議加增亦未爲晚也臣前之所言是爲探本窮源之論後之所言不過補偏救弊之方必源本既清而後補救有效不然加者無已銷者有限區區劑量所濟幾何亦終歸於決裂而不可支也逮其不支然後起而拯救之則其難更倍矣伏望皇上軫念國課之重深維永久之圖祈敕該部再加查議除未銷甯遠新增引鹽仍照舊到倉鈔勘

合派支換掣外自今以後徵兵措餉等項一切勿加淮鹽其消導積壅從臣所議速爲覆允行臣遵照施行庶淮商之積困漸甦國家之經賦可久而臣亦藉手以稱塞於萬一矣

### 議撫臣駐劄疏

題爲酌議巡撫駐劄要地以適重輕以便彈壓事頃因河道多艱倭情孔亟仰荷聖明惓焉南顧俯採廷言併河漕以一事權設巡撫以固戰守詔令一新軍民胥悅謂從此運道可保安流海邦永有藉賴矣第河漕大臣駐劄淮上乃南北輪輓之中淮黃交流之會糧運方輿則專駐淮安

### 蘭臺奏疏卷二

三

以董漕事糧艘甫過卽往來徐邳以理河渠事勢便利經久可行無容更議矣惟是撫臣駐劄之地有不可不爲審擇者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周盤查得昔年開府勅設揚州良有深意間或謂揚州地當衝要過客往來應酬不便臣前審察未的亦未敢定執其詞致今遂有移駐泰州之議矣及臣巡歷地方相度形勢詢稽輿情有萬不宜然者何敢顧忌隱忍不爲明白盡言之蓋今日撫臣之設雖云海防爲重實則以撫緩而兼軍馬之任凡四府三州幅員千里皆宜周顧非如司道偏裨僅守一隅已也若揚州則四通八達之區五方雜處之地財貨輻輳姦宄叢生儼然東

南一巨鎮也雖平居無事尤須重臣以資彈壓卽有倭倣南可以壯陪京之門戶北可以固陵寢之藩維東北急則可以應廟瀾東南急則可以制通泰左右策援靡不如意且開府舊制規模甚壯輪奐猶新而中軍衛宇司府廳舍依然俱在不費一緡不勞一力蓋天造地設以待有今日之舉者若泰州則其義何居哉卽以維揚一郡形勢較之府治屹然上游稍入而東南百餘里爲泰州揚州道居焉再入而東南五百里爲通州副總兵居焉撫臣居中調度輕重適均前人經畫委曲周至無以加矣若撫臣移駐泰州無論圖署營壘百無一備勞民動眾煩費騷然甚失原

### 蘭臺奏疏卷二

三

議設官之意且將與該道同城乎則勢不足以容儻移該道於揚州是道臣居其中而巡撫居其外道臣處其重而巡撫處其輕名義何置外亦甚矣若謂揚州之衝煩不如泰州之簡僻不知撫臣體已尊貴往來應接原自無多若道臣名位稍次則應酬之煩不更甚乎且避煩囂而尋幽靜此惟志在山林者可耳若巡撫何官保釐何任固將詰武揚威容民蓄眾顯然與兆庶相昭揭顧可託之無人之境遊於寂寞之鄉哉無論事理未便恐亦非所以爲名也况交際一節亦自無難處者該臣等看得授節殺以勞過客郵吏所有事也充庭實以媚顯者明例所甚嚴也且行

者迫於王程誰願流連於道路守臣自有政務奚取委婉於將迎惟在明旨一加申飭而前弊可盡釐矣新任撫臣端方清正作法宜自今始豈其以一時應酬之靡文而忽百年經久之遠略也必不然矣撫臣受命建節駐劄便利宜聽自擇第既已奉敕行事恐有避難之嫌臣等聞見既真謀議且確不得不代爲具題不然恐舍已成之故業圖不急之新工徇一人之便安違輿情之後望則民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財用空耗怨咨且興臣竊知其不可也此舉也官民上下同然一詞臣若不言將來亦必有言之者及言之而事已垂成勞費已不可償矣伏祈敕下該部酌議

蘭臺奏疏卷二

五

覆請行令新任撫臣仍駐揚州其泰州衙門免議營建再祈天語申飭在外撫按各修本等職業不得無事交接宴會以妨政務庶宿弊除而衝地經久可行規制定而重鎮保釐永賴今日設官之舉斯盡善而無弊矣臣無任皇悚待命之至

議舉營田疏

題爲營田創始要在得人懇祈聖明卽任獻議之臣期責必成之效並酌留鹽引以襄盛舉事竊自島夷煽禍環海戒嚴兵食告乏在在皆然而江淮爲尤甚蓋鳳泗之間祖宗陵寢在焉且漕粟四百萬由此以達京師儲資百餘萬

賴此以供邊餉而本地緩急曾不得藉其絲毫之用是語勢最重而不得不防者無如此中乃諸時最困而不易爲防者亦無如此中先是撫臣條議增兵借餉章凡數十今兵已集矣業收之營中矣而尙莫知餉之所從出斯時也已集之兵散之不可存之不能爲淮海慮者真計盡無復之矣臣偶從邸報見工部郎中樊兆程陳說河道事宜而概及營田之議蓋緣本官初令贛榆已行有成效近復奉差駐劄安東督濬海口三年之間留心計度所見必真非鑿空漫談者比也臣閱其疏稱鳳泗徐淮之境可耕之田豈直千萬餘頃又稱清安一帶直至贛榆六七百里中間

蘭臺奏疏卷二

五

荒地不下數百萬頃且指畫地形確有實據今卽不能悉如所言但於千百之中得其一二每歲當有數十萬金之入以此治河給餉豈非國家莫大之利哉該臣會同總理河漕尙書楊一魁巡撫鳳陽等處都御史李銑巡按御史周盤看得營田之制廢也久矣邇來忠計之臣談者非一迄未覩有成效或者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則招徠之難或者有願耕之人而無其具則督責之難凡此皆由廟堂無必行之畫臣工鮮能任之人是以奉行祇屬具文議論竟成畫餅耳今皇上誠銳意舉行宜卽將兆程改授屯田職銜使督率所司設法經理假之便宜以專其任限之歲

月以考其成蓋渠業已言之則奉行必力且其才智幹濟又足以辦此也猶恐銓司以官非舊設不從所請臣等於此蓋嘗熟計之查得安東海口舊無分司祇因前歲本官有挑濬海口一疏遂經總督河臣題授今職原議事竣停差今本官三歲功完造冊具報業已無所事事矣先任漕撫尙書褚鈇曾議題革改設道臣既因請告遂復中止今若改爲屯道事體更宜且本官任逾六年俸加四品官階亦適相當也况衙門如故役使如故供費如故官雖由於創設事無待於紛更嗣是儼河道少阻不妨兼督濬之役卽海警時傳亦可藉彈壓之重俟數年之後屯田就緒議

蘭臺奏疏卷二

吏

留議革悉聽聖裁無所不可果何惜此而不爲也夫官誠專設任事有人矣將專恃募民開墾乎而淮徐之間頻遭水患所在蕭條甯有餘力卽官給牛種能有幾何計必召商事乃可濟臣查淮鹽積引二百餘萬以十分計之淮南十九淮北僅十一耳已行運司議將南引量改淮北無使有偏滯之患祇因南北餘鹽有五錢七錢之異故查議未定今宜免議改撥止將淮北鹽引量加三萬召商開墾輸糧報中就令鳳陽巡撫出給倉鈔勘合關領引目下場收買餘鹽照例掣賣應納餘課亦留本地爲營田工本之費定以三年爲限使鹽法無阻前項引價餘銀悉歸戶部備

鹽法稱壅徑議停止則其端既開庶窮民有所依附而就耕者必眾矣又恐計部以鹽法有礙不從所請臣等於此亦嘗熟計之蓋引係加添既非分正課之所有且及期還部反以增正課之所無果二三年間積儲稍裕則漕糧餘課可不再煩請留實可佐主計之籌於萬一又何惜此而不爲也臣職司鹽筴也而議屯政方慮引壅也而議留引非故不憚煩瑣以取多言之譴第其見江淮根本重地視他藩省不同萬倍當防而民生困敝兵食匱缺又非如他省之猶可加派者儼兆程之說果行誠國家無窮之利地方永賴之福也第官非專設而欲概責於郡邑或兼攝於

蘭臺奏疏卷二

吏

司道則必不可行卽設有專官而不量留鹽引召商開墾亦必不可行臣待罪地方目擊其事誠不忍漠然坐視令古今良法美意卒湮廢而不可舉也又何惜此而不言哉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祈敕下該部覆議施行蓋議行而功效相符則全享其利卽議行而功效不逮亦不見其害想大臣忠誠體國計必有以悉此矣臣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催補司官疏

題爲運司空署委任乏人祈賜速補以重鹺務事據運司經歷司呈承准本司照會准署印判官張問明關稱見忠

足疾調治不痊，辦務煩重，又兼徵解餘銀，病體實難料理。乞行改委，并催補運使等因。呈詳到臣，除批令暫假調理，照舊視事外，該臣看得兩淮運司額設官四員，一切稽引督鹽通商裕課，皆於運使是賴。而同知副判又各有齎捧解銀捆掣驗放之責，即使備員不缺，尙爾輪委不敷。頃自大察汰斥之後，僅存判官一員，辦務浩煩，已難兼攝。況今春夏餘銀起解在即，乃判官張問明又以病請矣。一時司署並空，無人堪代。夫部解既不可緩，印務又不可虛。臣於斯時亦莫知所爲計矣。先已兩次揭催，迄今未見推補。豈銓部偶遺之耶？抑求之未得其人耶？竊照兩淮鹽課半天

兩臺奏疏卷二

天

下蓋利藪也，非操持狷介者難以絕苞苴之嫌，亦弊藪也。非局幹精明者無以著綜核之效。屢經諸臣建議，咸欲選任以重其事，權優擢以旌其勞。勲誠以國計邊儲所關甚鉅，今且懸缺半載，並代庖無人矣。前任御史楊光訓疏稱運職名重實輕，彼一時也。豈料其一至此極哉？臣猥以庸愚叨膺簡命，督理淮課，夫所謂督理者，督責司官經理也。故一法之行，必經運司查議，一令之布，必經運司轉承。今並司官無人，又安所施其督責？臣若因循不言，儘缺官廢事，國課有虧，皇上以煩命罪臣，臣將何說之辭？伏乞皇上軫念兩淮鹽課重鉅，視他司不同，敕下該部將運使同知

運副及泰州分司判官速爲銓補，勒限到任管事。而運使一官尤選擇精明廉幹者充之，庶經理得人而離務不致曠廢矣。

懇請停遣中官以維鹽法疏

爲淮鹽絕無積存，諸臣大肆欺誑，謹據實陳奏，祈賜詳察。以破奸謀，以維國計。事：臣於本年七月三十日接邸報，見鴻臚寺主簿田應璧一本爲有間，入告聖積鹽收時價以助大工等事。據稱此本於六月初七日封進，未蒙批發。想皇上已洞照其奸矣。乃應璧奸謀未售，其本復催奉聖旨。目今中外多事，經費浩繁，且不忍加派小民，這所奏沒官

兩臺奏疏卷二

天

積鹽既有搭放變價舊例，就差所奏內御馬監左少監魯保前去會同彼處巡鹽御史及地方官查明變價解進內庫以助工費，不許隱匿阻撓，寫報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一見之不勝駭異，竊念方今兩宮肯構九域徵兵，主計之臣日夜持籌東搜西括，恨不得嘔心吮血以供額外無窮之費。向使兩淮運司果有積鹽，何所吝惜而不爲變價以供公家之用？眾商果真知場有積鹽，何不具告戶部及臣衙門而專謀之應璧？且擅請中官以開無窮之嚮，此其故安在？蓋緣事無影響，謀出朋奸，有萬萬不能從者。臣誠先言兩淮鹽法之害，而後指羣奸挾奏之由，皇上幸垂察



焉夫兩淮歲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此係隨丁額辦輸官專待邊商報中內商守支之數但海畔蕭條丁窮苦流離轉徙逋欠常多往往商人告迫經年監比得兒變產折價難完僅有積鹽早已補支盡矣况正引之外甯遼諸邊新增引目每歲不下二十萬皆無正鹽聽商買補僅有積課豈不告支又昨歲戶部以大工缺費計無所之搜尋淮司達年達沒老引十六餘萬召商認買引價餘銀共徵二十萬兩解部助工各引鹽勛亦係買補僅有積課又豈不告支凡此在諸商不過投詞片紙在臣等不過援筆一批便可了當有何難事而應壁說云運司無暇料理御

蘭臺奏疏卷二

三

史席不暇溫將誰欺邪應壁銅臭之夫固不知天下萬世之有公議然所以敢為欺誑而不顧者亦有所以使之矣目今兩淮鹽法敝壞已極不在場司之無鹽而在行鹽之難售蓋二三年來邊方增餉戶部助工兩淮引價餘銀舊稱一百二十萬今實漸至一百四五十萬矣夫行鹽地方有限食鹽戶口有限豈其神輪鬼運遂能消化之速如此蓋新引日益則正引日墜以致商人納銀歲久掣鹽不前資本漸虧積苦難堪而奸人告利每每鑽求希圖超掣今春京城市棍借口淮鹽獻兵獻餉實繁有徒幸賴聖明置之不聽乃日久計生復貽買應壁轉換言詞冀為必售之

術駕言內工之助謂奸謀僥倖負絲得行將藉彼假虎之威以肆其貪狼之性凡商人納銀守支之課皆得指為沒官凡商人及期應掣之單皆得任其撓越奸猾得志良善墮心從此邊商裹足而不前則芻粟之飛輓難繼而戍卒時虞其脫巾內商挾貲而徙業則帑庾之積貯日誦而司農愈憂其掣用邊情國計利害匪輕且應壁之詭詞既曰餘鹽堆積如山矣又曰令商買補足額將所謂如山者安在邪既曰專指沒官積鹽矣又曰每歲附搭十四萬將商鹽歲歲沒官若許邪轉換支吾不可方物豈其誤聽而誤言之其意將使閭閻布滿於要地利權盡操之奸人汚辱

蘭臺奏疏卷二

三

聖化搖亂人心天下國家之患將莫知所終也邇來利孔一開獻礦獻稅應如影響諸臣執奏盡託空言臣又何敢煩瑣仰瀆聖聽第國家鹽課所關重大非僅僅礦稅之比蓋開礦權關雖不便於閭閻尙無損於國計若鹽課則外實九邊內供庶府一經廢壞整頓愈難臣叨蒙任使職掌攸關知而不言罪將滋大為是不得不披瀝於君父之前也昔主人有誇池以為利者行人過而見其魚鼈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主人喜為之具網罟舟楫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主人蹙然曰吾為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為哉今淮課



百五十萬以供軍國莫非皇上之固有應儲乃借言進獻而欲反因之以爲利哉臣謂若應儲者宜服上刑也皇上試加省察如以臣言不謬祈敕戶部核實具覆停中使無名之差正應壁欺誑之罪果工費不給責在司農凡四海貢賦皆皇上所有令多方湊處自無缺用無聽一人牟利之私言而壞累世經久之大計也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再陳中官不宜干撓鹽政疏

題爲中官漸干鹽政微臣竊抱杞憂謹瀝血誠冀同睿慮以杜亂萌以保泰運事頃聞應壁本以錢廚汚流受人雇倩僞指積鹽誑上實乃朋比營私皇上未暇詳察遽允所

蘭臺奏疏卷二

三

奏徑遣少監魯保前來兩淮變價解進風聞傳播遠邇交駭在廷臣工合詞執奏人情如此事理可知况臣待罪淮離驚憂更切隨已核實奏報恐尚未徹宸聰臣仰窺聖意或者謂積鹽既係沒官何妨變價魯保情自願往尤易責成雖多參駁之章恐爲過激之論以故執之甚確行之不疑果如所云是於諸奸欺誑之情國家理亂之故似猶未盡洞然者臣前皇遽疏陳又且剖陳未悉聖心難格同所宜然謹罄愚忠再干天聽夫鹽者民利之所在也鹽課者國用之所需也惟利切於民故競趨之孔實多惟用關於國故經理之法甚備如兩淮三十場各有場官矣又爲設

司官以分理之每十場各有分司矣又爲設都運司以統理之運使官階三品秩等參藩稱貴重矣又特差御史以監臨之大小相維紀綱互紐試觀前後離臣諸所規畫條例俱在法制井然如遼商主於報中也惟糧草已輸而引目雖售則爲之定搭派之規內商主於守支也惟餘銀已納而鹽掣無期則爲之停加增之目水商主於運賣也惟私鹽夾帶而正課難消則爲之嚴京掣之防又恐商人乘機射利中道遲留鹽價騰凌閭閻坐困則又配之以州縣定之以水程所以爲民生慮者尤倦倦也凡此皆權利較害酌盈濟虛於修明法紀之中寓調節均平之川故二百

蘭臺奏疏卷二

三

年來國計以充選儲無缺雖一壞於正德之季旋釐正於嘉靖之初得失少異興廢頓殊以往徵來毫莫之爽也近因淮南引日稱鹽內商告病屢經臣等題請戶部議覆暫停邊增之以引以濟鹽法之窮夫邊臣時方告急計部豈不關心顧暫減於一時正期垂利於永久也無奈地方奸徒希超掣罔利無隙可乘欲蒙告之臣等乃臣等之所請裁也欲蒙告之戶部又戶部之所議革也計無所出鑽賄入京申謀奸書捏空濫奏止圖雇倩之利罔懷軍國之憂皇上誠洞燭其奸卽置之法豈不寒奸諛之膽而懷臣民之望者哉臣不其然故下戶部轉行臣等查明具奏誰敢不

實奈何應壁之稅奏甫入中官之特遣已行戶部不得量其盈誦臣等不得執其真偽夫戶部乃皇上股肱之臣掌邦國之賦者也豈不若一例職之足憑乎徵臣乃皇上耳目之司叨澄淸之寄者也豈不若一閣豎之足信乎重其職而疑其任輕其人而假以權賢奸倒置用舍失宜敗道傷猷莫此爲甚且應壁之所指者沒官積鹽也聖旨之允賣者亦沒官積鹽也今據各場查報場鹽並無沒官彼督保者既已受命遠來甯能空手回奏必且別立名色更尋事端試觀臨行之條陳已爲後日之張本其曰鹽不足數令商買補是明知無官鹽也其曰隨到即放不俟掣期是

兩臺奏疏卷二

奏

明欲阻正課也甚謂止給印票不用關引夫商人九邊報中運司投鈔南京起引往返萬里豈故好煩國家創法良有深意所以示鹽法之重而杜假冒之端也若印票便可通行則引日可置無用且本地近便誰甘邊塞之勞超掣利多孰樂守支之苦以若所爲不至舉成法而盡壞之舉邊餉而一空之不止矣此一鹽法也憂國奉公之臣百計維之而不足懷私逐利之輩一言壞之而有餘興言至此良可痛心且臣奉使兩淮專理鹽法也既宦官居中用事定知掣肘難行有如投託奸徒公然夾帶臣能一爲禁治乎有如商民告困法當變通臣能一爲調停乎即今聚賄

營求奸棍數輩俱在揚城姓名可指然且負隅之勢已成倚社之奸難索何論其後也蓋執之則嫌於忌器徇之則適以曠官然則自今以往將視憲臣如贅疣而等三尺如土直矣豈直鹽政即皇上近差中官抽稅關隘皆原未設官管理者也向使見在權關已設有部臣再益以中使一柄兩持又何能爲理勢自然初非難見今遣使業已在道不敢卽望召還惟願皇上渙發綸音明諭魯保令遍歷鹽地躬自檢查果有沒官積鹽固當盡數變價如係無影捏奏許令遵旨回朝勿得另有乞陳干撓鹽政儘果內帑空乏急在需財不妨特赦戶部轉行鹽司酌量加增以助工

兩臺奏疏卷二

奏

費庶雖壅阻於一時尚可補救於後日不遂至一壞而莫之挽也雖然此猶以利言也若臣之所慮則更有大焉者蓋嘗歷覽古今博觀載籍甯有國家務財用而苗害不至者乎甯有閭閻干政權而禍亂不生者乎況鹽筴與民爭利本爲厲階故邊海鹽徒通江與販十百爲羣敵傷官兵歲無虛月然旋就擒捕未卽爲害者徒以法紀昭明官軍用命故也一聞寺人干政物情必且駭疑轉生厭惡之心易開鼓煽之隙儼有持大澤之槌弄潢池之兵一夫大呼千人響應何以禦之卽幸而勦滅已傷天地之和脫致蔓延甚非國家之福是其大可慮者一也國之所依者民

之所依者財通來屬國兵連閭閻膏竭微斂日益科索無  
休遠近騷然人心愁嘆岌岌乎若累卵之危矣皇上惻然  
軫念不忍加徵聖言及此是百姓之德也第天之生財止  
有此數凡屬國家經費錙銖皆自民間茲因防海添兵餽  
餉不給山東兩直已加派矣况此歲額離資均屬九邊正  
餉此有一分之人則彼有一分之誦迨乎軍士絕食豈能  
束手待變設非益賦出辦何從是不忍加派者祇爲空言  
而不免加派者乃其實事也海禽微物情偽尙知億姓舍  
靈豈無恩怨民心既失外釁易乘土崩之勢漸成瓦解  
之形立見是其大可慮者二也臣聞惟名與器可以勵世

蘭臺奏疏卷二

美

惟賢與德可以服人故國家建官爵以稱德位以序賢貴  
賤有章大小不紊以此相制人心帖然從古及今莫之改  
也若以掃除之役撓有司之柄恐賢良聞之解體豪傑莫  
不噬心除非猥瑣庸流方能俛仰從事官常日亂寵賂斯  
彰諸臣以聚斂爲嘉謨肯人以培剋爲善計煽汚俗於天  
下叢怨謗於朝廷八柄潛移四維盡裂天下之事殆不忍  
言此其大可慮者三也由此言之則今番舉動不獨國計  
盈詘之所係實天下理亂之攸關是當審圖未應漫視不  
然使事苟無傷言猶得已臣待罪淮上已踰三時行且及  
瓜計當弛擔因循緘默豈不便於身圖阿諛順承尤可保

乎聖眷何苦而汲汲如是哉所懷者國家之隱憂所不敢  
溺者朝廷之職掌焉耳又非不知成命已出反汗爲難第  
思改過不吝成湯所以貽謀唯言莫違孔子用之垂戒臣  
區區犬馬之忠亦惟願皇上以成湯爲法而無蹈孔子之  
所戒也臣言雖鈍臣念無欺願霽天威少垂睿照地方幸  
甚國家幸甚

蘭臺奏疏卷二

毛

蘭臺奏疏卷二終

蘭臺奏疏卷三

明靈壽馬從聘著

乞裁察無沒官鹽疏

題爲鹽法干係匪輕離臣持論有據懇乞聖明亟賜裁察以重邊儲事奉都察院劄准戶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這沒官積鹽係原奏官稱變價解進以濟供用今據地方官揭辦兩淮絕無如何這等互異便著差去內官魯保會同巡鹽御史督同經管運司等官作速查明具奏戶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該臣遵奉會同御馬監左少監魯保督行運司等官徧查兩淮三十鹽場並無沒官積

蘭臺奏疏卷三

鹽取具各場官吏及守支眾商結狀在卷猶恐查報未確臣請再以事理之最顯明易見者爲皇上言之淮引每歲開中七十萬乃視場課以爲準非有盈縮之不同也况鹽引原不相離使鹽果沒官未有不先沒其引者自前歲戶部助工搜尋運司消消違沒老引十六萬餘乃三十四年以來所積數已盡於此矣中間所稱消消者乃官課已納支鹽出場偶遭水火不測消化無存方追引銃毀此項約九萬餘引無鹽可沒不待言矣所謂違限事故未行支鹽者僅七萬餘引歷今三十四年節題蠲免補支消折甯有未盡以此觀之益知查報之非虛也見今場司所存者不

過商人納銀守支壅阻待掣之正課耳是可以爲沒官乎皇上一垂睿覽則有無虛實其情立見矣再照國家鹽法九邊報中南京起引固所以節飛輓之勞杜假冒之弊乃其最要者尤以邊塞寒苦非人所居借引招商填實邊地庶使軍民有所倚附而封疆乃可守也祖宗規畫何等深遠國家關係何等重大故其設官也既有場司以分領之又有運司以督理之自司道以至府州縣官皆有專責法已詳矣非有未盡之利也而猶責御史以監臨之若曰是皇上法紀之臣勢要不得撓利害不能戒爲能革弊釐奸通商裕課維其法於可久焉耳非賴聖度冲虛神明洞燭

蘭臺奏疏卷三

特俞部請責令查實則國家二百年邊計幾壞於田應壁之一言儼異日貽患疆場仰煩聖慮實自臣待罪兩淮始負職之愆卽萬世之下猶難追矣此臣一聞查明奏報之旨所以喜而至於忘寐也臣復思淮鹽既無沒官正課又當壅滯乃目覩工費缺乏凡爲臣子孰無急公之心查得前該戶部因鋪官餉兵錢糧缺乏題奉欽依行令各直省凡有拖欠通負并積餘貯庫及可省銀兩盡數催徵檢點解進等因轉咨都察院劄付到臣已行運司備將司庫銀兩開報戶部其給商解京食鹽餘銀割沒之類凡係銀兩各有正項但目今國家多事難以拘守常規合無敕下戶

部將前項庫貯銀兩酌量緩急那湊數萬兩令差來內臣押解回京以濟一時之急雖司庫已虛而法紀未壞責令接差御史多方處補猶可拯救於將來也況三奉明旨責令變價解進與查明具奏者俱指沒官積鹽也但恐內臣見沒官無鹽懼於涉虛心懷疑畏既不得言有又不敢言無別覘事端冀圖隱飾或指納銀守支之課以爲積鹽或執買補搭單之詞以應正課有一於此將鹽政遂壞而邊疆大事去矣非臣所忍見也除內臣魯保恭候明旨外至於田應璽奏事不實而本內所引商人傅國等又俱隱匿不出應否究議統候聖明裁定

蘭臺奏疏卷三

三

研究處貪官疏

題爲司官貪肆異常紀綱大壞懇祈聖明亟賜究處以儆官邪以重離政事竊惟運司之設有分司也專以督課爲職責任頗重邇來率以援例監生充之此輩自知前途不遠一行履任輒爲拔本之計卽有卓然自振者千百中之一二也詎意復有市井無賴之尤如通州分司判官李同春者出於其間乎臣試以儀部之狀爲皇上陳之臣今歲四月巡歷通州同春到任方始見其顛言謬語如醉如狂臣曰此膏粱之氣習也時值運司缺官批委齎捧輒挽生員數人進院保留臣曰此奸狡之故習也奉委未行帆與

武官爭權有司爭體揭辨紛紛臣曰此乖戾之妄人也及齎捧回任更不思所職何事但見十日一揭事五日一問安種種狂謬俱非本分所應爲者臣以履任不久且未知其操守何如姑爲置之及臣滿期在通行據道府開報云云臣謂其到任尙未及期何遽狼狽至此蓋且信且疑焉故暫留之以備復命之用不意同春不自揣量尙營謀微解餘銀冀勒取羨耗逞貪心於一擲也九月間據運司呈請委官徵解餘銀惟時運司止有判官羅元係正途出身屢經揚州兵備道按察使曲遷喬揭稱本官操持廉正商心允孚故於該司呈詳批云秋季餘銀准委羅判官作速

蘭臺奏疏卷三

四

徵收及期起解繳業已發司矣次日日本官同揚州知府進見稟稱前銀李同春說要徵解懇請改委臣竊怪其妄稟厲語責之本官方不敢言辭矣向不知同春謀差未遂公然挾阻不容徵收延及兩月而報完者未及十分之一也偶一日同春具告病公文一角內夾三揭其一揭稱職得罪兵道者一得罪總兵者二得罪有司者三得罪武弁者四其一揭開不肖把總一員及強盜十八名其一揭舉薦把總三員各開考語數句夫同春職止催課別無所事何得罪者如此之多且臣並未委以賢否此譏彈稱薦之揭何爲而至哉已將告病公文并三揭批道查報矣又遲之

二日同春棄任越三百餘里輒入府城矣夫一面告病一面具揭又一面入城其故殊不可曉時揚州道進見始言同春爲解銀不得在外爭阻羅判官苦欲告辭因日前木院面斥不敢復稟耳臣隨令巡捕官喚同春進見詰問其告病入府之故時伊已飲酒酣醉輒先敘其門第之盛交遊之廣復言每徵解餘銀約有羨餘三千兩應以酬職齎捧之勞今被羅運判爭得破除此官何所不至等語臣益不勝駭異謂同春以白丁納粟叨冒一官得與入賀之榮獲躋觀光之列且勘合往返局與續食復領盤費銀一百二十兩何以爲勞邪往時關茸司官徵銀勒索每每招議

蘭臺奏疏卷三

五

故臣擇賢而委正欲痛革此弊也而同春乃云例有三千兩羨餘以酬齎捧之勞若以爲分所應得者是尙知禮義廉恥紀綱法度爲何物邪豈曾聞四海九州入賀之官俱有三千金之酬邪卽市井乞丐之徒雖中藏穢鄙猶撫飾於言詞有如此之顯然無忌者邪卽此觀之益知前者道府開報無一之非真也有官如此尙可不急爲參處以需報命之期哉該臣參看得運司通州分司判官李同春行同狗彘迹甚穿窬利盡錙銖窮竈抱刺心之苦攫情得羨耗同僚遭攘臂之兇履任未及一年穢迹已盈單口官常大玷憲典奚容伏乞敕下吏部覆議上請將李同春行

臣衙門提問明白具奏或念其任淺姑照例革職爲民遺下員缺另行銓補庶貪頑知儆而紀綱少振矣

乞查究僞印巨奸疏

題爲僞印巨奸難容脫網乞賜查究正罪以昭法紀以清驛遞事先據廬州府呈詳據金斗驛申稱萬曆二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奉兩淮察院填兵部良字三十五號小勘合一道於本年八月十五日給舍人王寵吳大金等前往湖廣地方貴州南直隸蘇州浙江等處公幹支口糧三分陸路中馬四匹包馬二匹水路站船一隻同行三人自派河驛來遵依撥馬應付問該驛丞江中柱查得勘合內部印

蘭臺奏疏卷三

六

糊塗本院印信篆文互異及查領差日期不遠隨弔應付底簿查閱本舍並未經過又據本犯執稱湖廣人由本地而來情似可疑難以應付申乞查驗等因到府隨行合肥縣查理去後續據回稱查審間據湖廣寶慶衛鎮撫歐之文呈爲分豁便益早賜完解以免負累事內稱職係寶慶衛掌印鎮撫於七月內蒙寶慶府并布政司委解南京二十四五年匠班銀兩農桑絹疋又奉軍門給發公文二角俱赴南京戶兵工三部投交有親曾在淮揚巡按念途遙遠給與勘合一道應付等情該本縣審得勘合內舍人王寵吳大金係虛填名目止有本犯義男一人歐進生同行

並拘到官驗得勘合內年月印信委果不明當將所解錢糧逐一查明外但勘合必須申送鹽院對驗方知真假其解部銀兩絹疋本府仍差殷實的當快手一名并行金斗驛揀食馬頭一名伴送本犯義男管解前赴南京各衙門交納掣批迴銷再行審理等因中府該本府看得所執勘合無論印信模糊篆文差謬而內填王寵吳大金名目前往湖廣貴州南直隸蘇浙等處公幹似與歐之文部解錢糧止至南京交納大不相侔除錢糧差快協同該驛馬頭押令本官前赴各部驗明交納完日仍將本官發與各役帶回再審其勘合果否真偽乞發明示以便遵行等因到

蘭臺奏疏卷三

七

臣該臣查驗隨批云勘合原非本院所給且聽差舍人並無王寵吳大金姓名及驗部印糊塗院印全假其爲偽雕無疑矣仰府候錢糧交完嚴究招解內歐之文仍查果係寶慶衛鎮撫卽奏呈前來此繳批行去後續據該府呈稱蒙臣批詳遵照問案蒙南京戶部劄付爲分辦事湖廣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寶慶衛鎮撫歐之文呈稱奉差解銀絹公文投部行至金斗驛驛丞江中柱不與馬匹嚇求未遂喝捉監禁捏稱勘合假印乘機竊去盤費銀五兩三錢懇乞作主等情送司查得先據廬州府申文批差民快劉銀劉儒馬頭董彥章寶催印等押解犯官歐之文并伊

家丁歐進生到部乞要交割錢糧事完將各員名發回審究招詳等因案候問今據呈稱前事該本司看得金斗驛驛丞江中柱申歐之文勘合假印事干重典必推勘得確庶可按法施行該府所欲得原官發回審詳亦爲有見但歐之文係武職官例須奏提勘問恐難遽擅禁錮且本官奉湖廣撫院布司差齎批文投南京戶兵工等部見有銀兩絹疋文冊可據則與棍徒平空騷擾者不同其勘合借名或係推恩憐恤或係轉買違禁猶須行彼省合干上司便於鞫問若仍押發廬州府鞫審萬一歐之文等異鄉伶苦不幸傷生無論不服其心彼省且謂本官爲解錢糧勞

蘭臺奏疏卷三

八

苦王事而反以得禍本部忽不加意該廬州府得無亦任其咎驛丞江中柱有無嚇求不遂起爭及竊去銀兩等情本司難以遙斷合無請乞備云事情移咨各巡撫聽徑查究明白施行抄由咨部查考稟堂奉批據申及本官所告以武弁而借用勘合罪何所逃但奉差解京錢糧其情不無可原且本官亦例應奏提員役合行該府具申該省上司并勘合發同就便查奏定罪庶於情法兩盡也奉此案呈到部劄府卽便具申湖廣布政司將原來勘合黏同查驗是否真假及從何給付聽其就彼查問下落具由報部查考蒙批該本府看得驛禁森嚴節奉裁省支費以充軍



餉乃歐之文敢於藉口解銀而用偽印勘合其罪已浮於平人且所解者止南京錢糧二百金耳勘合內填往貴州直隸等處又將安之得非棍徒假詐遍誣驛遞以充豁拏乎况同伴六七八人一見驛丞盤詰遂各潛走劉知縣密拏當堂檢開皮囊始知有起解錢糧批文故議押解納完究問今奉部文錢糧交完人發原籍此爲之文脫網計耳驛丞捉獲假印當以功論反誣之嚇求竊盜如復有之文之流者驛官箝口結舌而不敢問矣驛遞何由得清錢糧何從減省奸棍亦且橫肆無憚矣請乞批發寶慶府嚴提究罪等因復詳到臣而人犯徑被該司釋放回籍不容原人

蘭臺奏疏卷三

九

帶回矣該臣看得歐之文原執冒名勘合部印無文院印木刻其爲假雕一目可知且填寫數省道路迂曲冀圖騷擾驛遞冒支口糧擅騎馬匹既經盤獲法當追究以正厥辜該府因錢糧未交多差人役押解納完帶回審究是猶以部體爲重也乃南京戶部司官不知何所見而故縱之蓋之文等所犯乃假印也非止借用也乃重辟也非止小過也該司公然託名爲轉借無妨代言爲勞苦當恤且謂該府不能無咎肆爲恐嚇之詞以爲解脫之地不思該府具文中部者謂何差人押解者謂何豈其無據而然邪卽云例應中參亦當連人帶回羈候顧可任情縱放聽虎兇

之出於桎邪司官朦朧以呈堂堂官據呈以批放竟使僞印巨奸竇緣脫網論事則爲孟浪據法則爲曲庇無一可者也且係隔屬人犯臣衙門難以拘提除將假印勘合封送兵部外相應具題伏乞敕下該部查驗覆請轉行湖廣巡按御史查照疏內情節逐一究問明白正罪庶法紀昭明而奸徒知戢矣

再陳無沒官鹽疏

題爲鹽法干係匪輕離臣持論有據懇乞聖明亟賜裁察以重邊儲事頃者田應璧希圖超賣以侵鹽利故妄指沒官積鹽誑惑聖聽臣欽遵明旨會同內臣營保查明具奏

蘭臺奏疏卷三

十

因奏中情詞隱顯互異致龐復查之旨臣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念淮鹽之無沒官也不惟臣知之人人知之卽內臣營保亦明知之但有謂有無謂無乃人臣勿欺之義也是臣之所可信也不明爲有亦不明爲無乃內臣嘗試之詞也非臣之所敢出也不然堆鹽乃露積之物黃巾嘯在跬步之間有何難查而猥云不知也既奉旨復查臣強邀營保躬歷黃巾嘯等地堆鹽處所親行查閱且懸首告之令嚴隱匿之罰已兩閱月矣而所謂沒官積鹽者竟歸烏有謹再矢日矢心從實會奏諒不能復爲兩可之辭矣儻再有異同臣請救下撫按或另遣科道二員前來查勘如



臣所奏不實甘當欺誑之罪無辭也況兩淮鹽政之壞不在場司之無鹽而在浮課之日益臣前疏已明言之且恭前明旨有云勿得虧損正課有礙邊餉儼如田應璽與保之原奏則票鹽一行引鹽必壞旁門既啟百弊叢生正課邊餉之害莫此為甚必不得已而取之每引帶鹽十斤歲徵銀三萬餘兩尙不至甚損於鹽法之外但一二年後亦必難繼且二十七八年引鹽俱已捐完上堆若挨序加鹽徵銀當在二年之後無論緩急無濟且鹽政重務能久堪此羣奸之蠹壞乎臣議將秋季餘銀那借數萬兩令內臣魯保押解回京報命勒限三年補完部額庶幾兩全而無

蘭臺奏疏卷三

十一

害但羣小方欲內臣久駐維揚以爲奸利之窟穴臣何敢必其可行惟願皇上敕下戶部虛心酌議當必有長算矣臣待罪兩淮鹽法乃其專職既奉旨會查何敢不同心協力以求國事之濟奈內臣之於政體原非所知不得不聽憑於積奸况此積奸又仰賄買捏奏之人也心知沒官無鹽恐不符原奏謂必於會查未奏之先別尋事端俾動聖聽方可以飾其欺誑之罪而遂其罔利之謀故初行會查不言沒官有無而止云假以時月容令商人買補搭單冀一得命旨羣奸便有所憑藉以行事矣及奉旨復查前謀未售後計愈工初議指先年賣過還清引日商人獲利欲

補追其價不知此事題奉欽依銀解鹽掣事已久完何有找價之理臣詳辯別疏可閱而知也又因靈璧縣商人程時通被告私鹽五百二十引臣批海州查勘乃引鹽非私鹽也業駁行准徐道覆查矣羣奸遂視爲奇貨不知本商誠不能無罪然情節尙多可疑法貴持平必俟該道勘明而後可定議此胡可懸坐也又如屢奉明旨令查沒官積鹽也而渠到揚兩月行文運司並無一字及之三十場查鹽結狀諱爲未見一切文移臣皆不省其故及臣再四解諭強邀查鹽方發一票於運司未五六日而卽欲坐以抗拒不報之罪不知三十鹽場乃三分司掌行一至該場自

蘭臺奏疏卷三

十二

有文冊若運司轉行各場相距千有餘里文移往返非二十日豈能到蓋羣奸意不在此特欲強借以爲詞彼行文日期何可掩也大都法之所禁乃彼之所欲行彼之所行又皆法之所不載彼實有恃臣且奈何故三月以來狐鼠縱橫商民涵湧兩淮之事決裂將盡臣疾病危篤且夕難支第念鹽政軍國重務故願忍死以終其事今力已竭矣萬無能爲矣獨念紀綱法度皇上之所以治天下也惟彼積奸治亂不入其心安危不關其慮但知利己罔恤其他罔紀綱之所不能維而法度之所不能加也臣不敢望盡法窮究區區犬馬之愚惟願皇上愛此紀綱以爲治安之

規惜此法度以爲社稷之衛俾臣得以兩淮完美之政還而奉之朝廷是臣於無已之中仰報皇上之職分於萬一耳不然事有利於國家惟聽之有害於國家亦惟聽之皇上將何用於臣而以御史名其官哉臣心無窮臣言難盡懇祈聖明軫念政體關係委實重大未可輕壞於羣奸之手救下戶部商議停妥覆請定奪是兩淮九邊萬世無疆之慶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乞救察棍徒弄法疏

題爲棍徒乘機鼓弄法體日甚浚夷祈救該部詳察議覆並賜緝究以破狡謀以維憲紀事竊以兩淮鹽法自邊引

兩臺奏疏卷三

三

增多久稱壅壘至前歲補賣違沒老引十六餘萬遂益大壞極弊而不可救矣不謂延及今日益爲奸人壞政之謀也事體猥瑣本不敢仰瀆聖聽但時勢至此有不得不爲詳言者蓋國家鹽政備載條例如邊商納銀五錢報中一引許支官鹽二百斤及投鈔運司復每引追徵餘銀淮南七錢淮北五錢加以挑河賑濟等銀准令買補火鹽通前正鹽共爲五百五十斤是爲一引運至行鹽地方發賣間有官課已納支鹽出場或江湖遇險鹽被消沒當告臣等衙門委官勘明每引加罰銀七錢不納餘銀准照原引數目買補續於後單舉實以救原本又各商間有引鹽事故

違限掛掣者淮南每引加罰銀二錢淮北每引加罰銀一錢五分准於後單補舉此皆以示恤商之意也若消沒引數不多或查勘未確不准買補徑追原引統毀貯庫矣及二十一年戶部清查各運司歷年引目賣過若干追毀過若干兩淮運司歷查嘉靖四十年來共追毀過引目十六餘萬造冊報部此項引目乃納課在先追毀在後積棄無用之物不在加罰買補之列何也蓋事違人亡當時犯法之由皆不可考知孰爲當補孰爲不當補乎孰爲正身孰爲假冒乎揆之事理無一可買補者不意浙棍黃受芳管燁等探知前項引目欲得乘隙邀利假充引主蒙告戶部

兩臺奏疏卷三

四

情願每引淮南認罰二錢淮北認罰一錢五分以助大工惟時戶部正值財用缺乏勢在然眉不暇詳察遂具題准行運司矣該前任離臣楊光訓以爲非法而不可從也黃受芳等知奸計不行復告戶部情願倍罰該部又准行運司矣前任離臣猶以爲非法而不可從也方駁議未定而戶部已將前銀作爲實數兌給工部爲採辦鷹木花石之用矣前任離臣謂朝廷需財雖急但黃受芳管燁等既非原引主名安得冒加罰買補之例如不得已照邊增引價每引一槩納銀五錢仍照例追徵餘銀悉如新引之數批行運司懸令月餘而前項棍徒竟無一人投認者蓋緣黃

旻芳等俱赤手窮棍意謂奸計果遂占引轉賣坐獲不貲之利及見定價五錢已非所望現部限甚急安所得銀前任離臣乃出示召商但納銀五錢即准認一引給引之日即徵餘銀未逾一月而前銀盡完及期解部矣此二十五年七月時也使非前任離臣執法任怨數萬國課幾落於奸人之手矣蓋緣鹽法利弊惟離臣知之即計部不能悉知也不意羣徒營謀未售怨恨不釋管燁復於本年八月告部稱前引如邊商管燁等認買准照五錢如係內商認買再量加罰等因夫前引乃無主毀繳之物定照新引全價召商認買何分於邊內况管燁等乃無籍棍徒初非邊

蘭臺奏疏卷三

五

商也在燁等則准罰五錢在別商則仍欲加罰何物神奸敢弄法舞文公然無忌一至此乎前任離臣批云違沒引一槩加罰五錢此其酌議妥當一定而不可易者若稍有異同則弊滋無窮而銀必不可得而完也業已徵完矣無容再議雖部文復催該司據實回報可也批司覆部而前事始定矣前任離臣見今在京差內經手之事必能道其詳也比臣二十五年臘月入境交會今年正月初八日抵揚州尚有黃旻芳之夥棍黃正道指稱在京營費騙索眾商告發連司呈詳到臣臣竊恨之責治追贓遞解回籍而商心始為帖然蓋十月於此矣今一聞中官之遣前項棍

徒百餘人輒更易姓名自京來揚橫肆挾騙兩月之間紛紛投告如黃立孝黃時黃鵬錢登虛夢麟等或告找引價或恐嚇商財如有不遂即稱投獻中官此輩若以臣等之法能行於中官未遣之前必不能復行於中官既遣之後矣世道至此良可慨嘆且此一舉也屢經戶部題允先據黃旻芳等之告每引加罰淮南二錢淮北錢半也再准旻芳等之復告每引加罰淮南四錢淮北三錢也今一槩定價五錢矣且戶部原准納銀帶鹽先儘超賣也今搭派於一年之外矣夫以無主之引比照新增之價調停妥當毫無曲徇在朝廷因一時之急偶開非常之例在眾商圖速

蘭臺奏疏卷三

六

賣之利預輸助工之資疏請於計部價示於離臣今銀已解矣鹽已掣矣而羣奸一旦乘負隅之勢逞倚社之奸操柄在手撥弄隨心遂倡為找價之說果如所謀是朝廷以召納為騙局而法令為陷阱也從古及今有此政體邪商人各有身家各惜性命即敲扑之下何所不得恐兩淮從此無商矣况鹽法所稱引價淮南八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者乃邊商輸邊五錢輸賑五分領引轉賣內商守候三年方有二錢三錢之利非國課也內商持引入場得支官課雖有二錢三錢之加有鹽以償之也豈與新增引日立限追銀無鹽可支者為一例乎且如邊商每引納糧五錢

而轉賣內商有七錢八錢之異則邊商引價亦當補追乎  
內商引價餘銀鹽本每引共費銀二兩五錢止矣而轉賣  
水商定價三兩有餘則內商鹽價亦當補追乎水商買鹽  
一引用銀三兩有餘而運至江廣約賣五兩則水商鹽價  
亦當補追乎成化初年邊價每引止納三錢五分後增至  
四錢正德年間每引亦止四錢五分今亦可齊其價而補  
追乎蓋時勢有緩急追徵有先後腳價有多寡守候有早  
暮總期酌量情法裕課通商以維其法於可久耳況前歲  
違沒之引商人所省者交易之費朝廷所濟者工役之急  
而於國課正數毫無損也乃羣棍奸謀未遂輒敢乘機鼓

蘭臺奏疏卷三

七

弄株連受引表裏為奸是棍徒為政也即今淮揚城市狐  
鼠公行魍魎盡見人心洶湧景象非常秋季餘銀誰肯輸  
納儻不嚴為禁治誠恐商人聞風逃散儲計一空雖有善  
者亦無如之何矣伏祈敕下戶部詳加察議黃旻芳管燁  
等俱浙江棍徒其始也何為假冒商名以亂鹽政其既也  
何為倡言找價以傾眾商覆議請旨行臣衙門嚴行禁治  
依律究遣庶國體不至大壞鹽政猶可少維矣不然以朝  
廷大法而倒持於奸棍之手臣當甘罷斥必不忍以堂堂  
聖明之世見有此景象也皇上即欲增鹽課以濟急止當  
問之戶部轉行離臣使之請通融之策酌利害之宜審忍

以祖宗二百年大政壞之羣奸之手哉更願皇上留神省  
覽臣無任惶悚俟命之至

懇乞回籍疏

奏為家難驚聞身病增劇懇乞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以保  
餘生以圖後效事臣年四十二歲直隸真定府靈壽縣人  
由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授山東青州府推官蒙恩拔置臺  
員初役都城再役漕河深以碌碌無所建明為媿二十五  
年冬奉命督饒兩淮時值鹽政壅壞之極日夕圖維冀得  
拯救一二以仰副皇上裕餉安邊之至意奈臣稟素孱弱  
且南方風土非所慣服當五月巡行沿海暑溼交侵脾胃

蘭臺奏疏卷三

六

受傷痰火大作形氣漸消然猶冀勉強竣事歸而報命於  
闕下故不敢稱病延至八月會有中官查鹽之旨事出創  
見中外駭聞臣職掌攸關義難推諉故尤不敢稱病今已  
兩次查明具奏且巡事久完旦夕望代乃偶從京報寄到  
家信臣祖母董氏於十一月初七日在家病故臣危病之  
中復遭此難隻身二千里外情實難堪故兩月以來日廢  
粥飲夜驚枕席肌骨已枯真元盡耗面容似殍鬢髮如霜  
攬鏡窺形不勝首邱之感即今展轉牀褥呻吟痛苦尚且  
不支又甯能董治簿書之事助勦時事之艱哉延醫張應  
元診視謂積勞損神積慮損心若不謝事屏居節勞省慮

恐非藥石所能治臣有此疾痛迫切至情爲是萬不得已而哀鳴於君父之前也伏乞皇上垂鑒呼天至情敕下部院核實具覆容臣回籍調理別遣臺臣一員前來更代儘幸生還苟延殘喘則未填溝壑之年皆圖效犬馬之日也臣無任激切籲懇之至

### 再陳會查鹽政疏

題爲遵奉明旨再陳會查始末及鹽政利害仰候聖裁以維成法以安封疆事頃者內臣魯保條議加罰存積二事俱已奉旨允行矣及戶部執奏疏上復允行臣查明回奏仰見皇上兼聽之虛懷從人之雅量想亦洞知鹽政所關

### 蘭臺奏疏卷三

九

重鉅非僅僅礦稅之比故其慎重有如此也臣謹仰體德意酌利害之重輕審事勢之可否明白敷陳恭聽聖斷夫先年違沒舊引乃戶部因工費急乏題奉欽依轉行前任鹽臣懸價召商今一旦補罰於既賣之後恐無以示信於天下但奉旨之日已先出示嚴追雖不便於商人尙無損於國計除候徵完聽行恭進外惟是沒官積鹽使其果有卽十萬之多暫停正引兩月之間盡可變價猶不至爲鹽政無已之害臣何苦不爲將順奈何田應璧所奏委屬無影臣安能昧心塗面指無爲有亦效其欺也今內臣又舍沒官而談存積矣夫鹽政七分常股每歲開中以供主兵

之餉三分存積遇警開中以供客兵之餉此祖制也後因各邊多故二項並開歲以爲常豈惟並開且加增新引矣且補賣廢引矣至加增補賣俱出額課之外遂致鹽法之壅何至今日而尙言存積也查昔年鹽臣曾因鹽法壅阻請停存積矣會因邊餉難缺請發帑金矣今存積常開臣每欲比例疏請而不可得乃內臣顧反其詞以爲證益非臣所能知也況場鹽有餉有折十年之外結絕淨盡諸凡旁撫遠引無過買補搭單特難於懸言耳若買補何患無鹽見今歲課餘銀六十萬皆買補也臣亦何敢再執以取阻撓之罪第害有所必至不敢不爲預陳以爲後日之驗

### 蘭臺奏疏卷三

十

法有所當維不敢不爲調停以救目前之窮臣試詳言之皇上試垂聽焉蓋兩淮煮海爲鹽原無不足特行鹽地方食鹽戶口各有定限不能加也譬之飲水於河止於滿腹腹既滿矣河水雖多能復飲乎今兩淮行鹽之地固滿而既溢之時也卽有鹽安所受之此臣入境之初急請減新增之目非不欲增勢不能也蓋引減則鹽易行而商樂附商樂附則鹽價平而窮民食鹽者眾且私販不禁而自戢矣其減乃所以爲增也引增則鹽日壅而商本虧商本虧則鹽價踊而窮民淡食者多將私販禁之而愈盛矣其增乃所以爲減也故裕課惟在通商通商惟在便民而通商

便民惟在調停於引目多寡之間此理一定毫髮不爽今人但知此有一引之加則彼有一引之減不知越單之弊實一開累朝之成規盡壞加以奸棍藉勢行私氣餒可畏公行夾帶復敢誰何官軍斂手以避其鋒憲臣吞聲以畏其螫法紀蕩盡私販充斥正引不行邊儲告竭不知計將何出也見今水商不肯赴儀買捆內商不肯下場支鹽竈戶停煎生理斷絕千百成羣赴臣泣訴人心皇皇恐生他虞臣明知力無可爲只得出示安慰目前如此何論將來況時勢洶危日甚一日且如無藉奸徒將他商貨產借手投獻而已亦得以分其半誰不願爲兩淮之事大抵不可

兩臺奏疏卷三

三

爲矣臣執奏再三天威之下實爲懷懼非不知附和可以取容遷就庶幾無患第念臣言官也巡鹽又其專責也况國家鹽法屯田相爲表裏祖宗創制最爲盡善厥後歲改餘銀六十萬以供軍國爲利頗鉅乃至今遠計之臣著述之士每扼腕屯政之壞必追咎於餘鹽之開臣幸立清明之朝事虛懷之主利害攸關安忍不明白敷奏輒敢輕議變更使萬世之下遂以臣爲亂法之首哉伏乞皇上加意邊儲准將加罰銀兩追完報竣仍留此鹽政以垂永嗣此疆場之幸也臣子之願也如勢不容已必欲增課乞敕令戶部將新增邊課盡行停革行鹽舊地量行查復再酌諸

邊之緩急審餉額之盈誦哀益多寡請自聖裁非臣一人所敢擅也蓋臣爲朝廷守法度利害惟貴明言司農爲國家主會計彼此猶可調劑職掌固有不同耳臣家難驚聞痛思成疾旦夕難支而復爲此喋喋不置者誠恐以祖宗二百年良法美意壞自臣始不惟去有餘辜卽死且不瞑矣區區犬馬之愚如此懇祈聖明矜宥俯賜裁察臣曷任隕越待命之至

撫安窮竈疏

題爲窮竈帖危撫安無策懇祈聖明深思早計以消亂萌以奠宗社事據兩淮都轉運鹽使司詳稱據泰州分司富

兩臺奏疏卷三

三

安安豐等場竈戶陳昆等百餘人連名呈稱鹽課乃九邊之命脈竈戶係鹽課之根原自國初以來抽民作竈撫竈當煎苦骨勞形輸課供邊竈戶之苦百倍於民除力供正課之外餘鹽貨商覓利養生二百餘年肅然無議蓋自萬曆二十六年夏季以前每鹽一桶賣銀一錢五六分尙不堪命猶有流移詎自二十六年秋季及今每鹽一桶止貨銀七八分尙無商人下場買補以致商竈惶惶束手停煎擁器待斃商人不買鹽則竈戶無日食竈戶不煎鹽恐邊帑日空虛商人囊資可改別圖竈屬版籍何謀立命故業荒蕪恐將來不止於流竄隱微之禍事在難料念昆等既

生逢太平全盛之時雖草木昆蟲無不瞻恩被化矧竈亦係赤子奚忍坐棄不爲亟處懇俯輿情備陳疏豁上裨國計下撫逃亡等情據此除本司多方揭示撫慰各安生業及諭內商照常下場支買外爲照通泰淮三分司所轄豐利等三十場南北延袤千餘里其間竈丁不下數百萬歲供國課邊儲全賴若輩煎辦頃緣時事紛更引鹽壅阻商心解體自去秋以迄今春皆不下場支買眾竈餘存火鹽卽欲賤賣亦無所售坐是羣竈束手停煎枵腹待哺在富而稍知禮法者安心營活固無可虞在貧而愚悍者勢必糾黨興販苟延旦夕所在官司非不嚴加禁捕第慮海濱

蘭臺奏疏卷三

三

之竈素稱梟獍其中不逞之徒釀禍蓄亂殊爲隱憂業奉本院頒發憲示撫慰而羣竈猶然喧閙泣控不已合無候詳示日備行三分司各掌印官務要親詣各場督率場官宣布本院爲國爲竈德意必不使顛連無告以安萬竈之心以消未萌之患庶羣情既慰而禍變可彌矣等因到臣據此先據陳昆等赴臣泣訴前情隨經出示安撫去後今據前因除批行督令三分司掌印官遍歷各場撫諭外該臣看得當鹽政紛亂之初臣止恐邊引不行軍儲告竭必爲國家將來之害尙不意其深憂顯禍卽在目前有如此之速且甚也粵考國初抽民作竈徙居沿海專供煎辦每

竈丁煎鹽一引給以官鈔值銀二錢以供養贖此外並不許私煎私賣爲禁甚嚴厥後鈔法不通竈難存濟而餘鹽之議始行矣餘鹽者乃竈戶辦課之外煎有餘贖鹽斤聽商收買增入正引照例掣賣在商人則納餘銀以濟國在竈戶則賣餘鹽以贖生此公私兼濟之道商竈兩便之術其在今日必不可得而易者也自前歲田應璽之疏一行商眾驚惶咸思徙業見在堆鹽尙難發脫更無復肯下場收鹽者夫竈丁生居海畔灌莽千里五穀不生止靠煎贖餘鹽易食糊口今餘鹽一日不售則竈丁一日絕食此豈疑如鹿豕狼同豺虎貪生念重法紀安知萬一蠢動何以

蘭臺奏疏卷三

三

制之如近日瓜洲之事嘯聚數千幾成大變念之殊可寒心也臣雖日移惠竈之文但彼方枘腹絕食旦夕莫必其命閭室待斃老幼不保其生此何等時勢而可以空文慰撫之臣雖日出招商之示但權稅者槩及於引鹽旣已星羅棋置投獻者並估其資產何異割骨剜心此何等光景而可以告令招致之夫利者小民所共欲而商人則趨利之尤者也國家經理鹽課以裕邊儲不過順其欲利之心因其樂趨之勢立爲法制以整齊之稽其弊以疏導之如是已耳非能強之使來也今朝廷之法紀旣乖則商人之手足無措刻剝太至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孰肯涉

風波損資本以計蹈不測之禍哉臣即多方曉諭自計招安但事柄既已潛移憲令止爲空設商有耳目誰肯信從故見今京舉之期已踰五月水商不肯買捐則內商之餘銀無出矣內商不肯收鹽則鹽丁之生理已絕矣不惟遠之害貽於疆場且恐近之變生於肘腋迨至盜賊蜂起疆場鼎沸然後奸宄因而乘之即有撥亂反治之思吁嗟無及矣臣力既不能挽回心尤不忍坐視此所以食不下咽寢不甯席而不敢不以上聞非故爲此過激之談冀以聳動聖聽也伏乞皇上惻然深念將臣疏救下部院詳加勘議事情關係是否重大邊海隱禍是否當防商人解散作何招徠竈戶窮迫作何安集從長議覆請自上裁庶封疆免擾攘之禍而臣亦得以追失職之誅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蘭臺奏疏卷三

三

是書凡三卷三十四篇馬介愷公家藏本也 四庫採進本無卷數提要謂蘭臺奏疏明馬從聘撰從聘有四禮輯宜已著錄是集爲從聘所自編凡二十六篇與家藏本殊爲歧異而所稱自序刊題時地與此正同計是書前二卷適合二十六疏之數蓋公原編也自序云疏草若干首不標卷數足以爲據末卷乞裁察無漫官鹽以下八疏蓋後所續刻前量爲三

卷採進本乃其初刻故不分一二卷之目非有闕佚刪汰閱者可無疑焉案公序並刻者有繪音錄今無傳本區區是編歷數百年歸光然獨存豈非英風義烈有不可磨滅者歟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月十三日王灝謹識

蘭臺奏疏卷三

三



蘭臺奏疏

無卷數 直隸  
總督採進本

明馬從聘撰從聘有四禮輯疑已著錄是集爲從  
聘所自編凡二十六疏前有自序稱萬厯戊戌題  
於兩淮公署蓋其爲江西道御史出理鹽課時所  
刊也

楊全甫諫草四卷

〔明〕楊天民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全甫諫  
草四卷《提要》

楊全甫諫草題詞

楊全甫先生既相俗諫臣

事輒言國人不敢言者

礦稅之類尤力言之

諫草題詞

所最難言者

建儲業適安罪甚若而人矣

先生抗章言之力疏凡十二

上封事而下威為危之市

上折其議半 留中 帝以語

輟甚 上不能平 批其

章百 始語 至 高 南

適厚 鄉氏 三易 地 而 以 執

諫草題詞

二

而蓋憤 步 猶 以 語 真 情

至 乃 不 至 重 典 不 先

生 遂 三 月 不 祿 而 鄉 人 憐

之 為 粹 其 疏 凡 著 于 卷

今上即位臺臣上其言請

加郵政而流之重子一山嶽矣

彼見晉范氏與牀孫終子

論不朽勅以德言功當之

諫草題詞

三

子古以為名之而黃者雅

先生初至朝城再之

諸皆著尤異蹟而盡之

出告不難以身殉

國

先事雖暫棄其身而陰用

其多不一之辭而

儲位之則佐功之保之

陳章題詞

四

四

而三不朽並余勳鄉人中

文慙勳先生危鄉人世

祿之愧先生為一洒之古

之相及而相及殆若此

侯先生默之因位世之大

良沒而無聞之於今日孰

以表者先生長子春濤

性至孝之之輒泣下聊

陳章題詞

五

五

以此以表之

大正元年十一月四日

文書東郡許維新

謹啟



禮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

累朝闕典究竟難湮竊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正史事臣惟神器相承天下之

大事也名號顯揚直與天壤共敬其

跡惡可泯也國文纂修一代之大典

也紀載昭垂將通古今為信其實惡

可枉也以大典誠大事以必不可泯

諫疏 一卷

之跡筆必不可枉之書故從古以來

即餘分閏位亦不得以竊據廢編年

之體況屬在正統者能令湮沒乎即

觸忌冒嫌猶不得以私情奪春秋之

法況本無嫌忌者可強為委曲乎臣

常反覆於斯不能不扼腕於建文革

除之既誤又不能不滋惑於

累朝因循之無謂也夫革除之辯不自臣

言始臣查嘉靖十四年該吏科給事

中楊撰書以表揚革除死事諸臣謹

矣此其意蓋隱然為建文地也比時

禮官夏言因倉卒

召對未暇深思既謂諸臣不宜褒錄及明

日上議又以

文皇帝百世不遷之宗為詞卒使讜議不

行闕典如故抵今筆書之臣未嘗不

切齒於夏言之失對也迨我

皇上萬曆十六年該國子監司業王祖嫡

諫疏 一卷

復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春不宜附

錄并形奏辯而禮部尚書沈鯉亦悉

心議覆至擬為

聖德

聖政第一事中外喁喁以為事在必舉不

謂附錄改正雖蒙

俞旨而革除年號依然報罷此何謂哉夫

建文為

太祖嫡孫固

皇上一脉骨肉之親也若聽其泯滅如宗

誼何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情理之不吝恕

祖孫兩朝名分各殊就中皆有攝微當辨

若令孫蒙

祖號則幾無別矣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統系之不宜混識大識小貴

在不遺今革除幾二百年其事已不

無散逸失今再不蒐輯將最遠愈多

諫疏

卷

三

可令

熙朝無完史耶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典謨之不當缺朝有史野亦

有史固并存於世者此時雖無改於

革除之舊而億萬世之後能保其不

從野史中披遺事乎臣仰窺

聖衷必灼知後世之不可欺有一於是則

革除之復宜不俟終日可矣乃因仍

至今若有所顧忌而不肯遽許得非

終惑於百世不遷之說恐存一建文

即於

成祖相妨因於

聖孝未愜耶是大不然蓋靖難之舉順天

應人其師不難於無名永樂之勳革

命鼎新其功不殊於再造無論更號

成祖自有中興創始之義固不以建文之

位號有無為增損即初號

太宗亦最似漢之文帝雖前有孝惠其微

諫疏

卷

四

稱固少不相礙也臣不解夏言百世

不遷之說抑何所主持而令至今成

不決之疑乎昔孔子論武周逮孝歸

之善經善述夫所謂善者正謂以心

相體以是相成不拘拘往跡云耳臣

考

成祖登極之後猶稱建文為少帝且其墓

也用天子禮曷嘗忍於明議革除哉

說者謂宣力之臣欲假此形跡以張

功伐故贊成至此良為不誣以此臣  
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為建文崇榮名  
正所以善體

成祖之心也史以傳信不信則疑疑則訛  
此必然之勢也以

成祖湯武之心有何不可令人知者而乃  
以革除諱之欲後世弗疑弗訛得乎  
甚必有舉一律百并全史而疑其為  
諛固之具者將使好事不經之談得

諫疏

一卷

五

以任口雌黃而反致

聖祖心事不自於後世非計之得者以此  
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為建文存案  
錄正所以善成

成祖之是也臣不暇遠引即我

朝

英宗皇帝不嘗削

景宗皇帝位號乎及

憲宗皇帝嗣位則旋為議復質諸人心垂

之青史不聞有累於

英宗亦不聞少虧於

憲宗之孝今何獨於建文之事而疑其於  
成祖相妨於

聖宗未遜哉不但此也往年革除報罷猶

曰正史未修時姑有待通

皇上允儒臣之請業已開局授纂纂編論

歲矣若及是時

慨然命復則修廢舉墜而天下萬世皆謂

諫疏

卷一

力

開典頌興有

皇上始如姑舍之則承耶襲舛而天下萬  
世皆謂開典終廢亦自

皇上始所關

聖德

聖政誠非渺小而臣愚待罪諫科亦與有

責焉故不憚緩頰而仰贊

宸嚴若此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臣言不誤願

賜允行則上可以裨

祖德下可以光信史而繼述大孝不在武

周而在

皇上矣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緣係

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正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具題本

諫疏 卷一 七

月初七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九月十六日該禮部覆十

八日奉

聖旨建文事蹟着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

體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大臣罪狀大著昧心戀位玷辱

清朝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彰

乾斷以杜隱憂事臣惟大臣享有高爵厚

祿其體面既崇其應宜重用舍之

權當聽之朝廷是非之公當付之與

論固不宜聞言反壅冀逞患失之鄙

懷亦不宜借辯自賢默寓乞憐之工

諫疏 卷一 八

計此正所以養庶耻重體面也臣不

意當今

清明之朝乃有穢跡敗露清議不容而猶

然昧心強辯戀爵祿喪廉耻如戎政

侍郎沈思孝者寧不羞

朝廷而辱班行耶臣按思孝生平心胸

最毒性氣最戾機穢最深口舌最利

止因建言一節每每欺世盜名雖時

有醜行人姑諒之乃自入工部之後



遂恣肆無忌并前所為歎世盜名之意一掃盡地而滿朝縉紳人人思欲逐奸臣矣科道連章糾劾豈其有宿憾於思孝期為

朝廷清仕路拔禍本也為思孝者宜省躬知罪引咎求去猶不甚謬於大臣之體胡乃塗面放刁無所不至於科臣之疏則創為尊

主權之說以傾陷之於臺臣之疏則創為

諫疏

一卷。

九

迎合權貴之說以解釋之一番彈射一番支吾恃有三寸長舌井作千層厚面信如思孝尊

主權之說必其自重

主權猶可言也乃連疏瀆擾其於後終不

許奏辯之

旨何如黨救貪墨其於考察不許蜀託之諭何如且飾辯之後知公論難掩懼人言再至遂揚言曰

皇上眷我甚厚如再有指摘我者

皇上有言必要廷杖以安我心此長安喧布人所共聞者不知

皇上果有此語否有之而思孝預洩以彰已之寵是謂弄權無之而思孝捏造以箝人之口是謂擅權此等作用則廷臣中之不尊

主權尚有過於思孝者乎信如思孝迎合權貴之說必其自非權貴猶可言也

諫疏

一卷。

十

乃二卿之位不為不尊我政之權不為不重兼之翻雲覆雨勢焰薰天當其不與少宰之推輒忿罵曰把老孫赶了去罷蓋指冢宰也此醉中真語同飲所共駭者使非大有權力敢公然為此論耶故一說謊而六科之長立就傾危再說謊而百官之長幾不自白此等景象則廷臣中之第一權貴尚有愈於思孝者乎只圖反攻不

顧矛盾蓋思孝主意將欲家於官而死於官一旦為諸臣論列故不勝忿恨雖理屈詞窮猶巧尋題目為含沙射人計耳思孝至此良亦苦心哉然而肺肝盡露豈能欺天下乎臣若縷數思孝罪狀思孝必且另立題目再費支吾臣惟即思孝所羅開若

呈上而敢蹈謾上之罪肆為喪心之行者為

議疏 一 卷

皇上陳之思孝前疏述母年甚衰至譬為風燭止有繼子在側別無依倚其母旦夕涕泣以望思孝而思孝亦自知悽酸酸楚欲圖歸養累數百言豈不儼然一孝子乎乃未幾而思孝之繼子盡携家入

都門獨遺所謂風燭涕泣之母子然在家矣夫方云辭官以養母而反棄母側之人以隨官此何謂者耶且今既

數月矣不復聞言及伊母一字臣不知思孝之老母今將安在豈寄之他人耶豈伊母自老轉少即無一人侍養而思孝可以不動念耶又豈思孝挾先臣程濟之仙術日在任所夜在永鄉而可以躬侍伊母耶嗟嗟思孝將不欲自列於人類乎哉以上則誣語欺

諫疏 一 卷

君以下則附癡忘親臣不知思孝平旦清明何以為情引鏡窺面何以為顏蓋思孝之心至此死矣有臣如此若不速去彼以良心已死之人逞其奸雄變幻之才必將引用非人摧殘善類盜弄

王權把持

國是其為

宗社生靈大害真有臣子不忍言者伏乞

皇上洞察

大奮乾斷將恩孝亟賜罷斥用息禍胎

谷中外臣民之望是

皇上自為宗社生靈計也臣無任激切惶

悚待

命之至緣係奸臣罪狀大著昧心戀位玷

辱

清朝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彰

乾斷以杜隱憂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諫疏

一卷

十三

旨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濫封可已

成例當嚴懇乞

聖明俯從部覆杜倖門以一法守事臣看

詳查奏於本月二十七日接得禮部

覆

旨王乞

恩改封一疏奉

聖旨吉府係朕親支常汶常寂准照秦府

諫疏

一卷

十四

改封仍不為例欽此臣悉詳類本不勝

驚駭柰何

皇上以聰明英斷之主乃屢為

諸藩所誑遂決裂

明例一至此極也臣惟當今

天潢之派至稱繁衍

朝廷所以整齊約束能令貼然無競者

非以私恩濫典日為之煦煦亦以其

法制定耳正今日之要例是也要例

封典一款內開親王絕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為親王如無親弟親姪以次推及倫序相應者進封日後子孫除承襲親王外其餘俱照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准加封夫此一例也明白炳若日星非微有隱約不盡之意可以滋疑也決斷嚴於斧鉞非別有奏請定奪之文可以藉口也今

吉王以

諫疏 一卷

龍陽王繼嫡弟

莊王之爵非例之所謂進封親王者乎

除長子常淳已封

世子承襲外其二子常汶三子常澈業

亦封鎮國將軍矣非例之所謂授以

本等爵級不准加封者乎是常汶常

澈不當去親郡爵亦彰明較著矣

吉王以溺愛之私滋無厭之請固曰人

情常態乃

皇上為紀法之宗自當秉

成憲以繩束

諸藩者碩竟奪部議曲徇冒請抑何為

也哉臣伏誦

明旨不過曰吉府係朕親支而已又曰仍

不為例而已執此兩端果可謂封固

無害耶臣竊謂不然蓋

諸藩皆

太祖高皇帝一體而分也

諫疏 一卷

皇上續承

大統止可以分之崇卑定爵級不宜以派

之遠近別親疎亦帝王之體固然耳

信如

吉王謂二子派出

英宗為

皇上至親當封臣思

英宗之派不止一

吉府而

皇上今日之懿親且有親

吉府為受近者綱類加恩不識若子若孫皆人人可王乎恐勢不能矣臣以為

吉府係親支之說既非所以昭一本亦非所以聯諸藩也至例者乃畫一之法必上之人聖如金石斯下之人信如

皇上予

諫疏 卷一

十七

藩府理璫璫之封已破

祖宗舊例然猶有不為例之

百可守也乃未幾於

秦府誼涉之封復許之是并不為例之

例亦背之矣雖誼涉之封既破不為

例之例然猶有仍不為例之

旨可執也乃今於

吉府常波常波之封復許之是并仍不

為例之例又棄之矣

聖上綸綽之言無難反汗彼各藩隴蜀之

望自可垂涎嗣此請者當接踵矣臣以為今日仍不為例之說既不能以踐前言亦不足以彰後信也是

明旨二端本欲廣敦睦之仁適足為敦睦之累方欲垂覲覲之戒反足為覲覲之招將來流弊

宗枋不至於憤激躍治

朝廷不至於掣肘監觴不止也

諫疏 卷一

十八

皇上安得不憂營而預防之哉至於

准照秦府改封臣更不容無言者蓋

秦府之封

藩府為之階也當時科部執奏奉

聖旨今後再有援例的該部科參來欽此

天語森嚴

皇威咫尺

諸藩獨不聞且畏乎乃因

秦府嘗試於前

皇上已誤致今

吉府效尤於後

皇上豈容再誤臣職司封駁請得奉

旨從事矣伏乞

聖明念

舊章之當率防倖竇之易滋將

吉府常以常蔽二郡封傳罪一如部覆

別立性兒

朝廷無倫無黨之公抑可為

奏

宗藩安分寡過之地也臣干冒

宸嚴不任悚慄翹延之至緣係監封可已

成例當蒙總免

聖明俯從部覆杜倖門以一法守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具題

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禮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

旨革退舉人飾詞妄辯大干法紀乞

亟賜重懲永絕倖竇事臣於正月二十八

日奉科事接得原中順天鄉試今

奉

旨革退為民舉人屠大壯一本為守禮情

真勘明日又沉寃未伸懇

天原情照例覆試以廣

兼

聖孝以正

國法以全士節事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臣讀之不勝駭愕

蓋設科取士之典我

朝最重元主考行私士子用倖者法無

赦臣自備員黽勉每聞朝紳談及戊

子順天科場一事未嘗不扼腕切齒

也當是時主考黃洪憲及同考沈璟

輩以附勢之心遂其罔利之計所中

者非相門之婿則富室之郎或假字句以通其關節或焚硃卷以掩其對磨一省臺省部屬諸臣如李汝華高桂等直據此事而參者不止一疏如胡汝寧林祖述等阿徇此事而敗者不止一人惟是冰山未泮錢神有靈倖中多人盡從漏網就中尤可恨者莫有甚於屠大壯也蓋大壯用賄於黃洪憲與賀學禮等用賄於沈懋孝

諫疏

一卷

二十一

同賀學禮等之覆試也在

午門大壯等之覆試也乃在禮部賀學禮以劣卷被黜大壯以劣卷獨留賀學禮等之原卷下部大壯等之原卷存閱科術通天更僕難悉卒使清議竟屈國法不伸安得令人無遺恨也後幸周如綸之疏一救而再覆試之命又下時大壯自揣文理之不堪也又計

微倖之難再也不候覆試輒爾潛逃隨經禮部以規避具參隨奉

明旨以規避革黜使大壯少知羞耻少知法紀自當終其身竄伏牖下羞面見人又胡為乎叩

聞強辯耶據其奏詞不過借口親喪耳夫情法不並仲君親不兩重細查朝臣聞計未有不候部文而去者亦未有不報辭

諫疏

一卷

二十二

朝而去者蓋君重則親輕法伸則情屈禮固然也大壯係有罪之人非朝臣無故之比其進其退可得自由即使在家提試決難以守喪不來而况待試

都門豈容以聞喪徑去僅隔數日胡不少停則其規避之情可謂肺肝畢見矣托言為母而敢於抗

盾未見奪情而實以蔑法大壯得以此名

獲附編氓之籍臣以為幸之幸者若  
從公坐以賄買罪豈止於一褫縱有  
案查非詐殺惡僅免於五逆安得引  
孫給事之歸為例而指李御史之案  
希脫也嗟嗟大壯之計亦詭矣始也  
以行賄而中既也以借勢而免今又  
欲倣親喪以復輦金再入鑢刺愈工  
百狡百奸何究何訴是尚知有三尺  
法蓋三尺之法

陳

一

二十

朝廷所以整肅天下之具也人不得越  
於法之內則不敢覬於法之外彼見  
近來一二冒籍者之濫復衣冠也而  
遂欲破離之重完彼又見一二敗行  
者之曠躋華要也而遂欲寒灰之再  
煇大壯今日復舉則洪憲明日起官  
將令狐鼠縱橫

渙汗不定其何以重試典而清

朝路哉伏乞

勅下該部院嚴加覆究明正厥辜無使幸  
門再啓

制典崇羞無使絕法或撓伏奸復出乃今  
日磨礪世風一大機括也臣不任激  
切願望之至緣係奉

旨革退舉人飾詞妄辯大干法紀乞  
亟賜重懲永絕倖竇事理未敢擅便謹願  
請

旨

陳

一

二十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具題初  
三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巡視太倉銀庫禮科等衙門給事中  
等官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解官作弊乞

賜究治以肅法紀事臣等奉

命巡視太倉銀庫每思

國計重務日切兢兢幸見督陪諸臣出

入公平關防嚴密竊謂弊無由作可

省彈文矣不虞有意外之奸如順天

府武清縣解官張聚及庫役甄松乃

謹

三十五

敢於銀錠鑄鉛膠臘納庫者謹據實

為

皇上陳之近該臣等巡視到倉適該庫奉

本部劄付兌發應支各項銀兩其銀

乃武清縣原解到河西務關稅也錠

底各粘一縣印紙票間有擦損不完

者顯露銀底隱隱青色隨該監督主

事周一梧陪庫員外楊坦公同臣等

取視果鑄鉛也又別啓數錠無不皆

然隨令提驗一二每錠流出鉛汁三

錢上下不等通查原銀共一百二十

餘錠總計漁獵正銀大約三十兩有

奇夫詐偽大弊也侵欺大罪也刻

太倉何地

帑金何物乃敢庸奸玩法若此乎但未

經對審不惟賊數難憑抑且犯情未

悉似不容不提問以正厥辜者也至

於該庫銀匠原為辨認銀之真偽而

謹

三十五

設乃當收受之時不能覺察果以印

帖所誤不及致詳耶抑以通同所使

明知故縱耶罪必有歸亦應并寃伏

乞

勅下法司將武清縣原解張聚甄松并該

庫銀匠邢釗一并提問務審奸弊的

出何人誑虞有無他故依律

奏擬以示後戒庶法紀既彰而人心知

警譏察必謹而奸偽不生矣未必於

帑藏無小補也臣等不勝翹延待

命之至賜係解官作弊乞

賜究治以肅法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具題初

七日奉

聖旨着法司提了問

陳疏

卷一

丁卷

卷一

二十七

禮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直陳脩省之實仰乞

聖明採納以謹

天戒以圖治安事臣聞之董子曰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信乎

災異之生因天心所以仁愛人主顧

人主應之者何如耳果能悔悟惕厲

應之以實則其興也勃焉若更晏安

陳疏

卷一

卷一

二十八

怠情應之以文則其亡也忽焉其機

如此胡可不畏茲者

大內火災為變匪細恭奉

聖諭議遣官告

廟自責并詢令行事宜欽此臣仰見

陛下脩省至意竊計一時輔弼大臣及禮

舊條請必將詳切直陳共圖消弭不

謂尚屬忌諱宛轉此正詩人所稱泄

泄之流不但上負

陛下柳且孤

呈天降災之意拂萬方望治之心終陷

陛下於何地置

宗社於何所乎臣固不明天人之理但知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自古記之矣為

今之計惟當反其所謂乖者致其所

謂和者庶幾

天意可回也用是敢披瀝血誠願

皇上垂聽焉一觀

詠歌

一卷

二千九

郊廟以協神人之和昔孔子謂吾不與祭

如不祭即

祖訓亦云風雲雷雨之神亦不可違官代

祭其在

天地

祖宗又可知也

陛下累年遣代已非慎重大典之意況此

何時也猶然脩遣代之故事乎縱

陛下仁孝中誼亦無由以達恐從此

天地

祖宗益不居歆而譴怒或未已也臣故謂

郊廟之享不可不親也一

御朝講以宣政治之和夫古哲王宵旰聽

政猶切一日萬幾之慮

陛下靜攝深宮臨御久廢其何以理天下

我

太祖嘗曰高居晏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

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

意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

也今

陛下獨不畏乎儻溺安如故切慮堂簾遠

臨上下不交其壅蔽之禍尚可勝言

不敢謂非天意人心去留向背之機

也臣故謂

朝講之御不可不動也一慰

兩宮以謫

庭闈之和大問安侍膳聖哲芳規

陛下大孝光昭久隆

盛美第靜攝以來即定省儀文已為際隔  
如邇者

聖母誕辰

陛下不復如往年一

御朝受賀竊恐

聖母之心未悅而

陛下之心亦有所未安也矧當此大厄震

驚之後其慰安尤當詳審庶

諫疏  
卷一

三十一

庭闈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臣故謂

兩宮之孝不可不隆也一舉

大禮以暢

宗社之和夫太子者宗廟社稷之主也

皇長子

冊立之期當二十一年時

陛下明許少俟二三年舉行今期會已逾

綸音未煥豈所以重

元良而昭

天信耶矧請冠請婚并從留滯竊恐

宗廟社稷之靈亦必有辭邑未安者誠

沛然並舉則

國祚彌昌之道端不外此臣故謂

大體之行不可不亟也一還忠直以通耳

目之私夫言官者

朝廷所寄以為耳目者也

陛下不資之為聰為明及厭其為聒為激

往時屏棄既多近時斥逐尤甚人才

諫疏  
卷一

三十一

難得天意故存豈所以自為

社稷計乎不及此時

賜環將使謬謬風微諂諛日盛

陛下不至孤立于上不止也臣故謂忠直

之當還也一平喜怒以怡性情之和

夫左右近習恩怨易生故孔子謂小

人女子難養固不當使之狎亦不當

使之怨也側聞

陛下震威巨測至今人人自危不義於憲

息乎無論肘腋之間意外當防即

聖懷日觸亦未免動氣傷神甚非所以養

和平之福也臣故謂喜怒之當平也

一止秋沒以葆

幾輔之和夫抄沒之慘等於上刑

陛下時震怒固出偶觸至於株連蔓引

旁及無辜此何為也蓋人在撫楚何

所不承任口招攀實非真跡徒使

輦轂之下一時人情洶洶此豈盛世所

宜有哉臣故請抄沒之旨止也一或

織造以舒蒼赤之和夫惡衣弊服本

帝王美德矧秦晉吳越之地非殘於

兵火則疲於水旱乃

陛下絨紬紗縠之織猶不少緩獨不為民

寤財盡慮乎愁苦嗟嘆之聲恐天心

亦所厭聞今

陛下縱不能盡罷亦決當量裁以答敷敷

之望臣故謂織造之宜減也

陛下欲引咎自責惟此數事為切要之圖

陛下欲祈

天永命惟此數事為昭格之本自古多難

興邦故憂啓聖皆自一念悔悟中得

之碩

陛下無諱闕失而憚於改圖也臣待罪謫

科向不能隨事納忠預效從薪之謀

是臣不職誠無所逃罪然茲亦不敢

泄泄從事而并忘其款款之愚惟

聖明省察無忽臣干冒

天威不勝激切戰慄之至緣係直陳修省

之實仰乞

聖明採納以謹

天戒以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具題

留中

禮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奏為驟聞母病貼危驚憂欲死仰乞

聖慈俯容回藉以微餘生以全微孝事臣

以風塵縣吏蒙

恩授置瓊垣計今既一載餘矣消埃之報

未伸葵藿之忠正切苟堪就列美教

乞身第臣有不容已之至情臣違不

可起之危症其勢有不得不為乞歸

計者蓋臣自己丑登第以來一官數

諫

奏

事

繫曾未過家臣母七袞哀齡又不預

迎養以此母子各天相懸八載臣心

不死已自難堪且今於四月初一日

接得臣男家書謂臣母冬杪感嗽歷

春未愈形體日羸醫藥鮮效又謂床

褥呻吟之中每望臣歸若欲面訣者

臣觸目傷心竟迷腸斷一號仆地竟

日方寢余雖幸不即死然氣忡不已

寢食都廢已極奄奄待斃天矣及

醫陳大節等視俱謂臣積鬱陡驚

病在心膽非藥石能療非旦夕可起

惟有回籍見母或可解憂而延殘喘

不然必無幸矣臣自揣亦然安得不

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夫此時掖垣乏人近見刑科

給事中楊士鴻疏乞歸養該吏部以

士鴻母既相從身又無病竟留供

職矣臣非聾聵豈不知自例但臣母

陳

一

事

卧病家鄉既與士鴻偕母任所者不

同臣亦重危朝露又與士鴻本身無

恙者迥異臣生不空奈何忍以劬勞

罔極之母委聽於沉痾臣職匪閑局

豈容以死生未卜之身卧康乎康祿

貳念交煎心益焦勞病愈煩劇即留

臣備員亦止可於私寓伏枕俟死而

已其於職業何補臣查原任戶科都

給事中侯先春刑科都給事中劉為

捐各曾以親病身病乞歸俱蒙題

准回籍調理臣今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查臣別無規托照例覆

請容臣端歸或者臣母慰倚閭之望而哀

病可回臣亦慰瞻雲之恩而殘軀可

保是皆

聖上再造之恩也照時臣不死之年皆圖

報之日必不難捐糜以仰酬

高厚矣臣情迫詞激無任願越侍

陳疏 卷一

三十七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三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具奏初

六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市棍掖瑞日移

主聽官愁民怨禍變可憂懇乞

聖心早悟速更以保萬年

宗社事臣待罪瓊閣近依

日月之光伏覩

陛下英斷若神與奸梟跡其所謂千古不

世出之

主也前此

陳疏 卷一

三十六

聖心無欲利孔不開中外宴然孰敢異議

自奸輔張位以開礦之利密揭嘗試

固寵結璫流毒蒼生遂為禍首臣所

以夙夜躊躇不遑進諫者竊意

陛下神聖必不終為群小所欺或者偶一

試之旋即悟而改耳何期市井無賴

紛然若狂巧中投宿日甚一日

陛下不惟不悟不惟不改更又甚焉今

聽某奸弁開礦嶺蜀明日聽某奸弁

確稅江湖今日為其中貴草

初明日為其中貴鑄關防前速知縣吳

堯今并知府吳寶秀亦速矣前止行

於水陸聚貨之地今并及太原密雲

遼瀋之區矣山川無一處不發掘雞

犬無一處不驚驛官府無一處不寒

心商民無一處不切齒

陛下果真以此為快意事乎臣姑指其不

可之大者言之重莫重於

國體區區衛所奴弁何如閣部九列大

臣大臣公建一議百言而百不從會

推一官屢催而屢不報獨此輩言無

留贖人皆坐差孰重孰輕倒置若此

似非所以重

國體也公莫公於

國用借口

大工幾曾有錫鉢用之於營繕借口東討

幾曾有毫忽用之於轉輸外進內收

掩誰耳目藏之囊篋下同匹夫似非

所以公

國用也罪莫大於顯欺

君父此輩漫天說謊徧地栽殃淮上餘蘆

盡屬烏有蒲東奇寶悉是空山猶食

狗徒黃旗招搖於道路一以帶十

以帶百如虎傳翼飛而食人私剥者

不啻萬千進

上者僅分一二戲弄玩侮傳笑四方縱加

三尺之誅尚有餘恨

陛下奈何貪其小利而忘其大罪乎禍莫

大於結怨臣民蓋利者天地之所最

忌亦細民之所必爭問左爭寸布一

錢不難白刃相向况君實生我寧堪

朕我以生哉故自古善理財之臣如

桑弘羊劉宴皆始恃能名終受奇禍

今此輩以憑城社蠹

國肥家海內之人無不欲食其肉而棄



慶其皮異日得禍亦何足惜獨念守  
令逮於獄而臣心離齒賈剝於塗而  
民心離臣民離心非

國之福數徵景象何變不生萬一草野  
奸雄乘之而起揭竿斬木響附雲從  
土崩瓦解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此時雖赤禍

國群奸之族亦何敢於危亂哉臣誠恐

陛下二十七載克承之德一旦為群小累

東坡 卷一

四十二

祖宗百戰艱難之基業一旦為群小促之

使壞也伏乞

陛下三思臣言區區曠稅之使亟正原奏

官民之罪

下詔更始以謝蒼生庶民心不搖

皇圖可固矣臣心忠語藹不知忌諱惟

陛下垂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緣係市棍

被囑日移

主聽官慈民怨禍變可憂懇乞

聖心早悟速更以保萬年  
宗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具題

留中

諫疏

卷一

○

四十二

禮科右給事中原楊天民題

題為

嘉禮愆期勢難再緩懇乞

聖明亟賜遣官以重

儲配以定群疑事臣惟

皇長子選婚之禮係

國家大典

皇上慎重於數年特舉於一旦中外臣民

罔不懽欣踴躍以為

諫疏

二卷

一

乾斷既定

聖命已申從此六禮舉行計日可觀矣不

謂遣官一節復見留難該部請之不

報臣科請之亦不報該部催之又

報臣科催之亦又不報向慮

皇長子清弱今氣體已充不知更復何

慮通侍裏八府報到今報到已久不

知更復何待縱

聖意淵微或自有說然時至事舉決難再

遲臣備員該科與聞典禮不得不直

陳於

旒旌之前也夫我

祖宗緣情制禮

國典昭焉

家法垂焉載在

令甲較若畫一

皇上試觀二百年來曾見

聖嗣選婚有愈十六歲者乎今

諫疏

二卷

二

皇長子過期二載已非舊制奈何刷選

之舉猶事徐徐豈以

國典可輕而

家法不足守耶詩言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未有違舊章而得免於愆忘者臣

謂今日遣官之當速為其關係於

成憲者不可不遵也

王者之言其出如綸其渙若汗言其由

小而大一出不反也

皇長子選婚之

命斷自

聖心出自

特旨不但布之所司抑且見之行事矣乃

遷延數月乍行乍緩若決若疑其於

出綸渙汗之體何如也古人謂天子

無戲言奈何

皇上以

宣諭為戲耶臣謂今日遣官之當速為其

諫疏

二卷

三

關係於

明旨者不可不信也婚姻人道之始孟軻

氏有言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為之有室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今

皇長子睿齡日茂豈無寤寐反側之思

皇上篤愛時殷亦豈無佳兒佳婦之願胡

不刻期而成一舉而定則不但可以

樂觀挑天之化抑亦可以蚤協熊夢

之祥

宗廟

社稷靈長之計宜無急於此者臣謂今日

遣官之當速為其關係於

聖胤者不可不重也

九重舉動萬國觀瞻少涉遲回易生疑謗

今淑女待選者無慮數百家夫以一

人之選而令數百家及笄之女守候

歲月槩停媒妁豈能久而不生缺望

諫疏

二卷

四

由缺望而疑慮滋由疑慮而訛言起

一時洶洶之口至有不忍聞於臣子

不敢言於

皇上者皆此當斷不斷有以啓之耳臣謂

今日遣官之當速為其關係於人心

者不可不定也大抵禮之所首重者

惟婚婚之所首重者惟時故易以歸

妹為天地之大義詩以及時歌文王

之聖化當

國家典制大備之

朝值

皇上教化大行之日即

天派之商舉得奉

明例而登詣伉儷雖常布之子亦得循

禮教而登樂唱隨豈以

皇長子身則

神明之胄配亦

軒曜之儲顧及不獲依時而聯嘉耦哉

詩

二

○

五

此臣愚益有所未解也伏乞

皇上察鉅典之不當稽體至情之不容愆

即

賜遣官亟行制選則前而

祖制後而孫謀上而

皇綸下而與望豈不盡萃於亨嘉之會而

為

官府一大快事哉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緣係

嘉禮愆期勢難再緩懇乞

聖明亟賜遣官以重

儲配以定辟疑事理未敢僣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初八日具題

詩

二

○

太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貪鄙銓臣被論驟遷大非政體懇  
乞

聖明英斷

特賜顯斥以清仕路以快人心事臣惟士  
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以當是非  
毀譽之交宜聽之公論若巧為彌縫  
陽辯陰媚置公論而畧不察惜是謂  
無行以當用舍去留之際宜稟諸成

御筆

二卷

七

規若恃有憑藉轉點為陟破成規而  
莫可誰何是謂無法臣不意清議昭  
明之日

朝政畫一之時乃有無行無法如吏部

文選司郎中梅守峻者臣請為

皇上言之臣按守峻生平品格卑劣秉情

險譎鄉評士論具所羞稱迫管調銓

司遂以官為市始則藉口調停公然

曲徇請託以行營窟之謀後即借名

請託因而廣納苞苴以遂肥家之計  
問其賊寧止巨萬聽其詭喧遍長安  
罵柄笑資更僕難悉發奸招尤之說  
將誰欺乎幸而吏科左給事中程紹  
露章彈劾一時中外人心傳以為快  
然猶病其出一漏萬不能悉諸微狀  
俾達

聖聰也乃守峻心計轉粗狡謀百出挾哄

堂官救云則救留云則留今且聞破

諫疏

二卷

八

格推陞為太常寺少卿矣嗟嗟銓政  
如斯尚可謂有公道哉臣竊不指賊  
私免污蔑頹惟即其被參後蠅營狗  
苟之狀則其可羞者有四其不可解  
者有三如聞參具辯護短誇長若面  
質亦所不懼者乃一面上疏又一面  
轉託相知謝罪於原參之門大意謂  
蒙參之事件件心服但不得不一辯  
者恐從此無面孔向人也幸望見原

此不可謂行濁言清色厲內荏者與其可羞者一刊刷疏揭遍達縉紳非不似含冤負屈者之所為也乃又今日倩一人馬說某省臣明日倩一人馬說某臺臣不曰事由囑託勢不得已則曰情已窘迫姑容自歸惟恐其彈文之再至也此不可謂昏夜乞哀驕人白日者與其可羞者二君子正大光明即屋漏不愧豈忌傍觀也守

諫疏

二卷

九

峻不知內省一味尤人明謂疏列諸狀具得隱微曲折非由中傳胡從外洩於是狐疑同官日甚一日或因而謗其傾陷或因而要其遊說以致一時僚案剖白無計奔走不遑此何等景象也其可羞者三君子難進易退即終日不俟奚遑他恤也守峻既經指謫移病求去是矣乃未幾商及覆疏則曰去則誠安但後日誰肯起我

不若還我大叅又未幾商及大叅則曰外轉亦耳但選郎曾無轉大叅者恐後將為例恐附體之意必至於許推京堂而後已此何等行藏也其可羞者四臣聞該部舊規凡司官曾推外任者即

命或不下亦例不掌選且究竟外補守峻非曾以年例外推者乎胡為乎獨得掌選又胡為乎獨得內轉耶此一不

諫疏

二卷

十

可解臣又聞該部舊規凡選郎優轉太常必以六選告峻為期間有以五選得者必其先掌考功曾經大計然後准減一選以酬前勞不則不爾也今守峻僅完五選耳且曾無大計之勞又胡為乎躡轉太常耶此二不可解我

朝二百年來設立臺省以糾察官邪為第一義未有請發多賊而徑不議廢

者即使事涉曖昧亦未有不俟公論  
已明而遽得超擢者何守峻被叅猶  
未久也杜門猶未出也乃輒轉貳卿  
美秩是言官之疏本係彈章翻成薦  
剡使將來再有如守峻其  
人者言官叅之是乎不叅是乎此三  
不可解夫止知乞憐可以倖免即至  
於可羞而不羞也將何事不可為而  
猶云雅志止知好官可以自為即至  
於不可解而必強為之解也將何例  
不可變而猶云銓體此推疏未上之  
前聞者且駭且疑謂堂官之無主裁  
或不至此推疏既上之後見者且嘆  
且恨謂守峻之無忌彈無復有天日  
矣豈不益增壞法徇私一左驗哉伏  
乞  
皇上深念百司清濁之機視吏部為的庶  
政公私之候以銓法為標亟宜

大奮乾剛將文選司郎中梅守峻  
特賜罷斥則所為澄清吏治轉移世風豈  
曰小補而大臣圓融體面似姑在所  
緩也臣不任激切跼望之至緣係貪  
鄙銓臣被論驟遷大非政體懇乞  
聖明英斷  
特賜顯斥以清仕路以快人心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具題十  
三日奉  
聖旨梅守峻着擬外任用吏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題為

大禮

大工奉

旨相須計時難緩仰祈

欽限責成蚤襄

慶典事臣愚不肖伏蒙

聖恩任使既署掌本垣印務又鑒察

兩宮工程苟於職掌有聞皆當先時議

諫疏

二卷

三

請臣查得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該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

緣因皇長子稟質清弱氣體未充况皇

后年在妙冲又屢遭不諱大難故不得

已遲緩少俟耳非有別意亂危家國昨

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

日落成皇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

該部便具選婚舊儀來看其冊立并加

冠禮少候二宮落成之日行朕又思三

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

若再少待恐又費一番事不若亦於二

宮完日一併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內皇

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

着出閣講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以開

蒙塞禮部知道欽此夫

諫疏

二卷

十

冊立冠婚與夫分封出諸皆

國家鴻儀鉅典

皇上不但欲一時并舉以萃嘉且必俟

二宮落成以昭盛美海洋

睿思豈復臣下所能仰贊一籌顧臣愚三

復

綸音一則曰

皇長子齡已過期二則曰少俟

二宮落成夫謂之已過若無容再過者豈



欲其年過一年也謂之少俟若計日可俟者豈欲其歲俟一歲也况淑友之選中既久而桃夭之芳候將臨且近查

累朝嘉禮無有不承春令舉行者今距春令能幾何時也乃工程次第雖在垂成尚多未竟加以冬月寒近強半當停轉躬及春時至舉將行禮乎而工未完將候工乎而時不待慶勢兩

新疏

主卷

○

十五

難當機罔措不知守禮督工諸臣將何術以仰副

德意矣百用是不勝私憂過計竊謂并工宜預講也

欽限宜蚤定也蓋天下事可難可易惟視人為可速可遲惟從上令臣連日請各工點檢除木作石作與油漆作之有勝屋者雖冬寒無礙營造外至於泥水固難動也然未完者僅丹堦之

鋪砌耳灰漆固難行也然未完者僅蓋面之光漆耳五墨固難施也然未完者僅外簷之金碧耳誠得

皇上沛然下一

嚴旨責成內外監督儲臣凡工不宜停者令其上緊儼造務在歲裡報竣毋留為春作之妨工不得不停者令其預辦細料亦務在歲裡悉完毋致有臨時之缺一當春和即倍加夫匠督者

諫疏

主卷

○

十六

畫地分方役者鱗集蟻赴母互有耽延母姑容玩愒大約限來年二三月之交依期完報夫以子來之衆而加天語之嚴其弗克告成於不日者臣不信也當此之時

景運芳菲

宸居清穆即遵將

聖諭所定諸禮一併舉行庶工不誤禮禮不違時在

皇長子

而立早而

宗廟

社稷之本定

婚媾早而關雎麟趾之慶長在象

皇長子封者封冠者冠出講者出講并

足以昭

王葉金枝之盛光

祖宗之訓與酬

御

上卷

七

皇上之許謀端有待於今日責成之一舉

也伏乞

聖明裁斷臣不任翹延顙望之至錫係

大禮

大工奉

旨相湏計時難緩仰祈

欽限責成蚤襄

慶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具題

陳

二卷

七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感異憂時乞

聖明亟悟早圖計安

宗社事臣入科辦事接得陝西巡撫賈待  
問揭帖為遼鎮孤懸災兆異常懇乞  
聖明預飭文武邊臣脩省戒備以保疆場  
以弭

天變事內稱本年八月十八日狄道縣城  
東山高二百餘丈午時崩裂一半長

樂事

卷五

○

十九

一里其下衝成一溝山南舊有居民  
耕地忽湧出大小山五坐約高二十  
餘丈又拘問土民稱未崩之先每夜  
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  
又聞有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遂  
有此變又謂虜情叵測乞要

天語申飭邊臣以保疆場以弭

天變等因臣讀之不勝驚駭夫西陲殺降  
邀功無端啓釁以致醜虜忿叛誓死

報讐已入犯者殺掠甚慘未入犯者  
窺伺有待欺蔽成習而

主不獲聞毒痛干和而

天為示警理或有然而臣猶不敢謂其盡  
在是也蓋帝王不拔之業取象山河  
而傾頽不振之徵每形崩裂至平地  
五山湧出尤罕見聞查惟唐之垂拱  
年間有山出於新豐而唐易為周執  
謂陵谷變遷僅僅應在一隅也乎臣

樂事

卷五

○

二十

竊觀時了堂簾聯隔而泰交已非忠  
佞涸渚

國是弗定紀綱法度日見廢弛兵馬錢  
糧動稱剝耗事事齟齬皆有旁落倒  
持之象而其釀禍最深召亂甚速則  
無如目前礦稅二事也傳不云乎財  
聚民散書不云乎覆我則讐民亦何  
常懷之乎哉乃今虎狼之使橫噬難  
堪狗鼠之徒爭攫無厭不但無市而

徵稅無洞而包磧且毀人田廬掘人墳墓借事藉沒者有之平空搶奪者有之擅威誅戮者有之叅守令則守令遠參撫按則撫按逐勢薰焰灼漸并官府化為鬚鬪於是不才有司有恥霄交權因而自潤其囊橐者無耻監司有耳心左袒因而仰借其吹噓者以此嗷噓之衆益無所依賴益無所控訴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人人

諫疏

二卷

主

懷幸災樂禍之心屢屢有土崩瓦解之勢脫今不亟與更始臣恐水火之民有掉臂而去亦將如山之分崩而不可收拾也草澤之雄且揭竿而起亦將如山之突出而不可削平也皆不可知之數也况引伸觸類如君之與臣男之與女君子之與小人中國之與夷狄皆有陰陽一定之分上下不易之位由今山高縣卑地卑縣高

者推測於人事明屬陰欲乘陽下將陵上兆苟不虛將何事不可煩

宵旰也且今一歲之中雷火未已而水旱繼之水旱未已而蝗蝻繼之近都市喧傳謂太白經天者復安晏矣不意秦山又見告也豈非務則用善小人災害並至之明驗哉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昭君鑒也又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垂臣戒也今日之計

諫疏

二卷

主

皇上誠不宜以戲豫負

天臣安敢以泄泄負

主用是不避忌諱而且效其無隱之義如此伏乞

皇上俯察臣愚上謹

天戒亟下

明詔首罷礦稅其庶政之因循者一併振

刷脩舉庶民心可定姦宄不生

祖宗二百年

金甌之業永有磐石之固矣臣不

隕越顙祈之至緣係感異憂時乞

聖明亟悟早圖計安

宗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初六日具題

諫

卷

○

主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西陲殺款邀功召禍最慘朋欺太

甚仰乞

聖明亟行嚴勘

特賜議處以謝生靈以重邊計事臣聞禍

莫大於殺降罪莫重於欺君廷鎮之

於套虜自二月擣巢暨七月入犯其

間殺降欺

君之狀中外臣民人人皆知之人人能道

諫

卷

主

之所不得聞者獨

陛下耳臣又擬糾發然猶謂地方有按臣

在必能勘實以

聞乃頃聞即報見巡按御史吳楷一本為

虜情事內稱訪得虜衆大舉入犯攻

圍堡寨殺傷軍民掠搶人畜兩旬不

為不久聲聞不為不遠各該道將意

在隱蔽牌催數次通不報臣等因意

違事若此尚可謂有天日哉臣職叨

耳目敢不據所聞為

皇上言之謹按延綏巡撫王見賓總兵趙夢麟總督尚書李汶皆西陲共事之臣非本年正月間為套虜合議題款得

肯下部者乎據疏稱卜莊等首畏威悔禍俛首乞哀貢馬已收罰馬亦進鑽刀說誓屈伏異常以此觀之其求款何如切者彼松山父掃有何關情肯因

廉

王

G

王

王

此而還背約乎又聞各酋自去歲十一月進馬後該鎮即與撫賞且於各邊口互開小市交易兩月華夷一家從此臨邊皆霽帳矣以此觀之其信款何如深者脫有心西擾能不遠避敢處此而自待死乎止因總兵趙夢麟見邊外夷帳星羅夷情貼伏輒謂奇貨可居遂以掩取之謀動督撫而見賓也汶也乃亦不勝其邀功之念

諱

王

O

王

王

於是西行擾工之名平空而起閩鎮擣巢之舉暗地而來矣聞此時虜見官兵猶以為撫採相戲及臨帳開刀惟束手就斃其誅夷之易真不啻割几上肉探囊中物者所以雖操防小堡人人皆獲首功馬甚且殺諸館驛者亦九十餘名殺諸市場者復八十餘級乃駕言皆截大戰豈不欺天罔人之甚夢麟自知名義不正耳目難欺遂因而大行科歛每恭遊營派銀三百兩每守備營派銀二百兩每操防營派銀一百兩共得銀六千半賄委勘官員半餽長安權要希圖內外雷同共為掩飾又將首級以十分為率內抽三分賣與買功之人每級得價五十兩文武三衙門均分訖其七分在軍者夢麟又每級遺抽銀二十兩及見窮軍出辦不前樂至激變而

當事者又代為調停先以市貨給軍三十兩約候賞功之銀到日全扣還官是二十兩依舊歸帥府矣其剝削無厭又如此至所獲夷畜盡掠入已復散各營變價數萬又其甚小者也以此軍士共誓再有殺虜者如殺其父兄而心反體解矣自是虜懷必報之忿軍有疾視之心四月以後常有零虜竊掠而各堡惟閉門自保當事

練軍

二卷

七

者亦不敢一問良有以也迨七月大舉入犯又有此來專殺將官之說夢麟魂搖膽落歛兵嬰城竟不敢以一矢相加任虜蹂躪任虜焚燒任虜殺掠任虜搬運兩旬之久葭州神木一帶堡寨悉被殘破甯燠男婦以千計屠戮老幼以萬計其少壯群驅而去者至不可以數計他如田禾一躍而平貨物一掃而空又不足道者如

景象見者傷心聞者酸鼻而督撫諸臣獨閉目掩耳寂然不一奏報固知良心已死獨不念有

國法乎且混批東虜西助以為嫁禍之謀又捏報兩船破敵以為掩敗之計即以巡按御史奉

勅專勘功罪業有別聞猶屢催不報其公然隱匿又從來所未有者上而侮証朝廷下而藐玩憲紀臣不知督撫鎮道果

練軍

二卷

五

何所恃而敢於無忌憚至此矣嗟嗟軍國大計首重安攘況今日之虜款戰相半其觀望向背之機尤為喫緊使

中國威信名乎無論已款者向化益堅即未款者皆叩關恐後苟威信一乖無論方款者構怨相讐即又款者亦當疑成二今知延鎮所為明是約自我敗釁自我開豈但小酋之禍方未

未已且恐順義之心將謂

中國之信為不足憑免死狐悲亦情所  
必至聞夏間撤回擺邊達子謀欲北  
徙是其兆也失今不蚤為區處竊慮  
諸邊雲擾之患莫知所終而

九重西顧之憂從茲伊始豈不大可寒心  
也哉夫殺降啓釁前之一大罪案也  
敢欺

上而報以奇功失事殃民後之一大罪案

諫

卷○

三

也復欺

上而掩其重罪前之欺售而後之欺愈堅  
後之罪寬而前之功立叙該督撫鎮  
道之計誠巧且神矣彼固自恃錢可  
使鬼術可鑽天謂省臺耳目為可塗  
謂

朝廷聰明為可蔽錦衣可掩蟒玉可腰笑  
罵由人爭榮自我竊恐橫亡厲氣必  
禍其家

九廟有靈亦必軫念無辜之蒼生而羞

宣告之虛節肯令此輩紛紛得計哉伏乞  
勅下該部院責成巡按御史密訪嚴核毋  
以勢重而甘為扶同母以罪大而曲  
為姑息母專憑造報緣繇上之虛文  
母任聽延捱成署中之高閣秉公執  
法從實參

聞更

宸嚴特加重處以昭邊臣連年欺罔之戒

諫

卷○

三

是今日安攘之至計也臣忠憤所激  
不勝懇切企望之至緣係西陲殺欺  
邀功召禍最慘朋欺太甚仰乞

聖明亟行嚴勘

特賜議處以謝生靈以重邊計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具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違臣大肆奸欺糾摘事事有據懇

祈

聖鑒俯檢原疏蚤

賜批發以明公道以服人心事臣於本月

初九日申時具有題本

進呈為西隲殺欺邀功召禍最慘朋欺

太甚仰乞

聖明亟行嚴勘

謹疏

二卷

三

持賜議處以謝生靈以重邊計事內恭

綏督撫鎮道王見賓等敘降啓霧失

事殃民欺罔鑽蔽種種異常等情候

旨七日未蒙

批發臣竊思之邊疆失機重事也督撫欺

罔重情也

朝廷之上恨壅蔽不得聞安有既聞而

付之不問者安有欲問而顧肯遲遲

者且往時

留中諸疏或上千

乘輿或內涉

宮闈事各有因人猶易曉今如臣疏乃朝

臣明知之事邊氓切齒之奸有何忌

諱亦復見格果曾經

御覽乎抑未經

御覽乎果

聖心別有所察而徐行之乎抑

聖心偶有所為而姑置之乎外庭之疑誠

謹疏

二卷

三

不可解惟是延鎮諸臣自四月擣巢

之後無一日不為掩飾謀亦無一日

不為賄賂計臣原疏謂此輩錢可使

鬼術可鑽天要非漫語然亦不虞其

遽至此也嗟嗟自

皇上靜攝以來

宮府九閣堂簾萬里

神謀睿斷猶不遠至旁落者獨賴有此章

疏一線路耳若并此一線斷絕切恐

臣下之忠謹無由上通

主上之聰明無由下濟太阿之柄立見倒

持將來如南詔之喪師亦有不得聞

者矣此其有係於臣工觀望

社稷安危之機尤非細故也伏乞

皇上防微慮遠將臣原題參疏

俯極並發仍將督撫鎮道等官先行革任

聽勘蓋彼輩扶同欺罔業已打成一

家虎踞鼠鑽牢不可破舊按臣屢問

屢催且不以一字報新按臣所委之

道屬所寄之耳目皆彼平日術籠威

州順指氣使之人何由直發其奸機

而顯定其罪案耶伏惟

皇上高神生靈幸甚臣愚幸甚緣係邊臣

大肆奸欺糾摘事事有據懇乞

聖斷簡檢原疏發

賜批發以明公道以服人心事理未敢輕

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具題

十八日奉

聖旨章疏朕日親覽誰敢壅格違事關邊

機原奉留覽就著該科送揭到兵部覆

議來訖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臣

楊天氏等謹

跪為疊災示警

天譴可畏乞

聖鑒修拜以保

宗社靈長事臣等竊聞天不志警帝不諱

災我

國家數年之間山川呈雷諸變不易

指其回祿一災由

東

北上而

西擎而

兩宮而

三殿并今尚寶印綬諸處允五見矣

上天示警不為不頻即側身承之猶懼日

晚乃依然泄泄從事在

皇上不聞脩省之言在臣下僅述

慰安之語此寧直諱災且忘其所謂為災

矣得非以數值適然無預

朝廷闕失耶臣固不明占驗之術但恐

稽生勝博採群言有謂召不思道則

火者

皇上十年靜攝

宮府太爾

新講久虛大臣之

召對不聞言官之匡救不入珠玉為寶銘

漸親長告誥之風開拔獻之路

皇上試以此觀好尚道耶非道耶則

津

天意可知也有謂國有失禮則火者今

郊

廟重典久不躬親

遣代雖放誰對誰格至於

皇長子

湖立慰婚時無可待况

聖斷久定何復違疑乃舉朝公請之章未

即

抵聽其非所以重主也

皇上試以此觀典禮失耶不失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官非其人則火者夫建

官雖多閣臣為重平章國事身係安

危人不肖則辱官員不備則曠職乃

今端揆尸素笑罵自甘推請已煩爰

立未決政本重地履餽亦足虞矣

皇上試以此觀相道得人耶不得人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正士道消則火者夫

國家設立臺省原藉補闕顧邪然必

諫疏

二卷

三

上有容直旌諫之禮而後下有批鱗折檻

之忠乃頻年遭貶削而去者

賜環無期應弓旌而來者守株踰歲摧折

若此垂首灰心

皇上試以此觀士氣消耶不消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民傷未瘳則火者今開

礦未已繼以抽稅山川破碎閭巷驚

騷

朝廷所得幾何則小剝奪日甚傾家噴

命控訴無門積怨成離積離成叛恐

捐竿斬木之變勢不在遠

皇上試以此觀民情傷耶不傷耶則

天意可知也有謂蔑棄法律則火者蓋法

貴持平非以飾怒在昔匹夫抱憤尚

干天和邇來或以事外逮人或以律

外決罪法官情同首鼠冤氣積於囹

圜且有逮而未訊者辯而未釋者螻

蟻有命草菅何堪

諫疏

二卷

三

皇上試以此觀法律棄耶不棄耶則

天意可知也况降災之地尤可繹思蓋司

曰尚寶監曰印綬非

皇上所綰極以示信於天下者乎年來

天戒孔昭不一而足

皇上當對天拜禱之時曾下罪已之

詔採時政之宜明許與天下更始矣乃煨

燼既除闕失如故其於信何在也今

日之災

天意若曰人若不以信為實亦安用此哉  
信之所為也夫災與事既相應地與  
災又相符天人相與之際豈不可畏  
皇上安得視為適然之數不一動念裁董  
子有言尚不知變傷敗乃至今火災  
由小而大由大而不憊憊不已固愛  
而留之之徵也亦怒而去之之徵也  
回怒重怒事在今日伏望  
聖明垂察

諫疏

卷一

三

特勅文武百官共加脩省應行實事條議

以

聞先乞

採納臣言

首端好尚以肅威格之原

蚤舉典禮以答神人之望重政本之選廣

耳目之司罷礦稅之騷清羅織之獄

如此則幽明胥暢朝野均惟將太和

在宇宙間而

陛下也方稱

壽觴又行

吉典庶

聖祚萬年之無疆此蓋

國家極盛極樂之亨則亦何憚而不為

也伏乞

及期漸示臣等不勝願至祈禱之至緣

係

大禮又符

諫疏

卷一

四十

紛音懇乞

聖慈速示定期以信

旨今以慰群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具題

留中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

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禮久蒙

聖斷春令屆期仰祈

聖賜諭行以便欽遵事恭惟

皇上

道重彝倫

謀周啓佑如

禮

二卷

〇

聖

皇長子

冊立冠婚諸禮崇久荷

英斷矣近且晏勤

聖諭不曰典禮在邇則曰喜事臨近惓惓

注念真有時如不及之意乃頃於舉朝公

請偶一

留中而禮曹再疏亦未蒙

批發臣等展轉思惟莫知所謂豈以業有

成斷臨期自可隨傳隨舉始終無庸臣下

奏

請耶果爾則臣等不能無說蓋禮時為大

事豫則立嘗味春官養德之言詵天

宜家之詠則知

冊儲

冊妃必當在春令舉行茲獻歲將臨正惟

其候况淑媛入選婚禮決難愆期而

名號相因

儲禮尤當先舉且并欲加冠

禮

二卷

〇

聖

嘉祥輻輳稍或遲延豈不耽誤至於所

需冠服儀物之類既非一局一監之

司亦非一朝一夕之力昨歲雖經該

部題行造辦然因未奉成期率多觀

望此時即申命行事尚恐難齊况不

戒視成其能卒辦乎夫止有不可違

之天時下有不宜緩之人事前有不

敢停之

明綸後有不容違之典禮臣子荷

國厚恩敢於此

宗廟

社稷之計其蹈違誤而不為懇

請哉伏祈

皇上俞納

亟勅該部擇吉具儀及時并舉庶於

大典有光於

大信無爽而

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培之永永矣臣

諫疏

二卷

聖

等職掌所關不勝惓切候

命之至緣係

大禮久蒙

聖斷春令屆期仰祈

蚤賜諭行以便欽遵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具題

禮科等衙門官給事中等官臣楊天

等謹

題為摘議巡青要務以舒民財以仰裨

國計萬一事臣各准奉本衙門關刺據

管巡青除各進行外案查嘉靖四十

四年該刑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張

憲臣等題前事該戶部覆議在外各

馬房獸畜及擠乳馬擠乳牛駝驢牛

羊等畜廢費不貲歲終巡青科道會

諫疏

二卷

聖

同本部監督主事查驗牝牡者將畜

其餘應揀退變易者另行議處出巡

事畢覈實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這馬匹著該監務據實

數開派錢糧一應宿弊查行查革揭帖

不必進欵此又查得萬曆五年該兵科

等衙門給事中等官劉維等題戶部

覆內一款重掌貼以勵勤惰大要謂

巡青科道官出巡查驗分別奏治等因  
題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欽遵通行在卷隨該臣  
等於本年十二月初九日會同戶部  
山西等清吏司主事楊材等前往  
大等二十四馬牛羊房等處將見在  
駝馬驢騾牛羊等畜逐一查驗得  
壯馬五百六十一匹駝八隻騾三頭  
驢七百五十九頭牛一百九十八隻

諫疏

卷一

五

馬駒八十六匹羊并羔共二百七十  
五隻瘦損馬八十一匹馬駒一匹駝  
五隻驢六十七頭牛五十一隻瘦損  
羊二十隻除將應壯者責付各房用  
心餵養其瘦損者執役軍人分別朴  
責聽戶部議覆外臣等竊惟  
天閑之費亦甚不貲矣內除供乳供羔  
者雖多冒濫之情猶有萬一之用姑  
不具論外至於馬驢等畜使用之果

有需於養也或養之真可備乎用也  
即費亦安足計乎乃今臣等按籍查  
驗其瘦損者僅存皮骨即肥壯者亦  
甚公廩私家役使者十九臨點雇覓  
者強半此無論芻養積歲曾未效有  
奔走之勞即謂備用一朝亦豈能勝  
乎馳驅之任昔奉差諸臣題

諫疏

卷一

六

准揀退變易分別參治良有以也奈何通  
年積弊牢不可破無一歲不阻格無  
一歲不疲羸無一歲不條陳無一歲  
不沮格固知城狐社鼠掣肘為常第  
茲何時也

國值空虚

皇上業以計慶責司農矣民遭饑饉

皇上業以收濟責撫按矣誠取此無益之

費或存其價於

帑藏或蠲其賦於閭閻則積一分得一

分之用寬一分廣一分之賜其視用



之若泥沙委之填溝壑者不較為得計乎哉是惟候

聖斷之何如也至於掌貼等官職司典守雖責有攸歸然弊壞於從不權分於多制不但法有難盡抑且情有可原況今歲瘦損無多似應免究大抵政有弊實然後人有弊端今日欲為牧務更弦改轍計臣等竊謂與其議人無寧議政伏乞

諫

二卷

聖

勅下戶部將壩大二十四馬房事體悉心酌議是否有裨實用應否另為變通從長覆

請施行未必於

國計民生無小補也臣等不勝惓惓待命之至緣係摘議巡青要務以舒民財以仰禪

國計萬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一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具題

諫

二卷

聖

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官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循例舉劾有司以昭勸懲以仰裨國計事臣等各准奉本衙門關劄接管巡青所有山東河南并直隸順天等七府子粒草料錢糧例應歲終查核分別舉刺夫臣之差僅錢穀之司也而臣之官則耳目之任也司錢穀自當為

諫疏

二卷〇

四十九

國用計安得不據盈縮為殿最任耳目并當為激揚計又安得不酌賢否為品題用是臣等參考於二者之間查得歷俸近一年以上錢糧全完賢能茂著者在北直隸則祁州知州黃道亨通州知州高位開州知州臺存道冀州知州楊嘉猷昌平州知州田廓定州知州張銘景州知州馬朴薊州知州單自新霸州知州許從坤易州

知州孫大祚定興縣知縣李瑾文安

縣知縣岳儲精真定縣知縣徐天寵

獲鹿縣知縣景昉濬縣知縣張其忠

唐縣知縣楊一桂大城縣知縣任彥

榮獻縣知縣徐鏞博野縣知縣李廷

訓清宛縣知縣張五典邢臺縣知縣

劉九光遵化縣知縣張舜命軍津縣

知縣侯執蒲滑縣知縣趙士吉固安

縣知縣官箴永年縣知縣耿鳴雷東

諫疏

二卷〇

五十一

明縣知縣丘雲肇密雲縣知縣王之都任丘縣知縣錢允榮邯鄲縣知縣孟三遠魏縣知縣王道一元氏縣知縣鄭三俊長垣縣知縣張文炫廣平縣知縣徐一嘆大名縣知縣高 outcome 官縣知縣程希道靈壽縣知縣聶世潤新安縣知縣畢如松良鄉縣知縣錢一鶚肥鄉縣知縣曹司宰新城縣知縣張聯芳任縣知縣徐璘無極縣

知縣倪天秩隆平縣知縣楊學詩房  
山縣知縣左之堃靜海縣知縣戴大  
祝順義縣知縣劉伯綬慶雲縣知縣  
周棟保定縣知縣張四聰贊皇縣知  
縣李橋安肅縣知縣馬應賓棗強縣  
知縣李夢熊沙河縣知縣史興祿饒  
陽縣知縣翟耀唐山縣知縣李本盛  
新樂縣知縣趙壽高邑縣知縣金四  
科南皮縣知縣李正華平鄉縣知縣  
陸應鍾行唐縣知縣馬異衢在山東  
則德州知州陸敏捷膠州知州汪光  
龍寧海州知州姚宗道高唐州知州  
楊震雷東平州知州劉子唯平度州  
知州王汝濂濮州知州陳文郁鄒縣  
知縣王一楨諸城縣知縣顏悅道滋  
陽縣知縣楊明盛曹縣知縣成伯龍  
壽光縣知縣高邦佐寧陽縣知縣李  
沐民東阿縣知縣張光紀金鄉縣知

霑化縣知縣馮世臣郟城縣知縣王  
惟聰棲霞縣知縣張雲霖在河南則  
磁州知州顧順光州知州劉一煜署  
裕州事南陽府同知井濟博許州知  
州洪啓采鄭州知州俞喬安陽縣知  
縣朱冠杞縣知縣潘文嵩縣知縣李  
倖蘭陽縣知縣劉亮采長葛縣知縣  
朱與翹河內縣知縣袁應泰通許縣  
知縣張應昌濟源縣知縣史記言中  
牟縣知縣歐學啓寧陵縣知縣車從  
衡偃師縣知縣黃元勳確山縣知縣  
郭佳鎮商丘縣知縣劉育宜陽縣知  
縣何其智洧川縣知縣杜廉永寧縣  
知縣姚新新蔡縣知縣王一魁息縣  
知縣李如松商水縣知縣趙尚忠尉  
氏縣知縣阮上卿扶溝縣知縣戴天  
德延津縣知縣劉元會西華縣知縣  
胡連即城縣知縣張仕周陽縣知

縣范琅臨縣知縣羅文俊林縣知  
縣孫夢桂孟津縣知縣周南湯陰縣  
知縣孫許葉縣知縣馮日望溫縣知  
縣袁賦才陳留縣知縣李天柱柘城縣  
知縣王希龍脩武縣知縣趙應模鞏  
縣知縣馮運隆鎮平縣知縣李幼勳  
遂平縣知縣葉維龍內鄉縣知縣尚  
從試以上諸臣品皆金玉政各鳳麟  
兼疏  
二卷。  
理邑如理家勸課靡遺乎地利足民  
而足國輸將有裨於  
天閑窺豹豈止一斑展驥素推千里明  
時卓異漢世循良均當薦擢以備行  
取擢用之選者也又查得未完八分  
以上武清縣知縣潘大復鄆平縣知  
縣王紹徽汲縣知縣王良佐未完六  
分以上寶坻縣知縣李如檜以上諸  
臣政本廉勤地遭荒歉仰承

明旨方躬拮据以挽流離敢無追乎忍致  
爾絲而驅溝壑縱有虧半賦額實無  
損於官評似應免罰以責績完者也  
又查得未完十分除昨城縣知縣雷  
雲衢病故獲嘉縣知縣馮元吉改教  
虞城縣知縣張志芳轉魯山縣知縣  
羅文寶丁憂外如臨邑縣知縣喬應  
節并未完六分以上王田縣知縣周  
璧未完四分以上平陰縣知縣徐州  
兼疏  
三卷。  
牧榮澤縣知縣蔣成材新鄉縣知縣  
党曾三以上諸臣本玩愒之心敷因  
循之治阜安無術未聞撫字心勞通  
員多端徒見催科政拙持籌有愧曠  
職何辭所當分別罰治以警怠玩者  
也再照青差薦數原無定額然臣等  
頗浮於常之故實非因無限額而有  
溢數也良為今年三省錢糧在全  
完較之往歲不無徑庭且據各司府

所報諸有司賢能狀率多應薦臣等  
安得自為徇徇而使其有遺賢之嘆  
也哉伏乞

勅下戶部查臣等舉刺如米不謬酌議覆  
請將黃道亨等轉行吏部紀錄滿大復等  
免罰喬應節等分別罰治庶勸戒攸  
昭其於官箴收政未必無小補矣緣  
係循例舉劾有司以昭勸懲以仰裨  
國計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諫疏

二卷

五十六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具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督臣詭辯欺

君橫詆失體懇乞

聖斷速賜罷斥以申公勘事先該臣以西  
陲後降召聚失事殃民具疏叅劾督  
臣李汶等蓋邊民恨之入骨朝士聞  
之滿耳者業經部院覆奉

旨將巡撫總兵各俱革任嚴勘矣獨汶  
以百足自衛尚寬一褫禍首罪魁已

諫疏

三卷

一

屬厚幸使稍知自愧安心以待公勘  
可也即或欲辯飾平氣以待併勘可  
也何乃逞蛇虺之舌弄戈矛之筆欺  
橫一卒此乎就中漫引

國家世讐當報之語與過境數年被虜  
之情轉換大吾不滿士君子一笑臣  
亦不屑與之字字細辯姑就其緊要  
欺罔處畧為析之汶謂虜非恭順已  
未題款臣查巡撫王見賓原題疏中

一則曰虜到花馬池謁見軍門崩角稽首軍門已許進馬一則曰督臣有書寓臣果言款可許貢馬當收一則曰該臣會同總督尚書李汶議駁一則曰先將可許之狀會疏題請以此觀之虜恭順耶不恭順耶汶預題耶不預題耶以露章入告之言公然隱諱此與面欺者何異哉頗聞殺降之後延寧二撫臣貽書都中所知曰此

諫

三卷

二

軍門意吾無柰何耳是累二撫臣者汶也汶尚欺言不共議耶汶謂套虜與松虜同枝無漠然不相顧恤之理夫松套形勢隔絕在二千里外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無論朝紳曾宦秦中者人人皆訝其為誣即謂急難相關顧不赴援於巢穴方危之日而赴援於掃空遠遁之後不相助於蹴乘犯順之時而相助於獻琛市賞之陳

有此理乎旬日之間方盛稱其乞哀又遽言其許媾汶既不能遠援謀又無端可援將無自以莫須有加虜耶汶以一舉大獲兩艇斬虜為奇捷臣姑不論黠虜萬衆敵及二千士馬不聞損傷小堡各能得級事勢不通耳目難掩惟觀七月入犯到處尋殺兵將地方殘破已無噍類各將歛兵馬於一城股慄自保無一敢出

諫

三卷

三

皇上試問李汶前此探穴斬級之雄於今安在豈西陲將士勇於鏖戰而怯於堵截深入則強而坐守則弱耶殺降邀功之情互觀立見尚敢以唐之名將藉口不知指誘殺為血戰博奇禍於旋踵坐靖陰山擒頡利之後次年曾有此辱國殃民之事否乎汶謂一切殘掠人畜即時上聞夫國家申報軍情之例最嚴故各邊虜入

則報虜出則報失事有無輕重則報  
今虜自七月半入犯至八月終出境  
始終荼毒生靈幾五十日其間殺掠  
之慘千狀萬態何日無之汶延捱掩  
覆始終不以實聞寥寥一疏朦朧數  
語非欺弊而何且蹂躪空窳得失相  
當之說即事已敗露猶誑奏不已若  
稍有忌憚敢如此乎督鎮同舟事聯  
一體始見功有可邀汶既指授夢麟

諫疏

三卷

四

襲降殺款共為富貴之資繼知罪無  
可赦又聽縱夢麟科歛打點共圖僥  
倖之計麟之貪孰謂非汶之貪麟之  
賄孰謂非汶之賄猶然侈口談生平  
真不知世間有廉耻事矣臣原疏諸  
狀所得者秦關往來之真傳都下縉  
紳之公論事事有據非徒風聞乃汶  
輒忿氣相加至妄謂簧鼓媒孽信如  
汶意必任已誤

國欺

君令秦人不報怨言官不敢問而後為快  
乎且按臣所奏不盡於汶之所報又  
誰簧鼓又誰媒孽耶總之昧心撒發  
塗面放刁譬如攫金於白晝而惡人  
指其為盜且自稱曰廉士宣淫於通  
衢而惡人指其為娼且自誇曰貞婦  
百醜俱彰無所用耻大臣之體從汶  
污喪殆盡矣夫臣言官也糾摘奸欺

諫疏

三卷

五

自其職掌况被參不許奏辯屢有  
明旨昭昭赫赫孰敢干之而汶輒狂悖無  
忌若此尚可謂有人臣禮哉藐玩  
君父人人切齒其罪又無待言者獨念  
朝廷行勘自有定例官不解任而  
可勘者尤未有總督不解任而可勘  
者汶以待罪之身居節制之任即其  
跋扈鳴張之狀將何官不可把持何  
奸不能蔽匿臣前疏有云按臣所

之道屬所寄之耳目皆彼術寵威嚇  
順指氣使之人必不敢直發其奸機  
而顯定其罪案正慮及此也况新推  
總兵王歲亦係殺降邀功負罪聽勘  
之數反驟膺推轂即專閫本鎮足依  
然一夢麟也表裡為奸始終做成一  
局非

乾剛獨斷盡破奸謀則謂之罪人自勘可  
耳謂之未嘗行勘可耳其何以伸公

諫

三卷

上六

道而服人心貳伏乞

聖明亟將李汶革任聽勘庶耳目之體少  
重軍民之憤少紓臣無任激切願望  
之至緣係督臣詭辭欺

君橫詆失體懇乞

聖斷速賜罷斥以伸公勘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題

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官臣楊天民  
等謹

題為歲清京糧并舉私擅那借之弊乞  
賜議處以肅法紀以一事權事臣等管理  
巡青案查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應該年終將京糧庫歲出歲入  
一應料草銀兩逐一清盤明白造冊  
奏繳臣等遵奉近於本月十九日親詣  
該庫會同管庫戶部陝西清吏司主

諫

三卷

七

事楊文裕盤過實在銀三萬九千八  
百餘兩及細查開除款內本年閏肆  
月分因給發東兵行糧借解過本庫  
銀八萬兩臣等見之不勝駭愕夫錢  
糧關經

國大計論出納各有正款論職掌自有  
專司一切私擅那借皆法之所必禁  
也京糧另建庫藏查覈專屬青差屢  
經條議屢奉



欽依非守法之臣所當斤斤不敢紊錙銖  
失尺寸者哉查上年已曾以私借被  
參一次雖經部藉口權宜一時苟免  
重譴然權宜相濟必正項有餘或可  
以濟別項之不足耳必正支稍緩或  
可以濟別項之至急耳今京糧實在  
尚不及四萬兩臣查口前科草諸價  
應支之數非十六萬不可果有餘乎  
抑可緩乎嗟嗟自那移之弊生而商

諫

三卷

八

人已不給預支矣今復併辦納已完  
之價逾時不與又奚怪乎諸商傾家  
蕩產削髮逋逃呼天號地於

輦轂之下哉

朝廷因商實皆此屬陷之也臣等叨任  
督理事權所在即綱紀攸存乃該部  
既不請

旨於

皇上又不關白於臣等任意那東補西是

遵何例且如太倉均係錢糧均有巡  
視該部曾有不請會同不候執結而  
敢徑自支發者乎獨於京糧專恣若  
此無論髦弁臣等其變亂成規擅空  
帑藏使稍知有法度諒必不敢爾爾也  
若再不申飭濫觴何極除將造光文  
冊遵

例親齎

進繳外伏祈

諫

三卷

九

嚴勅該部自覆借出銀兩作何抵還待領  
疲商作何處給仍將彼時經手私借  
之臣列名并

請重加罰治庶無所遁於前斯有所警於  
後而

天閑重計可不遽至廢弛矣緣係歲清  
京糧并舉私擅那借之弊乞

賜議處以肅法紀以一事權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

詩

三卷

十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臣

楊天民等謹

題為仰懇

聖明深性

宗社大計亟行

三禮以定辟疑事臣等竊惟人主績丕基

而弘令終未有不以宗廟社稷為重

者而太子則宗廟社稷之本也苟以

主器之身而典禮未備既非所以示

諭

三卷

十一

重或當期會之際而猶豫未決尤非

所以壯疑故自古不諱之朝有一於

是臣不得不力諍君不得不勉從無

非為宗廟社稷計靈長也今

皇長子業十九齡矣

麟姿已偉

鶴禁猶虛且淑媛久選而六禮未行素

髮久垂而三加未舉即縉紳士庶之

家或不其然奈何於

朝廷見之也頃者舉朝文武諸臣或以  
合䟽或以單䟽既十餘

請矣

皇上繫留中不報此何以故臣等反復思  
之愛子者天性之親觀

聖諭中既念其齡已過期又喜其體已充  
足是

聖愛之不欲遲此禮也明甚且長者  
祖宗之訓觀

諫疏

三卷

十三

聖諭中既謂長幼自有定序又謂非有別  
意亂危家國是

聖斷之不欲遲此禮也又明甚本不欲遲  
而今若遲之得非終以希

恩沾名疑臣下耶臣等切謂

國家二百年來凡

大典禮大政事舉皆公請公行其不以

總攬廢金謀者非但明

帝工至公無我之心亦以見

上下相與有成之體臣不敢遽引即當年  
皇上諸大禮

冊立隆慶元年而諸臣於隆慶元年請  
之

加冠隆慶六年而諸臣於隆慶五年請  
之

大婚在萬曆六年而諸臣於萬曆五年請  
之朝奏䟽而夕報可

諫疏

三卷

十三

舊典固具在也今諸臣安得不請乎况典  
禮一日未行人心一日未定觀望者

驟倡調停之說所謂先行  
冠婚後行

冊立者是也使  
皇上三禮併行之美意反紊而難通揣摩

者妄騰疑謗之口所謂緩先

大工多派珠寶者是也使

皇上少候在邇之

州綸反因而幾晦又况道路之訛言更有

謬不止此者哉諸臣憂英禮之愆期

念

渙汗之難及固宜其一疏再疏公請卑請

必期得

俞旨而後已也伏望

皇上擴虛受之懷

採通國之論就疏

批荅明示允行此

明良之泰交都俞之盛事也即不然亦須

諫

三奏

十中

至頌

中肯特勅所司將前日

聖諭所定諸禮先

冊立次

冠婚各詠吉具儀及時并舉庶

片言足以定大策

蚤斷足以釋群疑諸臣但有懽呼踴躍

額手稱

賀而已又奚庸煩費哉儻併此遲滯竊

恐事關

國本臣下誰敢不爭言出公心臣下誰

敢中變惟

聖慈速賜裁決天下幸甚臣等無任隕越

翹延待

命之至緣係仰懇

聖明深惟

宗社大計亟行

三禮以定群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諫

三奏

十五

旨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具題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臣

楊天民等謹

題為

慶典久稽群疑漸起懇乞

聖斷蚤定

大計以安中外人心事臣等竊聞骨肉之

間人所難言宮闈之中疑所易起况

國儲重器建儲重典自非俯順輿情

明定大策則上猶豫而下觀望鮮有

諫章

三奉

十

不耽誤事幾而醜釀釁隙者是不可

不深長思也今

皇長子應舉三禮率皆踰期在

聖諭非不屢斷然斷而不果於行猶弗斷

也在朝臣弗不屢

請然請而無濟於事猶未請也臣等叨耳

目之官以諫諍為職其敢以累疏片

詞僅取塞責而遽已哉惟是淺言之

既不足恐深言之又不救陳展轉難

睹莫知所措無已姑以至情之不容

慈與夫人言之不可忍若畧披其愚

願

皇上垂察焉夫重莫重於

祖宗之典而典屬承祧尤重之重者也親

莫親於

父子之情而情關繼體尤親之親者也

列聖相承

十朝於茲矣曾見有十九歲之

諫章

三奉

十七

皇長子倫序久定而名號猶未正者乎

竊窺久選而伉儷猶未諧者乎

睿德久成而元服猶未加者乎即恐

宗藩中亦未嘗有此條例可按也奈何

以

垂統之舊章且行且止以

貽謀之吉典若決若疑雖知

皇上篤愛

皇長子之意未嘗不切然合此亦安所

寄以示

元良之壽而慰

九廟之靈乎臣等竊謂至情之不容憾者

此也自古執狐疑之心者來諉邪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辟枉之門追憶

十八等年因

渙汗未信致橫議叢生借及

宸衷者有之猜及雖愛者有之人情洵洵

至上塵

聖慮大賈暴白不曰朕豈有溺愛則曰朕

無端受誣暴白之難調往事可鑒也今

遽又及十年而奏疏轉成沉閣回

視當年景象其時之登暮何如事之

緩急何如能使道路揣摩之口一展

甚乎臣等誠不敢一一暇

聞鎮念疑謗日深隱憂可畏是豈

聖德

聖世所宜有哉臣等竊謂人言之不可忽

者此也伏乞

皇上深恩遠慮

體無所解之情

或不可爽之信將原定

冊立冠婚諸禮

特諭所司乘時并舉庶

國本蚤定人心自安而

宗社億萬載有道之長端在於茲矣臣等

無任翹企額禱之至緣係

慶典久稽群疑漸起懇乞

聖斷蚤定

大計以安中外人心事理未敢擅便謹

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初五日具題

禮部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題為

宗藩違例干

恩仰乞

嚴加申飭以杜奏擾以重典制事臣入科

辦事接得

代王鼎勺一本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請封郡爵以廣

聖澤以隆

謹啟 王奉。

世國事奉

聖旨禮部查例來看欵此臣仰頌

皇上聖明知勝臚之奏不足信而必責查

於部知陳乞之私不當徇而必責合

於例如此則法不虞撓

恩不虞濫臣似可以無言第念

國家所以齊一政體約束群情而不至

有潰隄濫觴之患者惟恃有此

明例為之凜凜非惟不可使其有覬覦之

端抑亦不可容其有廣奏之擾今

代府何如也臣查

宗藩有條例有要例條例定於

皇祖其進封欵內載稱以

郡王而進

親王已為諭等首以進封之

親王又欲推恩於本支不亦濫乎故禮

有繼統不繼嗣之文例無加恩再加

恩之理今後

謹啟 王奉。

郡王進封

親王者以後

世子世襲

親王次嫡庶子每世止照原封世次本

等官職不得進封此

舊例之可按者也要例定於

皇上其封典欵內載稱

親王薨而絕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為

親王日後子孫除承襲

親王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世次授以本  
等爵級不准加封若嘉靖四十四年  
例前加封者姑准照常傳襲例後加

封者查照世次改正此

新例之可按者也茲彙列原以

新寧王進封

代王其長子鼎渭於例應封

世子異日承襲王爵其次子鼎莎止得

照本等爵級封鎮國將軍其一女二

蘇

手二

女亦止得封縣主例各掣備分當恪

守乃今於長子不以世子請而以郡

爵請豈其薄世子而不為乎想亦不

請典制之故無足論也至歆以次子

而併封

郡王以兩女而併封郡主此何心哉是

冒濫之念重而以

祖宗之成憲或可以私干也微倖之意多

而以

朝廷之法紀或可以嘗試也王亦可謂  
不知有法守者矣至藉口

益

吉二府事例尤為謬悖益

益王諸子加封在嘉靖三十八年即要

例所謂例前加封姑准照常傳襲者

也今

代王子女非例前也安得援以為例

吉王二子雖曾以

蘇

二十三

皇上親支之故倖冒

特恩然當時科部執奏

皇上業有仍不為例之旨今

天語尚新也

代王又安敢藐然視之而不知忌憚總

之以例為例而例既相違以人為例

而人又有間其希冀竇擾之非臣益

不能為

代王解矣不特此也畧聞



諸藩每有例外干請常被差使棍徒指

稱在京打點驛騎動以萬計小而指

及吏胥大而指及津要甚且指及

內廷使天下聞之皆謂

朝廷之上政以賄成如此可見格外之

恩既啓倖門又開騎實既壞

成例又傳污聲是安得不加慎重而反令

其累平明之治也哉伏乞

皇上特奮

諫

乾斷并

勅該部覆

請嚴加申飭庶

成命不渝而名器益重紛擾可杜而

統體益尊矣臣無任惓惓祈望之至緣係

宗藩違例干

恩仰乞

嚴加申飭以杜奏擾以重典制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具題

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諫

主

千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科場條議已詳法紀未振懇乞  
宸嚴特加申飭以肅大典事臣惟

國家以文取士科場之典最為隆重當  
其規畫未善則議論不得不詳及其  
通變既宜則法紀不可不振今歲復  
當比士於鄉臣檢閱先後題

准事例業詳其言之矣獨計邇來

朝綱日玩士習日險議者未必行行者

諫

疏

卷

五

未必實私無必杜法無必伸實與何  
事可容廢格若此臣用是不復瑣議  
惟摘舉一之緊要所當亟亟申飭者  
為

陛下言之夫潛通關節科場之大蠹也我  
祖宗朝有不犯犯則無赦邇來附勢通神  
累多委曲如戊子順天場中奸弊豈  
不鑿鑿有據乃主考借行勘以免舉  
人餒覆試以免前者無恙後者效尤

遂致下賈一科又爾狼狽不知果盡  
法否是陽禁關節而陰許之也此所  
當申飭者一釐正文體科場之首務  
也

祖宗朝明經守註定於一尊邇來

頒式揭示豈不三令五申願主司好奇

士子尚饒滿紙皆鈎棘輒茁之語信

口皆老佛莊列之談不雅不馴衰然

見錄如丁酉順天被參諸人有何詞

諫

疏

卷

五

可解總不以通關節論定宜以離經  
黜且其考已自難護何得獨完士  
子已奉

旨革回今猶未去日營營

輦轂下又不知作何饋刺其胡以訓天

下士哉是陽正文體而陰壞之也所

當申飭者二釐官分房閱卷例也為

國求賢非植桃李如一房優卷果多即

多中何嫌如一房優卷原少即少中

何害其不得勝考定數也

令甲巳丁寧矣通開各主考秉公去取  
者問亦有之其也畏口吻徇體面計  
房平分者依減十之六七試盡二錄  
可考而知也此有遺珠之嘆彼有續  
貂之譏鑑衡謂何苟沿弊奪此所當  
申飭者三部科場後宜整頓也地不  
分宜嘗官不分難要若有所查有所  
不查有所察有所不察皆非所以明

懲

懲

懲

外邊也備閱律事議登騰發而始除

諸卷則必有心彌縫而按其弊  
發矣而偏坐其人則必有以俛仰  
漏網者如此綜核不但使被論者得  
以藉口自脫即職掌所在豈容草率  
塞責乎此所當申飭者四夫四事者  
國憲因之屈伸士風視之隆替臣願  
皇上特勅該部嚴申告誡今歲科場再有  
踵犯前弊者部科從實糾察

朝廷盡法處治務使一切錢神勢焰舉

無所施其巧力則其於世道人心豈  
曰小補至於慎典試之選嚴冒藉之  
稽出題不宜主考自專落卷必當各  
房互閱簾外專主糾察毋使校閱之  
權主考不論官階總用賓主之禮科  
條備具又或參差併乞一體申明貴  
令遵守臣無任惓惓企望之至緣係  
科場條議已詳法紀未振懇乞

謹

謹

謹

宸嚴特加申飭以肅大典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上

萬曆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具題本  
月初五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仰遵

聖諭恭

請及時詠吉以完

大典事臣等於三月間欽奉

聖諭內稱

皇長子冊立冠婚之禮俟移居後以次

舉行嗣又

奉

聖諭

三十

特諭閣臣叮嚀至再中外臣工咸舉手加

額曰

陛下神聖片言而明長幼一舉而植綱常

衆皆悅服翹企以俟

綸音不敢復有陳竇顧今逾春而夏夏而

秋矣金風授律爽氣漸回矧

兩宮竣事已成萬年不拔之基

萬壽屆期正當一家和樂之候且外臣齎

捧至者行將雲集

闕下請及茲時詠吉成此

慶典庶人知

聖心獨斷原不待於臣下之私憂然而

國本不搖益有以慰海內之仰望臣等

不勝屏仄待

命之至緣係仰遵

聖諭恭

請及時詠吉以完

大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奉

聖諭

三十

旨

萬曆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

留中

監察工程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

官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工已竣仰祈

特勅落成以奠

宸居以慰輿望事臣等伏念自

兩宮告燼致

六寢偏災中外皇皇所為竭予求之力而

企鼎建之成者業五載於茲矣幸全

輪奐既美金碧已輝計所未完不及

九仞一簣竊謂刻期可竟無難事也

不意旬日以來情形頓異督者有憊

勤之心作者任偷安之便問及仰面

天花則曰請

旨未下誰敢擅專問及圍廊油飾則曰奉

旨細成誰敢造次支調延捱明燭觀望不

知

聖心果不欲落成之速耶臣等夙夜躊躇

莫得其解蓋正位宅中崇高之體今

啟祥雖均屬

清禁然仰視

乾清

坤寧終偏在一隅此其孰為爽塏孰為清

嚴可不問而知者奈何不欲落成恐

非所以計

攸芋也現竭虛糜財用之蠹今每日夫

匠動及數千急之則速一日即得一

日之省緩之則遲一日即冒一日之

費況此何時也

朝廷之營繕尚多水衡之匱乏已甚

何不欲落成恐非所以節糜費也工

程典禮奉

旨相煩頃見

皇上愛重

皇長子方懷溥暑之虞即有少俟之

命計今暑已消矣俟已久矣

聖斷傳行諒惟旦晚是典禮已不容緩也而工程獨不當速乎奈何不欲落成恐非所以集

國慶也出警入蹕用備非常今荷錚錚刃之夫朝昏蜂擁玩近在

法宮咫尺之間又正遇

車駕遨遊之日盤詰難施倉卒可慮工務

完利耶不蚤完利耶柰何不欲落成恐非所以戒不虞也况

諫議

李司

聖壽在邇正

六宮燕喜之辰且

親典方臨又萬國嵩呼之候誠及此時竣

工此時還

御

配乾坤而並位

臨闔闔以凝禧豈不休哉臣等以耳目之

司叨監察之任雖

官府九閭莫由仰窺

聖意但欽奉

勅書原責臣等以工獲早完財不虛費為

稱任使今事勢如斯若終緘默不言

是不但不能償其完於未完之前抑

且隱其完於已完之後不但不能節

其費於有可費之中抑且溢其費於

無可費之外

簡書謂何臣敢弗畏用是不避忌諱冒昧

瀆

諫議

李司

請伏乞

皇上特勅在工諸臣務殫心底績刻日告

成俾蚤康

聖躬大慰輿望臣等不勝幸甚緣係

大工已竣仰祈

特勅落成以冀

宸居以慰輿望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具題

書中

謝

三

○

三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遵

明旨循職掌伏乞

奏定

大禮吉期以慰群情事臣惟

大禮一事要奉

王音載在金匱曰俟天氣清涼以便舉行

今已秋涼爽氣漸回矣曰待

謹

三

三

慈慶宮成揆次舉行今輪奐告成業已

謝上

宸太之獨斷天下信之群臣信之而吉期

之猶豫則天下望之群臣望之夫

君有美而將順者臣等之夙心禮宜舉而

因時者臣等之職掌當萬國萬呼之

候盡令

佳兒佳婦同稱萬年之觴值

一人有慶之宸會見是

父是

子共聚一堂之樂則

陛下之

詔令信如四時臣等之朴忠無事再

責矣臣等激切願望之至緣係違

明旨循職事伏乞

奏定

大禮吉期以慰群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諫疏

三卷

三十八

肯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初八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禮久待

綸音懇乞

聖慈速示定期以信

詔令以慰群情事一者天氣清爽

新宮落成臣等仰導

宸斷屢以

大禮吉期為

諫疏

三卷

三十九

請未蒙

俞旨竊思秋仲以來

聖節正臨想樂事駢臻無暇綜理今朝

賀諸臣又將

陛辭盡及遠近華夷并集之候早完

君臣長幼各盡之倫是在群臣也方效

嵩呼又瞻

星耀知

皇心獨斷之不移在



天不轉災為祥者無是理也臣等職掌儀

關義難緘默顧愚慙不識忌諱冒犯

宸嚴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疊災示警

天譴可憂乞

亟賜脩弭以保

宗社靈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具題

奏

三卷。

甲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

大禮

宸斷久定戚臣異議驟興仰乞

聖明洞察主持

宗社大計事本月初九日臣等接得錦衣

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等揭帖為

大典萬分難緩懇乞

詠

四卷。

一

聖慈亟賜舉行以慰群情事蓋為

皇長子

冊立冠婚請也臣等心甚躉之及徧讀一

過乃見就中詞意種種足駭大都以

三禮併行為輕驟以先舉

冠婚後及

冊立為循序嗟嗟此何事也此何時也而

敢為異說若此臣等得舉禮科義難

緘默夫三禮并行又奉

皇上英斷方今朝野臣民其誰不起首以

足望旦夕

發勅舉行者乃泰等忽云

冊立之事尤為綱常重典縱難以緩亦難

輕率又云

冊立冠婚不可不舉但二者并行則涉於

馳驟夫以十九歲之

元子儲位久虛

冠婚尚滯即一朝并舉猶懼已遲何得

諫疏 四卷 二

謂輕率何得謂馳驟泰等既明知係

綱常之重奈何反欲延緩乎是誠何

心臣等所未解也至三禮事體相因

原不容紊節奉

聖諭每稱

冊立冠婚挨次舉行即定序也乃泰等既

云惟成人而後可以治人或者

冠婚先之而繼以

冊立庶使事得循序而舉不失之倉皇阻

滯夫

國家事未有名不先正能使言順事成

而禮樂可興者如謂

冊立可後

冠婚不知三加彌尊當用何冠六禮告

行當稱何號泰等既留意緩急先後

之辨奈何反欲阻滯乎是又何心臣

等愈未解也意使泰等無知妄議猶

可言也使泰等有心異議不可言也

諫疏 四卷 三

上惑

皇上久定之

聖斷下違舉朝共請之公心其關係豈淺

淺哉伏望

皇上虛心詳察一意主持悉踐并舉之

明諭無庸挨次之

成命庶無阻滯

國本不搖

宗社靈長之慶端必賴之矣臣等愚昧不

識忌諱無任惶悚懇切之至緣係

大禮

宸斷久定戚臣異議驟興仰乞

聖明洞察主持

宗社大計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具題

留中

謹題

四卷

○

四

禮科署司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

畿關榆文多謬貢額徇私謹遵

例查參乞

賜議處以信

以旨以昭公道事竊惟科場重典惟以登

正文體杜絕私弊為要邇來上厯

明禁不啻三令五申然猶虞人情之易玩

謹題

四卷

○

五

也特令科部於場後查參

功令森嚴臣子宜何如凜凜乃不意今歲

順天場依然恬不知畏也近據儀制

司送到閱過試卷有以文理駁者有

以卷號駁者臣等覆詳已確敢不為

呈上陳之查得萬曆二十五年該禮部條

議科場事宜內開文理險僻悖誕及

荒謬不堪者奏

請黜革主考等官分別參治等因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是場中文字非但險怪者應以不經見點即荒謬者亦當以不堪并斥今閱順天奏槩多鈞棘疵謬執難徧求姑舉其甚如第一名趙維寰首篇破永玄聖心無能信無能為聖已非不多之本旨矣而入起又有道人無不能等語果多能之能否至大講慶以天縱將聖一節對大宰知我數句有此體否語遊意禪繳更

小疏 卷四

六

迂泛總之以依奇而傷雅者也次篇起講云新制頒於外即不願是願已非不願之本旨矣而入講又有得惟得於入等語不知君子無入不自得果有如許之割裂否耶至物實挈精之說不可解驕倨陵蔑之意不相合總之以好異而成謬者也孟義雖僅屬字句之差而一論則大涉恠誕之甚如云其體近虛其中無有而物不

實又云我所虛人亦不實我所不有人亦欲無又云不先自為實以起天下之厭虛不先自為有以起天下之厭無又云一人不必借資人人人不必借資一人讀之徹尾大率有實反之本題茫無干涉所謂虛無寂滅之談非耶此卷論思誠若論學殊僻刻削險詖士君子皆謂非盛世之文且

小疏 卷四

七

京關係四方之極而解元又一榜之首傳此以風示天下甚非所以為訓也第三十六名周希令學本荒蕪詞多迂謬如首篇有下之職詳不若上之職要等語又有窮無窮極無極紛如秩如等語又有行有坊表治有一隆寂如宛如等語又有如水造冰冰造水取一漚水具大海味等語又為有官府宜一環瑱易道等語又有上天

道天高而聽卑下地道地卑而上徒  
等語三篇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防而防等語又有先憂之道優  
得之危微之士等語夫此輩可中是  
塞白者偏能登第無惑乎高才之見  
置也第八十七名婁所注中本實賜  
引剽腐吻如首篇有離岐之心類騷  
之境等語又有無其能心併無其多  
心能心化多心亦化等語又有無以

諫疏

卷八

八

多事擾其無事勿以多心亂其無心  
等語次篇有我為位之權我為位之  
衡等語又有為天地立心惟此位為  
生民主心惟此位等語又有人有一  
定之位斯有一定之在在位而無在  
之心人有一定之在斯有一定之心  
心安而有安之實等語三篇有試觀  
今日之域中竟是何術之鼓唱等語  
又有夫吾也乃斯道所寄寓之吾而

為天下所托之吾亦先聖所屬之吾  
而為萬世所寄之吾等語又有斯道  
不可無吾故先聖不可無吾先聖不  
可無吾故後學不可無吾等語夫此  
輩可中是乳臭者偏能入彀無惑乎  
佳士之多遺也至一百四十七名苗  
自成三場文氣亦自濶大但賄買之  
說喧布長安甚有採集舊言組成時  
義以播揚其醜者事屬曖昧臣等誠

諫疏

卷九

九

不敢以風聞遽信但本卷首篇承破  
中即有不知多能之落於藝及能且  
不著二語夫看落兩字已涉嫌疑且  
收自落卷則人言安保其盡無影嚮  
也并應參明以俟公論至一百四十  
九名許國士查與周希令均係春秋  
竊聞主司藉口每謂孤經無多佳卷  
不得不掩瑕取瑜臣等縱不敢盡以  
此言為虛但本卷瑕不勝指瑜無足

稱甚且用句久通堪資笑柄抑何取於續貂也

畿輔麟經未必乏才至此亦應參摘以防倖成臣等所謂掄文多謬者此其大較也又查得萬曆二十三年該禮部題選貢入南北監肄業或撥歷在兩京者當科舉年分則就南北京應試既其撥歷而出歷滿各歸本省如遇鄉試之年提學官照例於科舉正

教

四卷

十

額外考選起送且以本省之才應本省之試既無額可掬自不應有號可辨惟混同庠士一體校藝等因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是歸籍選貢應中生員之額在監選貢應中新增之額既不明甚乃今提調府奉喬壁呈敢徇鄉曲之私擅廢

朝廷之法將八府歸籍選貢初場已與生員同編三不咸字號至二場五場

又恐與舊監選貢同編字號是明示直隸選貢可據卷而知以為侵奪中額之地又謂直隸選貢計數一百六十餘名按冊號選貢中宜中七人其卒也果以七人中矣噫有是哉府臣之權力一至此乎夫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擅選貢之編號增額

明旨昭然豈以

皇上主與庠士同校而府臣必主與監生

同校

皇上

皇上

皇上特廣額以嘉惠雍髦而府臣輒分額以市恩權里此何等法紀也撤開之後府臣自知為公論不容因而操操撫辯首謂生員中額原設一百名選貢不得相攪夫自奉

旨以來各省皆有歸籍選貢章已到該錄如河南選貢中十餘名少者亦五七名何嘗於生員額外另增一名而

主員之類不得視耶又謂丁酉

八名敢在

廷論臣更章論列迄今奉嚴夫例奉

欽依諸臣何曾更章何曾未敢獨有候

少卿傳好禮會形之以此而禮部

已奉嚴夫章 奉嚴之職而禮部

請候

旨未下矣

朝政未有不舉

明旨而可徑行書既

明旨未得則

舊例當遵何得自用自專而變亂

又謂場前曾與關部西議選貢

或從此從使惟視廣額之

旨下與不下為轉移夫廣額之

旨從禮部請也部既止議廣額未議傳額

以廣額特奉之

旨而欲大侵額未下之疏其與閤部曾私

議否臣不能知但紀綱法度之

朝決無此體而不意今日有之也且科

場以文衡士本行之內未聞分省分

人籍令直隸百六十餘人即見有

監得與各省選貢同試亦嘗聽其校

文之優劣為中之多寡何至計數均

分若宰社然楚遵何例設謂宜爾則

別省選貢皆當各分一數何獨有衆

寡有無之不同即持衡之任亦僅可

付之一書算手照數坐派足矣亦安

用此糊名易書分簾校閱為哉以

國家掄才之大典任意低昂以

君父久定之科名恣情予奪若府臣者真

可謂無人臣禮矣臣等所謂貢額獨

私者此其顯跡也抑臣等猶有說焉

文體散壞答在士習然使主司

例弗收則士習自正乃主司先自好

故一遇悖謬儲屈之句即不勝憤慨  
不復計全卷之庸劣本房之棄置得  
列高等者比比是矣至於以維宸之  
論登之程錄種種裨玄已為可訝乃  
其心猶以為未足又自增數段如云  
非慮不德而求慎見德覓慎即慎與  
德強執體用是不慎之慎非慎之慎  
也夫非防不慎以求先因慎覓先即  
先與慎強執次第是不先之先非先  
之先也又云慧根蚤植玄符自舍非  
窠非惺無欲無營又云有物渾成先  
天地生宿於丹臺居於遂初諸如此  
類恐魑魅魍魎之談不誕於此矣夫  
詞林之文多士式之  
京闈取選四方觀之今王司若此取士  
若此將來必用都綱提點共典文衡  
鎬衣黃冠並偕計吏其為孔孟之宮  
可勝慨哉竊謂今日欲懲陰悖之風

在士子固不可輕容而在主司更不  
宜輕貸者也中額擅侵咎在提調然  
使考官執  
例弗從則提調亦何詞之抗乃考官素  
習脂膏一任權勢順指氣使提調曰  
回籍選貢當與在監選貢同校試官  
即與之同校提調曰選貢中額當計  
數均分試官即與之均分且聞通關  
之際試官慮及指摘已從提調覈索  
一印信手本以為交質夫無質猶可  
原也謂不知有  
明例在偶為提調所欺有質則無可原  
也謂已知有  
明例在公然共謀而共悖之矣至於不  
校文之優劣而校人之多寡  
皇上試問試官二百年來有此事否將誰  
言於數之偶合已有提調之辯揭可  
憑將托詞於人之我欺或不宜木偶



之甚一至於此豈不辱文衡而大誤  
任使也哉竊謂今日欲明專擅之罰在  
提調固應首坐在試官亦不宜末減  
者也夫臣等與科場諸臣非但素無  
蒂芥之嫌抑且間有交知之雅特以  
明旨在前清議在後職掌攸關不得不糾  
發如此至樹怨召讒臣等且聽之亦  
其之矣伏乞

皇上嚴勅該部歷查屢次

欽此

奏

奏

明旨從公議覆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乞將

考試官右庶子楊道賓脩撰顧天峻

提調官順天府府丞喬璧星及指摘

舉人趙維寰等分別重處庶

禁例不為虛設事權無敢擅侵其所擇

於士風政體當非淺鮮矣臣等無任

翹企待

命之至緣係

畿關掄文多謬貢額徇私謹遵

例查參乞

賜議處以信

明旨以昭公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具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科場文體不經大悖

明禁乞

賜議處以端士趨以肅法紀事通自文體

日壞士習日非所關世運人其甚非

鄙淺故屢經申禁一日悖朱註二曰

用佛經

明旨森嚴豈容玩視乃今覆閱各省直試

卷仍多悖違內除全場之中僅一二

諫疏

卷

文

卷全卷之中僅三五句者姑不緊摘

外至於離經畔道之尤如川湖兩省

臣斷不能為之諱矣四川論語題是

子道者三代無能為全章夫此題觀

朱註自責謹詞二解其義自昭乃中

式諸養率以道體本空為無能聖心

本空為自道滿紙禪語幾徧一榜亦

姑舉其甚如第一名丁紹春講云道

本無象其種種名理皆添入之見解

夫子方寸內渾乎未有淆也泊乎未

有萌也見解忘而并忘見解之心亦

忘更得救無之中自增一有之障乎

道本無形其念念體認皆紛出之情

以顯也情誠泯而并泯情識之心

亦泯更得於無之上自加一能之累

乎此二比耳外仍有君子持之以為

高者聖人忘之以為大等語又有真

於太初之先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為

小質之清虛之地莫要於無能而有

能為粗等語又有融會得盡洵靜得

空與夫元始境界及夫不解不靈等

語二名胡繼先講云云

想夫子之蓄此至神也神故宅之無

朕遊之無方而內顧本來曾無有仁

智與勇紛立而為三者是侗乎未始

名象之初也夫安得於未始名象之

名象之初也夫安得於未始名象之

名象之初也夫安得於未始名象之

內道之以為有又想夫子之運此至  
化也化故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曾無  
有憂懼疑惑檢制而後無者是光乎  
未始識知之原也夫安得不於未始  
識知之地道之以為無此二比耳外  
仍有無者道之真亦聖之真等語又  
有聖人洞見真空而自神闡發等語  
又有能以人造無以天合等語不勝  
數也第十九名方重講云有可疑議

講疏

卷

下

斯有端倪之可尋而聖人以無體為  
體則三者宅之淵寂而無其垠亦妙  
之員通而無其意且得以擬議加乎  
故內忘其體自不見我於體而見我  
之無所能也有可應緣斯有迹象之  
為執而聖人以無用為用則三者與  
境會而無其感亦與迹化而無其應  
且得以應緣執乎故外忘其用自不  
見我於用而見我之無所能也此二

比耳外仍有道無可道也無可道故  
賜謂自道等語又有安生於仁覺生  
於智定生於勇而哉宵然若喪道遙  
物外神遊象先坦夷世途而我冲然  
若虛等語又有非聖人不能自釋其  
心知亦非聖人不能自證其道體非  
聖人不能自遊於天能亦非聖人不  
能自化其我見等語不勝數也第二  
十七名譚謙益講云蓋唯疑慮震撼

講疏

卷

下

之通為乘也而後有不為所乘之用  
則此中空洞不即境而自無可乘者  
是夫子虛無之真體而自為呈露者  
也又唯清虛剛大之各為涉也而後  
有不為所涉之境則此中渾涵不離  
真而自無可涉者是夫子無物之天  
機而自為發抒者也此二比耳外仍  
有我無道而迹象為虛我有道而迹  
象為着等語又有現前皆是真機而

世累塵緣無不可以執樞運名理皆非吾有而道德性命不容機械域等語又有此非自融理趣固不能忘象數而默證乎太虛又非冥契聖真夫孰能返無名而領解乎默體等語不勝數也第六十四名余化龍講云道有自離而後合者則合之名以離而立夫子不緣離以為合又安所得於若冥若虛之境而自呈一合之形

讀

四卷

三

象也亦有由失而後得者則得之形以失而彰夫子不據失以為得又安所得於至空至洞之府而自呈一得之境界也此二比耳外仍有無存注并無無存注之心無排遣并無無排遣之意等語又有消於何起滅於何門及不知心載道道載心不知道忘我我忘道等語又有大道無名原不着象於有大德不有亦不覺自通其

無等語不勝數也此五卷者川文之大較也湖廣論語題君子不憂不懼夫此題觀下文內省不疚一語其旨自明乃中式諸卷率謂君子視世為幻境視身為幻形侈口禪玄亦幾半榜茲姑舉其甚如第十一名王之綱講云遯憂懼之原則當無我時憂懼從何寄迨寄之後而反認寄為我馬則憂懼始自無而適有然而有者終

讀

卷

三

非有也君子且若素位又若妄緣畫冥之不有而奚事枝除也極憂懼之變則當有我時憂懼始為緣迨緣之後而反因緣為我馬則憂懼乃自有而愈有然而有者終為無也君子且若嘗之又若遠之盡游之若無而奚俟杜絕也此二比耳外仍有在物者豈盡不櫻而不必以我造適在我者豈盡不緣而不必以我為遣等語又

有逐於境而不起於境生於心而且聞於心等語又有抱一而履則自視其身身且非我有也何緣而忽有憂懼憑虛而御則泛觀其物物且無其物也何自而執有憂懼等語不勝數也第三十八名李正芳講云人心有虛實二界憂與懼之迭乘其無乃離於虛而溺於實乎君子虛遊其舍方且人喧而我寂形閑而神怡曾何認

謙

卷一

五

實相於可憂可懼之來而自碍吾太虛耶人心有靜躁二根憂若懼之偶涉其母乃越於靜而即於躁乎君子靜持其焉方且淡乎其無營泊乎其未起何致伏躁想於倏憂倏懼之因而自弛吾靜主耶此二比耳外仍有雖未嘗強抑以閑其中閑公固不必疆陽以杜其外構等語又有君子不逃境亦不着境君子不起念亦不弛

念等語又有自樂其樂而非樂人之樂自適其適而非適人之適等語不勝數也第五十八名楊學奇講云蓋有憂懼心必有心憂懼之心而虛中忽起一意則心之源不靜君子直於其源化之而太虛不礙物無能為之動有憂懼心必有遺憂懼之心而意中又起一意則心之流亦不清君子無俟於其流杜之而意無其意無物

謙

卷一

五

能消其意此二比耳外仍有更不必定心於極而心自定更不必息念於靜而念自息等語又有非其因生而成非其因起而除等語又有諸緣皆易斷惟心不易滅惟真心徧滿妄心自滅既滅妄心自永見真心等語不勝數也第七十名程士升講云人世之柴柵一立始而不得其形則懼府也既而益憚其後則疑端也兩念并

結於方寸而暗中之汨沒已深此中之解脫一透前之憂不能牽則心志也後之懼不能膠則境忘也百慮俱融於一念而宏襟之逍蕩已遠此二比耳外仍有適來者時適去者順等語又有宿馬略馬之衷惟馬轉馬之私等語又有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故憂悞無所寄等語不勝數也第七十七名董以脩講云出世者之不能住世住世者之不能出世此之憂悞凡以為世繫耳君子則有所適而心無去有所留而心無住世不得而繫也世故不滑其神故神有餘適夫且不見其憂且悞者而安往不得恬愉樂寂者之不能逐喧與樂喧者之不能逐寂此之憂悞凡以為境役耳君子則語寂不見其靜語喧不見其紛喧不得而役也境界不羈其神故表有

餘閑夫且不知其憂悞者而何處非其堪適此二比耳外仍有神理之於不遷之宗而當境常寂等語又有立大宗以妙萬應及有鼓吹於天鈞等語不勝數也此五卷者湖文之大較也在士子方炫奇吊詭在主司復厭常喜新大亂聖真髦弁功令誠何心執設謂時尚固然滿場皆是不容不取然亦當於批點之際明註醇疵廢法戒猶昭未為大失胡乃意愈禪而圈愈密詞彌誕而中彌虛是明為異端樹赤幟也如謂道本空虛四方之教原有可尊則身宜削髮披緇潛伏野寺自傳衣鉢誰其禁之胡乃以棘院為叢林借賓典為剝膚詎非名教之罪人也乎臣嘗考宋之名士劉幾為文務險怪語當歐陽脩初主試事而幾之論曰天地軋萬物

苗聖人發脩曰必劉我也輒痛斥之  
且以硃筆橫抹其卷時謂之紅欄  
而文體遂為之一變及脩再主試事  
幾因改名為輝其先舜性仁賦有日  
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  
形為四罪之誅脩大稱賞復擢為第  
一由此觀之可見士習靡常惟視上  
所好今臣指摘諸卷大都才氣宏博  
想皆高明之士果何難返歸馴雅如

諫疏

卷一

宋

宋之劉幾良由邇來試官無歐陽脩  
其人故士競投主司之好遂成狂瀾  
不返然則誤天下時髦而不得為聖  
人徒者非主司其誰也臣謂主司清  
夜自省當必愧悔無地又安得浪言  
科場陷穽而且多方為倖免計哉嗟  
嗟今天下最可憂者

朝綱日玩法令難伸就科場一事往往  
以徇情廢法故臣於五月間即有條

議已詳法紀未振一疏蓋慮之深矣  
未幾順天以首善之地既掄文多謬  
又貢額徇私臣循職糾察無非欲為  
朝廷一伸法紀耳不謂至今靜聽兩月  
未蒙

批發是

皇上申飭之

明旨竟托空言而言官奉

例之彈章徒為空怨將士風何由而正

諫疏

卷二

宋

法守何由而肅哉臣竊懼之矣伏望

皇上留神省察亟

勅下該部將四川考官楊一恭趙拱極等

湖廣考官沈淮張其薦等并原察順

天內外簾官楊廷賓顧天峻喬璧星

等及舉人丁紹春王之相趙維寰等

逐一列名

上請議處如例庶邪既闢

邪化自弘其於世運人心殊非小補臣

無任翹延待

命之至緣係科場文體不經大悖

明禁乞

賜議處以端士趨以肅法紀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

題

諫

卷

三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奏為認罪回話事臣於昨歲十二月二

十二日因川湖文體不經具疏恭正

業候

旨月餘矣忽於今年二月初二日得前疏

發下奉

聖旨禮部知道本內如何犯寫朕名不行

迴避楊天民着回將話來欽此臣聞

命自

諫

卷

三

天措躬無地及細加檢閱始知卑犯

御諱一字臣痛加忿艾已悔罪無及蓋錄

臣所錄者乃場中之文而臣所犯者

即中文之字依樣抄謄坐是失於點

檢茲蒙

聖慈寬臣斧鉞責臣不行迴避臣有何辭

但乞

皇上鑒臣平日敬慎之衷憐臣一時疎誤

之失



世賜滋有則

浩蕩之恩或有出於臣之望外者矣

任懷懷特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初二日具奏

留中

禮科石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奏為久病曠官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自備員頃聞

稟幸踰三年累印且居二載兼蒙

任使監察工程遭際

聖明捐糜莫報詎意忽感危症萬不得已

不得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蓋臣稟受原豐居嘗不以風寒

暑濕為苦頃當年寒乍暖之時自恃

諫疏

四卷

三

素壯不知避忌遂致感冒表裏受傷

然呻吟中尚念科員甚乏此病苟旦

夕可愈分當盡瘁曷敢言去兼念工

次垂成此身苟湏臾可待例得微

恩又曷肯言去無柰中邪日深久益困憊

屢延醫吳海等診視俱謂陽氣耗弱

非假數年調攝決難以藥餌求痊臣

聞之始不勝大惧蓋非獨為一身慮

也良以科務殷繁一切

命令疏章有詳曾無虛日是與經月可贖  
之官工程緊急一切錢糧工匠稽核  
全在親臨亦豈卧榻可了之任尸位  
待遷者察察事即

浩蕩之恩終不問臣而臣並有餘辜矣近  
查得萬曆二十七年兵科右給事中  
劉道隆曾因病乞歸維時亦值科臣  
缺乏亦有帶管工程但緣真情所迫  
隨蒙

諒察

四卷

三

恩允放今臣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照例查覆容臣回籍調理庶有  
更生之望可免曠職之虞公與私要  
為兩便臣無任額乞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具奏

留中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華官臣  
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典愈遲人心愈惑懇乞

聖明省悟刻日

傳諭舉行以永安

宗社事臣等竊惟太子者國之大本家之

冢嗣樹本欲自未有不自蚤正名號

始者衍嗣欲昌未有不自蚤諸伉儷

諒察

四卷

三

始者今

皇長子二十餘矣

冊立之期已過十年

冠婚之期亦越五載

皇上試想今日

宗廟

社稷大計

續承啓佑良謀事尚有重在此者乎情更

有切於此者乎胡乃

後旨雖明竟無一踐且近於舉朝公請俱

留中不報即間有別

諭亦復以必不能完之珠寶為詞是

上之意益不可知而下之情益不敢信矣

夫

上不可知則窺伺之端也下不敢信則逢

迎之漸也有窺伺將有覬覦有覬覦

將有陵逼有逢迎將有黨附有黨附

樂 樂 樂

將有讒構啓釁釁變臣等雖不敢盡

言然古之名臣則嘗言之矣昔楚共

王不發定世子屈建曰楚必多亂一

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

不走分未定則萬人皆爭分已定則

貪夫知止今楚多庶子而世子不定

亂自此生矣又宋仁宗不發建太子

司馬光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

今寂無所報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

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

遠慮特欲倉卒之際立其所厚善者

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

哉由此觀之可見計開儲二不必居

父實有他念顯有別圖始足貽亂惟

當機寡斷反汗靡常即足基國家之

隱憂不小也

皇上味古人之言決今日之策尚可猶豫

徘徊而不為久安長治慮哉况男女

之欲及時而開父母之心推情而體

豈以

萬衆之子體充氣旺之日好迷在望鼓瑟

求調竊恐然曠久而後側為勞鬱結

深而情神鮮暢此自開

皇上天性之愛又無俟於臣等之曉曉也

臣等待罪掖垣分且力諍通僅附名

公疏則以

旦夕靜俟之音可信可待恐冒激阻之極

耳乃今時已往矣望已負矣抑豈敢

效尤將頌首鼠兩端辱

朝廷糾繩之司誤

國家

宗社之計哉伏乞

皇上虛心省納

銳意垂行毋爽

成命以駭中外之心毋泥曲說以來護愚

之口

謹

冊立冠婚諸禮

亟勅所司刻日舉行

國本固於苞桑

聖胤綿於瓜瓞三代有道之長不將復觀

於今日也哉臣等干冒

宸嚴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緣係

大典愈違人心愈惑懇乞

聖明省悟刻

傳諭舉行以永安

宗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具題本

月十二日奉

聖旨皇長子及諸子長幼天倫素定

祖宗家法朕所恪遵冊立冠婚分封大典

已屢有明旨曉然有可疑議惑亂有何

迷迎觀饒有何陵逼黨附記春初内外

謹

遵旨靜俟乃即擇日命其移居矣是果

欲遷延乎是皆因爾等奏擾實阻乎今

各該衙門已備造應用器具稍有次第

正欲降旨擇日舉行楊天民等這畜物

輒敢逞臆瀆阻假此要譽沽名而實離

間遲緩好生可惡本都當拏問究治內

楊天民王士昌都姑且降雜職調極邊

方用不許朦朧推陞其餘各且罰俸一

年該部知道

廷議附

東兵留撤議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楊天民議得  
閩外自有專寄軍機非可遷度東征  
之役總督以身任之者數年於茲請  
兵則予兵請餉則予餉稱有功則功  
無不酬稱無罪則罪無不赦果何事  
不由議處不任主張今奈何叙功微  
賞之後獨欲以

議疏

卷一

甲

廷議決撤留哉且一倭奴也向言其不  
來今又言其必來一戍守也向言其  
當撤今又言其難撤轉換不一使  
廷議將奚憑焉如謂軍國機宜當共圖  
長便不宜互涉推諉不思以朝鮮之  
視倭較

中國之視倭其利害之關係孰切以廷  
臣之料敵較督臣之料敵其情形之  
觀聞孰真今舍利害切身之朝鮮而

謂其不必查議移督臣身親料理之  
事而欲廷臣以臆決代之無乃舛乎  
况成鮮易安鮮難留兵易供餉難有  
謂開白已死各島爭雄倭必不能入  
舉者有謂近鮮一二島其未易禦或  
我當頭欲歸者有謂我兵之擾甚於  
倭者有謂留兵之害甚於撤兵者有  
謂

格藏已空

議疏

卷一

甲

中國已撤即欲留兵其餉當聽朝鮮全  
供折色不煩

中國者有謂朝鮮苦擾雖欲撤兵不敢  
明言者此等情狀廷臣何得決之若  
冒功於已而嫁禍於人邊臣方欲愚  
廷臣廷臣復以此自愚勿論取笑於  
士夫且貽笑於青史矣今日之議惟  
當責樞臣與督臣自決

朝廷叙賞罰隨其後庶為長便謹議

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通志

卷一

○

○

○

抄參附

朝鮮國王請易嗣

禮科參看得朝鮮國王李昖易嗣之請一至再再至三矣始終不過以長子臨海君肆性資凡近且曾為倭所虜次子光海君琿好學聰明又能號召散亡遂謬襲以賢以功之說決意舍長立幼矣不知此敗道也四王未之深思耳蓋立嫡立長萬世常經亘古亘今未有紊常而不釀亂者臨海君縱性資凡近未聞有失德可指柰何便謂不堪繼承脫光海君賢矣名分所關賢者必不敢僭曩倫所係賢者必不忌僭又安得以幼奪長而冒不韙之名耶當王京既陷即國王亦且播遷自不當獨以臨海君被虜為辱雖光海君曾蒞全慶軍事然卒未見有戡亂定難之勲此謂五十步之

議疏

卷一

○

○

走則可若謂國家由光海君再造其  
藉口於世亂先有功也誰則信之况  
當此卧薪嘗膽之時歆為此亂常召  
變之事無論內難將生倘日本倣此  
為由稱兵再犯則向年猶侵疆之寇  
今且為有名之師矣

中國即欲復為捷伐亦將何詞之執恐  
非朝鮮社稷之福也抄出慎之

陸巡撫卹典

禮科叅看得四品已經考滿官止賜  
祭一壇例也原任巡撫江西右僉都  
御史陸萬垓積俸雖深終屬四品乃  
其子大銳陳乞卹典若蔡若唐若謹  
饒歆徽恩於予祭之外則例之所不  
載也縱欽賞可紀碩未必躬履行陣  
恐不可以言軍功即旅櫬可矜碩匪  
亦取義成仁恐不可以言死事至議  
以易名典更鄭重既有定制自難任

情總之固不宜苛尤不宜濫抄出一  
稟裁於例可也

韓侍郎卹典

禮科叅看得已故侍郎韓世能曾充  
經筵

日講之目又叨三品考滿之後祭葬常典  
或可循例徵

恩至贈謚兩端自非卓行高品純粹無瑕  
者

朝廷原不輕許茲聞本官行誼碌碌品

格卑卑當年屢掛彈章至今猶多遺

議即前此

恩隆尚出資緣吏部之執奏可據也而  
猶殷隴蜀之望乎情自無厭例則難  
徇抄出慎之

張尚書卹典

禮科叅看得易名之典關係最重非  
若祭葬之僅論官階亦非若贈廕之

燕論勞動故條例申明謚典一款必  
首稽生平有無論効非公論又服亮  
無瑕疵者不輕許焉其慎如此原任  
兵部尚書張學顏數歷多年其宦績  
固誠有足述但陰陷御史劉臺一事  
屢見彈章大犯公議而粉飾衰朽等  
說又其末節也當贈廕之請已見人  
言嘖嘖使非藉礦孫寅緣之力在吏  
部必不致覆在

朝廷必不肯予則亦安所稱公論大  
毫無瑕疵者而後覲及於天下萬世  
必不可私之謚典我况近奉

明旨議奪議補正在講求誠并俟論定不  
更妥乎不然竊恐貽辱且多則今日  
之言未必非忠告也抄出酌之慎之

雲南撫按總鎮進獻土儀

禮科參看得雲南撫按總鎮陳用賓  
等會疏類進夷人土物并獻各官歷

年所受土儀一節為然諸夷內附已  
久土儀僅屬私交撫鎮諸臣果能  
心撫取即部覲未必見疑縱欲藉口  
藉慶則貯庫自有舊例乃今一旦取  
而貢之

朝廷既何名也恭詳原疏不過恐年久  
漫漶而已查自嘉靖三十九年至今  
已四十餘稔條件分明疏傳無恙何  
獨今日遽置其湮沒也乎又不過緣

自明置節節已幾外夷私餽人所共  
量錄錄論無端可明即使人取我棄  
亦不宜以日子棄置之物又欲為

尚方供用之需不幾以

朝廷為清豐哉此等舉動遠類南代藩  
鎮進奉之風近似今時弁監孝順之  
態大體可謂通弊當防抄出仍宜嚴  
核往例有無酌為廢止可也

侍侍印印典



禮科參看得生員何祐家為其父原  
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何洛文陳乞

卹典一節為照洛文非昔年講讀舊自  
而以被劾致仕者未論講讀之衆  
朝廷誠當念其舊而酬其勞但核致仕

之由公論又多優其文而卑其品今

查條例所載重有侍讀則有云

特恩所加者固例也重在清評則有云悉

行停止者亦例也揆度二者之間榮  
莖或不容已而贈謚斷不容輕乎抄

出酌之

設尚書卹典

禮科參看得卹典條例內稱被劾致  
仕官員若果罪過昭彰清評共棄則  
不拘見任致仕悉行停寢茲查原任  
南京刑部尚書殷正茂生平剋剛骨  
功徇私激變諸微狀姑無暇縷指惟

畧考其賄饋權要一節如珊瑚襖絨  
金珠犀象等物扛餽江陵者以百計  
扛餽馮保者以四十計扛餽游七者  
亦以十計原疏臚列至今猶汚人口  
煩所謂罪過昭彰清評共棄者寧有  
兩手生前僅從致仕微幸已多死後  
尚敢希

恩無忌殊甚抄出寢之

余侍郎卹典

禮科參看得淑人徐氏為其夫原任  
兵部左侍郎余立陳乞

卹典一節為照余立考察自陳致仕官  
也曾得三品考滿於例止應祭一壇  
半奏至於贈緹錄廕苟非勲猷炳耀  
節操孤寡者不宜倖覲茲按本官生  
平雖稱斤斤自守第撫膺天則左袒  
豪官人唾坐視焚坑佐樞筦則吳展  
一籌自廢傍觀未偶所謂碌碌者流

得微於葵如刺足矣尚可他有希冀  
我抄出酌之

法

果

子

贈官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有賞諫作忠之典榮哀無間  
於歿存政當紹庭訪落之初志事尤  
先於繼述其有功存國本身寬遐取  
方需不次之恩而久抱云亡之感褒  
崇尤宜至焉爾原任禮科右給事中  
降貴州黎平府永從縣典史楊天民  
浩氣雄文元心峻節明廷升俊壯縣  
分符首嘉治行之高特擢糾繩之地  
而爾矯然特立知無不言綱年存一  
代之闡文制科洗邇時之陋習格違  
吏冒功之賞窮宵壬言利之誅羽翼  
抱其苦心批瀝矢其危論一鳴叱伏  
萬里投荒方賜環之有期而蓋棺之  
已定幽魂可憫寵命宜光茲用贈爾  
為光祿寺少卿錫之誥命於虧卿月

升華青簡垂直臣之譽龍綽渙寵泉  
臺賁永世之光魯乃明靈服茲休命

天啟二年九月

日

贈官

四卷

五十三

諭祭文

維

天啟三年歲次癸亥閏十月丁亥朔  
越二十四日庚戌

皇帝遣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河  
東道協理糧儲監督鹽法右叅政王  
家賓

諭祭原任禮科右給事中今贈光祿寺少  
卿楊天民曰惟爾磊落才猷璘珣風

諭祭

四卷

五十二

節高蹇蹇對再歷花封方視民以如  
傷遂補君於有闕七年執簡教丕振  
於梧垣三易投荒忠已通於楓陛前  
星既正甘自埋光少海可迴遑知歲  
頂放棄雖鄰於汨水羽翼定重於商  
山未及賜環遽嗟宿草軫  
先朝之遺直霽舊德以鼻章晉秩疏榮加  
蓬錫寵歆茲渥典慰爾明靈

楊全甫諫草四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明楊天民撰天民號全甫山西太平人萬厯己丑  
進士官至禮科右給事中降永從縣典史後贈光  
祿寺少卿事蹟具明史本傳天民在諫垣敢於言  
事建儲之疏至十二上卒以是謫死其鄉人爲梓  
先後疏稿共成四卷後附贈官制及諭祭文贈官  
在天啟二年九月諭祭在三年十月而卷首許維  
新序作於天啟元年十一月已有臺臣請加卹錄  
之語蓋奏請在前得允在後耳